

歐戰時之德國

上冊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戰時之德國

上 册

28820

波麥堡著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言

關於世界大戰的書籍已經有許多了。有的確定事變的歷史過程，有的以研究前線和國內的精神現象爲目的。

抱着十分明顯的意思，我要在這本書中作進一步的研究。

這本書要把戰事現象和精神現象溶而爲一。它的敘述是根據忠實研究的結果，竭力保持戰事的活潑面目。

研究的結果是固定不移的。活潑面目卻有消逝的恐懼。我們今天離德國在四面楚歌，周圍抵抗敵人的那些年代，似乎已經十分遼遠了。

戰爭是殘酷的，它的要求是毫不假借的。觀察它的面目需要勇氣。

我爲那些曾經做過這一千多萬大軍的肢體的人們做這本書，我要在這裏討論他們的功業。我爲那些因爲子弟死在外面，願意聽取他們死時的一個活潑印象的人們做這本書。我爲那些要

使他的兒子們明白那些年度的狀況如何，支配我們的感覺如何，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如何的父母們做這本書。

我亦爲那些只由談論或由偶然看見墓碑而知道戰事的青年做這本書。

我發行這本書，我不怕我所指出的戰事的殘酷面目使人恐怖。個個人都應該睜開眼睛把它看看。

這樣，那些因戰事而捨生的人們的遺囑，纔可以當做傳給我們的遺產。

那遺囑說的是要勇猛剛強，要有戰友情誼和愛祖國的情緒。

譯者序言

本書作者波麥堡 (Werner Beumelburg) 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生於德國萊茵省摩塞爾河畔之特拉巴赫 (Trarbach a. d. Mosel)。歐戰期間以少尉資格參與凡爾登戰役，得頭二等鐵十字勳章。一九二一年在柏林任國防部德國軍人報紙編輯，後任德國普通日報政治欄編輯。一九二四年任杜塞爾多夫新聞 (Düsseldorfer Nachrichten) 的編輯。一九二六年辭去一切職務，專事著作。一九三三年任德國文學研究院院長。其著作有：

- 一、都窩孟之戰 (Donaumuhl, 1925)。
- 二、一一九一四年的伊彭 (Ypern 1914, 1925)。
- 三、羅累托之戰 (Loretto, 1927)。
- 四、萊茵河史 (Der Strom Rhein, 1925)。
- 五、一九一七年的福郎登 (Flandern 1917, 1928)。

六、四面楚歌之德國 (Sperrfeuer um Deutschland, 1929 直譯應爲封鎖射擊中的德國)
七、苦塞米勒的一班兵 (Die Gruppe Bosenüller, 1930 爲敘述凡爾登戰役經歷的長篇小說)

八、鎖鏈中的德國 (Deutschland in Ketten, 1931 戰後德國史)

九、杜鵑與十二使徒 (Der Kuckuck und die zwölf Apostel, 1931 長篇小說)

一〇、俾斯麥建國 (Bismarck gründet das Reich, 1932)

一一、神愛誰 (Wen die Götter lieben, 1933 描寫空軍的短篇小說)

一二、鐵律 (Das eherner Gesetz, 1934 敘述前線作戰經歷的長篇小說)

一三、霍亨斯陶蒙族的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 von Hohenstaufen, 1934)

此外尚有：

一四、威廉第二與普羅 (Wilhelm II. und Bülow)

一五、俾斯麥執政 (Bismarck greift zunn Steuer)

一六、工作是將來 (Arbeit ist Zukunft)。

一七、一九一七年的兵士 (Soldat von 1917)。

一八、少年國家 (Das jugendliche Reich, 1933)。

而以這本綜合敘述世界大戰中德國內政外交、社會經濟、作戰計劃及士兵經歷的四面楚歌之德國爲最有名，在德國被譽爲關於世界大戰的一本最好的書。

介紹我譯這本書的是我的老師歐特曼教授 (Prof. Dr. Wilhelm Othmer, 1882—1934) 可惜我開始譯的時候，他已經逝世了！在我譯這本書的時候，德國友人國立同濟大學德文教授賴恩瓦特博士 (Dr. Otto Rheinwald) 和沙德先生 (Franz Schade) 都抽空給我幫了許多的忙；而沙德先生因會親與大戰，故所助尤多。全書譯成之後，友人徐德麟兄及親戚田小經先生曾把譯文看過一遍，校正了許多地方。我對於他們的盛意與忍耐，應表示萬分的謝忱！

譯文附注釋九百餘條，自信有些注釋，可使讀者對於正文得到比較深切的印象。業餘譯書，錯誤在所不免，若蒙賢達指正，極爲銘感。一九三六，三，十，於吳淞。魏以新。

譯者其他譯述

<u>閔豪生奇遊記</u>	<u>華通</u>	\$0.40
<u>格林童話全集</u>	<u>商務</u>	2.40
<u>德國史綱</u>	<u>商務</u>	1.30
<u>興登堡自傳</u>	<u>商務</u>	1.60
<u>戰爭</u>	<u>華通</u>	2.40
<u>國防軍</u>	<u>商務</u>	0.20
<u>懺悔 (俟刊)</u>		
<u>世界大戰之釀成</u>	<u>鍾山</u>	0.20
<u>中譯德文書籍目錄 (同濟工學季刊第三期抽印本)</u>		

* Der Übersetzer dieses Buches hat auch die folgenden Werke aus dem Deutschen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1. Bürger: Münchhausen.
2. Brüder Grimm: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3. Haller: 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4. Hindenburg: Aus meinem Leben.
5. Renn: Krieg.
6. Seeckt: Die Reichswehr.
7. Storm: Ein Bekenntnis.
8. Wegerer: Wie es zum Grossen Kriege kam.

Ausserdem hat er auch verfasst:

9. Liste der deutschen Bücher, die bisher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worden sind.

獻辭

本書所敘的事件是由一個人寫的。但是著者的精神，卻服從造成那些事件的羣衆的精神。一千三百萬德國人穿過軍衣，其中有六百萬人流過血，差不多有兩百萬沒有回國。那些回國的人，散在德國各地，各人做他分內的工作。但是他們都曾服從過一種理想，一種意志，一種運命。在那些艱難困苦的年代裏，有個名字照耀其他一切。他是信條，希望和信心。我代表一千多萬生者和死者的意思，把這本書獻給

與登堡

當做一種誓約和自白。

此書綜合敘述世界大戰的事變，描寫勇敢的德國前線兵士的感覺，我在忠實回憶我生死的戰友之中，接受著者的獻辭，甚為感謝。但願那在大戰中四個艱難困苦的年代裏鼓舞在戰地和國內一切德國人的精神，為愛祖國而犧牲，而團結一致的精神，從新在德國民族中出現！

德國大元帥大總統興登堡

目錄

第一卷 爲生存而戰

第一章	塞拉熱窩的槍擊	一
第二章	突擊列日	一四
第三章	巴黎郊外	二八
第四章	松山	四八
第五章	瑪倫河畔的戲劇	七八
第六章	伊彭之戰	一〇四
第七章	進攻波蘭	一二八
第八章	喀爾巴阡山與馬蘇爾湖	一四四

- 第九章 巡洋艦戰，殖民地與封鎖……………一六三
- 第十章 香賓，羅累托，阿拉斯……………一九七
- 第十一章 勒謨山，華沙，維爾納……………二一八
- 第十二章 伊孫左河，達達尼爾海峽，塞爾維亞……………二四九

第二卷 受了束縛

- 第十三章 進攻凡爾登……………二七一
- 第十四章 布魯息羅夫的攻擊……………三〇四
- 第十五章 索姆之戰……………三二四
- 第十六章 興登堡……………三三三
- 第十七章 羅馬尼亞……………三六六
- 第十八章 斯卡革拉克……………三九〇

第十九章	軍隊與本國	四二二
第二十章	美國人的十字軍	四四七
第二十一章	各種準備	四六八
第二十二章	三次春季戰爭	四九九

第三卷 崩潰

第二十三章	議和的決定	五二三
第二十四章	福郎登	五四四
第二十五章	從伊孫左河到皮阿味河	五七七
第二十六章	東方的議和	六〇一
第二十七章	快要解決了	六二五
第二十八章	大戰	六四九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到瑪倫河畔·····	六八一
第三十章	劇變·····	七〇五
第三十一章	巴爾幹半島上的崩潰·····	七四〇
第三十二章	投降·····	七五七
第三十三章	十一月·····	七八四
第三十四章	敗者受禍·····	八一〇

第一卷 爲生存而戰

第一章 塞拉熱窩¹的槍擊

一九一二年秋，俄國大公尼可來·尼可來貝維次²，以俄帝國代表的資格，參與法國的軍事大演習，在饒行宴會上，舉起充滿香賓酒泡的玻璃杯，在法國軍官與高采烈，掌聲雷動之下叫道：「我祝我們將來共同的勝利諸君，我們到柏林再會！」

當時俄國對於戰事的準備，還沒有完成。監督給與俄國的幾十億借款的用途，以便增加俄國向德進軍的速度，是法國政府當局和法國參謀本部不斷的心思。不久又有新借款。因欲由波蘭進軍，該區鐵路尙待急需改良的原故。

同年十二月，列強在倫敦開巴爾幹大會。該會宗旨在阻止巴爾幹同盟因遵奉俄國意旨，脫

1 Sarajevo 南斯拉夫的城市，波斯尼亞州的首府，人口六萬六千，回教徒佔百分之三十五。

2 Nikolai Nikolajewitsch (1868—1929) 歐戰初爲俄軍總司令，一九一五年免職。

離土耳其羈絆而爆發的戰事。雖有德、奧兩國的反抗，土耳其仍退出歐洲，只剩下塊不關重要的尖端。亞爾巴尼亞，藉以獨立，但尙遭巴爾幹諸國反對，因為它們也想瓜分該地。

列強以最大的壓力，想使那些貪婪無厭的戰勝國度就範。它們當中兩個最大的國家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因分贓不均而起衝突，又互相廝打起來。希臘站在塞爾維亞方面，羅馬尼亞一向都立於局外，但以後突擊保加利亞之背，取得了該國一塊好土地。在對土戰事中，保加利亞所負的責任最重，現在卻被人圍攻。它在這個衆寡懸殊的戰鬪中，弄得殘廢衰弱了。塞爾維亞便因此得到了福利。

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夢，快到成熟時期了。俄國在巴爾幹戰事和倫敦會議中給了很好的助力。倫敦會議原是想整理巴爾幹，但是徒勞無功，是年，一九一二年，九月，英、法兩國海軍部的代表，在數年詳細討論之後，簽訂了英、法海軍協約。該協約係規定一旦對德作戰，雙方艦隊合作的辦法。英國保護全部北海及法國北岸。法國擔任地中海的防務，因為它們還不知道，那在條約上為三國

同盟之一員的意大利，究竟要站在那一方面。

不久又有陸軍合作協定，把這協約加以補充，這協約遂有其特殊歷史。本年二月，何爾敦 4 淹留柏林，與德皇討論英德兩國艦隊建造協調事件。這種協調自然只有德國放棄其建造艦隊計劃之一部方能成功。首相柏特曼·何爾味悉 5 看到德國四鄰都在備戰，與英成立政治諒解，殊為必需，對於此舉，甚為歡迎。當然他也向英國提出交換條件，即一旦德國在大陸被攻擊時，英國確允中立。

何爾敦個人對於何爾味悉的各種建議是同意的，但是英國政府把他撤回了。英國拒絕這種妥協，說這種談判有損於英國對其他列強的友誼。

假若只是德國一方面犧牲，減少它的艦隊，英國定要與德成立諒解。但是要逼着英國自己發表一種鮮明的態度，它卻不幹。反之，英國因為海軍合作與陸軍協定，與法國早已成立了一種密切

4 Lord Haldane (1856—1928) 英國陸軍總長，創設參謀本部，改革大學。

5 Bethmann Hollweg (1856—1921) 於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年任德國首相，著有世界大戰之觀察。

的關係，它的要務只是在明白表示它對付中歐列強的一種資格。

不久，英、俄又成立諒解，消滅兩方在亞洲西部政策的舊衝突。

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勢異常緊張，有一觸即發之勢。

俄國與法國締結最後的數十億大借款。該款係作建造對奧對德軍事鐵路之用，是大家公開承認的。是年二月，俄國御前會議，規定『作戰秩序。』俄國外交總長薩索諾夫⁶，在御前會議宣言，或許俄國在最近就應『實行它的歷史使命，』去統制博斯普魯斯峽與達達尼爾海峽⁷，這個目的只有藉一個歐洲戰事纔能達到，是沒有疑惑的。

塞爾維亞已經得到了俄國祕密的允許，將來把奧國的波斯尼亞省據為己有。俄國人也沒有想到，戰事恰在本年爆發。雖然政治方面的準備可算業已完成，但在軍事方面，卻還有許多缺點。最

6 Sazonov (1861—1927)

俄國政治家，歐戰爆發時任外長。

7 Bosphorus and Dardanelles 海峽名，在歐亞兩洲之間，前在馬爾馬拉海北，通黑海，後在馬爾馬拉海東，通愛琴海。

後一次的法國借款尚未成功。或許從法國方面還可得到較多的援助。加之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損失太大，還要幾年去恢復元氣，嚴格組織現有的武力。法國人到處都給他幫忙。

這時候法國差不多已經達到了武裝和平的最高限度。政府因為不斷的復仇呼聲，和第二次摩洛哥衝突而激起的民氣，於毫不費力之下，得到國會同意，採取三年兵役制度，馬上就見諸實行。爲要盡量縮短過渡時期，一次召集了兩個年度的兵。自從許多年來，法國各殖民地的軍事組織已經達到了這種地步；一旦發生戰事，馬上就可召集五十萬摩洛哥人和塞內加爾人，作對德奧之用。

一九一四年，在歐洲有八十二萬七千的法國人作平時軍隊。換言之，即每百人中有一二·一六人當兵。在德國，百人中只有一·一二，奧國只有〇·九〇。法國一旦動員，可作戰的軍士有三百七十八萬一千。在德國只有三百八十二萬二千，雖然它幾乎有三千萬住民。法國每個住民，在一九一四年平時預算中，所負之軍事捐稅達三十三馬克，德國只有二十馬克。至於借給俄國之數十億，尚

8 Senegal 在非洲西，爲法國在非最早之殖民地。

不在內。

德國因爲人民的努力勤苦，聰明才智，以及前代政治家的精敏強幹，國勢繁昌，人民熙來攘往，安居樂業。作戰只有損失，和平則有所得。但是也應該懂得時代的象徵。一個被敵兵包圍的民族，安享虛僞的和平，毫不想到滅亡時期的到來，是無價值的民族。

在前世紀中葉，誰也料不到德國到一九一三年有一百二十五億馬克的進口與出口貿易，爲世上第二商業國。較大不列顛只差四十五億；美國居第三位，只有一百一十億。一八七一年俾斯麥創造的新德國，計有居民四千一百萬。不久德國領土便不敷用。在以下數十年，每年平均有二十萬成年人僑居他國。但德國工商業發展的速度，更超過人口的增加率。一九一四年德國境內人口計六千八百萬。僑居人數自十九世紀之交，減至平均每年二萬二千人，已經不關重要了。

德國只是逡巡不決，將信將疑地，以試探的步驟，踏上殖民政策的路，它因爲工商業的發達，不得不如此。它的努力不要刺激任何人，不要惹起任何人的怨恨。德國的深自檢束以及在大陸上的

態度，可以卡普里微，做首相，所訂以東非桑給巴爾島換北海的小小岩石地帶黑爾郭蘭島10作證明。

當英法兩國互分世上沒有業主的地方時，德國得到一點小地方便已心滿意足。德國殖民政策的速度，遠在德國經濟發展速度之後。當德國最後想到要下決心去積極行動時，世界已經分配完了。

德國要想保護商業，必須採取一切列強所有的政治原則，即強大的戰艦。建造戰艦使英國成了德國最激烈的敵人，因為戰艦是德國商業發展極迅速的，最有力最明顯的表示。

英國因為自己武備無力以及特殊地勢關係，看到德國建造艦隊，無疑地感着生命的威脅。它以為只有它在海上有絕對的支配勢力，方纔安全。這是英國的傳統政策，假若有個強國要恫嚇英

9 Capri (1831-39) 普魯士將軍，於一八九〇—一九四年任首相。

10 Helgoland 原屬什列斯威·好斯敦公國，一八〇七年屬英，一八九〇年，德國以桑給巴爾島 (Zanzibar) 與英國交換。

國海上王的地位，它就要用這個原則去對付。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波斯尼亞首府塞拉熱窩的街上，一個塞爾維亞的大學生，放了幾次連珠手槍。奧匈皇儲斐迪南¹¹大公夫婦因以殞命。

這幾槍的回聲播於歐洲，震動了全世界。

塞爾維亞人爲什末這樣恨奧匈皇儲呢？

充滿了爲十九世紀特徵的民族國家理想的塞爾維亞，盼望奧匈老皇約瑟¹²速死，等得不耐煩了。一切世人知道，老皇是個令人敬畏的人物，只有他能團結多瑙帝國¹³傾向分裂的各民族。

11 Franz Ferdinand (1863—1914) 生平欲合斯拉夫各族，組成一自治國，與奧匈鼎足而立，而以奧皇主之，所謂三重主義是也。

12 Franz Joseph (1830—1916) 自一八四八年爲奧皇，所歷之事變爲一八五九年喪失倫巴第及威尼西亞；一八六六年對普作戰；一九〇八年取波黑兩洲；世界大戰的爆發。

13 卽匈奧帝國。

皇儲斐迪南也抱着團結各民族的思想。他努力改革內政，使複雜的民族歸於妥協，繼續約瑟的事業。他以調停敵黨創造新天地爲己任。

但是如此，那大塞爾維亞計劃就難實現了。那計劃只有粉碎奧匈帝國纔能成功。於是皇儲成了塞爾維亞的障礙，非消滅他不可。

奧匈老皇的家中，曾發生過許多不幸事件¹⁴，是個極可憐的人。他於七月四日致函與他同盟的德皇，說奧匈帝國對塞、俄兩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煽動行爲，再不能袖手旁觀了。塞拉熱窩的凶行應該有個報復。

德皇威廉在答書內表示，他也以爲情勢嚴重。但雖如此，他仍照例到北歐去旅行。又德國政府方面，在頭幾天也很慎重。他們以爲不致惹起戰事的糾紛，只從事外交工作已足。當戰禍迫於眉睫，日趨鮮明時，德國尙努力一種和平政策。

14 奧皇之弟麥克西米倫伏誅於墨西哥；其子魯多爾夫暴卒於獵舍；后伊里沙伯遊幸日內瓦，又被刺於無政府黨，現在其姪——即皇儲——又遭極死。

七月二十二日，奧國駐德大使，把已經由維也納發出，正在到柏爾格刺德¹⁵途中的哀的美敦書的本文，通知德國政府。首相覺得內容過於嚴厲，且以事前未與彼磋商爲異。

哀的美敦書於七月二十三日在柏爾格刺德遞交，要求塞爾維亞政府宣言，判決宣傳大塞爾維亞主義者的罪，將來再加以懲罰。在塞京審訊暗殺祕密組織——即負有惡名之國民共勵協會——時，奧匈當派委員參加。哀的美敦書限兩日答復。

次日，塞爾維亞向俄國求計，並在聖彼得堡聲明，要按計行事。第三天，塞政府答復奧匈政府。回牒中對於維也納要求的各點大致都予接受，其他各點則以不得要領及支吾之辭作復。它的目的是要過幾天再去決定。俄國需要時間與它的各大協約國去磋商。

柏林、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維也納和羅馬間的電報，往來不絕。這衝突是不是「地方事件」呢？英、德兩國一致努力，想把它變作地方事件。俄、英兩國要奧國把答復哀的美敦書的期限延長兩天。德國在維也納對於此項建議甚是贊成，並且鄭重聲明，假若奧國不尊重它的忠告，德國是不

顯捲入不可料的世界戰禍的。柏林方面又要求維也納直接同聖彼得堡談判。

但是這個緊急的報告來得太晚了。

在暗中操縱的列強，大權在握的聖彼得堡，工作較爲迅速。俄國的援助是一定的了，所以塞爾維亞在遞回牒給奧國之前，就下全軍動員令。住塞奧國公使要求出境護照，於七月二十五離開柏爾格刺德。爲回答塞爾維亞動員起見，奧皇約瑟也令若干軍團動員，以對塞爾維亞。

俄國在表面上，還是同英、德兩國共同努力，把這項衝突變作地方事件，但在暗地裏，在事實上早已不當這個腳色了。當外交談判尚在進行之際，俄皇於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的夜間，已經規定『作戰準備時期』的開始，實際就是部分動員。

還總是在北歐旅行的德皇威廉，以電報與俄皇磋商，俄皇雖已署名於那使戰事難於避免的文件之下，但語言中仍充滿了酷愛和平的音調。

奧國因爲塞爾維亞的動員，又因調停中止，不得不有所舉動，遂於六月二十八日向塞宣戰。它現在還是小心，怕幹出惹起俄國敵視的行爲。變作『地方事件』的最後可能性仍然存在——只

要俄國願意。

但是俄國不願意。七月十九日，它叫敖得薩¹⁶，基輔¹⁷，莫斯科和喀山¹⁸各軍團準備出師。十三個軍團向奧國開進。

於是維也納宣言沒有辦法，只得令它的隊伍全體動員。

德皇威廉又懇求俄皇停止俄國的軍事準備。當俄皇作不得要領的答復時，他的左右強迫他下全部軍隊動員令。他們要在德國之前動員完畢。

現在大禍幾乎不能避免了。人們只能作個最後的嘗試，使戰事只限於東南。一切都以英法兩國的態度為轉移。

但是各個腳色都準備得過於悠久，過於徹底，再不能中止了。英國在巴黎宣言，它要遵守一九

16 Odessa 在烏克蘭，臨黑海北岸，人口四二〇、八六五。

17 Kiev 烏克蘭城市，在聶伯河右岸，人口五一三、六四〇，為蘇聯第三大城。

18 Kasan 蘇俄薩爾自治共和國首府，在伏爾加河左岸，人口一七九、二一〇。

一二年的協定。換句話說，即德、法有衝突時，它要站在法國方面。法國政府免除了一切憂慮，在巴黎極明白地告訴德國大使說，如果俄與奧、德有了衝突，它不能守中立，只能按照他自己的利益，決定它的行動。於是不作別的聲明，就令全部法軍動員。其實好幾天來已在從事動員的準備了。

這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

德國又令人在倫敦詢問，假若德國擔保，尊重比利時的中立，並且於將來締結和約時不損害法國及其殖民地，英國是否要守中立。倫敦清清楚楚地說，它要保留自由行動。實際上，英國已爲法、俄兩國羈絆着了。

前一天，德皇宣佈『鄰近戰事的狀態。』現在，八月一日，動員令佈滿全國。同時又對俄宣戰。德國政府太按規則，太誠實了，八月三日，也向法國提出宣戰書，別國戰而不宣，它卻要宣而後戰。

準備決鬪的槍聲，這時候在各國境界上都響了。

第二章 突擊列日¹

田裏麥子都黃了，可以割了。割麥的人放下長柄鐮刀，跑到兵營裏去。

工廠的煙筒不出煙了。在鍋爐下煽火的人，擦去汗額上煤煙，向家鄉告別。

一陣狂風暴雨吹過赤日炎炎，八月天氣的德國。吹到高級學校教室裏，剎那間教室就空空如也。吹到各會社和工廠的辦公室，使室內突然靜止。吹到各大學講堂裏，把裏面的人都吹散了。吹動了每座安居樂業的房屋。不管父親的憂慮和母親的痛苦了，不管妻室兒女和雙親了。吹起了一種高於一切聲音的叫喊：『一切爲鄉里！一切爲國家！』

要想馬上容納一切報名的志願兵，是不可能的事。那些未被收錄的人，彷彿失戀者一般，從這個補充營跑到那個補充營，極爲失望。在當局未諒其熱誠，容納他們以前，他們覺得自己是下等人。

¹ Tattich

比利時的省會，對德邊境要塞，在繆司河 Ourthe 入馬斯河之口，人口一六八、三〇〇。

隊伍都非常忙碌，要實行動員和出發的巨大任務。它們彷彿是一座一切極細齒輪都互相連鎖的鐘，現在開始走動。幾個單簡的用略語作成的電報，使一切變作巨大的運動，照着分針進行。全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一個別的方向。國家的面目變了，到處發生了些神秘的現象。一付巨大的機器，因為輕微的一撞，便運動工作起來——從這一分鐘起，全國沒有東西不是這付機器的一部了。頭幾列兵車已經向西開去了，過萊茵河向亞亨²，經摩賽耳³，谷向特里爾⁴，沿拿赫河⁵向紫布律克⁶，過普法爾次⁷和亞爾薩斯⁸。兵士戴着鋼盔，盔上插着鮮花，繫着皮帶，皮帶上的扣子

2 Aachen 普魯士萊茵省的道治，與比利時交界，人口一五四六八二。

3 Mosel 萊茵左岸支流。

4 Trier 萊茵省的城市，濱摩賽耳河，人口七一一〇〇。

5 die Nahe 萊茵左岸支流。

6 Saarbrück 薩爾蘭的首府，在薩爾河畔，人口一二六〇〇〇。

7 Pfalz 巴威邦的一省，在萊茵河左岸。

8 Elsass 萊茵河與瓦斯根林（Wasgenwald）中間之地，原屬德，現屬法。

閃閃發光，穿着灰色軍服，大家笑容滿面。

柏林國會對面，有一座用紅色沙石造成的，朴素的，正方形的大房子，前面立着老毛奇⁹的紀念碑，那便是參謀本部。在和平時代很少人提起它。參謀本部軍官的褲子上有一條特別鮮紅色的線，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軍隊中學識最優秀的分子。

在下動員令的一刹那，這座房子就成了德國野戰軍組成的整個巨大機械的神經中樞。

自從一九〇六年老毛奇的繼承者史里芬¹⁰離職以來，主持參謀本部者，便是老毛奇姪兒赫穆·毛奇¹¹元帥，他是個天性沈靜，淡泊自甘，勤勉服務，愛國愛民的人物。他的身體不算頂好。戰禍

⁹ Helmuth Gf. v. Moltke (1800—1891) 德意志參謀本部的創設者，計劃丹麥、普奧、普法三戰役，其戰略為「分途進軍，聯合攻擊」。

¹⁰ Alfred Gf. v. Schlieffen (1833—1913) 亦譯士里芬，希里芬，戰略家，一八九一—一九〇六年為普魯士參謀總長，作向俄法二面進軍計劃，研究漢尼拔的坎泥 (Canna) 之戰，即以包圍殲滅敵軍取勝之原理。

¹¹ Helmuth v. Moltke (1848—1916) 大戰爆發時之德軍參謀總長，因未完全遵守史里芬的作戰計劃故有馬倫河之敗，一九一四年九月免職。

迫於眉睫時，他正在某溫泉療養。

動員持續到五天。人們奉令行事，不用再去問參謀本部。三百多萬人，差不多一百萬匹馬，近六千尊的各種口徑的礮，幾十萬的駛行器具，都應該從動員地點，運輸到東西兩方軍隊集中的地點去。

在下動員令十五天之後，在完全動員十天之後，每個人，每匹馬，每尊礮，每掛車，都要各就各位。軍隊都在邊境上準備前進。

史里芬伯爵留了一個遺囑把他的同事和繼承者，那遺囑是參謀本部全體的信條。在俄國大軍尚未完全調集，德國東部未遭陷沒以前，應該在西方決戰，空出手來。不只是戰勝法人，卻要殲滅法人。只是戰略上的勝利，對於德國情勢，還是等於失敗。

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是用一個強大的右翼和一個薄弱的左翼去猛攻。準備比利時站在德國敵人方面，是這個戰略的前提。

大家都知道法國人作戰的計劃。他們先要舉行一次大攻擊，經過洛林¹²向馬因斯¹³突擊。他

們腦筋中嘗是記着麥因線¹⁴。當德國以稀薄兵力的左翼抵制這個突擊時——這突擊因德國兵力雄厚及進行極速的原故，是不能實行的——德國的主力軍筆直衝過比利時，在法國北部與敵軍相遇，逐漸壓迫法軍北翼，包圍法國主力軍及已登岸之英軍，打一個解決戰事的仗，作一次規模宏大的坎泥¹⁵之戰。因法國以全力建築東部要塞網，所以只有這個唯一的作戰法。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破壞比利時的中立。

德國規定了七路大軍為西方作戰之用。第一、二、三、四、五路軍，在亞亨與麥次¹⁶之間。它們的任務，是按照史里芬的計劃以麥次為旋回點，經過比利時盧森堡，作一個巨大的鈎狀旋回到法國去，

12 Lothringen 為萊茵河與阿登森林間之地帶，原屬德，現歸法。

13 Metz 萊茵羅森省的省城，與摩因河口相對，人口一三四，〇〇〇。

14 Mainlie 意北德同盟與南德各邦之境界，因摩因河得名。

15 Canuse 意大利亞浦里亞的地名，公元前二一六年漢尼拔包圍羅馬軍隊於此，斃五萬人，虜一萬人。參看註10。

16 Metz 法國城市及要塞，摩賽耳河，人口七萬。

在那裏決戰。七八兩路軍隊集中在麥次與服給、增森林¹⁷及服給、增森林與瑞士邊境上。它們應該等着，看法國是否要突擊洛林，且如何突擊洛林。

向東進軍的目的頗有限制。擔任東境防務的只有第八路軍。集中在普魯士的邊境上。窩易爾士¹⁸將軍的後備軍團，保衛上細勒西亞¹⁹，作與奧人的連絡體。

奧國的參謀總長是孔刺德·馮·霍真度夫²⁰。他是一位能幹的，思想敏捷的將軍，富有韜略，德國的忠實的同盟者，同時也是他皇室的黨臣。強大的奧國軍隊都調向塞爾維亞。不過那向塞開進的三路大軍之一，應於進軍完畢之後，馬上就調到俄國戰場上去。

這是德國統帥部沒有想到的事，它自始就把塞爾維亞當做副戰場，盼望奧國的大軍去對付俄國，以便在此時間內，德國能够在西方決戰。電報飛來飛去。但是孔刺德以為已經開始的運動，若

17 Vogesen 萊茵上流低平原的西境山脈。

18 Woytsch, R. v., (1847—1920) 以一九一五歲外悉塞爾河著名。

19 Oders-Miesen 細勒西亞的東南部。看第十章註。

20 Konrad von Hatzendorf (1852—1925) 在職時期為一九二一—二七。

欲移調，恐有危險。

他甚至於相信，一面強壓塞爾維亞，令其屈伏，爲奧匈帝國爭面子，一面猛烈攻擊集中在加里西亞東邊的俄國主力軍。他的計劃很勇敢，也很俠義。他要以這個攻擊，盡量羈絆許多俄國的軍團，以便減輕東方陣線上北部德軍的厲害的防禦工作，並幫助創造對法迅速得勝的前提。

在東方，約有二十萬德軍，九十萬奧軍，合計兩國聯軍一百一十萬與約近三百萬的俄軍對抗。

八月二日的晚上，德國駐在布魯塞爾的公使去訪比國政府，遞交德國政府的公文。德國首相要求德軍假道比境，保證比利時的安全，並給以相當的賠償，要比利時立刻答覆。

人人都知道，比利時的中立，只是表面上的事。比、法兩國早已有軍事協定。比境要塞的構造，只是單獨對付德國。比利時的軍隊已經在向德國境上集中。

八月三日，比王亞爾伯特把德國的行動通知英國政府，並請求在外交上加以援助。

21 Brussels 比利時的京城。

22 Albert (1875—1934)

於是英國駐德大使，迅速拜訪德國首相，要求嚴格尊重比利時的中立。英國知道，德國進軍的事就令只有幾天陷於狼狽之境，法國就可以建立很大的功業。首相向大使聲明，就令比利時站在德國敵人方面，德國仍保證，沒有掠奪比利時領土的野心。但是要德國看到法國從比利時進軍，不加抵抗，卻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皇帝在柏林宮中，向國會議員們說：「我不認得黨派了，只認得德意志人。」議員在國會裏的討論，都與十分嚴重的情勢相適合。沒有擾亂的事。一種濃厚的興高采烈的氣象支配着議會，就是社會民主黨也決定加入各黨派的統一戰線。許多議員都願穿灰色軍服去作戰。戰事借款，差不多已一致同意了。

首相何爾味悉從政府旁聽席的座位上起來，以斬釘截鐵的話語，申明德國非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不可。

這件事還要候議會決定。事實上，只是曝露一種已有的現狀而已。英國大使到國會中首相辦公室裏，再請首相保證德國尊重比利時的中立。首相只得回答他，說這時候德國隊伍已經過了比

利時的境界。雖然如此，他仍補上一句，說若果英國要守中立，德國仍願實踐它最末次的聲明。

大使與辭而出。柏林和倫敦之間，又有一次電報往返。

三小時之後，大使向首相府報告，要首相宣言，德國停止在比利時的行動，撤回它的隊伍。宣言以夜半為期。如果屆時不發宣言，大使就要遵命請求發給護照，起程回國。於是德國與英作戰。

在德、法兩國沿境警戒相觸的服給燐森林中，第一個德國人，胸口受了敵人的鎗彈，胳膊向上倒到地下。第一個死者臥在草中。

幾隻德國輕巡洋艦，開足全部機力，衝過波羅的海到里堡²³，向俄國港埠射擊榴彈。先遣部隊，在東普魯士邊境上，與急馳的哥薩克發生小衝突。

此處彼處的軍隊還在預備開拔。雖然振作全副精力，在兩星期內還不能終了。直到終了以前，一種激昂不能忍耐的空氣，震動着那供給子弟的國土。

23. Libau 萊多尼亞庫爾蘭省城。在波羅的海與里堡港之間，人口五七，二四〇。

需要兩星期嗎？

幾天之後，正如在緊張的空氣中來了一道明亮的閃光一樣，德國戰勝的消息傳來了，這項勝利比從前在黎布律克附近攻陷斯皮赫棱山²⁴還要光榮，比攻擊度柏爾²⁵堡壘還要勇敢，那是一大串連接而來的事件的可喜預兆。

列日攻下了！

這個保障馬斯河的大要塞，比利時的角柱，落到德國人手裏了。鐘聲振盪全國。家家屋頂上都掛着旗，幾星期都不曾捲藏。

列日封鎖着經過馬斯谷的進軍大道。佔據它是實行史里芬偉大作戰計劃的先決條件。爲了略得該地，採取了非常的處置。

24 die Spicherer Hoehen 斯皮赫棱爲與普魯士交界之洛林村名，斯皮赫棱山在其北，高達三四一米達，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爲德軍攻下。

25 Duenpael 丹麥村名，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八日腓特烈·卡爾親王攻陷該地之堡壘。

26 die Maas 流經法國東部，比利時，荷蘭，入於北海。

幾旅爲作戰還不充分充足的步兵，踏過了比利時境界，與比利時人射擊，按照命令，於八月五日的晚上，站在要塞禁止地帶的東邊和南邊。一陣騎兵在前面馳騁，達到要塞區域之內，被擊潰殲滅了。

深夜裏那幾旅開始前進。在它們行軍縱隊之間有堡壘威脅着。到處都有急烈的步兵戰。比利時人頑強地抵抗。便衣隊和狙擊兵殺死了許多德國人。那勇敢的計劃似乎難於實行了。

第十四旅步兵在中央慢慢前進。厄米息²⁷將軍，全部攻擊支隊的司令，騎着馬在各營前進縱隊之間走。魯登多夫²⁸少將在他跟前。他是二路軍的副參謀長，該軍現集合於亞亨。他的長官派他

27 Emmich

28 Erich Ludendorff 生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一九一四年八月攻下比利時列日要塞，任第八路軍參謀長，歐戰

中與登堡的主要助手，也有人稱他是歐戰后期德國的「狄克推多」。一九二二年爲德國人民自由黨的首領，一九二三年參與奧爾興希特勒暴動；一九二四年爲國社黨的國會議員；一九二八年與希特勒脫離關係。松山（看本書第四章）同盟的保護者。反對天主教，基督教，共濟會會員及猶太人。著有我的戰時回憶錄，超乎政治以上的勢力（指猶太人與基督教）及全民族戰爭論等書。（中國有張君勱譯本，又有董問樵譯本，名全民戰爭。）

到厄米息那裏來，以便在最近處參與攻擊列日的事。

這一旅人現在開始作戰。從生籬中發出的側射，使各連都感受不安。德國人沒有充分的礮兵。加之天黑了，阻礙任何運動。

比利時的各堡壘開始射擊。

魯登多夫觀察那因黑暗越發增大的紛亂。他們離列日還遠。別旅沒有消息。它們大約還在堡壘帶以外。

天未亮之前，第十四旅的旅長吳索夫²⁹戰死了。魯登多夫自動擔任司令，統率他手邊所有的隊伍，毫不躊躇的朝前進。重新作戰，不久又沈寂下去。

最後穿過了堡壘線。在大熱的天氣之下，迅速前進。比利時人自天亮以來就退讓了，沒有作戰。他們因為德軍勇猛的突擊，完全癡呆了。

將近中午，在火熱的進行之後，魯登多夫帶着他的一旅人，達到列日舊教堂西邊的山上。白旗

在上面飄揚。比利時人顯然不知道敵人是如何的少。但是當德人派軍使去要求交割全城時，又被拒絕了。

晚上來了。夜色又廣佈着，危險可怕。沒有燎火的閃光，更談不到露營了。但是燒着房屋的悽慘的火光好像紅點一樣，照着山上。人們彷彿在一座島上，懸在空中，但是並不動搖。

八月一日清早，完成了未之前開的事業。德國的散兵線從山上下撲列日，佔據了城中馬斯河的各橋樑，經過惶恐不知所措居民羣隊之中，達到內城。比利時的守備兵，在德軍初度要求時便繳了械。大部分比利時的軍隊早已退卻了。

城市是得到了。但縣內周圍的堡壘還沒有一個落到德國人手裏。它們還沒有嗅着鎗子氣味。戰事的幸福來幫助。比利時的反抗崩潰了。幾天之後，德國的重砲兵就可以作射擊的準備了。在新製四十二公分白砲的強烈可怕的奇蹟之前，一座一座的小要塞都被擊破了。八月十五日，那最後最堅固的稜堡，隆星³⁰砲臺被擊得粉碎。它那堅固的裝鐵砲塔破裂了。司令交出他的武

器。

馬斯河的門打開了。一位非常的鐵匠把鎖劈開了。
現在可以照着史里芬的意志去作事了。

第三章 巴黎郊外¹

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怖，穿過協約各國的統帥部。法國作戰計劃，以比利時在北方強頑抵抗爲前提，現在發生了第一個破口。但是還有那慕爾，還有安特衛普²，沒有攻下，比利時的野戰軍，還不會全來作戰。並且他們沒有料到，德國的楔子是如何厲害，它的尖兵只是攻擊列日的人。

法軍總司令霞飛³，當時還覺得應該照着他那深思熟慮的進軍方向走，不必改變。

他的軍團集中在法國東方要塞壁壘後面，茅波易格⁴，蒙美第⁵，凡爾登⁶，都爾⁷，厄比納爾

1 Namur 比利時那慕爾省省會，要塞，在松布爾(Sambre)河入馬斯河之處，人口三二五〇〇，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曾爲德軍所佔。

2 Antwerpen 亦譯爲凡爾斯，爲比利時最大商埠，歐洲第三大商埠，濱些耳德河，距海八十公里，有要塞，人口四二七二四七，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曾爲德軍所佔。

3 Joffre (1852-1931)

4 Marnenage 法國城市與要塞，人口二三四〇〇，一九一四年九月曾爲德軍所佔。

8 和柏爾福 9 之間。法國第一路軍與第二路軍以厄比納爾及都爾爲根據，準備攻擊洛林。第三路、四路、五路軍，在凡爾登，沙龍 10 和美最耳 11 與沙勒微爾 12，組成一個三角形，眼光注射着東北兩方，等着從盧森堡 13 和比利時南部來的德國人。英國費資起 14 元帥率領遠征隊，集合在茅波易格周圍，準備與法軍左翼的作戰聯絡，目前靜候情勢的發展。他們以爲在陣地的老後面，可以從容地做

5 Montmedy 法國縣城與要塞，在亞爾丁，人口二、八〇〇，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爲德軍佔領。

6 Verdun 法國縣城與要塞，濱馬斯河，人口二萬九千三百，歐戰期間，德軍攻之未下，損失極大。

7 Toul 法國城市與要塞，濱摩塞耳河及萊茵瑪倫運河，人口一萬二千。

8 Epinal 法國城名。

9 Belfort 法國要塞，在服給嶺森林與朱辣山脈之間，歐戰中爲法軍在亞爾薩斯邊境之主要據點。

10 Châlons 法國瑪倫區城市及法國最大軍事演習場，一九一四年瑪倫河大戰時爲法軍大本營。

11 Mezières 法國城名，濱馬斯河，一九一四—一五爲德軍大本營所在地。

12 Charleville 在美最耳對岸，一九一四—一六年爲德軍大本營所在地。

13 Luxembourg 大公國，在比利時東部。

14 French (1852—1926) 一九一四—一五年爲英軍總司令，一九一八—二一年爲愛爾蘭總督。

他們的進軍事務。

當在列日附近作戰的時候，德國最高統帥部令騎兵第二軍團在馬尉慈¹⁵將軍指揮之下，繞過列日的北部。到八月十二日，大本營直轄騎兵在繼續搜索戰鬪之下，把比利時人趕到格忒河¹⁶的後面。

聚集在萊茵省北部的德國一、二兩路軍，攻下了列日，現在因為這種動作，可以變更它們的開進區域。這兩軍以全力從打開了的馬斯門推進，紮在哈塞爾特¹⁷和度爾布伊¹⁸之間，準備攻擊比利時的野戰軍。比利時人在格忒河後面的提耳勒蒙¹⁹左右。他們與馬斯河畔的第二個大要塞那

15 Georg Marwitz (1856—1929) 騎兵上將。

16 Getta 在比利時。

17 Hasselt 比利時東北部城名。

18 Durbuy 比利時東北部城名。

19 Tirlemont 比利時城名。

慕爾的聯絡已經被割斷了。

雖然比、法兩國的軍人，在平時有很多的磋商，但比利時人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候，還是完全不明白應該怎樣辦。法國人在老遠的南方，英國人在老遠的西方。

霞飛的眼光太注重洛林了。

當德國第一路軍着手攻擊提耳勒蒙左右的比利時人的那一天，法國第五路軍紮在美最耳沙勒微爾附近，一步不動。他們還不知道，究竟是走過盧森堡向萊茵河前進，或者走過計未²⁰和那慕爾順馬斯谷而下。他們停頓在有害的無所事事之中，讓比利時人守着北方正在失掉的地點。八月十二日，馬尉慈的騎兵軍團，從新向北利時陣地北部側面進行，在劇戰中被擊退，於是按照命令，撤回到正在追擊的一路軍一起。有六天工夫花費在往復搜索戰之中，步兵的前衛方纔來到。比利時人等着法國人從南方前進，急得發熱。霞飛安慰他們，但是他不進兵。

20 *Givet* 法國亞爾丁區域名，濱馬斯河，人口七千八百，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爲德佔領。

到了八月十八日，集中完畢的克魯克²¹將軍的第一路軍以全方向比利時人攻擊。比軍現在雖然知道法國人不能按時趕到，但仍不停止他們的戰事。他們的中軍在提耳勒蒙左右逐步退卻。戰事劇烈，雙方都有重大損失。

克魯克將軍是位堅信自北仲翼包圍法軍的基本原則的人物，他用一個強大的攻擊部隊去衝比軍的退卻線。八月十九夜，比利時人向安特衛普退卻，以免切斷連絡。

這種運動也延及他們的右翼。幾小時之後到處都退卻。他們也曾做了一個弱小試驗，想在盧汶²²後面停住，但是無益，德軍勢如潮湧不可遏抑了。比利時全部野戰軍都潛伏到安特衛普堡壘的防禦線裏面去了。

在這個作戰期間內，霞飛元帥終於明白了他的地位。他忽然看到他整個的北翼都沒有防衛。

21 Alexander v. Kluck (1848—1934) 歐戰中，一九一四—一六年爲德國第一路軍總指揮。著有進攻巴黎及瑪倫河之戰一書。

22 Loewen 比利時的城市，歐戰中因居民攻擊德軍被燬。

比軍已不能大規模地作戰。他不顧一切，掉轉他的第五路軍，在松布爾²³和馬斯兩河之間，向北推進。

當德國人在安特衛普要塞之間，準備追逐比利時人的那一天，法國人繫在茅波易格和計未之間，等候那慕爾那邊發生的事變。

這一天是法國人葬送他們向東攻擊洛林的計劃的日子。這種攻勢的自身早已失敗了。

八月七日，法國第一路軍的幾部分，從柏爾福福街過勃良²⁴的門戶，佔據麥爾好森²⁵。法國歡呼，復仇者慶祝他們第一次的勝利。巴黎的人以為法軍縱隊已經在唱歌聲中過了萊茵河，侵入了夫賴堡²⁶。烈日失陷的惡劣消息，在這種狂樂之中沈靜下去了。

23 Sambre 馬斯河的支流。

24 Burgund 法國東部地名。

25 Metelnansen 亞爾薩斯的城市。

26 Freilburg 德國巴教邦的城市。

赫林良²⁷元帥第七路軍的強有力的部隊，已經與敵人接觸，在麥爾好森左右與法入血戰，用力前衝，兩天之後，已經緊挨法境，向柏爾福去。他們在這塊遇着法軍的大隊。在此期間，洛林的德國第六路軍，要求第七路軍撥給它幾師人。在勃良第門口，只有薄弱的警備，當敵人重新攻入時，只得退避。八月十九日，麥爾好森又落於敵軍之手。

這些戰鬪都沒有戰略上的意義。重點是在北方洛林的邊境上。

八月十五日，法國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向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²⁸統率的德國第六路軍前進。霞飛盼望在這塊決戰。法國最好的隊伍集中在這個窄狹的地段上。

我們記着史里芬的計劃，他以為德軍左翼在戰略上應取防禦宗旨，不必給它多的兵，只要它能防禦便够了。這個原則，在戰前已經未曾遵守。參謀總長毛奇，以為法國大約要在麥次和服給增森林之間進攻，要用較大的兵力去對付，或許在這塊就可得一個部分的決戰。所以德國的第六、七

27 Heeringen (1859-1928)

28 Ruprecht von Bayern (1868-)

兩路軍，在配備時已經比較強大，超過了它們原始的防禦任務。他們的強度使人在戰事期間更繼續違背上述戰略原則。

第六路軍差不多全由巴燕軍團組織而成。他們急望同敵人決一雌雄。

但是在科不林士²⁹的德國統帥部，對於這一路軍卻有別種較好的計劃。那塊的一切人，還都深信着史里芬的坎泥思想³⁰。他們命令巴燕的軍隊，向北朝紮布律克和薩爾格閱³¹撤退。這種後退的運動，應該盡量持續，直到來追的法人，陷到一個鉗子中間為止，那鉗子的兩角，以北方的麥次要塞和南方薩爾堡³²附近第七路軍的迅速加強的北翼組織而成。

巴燕人咬牙切齒地服從這道命令，因為這道命令阻止他們前進，照他們看來，是強迫他們做下等腳色。法國人逡巡地跟着他們不明白，德國人對於國境的保衛，竟至這樣疎懈。他們在學校的

29 Koblenz 普魯士萊茵省省會。

30 看第二章註10及15。

31 Saargemünd 洛林最重要的工業城。

32 Saarburg 洛林縣城，濱薩爾河。

時候，已經聽到教員說，巴燕人都是野蠻好殺的無賴漢，現在這種傳統的恐懼，慢慢地變成了帶嘲笑的驕傲。他們電告巴黎，由巴黎傳播至全世界。膽小的巴燕人，德國的精兵，在初度攻擊時便被打敗，逃向德國邊境去了！到紮布律克去的路已經自己打開了！

這樣有幾天工夫。但是因為法國人只是很慢地，逡巡地追着，六路軍總指揮部疑惑起來，敵人是否要真心向洛林突擊，又本軍在繼續後退之下，是否能夠解決它牽制敵軍巨大兵力的任務。科不林士的最高統帥部叫魯卜勒、悉特太子去決定，因為該部對於局勢的見解，一天一天地動搖。在這種情形之下，太子決定去攻擊，這時候第七路軍也隸屬於他。於是掉轉頭來向敵人衝去，在血戰之後，一氣把敵人驅出境外，第二天把他們追到南錫³³和呂內微爾³⁴的線上。第七路軍也被拉去了。洛林之戰——時間短促的，狂怒的，沒有戰略意志的血戰——於八月二十二日終了，可算是一個勝利。

33 Nancy 法國東境城名，濱摩賽耳河，人口一四、五〇〇。

34 Lunéville 法國東境城名，在南錫東南，人口二二、二六〇。

雖然沒有作成一個坎泥之戰，但是德國統帥部卻可完全放心去實行它在北方的日漸增加的任務。這時候它在南方沒有什末可怕的事了。法國攻入洛林的聲勢在萌芽時便被遏抑了。霞飛在這裏猜謎兒，難道德國人要到處都去攻擊嗎？

假使巴燕人在所達到的地方停止着，假使最高統帥部現在以十二分的決心，重新牢守戰略上的基本思想，從巴燕人中抽出一切可以不用兵力，極迅速地送到北方去——或許洛林之戰，到了今天還是一種迅速決戰開始時的可歡呼的勝仗。

但是不然。錯了一次接連又錯第二次。最高統帥部命令『迅速逐去敵人，向南奪取厄比納爾。』巴燕太子，甚為驚訝，因為這樣，是要完全消滅在國境內被擊敗的敵人，至少應該牢牢地羈絆他們，不准他們的兵力向決戰翼上推進。反之，按照原有計劃，輸送第六、七兩路軍的大部分到自己右翼去，毛奇將軍以為沒有什末益處了，因為照他的計算，這些軍團不能在決戰之前達到。

但是追逐在洛林被擊敗的敵人的事，兩天後就停頓了。法國人從南錫附近的要塞中出來，向巴燕軍反攻，十分凶猛。第六路軍抵禦他們，佔了戰利，這塊入於靜止狀態。

但這只是暫時的事。以後魯卜勒悉特太子從最高統帥部得到了一個完全新的任務。德國中軍和右翼各路軍的勝利，令人想到以兩翼包圍全部協約軍力的奇蹟，實有出人意外的可能。六七兩路軍應該突破都爾和厄比納爾中間的要塞地帶，再過摩賽耳河前進。毛奇將軍早已把他在戰路上的最後的預備軍，分作六個半補充師，供這兩路軍的調遣。

突擊開始。各師不顧損失，總是向那強頑的防禦線衝。有些時候，彷彿可以一直衝破呂內微爾和巴卡刺³⁵，劈到防禦的角柱南錫和厄比納爾中間去。法軍抵抗異常強固，衝不過去，只得停止攻擊。於是法人得抽出他第一、第二兩路軍的大部分，迅速送到早已有崩潰恐懼的北方。

毛奇將軍也從六、七兩路軍中各抽出一軍團，送到北方。大戰在那裏極度發展，使別個陣線上的事變都因之減色。逆命要德軍統帥部現在纔回想它們的信條。不幸的錯誤已經幹成了。

『加強我的右翼！』史里芬的聲音從墳墓中突出來。

* * * * *

德國行軍縱隊，在比利時境內的大道上擁擠着，向西南和南方前進。以麥次為軸的巨大旋回，進行得達於極度。各路軍分別前進，延展成功一個扇形。

八月的炎熱向下燒烤。沈重的背囊壓在身上。從早到晚都是灰塵，汗流不止。以後大雨如注，兵士的衣服都濕透了。遇着的住民都含有陰險的敵意。

沒有休息的時光，每天都有它的工作。那工作是要走若干公里的大道，明天還是一樣。

散兵線在這裏和那裏開展。槍彈的明亮的線從高空嗤嗤地落下來。機關槍撲撲撲地響。野砲的吼聲打破了單調的情景。

死傷的人被運回來。俘虜亂站着，現出遲鈍的樣子。在青灰色的比利時人中，已經有了法國人。他們還穿着七十年代⁸⁶的舊紅褲和長到膝部的褂子。

以後又進行，進行，進行。

⁸⁶ 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時代。）

八月二十日，第一路軍已佔領布魯塞爾，毫不停留，緊靠西南旋回，向英人繫着的蒙斯³⁷而進。英軍因爲一切事變都如此劇急，還不明白戰神給了他們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責任異常重大的地位。

在蒙斯附近的克魯克元帥的第一路軍，彷彿在狂風暴雨之前的一陣如火如荼的雲彩一樣，以幾師兵力極迅速地去擊英國費贊起所統率的軍隊。八月二十三日，該路軍走過布魯塞爾的第三天，與英軍發生衝突，在初度攻擊時，就把英人趕退到勒卡脫³⁸和索勒斯麥³⁹。茅波易格被第二路軍的各部分包圍了。斷了連絡的各部分的英軍和法國的第五路軍都在裏面。費贊起在勒卡脫抵抗着，甚爲絕望。

最高統帥部劃了一個薄弱的監視兵圍出來，以便防備安特衛普。現在還不是去攻擊這個世

37 Mons 比利時的省會。

38 Le Qutau 法國城名，離比利時不遠。

39 Solesmes 法國地名，在勒卡脫東北。

界最堅固的要塞的時候。

畢羅⁴⁰元帥所統率的第二軍，差不多是向南旋回，沿着松布爾河⁴¹而上，向那慕爾西邊去，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在那塊過着由南方急調來的法國第五路軍，為急劇的衝突。

德方以重兵包圍那慕爾，豪森⁴²元帥第三路軍就在該地之南，正向的南特⁴³——計未線作正面攻擊。他這種強韌的前進，使軍隊到了法國郎勒折⁴⁴將軍所統率的第五路軍的側面。

在查勒羅⁴⁵附近作了兩天工夫的戰。德國二、三兩路軍，與最高統帥部的連絡太鬆懈，失掉一個大好機會。二路軍攻擊敵人太早，三路軍作的側面突擊，沒有向南方十分深入。當二路軍向第三

40 Karl von Buelow (1846—1921)

41 Sambre 馬斯河的支流，長一百八十公里，在那慕爾入馬斯河。

42 Max Feh von Hausen (1846—1922) 著有一九一四年瑪倫河戰役回憶錄。

43 Dinant 比利時城名，在那慕爾東南，計未東北。

44 Lanrezac

45 Charleval 比利時的城名。

路軍求救的時候，他們竟忘記了原始的包圍計劃，只是直接去援助第二路軍。

雖然如此，統率法國第五路軍的郎勒折將軍仍被擊敗，只得向聖昆丁⁴⁶退讓。他向西南回退時，使他自己與他的右鄰，即法國第四路軍當中發生了一個危險的間隙。

這時候符騰堡公爵阿布勒喜特⁴⁷帶的第四路軍在紐沙托⁴⁸，德皇太子領的第五路軍在龍威⁴⁹與法人撕殺。八月二十二日敵人強韌地支持了一整天。但是第二天德國兩路軍完全勝利，追逐退讓的敵人直到馬斯河畔，纔又遇着強頑的抵抗。第四路軍在色當⁵⁰和洞歌立⁵¹，要奪馬斯河的渡口，敵人對它們作憤怒的反衝。暫時來了重大的危機。最後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渡河得到

46 St. Quentin 法國北部城名。

47 Albrecht von Württemberg

48 Neufchâteau 法國東部地名，在盧森堡西。

49 Longwy 法國東部城市與要塞，與盧森堡相鄰。

50 Sedan 舊譯師丹，法國城名，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德人於此擒法皇拿破崙第三。

51 Donchery

了成功。繼續向南追擊，達到恩河⁵²畔。第五路軍於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一日之間，奪了該段馬斯河的渡口，繼續前衝，右翼向阿爾良山脈⁵³，左翼向凡爾登。

於是在狂風暴雨似的突進之後，當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一日之間，在蒙斯，在查勒羅在紐沙托和龍威，作了劇烈的攻擊戰。到處都得了勝利。

作德軍北翼巨大旋回的軸，由麥次推進到凡爾登了。

但是這種西方的大戰雖決定勝負的時期還是很遠。到處只是勝利，但還是沒有勝利。任務中比較重大的部分依然還在目前。當德國後方連絡線愈延長愈緊張的時候，法國人靠着他們優良嚴密的鐵路網向後撤退。雖然法國人到處都被打敗了，而且有些部分，受了重大損失，但是沒有在任何地方受到致命傷。

52 Aisne 法國北部河名。

53 Argonnen 凡爾登西面的高原脊背，高三七五公尺，全為森林，在瑪倫河與馬斯河之間。

德國第一路軍在蒙斯大勝之後，又重新去攻擊勒卡脫附近費齊元帥所統率的英軍，不曾享受片刻的休息。他們深信，他們是在決戰翼上作戰，他們進行的迅速與一切別的都有關係。

英國人又第二次被擊退。法國索爾德⁵⁴的騎兵軍團急來救援，使他們不陷於絕境。雖然如此，英國各軍團仍不得不倉皇向南退去，一直退到法國郎勒折將軍五路軍的緊後面，該軍於查勒羅之戰受了損失之後，退紮在聖昆丁。克魯克元帥帶着他的第一路軍，沒氣地繼續向前衝。他總是守着從北包圍敵軍暴露翼的基本原則，使他的軍團向西南追越敵軍。八月底，他在索姆河⁵⁵畔與正在組織中的法國第六路軍較量長短。

郎勒折受了霞飛元帥憤激的警告，還想在聖昆丁附近與畢羅元帥所統率的德國第二路軍再作一次對頭。於是來了一個異常激烈的戰爭，延長了許多天。霞飛盡其全力，在這塊求一個成功，因而防備他北方側面所受的異常恫嚇。但是不幸的郎勒折第二次又被打敗了。他帶着重大損失

54 Borden

55 Somme 法國北部河名，爲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戰區。

向南退讓。聖昆丁之戰，第二路德軍完全勝利。

在郎勒折的第五路法軍和第四路法軍之間，自從查勒羅之戰以來，嘗是裂開了一個遠大的空隙。霞飛正在那裏組織一路新軍。那便是第九路法軍，總指揮爲福煦⁵⁶將軍。

這時候，在豪森元帥統率的第三路德軍背後的，比利時的馬斯要塞那慕爾，被圍三天便陷落了。可惜最高統帥部把情勢看錯了，馬上將圍攻該要塞的兩軍團，從西戰場調到東方去。他們到那塊的時候太晏了，對於主要事變並沒有什末影響。可是西方缺了他們，卻種下了滔天大禍。

但在目前，一切都似乎極爲順利。在勒卡脫，聖昆丁，色當和凡爾登北，馬斯河畔的諸勝戰之後，史里芬的旋回計劃正在以非常的力量實現。

第五路德軍已經把凡爾登包圍了三面。他的右翼紮在阿爾良森林之南。第四路軍已深入香

席。

⁵⁶ Foch (1851—1929) 領導瑪倫河之戰，一九一八年四月起爲協約聯軍總司令，一九一九年爲最高軍事委員會主

賓⁵⁷。第三路軍得了雷姆斯⁵⁸。第二路軍在沙頭·鐵里⁵⁹，已到瑪倫河⁶⁰畔了。

八月二十九日，費賚起元帥寫信給英國陸軍部長吉青納⁶¹說：『我不能說，以後在法國的作戰有希望。我對於法軍領袖的信任——戰事有好結局——很快地消失了。』

有一位英國將軍說，乘道路尚未封鎖時，應該把英國各師團調到海邊，趕快運回英國去。

九月初間，克魯克將軍帶着他的一路軍，到了巴黎的東北，準備在首都東面，向南攻擊。他的隊伍非常辛苦，但是在比利時全部和法國北部的勝利的進行，給了他一種十二分堅決的情感，使他們情願冒險，把最後的力量用到最後的決戰上面去。

57 Champagne 法國東部地名，在恩河與Yonne河中流之間，以產酒著名。

58 Reims 法國地名，在恩河與瑪倫河之間。

59 Chateau Thierry 瑪倫河畔地名。

60 Marne 法國塞納河(Seine)的最重要的支流，在巴黎流入塞納河。

61 Lord Kitchener (一八五〇—一九一六)曾佔領蘇坦，降服南非，重整埃及，一九一四年任陸軍部長，實行徵兵制，一九一六年乘艦赴俄任顧問職，於六月五日溺死於蘇格蘭海濱。

自從八月底以來，那迫進者的輕先鋒，德國飛機就向巴黎擲炸彈。巴黎居民正在胡思亂想，做法軍勝利的夢，現在惶恐地醒來，聽到架在瑪倫平原 摩胡⁶²附近的德國大礮的轟聲。德國斥候已經偵察到巴黎郊外和堡壘旁邊了。至於遠在巴黎東南迅速退走的英人，德國追兵幾乎沒有和他們接觸。

法國政府召集了一個會議，總統樸蔭凱 賈⁶³主席。這次事變的情形，和一八七〇年完全一樣，令人戰慄。第二次危險時期來了。很快就有了議決。

九月二日晚上，政府與總統遷到波爾多⁶⁴。

巴黎的人知道決戰是可怖的，怕得發熱，還不知道遷都的事。

62 Meaux 瑪倫河岸城名，在巴黎東四十公里。

63 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 亦譯普恩賽，數度為法國內閣總理，一九一三—一九二〇年為總統。一九三二

年實行佔領德國。爾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復為內閣總理；穩定法郎市價。

64 Bordeaux 法國西境格羅內河畔的城市。

第四章 松山¹

八月二十二日——在查勒羅和松布爾線左右的德國第二路軍正作了困難的戰鬥——的清早，一部高等司令部的汽車離開總指揮部，在充滿縱隊的大道上，盡量設法，迅速向列日和馬斯谷馳去。

不久達到列日。坐在汽車裏面的那個人，仔細觀察這些地方，好像以前想着什麼事，現在纔醒覺的樣子。他向內城瞥了一眼，當大路引他到要塞那邊馬斯丘嶺上時，他的面孔變得很嚴肅。他還很認得這條路。

赫爾柏斯塔² 周圍的森林迎接着他。到處都是縱隊，縱隊，縱隊。步兵看着這部汽車，討厭它走

¹ Tannenberq 東普魯士南部村名，亦譯泰倫堡，或坦能堡，松山係譯意。一九一四年與登堡於此大勝俄人。詳情見本章。

² Helbestal 比利時東境村名。

過後的灰塵。這裏和那裏，有人發現坐在車裏軍官椅子旁邊的紅條，知道是一位將軍。大家都想知道，在這個寬大高拱的額壳後面有些什末思想。

中午達到亞亨。現在車走得快些了，雖然遠不及車內軍官所想的那樣快。大路都空着。眼前都是平時的普通景象。人以爲這是在大演習的時候實行某種任務的樣子。

收穫正在進行。載滿穀物的車搖搖晃晃地進來。穗子都是金黃色而且飽滿。工廠的煙筒又在出濃煙，彷彿不會發生任何事變的一樣。許多房屋前面都掛着旗幟。

坐在汽車裏面的那個人知道——這是因爲攻下了列日和以後的一切勝利而掛的。

到了萊茵河。現在汽車經過那沒有一個德國人見了不受感動的秀麗的谷中，溯河而上。汽船的巨輪撥着水，上山鐵路卜卜地響，煤從礦區裏輸出來。

堡壘迎面而來，迅速走過，又消逝了。七山脈³，罕麥斯泰因⁴，安得那赫山⁵都過了。一切都在

3 Siebengebirge 在萊茵左岸薩城 (Bonn) 東南。

4 Hammerstein 萊茵左岸地名，在七山嶺之東南。

5 Andernacher Berge 在萊茵左岸罕麥斯泰因東南。

日光之中。

他們現在過了松布爾河嗎？那慕爾已經被包圍了嗎？第一路軍已經按時到了那裏，去包圍並殲滅英法軍隊嗎？

到了諾易威德⁶ 盆地。名譽寬石⁷的塊狀岩已經站在遠處。它看着河這邊的平原，彷彿等候着似的。

坐在汽車裏面的人振作精神。『我現在不准再想着西方了，那已過去了。我應該把一切都忘掉。現在有完全別樣的事在面前了。』

他袋裏有兩封信。第一封是參謀本部部長毛奇的。他寫道：『除您以外，我再沒有這樣絕對相信的人了。或許您還可以拯救東方的局勢。』

6 Neuwid 科不林士區的城名，濱萊茵河。

7 Ehrenbreitstein 地名譯音，在萊茵右岸，與科不林士隔河相對。高出萊茵一八公尺，一九一八年前有要塞。

第二封是參謀次長斯泰因的。『任務是很難的，但您一定辦得到。』

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光，汽車走過老摩塞耳橋到科布林士。汽車在那裏沒有惹起任何注意。這城裏密集着參謀本部的人員和高等軍官。

原來汽車裏面的那個人是魯登多夫，他在大本營報到，馬上就由毛奇接見。會議有兩小時的工夫。晚上九點鐘，專車離開科不林士車站。有幾個軍官去送行。直到最後的一刹那，都是討論勤務方面的事。

魯登多夫在車上得到最後消息之一，是方從漢諾威來的一封電報的內容。那封電報說，三年來在該處持養老金度日的將軍，奧登堡先生，接受了德皇的要求，做普立特尉慈元帥的繼任者，擔任東普魯士第八路德軍的總指揮。

夜裏三點鐘，奧登堡元帥——一位六十六歲，精神矍鑠，鬚鬢全白，肩膀寬廣的先生——在漢

8 Hermann von Stein (1854—1927)

1916—18任德皇顧問

9 Hannover

德國普魯士邦漢諾威省的省會。

諾威上車。他兩人——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生平纔第一次相見。

孔刺德在初度作戰開端時，就看到同時開始攻擊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是一種錯誤。奧國軍隊的力量絕不能辦這件事。在集中時就下命令，爲對付塞爾維亞所配備的三軍之一，與國第二路軍，在集中完畢之後，馬上就輸送到俄國戰場上去。那時間短促，損失重大，對塞的不利的攻勢，本來就

10 Paul von Beneckendorff Hindenburg 一八四七年七月二日生於波森，世爲勃蘭登堡的慈貴族；一八六六

及一八七〇—一七一年參與普奧及普法戰役；一八七八年在參謀本部任職；一九〇三年任第四軍團長；一九一一年致仕，隱居淡諾威；一九一四年任東普魯士第八路軍總指揮，大敗俄人於松山及馬蘇爾湖；一九一五年任東方軍總指揮，進級爲大元帥；一九一六年任野戰軍參謀總長，魯登多夫爲次長，征服羅馬尼亞，勝意大利，擊潰俄國；一九一八年在法大舉進攻（受金線鐵十字的大十字勳章）；德軍敗後，率師回國；一九一九年退職，著自傳（有本書譯者的中文譯本，名曰與登堡自傳，商務印書館出版，價一元六角）；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當選爲大總統；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連任；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希特勒爲國務總理；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慶祝松山之戰時，德國人民購買東普魯士諾易德克（Neudeck）地方贈之，以爲紀念；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卒於諾易德克，葬於松山。

11 Max v. Prittwitz (1848—1917)

與登堡的表弟，其任軍團長，係由與登堡推薦。

得到了一個迅速的結局。

奧軍對於極佔優勢的俄兵的配備，等於一個密集在喀爾巴阡山脈¹²東南的中軍，俄國人組成一一個廣大的弧形圍着它。第一第四和第三路奧軍密佈在散河¹³與外悉塞爾河¹⁴合流的區域，延及惹羅斯老¹⁵。普爾則密斯爾¹⁶要塞，勒謨山¹⁷直至聶斯德河¹⁸的上流。在克拉考¹⁹由庫美爾²⁰統率的支軍，遮着這個配備的左翼，集中在卡托維次²¹周圍，由窩易爾士率領的德國後備軍團

12 Karpathen 波蘭加里西亞和羅馬尼亞的山脈。

13 San 在波蘭南部爲外悉塞爾河的支流。

14 Weichsel 在波蘭與西普魯士，亦名維斯杜拉河。

15 Jaroslaw 波蘭城名，在散河左岸。

16 Przemysl 在波蘭散河畔。

17 Lemberg 波蘭城名，在普爾則密斯爾東。

18 Dnjestr 在歐洲東南，由喀爾巴阡山脈流入黑海。

19 Krakau 波蘭東部城名，濱外悉塞爾河。

20 Kummer

更與庫美爾軍相連。奧軍右翼由紮在赫斯德河後面科羅美阿²²西邊科味斯²³領的支軍保護着。敵人方面，俄國第四路軍紮在伊凡哥洛得²⁴正面，筆直朝着南方，第五路軍在科爾木²⁵與科威爾²⁶之間，也是朝着南方。俄國中軍有個強有力的部隊紮在盧斯克²⁷，度普諾²⁸與洛甫諾²⁹三要塞區域，所謂窩里尼因³⁰的三角形上。再是南方和東南方的第八、第七路軍，延展甚為廣遠，對着

21 Kartowitz 上細勒西亞城名，與波蘭連界。

22 Kolomea 喀爾巴汗山脈東北城名，濱普魯斯河(Pruth)

23 Koevess (1824—1924) 歐戰中奧匈軍的司令。

24 Ivangorod 從前俄國在外悉塞爾河渡口的要塞，現屬波蘭。

25 Cholm 波蘭鎮名，在伊凡哥洛得東南。

26 Kowel 波蘭鎮名，在科爾木東南。

27 Lutz 波蘭密里尼因區首都及要塞，濱斯爾河(Styr)

28 Dubno 要塞，在盧斯克東南。

29 Rowno 要塞，在盧斯克西。

30 Wolhynien 波蘭與烏克蘭交界地名。

塔諾波耳³¹和折諾維次³²。第七路軍作爲防備羅馬尼亞之用。在羅馬尼亞嚴守中立的時期，它的主力給第八路軍協助對加里細亞的作戰。

所有俄國軍隊的集中，有個基本原則，即自始以極優越的兵力去撲奧人。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公，雖然知道喀爾巴阡山脈是匈牙利和奧地利中部的天然的巨大稜堡，但是仍不變更這種計劃。對於德國他開始只派了兩路軍，第一路在科甫諾³³，第二路軍在格羅德諾³⁴和洛木紫³⁵。直到他看見德軍配備異常薄弱時，纔決定在這塊也取攻勢，向兩翼作強烈的攻擊，聯絡南北兩軍的爲華沙³⁶要塞，左右都有較小的稜堡做防禦。

31 Tarnopol 波蘭南部城名濱塞勒特河 (Sereth)。

32 Czernowitz 羅馬尼亞北部城名，濱普魯斯河。

33 Kowno 立陶宛的首都。

34 Grodno 波蘭北部要塞城名，濱涅門河 (Njemen，即德國之默麥爾河 Memel)。

35 Lomza 波蘭城名，濱訥勒夫河 (Narew)。

36 Warschau 波蘭首都。

因為俄軍在集中時，要從一部分遼遠區域運輸三倍於德軍的人數，所以孔刺德以為應該先去攻擊。他想要在俄軍集中時就撞進去。

這是一個計算的錯誤。在戰事爆發之前，俄國早已有各種準備，已經與奧國的天然優先之處大半相等。法國幾十億法郎都用得很恰當。

八月二十日，丹克爾³⁷將軍領率的第一路奧軍，以第一部隊的資格向東北突進。他們列成極寬的形勢渡過散河，越過邊境，於八月二十三日在克刺斯里克³⁸左右遇着在那塊業已集合前進的第四路軍的中心。

俄國人沒有料到奧國人如此迅速，如此樂於攻擊，在劇戰之後便動搖了。第二天他們已經退到盧布林³⁹和伊凡哥洛得，被奧國人緊緊地追着。但是他們站在那塊準備好了的臨時要塞裏，無論奧國人衝撞得怎樣厲害，他們一步都不退讓。

³⁷ Danke (1854—) 一九一四—一六為奧軍司令。

³⁸ Krasnik 波蘭鎮名，在外悉塞爾河之東，伊凡哥洛得之東南。

³⁹ Lublin 波蘭中部城名，在華沙東南。

幾天之後，孔刺德又叫他的第二路軍，在阿芬山⁴⁰將軍統率之下，以第二部隊的資格去攻擊發展的情形與以前相似。奧軍很迅速地出了以布格河⁴¹為界的國境，擊退紮在科爾木方面的俄國第五路軍。

孔刺德知道還不能得到決戰。在軍隊向前突進時，他纔看到俄軍集中的程度，遠過於他所預料。他的第二路軍現在纔正從柏爾格刺德對面的多瑙河畔直過匈牙利滾滾而來，如果已在手邊就好了！

但是當俄國南軍，即從第七路軍得到許多軍團因而增強的第八路軍，以其雖然遲鈍然而優越的全力，侵入東加里西亞，無防守的邊境時，奧國情勢纔變得不利。它有什末抵抗俄人呢？只有在勒謨山附近和其南方的第三路奧軍和那薄弱的只作監視之用的科味斯統率的支軍，這支軍只有少數師團，忽然當着俄軍攻勢的重點。

40 Afenberg

41 Bug 外悉塞爾河右岸的支流。在摩沙北與納勒夫河會流。

布魯德曼⁴²統率的第三路軍，原擬作爲向東北進攻的第三部隊之用，現在只得筆直向東回轉，以便阻止氾濫的俄軍。在塞勒特河⁴³與次羅塔·利帕⁴⁴河中間的科味斯，已經被捲入一個無希望的戰鬪之中了。塔諾坡耳和折諾維次已經被俄軍巨浪所沖刷了。

八月二十六日，奧軍南翼的局勢已告失望。第三路軍在東北，東方和東南三面都受着劇烈的攻擊，只以疲憊的兵力抵抗。科味斯且戰且走，退到喀爾巴阡森林裏。他只得把全部布柯維納⁴⁵都放棄了。從塞爾維亞滾滾而來的第二路軍，還沒有一營人達到。

勒謨山之戰引來了新的敵軍，一天比一天多。孔刺德認識這時期的萬分嚴重，於是令向科爾木突進的阿芬山領的第四路軍馬上回頭，趕快到極受威脅的勒謨山去。於是丹克爾的第一軍的

42 Brudermann

43 Sereb. 聶斯德河左部支流，亦譯塞勒斯河。

44 Zlota Lipa 利帕爲加里西亞（波蘭）聶斯德河左岸兩支流，一名次羅塔·利帕，一名格立拉·利帕（Gula Lipa）。

45 Bukovina 羅馬尼亞的地名。

右鄰被奪去了，因而陷於危險。他只得退讓，辛辛苦苦地抵抗俄軍的逼迫。在兩星期之久的一次血戰之後，他又回到他在散河後面的出發陣地。他的隊伍不成樣子了！

不吉的事逐漸從右翼延到左翼。窩易爾士將軍帶着細勒西亞的幾旅後備軍趕來，以便與庫美爾的支軍拯救為俄人包圍，極受恫嚇的丹克爾的北翼。

第二路軍的尖兵終於從塞爾維亞經過匈牙利達到，被送至右翼，以便援助科味斯部隊的無望的戰鬥。他們來得太晏了，對於勝負沒有發生影響。

布魯德曼的第三路軍打算最後停在勒謨山的西邊。當他們到那塊時，在勒謨山之南，在科味斯和布魯德曼中間的第二路軍的部隊，已捲入戰爭漩渦了。

一個十分薄弱的希望還浮起了一次，即十天來狂暴的勒謨山之戰停止了。

但是在勒謨山北部旋回的阿芬山的第四路軍，不能脫離來追的敵人。第五路俄軍經過刺瓦魯斯卡⁴⁶滾滾而來，不可遏止，原來是朝着普爾則密斯爾，現在轉向南方朝格羅德克⁴⁷，繼續往前

46. Rawruska 波蘭城名，在勒謨山北。

衝。

爲要免除阿芬山在勒謨山的新任務起見，與人在那塊從阿芬山的軍隊各部分，迅速組成了一個支軍，由約瑟·斐迪南⁴⁸大公統率。這些隊伍因爲經過上兩星期的強迫行軍，經過了不斷的惡戰與倉皇的退卻，異常疲憊，而且幾乎完結了。許多大礮和俘虜都留在敵人手中。他們忍不住衝撞，從格羅德克退讓。阿芬山的軍隊在勒謨山北面陷入一個惡鉗之中。勒謨山之戰是失敗了，爲要避免最不利的事，不得不馬上停止。

當孔刺德看到他聰明的計劃破碎無遺，在英勇戰鬥之後，準備把奧匈軍隊引回到散河及聶斯德河後面，在那塊組織新正面時，是他生平最痛苦的日子。勒謨山，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都喪失了。

47 Grodok 波蘭鎮名，在勒謨山南。

48 Joseph Ferdinand

但是接着還有更厲害的事。那大壞的奧軍，與優勢的俄軍對峙時，不能保守散河及聶斯德河。在重大損失之下，不得不繼續退卻，直到衛斯洛卡河。⁴⁹後面和喀爾巴阡山脈之上方纔停止。各路軍隊都被迫在那塊密集着，在一個月前，他們還是整個奧匈帝國的光榮和希望呢。他們受了開戰時幾星期的打擊，再不能恢復了。

主力軍不會參與這次戰事最嚴重局勢的第二路軍，堵着喀爾巴阡山口，那山口是到匈牙利的最後柵欄——如果俄人過了這個柵欄，那一切都完了。

當德國西線軍隊在比法交界境上，第一次攻擊英法軍，以狂風暴雨的聲勢向南衝擊他們的時候——即孔刺德派他的各路軍隊向東北突擊很有希望的時候——在一連串倉卒勝利事件之中，來了一個慘淡的消息。

⁴⁹ Wisloka 外番塞爾河右岸支流。

俄國蒸汽軋路機⁵⁰破壞了東普魯士的境界。哥薩克⁵¹在的爾西特⁵²、普斯忒爾堡⁵³、哥爾達⁵⁴、安革爾堡⁵⁵和里克⁵⁶劫掠殘殺。馬蘇爾⁵⁷湖地平原的東北地方都在焚燒之中。

洛民特河⁵⁸流域一望無際的森林，安革爾堡和約翰尼斯堡⁵⁹中間的藍湖區域以及約翰尼

卜⁵⁴、
50 喻衆多之我軍。

51 Kosaken 俄國烏克蘭不納稅的農民，有戰事則組爲騎兵團，由其本族之首領統率。

52 Thait 東普魯士北部城名，濱默麥爾河。

53 Insterburg 東普魯士的城市，濱普斯忒爾河(Inster)與安格拉卜河(Angerapp)。

54 Goldap 東普魯士東部縣城，在哥爾達卜湖流出之處。

55 Angerburg 馬蘇爾湖北畔的縣城。

56 Lyck 東普魯士東部里克河上的縣城。

57 Masuren 東普魯士南部地名，有丘陵、森林、荒野和富於魚類之湖沼。

58 Roninke 東普魯士畢薩河(Pissa)的左支流。

59 Johannsburg 東普魯士東南部的縣城，濱洛士湖(Roschsee)及畢薩河(按東普魯士有兩畢薩河，前在北，此

在南。

斯堡荒野的巨大平原，都看到一支德國兵力，對付多至數倍的俄軍，要作背城借一的戰爭。普立特尉茲將軍指揮的第八路軍，有第一軍團，第十七軍團和第二十軍團，第一預備軍軍團，預備第三師和一個騎兵師。他紮在晉斯忒爾堡和安革爾堡之間，他把防備東普魯士南境全部——從里克到索爾道⁶⁰——的責任，交給所爾慈⁶¹將軍統率的第二十軍團。

俄人的計劃如何不久就明白了。德國的騎兵斥候和所有的少數飛行家，報告俄國大隊人馬正從科甫諾方面向晉斯忒爾堡前進。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公深信德軍甚少，於是發前進的命令給勒嫩坎夫⁶²統率的第一路軍。

勒嫩坎夫開始審慎地運動。他的隊伍有八師步兵，五師騎兵——俄國禁衛騎兵亦在內。此外，還有令他放心的地方，即他的同事三索諾夫⁶³還有更大的隊伍，圍集在格羅德諾。除開三索諾夫

60 Soldan 東普魯士與西普魯士交界處河名又城名，現屬波蘭。

61 Scholtz, Friedr. v. (1851—1927) 德國東線的主將，一九一八年自羅馬尼亞亞班師回德。

62 Rennenkampf (1854—1918) 俄國大將，日俄戰爭時，甚有聲名，後為布爾塞維克黨槍斃。

63 Samsonow (1859—1914) 於松山戰敗後自殺。

上他的前，奪取戰利品以外，他沒有什末可怕的事。時間在替他工作。德國人對付這路大軍能够有好結果，是夢想不到的事。

普立特尉慈元帥遵着普魯士軍隊的傳統精神，以攻擊方法去實行防衛。他還是把他的各師團密集着，向邊境前進。八月十七日到處都與敵人接觸。敵人在毫不辛苦和幾乎一路平安的進行中妄想，等到看見非展開作戰不可時，不覺大為驚訝。

勒嫩坎夫絕不高興在這塊就打仗。因為如此，三索諾夫就有時光，可以從南方來拿東普魯士，彷彿從勒嫩坎夫搖着的蘋果樹上，摘一個熟蘋果一樣。這是一件極大的恥辱。

德國人滿腔忿怒地作戰，要叫侵入國境的敵人進一步就須流一點血。勒嫩坎夫只得在袞賓高原展開他全部的軍隊。他的各師團死傷甚多。二十日清早在寬廣的陣線上作戰。

在德軍北翼作戰的第一軍團，包圍俄軍北翼加以打擊。袞賓能的戰事，已經有變成德軍勝利的模樣。

但是那種已經在高等司令部暗地計算中的轉變發生了。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大公，是個危險可怕，而且手段極辣的敵人，他已經把三索諾夫率領的第二路軍，從策源地格羅德諾繼續朝西向洛木紮和鄂斯特洛倫卡⁶⁵推進。現在他叫他們集合，以便向阿倫斯泰因⁶⁶前進，從南方來決定東普魯士的運命。對付這路大軍的只有延展甚廣的第二十軍團，這是抵制岩崩的唯一石頭。普立特尉慈將軍中止在東普魯士東部的戰事。他的各師團最先在威勞⁶⁷和羅村⁶⁸中間的地方退卻，在湖畔平原找倚托。勒嫩坎夫以為他打了決定一切的勝仗，按照一定的方法前進，以便奪得戰利品。三索諾夫在南方準備去參與收穫，他心裏很生氣，他以為作戰和得勝是他一個人的事。

普立特尉慈元帥的電報達到了科不林士的德國最高統帥部，大意說，只有把軍隊撤退到外

65 Ostrolenka 波蘭城名，濱訥勒夫河，在華沙北。

66 Allenstein 東普魯士南部城名，濱阿勒河（Alle）。

67 Wehlan 東普魯士縣城，濱普累革爾河（Pregel）。

68 Lötzen 東普魯士縣城，屬阿倫斯泰因區，一九一五年為興登堡司令部所在地。

悉塞爾河以西，纔能拯救東普魯士的局勢。毛奇回電說，無撤退這遠的必要。這時西線德軍已把全部比軍擊成粉碎，毛奇在這種印象之下，也想到若把整個東普魯士交給俄國遊民，在德國定要喚起痛苦的呼聲。

有一種冒險思想初次浮現着：即使第八路軍的主力脫離嫩坎夫，向南方對三索諾夫作一次攻擊戰。最高統帥部努力求這個計劃的實現。但它以為必須有氣魄較大，精力較富的人物，纔能使它實現。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已經在路上了。

專車從漢諾威來，經過柏林。一切經過的車站都得到了命令，要使專車極快地繼續開走。在各個車站上，兩位將軍都看到最高統帥部打來的，詳細說明東方情形的電報。他們曉得，一到之後，就應該馬上工作，不得耽誤一點鐘。

一望無際的平原，在庫斯特林⁶⁹後面展開着。火車的聲音隆隆不休。暮色又沈下來。火車聲音

繼續響着。到了士奈得陸爾⁷⁰。兩位將軍睡覺去了。他們到了明天應該休息過來，身心都要新鮮。

下午很早達到外悉塞爾河。到了馬利恩堡⁷¹第八路軍總指揮部。

最初商議了幾次。普立特尉慈將軍已經離開了馬利恩堡，氣象甚為頹喪。司令部為新決定已有了良好的準備工作。魯登多夫看到這塊的戰事是如何不同。這些人的額亮現着如何憂慮的情緒，每句話語是如何嚴肅。他想到西方，兩天前，他在同樣的朝晨，在歡呼的攻擊中，離開了那塊的各路軍隊。

以後與登堡，魯登多夫同首席參謀軍官賀弗曼⁷²中校一齊坐下。賀弗曼說明詳細的情形。他說南方有很多的敵人，德軍至多只能抵抗他們的五分之一。三索諾夫的砲兵有德國三倍多。勒嫩坎夫的計劃如何，尚不得而知。他那種邊巡遷延的搜索前進，是令人非常奇異的。或許他得到命令，

69 Kistrin 勃蘭登堡的城市和要塞，濱俄得河 (Oder)，一七三〇年，大腓特烈為其父囚於此。

70 Schneidemühl 普魯士邦「波森·西普魯士境界地方」的首府。濱曲多夫河 (Kuddow)。

71 Marienburg 東普魯士的縣城和要塞，濱諾加特河 (Nogat)。

72 Hoffmann, Max (1869—1927) 此人於一九二六年作松山之戰的真相，對於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大攻擊。

與三索諾夫同時前進，以便造成德軍被殲滅的敗北。賀弗曼又指出一道被發現的，叫三索諾夫須與勒嫩坎夫極度密切合作的俄國軍令。它叫他繫在里克附近右翼，直接與勒嫩坎夫的左翼互相依托。

以後賀弗曼報告他已經作了怎樣的對抗處置。

奧登堡的額後有思想在工作。他想道，一切都好，但是這個戰事的準備，目的只在一次單簡的勝利，殊嫌不足。我們應把它變成一個坎泥之戰⁷³。我們應該消滅三索諾夫，不應該只把他擊退便算了。這件事應在他不會與勒嫩坎夫合作以前就要辦好。情勢是順利的，因為三索諾夫，大約盼望勒嫩坎夫軍有穩定的成功，向西太衝遠了。他不朝約翰尼斯堡，卻向鄂爾忒爾斯堡⁷⁴和阿倫斯泰因去。這應該造成他的惡運。

爲得成功一個坎泥之戰，不得不加強德軍的兩翼。這是最要緊的事。爲了這應把一切別的顧

73 看第二章註十及十五。

74 Orshauburg 東普魯士南部縣城。一九一四年曾爲俄人所毀。

慮，都置之度外，魯登多夫在這個基本原則上與興登堡完全一致。

於是作了下列的部署。

第二十軍團做作戰正面的中軍，在松山左右抵抗三索諾夫正面的攻擊。它的任務，是令許多敵軍的師團，盡量在自己面前聯合。如果敵軍突擊超過了它的力量，它就應該逐步退讓。第三預備師和以前保衛國境的幾個後備團和補充團，去增強第二十軍團的左翼。

那以鐵路運輸橫過東普魯士的第一軍團，配備在中軍的右面，即基爾根堡⁷⁵與勞騰堡⁷⁶之間。在作戰開始時，它應該越過烏斯道⁷⁷向奶登堡⁷⁸衝擊，切斷俄軍的退卻路線。陸爾曼⁷⁹的後備旅供第一軍團的調遣。

75 Gilgenburg 東普魯士村名，在松山南。

76 Lautenburg 在基爾根堡南，偏左。

77 Ursau 在基爾根堡南，偏右。

78 Neidenburg 東普魯士南部城名，濱夫克刺（Wkra）河。

79 Mühlmann

柏羅⁸⁰將軍的第一預備軍團和馬肯森⁸¹將軍的第十七軍團，從遠處轉個大圈，組成第八路軍的左邊的攻擊翼。柏羅越阿倫斯泰因——瓦騰堡⁸²作戰，馬肯森越帕森海木⁸³——鄂爾忒爾斯堡線作戰。

總指揮部移到洛寶⁸⁴。以便在作戰正面中心的緊後面。隊伍運動到集中地點，不得顧慮它們的狀況，必須實行。它們應在兩天之內運動完畢。

留在勒嫩坎夫面前的只有一師騎兵。即六團騎兵——內中還有兩團以後也參加了松山之戰——對付這時候增加了十三師步兵和一軍團騎兵的俄國第一路軍。

80 Below, Otto (1857—)

81 Mackensen (1846—) 歐戰時幾與興登堡齊名之德軍司令，曾解放加里西亞，為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兩役指揮。

82 Wartenburg 東普魯士城名，在瓦倫斯泰因東北。

83 Passenleim

84 Töben 東普魯士村名，在松山西。

一切都要迅速，纔能成功。計算的主要因素是德國兵士的能力優於俄國兵士。那已行軍十日或已作戰十日的隊伍，應該不惜一切去拚命工作。

如果這次戰敗了，不獨東普魯士要喪失——而且德軍要在勒嫩坎夫圍困之中窒死，德國東方要破裂，因而延及德國的腹心。奧登堡和魯登多夫的名字，在幾百年後還要被每個德國人咒罵。

八月二十三日，各種顏色混成一幅大戰圖。

當德國隊伍還正在集合的時候，下午就有俄國第十五軍團在拉刺⁸⁵和鄂爾老⁸⁶向德國第二軍團左邊的一師衝突。新的俄國軍隊不斷地從森林中出來展開。他們的攻擊在苦戰後被擊退了。當天夜裏又有一軍團的俄國兵來，打算包圍第二軍團的左翼。第二天早晨，左翼德軍各團，得到脫離敵人，退到新陣地的命令。俄人慢慢地跟着。他們在新陣地前展開，重施攻擊。

85 Lahna 東普魯士村名，在奶登堡北。

86 Orlau

現在戰事伸展到第二十軍的整個寬幅上。

德國高等司令部的人緊閉着嘴唇，看着中軍稀薄而柔韌的戰線。他們看到戰線如何伸展，如何擴張。他們不能撥出一營人去增援所爾慈。每一支槍，每一尊砲都應該歸與兩翼。所爾慈知道這種情形，故他不請求援兵。

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德軍開進完畢。

現在兩翼活動起來。第一軍團和陸爾曼旅爭奪烏斯道，三索諾夫在那塊失望地抵抗着，好像他已料到了未來的事。八月二十七日，那正在被俄人焚燒的村莊，落到德國人手裏。東普魯士人追逐俄國第一軍團，只是要拯救鄉土，先朝南追到索爾道，然後朝東旋回，一直追到奶登堡。

第一預備軍團和第十七軍團，在阿倫斯泰因和帕森海木之間對三索諾夫的右側攻擊，他們慢慢前進，從森林到森林，在湖沼間走過。八月二十七日，第十七軍團的西普魯士人，從德軍極遠的左翼，力衝帕森海木和鄂爾忒爾斯堡。八月二十八日，他們抄到俄國人的背後。鉗子的兩齒從西方奶登堡，從東方鄂爾忒爾斯堡，慢慢向維倫堡⁸⁷推進閉合。

自從八月二十六日以來，作中軍的第二十軍團，因為哥爾茲⁸⁸後備兵增援之故，也向前去攻擊。到處都像發熱似地緊張。隊伍開始想到，他們在前幾天，爲什末要作似乎毫無意義的行軍，經過那樣一次的紊亂。在高石⁸⁹的中軍，於八月二十八日被逼作沈重的殊死戰後，已經覺得俄國攻擊的鬆懈了。三諾索夫知道他的死期到了嗎？

八路總指揮部的人，還不敢放心大膽說戰勝的話，但是勝利的欣悅，已經在這裏那裏，流露於面目之間。與登堡的信心，是鎮定他同事的一種勢力。

在木拉瓦⁹⁰的俄國第一軍團和在約翰尼斯堡的第六軍團，即留在圍圈之外的三索諾夫的兩翼，雖然會受嚴重的打擊，仍向奶登堡和鄂爾忒爾斯堡運動。勒嫩坎夫終於從令人難解的昏睡中醒過來，慢慢開始運動。據說，正在華沙組織的俄國第九路軍，有幾部分趕來。奧國人方從加里西

87 Willenberg 東普魯士南境鎮名。

88 Rüdiger Goltz (1805—1930) 一八一八—一九一九年爲抵抗布爾塞維克之德國波羅的海軍隊指揮。

89 Hohenstein 鎮名，在松山與阿倫斯泰因之間。

90 Mlawka 波蘭北部城名，距東普魯士甚近。

亞出攻，現在不得不在勒謨山附近爲他那攻勢掘一個可怕的墳墓。魯登多夫和作戰部的同事看到這種情形，都起了是否還應作戰的疑問。但是魯登堡決定，仍照原有計劃進行。

在這種狂風暴雨，迅雷從周圍天邊閃灼而來的現象之下，這次坎泥之戰奏了令人戰慄的終曲。

俄國人被擠在一種不可破碎的金屬環內，開始認識他們的運命。他們在絕望之中，從各方面向中間退讓，想找一條出路。他們互相衝撞，大家都不認識，自相殘殺。他們縱隊無助地被羈絆在森林和湖沼之間。

指揮失了效力。各軍官想在亂七八糟的隊羣中，打出一條道路。恐怕之神從沼澤中擡起它那怪女之頭，顯牙露齒地微笑。

八月三十一日，大功告成。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的軍隊，在維倫堡互相握手。鉗子合攏了。現在還要發生的事件，只是以前各種事件的可怖的結算。

一切都過去了的時候，有九萬俄人做俘虜。他們的縱隊蓋着戰場，癡呆地等候領走。臥在地上

的死傷的人數也一樣多。巨量的大礮，整整一路軍的用品，無數乘具，都落到德國人手裏。

幾天之後，人在死者之中，找着了一個白髮將軍。那是三索諾夫。他自殺了。

在奶登堡，松山，高石和鄂爾忒爾斯堡的露營燎火旁邊，射出洛易騰⁹¹戰役的感謝歌聲。

*

*

*

*

*

勒嫩坎夫聽到三索諾夫的運命時，面色蒼白。德國人得到了怎樣魔鬼似的援軍除開來了一路全新的德軍外，沒有別種的可能，因為原有德軍的主要部分，都在他自己戰線前被打敗了，他這樣想。

他看到這一路新軍已到了他的面前，並有原來被擊敗的軍隊增援。他看到他們打了勝仗，狂喜地洶湧而來，以便完成他們的偉業。一路大軍已足使三索諾夫從地面上消逝，他自己怎樣能夠抵抗兩路大軍呢？

91 Lenthen

下細勒西亞地名，亦譯賴騰，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五日，大胖特別於此擊敗奧人，當晚兵士唱「你們一切

都感謝上帝」的歌。

當九月五日他全部正面被攻擊時，他曉得新敵人到了。支配他的，只是不要再喪失俄皇一路大軍的思想。他且戰且退。

但是在事實上，松山的勝利者，正在強行軍中，向東北趕來，如同他們前十天朝相反的方向急走一樣。他們在戰後不會有過一天的休息。有兩個新軍團，即十一軍團和禁衛預備軍團，在佔領那慕爾之後，從西線抽出來，增加他們的隊伍。

勒嫩坎夫以為自己是與一個巨大優勢的兵力相對峙。他每逢想到三索諾夫，就滿心恐怖。他在短戰之後退出德國境界，留下了好幾千俘虜和大批戰利品。但是他向聖彼得堡打了幾封長電報，說明他的退卻與衆不同。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看到他退了，眉頭都皺起來。他們的目的是要從南伸翼，包着勒嫩坎夫，在蘇瓦爾吉⁹²和奧古斯妥窩⁹³森林中，給他準備一個與三索諾夫同樣的運命。但是勒嫩坎夫只是

92 Suwalki 波蘭城名，離東普魯士甚近。

93 Augustowo 亦波蘭城名，在蘇瓦爾吉南。

想到拯救他的隊伍，無論出怎樣的代價，都非逃走不可。

興登堡力促他的右翼前進。或許還可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勒嫩坎夫退得更快。

他在三星期前，一心以為必勝，向西越過國境，這時候又朝東越過國境回去，現在也同那時一樣，向世界宣稱得了巨大的勝利，但在事實上，一切希望都沒有了，他勉強保着了，他那被震動得麻木了的隊伍，未遭他那路姊妹軍的運命罷了。

九月中旬，第八路軍在科甫諾和格羅德諾的西邊，停止追逐俄人，但已深入敵境了。這隊伍便是在將近一月之前，因受俄國兩路大軍優勢的威脅，應退到外悉塞爾河西邊去的隊伍。

新任務在呼喚。奧國人的惡運在這時候實現了。

最高統帥部的指令已經來到了。

第五章 瑪倫河畔的戲劇

克魯克將軍紮在巴黎的東邊，與兩次被擊敗的英人對峙。九月三日的夜裏，最高統帥部叫他驅逐巴黎東南的法人。爲了這個目的，第一路軍應作梯隊與第二路軍連接，並擔任保護軍隊側面的工作。第二、三、四、五路各軍，各驅逐面前的敵人。五路軍的左翼逐漸緊逼凡爾登。

在東方的德國各軍團，從松山之戰迅速去作馬蘇爾湖之戰，從擊三索諾夫去擊勒嫩坎夫。

當兩個具有極遠大意義的決戰，似乎在同時發展的時候，那在世界大戰中所見的最巨大的戲劇，已經在西方開幕了。那幕劇的頭幾句話，在松山和巴黎勝利的歡呼聲中消逝下去了，沒有被德國人聽見。

正如東方德人在極度危險時期，產生了兩個轉變運命的人物一樣，上天也贈了兩個領袖給法國，他們在他們國家最痛苦的時期，在敗軍如潮湧退之中，只有一種思想——我們怎樣把勝利

之神拿到法國方面來。那兩個人便是霞飛元帥與巴黎衛戍司令加里安尼¹。

加里安尼是第一個認識轉變運命的可能的人。德國人在巴黎東邊走過的時候，他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看着。他要用德國人自己未曾遵守的，在西方的作戰原則——包圍敵人的孤立翼去打德國人。這是法國將來的大希望。

霞飛馬上拿着這個主意。他堅忍不拔始終一致把這個思想見諸實行，是他在歷史上的大功。他因此拯救了法國。『從退卻中去攻擊，』成了霞飛司令部的新戰略原則。

八月底，法國第六路軍已經新組織成了。總指揮為摩拿利²將軍，是法軍中最能幹的高級軍官之一。雖然如此，他在索姆河一帶仍被克魯克打敗，不得不退到阿眠³。現在摩拿利將軍隸屬於加里安尼。他在百忙當中，把這一路軍配備在巴黎的緊東方和東北方，在克魯克將軍敵着的側面。

1 Gallieni (1849-1916) 於瑪倫之役突擊德國第一路軍。

2 Manoury

3 Amiens 法國北部索姆區首府，濱索姆河。

改編這路軍，第一須不使德人知道。在亞爾薩斯和洛林方面的法國第一、二路軍，有新的隊伍開來。但是假若在這時候，從巴黎到凡爾登的英法兩軍的正面奔潰了，就令準備在北方包圍德人，又有什末益處呢？在這裏不得不變更辦法。霞飛看到可以退到塞納河⁴畔，脫離敵軍，在退卻中組織新攻擊。

代替不幸的郎勒折，法國第五路軍得到了一個新的有力的指揮官，愛司半來⁵。福照的新軍被插入第五及第四路軍之間，當第九路軍。他因有幾個非洲兵的加入，得到了巨大的援助。第四路軍和第三路軍也從第一路和第二路軍的部隊得到援助。

這一切都是在退卻時規定的。

九月四日，霞飛把他在巴黎和凡爾登之間的進攻計劃，通知各路軍的總指揮。九月五夜，他在

4 Seine 法國北部大河，流貫巴黎。

5 Franchet d'Esperey

他苦戰的軍隊正面的緊後部，在巴耳·蘇·奧布⁶大本營裏，發出爲隊伍所規定的命令。那命令應於九月六日的早晨實行，含有這些自豪的話語：『在關係祖國生存的戰鬪開始時，每個人都應該明白，再無回顧之餘地。我們應該拚上一切，去攻擊敵人，打敗敵人。一種不能前進的隊伍，必須保持業已略取的地帶，就令犧牲一切，亦所不惜。寧願當場死掉，不要回退！在現今狀況之下，不容有絲毫懦弱的行動！』

德國北翼的隊伍一直到第五路軍的右翼，自三星期以來，只知道作戰之後再行軍，行軍之後再作戰。

正如從前在比利時一樣，太陽毫不饒恕地燒着他們。有些得了行軍病的人，留在馬路旁邊不許行動，他們面孔浮腫，容貌深紅，流着熱汗，把手巾遮着頭，蹲在那裏。

麵包早已沒有了，因爲烤麵包的縱隊趕不上。一切馬路都充滿了破隊和戰鬪行李。榴彈比麵

⁶ Bar sur Arbo 地名，在巴黎東南，距巴黎一百公里。

包重要。行軍灶供給的肥肉，令人見了作惡心，幾乎蠻吞不下去了。

每人背兩百個彈藥筒。它們和鉛一樣向下扯着。如果射去了一部分，戰鬪行李又來給他補充。彈藥筒還多得很。

筆直的大路，兩邊都長着錦葵。路靜悄悄地伸在赤日炎熱之下，從小丘到山嶺，村莊連着村莊。然後又是平原，無非是平原。

沒有終結，沒有休息的日子，沒有野戰郵政。短筒襪早已破了。大家都用手中，破襯衫，麻布來做裹腳布。靴子因為乾燥和灰塵變硬了，使骨節疼痛，磨得受傷。汗濕了的衣服，緊緊地貼在身上。

這種行軍是不是有停止的時候呢？

自從在國境打仗以來，幾乎沒有看見敵人。表尺由一千一百米達到一千米達，有時甚至降到四百米達。臥下前躍——跑步！簡直不知道，那嗤嗤的子彈，是從什末地方飛來的。要在什末地方找着敵人，必須有麻煩的檢查，方纔成功。

法國砲隊很優良。他們榴霰彈噴出的一朵一朵的煙，散佈在草原和田野上面，好像放的一羣

一羣的小羊一樣。人們臥在那裏，縮着頭。彈雨向地下注射。

灰色曳煙痕跳躍的次數，逐漸加多。它有一種劈耳的難聽的破裂聲音。東西受了它的傷害，是非常可怕的。榴彈開始逐漸排斥榴霰彈了。

田野和森林裏，都散佈着水瓶，麵包袋，背囊和飯盒。他們把一切都丟了。他們爲什末要這樣急於逃走呢？這彷彿是賽跑到法國去。他們的腿並不見得比我們的好，總有精疲力竭的時候。

敵人在村邊，林邊，丘嶺上和馬路旁邊的溝裏蹲着。槍彈嗤嗤地飛，機關槍塔塔地響。前衛展開作戰。本隊走到幾間房屋後面或者一個樹林裏搭槍架。他們坐在他們背囊上，一雙手捧着頭。蒼蠅噲噲地叫。命令來了，本隊散開到前衛裏面。

以後他們一齊開走。人覺得槍子已經不嗤嗤地響了。在天邊這裏和那裏，可以看見紅藍色的隊羣消逝。他們的敵隊從退卻者的頂上，向主要部隊集合的馬路上射擊。

現在我們也可以走到近處看他們了。草原上亂臥着死傷的人。有少數的俘虜。傷者以熱烈的眼光懇求憐憫。他們怕德國人把他們同野狗一樣地打死。他們第一需要的是水。他們是口渴的人。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總是應該逃回去。這樣長久下去，他們再不能前走了。如果有人把他們的傷口裹好，他們就拿女人和孩子的照片給人看。

以後又是行軍。前衛由一個新的前衛來替代了。連絡兵總是兩個一排，手裏拿着槍，在房屋的後面集合。如果這兩個走了，後面兩個就機械地數着他們的步數。他們數到五十步時，他們自己也開步走。以後是前衛本隊。再以後是本隊。軍官叫隨從兵牽着他們的馬。牲口不能載人了。

天黑了時，隨處紮個露營，或者在一個倉屋裏找下處。整連的人已經可以走到一個倉屋裏面，這不算希奇，因爲好多人都死了。今天又沒有麵包了。行軍灶分發燉的肥肉湯。許多人非常疲倦，不到拿飯的時候，簡直不要起來。

野戰郵政又沒有來。

早上六點鐘在廣場上集合。本連在村莊出口的地方放一個排哨。

據說在松山打了一次大勝仗。松山是在東普魯士一個與登堡將軍在那塊指揮德國隊伍。這些隊伍說的，無非是前進和勝利的話。直到如今在各處的迅速決戰，創造了一種絕對優勝

的感覺。大家都發熱似地努力求最後的大決戰，天天都計算那件事。

德國的大本營從科不林士遷到盧森堡。它同正在作戰的各路軍隊的連絡，甚為疎鬆。大本營到戰事重點，即右翼的距離，直線達數百公里。這些都是方纔佔據還沒有組織的區域。

最高統帥部太為東方的戰事所束縛了。沒有一個主宰者，從很近的地方，以自己的觀察，去領導在巴黎和凡爾登中間的五路大軍的作戰。各路總指揮都應該與他們的鄰軍聯絡。他們有時候不知道，究竟應該把重點向右，或者向左。他們在側面應做的事太多了。

九月四日，當霞飛在巴耳·蘇·奧布擬定攻擊命令時，毛奇應該看到，西方作戰的基本思想，自北包圍，業已失敗了。巴黎沒有受到壓迫。德國兵力絕對不夠包圍那座要塞。兩軍團被牽制在安特衛普之前，一軍團在茅波易格。還有兩個軍團在那慕爾陷落之後，送到東方去了。最高統帥部把南方的第六路和第七路軍太編制大了，而且把最後的總預備隊也給了這兩路軍，叫它們擔任那與作戰的基本計劃沒有關係的任務。

總而言之——德國在北方沒有一個戰略上的預備隊，能够左右戰事。第一路軍還是靠着自已。從巴黎旁邊走過，不去壓迫它，也不去包圍它，並不算是狂妄。

史里芬說：『加強我的右翼。』但是現在來不及了。

毛奇在這一剎那，還不知道在巴黎附近的新危險——摩拿利的一路軍——，打算作一個緊急處置。他叫右翼的第一路軍和第二路軍去攻巴黎，左翼的第六路和第七路軍在都爾和厄比納之間衝過去。作中軍的第三路、第四路和第五路軍，在這時期，慢慢前進。攻擊計劃從右翼移到左翼去了。

實行這個計劃的命令，已經達到了各路軍，但事變越過了這個計劃。這幕戲的危機和轉變，在巴黎附近發展得太快了。

在克魯克的總指揮部與最高統帥部之間，幾乎毫無連絡了。毛奇不能把他所想的新作戰計劃，清清楚楚地告訴克魯克。他打給那方以正面對着可怕的法國首都，在巴黎東邊的第一路軍和

第二路軍，令它們停止前進的無線電報，於九月五日上午達到，那時克魯克已叫他的各軍團向南對塞納河去攻擊了。

在克魯克方面，也不能把他自己的意見和步驟告訴毛奇。他在五日晚間發出的無線電報告，直到二十四小時之後，纔到盧森堡。

克魯克還相信自己在勝利之中。他繼續向南驅逐英人，以便達到法國第五路軍的側面，該路軍在蒙米刺厄⁷與約赫斯⁸之間，在畢羅軍之前退過卜替·摩因河⁹。克魯克的眼光和全副力量都向着那裏。他只派了一個唯一的軍團，格洛勞¹⁰將軍指揮的第四預備軍團，朝西對着巴黎。該軍團有騎兵。

格洛勞將軍於九月五日，在摩胡北與法國警戒軍小戰，他以為那是巴黎守備軍的一部分。幾

7 Montmirail

8 Joehes

9 Petit Morin 瑪倫河左岸支流。

10 Grouan

小時後，法軍的強度激起了他的驚異。中午十二時，他決定作一有力的突擊，以便仔細認識敵人。這是一番偉大而勇敢的決心。

直到晚間，第四預備軍團都被糾纏在劇烈戰爭中。

入夜，知道面前有一整路組織嚴密，進備攻擊的法軍，是無疑惑的事。霞飛的計劃過早地洩露了一夜。

於是飛報克魯克，他的左翼又正在同法人作戰了。如果他馬上把他的眼光從卜替·摩因河移到北方去，就有大禍臨頭。

這一夜第一路軍總指揮部的人都沒有合眼。克魯克和他參謀長庫爾，深思熟慮，鎮靜而勇敢地拿定了他的主意。一經決定之後，便以電閃似的速度去實行。

九月六日，整個陣線直到凡爾登都有大礮怒轟。最後的前一幕戲劇正在開始。這便是霞飛將

軍攻擊的日子。

格洛勞將軍的第四預備軍團，這一夜在佔優勢的敵軍之前，撤退到忒諾安內河¹²地帶之後，它所感覺的衝擊，最爲劇烈。摩拿利帶着他的第六路軍向東集合，以便達到德軍戰線的背後。霞飛和加里安尼都注視他——他是他們的工具——以便轉變戰事，拯救法國。摩拿利帶着三個軍團去壓迫一個德國軍團。但是勇敢的馬得堡¹³人卻一步都不退讓。

中午時候，終於有第一支救兵來到附近。

克魯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南方陣線裏把第二軍團抽了出來。玻美爾¹⁴人用強行軍趕到馬得堡人旁邊。下午激戰於烏爾克河¹⁵之西。

但是摩拿利還不曾衰弱。又來了新的師團，把他的攻擊延長到北方。克魯克只得叫第四軍團

12 Therouanne 瑪倫河右岸小支流，在摩胡東北。

13 Magdeburg 普魯士薩克森省首府及道區名。

14 Pommern 普魯士省名，濱波羅的海。

15 Ource 瑪倫河右岸支流。

統帥英人，到北方去。他們於九月七日的早晨達到那裏。直至九月六日晚間，克魯克覺得北方情勢非常危險，甚至於把第三軍團和第九軍團也調到北方去抵抗摩拿利。那時這兩軍團還在瑪倫河南面第二路軍的旁邊，捲入苦戰的漩渦。

這番移動的直接結果，是畢羅的第二路軍的右翼因受正在突進的法國第五路軍的威脅而撤退，但是他的左翼始終仍在向前攻擊之中。正如克魯克陸續把他的各軍團調到北翼去一樣，畢羅也只得取同一步驟，令他的右翼繼續向北轉彎。九月七日兩軍當中已經發生了一個裂口。這個裂口在八日繼續擴張，到了九日，成功了一個四十公里的極爲不幸的寬度。這兩路軍原來是向南的，現在把他們的正面轉向西南。第一路的轉師，第二路右翼的向北轉彎，使二路的左方在第一路之後，成功一個梯形。兩路中間的地方只得用馬尉慈和李希霍芬¹⁶的兩個騎兵軍團去填補。

除此以外，敵人沒有得到任何地方。反之，德國三路、四路、五路各軍，還在向前邁進的戰鬥之中。霞飛大事經營的反攻，在正面沒有成功。德國中軍勝利進行，不可遏止。

九月七八兩日，霞飛又從第三路取了一個軍團，送到北方去援助摩拿利，他這時正與克魯克軍對峙，情形一小時比一小時困難。正如克魯克在這裏慢慢變成勝利者一樣，現在英人和法國第五路軍的幾部分，開始插到畢羅和克魯克當中的空地。德國的騎兵軍團都太薄弱，到處都沒有預備隊。

現在毛奇終於認識了北方可怕的危險，知道十分嚴重。從洛林和亞爾薩斯六路七路軍抽出的兩個軍團，自九月五日以來，已經經過比利時和盧森堡在半路上了。它們絕對不能及時達到，來參加正在進行的戰事。

九月九日決定勝負。那是極悲慘的事，以德軍一次的勝利做開端。

摩拿利支持不住了。前一天，加里安尼已經從巴黎把他的最後預備隊給他送到戰場上去了。法國步兵第七師的幾部分，已由巴黎汽車隊送來。無論如何不准摩拿利後退。

但是戰事的強迫要比較劇烈。九月八日的晚間，摩拿利已經下了退卻的祕密命令給他的下級指揮官了。

德軍一路二路中間的危險，在九月八日只感受威脅的，這時候取得了一個具體形式。英軍的幾部分過了瑪倫河。法國五路的兩軍團，接着前進，但進步甚少。它們因為九月六七兩日，受了德軍二路的嚴重打擊，太衰弱了。法國騎兵達到沙頭·鐵里。

克魯克稍微撤退他的左翼，以便對付新的危險。那同樣遭受威脅的畢羅的右翼，仍在九月九夜所佔領的向後彎曲的陣地裏。一路二路兩軍間的形勢嚴重但是萬不至於絕望。克魯克極快地有了新計劃。

他對於過了瑪倫河的英人，加以強烈的反攻。

毛奇不能暇視一路二路的迅速發展。它們走得太快，而他又隔得太遠。一切都已佈置就緒。他打算找個補救辦法。最高統帥部派了一個委員，亨池 17 中校，坐着汽車趕到正在作戰的各路軍隊那裏。亨池的任務，是調查右翼德軍的情勢，保障各路軍隊進行的一致。他雖然應該盡量作一切免除右翼危險的步驟，但是他奉到的指令中，也含有暫時退避的可能。

九月八日晚間，亨池在畢羅那裏，遇見關於情勢的一種嚴重然而仍屬可靠的意見。如果第二天，英人仍在一路二路之間繼續前進時，二路就注意退卻的事。可惜他們不會把假想的克魯克軍的不利情形，弄個清楚明白。九月九日的中午，亨池到了一路總指揮部。他遇着第一路軍，正在對摩拿利得勝之中。參謀長反抗退卻計劃。亨池明白告訴他，此時二路已在完全退卻。於是第一路軍沒有別的辦法，只得部署退卻的事。

實際上，畢羅得到飛機報告，說敵人過了馬斯河前進，到了克魯克的側面以後，乃按照昨晚與亨池的協議，於此時在瑪倫河南岸部署二路軍的退卻。關於一路對摩拿利的勝利和對英人反攻的順利進行，他一點都不知道。他又不曾做任何試驗，以求實在明瞭右鄰的情勢和空地的危險。

這時候，在豪森將軍領導之下的第三路軍，從他的右翼出發，以強大壓力去佔領在塞贊內的法國五路軍和九路軍中間的分離地點。畢羅的左翼也繫在這裏——那時尚在該路軍下總退

18 Sézanne 法國城名，在瑪倫河南。

卻令之前——屹立不動。法國五路軍施於畢羅全線的壓迫，已經弛緩了。

這塊的情勢是絕對很有希望的。但是沒有人在這塊下適當的命令。

於是畢羅退到多爾曼¹⁹與厄拍爾內²⁰之間瑪倫河畔。克魯克向索阿松²¹附近的恩河退去。兩路軍的總指揮，自然以為他們只是在短時間的戰略的退卻運動之中。他們要重新編製，以便再事攻擊。

英人法人還沒有料到，勝利之冠快要加到他們的頭上。過了一天之後，他們纔覺得巴黎郊外的情勢完全變了。這種情形的傳佈，彷彿和一段荒唐無稽的童話一樣，還是不能明白的事。他們將信將疑地向前摸索。德國人已經走了。

巴黎脫險了！運命轉變了！瑪倫河的一種偉大勝利成功了！德國人全線飛逃，被協約國的人趕

19 Dormans 法國城名，濱瑪倫河左岸。

20 Epernay 亦法國城名，濱瑪倫河左岸，在前地之東。

21 Soissons 法國北部城名，恩河左岸。

走了！

雷動的歡聲，侵入了正在傾聽着的協約世界。

最後的一幕戲。

關於二路軍退卻以及不久以後一路軍也退卻的消息，於九月九日晚達到最高統帥部時，大家都嚇得一跳。直到此時，人們依着中間各路軍的順利報告，以為有一個良好轉機。在最近幾天內，從南方調來的各軍團的先頭部隊，應該達到聖昆丁。赫林良帶着他第七路指揮部接踵而來。從茅波易格之前解脫出來的第七預備軍團將於三天之內到拉費爾²²，從安特衛普前面抽出的第九預備軍團到杜亞²³。

病夫毛奇於九月十一日到離他最近的各路軍隊裏去。他看到德皇太子和他總指揮部的軍

22 La Fere 在昆聖丁之南。

23 Douai 法國北部城名，在聖昆丁之北。

官都有充分的信心。他們對於巴黎前面兩翼軍隊的行動甚爲驚訝，以爲如果趕快，這裏還有辦法。毛奇心中發生了新的希望。皇太子和他的參謀長說中了他的心思。他們說的話他也想着了。法人英人還只是逡巡地追着。這便是他們覺得自己薄弱，怕有變動的一個佐證。

反之，在豪森元帥三路總指揮部裏，卻流行着合理的不安。他的右翼已於九月九日與二路共同爲退卻運動，又爲優勢法軍所攻擊，於是慢慢退讓。

豪森的顧慮給了毛奇一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們與德皇太子的樂觀主義完全相反。

於是他到四路軍那裏去。這塊總指揮部的氣象也很可靠，總指揮是符騰堡邦的阿特勒特公爵，他甚至宣言，擔任三路正面的一部分。正在磋商的時候，二路來了一個報告。畢羅一面斷定他自己軍隊正面前的情勢可靠，同時對於他左鄰豪森的三路軍的抵抗力，卻有很嚴重的疑惑。他報告道，他應該注意敵人衝過三路軍的右翼和中部，因此，他要於九月十二日晨，將自己的隊伍多向東面，向雷姆斯退卻。換句話說，他與一路克魯克的距離，將比直至現在還要遠。

毛奇又趕到三路總指揮部，也去拜訪二路軍。然後他回到總司令部。

他在途中極力思索，覺得還可以行。但願三、四、五路軍能保持現在的陣地，我們給兩翼軍的時
間，使它們繼續退卻，重新組織它們的正面。九月七日攻下了茅波易格，虜了三萬英人和法人。攻圍
的隊伍，次維爾²⁴將軍指揮的第七預備軍團，已經趕快跑來，到一二兩路之間。或許還可以行。

但是假若如此，又怎樣辦呢？這時候，法人已經可以深入克魯克與畢羅兩軍之間，要用別路軍
去防止，已經來不及了。假若上述衝破三路陣線的事接踵而來呢？這事不是已經可以進行嗎？以後
那業已向南遠進的四路、五路軍，不是有死亡的危險嗎？人也應該想到這種極端不幸的事情。

但反面不是更有可能嗎？在以前數戰中，法人不是根本都失敗了嗎？以後德國中軍的新攻擊，
可有迅速的成功，是幾乎沒有疑惑的事。果真如此，那一切都要改變了。

當毛奇達到總司令部時，他幾乎站不住了。他同事的態度都很頹喪。毛奇開了一個短時間的
會議。

同時他下了叫三、四、五路軍也開始退卻的命令。他把雷姆斯——叔拍²⁵——聖麥內何爾察線指給它們做新的正面。這就是說叫這幾路軍隊的最南各部分退回七十公里。

這道命令達到三路大軍，好像在深晚雷雨已過之後，又來了一道電光在天上照耀一樣，令人莫明其妙。

退卻。

各部隊都在戰鬪。天氣悶熱得怕人，他們在塞贊內，在費爾·查姆培諾阿斯²⁷，在維特利·勒佛朗索阿²⁸后面，向巴勒丟克²⁹去。

25 Sauppes 地名，在雷姆斯東南；又河名。

26 St. Menchould 在叔拍東。

27 Fere Champenoise 在厄拍爾內之南。

28 Vigny le François 在前地東，濱瑪倫河右岸。

29 Bar le Duc 在前地東，濱俄爾內河(Ornain)及瑪倫·萊茵運河，與前兩地成一直線。

戰事繼續進行，帶着殘忍忿怒的情感。我們已經咬住了敵人。每進一步都須流血。更加上怕人的悶熱。

這是什末道理？他們都停頓起來。野戰礮隊不射擊了。礮彈完了嗎？

不是的！他們在撤礮退卻！

我們只用肉眼便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駕馬拖前車。

奇怪。

傳騎從各旅到各團再到各營部。他們都不要相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定有什末事不對。於是馬上派出若干人做後衛。主隊在幾公里之後集中。本日應走的地方有八千公尺遠。傷兵都被放在倉屋裏，只有萬不可少的衛生人員照顧他們。以後他們一起都做了俘虜。

每個人都應該留心，帶着他的行李和彈藥筒。騎兵幫助後衛。各團長負有莫失掉時間的責任。在敵人礮火之下散開臥在山坡上的隊伍，忽然變成了後衛尖兵。各連的傳令兵向他們叫，說他們是後衛尖兵。

這是什末道理？死了的人怎樣呢？還臥在前面的傷兵怎樣辦呢？

晚間，天上和地下的悶熱中止了，大雨如注。各村莊充滿了縱隊。談不到躲避的地方。馬垂着頭。雨從頭髮裏落下來。駕馬的人蹲在雨衣裏面毫不動彈。

雨下了一整夜，可憐的兵士。

天方黎明便吹警號。

一切都濕透了，凍了。行軍灶在夜裏已經退了好遠，免得日間阻礙道路。沒有咖啡。

法國的野戰礮隊，盡是起得很早的人物。在村莊出口之前，已經有他們榴霰彈的白煙逍遙。榴彈爆裂的聲音，極其難聽。他們知道有什末事了。

機關槍已經在答答地響，子彈馳馳地飛。

死馬臥在退卻的大路上。人從轅上把它連鞍具割開。在馬路旁邊還臥着前進時戰死了的兵。現在人可以把他們連新死的兵一起埋葬了。

據說後衛尖兵得到了一個完全命中彈。各個人都周圍觀望，看到底是誰死了。

騎兵過去了。每連派出一個後衛尖兵來。野戰礮隊沒有火藥了。彈藥縱隊已經退得很遠了。誰中了一個子彈，只要還能夠動彈時，仍同隊伍一起走。健全的人把他夾着，免得軍官們看見。軍官們也知道，但是他們不說什末。每個人都曉得，如果傷兵不一路走，就要遇到什末事。

雨還是沒有停止。

下雨有一項好處，卽人不認得地方，不覺得失掉了那些處所。這樣繼續地走，還要走幾久呢？有一個人苦笑道：『一直走到母親那裏。』想到這一層是可怕的人，不得說這樣的話。

各連還像一個人少的排。它們大半都由副上士領率。三分之二的軍官都戰死了。

第二天也下雨。

克魯克將軍將他的各軍團配備在索阿松和孔撒涅³⁰之間，再以正面對着敵人。這時候，畢羅差不多退到雷姆斯了。那造成這些非常不幸的退卻決定的空隙，還在逐漸擴張。

30 Compiègne 看第二十一章註 1。

霞飛看到了這一層，於是令英軍和他的第五路軍拚命朝這塊空地前進。他的軍團有幾部分已經過了維勒河³¹。難道那慘淡的日子還要來一次嗎？整個的退卻不只是一要結束這個空隙嗎？

最後從北方來了援兵。在茅波易格打了勝仗的兵到了附近。次維爾將軍把他的第七預備軍團調到郎³²之南，在克郎³³的長岡上抵抗法軍。法軍狂怒地衝鋒，他一步都不退讓，牢牢地支着第一路軍的左翼。

第二天，集中在聖昆丁的第十五軍團的頭幾團人，向左延展，一直與二路軍聯接。正面總算結合了。

九月中旬，退卻運動變為立定。隊伍再掉轉槍口指着敵人。他們在一切地方，都靜候敵人來攻。戰線從訥永³⁴——第九預備軍團在正當時間內到了那塊——經過索阿松到雷姆斯，再從

31 Vesle 鄂阿塞河(Oise)的左支流。

32 Laon 看第二十二章註2。

33 Craonne 鎮名，在郎的東南。

34 Noyon 看第六章註16。

雷姆斯橫過香賓直到阿爾良森林的北緣。它在凡爾登的北方，與戰前的舊線相連。

德國軍隊雖然把戰場和他們偉大的戰略計劃交給了敵人，但是沒有讓敵人得勝。

瑪倫河畔的戲劇完了，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形勢。從長馳直入變作急劇退卻，又從退卻變作重造戰線，一切都非常迅速可怕，幾乎令人不能明白。

但是每個人都已經有了憂鬱的感覺：在這塊關下了滔天大禍。

第六章 伊彭¹之戰

當德國軍隊轉過身來，再把胸口對着敵人的那幾天，毛奇將軍精神方面和身體方面的力量都告竭了。他雖然病得要死，還在總司令部裏，躑了一些時光，但是德皇已任命直到現在的陸軍總長福根海²將軍做他的後繼者，實行參謀總長的任務。

福根海在德軍空前的最痛苦時期中接受他的職務。在東方三索諾夫是殲滅了，勒嫩坎夫也被逐於東普魯士之外。但是在這兩路敗軍之中，又有了一路新的俄軍。

奧國人打了敗仗，紮在衛斯洛卡河的東邊，勉強守着喀爾巴阡山口。頂南邊羅馬尼亞角上的

1 Ypern 比利時西南城名。

2 Falkenhayn (1861-1922)

德國步兵大將，於一九一三—一五任陸軍總長；一九一四—一六任參謀總長；一九

一六一—一八任羅馬尼亞、敘利亞、立陶宛等處德軍指揮。著有德意志最高統帥一書，已由南京訓練總監部譯為中文。

喀爾巴阡山，已經被俄軍越過，他們正以貪慾的目光，對着匈牙利平原，以爲那是上帝許給他們的地方。奧匈軍隊的精華，都紮在散河旁邊，科爾木之南和勒謨山的左右。普爾則密斯爾是被包圍了。人不知道能够守幾久。孔刺德找德國援兵的呼聲，急切而且洪大。

在西方，史里芬獨創的計劃，在瑪倫河兩岸礮聲隆隆之下被埋葬了。這次出師的戰略底子被抽去了。如果我們不要放棄任何獨立的行動，必須找一個新的戰略底子。德國軍隊並沒有被擊敗。但是他們很疲憊，而且十分失望。損失也很重大，尤其是軍官，如團長營長和連長的損失。

敵人也不見得好。法國軍隊自以爲得了最後的勝利，喜得發昏，等到在恩河岸邊，在雷姆斯，在香賓，在阿爾貝森林流血之後，纔醒過來，知道並沒有那項事。必須再去作戰，流許多血，方能得到勝利。到處都紮着德國軍隊，堅固得和城牆一樣。一切突擊都是浪費。霞飛也應該找新的計劃。

福根海具有冷靜而精細的計算家的特性。他沒有用詭計去作戰的幻想。他是個有辦法的人物。他無論做什末事，都要加以仔細的考慮，想到該計劃一切可能的結果。他的勤勉，他的有恆，他的鎮靜，在在都足令人佩服。他實行計劃的那種不屈不撓的毅力也很大。他不喜歡忽然改變計劃。這

種改變，都應該用計算去免除。自來就沒有人能夠說他失掉神經，因為凡發生的事，沒有不是經他預料到的。

有一件事是他同每個普魯士軍官相同的，即必要勝利的意志。

在比利時與荷蘭交界的地方，些耳得河³口，有世界最大的武庫和兵營，即安特衛普要塞，沒有受什末壓迫。比利時全部野戰軍，即從格忒河戰役和追逐中逃出來的約八萬人，再加上要塞守備隊約七萬人都紮在那裏。

以巨大礮臺組成的兩個保護環，圍着那要塞的核心。自城市算起約半徑六公里的地方，蹲着一八六〇年由著名要塞建築家布利阿蒙⁴建造的舊要塞。但是人們在平時已經不信任這些礮臺了。比利時人在半徑平均十五公里的地方，造了些完全現代式的礮臺，成第二個環。堡壘，礮臺，野

3 Schelde 法國北部及比利時河名，流入北海。

4 Brissmont

戰築壘，電氣設備，充滿了中間地方。內推河⁵畔的水草泥濘低地，更成了一種天然的強烈援軍。

人應該把安特衛普牢守着，以便英法各師團從瑪倫河畔通過比利時朝該處得到新勝利。他們不要叫德國人安寧。然後在比利時戰場上，在萊茵平原作最後大決戰時，安特衛普就可作協約戰線北翼的有力角柱。整個的英國都看着安特衛普。島國的生命利益在這塊被防守着。

那在格忒河畔野戰中，逼着比利時軍向安特衛普前進的德國第一路軍，現在在遼遠的法國作戰。留在那裏的只有柏塞勒⁶將軍統率第三預備軍團。他紮在要塞的南面。他不能想到封鎖這巨大堡壘的事。爲了抵制比利時人向布魯塞爾前進和威脅德國兵站的試驗，他有許多事應該做。八月二十五日，在蒙斯，在查勒羅，在紐沙托，在龍威作劇烈境界戰時，比利時人舉行第一次大攻擊。那直到現在爲保護海岸之用，在這幾天向西線滾滾而來的第九預備軍團，幫助抵抗這次攻

⁵ Nalthe 安特衛普南面的河名，流入些耳得河。

⁶ Besseler (1841-1921) 德國元帥，一九一四年攻取安特衛普；一九一五年攻取諾窩喬治耶夫斯克 (Nowogeorgiewsk) 一九一五—一八任波蘭總督。

擊，該軍團直到九月七日，都受柏塞勒將軍的調遣。

該軍團剛剛起程去參加瑪倫河之戰時，比軍於九月九日——這一次與瑪倫河戰役同時——舉行第二次大攻擊。第十五軍團的幾部分，正在從亞爾薩斯到法國北部德軍右翼的路上，就被調在這裏作戰。這時候在瑪倫河畔作戰的各師團也到了。以後第三十八後備旅，第四補充師，第二十六旅及巴威第一後備旅逐漸接踵而至。

但是最高統帥部爲在法國北部決戰，需用隊伍，隊伍，隊伍。它不能作一種浪費的事，留幾師團監視一個要塞，何況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要塞呢。

九月九日，柏塞爾接到準備攻擊的命令。如果他不能作包圍的襲擊，他必須打個尖楔子到城牆裏面去，使它崩壞。他應該得到一切在西線可以抽調的重砲。那攻破列日，那慕爾和茅波易格的四十二公分的白砲，已經準備好了。奧國斯各達廠送了一尊優良的三〇·五公分摩托白砲來。有幾連砲兵已經向安特衛普去了。

九月二十八日，白砲轟轟地響了第一聲。砲彈怒吼地飛出去，消逝於以太之中，帶着一種降低

的不可見的大風琴的聲音落下去，在利爾⁷礮臺裏喚起了一種異常的爆烈。

這種風琴聲音在空中響了兩天之久。十月二日，利爾，科寧格斯和麥克特⁸，發夫爾·聖·喀德隣⁹和韋赫姆¹⁰的礮臺都燒成廢墟了。後舉三個礮臺是步兵攻下的。十月三日不戰而得利爾礮臺。在利爾和美契爾¹¹兩城之間，最外堡壘帶裂了十五公里寬的一個破口。

格忒河的水草泥濘地帶橫在攻擊者的面前。河水因大雨氾濫了。遍地都佈滿鐵絲，荊棘，散兵巢，野堡和礮臺。

後面有內方環狀的舊礮臺威脅着。它們的平射礮從熱的礮口中射擊。當預備兵，水手和後備兵，在工兵協助之下，於堅忍不拔數日血戰中，要渡過內推河時，重礮彈已經從他們頭上飛過，落到

7 Liere

8 Koningshoek

9 Wavre-Sainte-Catherine

10 Waelhem

11 Mecheln 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城名。

內方堡壘上去了。

十月七日，比利時人和在這時達到三旅英國海軍陸戰隊，放棄了內推河地帶。淡黃色的河水被血染紅了。戰敗者的野戰砲留在泥濘裏，差不多沒有損壞，都落到德國人手裏去了。

在向那業已半為廢墟的內方堡壘前進時，柏塞勒派了一個軍使到要塞裏去。他要求馬上移交兵士和軍器。如果他們拒絕或延遲，就開始轟擊城市。比利時司令拒絕任何談判。

夜裏，白砲和重平射砲的砲口火到處發焰。一種雜亂無章的音樂會控制一切，那是趨於滅亡的可怕的序幕。

攻擊者臥在冒煙的內方堡壘之前，排哨向前推進了。隊伍紮在露營裏。雖然上星期流了很多的血，但是沒有人想着睡覺。所有的人都觀察堡壘頂上噴火。比利時人的回射甚為薄弱。

十月八日過去了。砲火還是持續地放，毫不減少。步兵逐漸走近要塞。

以後又到夜裏。現在以砲作回答的堡壘差不多一個都沒有了。它們都破碎了。

十月九日黎明，下了衝鋒的命令。天氣有下雨的模樣。軍隊進攻極其勇猛。他們根據奪取外部

堡壘的經驗，絕對相信白礮的工作可以成功。

幾點鐘之後，內方堡壘帶的整個南線破裂了。城內到處燃燒。房屋都敵在攻擊者之前。

下午最後的抵抗疲弱了。軍隊衝進安特衛普，虜了分散的比利時人和英人，並且通過城市達到些耳得河畔。

自十月七日起，比國野戰軍和英軍已經向西撤退，越過聖尼科拉斯¹²了。攻城的人數很少，故不能封鎖要塞。柏塞勒開始追擊。留着萬不可少的隊伍，以便監視俘虜。戰利品中有五百多尊礮，即整個要塞的礮。

最先只有第四補充師，在些耳得河那邊去追逐退卻者。敵軍一大部分都被逼到荷蘭境內去了。它們在那裏被解除武裝，被監視着。還有許多因柏塞勒緊逼着，乃以強行軍向西逃去。

這是一個瘋狂似的賽跑，它的速度在戰史上是唯一無二的。十月十四日第四補充師到了布

律革¹³。再過一天之後，預備兵從羅斯頓德¹⁴的沙灘中上去，沒有遇着困難就看見了海，然後毫不喘氣，沿着海岸向西南追擊敵人到敦基成。¹⁵

這時候，在這裏逐漸發生了完全新類的事件。

福根海將軍馬上把德國總司令部從盧森堡移到美最耳·沙勒微爾。他現在在一、七、二、三、四和五路軍的緊後面，即訥永¹⁶與凡爾登之間。他可以好好地看到它們作戰，迅速頒佈他的命令。西戰場作戰的形勢完全變了。從凡爾登向南直到瑞士邊境上的德軍北翼，似乎完全麻木了。在這塊不能期待一個決戰。在中軍也呈現了陣地戰的嶄新形式，當時人以爲陣地戰是迅速就要了結的一種過渡階段，它是完全由自己一天一天發展的東西。開始甚微，最先幾乎沒有人注意，也

13 Brège 比利時西福耶登省會，濱布律革遜河。

14 Ostende 比利時西福耶登省港口和浴場，濱北海。

15 Dunkirchen 法國諾爾省(Nord)的港口和要塞。

16 Noyon 亦譯那雲，法國鄂阿塞(Oise)省城名，濱鄂阿塞河。

很少有人提倡，在這邊和那邊都完全一樣。更沒有想到，陣地戰將成一種新式的學術。

德軍的右翼一二兩路軍——七路插在這兩路之間——也停頓在訥永和雷姆斯之間。無疑地，在這裏敵人也有相等的兵力，目前不能施行戰略運動。

但是在訥永與海之間，有二百公里寬的一個空地，它不但招誘人從事新的作戰，而且逼得人非作戰不可。那已經耽誤了的決戰，應該在這裏去找。但必須回到史里芬思想程序的底子上，方能成功。自北包圍的原則還須應用一次。

最初似乎當作戰略理想，當作爲了勝利可用的一種方法，不久顯現出來，那是在防禦上的一種應急手段。孤立的北翼有什末意義，霞飛比福根海還認識得迅速而且敏銳。他深信在中軍得不到好處，於是在這裏作孤注之一擲。

一種特殊的情勢，使他佔了德國人的上風。他在期待中軍勝利的時候，已經在阿眠集合了一路新軍。它的總指揮是卡斯泰諾¹⁷將軍。霞飛把他從洛林調來，正如毛奇從那裏把赫林根調到聖

17 Castelnau

昆丁一樣。但是當戰事偪着毛奇調赫林根帶着第七路軍到克魯克東邊，對於延長包圍翼並無價值的時，霞飛卻派了卡斯泰諾一個比較重大的任務。

法國人驕傲地稱這路新軍爲「追擊軍」。它應該從阿眠向聖昆丁前進，使德軍歸於消滅。摩拿利在巴黎東北未曾完成的事業，它必須在這塊——法國土地還沒有被德軍皮鞋所「踐污」的地方——去完成，毫無疑問。

九月二十一日，「追擊軍」開始從阿眠前進。爲適合它的特殊任務起見，它得了許多騎兵。勝利似乎是一定的了。霞飛已經打了勝利的電報到巴黎去。

但是事實怎樣呢？卡斯泰諾報告他在巴坡謨¹⁸和洛阿¹⁹之間遇着了敵人，並且展開作戰。霞飛心裏不安起來，馬上又以爲不要緊。他想到，卡斯泰諾將與德國騎兵作戰，那騎兵原來是遮掩北翼上面的空地的，他很快就了結他們。

18 Bapaume 法國巴得卡雷 (Pas-de-Calais) 區的城名，與阿眠聖昆丁成三角形。

19 Roye 法國鎮名，在巴坡謨之南，亦與阿眠聖昆丁成三角形。

法國大本營發熱似地等着繼續前進的消息。

晚間，卡斯泰諾報告，他受了重大損失，並且費了很大的力，纔能抵禦德軍的攻擊。他的整個正面都陷於劇戰之中，在已達到的戰線上，不能越雷池一步。

站在卡斯泰諾之前的，是哪些新來的德國隊伍呢？毛奇已經把巴燕太子統率的第六路軍的大部分，從洛林調到右翼。福根海更盡量加速那種運動，並且把該路總指揮部也移過來。

霞飛和福根海都在索姆河畔埋葬了一個勇敢的希望。但是各人都堅持着他的計劃。且爲局勢所迫，不得不然。他們還應該繼續向北旋回。在這裏，霞飛又比福根海迅速而堅決。

這幕戲差不多和前一幕相同。霞飛在阿拉斯²⁰的西邊，又集合了一路新軍。它的總指揮是摩得意²¹。摩得意在培丟恩²²和阿拉斯之間，卽位於中央的有名的羅累托山²³，遇着正執行伸翼了

20 Arras 法國北部巴得卡雷區的首府。

21 Mauduy

22 Bethune 法國城名，在阿拉斯北。

23 Lorettohöhe

作的德國第六路軍的右翼，奪羅累托聖母教堂²⁴的戰鬪，甚是激烈，兵士從兩面撲上山去。在惡烈戰鬪之後，教堂的殘墟留在戰線當中。

西方的正面又停頓了，向北延長了一百公里，它的方向完全朝北。如果它是從東朝西，和在凡爾登與訥永之間一樣，就可以節省許多德國軍隊。霞飛有兩次先著祖鞭了。

安特衛普還固守着。比利時的西北角上，還沒有一個德國兵。整個比利時的海岸還是敞着沒有主人。

現在應該決定的問題，是德國人是否要在福郎登²⁵得到一個潛艇根據地。德國統帥部把這個問題看得十分重要。

英國覺得這塊是與它的生存有關係的地方。倫敦政府向法國內閣要求仔細注意英國的利益，語勢極為嚴厲。費賚起沒有讓英國遠征隊在恩河流域的絲毫傾向。同時比利時海岸卻兵不血

²⁴ Notre Dame de Lorette

²⁵ Flanders 比利時西北地名。

及地落到德國人手裏。費贊起看到因為法國軍事領袖的無能，弄到這步田地，覺得異常糟糕。

正在討論的時候，安特衛普陷落的消息來了，猶如鎗擊一般。德國各師團已經以強行軍趕到俄斯頓德去。英國人看到這，甚為切齒。雖然法國北部的鐵路車輛已經極不敷用，但霞飛仍答應了英國人的要求。英國人極迅速地離開恩河正面，在部羅涅²⁶的東邊哈塞布陸克²⁷附近會集。新從英國本部運來的各師團已經在那塊。它們迅速向北延展。費贊起在敦基成的東邊，還把從安特衛普跑來的比軍收容到他的隊伍裏。柏塞勒的隊伍已經接比軍之踵而至。

北海阻止人們前進。自北包圍的思想已經停止了。雙方的軍隊好像靠着一架無形的梯子的階級，從東西南方逐漸上升，都達到了北海，一個窄狹的潛艇根據地還留在德國人手裏。費贊起要是去攻擊，必須有相當的準備時光。

但是福根海不只是一要這個根據地就算了。他最後預備沿着海岸施行一次激烈攻擊，以打破

26 Boulogne 法國北方的海水浴場和港口。

27 Hazebronnk 法國鎮名。

正面的僵局，在公開的野戰中奪取勝利。

在福郎登，夜裏已經有些涼意了。那是十月的中旬。

村莊，籬笆，田野，兩旁長着白楊的大路和縱橫的水道，呈着紛亂的現象，漫無涯際。那地方好像一個翻倒了的兒童積木箱一樣。

馬路上充滿了前進縱隊。一切都朝着西方，朝着落日走去。他們是從下車的地方，根特和布魯塞爾西南的中間來的。

長着鬍鬚的人，在剛離學校的青年人當中走着。好像德國大學教授帶着大學生旅行的樣子，不過有一種奇異的變化，因為穿的是軍服。軍官大半是比較老的人，本來都已退役，但是少年的熱情傳染了他們。

鋼盔和槍身都有鮮花和綠葉做裝飾。從早到晚都聽着行軍歌的聲音。只有在中午正熱的時

候是寂靜的。

不，人們並不注意行軍的辛苦。人們咬着牙齒，筆直朝前看着，向白楊樹走去。

行李壓着身體，腳走得痛。面帶笑容，口裏唱歌。

在福郎登，夜裏已經有些涼意了。

快到早晨的時候有霧升起，它們蹲在籬笆中間，彷彿是這次前進中的沈默客人。

人在棚布下凍着。自然也有各種各樣的思想來到。但是到了白天裏，一切又和平常一樣。少年人的快樂心情是不能壓制的。

在露營火旁，老先生們述說一八七〇年的情形。他們那時都是小孩子，還記得很清楚。他們描寫如何展開去攻擊，如何作成二重散兵線，從左右前進，並且一班一班地從邊上挨次朝前跳躍。但是爲要保持聯絡，成排比較好些。拿着指揮刀的軍官站在正面前三十步，嚮導在他的左右，喇叭手在連長旁邊。最重要的是間隔和距離。以後就吹號。每個人都懂得號音，那號音短促，斬截而乾燥，干遍一律地鼓動兵士前進。退出子彈，免得有人死亡，免得因爲過早的槍聲，使敵人知道戰線。在可能

範圍之內，一切都用刺刀去辦。刺刀戰是最要緊的事，敵人那邊卻受不住。

青年人張開眼睛聽着，一個字都不失掉。他們將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雖然會踢足球，嚼橡皮糖，甚至於每個人都帶着一個網球拍子。但是他們作戰也和做一種運動會一樣，只在某種程度之內感覺興趣。遠征一事在他們看來，只是法德兩國人的足球比賽。他們是穿着淡色褲子和乾淨毛織短衫的公正人。他們很注意怕把自己弄髒了。因為這整個事件不值得把自己弄髒。他們在德國第一路軍前像兔子一樣地快快逃走了。

人人都這樣說。沒有人告訴他們，英國隊伍大半是由訓練過的，在殖民地戰事中有經驗的兵士組織而成，他們的特長在於善會利用地形。

這是一種燥急而嚴肅的期待，一天一天地增高。從今天起或許還有四個晚間，明朝還有三個……後天還有兩個……以後就要開火。

人們在衛戍地方受了六星期的訓練。下士的原則，是他們應該忘記自己是個平常的人。爲了馬上準備作戰，一切都願忍受。他們或在餘忒堡²⁹，或在得培利次³⁰，或在明星根³¹，或在挨爾孫普

恩³²軍隊演習場上過了兩星期，又在師團建制中作戰鬪演習，並作強迫射擊訓練。

我的上帝——在那塊常是如何混亂，人們對於白鬍子老先生，是應該如何忍着不笑！現在到外面已經好了。但願人終於達到前線。無論作成班縱隊，作成行軍縱隊，作成散兵線，向左並進或者向右並進，——一切都是那樣！只要有敵人在槍口和刺刀之前！

陣亡病死受了重傷躺到地上？『如果一顆子彈打死了我，我就不能回家鄉去了。』^{32a}『從心的深處發出像風琴的聲音，不過有點憂慮的情調，說：『誰在敵人面前被打死了，那是世上最美麗的死。』^{32b}』

是的……如果早晨吹了警號，如果各連都成兩行在市場上集合，如果在遼遠的東方，在庫爾

29 Jüterbog 勃蘭登堡的縣城，在柏林西南六十公里，有砲兵學校和射擊場。

30 Döberitz 軍隊演習場和國防軍駐紮地，在柏林附近。

31 Münsingen 符騰山 (Württemberg) 那的城名，練兵場。

32 Eisenborn

特累³²和根特的老後面的天上站着朝紅的時候——間或也唱「朝紅，朝紅……」^{32c}
在福郎登，夜裏已經有些涼意了。

大半由戰時志願兵組成的四個軍團，與柏塞勒的軍團相合成爲一個新的四路軍。在香賓的舊四路軍解散了。新的四路軍集合在俄斯頓德和庫爾特累之間，於十月十五日準備對海邊納波爾³⁴和里斯河間的正面，朝麥爾維爾³⁵進攻。

兩軍的衝突極爲劇烈。青年隊伍完全照着操典，直向敵人衝去，其不顧性命，可謂從無其比，而敵人卻是善於利用一切地形優點的能手。

在地克斯木頓，比克斯、特蘭格馬克、巴生得勒、貝克勒累、荷勒俾克、維特沙忒和麥新³⁶附近，

32 a b c 德國三首詩的首句。

33 Courtrai 比利時西福郎登的城市。

34 Nieuport 比利時的港口，在西福郎登濱衣塞爾河（Yser）。

35 Merville

發生着惡戰，含有中古時代的怨毒。德國青年的花，成了獻身沙場的能手。

在上面的北方，在沙灘上和衣塞爾河流域的東方，第三預備軍團於柏塞勒指揮之下，在這道小河附近作了十天的戰鬪，向這塊推動。第十二預備軍團於一度流血巷戰之後，第一次取了地克斯木頓。第十三預備軍團在德利·格拉悉騰³⁷逼近到衣塞爾運河，此運河自衣塞爾河通伊彭。第十六和十七預備軍團，在舊福郎登母市孤形的周圍，與英人作極度的惡戰。接在南邊的第一路軍，將它的北翼向伊彭南面上有刻麥爾³⁸峯的低塊狀山麓推進。戰事直到里斯河，蔓延到一百多公里寬。

戰事延長到兩星期，這在以前都以為是一種不可能的現象。十月底，纔確定突破伊彭之北的事難於實行。犧牲太大。地形給了防衛者以許多利益。

36 *Dixmuiden, Bilschoote, Lengenaerck, Paschendele, Bevelare, Holleke, Wytachete und Messines* 均伊彭附近地名。

37 *Drie Graachten*

英國人和比利時人在困苦中，從老遠的北方喚來了一個有力的同盟軍。十月二十七日，他們打開納波爾的水閘門。海水衝進來，灌滿了直到地克斯木頓的地方。

最初，人以爲這是由於陰雨連綿，從地下長起來的水。後來第三預備軍團的隊伍都站在水裏，水到膝部。以後他們只得到較高的地方去看望。水升到腰間。水面越過越寬。

海水正在向前進，是沒有疑惑的了。攻擊者過水，救護傷兵，朝後退，直到靴子踏着乾地爲止。洪水分開雙方作戰的人。榴彈的彈道卻在上面縱橫交錯，毫不停止。

伊彭周圍的戰事因此越發劇烈。

六路軍的北翼改編成一個特別戰鬪集團，由法貝克³⁹統率。在別個戰線上節省下來的新戰隊開來了。十月三十日開始突擊。

桑特佛得⁴⁰與荷勒俾克都陷落了。十月三十一日，二十六師的各團，從里斯河的低地上來，於

38 Kennel

39 Faabeck (1894-1916) 普魯士的方面軍長。

劇烈迎戰之後略得麥新。他們的眼光已經到了背後伊彭平原上了。

戰事已經到了極劇烈的地步。費賚起以爲不能支持了。但是福煦將軍說有一支法國軍隊來救他。霞飛在十月四號已經組成了『諾爾⁴¹兵團，』由福煦將軍指揮。所有在索姆河及海岸間的一切隊伍都隸屬於他。十月十九日，他派了一個新的支軍，在杜爾巴⁴²將軍指揮之下，插入英比兩軍之間。

幾部分的法軍在地克斯木頓加入戰事，從德國志願兵手裏奪了這個正在煙霧薰天已成廢墟的村莊。

現在組織第二個德國突擊隊，由林心根⁴³統率。該隊以劇烈的武力，於十一月十日，再向伊彭東南敵軍正面遠遠突出的弓形地帶進攻。

40 Zandvoorde 伊彭附近村名。

41 Nord 法國省名，與比利時接界。

42 d'Urbaï

43 Linsingen

在北方志願軍又奪取了地克斯木頓，並且守着，抵抗一切法軍的反攻。那法軍都是法國最好的隊伍。

林心根不能前進。費賚起派新隊伍到那盆地裏。

十一月十一日，普魯士禁衛第二師，沿着伊彭大道的兩邊，越過徹盧未爾特⁴⁴，向美能⁴⁵，在劇烈頑戰中，阻止敵人在森林和籬笆中的反攻。

福郎登的秋雨已經開始了。土地變成了泥濘。彈痕都是水沼，隊伍從水沼周圍的窄路上走。損失異常重大，達到了未之前聞的高度。

十月中旬戰事逐漸分化為陣地戰，停頓在第一次舉行政擊的地方。雙方軍隊都疲倦得要死。他們紮在的地方，距離極近。

兩軍相隔三十公尺，都集在彈痕裏，能够延至幾天幾星期之久，這也是未之前聞的事。手榴彈

44 Chelweitz

45 Meinh

怒吼地來來去去。如果敵人那邊有個人吸紙煙，我們都可以看得見。我們可以聽到他們低聲說話。在白天裏只一舉手，不招惹槍聲是不可能的事。夜裏，如果聽察哨像猛獸一樣巡邏，就有光彈上升。

德國隊伍的眼光，從北方，東方和東南方都朝着伊彭。

馬丁教堂的塔樓都破壞了。麻布廠的屋頂都四分五裂了。在那座臥下慢慢死去的城中，還有將熄的火在燃燒。

第七章 進攻波蘭

興登堡、魯登多夫兩人仔細考慮，看他們怎樣纔能最迅速並且最穩妥地去幫助處境極爲困難的奧國人。三索諾夫是殲滅了，勒嫩坎夫目前不致爲害，東普魯士是解放了。

尼可來 尼可來貢維次第一次的大攻勢，是對着東普魯士的北翼和加里西亞的南翼的，只在南方得着了成功。奧人受了重大的損失，聚在衛斯洛卡河後面和喀爾巴阡山口。普爾則密斯爾有庫斯馬內克¹將軍帶着的五萬奧軍被包圍着。這是一種有計劃的圍攻。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一到奧軍沒有重炕麵包和肉罐頭時就要解決的。

反之，俄軍在東普魯士的攻勢，得着了一個不只是悲哀的結局。但是這要什末緊呢！巨大的俄國人源逐漸開始流來，三十多萬人的損失迅速地得到了補充，而且因爲補充的人過多，反超過了

¹ Krusmanek

未受損失以前的人數。

巴黎和倫敦都催俄國人進攻。在西方，瑪倫河戰役也找着了它的結束。協約各國漸漸地覺得它們並未得着勝利，只是達到了減輕德國壓迫的程度。現在應該輪到俄國去實行它的任務。人把它幾十億法郎做什末呢？

但是尼可來·尼可來員維次需要時間。他在東普魯士看到了一個數目少得可笑的敵人能夠幹了些什末。這一次再不准臨時敷衍了。他要穩妥行事。戰事應該有個解決。

在東有兩個原素，除隊伍的勇敢和忍耐外，一切都建築在那兩個原素上面。第一是與登堡元帥和他參謀長魯登多夫業已兩次得到證明的指揮天才。第二是德國各軍團在這巨大區域上的非常運動，這一層第一應歸功於德國鐵路網的優良狀況。這兩件事實給了東方戰爭一個特徵。

孔刺德實行他戰略思想順序時，具有天才，毫不費力，幾乎近於遊戲，辦得太快，福根海實行他的戰略時，極端精細，有計劃地深思熟慮，並賦有計算的毅力，可是辦得太慢，太無想像力，反之，在東方的兩位德國軍事領袖，卻具有這兩方戰術的長處，幾乎成了一種理想的混合。德國已經在開始

預想，直到現在爲命運所拒絕的領袖的二重人格，在這裏產生了。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在實行馬蘇爾湖戰事中，已經在考慮並準備援助奧國人，他們想到要從東普魯士的南境去擊華沙。他們要出乎紮在波蘭中部的敵人的意外，襲入北方的側面，並且沿着側面深擊敵軍的背部，給奧人一個刻不容緩的援助。福根海否決這種思想。照他的意見，援兵應該派到奧國人附近些去。波蘭東北部離得太遠了。等到一種這樣作戰的結果成熟了時，那奧國人已經完了。

興登堡讓步。現在他要從波森²的南面，大約沿瓦忒河³而上，去開始攻擊。他的目光總是在走到敵人北方的側面。坎泥思想總是支配着他的總指揮部，而且到處皆然。他們不獨只要戰勝，而且要殲滅敵人。

福根海又拒絕了，他覺得波蘭東北離奧國人還是太遠。他規定新作戰的出發點，應正對着奧

² Posen 原爲德國東部省名及省會，現屬波蘭。

³ Warthe 俄得河 (Oder) 的右岸支流。

軍向北延伸的左翼。集中區域是上細勒西亞。⁴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聽取福根海的理由。奧國人的困難給了這個決定。自然這兩位指揮官也用盡全力，要打個勝仗。但是他們也不放棄別種的可能。或許別種可能將來還可實現。

集中需要較長久的時間。軍隊應從東普魯士的東邊，經過西普魯士、波森、下細勒西亞到上細勒西亞。對於俄國鐵砧施以不斷鎚擊的第一原則，不得不違犯了。

不可能的事竟變成了可能。那支八月三十日在松山，九月十三日在馬蘇爾湖東邊打過仗的隊伍，於九月二十六日又集中到上細勒西亞。他們穿的軍服都不是最好的了——經理部不能夠辦得這樣快。靴子後根都跑彎斜了，在安革爾堡退到外悉塞爾河後面，以後又到松山、鄂爾忒爾斯堡和維倫堡，以後又上去，越過安革爾堡並向科甫諾和格羅德諾那邊去。沒有靴子能支持這樣久。馬匹也沒有發光的鐵掌了。短鎗兵都有鬍子苗，慢慢地長成滿腮鬍。各連都有生力軍來補充。每逢半個月打一次仗，並且以後又行軍，彷彿鬼作前衛尖兵似的。間或也乘火車。這一次又要怎樣呢？但

4 Schlesien 原為普魯士的一部分，在俄得河上流，分上下二部，東南為上，西北為下。

是興登堡一定知道。

他們現在不叫第八路軍了。他們分開了。有幾個軍團仍爲八路軍，留在科甫諾和格羅德諾前面，卽勒嫩坎夫在他第一次涅門河軍受了嚴重損失之後，重建他第二次涅門河軍的地方。新近甚至查出還有一路新軍，第十路軍，紮在勒嫩坎夫之南。

在松山打過勝仗的所爾茲將軍的第二十軍團和馬肯森將軍的第十七軍團，是組成在上細勒西亞的新九路軍的基本隊伍。此外尚有第十一軍團和禁衛預備軍團，它們已經對勒嫩坎夫作過戰。第九路軍的總指揮是興登堡，同時他也是東方一切德軍的司令。窩易爾士的後備軍團曾於與軍打第一次敗仗時，保全了與軍的左翼，使不潰敗，現在加入九路軍，組成該軍的右翼。

孔刺德不肯放棄這次新作戰的司令權，如果要與軍來參戰的話。這是過於自信與匈軍隊的光榮的原故。反之，他覺得當然應以全力策應。

此外，他要利用機會，把全部與軍從衛斯洛卡河口，撤過喀爾巴阡山到布柯維納這邊的台斯河，從昏迷中拉出來，求一個新的勝利，求一個解決。他痛心勒謨山和散河的創傷，要恢復多瑙

帝國已經銷沈了的勝利希望。

所以由丹克爾指揮的第一路奧軍得了命令，應同德國第九路軍在同一戰線上，對散河口作戰。以前由阿芬山統率，現在由約瑟·斐迪南大公統率的第四路軍去救普爾則密斯爾，在惹羅斯老渡過散河。第三路和第二路軍從喀爾巴阡山口下來，奪回勒謨山和塞勒斯河線。

這是一個勇敢的計劃，是對於那受了第一次打擊還沒有復元的奧國軍隊一種巨大的要求。就情勢看來，自然它們的突擊含有主要攻勢的性質。德人將擔任這次作戰的北翼。

第九路軍於九月二十八日，從克拉考——十字堡⁶線，騎馬式地集中到卡托維次——歧爾

策⁷——拉敦⁸——伊凡哥洛得鐵路的中部。東普魯士的勝利者知道什末叫做行軍。但是他們

5 Theiss 多瑙河左岸最大的支流，發源於喀爾巴阡山，流過匈牙利低原。

6 Krenzburg 上細勒西亞的縣城。

7 Kielce 波蘭城名，在克拉考之北。

8 Radom 波蘭城名，在外悉塞爾河中流之西。

在這裏還要學些新的東西。

俄國的警戒線突然被越過了。五天之後，九路軍在歧爾策兩旁作戰，奪取利薩哥拉山脈。過了兩天，越過了那條山脈。奧國第一路軍勇猛參戰，沿着外悉塞爾河，用力向散河口前進。

其他奧國軍隊的前進，與孔刺德驕傲的期待不相符合。第三路軍雖然去救普爾則密斯爾，但是它的各師團都在散河旁邊停住了。右翼的第二路軍簡直沒有達到加里西亞平原。只是在布柯維納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但是這種結果，不足令人作從南邊去席捲俄國人的思想。

但是現在尼可來·尼可來貢維次大公顯出他十分巧妙的戰略了。當他知道德軍在波蘭南部作攻擊準備時，他就完全改變方略。以前他作戰的重點在兩翼，即東普魯士與加里西亞，現在他叫他隊伍的大部分湧到波蘭中部，以便從華沙和伊凡哥洛得區域出來，對於德軍北側施行一種極爲強烈的打擊，抵抗波蘭南部和喀爾巴阡山中間的德、奧軍的前進。

尼可來·尼可來貢維次不獨只是想抵抗敵人的攻勢，他的作戰思想尚有一個較高的目

的。時季還容許作一個偉大的戰事。以後雨和泥濘就要改變一切了。那個巨大隊伍，以後被世人名為俄國「汽轆」，在華沙和伊凡哥洛得之間，差不多已經集中完畢。三十個軍團都在準備前進。強固要塞更足爲此作戰的後盾。通過波蘭和細勒西亞便可以拿柏林了。

德國第九路軍和奧國第一路軍愈是前進，則敵人的壓迫愈是顯著。德奧兩軍應同極佔優勢的兵力周旋，不久就成了沒有疑惑的事了。戰事的經過逼着同盟軍的指揮部，逐漸把他們的兵力，送到敵人抵抗最烈的東北方面去。所以原來向伊凡哥洛得作戰的第九路德軍，現在幾乎以華沙爲瞄準點了。奧國第一路軍從散河口轉向伊凡哥洛得。

這兩路軍隊還正在前進。但是幾天之後，就發現局勢異常的嚴重。大公給了他「汽轆」集合的命令，準備直接包圍德國第九路軍的北翼。在被捕的俄國軍官身畔搜得作戰命令，證實了這一切。在這個嚴重時間內，德奧的攻勢便告終結。現在應作完全新的決定。

直到現在勇猛同行的奧國第一路軍的隊伍，遇着俄軍從伊凡哥洛得出來的突擊，迅速地就

疲憊了。丹克爾陷於動搖。他退到拉敦。這是奧人不與德人為統一作戰的報應。

德國第九路軍的先頭部隊，紮在華沙外堡的旁邊。中軍的前衛在皮利卡河 10 口，看到緩流的外悉塞爾河，認識河那邊俄國人掘的紛亂的塹壕。十天前德國人還紮在二百五十公里遠的上細勒西亞時，俄國人就築了堡壘，彷彿要作一個長久的陣地戰似的。

德軍各師部已經在作渡外悉塞爾河的準備。他們沒有想到別的，只想到要貫徹對華沙和伊凡哥洛得的戰事。按照屢試屢驗的模範，要以野外的作戰去克服要塞。隊伍因為經過南部波蘭，作了十天之久的強行軍以及持續的戰鬥，都弄得精疲力竭了。但是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一定知道，隊伍還能夠做什末。

他們的確知道。他們篤信一個基本原則，即在一次作戰結束時，就應該準備二次作戰，現在他們的計劃已經完畢了。這一次不是包圍和殲滅。這一次是比較痛苦的事。退卻到出發的陣地裏，放棄一切。在戰略上前進的大師，變成在戰略上退卻的大師了。

波蘭地方的淫雨來做陪伴。大道都變成了溝，充滿了泥濘。車輛停頓着，碾沈下去。波蘭南部的平原展開着，茫無涯際，一個唯一無二的惡濁水溜。遠處是利薩哥拉山。十天前軍隊從那山上過來。現在又要走過去了。

就距離講，行軍的目的差不多都是殘忍的。此外還有根本毀棄一切有軍用價值的建築和設備。高級司令部對於這件事非常注重。在前進時到處都有了準備。橋樑和鐵道都飛到空中，十字路都轟炸了。目的是要敵人不能找着能够加速他的前進的任何東西。

但是這個可為模範的唯一無二的退卻，在道德方面的作用也達到了極點——沒有一個兵士在某一小時內發生這裏有什末不對的感覺。他們知道總指揮部有充分的原由。在這塊的退卻只是要為新的攻擊作個底子。攻擊與退卻溶和為一種整個的戰略行動。兵士覺得退卻只是勝利的一部分。這是一種盡善盡美的指揮者的功業。

德國各師退到克辰斯托毫^{II}和十字堡，以便脫離敵人在北方的包圍。

11 Czestochau 波蘭瓦武河畔的城名。

俄國大公令他的汽轆連鈍的運動，右邊對着波森，左邊對着布勒斯勞。¹²奧國人又放棄了一切的獲得這次甚至於到了泰諾夫¹³左右的杜納耶克河¹⁴後面方纔停住。

在這些悲傷的日子裏，在他們自己受過嚴重試驗的各軍團的退却中，東方兩位軍事領袖的意力，豐富的機智和堅定的勝利信仰，已經在從事一種第二次轉變命運的新的作戰。

魯登多夫到柏林去。事件的發展，使最高統帥部和東方作戰司令部有番詳細討論之必要。福根海也從沙勒微爾到柏林來，兩人在那裏相會。

魯登多夫覺得到了一個另外的，使他不能了解的世界。他後來寫道：「自從戰事開始以來我所經過的異常緊張與柏林的行動的分別太大了。」咖啡店和娛樂場所都充滿了人。街道上盡是

12 Breslau 普魯士下細勒西亞的省會。

13 Turnow 波蘭南部（加里西亞）的城市，濱杜納耶克河。

14 Dunajek 外悉塞爾河的右岸支流。

快樂的生涯。人們向他歡呼，把他當做兩次戰爭中的勝利者，當做東部的解放者。

魯登多夫甚為驚訝。他的隊伍都在退卻，都在使用他們最後的力量。人還不知道，俄國大公不是完全認識了情勢的便利。波蘭正在落雨。人們在那裏有許多不知道快樂與歡呼了。奧軍向杜納耶克河後面湧去。這些情形差不多太難堪了。魯登多夫把東普魯士和波蘭的情勢，向福根海講得清清楚楚的。孔刺德急切地請德國增援。但福根海毫不疑惑地說他暫時不能發援兵。福郎登的戰事甚為劇烈，他常是期待在那裏有個勝負。

國內在慶祝勝利！

與福根海的討論，令人不快。兩人都有許多心思。魯登多夫的戰略的意志，遇着福根海的冷靜的頑強，雙方都不歡而散。

但福根海對於東方命令權的急須改編，終於允許了。興登堡把第九路軍的指揮權交給馬肯森。他現在只是東方的總司令官，帶着他的司令部到波森。東普魯士、西普魯士、玻美爾、波森和細勒西亞各省都隸屬於他，當作戰事區域。

對於此外企圖的作戰，魯登多夫還不能有什末報告，因為關於這方面的各種計劃都還沒有成熟。一切都要看俄軍的前進是否實在停頓了，九路軍是否恢復了它作戰的自由，纔能定奪。

在德國國內還沒有完全知道東方忽然發生了如何非常的危險以前，排除那危險的打擊已經下了。

德國隊伍不顧一切從集中區域，即現在九路軍的退卻區域，撤退了。奧軍也舉行大規模的改編。這些運動終了時，在克拉考的北方，從右至左，繫着奧國第一路軍，窩易爾士的德國兵團，奧國第二路軍和德國九路軍留下的各部分。德國九路軍的主要部分，在退卻中時，被輸送到波森與託爾恩¹⁵中間的地方，該處直到現在，只有幾營國民軍實行國境守備。在東普魯士的第八路軍，不得不撥出一切可缺少的兵士，來增強第九路軍。

爲了不要八路軍受穩定的犧牲，採用了一項特別痛苦的辦法。該軍毫不作戰，從科甫諾及格

15 Thorn

原爲德國西普魯士城名，外悉塞爾河右岸要塞，現屬波蘭。

羅德諾正面撤退，重新放棄東普魯士的幾部分，到的爾西特——袋省能——安革爾堡——里克線上準備抵抗。在此期間那塊名經築了一個持久的陣地。這就是驅逐勒嫩坎夫，肅清東普魯士敵人的馬蘇爾湖之戰開始時出發的陣地。

福根海終於從西方撥了幾個軍團來。伊彭之戰逐漸終止。各軍團應該先橫貫全部德國。從步行上車到下車步行的地方，至少需一星期。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已經在前進。興登堡再不能等了。

十一月十一日，馬肯森領着第九路軍攻擊。他的左翼依托於外悉塞爾河畔，在托爾恩附近；右翼依托於瓦忒河畔，在格涅森¹⁶東南。這又是在松山，在馬蘇爾湖，在華沙和伊凡哥洛得打過勝仗的軍隊。他們每隔兩星期變化一次，彷彿他們的力量無窮盡似的。俄國大公站在一個謎兒的前面，莫明其妙。

兩天之後果實成熟，那時馬肯森已經在洛治¹⁷半路上作戰。俄國中軍中止前進。汽轆停頓起

16 Gnesen 原爲德國波森省的城市，現屬波蘭。

來。大公以其堅忍不拔的精力，抵抗一切連命的打擊，把他的預備隊伍送到北翼。但是無益於事。北翼慢慢地變，並且屈折。馬肯森的隊伍紮在洛治城外，俄國軍隊在那塊擠成一個亂堆。

表面看來，洛治之戰似乎可以發展成功一個新的松山之戰。但是馬肯森頂外面的左翼，向前跳得遠了，單獨地陷於嚴重的困窮地步。俄國人從華沙調新隊伍來。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五預備軍團的全部和禁衛第三師完全被包圍了。他們紮在布爾則齊尼¹⁸，向各方面作戰。俄國人想『爲三索諾夫報仇。』輸送德國俘虜的火車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有三個師團向後轉。在前面的是利次曼¹⁹將軍統帥的禁衛第三師，向敵人後方去。夜間，那包圍的環已被打成了幾塊。各師帶着他們全部輜重和一萬俄國俘虜來。

但是這唯一的一路德國軍的攻勢已經疲憊了，俄國大公曾以一軍團一軍團地去對付它，不

17 Lodz 波蘭城名，濱洛特卡河(Lodka)。

18 Brzeziny 波蘭城名，在洛治的工業區。

19 Litmann (1860—)

料他自己的中軍也衰弱下去，把到細勒西亞、波森和柏林的思想都埋葬了。雖然從西方來的德國軍團現在都到了，攻擊還只是一步一步向前進。洛治於十一月六日攻下，洛威次²⁰於同月十五日攻下。

自從馬肯森的攻勢開始以來，俄國大公已經損失了二十五萬人。德國人捉了八萬俘虜。東方又拯救出來了。由一個未曾有過的、勇猛的、富於韜略的戰爭中拯救出來了。

德國人奪取洛治和洛威次的那些日子，奧國人在利馬諾瓦²¹對於克拉考南面新闖進的俄人，也得了一個重要的軍事上的成功。他們在三天的防禦戰中阻塞着俄人到德軍南翼的路，因而補充北方德軍的成功。洛治之戰和利馬諾瓦之戰組成一個戰略上的統一。俄人進細勒西亞有兩條路，一從波蘭，一從加里西亞的西部，現在都阻塞着了。

俄國冬神的利爪也伸到波蘭來了。但是大公還沒有想到把他的隊伍遷到斯壕裏去。

20 Lowicz 波蘭城名在洛治之東北，華沙之西。

21 Limanowa

第八章 喀爾巴阡山與馬蘇爾湖

西方協約各國的責備是很嚴厲的。俄國的結果在那裏？它的結果與它那大言不慚的預言，成功一個什末比例？到柏林的希望比以前任何時都遼遠了。但是無論在什末地方，都應該叫戰事有個勝負的決定。人不可只是躺在塹壕裏，等候一切自然發展呀。

目前在西方不能得到任何成功，是顯而易見的事。法人、英人爲了捕獲德軍的衝擊，曾經盡了他們的死力。德軍整個的攻擊力，差不多都放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紮在北海和瑞士之間的堅固的正面上。

但是當德人得到機會，於來年春季震撼這個正面以前，俄國人還來了一次。一不做，二不休，兩次進擊都失敗了，只得再作第三次。重大損失的顧慮與俄國冬季一樣，都不得佔重要位置。人在冰雪中也可以作戰的。

大公知道他對於他的協約國應負什末責任，他最初攻擊德軍兩翼是失敗了，消滅中軍的企圖得到了一個悲哀的結果，現在他還要向兩翼試一試。尤其是對於南翼。十一月的各戰已經顯示奧軍是如何地衰弱了。

這是十二月。俄國的冬季白亮亮地臥在從默麥爾¹到折諾維次的廣大的正面上。在這裏只作過一次較大的戰爭。本月初間，奧國人在利馬諾瓦的三天戰事中，把從泰諾夫和培斯基頓²中間渡過杜納耶克河侵入的俄國人驅逐了。

這個局部戰事不會怎樣擾亂大公。他冷靜而強韌地準備他的新攻擊。那攻擊將在兩千公尺高的，完全為雪所蔽，為冰所蓋的喀爾巴阡山上舉行。

計劃是如此巨大，只有在一位有勢力的斯拉夫人物的腦筋中纔能產生。人們在那山上定要凍死的願虛，都在一切考慮之外。他對於俄國兵士還可以要求一切。他服從小父俄皇，還同服從親

1 Memel 原為德國港口，濱庫利灣，一九二三年割與立陶宛。

2 Beskiden 喀爾巴阡山頂外面的弓形，在捷克斯洛伐克東部。

愛的上帝一樣。一百萬人是犧牲了，再來一百萬，不用埋怨。

大公這個計劃，不獨只是準備重新攻擊那可惡的，曾經迅速了結俄國人對於他們中軍攻擊的德國人。他還要阻止德國人，不准他們那些薄弱的軍團在一千公里長的整個正面上到處演習，時而這裏，時而那裏，按照他們戰略上的考慮，去規定遲鈍的俄國隊伍的行動。這只有用一個根本的清算纔能成功。

勒嫩坎夫是從東普魯士消逝了。因為他當時無所事事，以致三索諾夫和訥勒夫河軍歸於滅亡，大公不會寬宥他。大公叫他暫時做在波蘭中部新組織的第一路軍的總指揮，但是這個極光榮的位置只是撤職的過渡。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新第十路軍，已經插到勒嫩坎夫的涅門河軍與三索諾夫的訥勒夫河軍的殘餘隊伍當中去了。十月，舊涅門河軍與新第十路軍合併。

這一路軍的總指揮是西威爾斯³將軍。

這一路軍逐漸得了許多軍團，以致到年頭歲尾時，西威爾斯有了二十五萬人，以便攻擊紮在的爾爾特安革爾堡和約翰尼斯堡，由柏羅將軍統率的第八路軍的單薄後備軍部隊和國民軍部隊，這一次要做個消滅德國軍隊的工作。

對於喀爾巴阡山口和到匈牙利去的攻擊，應在一九一五年一月第二週內開始。這樣或許能够把德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移轉到南方，因此在北方更易於殲滅他們。

孔刺德是個思想敏捷的人物，在這種情勢之中也不喪氣。他在與德國參謀總長討論的時候，提議德、奧軍隊在南北兩方，為一種新的共同作戰。與登堡極熱烈地贊助這個計劃。對於南部的作戰，孔刺德請求德國援助，與人在以前數度戰爭中所受的損失太大了。

福根海十分聰明，供給這個幫助。西線的寧靜，他的流血經驗之后而得到的認識，即目前莫想在法國有一次野戰，更使他容易作這個決定。他的智力考慮着，如果同時因為與人失敗種下一種大禍，那一切勝利對於德人都沒有益處。

於是組織一個德國南方軍，由林心根將軍擔任總指揮之職。隊伍和他們總指揮都是從德國東線來的。他們乘車過細勒西亞、奧地利和匈牙利，在鐵路上過聖誕節，集合於喀爾巴阡山中部南面的蒙卡契⁴。正月初間，他們接收奧國第三路軍和紮在布柯維納的普夫蘭折·巴爾丁⁵支軍中間的正面地區。在作戰上南方軍隸屬於扎刺德。在他方面，又有幾師奧軍受林心根的調遣。

喀爾巴阡山上的雪有幾公尺深。在特別寒冷的天氣，寒暑表指到零下三十度。前進的路都結了冰，難於行走。從山峯到山峯，在風吹雪舞的山坡上都是敵人的塹壕，遙遙相對。

德國隊伍遠離祖國，受一個生疎的軍事機關管理，得到一個全新的任務，都知道去適應。這件事應該辦成功。左右的奧國人，都有極誠懇極關照的友誼。他們對於德軍來助的感謝是真實的、坦白的。他們知道自己有什未毛病。

德國人不是要留在喀爾巴阡山上的，不是來賞鑑山間冬季的天然美景的。他們剛剛配備成

⁴ Munkacs 城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東部，濱拉托利加河 (Tatorice)。

⁵ Phantze-Baltn (1855—1925) 奧國的軍事指揮官。

功，攻擊的命令已下。孔刺德和奧登堡都以爲應該先發制人，在南北兩方去迎頭痛擊，以便制止俄國人預期的進攻。

尼可來·尼可來頁維次方面，似乎也有同樣的思想。在德奧計劃攻擊之前不久，俄人集中於布柯維納。大公不是要向最南部的側面加以衝擊，使同盟軍的攻擊失去根據地嗎？

普夫蘭折·巴爾丁帶着奧軍的南翼退卻。不久，他離七堡和布柯維納中間的邊境已經不遠了。在這塊喀爾巴阡山廣伸着它天然的壁壘。孔刺德不要在他實行進攻的前八天，任人奪去他作戰的根據地，派援軍給普夫蘭折·巴爾丁。普夫蘭折·巴爾丁受了林心根軍同時攻擊的印象，也能再事抵抗。現在俄國人退到科羅美阿和折諾維次去。

這時候林心根的隊伍上前集合。他們與俄軍的戰爭，忿怒而且複雜。敵人無論如何，都不肯放棄對於匈牙利平原的希望。每天都須有麻煩的準備。輸送和給養的困難，難以言語形容。裝置大礮是一項特別技術。夜裏的嚴寒更令人痛苦。

6 Siebenbürgen 喀爾巴阡山東部的地名，現屬羅馬尼亞。

雪落得這樣厚，以致人不能看到五十公尺遠。爲了直接射擊的利益，調了山砲兵來，保持步兵內的戰鬥連絡，幾乎不可能了。各班人都好像是在陌生地方的一組高山旅行家，大家都迷了路。

一月底，高山脈落到德國人手裏。喀爾巴阡山西南斜坡上沒有俄國人的足跡了。他們爬到山口北方的斜坡上去了。

這是緊急的時候。大公的各種準備已經就緒了。

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在伊凡諾夫指揮之下，向喀爾巴阡山正面集合，以便把奧國軍隊從山頂上驅逐下來，無論如何犧牲，在所不惜。

在這個巨大的俄國人浪從加里西亞平原向山口掀起以前，命運又給了大公和俄國一個新的打擊。

這打擊的時間短促，劇烈而且具有殲滅作用。它是由頂北方的德軍舉行的。它在兩星期之內，

又犧牲了大公一整路的軍隊。它來得是這樣突然，在大公從麻木中覺醒之前，那一路軍已經從地面上消逝了。

西威爾斯等候攻擊東普魯士命令對面的德國人似乎沈入於極深刻的冬眠之中，他們毫無動靜，顯然完全不知道他們要過着什末事。這一次，西爾威斯要比勒嫩坎夫做一個較好的工作。索諾夫的仇還沒有報呢。

大公爲什末猶豫呢？西爾威斯等得不耐煩了。人不能把一路這樣的大軍，持續在敵人面前隱藏着，雖然這個敵人還是這樣不注意，而且還有許多別樣的事要做。

俄國人在這時候築堡壘。他們密密地擠在一塊，弄得大家都互相討厭。該軍總指揮部對於築堡壘的事，不大十分注意。因爲在短時間內他們仍要向前進。但是各部隊總應該找點事做。又運動也足禦寒，這種寒冷也是俄國人的神經難對付的事。這時候，在的爾西特——約翰尼斯堡線以東被掠得的樹林，俄國受俄國人的姦擄燒殺。

二月樹林落大雪。約翰尼斯堡沙地上的樹林，洛民特森林，和普斯忒爾堡周圍的松樹，都

在雪壓之下彎曲着。路都被雪埋着認不出了。

以後突然極冷，颳着銳利的冰冷的東風，天朗氣清。

大地變成一幅白色的美麗的畫圖。湖沼凍成銀板。在散兵壕裏人還可以找到辦法。小圓鐵爐在掩蔽部中燃燒着，尚稱適意。藍色火焰升到雪上。

但是，在外面塹壕的哨兵卻凍得和冰柱一樣。那裏不能用力踏腳，不能用力伸臂，更沒有在家裏用的羊毛的護臉帽。這是一種悲慘的冷。人們想在肩膀後面，躲避從俄國人那方面吹來的寒冷的東風，但是沒有益處。

在全部戰線上是一個真正的冬季安靜，所有的人都與嚴寒作戰。這裏那裏有幾個礮聲，但沒有十分嚴重的意義。人只顧得禦寒去了。

在這個冬季美景之中，二月七日的清早，礮兵一齊射擊，射過約翰尼斯堡森林，那聲音好像湖上的冰炸了似的。在俄國軍隊對於突然發了瘋的德國人未曾充分驚訝以前，德國散兵縱隊已經

突破低地，過了森林的空處了。

西威爾斯將軍不相信他的眼睛和耳朵。德國人要在約翰尼斯堡做什末呢？顯然的，這是一項純粹地方事件。現在人要派一師生力兵，把他們從森林中擊退。

有人報告他，這是一種深刻的突入，已經達到彼塞克⁹。小河，一氣跑過全部森林，並且持續向北延長。這衝擊的深度在中部已經快到十五公里了。

西威爾斯咬着嘴唇。他的總指揮部急忙工作。最先應該查一查，爲什麼能夠發生一件這樣令人傷心的事變。一定在某某地方有某某人沒有盡他的職守。如果眼光完全注在喀爾巴阡山的大公知道了這件事，定要給一個嚴厲的處分。他們做得很好，把總指揮部給作戰統帥部的頭幾次報告盡量加以粉飾，說得毫不礙事。不等大公認識這突入範圍，就應該把那地方恢復過來。

夜裏同前幾夜一樣冷。尖銳的東風變成狂風暴，在清朗的天氣，毫不憐憫地向人類和動物吹來。人幾乎拿不住鎗了。腳凍得疼。

9 Prigol 東普魯士河名，其下游名華薩河。

二月八日，西威爾斯將軍覺得事情不好，嚇得一跳。當德軍突入約翰尼斯堡幾乎擴大到三十公里深和二十五公里寬的時候，在的爾西特東邊和袞賓能附近的德軍北方正面，也照南方的樣子辦。袞賓能東北和斯塔魯波能¹⁰附近的森林已經都克服了。頂北方有強大的敵軍縱隊經索勒爾¹¹森林朝南向喜爾文特¹²和皮爾卡倫¹³逼來。

中午有人報告，說南方德國隊伍破壞所遇着的一切，以其右翼平行地向波布爾河¹⁴，以其左翼向里克前進。

於是那幅畫圖展開了，十分清楚。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以非常的速度和極端的秘密，再把德國

10 Stalipnen 東普魯士袞賓能區縣城。

11 Schorrell

12 Schrwindt

13 Pillkallen 東普魯士袞賓能區的縣城。

14 Bobr 波蘭訥勒夫河的支流。

東方的軍隊，加以完全的轉用改編。他們把可以拿得到的一切部隊都從波蘭中部調來，再加上福根海送來的新軍團，在幾天內，使直到現在繫在的爾西特和約翰尼斯堡當中的德國第八路軍的陣地，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形式。目的是要把西威爾斯業已配備完全候命前進的軍隊，在他們不曾向前動一步之前，加以襲擊和殲滅。方法是一個新的坎泥之戰，用單薄的中軍，強大的兩翼。

在的爾西特和達爾刻門¹⁵之間，舊第八路軍之北，組織了一個新十路軍，由愛喜和倫¹⁶元帥統率。柏羅帶着第八路軍，防守達爾刻門與約翰尼斯堡中間的地區。在他面前臥着的馬蘇爾湖妨礙他。但是他應該帶着他的中軍和左翼，正如愛喜和倫帶着他的右翼一樣，盡量作長時間的抵抗。在約翰尼斯堡附近和南方，繫着屬於第八路軍的利次曼的部隊。

愛喜和倫的北翼是北方的鉗子爪，利次曼是南方的鉗子爪。他們應該非常迅速非常有力地朝前衝，把在蘇瓦爾吉和奧古斯安窩中間的俄國隊伍，一齊趕到蓋着雪的、紛亂的森林裏，一個鍋

15 Darkehnen 東普魯士城名，濱安格拉下河。

16 Ekehorn (1884—1918) 後爲烏克蘭總司令，被布爾塞維克黨人暗殺。

裏。愛喜和倫的中軍和右翼，柏羅的左翼和中軍應作相當的追隨。

愛喜和倫的左翼被阻在索勒爾森林旁邊。西威爾斯將軍認定這塊是自北包圍的關鍵。俄軍失望地支持着。但是愛喜和倫在森林南邊向斯塔魯波能和愛特苦能¹⁷撞了一個楔子進去。

俄國人不得不從保護他們的森林中出來。現在他們恰恰做愛喜和倫所企圖的事。他們小部分逃到科甫諾求保護，但是大部分卻任人趕向東南，差不多向正南對着馬利阿姆波爾¹⁸和洛民特森林裏去，到奧古斯妥窩和蘇瓦爾吉鍋裏去。

這時候，德國的中軍向哥爾達卜——里克線前進。他們逗留地作戰，免得太早達到錫子的西邊。在里克附近湖間窄地的作戰，極為劇烈。德國後備軍，第一軍團的幾部分，第四十預備軍團，於血戰損失之下，攻擊西伯利亞的第三軍團。西伯利亞軍團擊退一切攻擊，以後於夜色保護之下從湖間窄地撤退。二月十四日，他們也把里克城放棄了。

17 Eydukhnena 車站名，在東普魯士斯塔魯波能之東，與立陶宛交界。

18 Mariampol

利次曼像一道閃電一樣，從鄂索威次¹⁹要塞旁邊過去，向格羅德諾衝去，然後朝北旋回，準備沿着奧古斯安威爾²⁰礮臺逼近敵人的後方。他在冰天雪地之中，在狂風暴之下，在嚴重戰鬥之中，於七天之後，走了一百二十公里。

從格羅德諾和鄂索威次方面，來了強大的俄軍，攻擊利次曼的背部。利次曼派了他各師的一部分向南抵抗。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向北作成大鍋。愛喜和倫從馬利阿姆波爾和洛民特森林方面，以迅速的前進來從事包圍。

在俄國人從他們麻木不仁的感覺中驚醒以前，事業已成功了。突然來了融解冰雪的天氣。軟雪塊把大路變成池沼。森林裏的路本來少，現在更幾乎行不得了。德國方面的人，似乎還不知道鍋裏面究竟容納了幾多人，只是曉得，凡是在裏面的都沒落了。

現在俄國人不能像以前在松山戰爭時一樣，長久地竄來竄去了。他們擠得太緊，不能動彈，只

19 Ossowiez

20 Augustower

得麻木地服從運命，任人引走。

德國人驚訝不已，因為俘虜的數目無窮。總是有新的縱隊從森林中出來。二月二十日，包圍成功。到了二十三日，共獲了十一萬人，三百尊大砲，此外尚有無數的輜重。

馬蘇爾湖的冬季之戰，是一個坎泥之戰，其規模比松山還要大。俄國第十路軍是殲滅了。

當西威爾斯將軍把結果報告給大公時，尼可來·尼可來貢維次大為生氣。但是他又很快地振作精神。幾天之后，他用在三索諾夫軍陣地上新編第十二路軍，從諾窩·喬治耶夫斯克——鄂斯特洛倫卡區域中，準備對德國東普魯士陣地的南方側面，舉行一個新的援助攻擊。但是德國人又上了他的前，略取普爾薩斯尼次²¹。但是他們的兵力太單薄。俄國第十二路軍於數度血戰中，奪回普爾薩斯尼次。於是卡爾維次和摩爾根²²將軍在這塊停止攻擊。

尼可來·尼可來貢維次對於北翼和東普魯士第二次的攻擊，在能够自然發展之前，得到了

21 Pilsen

22 Morzen

與第一次攻擊相同的運命。

三索諾夫之後有西威爾斯。松山之後有馬蘇爾湖。

一九一五年二月底至三月中，奧人援救他們的要塞普爾則密斯爾，仍然徒勞無功。俄人擊退了一切攻擊。

現在開始的喀爾巴阡山之戰，狂猛而且劇烈。

俄國大公在東普魯士和加里西亞的二重攻擊的第一半，是如此迅速地失去了。於是他不惜孤注一擲，要得着第二半。他再仔細調查他的準備，覺得還有許多事應該改良。如果這一次再不穩妥，那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了。

三月中旬下攻擊令。

以後一場戰事的畫圖展開，這場戰事在攻擊者方面所浪費的人數，是前無其比的。頭幾次的進擊毫無所獲。於是反復地來。這裏和那裏，奧國陣地退讓一部分，如一個山脈，幾公里的地方，一個

山坡。以後來一個反攻，奪回俄國人所得到的地方。最後每日進擊。

德國各部隊的正面在中間，沒有退讓。他們沈着地等候日常的衝擊。他們看着俄國人屍體在他們障礙物前面突然增高。一浪復一浪地掀來，破碎了，千篇一律，極爲可怕。

普爾則密斯爾被圍絕糧，於三月二十二日繳械。庫斯馬內克²³將軍帶着七萬五千奧國人做俘虜。俄國人增加了幾個軍團。大公趕他們去打喀爾巴阡山。一次、兩次、三次以至於十次。

俄軍大受損失，疲乏得要死。大公叫他們交代。新來的人走到在那塊戰死了的他們前任的屍體上，沒有看見敵人，就在這裏死了。已經瓜代了的隊伍，被收容到陣地後面。恐怖尚在耳目中時，他們又朝前進，跑到從前代替他們的人的屍體上。

各軍團長和各師師長都免了職。神經比較健全的人員來代行他們的職務，每日趕隊伍去攻擊各山口，過了一星期又一星期。

在耶蘇復活節左右，爲了做奧匈第三路軍的支柱，德國培斯基頓軍團在馬尉慈將軍統率之

下，被插進去。

到了四月初，雪化了，從山上流到谷裏，惡濁潮濕。流到加里西亞去的雪水，都被血染紅了。

現存的藥彈數量減少。俄國的工業趕不上消費的速度了。大礮缺乏。至於人數方面，自然還比較單簡。各省還有人源源而來。

大公沒有看到他的兵士改變了。戰事損傷了他們的神經。怨恨暗中沸騰。小父俄皇能够要他們每天非流血不可嗎？小父俄皇是這樣殘忍嗎？他不至於如是，小父俄皇原來是好人——但現在仍然如此，這話恐怕不的確吧？

四月中旬，喀爾巴阡山上終於漸漸成了墓地似的寂靜。花草羞答答地，從地面上擡起頭來。大公的妄想，犧牲了小母俄國的五十萬人。

尸丘後面已經顯露着俄國的將來。俄國軍隊完了。他們不能打仗了。他們在這許多重大損失的戰事之後，再忍不住這樣的放血了。數目的清算暫時還不可怕。內心力量清算是絕望的，而且是一九一五年夏季的可怕的預兆。

數目可以看到，它的變動可以測量。內心力量 and 精神的逐漸變化，不可看到，不可測量。崩壞在暗中準備着，有一天要使俄國當局和人民恐怖。這是他們最痛苦的事。

第九章 巡洋艦戰，殖民地與封鎖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有一個十分特別的消息，通過全世界所有的海底電線，也達到了德國。該電內容是，有一個德國巡洋艦隊在海軍中將斯裴¹伯爵指揮之下，在智利西岸，離法爾巴來索²不遠，與科羅內爾³緯度相等的地方，攻擊了一個英國的艦隊。海戰的時間很短，但很劇烈。兩隻英國的大巡洋艦『古德胡柏』號⁴和『蒙穆斯』號⁵沈了。小巡洋艦『格拉哥』號⁶帶着補

1 Spee, Maximilian (1861—1914)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八日，與優勝之英國海軍戰，死於福克蘭羣島 (Falklandinsel)

2 Valparaiso 智利的主要輸入港口，濱太平洋。

3 Coronel 智利港口，在法爾巴來索之南。

4 Good Hope 亦譯『好望角』號。

助巡洋艦「俄特蘭陀」號，受了重傷，於夜間逃出。

英國人受了一種奇恥大辱，大有損於他們在世界上的聲望。德國人歡呼慶祝。

以後有一個月之久，沒有聽見說什麼。陸地戰的事變，伴着人們的興趣。幾乎沒有人想到科羅內爾的勇敢的勝利者了。只有國內的海戰統帥部與艦隊在那裏思想。與他們一致的爲下列各種人物，即有丈夫、父親、兄弟和兒子在游弋於太平洋上的各船中的人物。

十二月中發生了應該發生的事。海底電線又工作起來。一個新的戰爭。這一次是在南美洲的東邊，緊靠福克蘭羣島之東。

海軍中將斯斐伯爵離開太平洋，繞過南美洲的南端，侵入了大西洋。他要毀壞不列顛在福克蘭羣島上的艦隊根據地威廉軍港。或許他在那裏能夠給英國兵力一個新打擊。

十二月八日的清早，德國各船駛向威廉軍港去。八九點鐘的時候，「格奈塞璠」號與「努連

Monmouth, Glasgow, Otranto

Port William

堡」號7看到港口燈塔，知道港內有若干英國戰船，他們覺得數目可疑。

半點鐘之後，第一隻英國裝甲巡洋艦「肯特」號8離開港口，走到兩隻德國船附近，那兩隻船也正向英人駛來。

斯裴伯爵總還是不知道敵人有多少。當頭幾個極重的榴彈從威廉軍港方面，打倒「格奈塞瑞」號周圍時，他於九點半鐘打無線電報給他的兩隻前衛艦道：「不要作戰，集合速跑。」

十一點左右，德國艦隊在威廉軍港東南集合。現在德國人可以觀看八隻英國大船開駛了。有兩隻是戰鬪巡洋艦。

德國人忽然知道，他們應同一個強大的優勢兵力周旋。英國艦隊已由本國送了兩個大的戰鬪巡洋艦「無敵」號和「不撓」號9增強了。以前，該艦隊只有三隻裝甲巡洋艦「卡那賁」號。

7 Gneisenau und Nürnberg

8 Kent

9 Invincible und Inflexible

第九章 巡洋艦戰，殖民地與封鎖

『康瓦爾』號¹⁰和『肯特』號。小巡洋艦『布里斯托爾』號¹¹和『格拉斯多』號以及補助巡洋艦『馬其頓』號¹²。

藉一個演習脫離敵人，這時候已經太遲了。一點鐘前的幾分鐘，在距離十六公里的地方，『不撓』號對着在德國艦隊尾巴上跑的『來比錫』號¹³開火。

不久以後『無敵』號的裝甲礮塔也咆哮起來。

斯裴伯爵知道他艦隊的壽數到了。英國艦隊的速度和大礮的口徑都遠勝於他。伯爵下了大膽的決心。爲了至少救出較快的小巡洋艦，他於一點二十分用信號給『來比錫』號與『德勒斯頓』號¹⁴和『努連堡』號的命令，叫他們各個離開，不要管遲緩的大巡洋艦，以便逃出戰地。

10 Cornwall, Cornwall

11 Bristol

12 Macedonia

13 Leipzig

14 Dresden

三隻小巡洋艦轉向旁邊去。兩隻英國裝甲巡洋艦和一個小巡洋艦追着它們。但是各號重船以「無敵」號和「不撓」號居首，開始用它們優勝的火力，向德國兩隻大巡洋艦放射。

四點鐘後不久，即兩小時半的戰爭之後，德國的旗艦沙淪和斯特¹⁵帶着飄揚的戰旗沈下去。一個人都沒有救出來。斯裴也死了。五點半鐘，受了重傷的「格奈塞瑙」號朝右邊翻了，又一小時半後沈入海底。

直到深晚，各小巡洋艦都在與它們的敵人作追擊戰。「來比錫」號和「努連堡」號都在優勢之下沈沒，接着大巡洋艦死難。

小巡洋艦「德勒斯頓」逃脫了追擊。它有三個月之久迷了路，惶惶不寧，在太平洋上遊來遊去。以後它在中立國的海面爲英人襲擊。船被擊破了，幸免於難的船員，被拘禁於智利。

斯裴伯爵預先知道他的艦隊定要滅亡，已於八月十四日，令海軍少校米勒¹⁶統率的「挨姆

頓」號¹⁷脫離艦隊集團。「挨姆頓」號應該獨立地去作巡洋艦戰，盡其力之所能及地，去根本破壞敵人的商業。

會飛的荷蘭人的故事¹⁸在印度洋上變成了事實。不久，「挨姆頓」號在日本海上擊沈一隻俄國汽船，不久，它出現於孟加拉海灣¹⁹，不久，它到了瑪德拉斯²⁰，不久，它又到了麻刺甲²¹。不久，一隊人登岸去破壞陸地，不久，它擊沈一隻商船，不久，它又同周圍的敵人巡洋艦決鬪，不久，它的榴彈在各碼頭的油站中爆裂，發生大火。

全部商業都停頓起來。如果在海上沒有保護，各商船的船長都不肯駛行。轉運公司不要運貨

16 Müller, Karl v. (1878—1923)

17 Eindhoven

18 Die Sage von Hlegenden Holänder 荷蘭航海家的故事，意謂在海上到處飄泊，永遠不息。

19 Meerbusen von Bengalen 在印度東。

20 Madras 印度東部的一省及省會名。

21 Malacca 亦譯馬六甲，在英國馬來半島西岸，新加坡之西北。

了。保險公司爭論不絕。英國人和日本人派了一隻巡洋艦又派一隻巡洋艦，但是捉不到這個迅速的怪物。靠暗接無線電報和審訊被捕船員，產生一種超羣絕倫的情報勤務，常是指出該船可以逃避的處所。敵人商業所受的損失有好幾千萬。

但是它也不能永遠如是。十一月九日，「挨姆頓」號泊在離蘇門答臘²²西南一千公里的可斯羣島²³的前方，船員四十人登陸，擬擾亂岸上的英國無線電臺。

事有偶然和不幸，英國巡洋艦「西德尼」號²⁴朝那裏來了。戰鬪開始。「西德尼」號按照後來幫助英人在福克蘭羣島得勝的同一方法，從遠處射擊「挨姆頓」號。船着了火，完了。「挨姆頓」再不加害於任何人，驚嚇任何人了。

艦長米勒叫正在燃燒的船急駛岸邊。一部分兵士落到英人手裏。

22 Sumatra 爲馬來羣島的第二大島。

23 Kokos-Inseln

24 Sidney

這時候海軍上尉米克²⁵帶着他的四十個人在岸上逛，心神安定地從事破壞無線電臺的工作。

這是怎樣呢？「挨姆頓」忽然動起來，難道開了嗎？難道它忘記了它的陸戰隊嗎？

英國巡洋艦已經看得見了。米克同他的四十個人看那場戲，毫無辦法。船正在燃燒，又向岸邊駛去。其餘的事都可想而知了。

無線電臺是燬滅了。它只有時間打「外船在港口」的電報。

米克藏着，直到看不見西德尼號時為止。以後他們到碼頭上去。一隻久已損壞了的小帆船在那裏。那船叫「阿耶沙」²⁶，只有一百餘噸。

他們在夜色和濃霧之中開始冒險的航行。他們到蘇門答臘島上的把東²⁷，又從那裏入海。

²⁵ Mücke, Helmut v. (1881—)

²⁶ Ayesha

²⁷ Padang 亦譯拔當在蘇門答臘西岸。

『阿耶沙』在海洋上漂泊了一月之久，沒有無線電，沒有地圖，沒有大砲，沒有武裝。

船員偷着上岸，找他們生活所需的東西。他們打聽來追他們的敵人的運動。以後他們勇敢地從事小規模的掠奪戰，常是有比『阿耶沙』弱些的敵人，只須防備找錯了人。

以後幸福之神送了一隻小德國汽船來。忠實的『阿耶沙』永眠於海底了。現在的境遇大大改善，可以想到永遠脫離敵人的事了。

大小戰役，長途行軍，作戰人物和物質，說來是如此單調可怕，好像是中古傳奇的一段和一千零一夜的一頁。米克和他的忠實士兵，在阿刺伯海岸登陸，開始陸地行軍，與敵方沙漠中的阿刺伯族周旋。『挨姆頓』號的人幾乎沒有彈藥筒，他們的衣服早已被爛了。阿刺伯的太陽，使他們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口渴到十二分。

世人因為事變的繁忙，早已把『挨姆頓』號忘記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旬，有一小羣變得不能認識，衣服襤褸的人，到了大馬色，他們說是『挨姆頓』船上的船員，他們說的是德國話，他們

的報告似乎可信。關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以來的戰事發展，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聽到的最後的消息，大約是土耳其的參戰。這是十一月的事。他們有得救的希望，便是建築在這項消息上。

五月二十四日他們乘黑查斯鐵路³⁰火車抵君士坦丁堡。

一九一五年七月，最後在外國的一隻德國巡洋艦『玉山』號³¹在非洲東岸遭遇了它的運命。最初有四隻英國巡洋艦追着它。它不能在任何地方裝煤。一九一四年九月，該船駛入盧非基河的河口，順流而上，變成一個陸地要塞。水手建築堡壘，盡量佈置障礙物。

於是來了一個長久的陣地戰。經過整個的冬季一直延長到次年夏天。敵軍的優勢愈過愈大，

29 Damaskus 現敘利亞南部城名，亦譯達馬士革。

30 Hedschaspahn 自大馬色至麥加 (Mekke)，長一千八百公里。

31 Königsberg

32 Rudji-Auss 在英代管之東非坦噶尼喀 (Tanganika)。

甚至還有礮隊。德國人的彈藥漸漸完了。他們沒有絲毫補充品。

他們於一九一五年離開那隻幾乎被毀滅了的船，帶着大礮。那些兵士打過東非，然後與勒陀·福柏克³³上校統率的德國守備隊聯合。

現在大洋上面安靜了。德國的海戰旗再不飄揚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日本駐德大使把他本國內閣的一封最後通牒交給德國政府。日本要求德國立刻交出所租借的膠州灣和青島。其要求沒有任何理由。租借條約是一件純粹的中德兩國事件。但日本和英國有一個海戰協定。它要利用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劫奪德國在東亞的勢力根據地。它雖然與俄國有舊仇，但是捨不得這大的利益，仍加入協約方面。

德國首相令人通知日本大使，說他沒有回牒。於是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

³³ Lettow-Vorbeck (1870—) 自一九一三年始爲德屬東非德國守備司令，世界大戰起後，抵抗敵軍極度堅
道，直至休戰時爲止。一九二八—三〇年爲國會議員，屬德意志國家黨。

德國青島總督爲海軍上校邁爾·瓦爾德克³⁴。他沒有準備，沒有人想到戰事。瓦爾德克知道，在日本宣戰以後他的位置是沒有了的。八月二十四日，他打電報給德皇道：『誓竭全力，謹守職務。』

九月中旬日本人來了。他們有五萬人登陸，帶着一百五十尊大礮，各種口徑都有。還有一千五百名英軍在他們一起。他們都紮在中國地面上，——英國和日本，都不尊重中國的中立，更與美國毫不相干。日本和英國的巡洋艦擔任封鎖海灣的職務。

邁爾·瓦爾德克所統率的爲海軍步兵第三營。『黃鼠狼』、『美洲虎』、『山貓』、『老虎』及『海鵜』³⁵等艦的守備兵，增強那個隊伍。人把這些礮艦的礮拿到陸地上去用，因爲幾乎沒有礮隊。

奧匈巡洋艦『依利薩伯皇后』號³⁶是一隻沒有作戰價值的舊船，它的礮也被拿到陸上。

³⁴ Meyer-Waldeck (1864—1928) 亦譯威爾達克。一九一一年任膠州總督，一九一四年在青島抵抗日軍。

³⁵ Iltis, Jaguar, Inchs, Tiger und Cormoran.

³⁶ Kaiserin Elisabeth

隻唯一的水雷艇『S九十』號是在海上作戰的兵力。

散居在中國各通商口岸的德國預備兵約有千人，都湧至青島。這樣，懂得射擊的總計約五千人。

一個迅速構築的德國野戰陣地，橫貫膠州半島。在強烈的砲兵射擊之後開始步兵攻擊。短小的日本人都很強韌。這一層是我們從日俄戰爭中他們奪取旅順口知道的。在建設堅固的陣地周圍作戰是他們的專長。他們在這塊有十倍的兵力，戰事是德人失敗，自始就一定了。

在每日作戰中，塹壕一個一個地失掉。沒有恢復失地的工具。第一是沒有充分的彈藥。人對於彈藥應該十分節省。糧食分配的限制，甚是嚴格。

『S九十』號突過英日海軍的封鎖，炸毀日本巡洋艦『高千穗』號，以後自動駛到海岸觸礁，其船員由中國看管。

當最後的榴彈和最後的彈藥筒都射完了，最後的重炕麵包都吃完了時，當敵人直接站在燃燒的城市之前時，邁爾·瓦爾德克遂結束不必須的流血。四千德人至日本為俘虜。攻擊者的犧牲

數目較德國人多四倍。

十一月七日，英日兩國的旗幟，一齊在青島市上飄揚。中國人看到搖頭。義和團戰役的勝利者自相殘害，他們只能高興。

德國的戰旗還在喀麥隆³⁷飄揚。但是它已預備沈下了。德屬西南非洲和德屬東非還在作戰。多哥³⁸已被掠奪。英法兩國平分那便宜的獲得。德國在太平洋的殖民地薩摩亞³⁹、新幾內亞⁴⁰、加羅林羣島⁴¹、馬利亞納羣島⁴²和馬紹爾羣島⁴³都接着青島之後被佔領分割了。英國和日本都在

37 Kamerun 從前德國在非洲西部的殖民地，濱畿內亞灣，現由英法代管。

38 Togo 濱奴隸海岸，東由法國代管，西由英國代管。

39 Samoa 在澳洲之東，現由英屬新西蘭代管。

40 Neu Guinea 在澳洲北，現歸英屬澳大利亞聯邦代管。

41 Karolinen 在澳洲北，現由日本代管。

42 Marianen 同上。

43 Marschall 在澳洲東北，現由日本代管。

場。英國到處都要佔最好的地方。同樣，它也是德屬西南非和德屬東非的穩定的看管者。這兩處是德國屬地中最肥的兩塊。英人把喀麥隆的一塊施給法國。法國的利益多數都在歐洲大陸上。

戰前支配德國海軍政策的基本原則，可以下列幾句話來表明：德國爲了保護它的殖民地，爲了鞏固它世界商業政策民族的地位，必須建造一個極強的艦隊，使任何敵人都不敢冒險進攻，和在陸地上一樣。

對於這有兩項困難。一是人民只想到大陸利益，很少想到海上利益。二是在艦隊建造未完成之前，或許就有外來的軍事上的攻擊。

照情勢說，這個攻擊只能發自英國。英國十分努力不獨要保持它艦隊對於德國的優越地位，甚至想再加以擴大，這足以充分表明，英國不要讓德國海軍的基本原則實現。其實德國從來就沒有要與英國艦隊平等的意思。

抱有海軍思想的主要人物，在德國是海軍總長海軍大將提爾皮次⁴⁴和皇帝威廉第二。國會

和民衆最初只是猶豫地，抱着很大疑慮地追隨着。但是到了最後，人民覺得了我們商業發展的巨大利益，也同樣贊助海軍政策。

就與英國起戰事衝突的一方面觀察，德國海軍的戰略形勢，自始就非常困難。英國支配着外面，我們緊擠在北海的潮濕的三角形上。至於我們不能用我們在國外的艦隊，從外面來爲有效的作戰，是顯而易見的事，因爲英國有巨大的海軍和所屬的自治區域。德國只能靠國內的艦隊作戰。那末應該怎樣辦呢？海軍大將提爾皮次自始就立在攻擊思想的觀點上，來看艦隊的建造。換句話說，如果同英國有了戰事，德國艦隊應該找個大戰，在公開的海戰中與敵人相遇。至於這個基本原則要與英人的戰略意志相抵抗，是自然的事。在戰事開始之後，英國艦隊馬上就要開進德國海灣，在那塊作一個劇烈的，有關勝負價值海戰，更沒有人疑惑。

德國建造艦隊的基本原則，在世界大戰開始時，究竟實現了幾多呢？一個單簡數字表，足以說

44 Tirpitz (1849—1930) 德國海軍的創造者，一八九七—一九一六年任海軍總長，一九一一年進級爲海軍大將，一九二四—二八爲國會議員，一九二五年提議舉登堡爲德國大總統。

明英國還正在十分努力擴大他直到現在的優越地位。

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國共有六十隻戰鬪艦，四十五隻裝甲巡洋艦，這一百零三隻船中，有五隻大戰船。德國有三十五隻戰鬪艦，十三隻裝甲巡洋艦，其中有十七隻大戰船。在英國造船廠裏面有十七隻大戰船正在建造，德國造船廠裏只有十一隻。

對於德國更爲不利的是新造的別種船的比例。英國有七十三隻已造成了的和二十一隻正在建造中的小巡洋艦，德國只有四十一隻已造成了的，六隻正在建造中的小巡洋艦。英國有二百八十九隻水雷艇，在建造中的有三十，德國只有二百一十九隻，在建造中的僅十七隻。至於潛艇尙未被雙方極端重視，因爲人對於它的用途還沒有多大的經驗。英國有七十七隻供用，二十八隻在建造中，德國有二十八隻已成的，十二隻正在建造中。

如果我們再把俄、法兩國的海軍兵力算進去——俄國海軍常是在波羅的海牽制着德國的一部分艦隊，法國海軍給英人解除對於地中海方面的顧慮，使英國全部艦隊能集中於北海——如果我們想到奧、土兩國海軍的戰鬪力，沒有稱述的價值，再加上德國海軍在戰略地勢上的不利，

從海戰的頭一天起，就可以看到我們在水上的局面，呈一種慘淡，極為可疑的形勢。

當時沒有人想到，英國要採取什末方法，把它艦隊戰略方面的優勢，變作一切時代最凶猛的戰具。因為殘忍的，意在令德國絕糧，蔑視國際法上一切限制，並且強迫把中立國都拉入的海洋封鎖，使德國突然發生這個問題：『究竟是坐以待斃，或者是使用一切可使用的工具去奮鬥呢？』

大戰開始時，英國艦隊不曾加入，是令人最詫異的事。德國艦隊總是在出發港口中，升火待命。船員都急得發熱，要表示各艦的戰鬥力。雖至一點一滴都預備完全了。

沒有發生什末事，海上總是平靜的。

德國艦隊用它輕便的兵力作過許多次的前進。它派出快的巡洋艦和水雷艇。在許多次毫無結果的偵察之後，有六隻德國小巡洋艦帶着水雷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黑爾郭蘭島的西北，遇着由俾提⁴⁵將軍統率的一支強大的英國艦隊。英國人計有六隻戰鬥巡洋艦，三隻裝甲

巡洋艦和兩隻小巡洋艦，帶着一批水雷艇。

要想脫離這個極佔優勢的敵人，時間太晚，要想與這個敵人作戰，則離自己的主力部隊又太遠，但是沒有辦法，德國各巡洋艦只得去擔任這個毫無希望的戰鬪。有三隻巡洋艦，『馬利恩』號、『阿利阿德尼』號和『哥倫』號⁴⁶於短戰後，爲英人重榴彈擊穿，都沈沒了。

以下幾個月就在兩方偵察之下過去。未幾使用海軍飛艇，轟炸英國軍港和倫敦。此外海軍飛艇也做了極有價值的搜索工作。大型飛機的時代還不會來到。

但這並無補於下列事實，英國艦隊還是只限於鞏固英法兩國間的海上交通，逐漸肅清德國的海外巡洋艦，其他均停在蘇格蘭的北部，斯卡拔·夫洛港⁴⁷和福耳司灣⁴⁸內，做不列顛帝國的

46 "Mainz", "Ariadne", and "König"

47 Zeeppa Flow 在英國北方門蘭島 (Mainland) 的南岸和最大的奧克尼島 (Orkney) 之間，爲英國艦隊駐泊所。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德國海軍中將路透 (Reuter) 指揮英人要求交付之德國戰艦七十艘，於此自行沉沒。

48 Firth of Forth 福耳司灣，蘇格蘭河名，流入北海之福耳司灣。

最大的武力，未受絲毫損失。

英國人的舉動是由於冷靜的政治方面和戰略方面的考慮而產生的。他們艦隊的任務，只在阻止德國海軍突破英國的封鎖。英國傳統的基本原則，是不要犧牲自己，把作戰的主要負擔放到別國的肩膀上，在這塊得到了充分適當的用法。如果要激動英國，放棄這種顧慮，冒險做一切的事，必須發生完全不同的事變纔行。

在這個海戰時期當中，還有一次較大的戰事。一九一五年一月底，一個德國巡洋艦隊出發偵察航行，與英國俾提將軍統率之艦隊相遇於多革班克⁴⁹。五隻英國戰艦巡洋艦，由七隻小巡洋艦和幾個水雷艇隊拱衛着，與四隻德國裝甲巡洋艦，「德夫令格」號、「賽得里茲」號、「毛奇」號、「蒲呂歇」號⁵⁰，四隻小巡洋艦和兩個水雷艇隊作戰。戰事延到下午。「蒲呂歇」號被擊沈。提也只得把他受了重傷的兩隻戰艦調出戰爭地帶。兩造均離開戰場。

49 Doggerbank 北海中的沙洲名。

50 DerMinger, Seydlitz, Molke und Rittcher

這時候，戰鬪已經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面容。兩造都開始用別種方法戰鬪。英國作開端。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九日，英國海軍總長邱吉爾⁵¹在倫敦市政廳大演講，於聽衆歡聲雷動之下宣言道：『我們有一個口號：「在歐洲地圖改變的時候，英國仍要照常做生意。」我們對於我們的艦隊，用了許多心思和財力。現在是艦隊償還這筆費用的時候了。事實上，我們是走的最好的路。以海洋封鎖制德國經濟的致命需要時間。只管忍耐着！我們現在纔在第三個月裏。我們等到第六個月、第九個月、第十二個月裏，然後我們可以看得結果，那結果只能在暗中成熟，但是十分靠得住，正如到了秋天葉子要落下一樣。德國的滅亡是我們的目的！』

在他演說的幾天之前，英國政府宣佈封鎖德國的海岸。

實行海洋封鎖和商業戰爭，在國際法上有一定的法規。該法規載在所謂巴黎宣言⁵²裏，亦會

51 Winston Churchill (1874—) 一九一七—一八任軍政部長，一九二四—二九任財政大臣。

52 巴黎宣言發表於一八五六年，係一種海戰法規，其內容大要見黃夢樵國際法大綱頁九三（民智）。

由大不列顛簽字。

對於商業戰爭的法規，一旦發生戰事，在原則上不准擾亂中立國的商務。中立國的船隻可以裝載為交戰國預備或由交戰國輸出的一切貨物，當作運輸品。惟一的例外，是執行封鎖的船隻，有權沒收中立國船隻上的所謂戰時違禁品即為作戰而用的貨物。

違禁品分直接與間接兩種。直接的為兵器、彈藥和軍用器材。如果有這些東西被發現，就毫無限制地被沒收。間接違禁品指間接的戰用資源，如糧食、原料、牲畜和金錢。這些物件，必須說明為交戰國之一造所用，方能沒收。後一條法規，對於與德、奧連界的各中立國極為重要是顯然的事。它們商業和經濟的存在可能性，都靠着那法規的遵守。

關於封鎖的規定，是：如果封鎖「有效」，方能實行封鎖，換言之，英國可以封鎖德國海岸，只要它的武力能够實行封鎖。它只能夠封鎖德國與北海及波羅的海交界的地方。一個中立國的船隻要突破封鎖，就歸執行封鎖者所有，當作「捕獲品」。封鎖須按章預先通告。

直到此點為止，英國十一月四日的通告，都與巴黎宣言相合。但是不久，事變的經過便完全不

同了。

應用方纒所舉的國際法上的各原則，本來可以容許奧德與連界的各中立國——荷蘭、瑞士、意大利、羅馬尼亞、丹麥——從陸路上供給任何範圍的間接和直接的軍用材料與德奧。此外，各中立國本據有無望無礙的可能，從別的國度由海道上輸入間接的軍用材料，如糧食和原料。沒有人能禁止它們，將輸入的物產，從陸路上轉給德奧。

因為對於德奧與作饑饉戰，甚至把與德奧連界的各中立國也加以封鎖，把它們當作交戰國度一樣看待，毫無分別，實與英國也承認的國際法不合。

這樣違犯法律，對於各中立國的影響，十分厲害。它們都不作聲，任人侵犯它們的中立。自然它們沒有充分的武力去抵抗，如果它們抵抗，那它們就有與德奧共亡的危險。它們也找不着保障它們法律的辯護士，像當時比利時馬上就得着了一樣。能够做公理和弱者的辯護士的人，在當時只有一個國度，但它也容許英國不要把它自己當作例外。那便是北美合衆國。它的工業，它的資本和它的政策，當時已經都在爲協約國工作。它的利益在別方面，不在國際法和小中立國方面。『人

道主義的誠條』還不曾發明，因為人還不能對德國使用。

英人對於各中立國的封鎖，毫無顧忌地進行。那封鎖跟着時間發展，成功一個辦事處網，十分公開地蔓延於中立國各地，監督它們的商業。世界貿易中的各中立商行，如果不遵守英國的禁令，就被記於『黑表』⁵³之內，加以嚴格的監督。不久就毫無自由通商之可言，只是英國有特殊權利。所以從國際法規中，產生了那種可怕的，其殘忍未之前聞的武器，英國用那個武器，在『文明和人的名義下』對德國作戰，而且——得到了勝利。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有些小巡洋艦和水雷艇，自德國港灣駛出，以便偵探英國艦隊，同時也有十隻德國潛艇，離開威廉哈文⁵⁴港口入海。

⁵³ Schwarze Listen 對於販賣仇貨者的名單；世界大戰中用作實行封鎖的方法。（在俄國指一切政治嫌疑犯的名單。）

⁵⁴ Wilhelmshaven 普魯士的港口濱北海。

它們要做什麼呢？直到現在，人們都以為潛艇只能同沈重的海上武器一道使用。因為它的速度小得多，故在戰前人們都忽視它，雖然用水雷攻擊敵人，在戰術上的可能性使人詫異，大家都知道重視。

各潛艇司令的想法不同。他們以為雖然潛艇的本性如此，但亦可獨立使用，並且主張嘗試。海軍總司令部遂決定去冒險。

五天之後有八隻潛艇回國，兩隻沈沒了。它們的運命也同以後許多別的潛艇的運命一樣。海面永遠沈默，不知道它們的下落。

回國的八隻潛艇報告，說它們一直到英國海岸附近，不曾看到敵人，也不曾射擊。

它們休息了幾天之後，人又叫它們出去。這一次它們都回來了。它們仍不曾發現英國人。

於是人知道了兩件事。第一英國人故意矜持，不要海戰，第二，潛艇很可以在遼遠的地方和長久的時期中，解決獨立的任務。

半個月過去了。人們沒有聽到潛艇航行的消息。以後緊連着來了兩件事變的報告，使全世界

的人都傾耳靜聽。

九月八日，潛艇U二十一號，艇長爲海軍上尉赫爾曼⁵⁵，在英國艦隊集合區域的愛丁堡，用水雷射擊，把英國巡洋艦「巴特芬德」號⁵⁷沈沒了。

九月二十二日，英國三隻巡洋艦「克勒西」號、「合古」號和「阿部基爾」號⁵⁸在荷蘭胡克⁵⁹附近，——英國封鎖德國海面很遠的那邊——沈沒。擊中它們的是海軍大尉鄂圖·韋提根⁶⁰他的潛艇叫做U九號。

55 Hering (1855—) 以後復擊沉英國戰艦兩隻。

56 Eoin MacNeill 蘇格蘭的首都，在蘇耳司灣附近。

57 Pathfinder

58 Cressy, Hogue und Alcock

59 Hook 荷蘭港口，在海牙西面。

60 Otto Weddigen 後復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擊沉英國裝甲巡洋艦「豪克」號 (Hawke) 生於一八八二年，自一九一五年三月失蹤。

巴黎宣言已經撕破了。英國不看它，創造了一種適合它的利益的封鎖和商戰的特殊形式，與舊有法規沒有一點相同。

英國對於它行爲方法的結果，毫不顧慮。倫敦政府在政治關係上所以能够如此，全靠美國的寬容和爲大不列顛海權所統制的各歐洲中立國的隸屬。人沒有想到對於軍事結果的可能性。德國成了被圍的，幾乎空氣都不通的要塞，應該怎樣找個方法，去解脫英國加到它頸上的繩索呢？

事件的發展又走着一條與預料不同的道路。頭幾次的潛艇偵察和頭幾次對於敵人本國海面上的戰船的極有成功的攻擊，惹起了德國海軍總司令部的注意。原來在這裏顯示着意外的可能！按照英國自己訂的新原則，突破北海和商戰的封鎖！假若十分努力地幹下去，則完全轉變海上情勢，封鎖英倫三島，似乎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大不列顛從鞘中抽出的劍，被人拿着做攻擊發明者之用了！

於是人馬上着手計算，看要幾多潛艇，並且逐漸派了許多潛艇出去偵察。十月間，有一隻潛艇

差不多在半路上淹留了三星期，周航大不列顛的整個島區。這只是一個試航，但是已經提出一個未曾預料的作戰可能性的證據了。英國在北海的水雷封鎖，對於在深處的危險的潛艇不算什末。因為它在水雷下面航行。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計算得到了終結。海軍總司令部向政府交涉，請首相批准，公佈德國對英及其協約國的商戰和封鎖戰。

首相在良久仔細考慮之後，於十二月底方纔回答，說政府雖然明瞭這計畫在軍事上的利益，而且對於國際法方面也沒有疑慮，但是人應該注意各中立國在這種新狀況之下所受的痛苦。如果德國在陸地上有完全勝利的把握，然後纔能想到潛艇戰。

這是一種拒絕。潛艇戰應該是勝利的一種方法。如果人在戰鬪已有分曉之後再去用它，那它就失掉它的意義了。在他方面首相也有他的充分的理由。他在那時已經有德國若果公佈潛艇戰，必須與北美合衆國發生戰事的意見。他以為果真如此，就足以決定中歐諸國的軍事命運。

首相伯特曼·何爾味，不曾注意到德國的民氣。在不列顛違犯法律的印象之下，德國人民

的憤怒，迅速而巨大地增長。人應該開始認識敵人作戰的目標是在何處。在人還不明白英國的殲滅意志是如何十分嚴重可怕的時候，那賭生死的預感已經通過人民中了。

想德國作個對抗處置的要求，愈過愈為急迫。德國不用那為敵人所挑撥，在海軍方面視為異常重要的武器，沒有人能够了解。

英國決定下了一道命令，准許並勸英國商船暨中立國的旗幟航行。這是破壞國際法的一個傑作，也是對中立國的一種異常挑戰。人們就這樣打算，迷惑德國的潛艇，保護不列顛的商業，尤其要使德國政府與各中立國發生衝突。各中立國的生命財產，都被人在冷酷計算之下，捲入了英國海戰行為之中。世界上的憤怒沒有了。但是當這種行為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發生以後，大家便憎惡德國。

英國政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下了它的祕令。二月四日，德國宣佈英國周圍的海洋連英吉利海峽一起，均為戰事及封鎖區域，並勸各中立國的船隻，在英國北方的路上航行。自二月十八日起，凡來到封鎖區域的敵方商船都要擊沉。中立國的船隻應該按照國際法規和巴黎宣言

的條款待遇。可是它們因為英國政府違背國際法的那道命令，已經明明白白地受着危險。德國政府現在還是墨守舊章，雖然那種章程已經被英國擱棄了。

現在發生了奇異的事。合衆國政府遞了一封異常嚴重的抗議書給德國，聲明它將以斷絕外交關係來答復德國的違犯國際法規。協約國的戰事供給者，放棄了外交的慎重態度。海洋上充滿裝載美國彈藥的船隻。訂購一天多似一天，成了一項規模極大不可計算的好生意，簡直有不能充分供給的情勢。

首相早已料到美國的出臺。他自始對於潛艇戰的要求就只有一半的心腸。他迅速而客氣地回答美國的通牒。他說，華盛頓顯然沒有懂到德國公佈原文的意思，我們只要轟擊敵人的船隻，並且要盡其力之所能及，擔保「合法」航行的安全。

這對於潛艇司令就是說：「我們應該小心，不得擊沉一隻美國的或豎美國旗幟航行的英國船隻，就令我們看到那隻船直到救生艇下都是裝着榴彈，也不得擊沉——因為那是「合法的」航行。」

事實上，各潛艇還得到了一次清楚的命令：『不得擊掛有中立國旗幟的船隻；只能擊那種確實認為敵國的船隻。』老實說，照這樣要想真正攻擊那種船隻，實屬萬萬不可能。因為潛艇不能在海面作戰，如果叫它先去詳細檢查船隻，那潛艇自己就有被擊沉的危險。所以德國的商戰和封鎖戰在開始以前，因為美國的干涉已經失去了它效力的最大部分了。

命令究竟是命令。商戰雖然有海軍司令部的警告，仍然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開始。結果如人所預期的一樣。海上沒有掛敵方旗幟的商船了。英國人沒有這樣蠢。他們都掛中立國的旗幟。

服從這道不吉命令的勇敢的潛艇司令官們，浮起來走近那些船隻，檢查它們，看它們是否是中立國的。從這些『中立國的』船隻上面，有暗置的大礮向下轟射。許多潛艇都因這道命令的乖張，被擊沉了。每毀一隻潛艇，英國就給那商船船長——他不是作戰的人根本就不合法——一筆鉅大的獎金。這是海上的便衣隊戰。

麻痺了的潛艇戰就是這樣延遲地進行，損失甚大。德國記着所擊沉的敵方船隻噸數，聊以自慰。但是那些數量不能與所企求的目的成個比例。美國榴彈裝在重載的船隻上，在海洋上航行，毫

無阻礙，德國潛艇見了它都敬而避之。那些榴彈在西方戰線上，從法國人和英國人的破身中向德國兵士打來。各種戰鬥器材都接踵而至。商業隆盛到幻想的地步，鋼鐵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裏，向天騰漲。

一九一五年四月，德國潛艇U二七號，在英吉利海峽中一隻掛着中立國旗幟船前浮出來，向船走去，派了一組人去檢查，看它是不是中立國的船，裝的是什末貨物。這時候英國人——那是英國人，船叫巴拉隆⁶¹——對準他們藏着的礮。他們射擊得很好。那隻潛艇中彈沉沒了。凡不在艇內的德國水手，都無助地游在海上。於是英人拿出他們的槍，對着游泳者的頭上射擊。有幾個逃了出來，爬上停在附近的一隻英國商輪上。『巴拉隆』號的人們跟着他們到商輪上去，把他們一個一個地都打死了。

世界上沒有反響。

五月初間，英國輪船「路昔推尼亞」⁸²在紐約放洋。該輪裝着美國榴彈，駐在華盛頓的德國大使，曾經指出並勸人不要坐那隻船。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路昔推尼亞」號爲水雷所炸，船上的彈藥都爆烈了。船很快地就沉下去。許多美國人溺斃。

全世界發出一種憤怒的叫聲。

合衆國又送了一封新通牒來，要求賠償損失，即美國公民雖然得到警告，仍身冒危險去坐一隻載有戰時違禁品的英國輪船而受的損失。此外，它又要求德國馬上限制商戰，以免有同樣的情形發生。

這就是說，要德國給每隻敵人彈藥船隻一種權利，在它榴彈庫上放個中立國的公民，以便在各種危險之前得到保護。承認這條要求，就是放棄潛艇戰。從事攻擊的艇長絕對不能知道，某某中立國的船隻是否藏着一個中立國的人民。美國着手利用它的全部勢力，從德國手裏奪去那能使英國受致命傷的武器。這種武器的重要，是英國認識的。

六月五日，因為首相的催促，有一道命令給海軍司令部，說大的客輪就令認得是敵船，也不准用水雷去轟炸。德國給合衆國的回答提到這道命令，以便同時向英國公佈。

倫敦政府高唱凱旋，同時對於外面關於德國野蠻行爲的憤怒呼聲，又竭力表示同意。於是英國人知道，他們運輸戰鬪器具，爲要十分安全，只有用大的客船。

海軍部長提爾皮次，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巴克曼⁶³以及現役艦隊參謀長波爾⁶⁴都請求辭職。巴克曼將軍的職務由荷爾曾多夫⁶⁵將軍代替。提爾皮次與波爾依皇帝的命令仍供原職。德皇不准他們將來干與政府的政策。

潛艇戰在重大損失之下繼續進行着。許多潛艇都沒有回國。鄂崗·韋提根也永遠留在外面。以後，國內的人每月也看到擊沉敵船噸數的一種統計。

一九一五年八月，更禁止各艇長擊沉小的客輪。

63 Bachmann

64 Pohl (1895—1916) 一九〇〇年(拳亂)曾任中國遠征隊司令。爲參謀長時，主持潛艇戰事宜。

65 Holtzendorff (1853—1919)

第十章 香賓，羅累托，阿拉斯

西線的第一個作戰冬季。人們遠離祖國，在掩蔽部和塹壕裏，在密密的鐵絲障礙物後面，在對壕頭的聽察哨位上，在備戰的舍營中，過第一個聖誕節。地點在納波爾的沙濱上，在伊彭前破碎的森林中，在羅累托山上，在公主路¹上，在雷姆斯的周圍，在阿爾良森林裏，在聖米息爾²弓形裏，在多攏山³下，在哈特曼外勒科普夫⁴山麓。

這是一種就令有極冒險的戰鬪幻想也不會夢見的現象。一條硬直的不離塹壕和障礙物的二重戰線，從北海直到瑞士。許多陣地順次排列着，沒有空隙，前後都有交通壕互相連絡。藉一個具

1 Chemin des Dames 恩河與厄勒武 (Ailette) 間的高路，爲路易十五之女而造。歐戰期間曾數度大戰於此。

2 St. Mihiel 法國穆司 (Meus 即德國之馬斯) 省的城名，濱馬斯河。

3 Donon 服給姆 (Vogesen) 山脈的大小兩峯，一九一四年大戰於此。

4 Hartmannswillerkopf 南服給姆山的支脈，在上亞爾薩斯，一九一五年於此劇戰。

有精密神經，每分鐘都準備動作的有機體，發展成一種大勢力。從聽察哨的眼睛到連長，連長藉發火信號報告營部，再由營部報告在掩蔽礮台陣地裏面的野戰砲隊。

阻止射擊已經在自己塹壕上面爆發過去，這時候敵方來攻的人纔從他們塹壕裏出來，想穿過中立地方。

這一切異常的，幾百種器械已經在兩邊工作，藉一種緩和的衝突，藉頭幾個像黃色星宿的發光葡萄串，在最前戰壕中活動起來。

在第二條戰線上塹壕裏的預備兵，已經得到了警報，帶着突擊行李，穿過交通路向前跑去。通報工具已經在向左右往來了。

師部的參謀官已經在他的陣地圖上計算，收集各團的報告，編成一幅圖形。一切的人都在活動，直到老後面的軍司令部。

一切都異常緊張。人從後面看見砲火紛亂的畫圖，聽到百倍的喧囂。機關槍的細微答答聲，有時都聽得到。

但是這無濟於事，人應該等候報告。現在一切都靠着前面臥在塹壕裏面的人，瞄準，射擊，瞄準，射擊。大砲的發射與砲彈的着地都幾乎分不開。砲彈從塹壕上，交通路上，砲兵陣地上飛過，爆炸破裂。它們落在中立地上，發出兩重密集的紛亂的烟痕。

幾小時之後，喧囂沈默。巨大的機械開始弛鬆安靜。現在着手檢查發生的事。一切都要報告。報告愈到後面愈是增加。每個命令官都做個附註。警告，稱讚，批評。幾天之後，各種報告又回到原處。它們現在變作命令了。公文紙的戰爭。

這時候前面的人也做了決算。

那決算成自還在冒烟的新鮮彈痕，砲打壞了的塹壕，四分五裂的障礙物，喪失了的和毀壞了的對頭壕。連長根據各排的報告做死傷名簿，重新分配他的人。行軍灶送了飯來。夜裏放着塹壕複哨。

第二天早晨，在黑暗和黎明中間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繫好皮帶，蹲在坑道裏面，準備戰鬥。以後任何人都不准睡覺。人記下彈藥的消費，要求營部補充。機關槍應該搽乾淨。

夜裏，傷兵從交通壕裏跛行到繃帶所。衛生員來，用擔架接那些不能走的人。戰死者由送飯的帶到後方去。兵士的墓地在團本部附近。師部牧師要在明天把他們一起埋葬。

在外面中立地上，人可於月光中看到散漫的青灰色的點子。沒有人去埋葬他們。榴彈的黑色夷烟痕，在這裏和那裏跳躍。

快到黎明時候，德國砲隊向敵人塹壕上面作了幾陣報復射擊的浪。

*

*

*

*

*

春天還沒有到。

雪彷彿是一塊白布蓋在中立地上。新鮮的彈痕組成這布中的黑洞。塹壕是這光明面上的黑暗的細脈管。飛行家現在容易將陣地線毫髮不異地攝到他的照片上面。這次新戰爭的學術，每天都有進步。

春天還沒有到。但是法國人和英國人，以為援助他們的協約國俄羅斯，是他們的義務。尼可來·尼可來·維次看到德國人從西線把一軍團一軍團的兵運到東線來，甚是埋怨，實有理由。因為

他們在西線不會受到充分的牽制。德國南方軍已經到了喀爾巴阡山上，是確定不疑的事了。俄國人正在準備對東普魯士和喀爾巴阡山中的德奧兩軍的翼作第二次攻擊，要求在西方有個平行的動作。霞飛對此業已同意。法軍在冬天過得還算平安。他們可以作一次有力的打擊。

一九一五年二月七日，戲劇在東普魯士的邊境上開始演奏，以後在奧古斯妥窩和蘇瓦爾吉當中的森林裏大圍圍。二月十六日，霞飛在西線領導一個戰事，這場戰事是一個全新的戰史時代的開始。那是突破戰和材料戰。雖然只是一個開端，不會達到後來可怕的浪費程度，但是當時卻是一種未之前聞的新鮮現象，對於神經，人數準備和材料供給的要求，都是不會預料到的。那只是一個信號，一個預告，一聲突擊號音。

二月十六日，法國在幾個月來已成測候角的香賓，裴特斯和塔府勒之間，開始攻擊，被擊退了。

二月——極爲嚴寒的冬季天氣，一切均在深雪之下——十八日的早晨，在十八公里寬的陣

9 Perthes und Tahure 均香賓地方城名。

地帶上，蘇愛恩和馬西格⁶之間，有劇裂的砲火對德國塹壕施放。

人們等着攻擊，一切都預備好了。前線的各連蹲在掩蔽部裏準備抵抗，注意法國砲火向前移動的那個剎那。一切司令部和砲兵連都看着那作步隊開始攻擊記號的頭幾陣曳光葡萄彈的上升，等得不耐煩了。

直到中午還沒有舉行政擊。

代替攻擊，法軍砲火於稍微緩和之後，繼續升騰。現在大都朝着後方連絡和德國砲隊區域中射擊。以後集中向前線塹壕上射擊，更加強烈。他們大槪要在下午來攻擊。

太陽落下去。

前面的一切人都在未曾緩和的砲火怒吼之下努力。砲火不停，而且逐漸加強。在晚間報告中，各連報告因為強烈的射擊受了重大損失。有些地方，報告者簡直走不過來。

由報告得到的圖形，甚是不好。塹壕和掩蔽部在這種射擊情形之下，絕對不能防備。有幾團表

示他們的意見，在夜裏用預備營去代替陣地營。因為他們怕那大為衰弱的陣地連沒有抵抗力。明天早晨敵人將來攻擊，是完全一定的事。

半夜以後砲火加倍。重砲隊加用曲射砲。這是從重鈍的爆發和深刻的咆哮中認識出來的。從前重砲只是在奪要塞時用。在五點左右來的朝晨報告中，有一種很嚴肅的令人不安的音調。各團長下令，在黎明時作極切實的緊急準備。各師都着手預備。

黎明終於來到。但攻擊仍未舉行。

砲火持續地放，毫不緩和。從遠處聽到彷彿像一種隱約的迴轉和震撼，像磨打大鼓皮的噹聲。這樣過了一整天。又一夜。第二天也是如此。一連過了三整天又三夜。

二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在蘇瓦爾吉和奧古斯妥窩之間，有十一萬俄人投降，西威爾斯的一路軍殲滅了——有五師法軍作成密集縱隊開始攻擊。

德方塹壕都弄平了，破壞得認不出了。障礙物都破裂了。機關鎗大部分都已粉碎。德國野戰砲隊受了重大的損失。

各司令部都大大擔憂。誰應去阻止這種攻擊呢？曳光葡萄串升起去，分開，又熄了落下來。這裏和那裏都如是。前面還有人活着。

前面活着的人，比後方所想像的還要多。法國砲火向德軍後方陣地迴轉。幾天的射擊，使人麻木遲鈍，現在纔得到解脫。第八軍團和第八預備軍團的萊茵省的人，和第十九師的下薩克森⁷的人，都從他們那被擊破了的掩蔽部裏爬起來，把機關鎗放到塹壕的斜面上和彈痕的邊上，拿着表尺，對着走過烟霧瀰滿的中立地上的密集縱隊射擊。

你看——左右也還有人！這從法人在彈痕中匍匐和分開疾走中可以看出。機關槍到處答答地放着。野戰砲隊開始阻止射擊。

同時，法人初次採用連續速射——按照計算連續速射本是應該作完全破壞並消滅德軍陣地之用的——，產生了實際結果與理論計算不符的事實。那人數甚少且受了重大損失的德方剩下的兵力，對於密集的進攻者，在戰術上仍佔優勢，而且組成一種嶄新的，必須有了經驗纔能知道

的勢力。所以在初次材料戰的第一天，已經令人預料到，如果要確實有效，非得使它達到完全不同的程度不可。想到將來，令人有恐怖之感。

法國步兵縱隊應該展開作戰。這絕不是口裏含着紙煙，皮帶上掛着鎗，走過德國陣地，卻是要在步兵攻擊之後，纔能掠奪這個陣地。

當前線少數德國機關槍在阻止射擊掩護之下為破壞了的塹壕而戰時，預備隊也逐漸加入。幾小時之後，戰事已恢復了平衡狀態。這一天完了時，防禦完全勝利。在步隊攻擊開始以前，德軍受着嚴重損失。自步隊攻擊時起，法軍的犧牲卻異常重大。

在強大的材料使用之下，戰事繼續進行。有些地方發生了危險，但是敵人不知道利用它。喪失的只限於若干部分的塹壕。德國方面預備隊頗嫌不足。但是法軍初次有大規模的準備都不成功，以後就很難臨機應變，求其有效了。法軍既不會使德軍正面為強大的彎曲，又不曾使陣地後移，更談不到去突破累泰爾了。

o Reibel 法國城名，在恩河上流右岸。

三月下旬，霞飛只得停止這種方式的攻擊。他自己的方法沒有效果了。雪融的時候，香賓的冬季之戰也停止了。

在東方，俄國大公又成了進攻的脚色。他的各師團在喀爾巴阡山中上都受了重大損失。在西方，大家都盼望英國人現在多努點力。但是還沒有到不列顛內部準備在歐洲大陸用其全力的時候。費賚起元帥只在很窄的基地上作新式的攻擊。三月十號，他在拉巴塞運河。北面攻擊諾易弗沙拍勒¹⁰。當他沒有成功時，馬上就停止攻擊。

在西線別的地方還有兩次局部戰鬥。四月初，法國人在馬斯河與摩賽耳河間打算衝進德國突出陣地的聖米息爾弓形。這個嘗試失敗了。四月底，德軍在伊彭方面舉行一個偉大計劃的嘗試，由自己陣地上吹出戰鬥瓦斯，完成突擊敵人陣地的準備。計劃完全成功。但是沒有盡量利用已得到的突破。因為人沒有知道。

9 La Basse-Kanal 在羅托之北。

10 Neuvechappelle

四月裏，大公的力量完了。他應該承認，在喀爾巴阡山口前面巨量的人的浪費，並不會給他一種利益。他絲毫不覺得，他屢次敗北的結果是如何深刻。他以為只要若干時的休息，又可以使他的隊伍去從新進攻。他更不會夢想到，在他面前要發生一種什末樣的雷雨，雷神的楔子已經準備好了，要劈破他的正面。

東方的情勢得了一種很可愛虛的特徵，這時候英人和法人都不隱瞞了。霞飛列舉理由證據，向費資起說，爲了保持東方的協約國不遭嚴重的崩潰，必須英、法兩國巨大的努力。費資起應該承認這種見解。

霞飛談到一個兩面攻擊的計劃，英人攻阿拉斯，法人攻雷姆斯。這是他心愛的思想，在這兩個地方突破，把德國中軍夾到鉗子裏。但是費資看到他對英人的要求很大，提出異議。他說他沒有砲兵。實際上，他要保全他的隊伍。

因爲時間急迫，又因爲要發生變故，霞飛只有讓步。法人又應該使用一切氣力，英人只要幫助

作戰。他們聯合起來，在英、法陣地交界，倍丟恩與阿拉斯之間，二十公里寬的地方，舉行共同突擊。英國人的工作，只是復習他三月裏的攻擊。但是法國人卻用盡全力想在斯卡拍河口北方突破。他攻擊正面的中心是羅累托的塊狀山彙。

二月裏，德人對於俄國的西威爾斯軍和法國在香賓的進攻，同時加以打擊——是爲馬蘇爾湖的冬戰與香賓的冬戰。五月裏，德國於英、法攻擊之前，在杜納耶克舉行巨烈突擊——是爲哥爾力擇¹²與泰諾夫間的突破戰，拉巴塞與阿拉斯間的突破戰。

運命又把勝利分配得不平均。當哥爾力擇——泰諾夫之戰逐漸擴大，使波羅的海與羅馬尼亞中間的整個俄國正面都崩潰時，只有幾個粉碎的村莊和一個石堆——那石堆從前叫做羅累托聖母教堂——在數度血戰之後落到英、法人手裏。

11 Gearpe 發源於阿拉斯之西北，流入些耳得河。

12 Gorlice 波蘭城名，在東培斯基頓山的北麓，泰諾夫之南。

培丟恩、杜亞和阿拉斯中間的塊狀山麓是一個風雲原來很多的地方。自從一九一四年十月，德國的第一個步兵踏腳到羅累托山上以來，自從法國子彈從部維尼¹³森林中，從卡勒取¹⁴房屋正面飛過來以後，這裏還不會有過安靜的日子。

那座山從東邊蘇契次¹⁵很斜地起來，然後向西伸展，逐漸傾斜，約達四公里之遠。從山上可以看得很遠，看到阿爾托阿¹⁶的低地，看到郎斯¹⁷，培丟恩，阿拉斯和杜亞等處遍地的烟囪。這裏是法國北部煤炭工業的中心。礦山與礦山相接，石渣堆與石渣堆相連。

但是為樹林和寂靜村莊所圍繞的羅累托山，彷彿是烟霧、煙筒、鍛鐵場、礦山、石渣堆和鐵道軌所造成的海洋中的一座島。

- 13 Bouvigny 羅累托山北部的村莊。
- 14 Carency 羅累托山南邊的村莊。
- 15 Souchez 羅累托山東南的村名。
- 16 Artois 法國北部的一省，與福郎登接壤。
- 17 Lens 法國城名，在羅累托山之東。

山的東部轟着教堂。

從前，當法國騎士在阿爾托阿對英人作戰時，誰佔據了羅累托的聖母教堂，誰就得勝，是一定的事。在這次戰爭中，這個傳說同從前完全一樣流行。教堂那邊塹壕裏的每個法國兵都看着這個教堂的廢墟，死守到從德軍手中奪回的那一天。這廢墟已經換了三次的所有者。以後永遠成爲中立地。五月，陣地正面自北向南越過山崗，從教堂兩邊經過，阿布來因¹⁸和卡勒取兩個村莊都落在德國人手裏。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清早，法國人在拉巴塞運河的南邊直到阿拉斯附近的斯卡拍河畔，在攻擊正面的法國部分上舉行連續速射。

法國人在這裏只作了兩天的射擊，恰與他們在香賓所採用的辦法相反，但是卻激烈得多。英國人在他們運河北部的地區內，只作了一種普通準備，爲他的步兵攻擊，只發了一個四十分鐘的連續速射的浪。五月九日拂曉，法軍開始步兵攻擊，在整個正面上有十二個軍團在工作，更配以騎

兵，以便立刻把突入擴大，到空地上去運動。

兩方的都學了一些乖，這一次對於劇烈襲擊的抵禦戰，比以前準備得好些，雖然對於以後各戰的程度，相差還是非常之遠。可惜德國人還不十分明白，應該把盡量少的人放到連續速射的具有粉碎作用的霰彈之下，應該把準備突擊的預備隊，留在破壞了的射擊地帶的邊緣，以便備戰。自動反攻的制度，還不會訂為規則，沒有變成固定的戰術觀念，但是已經被戰鬪部隊，在這裏和那裏，當做一種自助的方法用了。

法國人也不會閑暇，他們在香賓之戰，明白了如果攻擊的時候，走過了自己砲火的直接掩護之外，就要發生極大困難。他們由此得到結論，他們的砲火要同一個幌子一樣，在衝鋒步隊之前，射得盡量地長盡量地寬。這一層辦到了之後，再令砲兵連成梯形向前，移到新的射擊陣地裏面去。

處置與對抗處置繼續衝突。因為德國的步兵預備隊，比法國砲隊靈敏，所以勝利總是在防禦者方面。

英國人在運河以北毫無所得。法國人把德國人逐出阿布拉因和卡勒，佔據了羅累托聖母

教堂的廢墟。

德國指揮部怕新情勢的不利，他們被逼到羅累托山最外面的東峯上，應該等着敵人從卡勒取來作側面的突擊。晚間下了放棄全山並把戰線縮到蘇契次前的命令。

第二天早晨已經有了生力軍，他們再努力上山去攻擊法人在掠得的地區內，還不能有什末佈置的法人。阿布來因，卡勒取和教堂還是在敵人手裏。戰事就固結在這些地方的前面，不會移動。教堂周圍的尸山增高了。

霞飛又打算用反復不斷的攻擊，使敵人馴服。他發明了一個名詞，叫做『啃德軍的正面。』但是法國人咬到金屬物上面，把牙齒弄掉了。正如那時在香賓一樣，這裏亦然。局面還是和第一次進攻與第一次反攻後一樣，沒有任何變更。難道浪費還太少了嗎？材料戰還要完全不同的數量與代價嗎？

五月底，阿拉斯之戰化為各個戰鬪，德國人在這邊，法國人在那邊，都打算改良他們的陣地線。以後陣地戰的規則也在這裏施行，逐漸成了固定的命令和幾乎難於改變的習慣了。

羅累托山成了一個彈痕和塹壕的亂雜無章的集合體。山上沒有綠色的樹和灌木了。爲戰爭毀壞了鐵絲網，又被人逡巡地佈成了。死人臥在中立地上沒有掩埋。斥候夜裏走着。間或有個十分鐘的黃色曳光葡萄串，從硬化中引出阻止射擊的凶惡的嗤嗤聲。

蘇契次是一個石堆。在碎石下支着地窖裏，蹲着備戰隊和營部。白天裏夏日無情地烤着。如果天空沒有飛機時，人可以坐到野外曬太陽。如果有個砲火襲擊，像閃電一般迅速地突然向廢墟鳴嘯而來，個個人都像老鼠一般跑到洞裏去。一切生物都被抹去了。

夜裏行軍灶來。前線塹壕裏各連拿飯的人已經到了。他們蹲在地窖洞口，吸着一根紙煙，默默不語。飯盒撞着輕輕地響。一陣砲火襲擊的反響，闖了下來聲音糟雜，聽不清楚是什麼。那襲擊大約是落在教堂南面的教壇陣地上。

以後分配那熱騰騰的湯。人們像影子一樣，在到山坡上去的交通壕裏消逝了。

東方的大戲在夏天和秋天開幕，變成俄皇軍隊的悲劇。霞飛和費賚起又有了全新的任務在

面前：怎樣纔能強迫德國人把戰事重點移到西方呢？

霞飛又提起他從前的計劃他又提議在阿拉斯和雷姆斯作兩面攻擊。費齊起說，好，但是在北突擊的事，應由法軍擔任一大部分。霞飛沒有別的法子，只得照辦。因為英國總還是沒有決定實行徵兵制，法國又應該擔任攻擊負擔的四分之三。

二月間，霞飛在香賓出場，帶了五百尊大砲，毫無成功。他這一次在阿爾托阿和香賓一起帶了五千尊砲來嘗試。美國的彈藥源源而來，用之不竭。

兩處戰事將在同日開始。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協約軍舉行阻止射擊，只是間或停止。英國人又比較節省些。二十五日，天還未亮的時候，在北方培丟恩和阿拉斯之間，在香賓、蘇愛恩和馬西格之間，開始步兵攻擊。

德國各師團因為劇烈的砲火受了重大損失。前線好多部隊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戰略的預備隊沒有了。一切都用在東方，或用在下面的塞爾維亞，進行一個新的戰事。在東方的勇敢行動差不

多要得到報應了

英國人達到拉巴塞和郎斯當中的小城洛斯¹⁹。各師的局地預備隊塞着突入地點，向旁邊遮斷他們。陣線因為反攻的原故又凸出去。

法國人第二次走過羅累托的山坡，向蘇契次和吉芬奚²⁰下去。蘇契次仍在他們手中。戰事對於德軍的損失很大，有時竟造下一個嚴重的局勢。一點一滴地使用極可省節的預備隊，竟能防止陣線的繼續凹進。兵力既不足，損失又重大，故不能反攻，收復失地。第一天所喪失的地點，竟成定局。香賓的情勢更要危險。從蘇愛恩到索姆·匹²¹，德國的防禦在砲火與集團突擊的劇烈壓迫之下，弄得四分五裂。手頭沒有戰略預備隊。

原來在這裏，敵人已經作了局部的突破。第三路軍的總指揮部打算退到累泰爾。但是被衝破

19 Loos 在拉巴塞之南，郎斯西北。

20 Givenchy 村名，在蘇契次東，郎斯南。

21 Somme-Py 在蘇愛恩之東北。

了的德軍，從兩邊向突入的敵軍射擊。敵人失掉了移動彈幕射擊的利益，沒有把握，不會認識情形的便利。最後來了少數的預備隊，打到破口裏面去。機關槍又答答地放起來，逼着法軍縱隊倒下。第二天晚間突破的危險可算已經排除了。

『散兵巢』是這次富於變化的戰事的新現象，現在第一次發現，密集在一塊的少數人，逃脫連續速射的恐怖，固守着幾個彈痕，向前向後，向左向右，用他們的槍和機關槍，控制着不斷喧囂的戰場。

這樣的抵抗巢，好像是分佈在戰鬪沸騰的海中的羣島一樣，敵方整營的兵，都在這前面被打得四分五裂。這些巢裏面的人或由偶然，或由勇敢，或由幸運，大家都團結起來。他們組成後來預備隊插進去的戰線的角柱。有時他們好像有一天和一夜多被切斷了似的。他們可以用唯一的工具——光彈，報告他們的戰友，說他們還活着，而有解困的希望。

有時候，敵人重砲的一個完全命中彈，把所有人都殲滅了。

在這些大戰的羣島上，產生了防禦戰的大師，後來，當防禦戰得到它那巨大可怕的形式時，一

一切都與這有關係。

十月間，這次二重戰事也擱淺了。第二個戰鬪冬季慢慢的來到。

一九一五年給了西方戰事一個新面目，指出了一個新方向。但這只是到以後兩年的一種過渡。在以後兩年中更使新的戰術極度發展完成，並且向人類和物質提出了一些在當時尚不能想像的要求。

西線不會動搖。但是在世界各戰地的周圍，卻起了巨大的變化。

第十一章 勒謨山，華沙，維爾納¹

德國最高統帥部把戰事重心一直從西方移到東方的計劃既不是一天決定，也不是一下實行的。那計劃的產生有幾個月，並且是由事變的進行自己決定的。

主張這個計劃最有力的是東線的幾個人物：興登堡、魯登多夫和孔刺德。福根海遲疑地隨着。但是當他深信可以斷然行動時，他就盡力運兵給東方的各路軍，以便他們實行巨大的任務。他在西方情勢異常緊張的時候做這件事，因此他就負着一種極大的責任。

正在開始實行的時候，政治狀況也偏着在同一方向作其他的決定。一九一五年正月，已經可以算到意大利定要參戰。因此，奧軍的大部分，要被牽制在新的亞得里亞海戰線方面，是應該預料到的事。預先擊敗俄人，似為加倍重要。奧匈軍隊一天比一天疲乏，也有取同一趨向之必要。此外還

¹ Vienna 波蘭東北城名。

要顧到羅馬尼亞，因爲它的中立已逐漸採取了可疑的形式。在東方情勢轉變到不利的時候，羅馬尼亞將接受協約國的要求，是不可否認的危險。

最後巴爾幹半島上的情勢，也逼着要有一個解決。中歐戰事早已突破了它的境界，波及到歐洲的極東南部，甚至蔓延到整個土耳其領土直到高加索山，直到波斯灣和蘇彝士運河。德國更有一切理由，替給養惡劣，因兩次苦戰，而衰弱了的土耳其的軍隊害怕。

協約國對君士坦丁堡作兩面攻擊的準備，自從二月以來已經被認出了。英、法兩國在埃及集合了一個遠征軍，以便攻擊達達尼爾海峽。俄國在敖得薩集合了一路大軍，以便實現它的巴爾幹夢。如果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就打開到俄國去的路，協約國和美國的整個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都可自由踏進俄國去。這是無論如何都要設法避免的事。保加利亞因爲一九一二年塞爾維亞的叛變，甚爲憤激，只是等着一個良好的機會，加入中歐方面作戰。我們應該歡迎它，以便排除它最後的疑慮。

2 指一九一一年與意大利之戰，一九一二年巴爾幹半島之戰

因此，在德國大本營裏，早已發生了遠征塞爾維亞的計劃。這計劃的前提似乎是擊敗俄國。

雖然如此，福根海還是躊躇了許久。爲擊俄計劃便利起見，擱置征塞計劃，他每想到這一層，都覺得很爲難。最後和從前一樣，爲顧慮同盟的奧國纔加以決定。多瑙帝國的東北有俄國，西南有意大利，南有塞爾維亞，或許東南還有羅馬尼亞來攻擊，它有崩潰的危險，在當時已經組成了德國大本營的最大的憂慮。俄國是最強的敵人，而且是最先可以接觸的，應該先被打擊。

在決定攻擊俄國以後，不久對於新作戰的地點，兵力和戰略目的發生新的辯論。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的眼光遠大的計劃，又與福根海的謹慎的算術相衝突。東方總司令的意見，以爲人應在北方，科甫諾，格羅德諾附近，在南方從喀爾巴阡山正面上，把一個巨大鉗子的兩個鉤合攏，以便包圍並殲滅在波蘭的整個俄國中軍。這樣勇敢這樣偉大的計劃，與福根海按部就班的戰略相反。他指出雖有好的戰術結果，卻無好的戰略結果的二月各戰，那時人曾經打算作相似的事，在北攻擊西威爾斯，在喀爾巴阡山攻擊伊凡諾夫，沒有成功。他的頑固變成一種不可戰勝的反抗。當孔刺德站到與登堡一方面的時候，他還是不退讓。

福根海說——東方總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意見的不幸的紛歧，在一九一五年夏季的東方大戰期間，表現得最爲厲害——只能作目的有限的戰事，因爲兵力也有限。如果我把這有限的兵力再分爲二，一半用到北方，一半用到南方，那我就冒毫無所得的危險。就令情形極其順利，我在南北兩方，都達到了突破的目的，但是兵力有限，無論如何，都不能利用偉大的戰略。因此只有集中兵力的問題。兵力應該集中在中部，以便保持向兩方作戰的自由集中，是使突破有最大的把握。利用突破是以後纔能決定的事。人可以再四突破，或者作別種決定。行動的自由總是保持着。在因爲兵力有限，目的不在殲滅俄人，只在充分地削弱他。最後，福根海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當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企圖消滅俄軍時，福根海只要以有限的戰略目標，用持續地打擊，使俄國在道德方面銷沈，以便使它向中歐列強討個便宜的和約。

奧登堡和魯登多夫只得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選定外悉塞爾河與杜克拉山口中間的奧軍正面做突破地點。由一路德國軍去實行攻擊。準備極端祕密，以便盡量利用攻其不備出其不

3 Duki-Pass 在東塔斯基頓山中，高五〇二公尺。

意的兵法。

作戰指揮隸屬於在特申⁴的奧匈軍高等司令部，該部現在的命令範圍為華沙南面自布柯維納至皮利卡的全部東線。德國最高統帥部，從西線移到上細勒西亞。

德國東方總司令得到了命令，預先在極北作一次出乎敵人意料以外的突擊，以掩蔽並引導主要攻擊。在東方總司令部方面，當實行這次突擊時，還努力追求一種不會說出的意旨，即創造一種順利的出行陣地，使這次作戰的結果，於或種情形之下，仍可實行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原來計劃的巨大的兩翼運動。

在西方，材料戰的流血時代開始。一種嶄新的戰圖典型逐漸組成。在二十公里左右寬，深度極微的地方上，進行異常集中和集團的戰事，使土地破裂，一師一師的人粉碎。

4 Teshen 戰前奧國細勒西亞的城市，自一九二〇年起分為波蘭特申及俄國薩河 (Olsh) 右岸，捷克特申，薩該河左岸。

在東方，麻木的冬季過去了，戰事復起，在廣大的區域上作遼遠的運動。它的開端是按照西方模範的一個突破。它的結果，是在逐日不同的新方向中，對着逐日不同的新目標，在極遠的距離上，作其規模之大未曾夢見的一種繼續不斷的戰爭。在一星期內人已經可以說，從波羅的海到羅馬尼亞的整個東線正面，寬約一千五百公里，都在運動。

在西方沒有隨機應變的事，沒有什末作戰韜略了。在那塊的統治者不是戰事思想家，却是算術家，材料供給的事都在他們手裏。在東方，整個戰事都建築在隨機應變與作戰韜略兩個觀念上。在西方，彈痕中那些抵抗巢，用它們的武器控制幾百公尺寬的地方，忍耐之後，戰事便見分曉。在東方，盡是行軍縱隊的成績，它們一面作戰，一面前進，實現指揮者的戰略思想。

同一戰爭，同時有兩個這樣不同的面目，是從來沒有的事。

東方的戰事像一篇活動的戲劇，一幕一幕地在十分不同的舞臺上展開，經過幾月之後，合成一篇整劇。如果智力和心情要記着全劇的大要，必須緊跟着它。至於詳細情形，雖然規模非常宏大，要想仔細加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事。正如戲劇的規則一樣，時而慢走，時而似乎靜立，時而大步前

進，時而任意變更舞臺，時而在某某事件上，十分注意，彷彿癡癡，非要人不喘氣地追着它發展的速度不可。在一切未達到運命所規定的目的以前，沒有停止，沒有時間考慮。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戲劇開幕。

德國勞恩斯泰因的集團軍，以很少的兵力，在極北默麥爾與的爾西特之間，突擊那毫無知覺的俄國部隊，更迅速向北逼近紹倫⁵，於五月七日佔據波羅的海的港口里堡。騎兵巡邏到里加海灣⁶附近和米陶⁷邊界上。

最先，大公還是安靜如常。但到最後，他也覺得危險大了一些。他迅速從他紮在波蘭的中軍裏，抽了一些兵去援救。同時他的目光總是射在鄂索威次和普爾薩斯尼次。他認得他的敵人。他在那

5 Sohanlen 立陶宛北部的城名。

6 Rigaischer Meerbusen 在波羅的海的東岸。

7 Mitau 萊多尼亞的城市，濱德利克塞河 (Driksa)。

裏期待與登堡攻擊俄國中軍的北面。

德人一面巡察全部庫爾蘭，一面又於五月二日，在泰諾夫與哥爾力擇中間的杜納耶克，對俄人加以主要打擊，俄人毫沒有料到，也不會準備。

馬肯森元帥統率德國新十一路軍與連接在右邊的奧國第四路軍。他的參謀長是塞克脫。⁹上校軍司令部的砲兵專家是培楞特。¹⁰上校禁衛軍團，由列日攻擊者厄米息統率的第十軍團，由佛朗索阿將軍統率的第二十一預備軍團，一師普魯士兵，一師巴燕軍和奧國的一個軍團，組成戰鬪力。又聚集了大批的砲隊。

我們不能像法國人和英國人作好多天的連續速射的浪費。材料不夠。因為不能持久，只得用

8 Kurland 萊多尼亞的西部。

9 Seeckf, Hans v. (1866—) 後於一九一七年任土耳其軍參謀長；一九二〇——二六，任德軍統帥，組織國防

軍；一九三四——三五，在中國任軍事總顧問，著作甚多，所著國防軍一書，有本書譯者的譯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0 Berendt

11 François, Herm. v. (1857—) 曾參與松山之戰與索姆之戰。

第十一章 勒讓山，華沙，維爾納

強烈去代替。

五月一日的下午開始動作。隊伍安靜而有秩序地走了一夜，那正是星月皎潔，氣候溫和的春宵。五月二日的早晨，集中起來，成功極強大的兵力。一起有四點鐘之久。俄國砲隊沒有聲音。正十點鐘時，步兵開始攻擊。

晚間，俄軍第一道障地完全被佔領了。攻擊者在第二道障地前。五月三日第二道障地陷落。五月四日，馬肯森到了衛斯洛卡河畔。五月五日過衛斯洛卡河。以後俄軍開始退卻。趕來的預備隊伍也捲入潰逃的漩渦中。突破業已成功，開始作戰略的利用。

俄人已經在外悉塞爾河那邊退到波蘭南部。他的縱隊已經從北部喀爾巴汗山口向下奔流。俘虜已經達到十五萬，大砲共計二百尊。

五月九日俄人退到散河後面，向普爾則密斯爾去。德、奧聯軍在這座要塞兩邊作戰，逼近河邊。中部喀爾巴汗山，現在也沒有敵人了。

現在大公醒了。他最後仍表示是個偉大的，難擊破的，不為任何事物所動搖的將軍。他以絕大

的精力，驅逐伊凡諾夫將軍的一路軍，在斯塔尼斯勞¹²和折諾維次之間向奧軍南翼進行，想藉一次狂勇的反攻，轉變散河旁邊的局勢。

普夫蘭折·巴爾丁不能對付這個令人見而失望的進擊。他退讓。照情勢看來，好像運命之神要獎勵大公了。

但是在普夫蘭折·巴爾丁旁邊站着一個敵人，他的隊伍只是等候着攻擊的命令。那便是林根將軍的德國南方軍。大公這個勇敢的策略遇着同樣勇敢的回答。林心根突破俄軍陣地，並且朝北向斯特里¹³突進。俄人不得不退過聶斯德河。林心根不讓他們喘氣。他這樣達到了他的目的。伊凡諾夫將軍應該削弱他在布柯維納的攻擊正面，以便能夠在林心根面前強大些出場。普夫蘭折·巴爾丁又站隱了脚步。南方的危險排除了。

事變不息氣地展開。馬肯森又擔任了作鎚子的角色。當林心根達到聶斯德河線時，德國重砲

12 Stanislau 波蘭城名，在東加里細亞，濱聶斯特利薩河 (Nistrina)。

13 Strzyż

隊攻破普爾則密斯爾的防禦工事。巴威隊伍都上着刺刀，突擊北方的三個砲臺。

六月三日，要塞落到德國人手裏，俄國人失掉了散河陣地的隅柱。因此，他們在散河線東邊的防禦愈加頑固。同盟軍不得不從新集中攻擊。這需要一些時間。

六月十二日，第十一路軍於連續速射之下，在普爾則密斯爾和惹羅斯老之間，集中攻擊。俄國人於大至急之中，佈置了新的防禦線。他們是這一方面的能手。

馬肯森在四天之內，打開了一條血路，於六月十五日，紮到格羅德克北邊一個建築良好，由生力軍守着的俄國防線之前。

六月十九日的早晨，在這裏施行突破。這是自泰諾夫¹⁴哥爾力擇以來的第三次突破。格羅德克的陣地破了。右鄰奧國柏木·厄爾莫理¹⁴將軍的集團軍——馬威慈將軍的德國培斯基頓軍團亦在其內——在該地之東突入俄軍正面。

六月二十二日，他們辛辛苦苦地掙來的，直到現在的最大結果，落到同盟軍手裏。柏木·厄爾

¹⁴ Bühm = Ermolli (1856 —) 以後復於一九一七年主持對俄的夏季攻擊。

莫理於短戰之後，佔了加里西亞的首府勒謨山。

這時候，林心根已經過了聶斯德河。普夫蘭折·巴爾丁也向東與前進運動取得了連絡。波蘭南部的正面早已向前進了。

自從五月初間以來，幾乎有五十萬俄國人做俘虜。德軍獲得的大砲有一千多尊。被捲入戰鬥的俄軍，都呈現一種可疑的狀態。

因為急須重新改編，尤其是要完全改變作戰的方向與戰場，同盟軍在勒謨山東邊的布格河畔停止對於戰敗者的追擊。在波蘭中部的皮利卡河與羅馬尼亞邊境上的折諾維次中間的俄軍都打敗了。差不多加里西亞的全部和布柯維納都解放了，此外，又掠得波蘭南部的一部分。

第一幕戲完成了。俄軍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傷口。將來要表示他們是否受了致命傷。

一個偉大的戰略和政治的利益已經獲得了。大公看到沒有辦法，只得把他預備攻君士坦丁堡用的在敖得薩的軍隊，調到奧國正面上來。君士坦丁堡的危險還是限於左邊。因為這時候英、法

遠征隊在英國艦隊保護之下，在加里波利¹⁵半島上站住了腳。德國桑得斯¹⁶將軍給土耳其人幫忙。德國潛艇在經過直布羅陀¹⁷與地中海的路上，一直突進到達達尼爾海峽，與英國海軍作戰。這便是德人當時能夠爲土耳其做的一切了。

在他方面，那久已害怕的事竟實現了。意大利人覺得有好處有利益，與協約國聯合起來。奧國只得把它幾近一半的兵力送到南方去。奧國的地勢，在戰略上的頗佔順利，於它有很大的益處。伊孫左河¹⁸戰役的時代開始。同樣的奧國各軍團，對俄有時沒有效力，對意卻極會作戰，可謂不幸中的出乎意外的大幸。但是增加了德人的一個極大的負擔，因爲他們現在不得不擔任整個東線的

15 Gallipoli 愛琴海中土耳其的半島在達達尼爾海峽西北。

16 Liman von Sanktora (1835—1929) 一九一三年君士坦丁堡的德國軍事委員長；一九一五——一六，防禦達達尼爾海峽；一九一八年爲敘利亞的統帥。

17 Gibraltar 地名，西班牙最南端之地角與摩洛哥之休達 (Ceuta) 相對，中爲海峽，通地中海與大西洋。

18 Tsouzo 在上意大利。世界大戰中奧軍於此作十一次之防禦戰。

四分之三的兵力。從現在起，繼續作戰的事，差不多完全放在德人肩膀上了。

福根海的戰略，總是按部就班的，他只是緩慢而猶豫地深信直到現在的東方的結果超出了期待，殊有作較大規模的繼續作戰的必要。現在他也是『無限制的繼續作戰』的有力的反對者，仍抱着他目標宜有限制的原則。他的意見與奧登堡和魯登多夫不同，他以為他所運用的一步一步的作戰法，卓有成效，固執着那種方法，把東方總司令提出的在北從科甫諾、格羅德諾，在南從勒讓山作個大鉗子包圍俄軍的計劃，冷淡地拒絕了。與奧登堡向德皇申訴，但是德皇庇護他的參謀總長。

福根海以為對俄國中軍加以直接的打擊，是唯一正當而且有把握的辦法。依托於華沙和伊凡哥洛得之間的俄國中軍，在南方陣線大變動之後，向西突出成一遠大的弓形。如果人從普爾薩斯尼次、洛木紮向北方側面，從外悉塞爾河與布格河之間陣地向南方側面加以壓迫，那整個波蘭弓形都要崩壞。如果南北兩方的攻擊能夠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附近握手的話，或許竟

GI Brest = Liowak 在波蘭首都華沙之東，與華沙、伊凡哥洛得成三角形之要塞。

可成功一個坎泥之戰。

在從新配備隊伍的時候，又把命令權作了一個徹底的新分配。爲得容易指揮作戰起見，福根海最先組織了兩個德國集團軍。北方集團軍由直到現在的東方總司令官奧登堡大元帥指揮。他的陣線從波羅的海直達伊凡哥洛得區。隸屬在他手下的有涅門河軍——從前的勞恩斯泰因集團軍——第十、第八、第十二路軍和第九路軍與窩易爾士的支軍。南方集團軍由馬肯森大元帥指揮，隸屬於他的爲第十一路軍，由林心根統率的新編布格河軍，和奧國第四路與第一路軍。他們佔有從伊凡哥洛得到勒謨山地方的陣線。八月中間，從奧登堡集團軍的右翼，包括第九路軍與在華沙和伊凡哥洛得中間的窩易爾士的支軍，組成一個中部集團軍，由巴燕親王雷奧波爾德²⁰大元帥指揮。從勒謨山直到羅馬尼亞的邊境，繫著奧國柏木·厄爾莫理的集團軍，即奧國第二路軍，德國南方軍——從前爲林心根，現在爲伯爵波特麥爾²¹將軍——和奧國第七路軍。德國各集團軍

20 Leopold von Bayern

21 Bothmer (1852—) 巴薩邦的元帥。

的戰略指揮，是在上細勒西亞德國最高統帥部手裏。

七月十三日，卡爾維次²²將軍領着他的隊伍在普爾薩斯尼次的兩邊突破，迅速前進，達到訥勒夫河。大公早已期待德人對他中軍作兩面的攻擊，在這裏用強大的預備軍抵抗，攻擊停頓下來。砲兵應該接着來，以便追擊防禦工事甚堅的訥勒夫線。

幾天之後馬肯森集團軍在外悉塞爾和布格兩河間攻擊，特別重用的是第十一路軍和布格河軍。最先向盧布林和科爾木迅速前進。但以後發生了和在訥勒夫河畔一種相似的情形。大公盡其力之所及，支撐他在波蘭中軍的側面。

這時候查出來，他再沒有資格作大規模的對抗戰爭了。運命轉變了。他在加里西亞各戰中的損失太大了。如果他不能用攻擊自助，那他就要以同樣的惡辣，同樣的實力和迅速去使用別種的方法。

他在側面頑固防禦的目的，只是要迅速而且完全撤去整個的中軍。當卡爾維次達到訥勒夫

²² Gallwitz (1852—)

河畔，馬肯森向盧布林和科爾木前進的那一天，尼可來·尼可來貝維次已經着手按照方纔認出的情勢，作極其精密的對抗處置。

波蘭的俄軍正面陷於動搖。華沙和伊凡哥洛得西邊的一切俄國軍團都在退卻。巴威雷奧波爾德親王的第九路軍和窩易爾士的支軍，緊追着退卻者。俄人受着重大的損失。一直到了訥勒夫河與外悉塞爾河的後面，纔組成一個新的防禦正面，那正面依托於俄國最強固的各要塞：伊凡哥洛得、華沙、諾窩·喬治耶夫斯克、浦爾吐斯克²³、羅慘²⁴和鄂斯特洛倫卡。

大公的實力又拒絕同盟軍實行一個坎泥之戰。福根海打算從已成情形之中，藉新的臨機應變，得到一種盡量宏大的利益。七月二十七日，窩易爾士的支軍於一次光榮的攻擊中，在伊凡哥洛得北面的窄狹基地上，渡過外悉塞爾河，據着橋頭，抵抗敵人強烈的攻擊。差不多在同時，馬肯森舉行第二次攻擊，在盧布林和科爾木之間向東北打了一個深楔子進去。幾天之前，卡爾維次逼近訥

²³ Pulnisk 在華沙西北，濱訥勒夫河。

²⁴ Rozan 在浦爾吐斯克東北。

勒夫河，在羅慘和浦爾吐斯克之間突破，深入俄軍陣線。馬肯森和卡爾維次都朝着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走。鉗子威脅着。

德軍從南北兩方打穿了，俄國中軍陷於不可救藥的可怕的局勢中，連大公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支配。他隊伍疲乏的程度，比大公的精力大得多。他們完了。大公對於他們的要求太多了。

尼可來·尼可來貢維次在這些極爲痛苦的日子裏，只有一個思想。無論如何，他絕不讓人使他遭受三索諾夫與西威爾斯的運命。人雖然可以說他是打敗了，但是人應該鄭重地說。他不顧一切犧牲全部中軍，向他的隊伍提出未之前聞的要求，恐懼與潰亂的怪物已經在他們上面翱翔。

放棄戰略上的弓形——在北由訥勒夫河，在西由外悉塞爾河，在南由布格河組成的弓形，實在是末日的開始。俄國人再不能在他天然的，因爲法國許多億法郎以人工加強的集中地區中作戰了。普利彼得河²⁵畔的沼澤地帶，已經伸着可怕的兩臂，無情地在他們背後威脅着。

²⁵ Pripiat 俄國尼柏河 (Dniester) 的右岸支流。

八月五日華沙不戰而陷落。伊凡哥洛得迅速繼陷。它的命運總是同它的華沙大姐相聯接的。在好的時候和不幸的時候都是一樣。

八月二十日，克服安特衛普的柏塞勒，在短時期圍攻之內，略得了諾窩·喬治耶夫斯克，在該城內俘虜了十萬俄國人。

不幸的是這種禍害向北蔓延。訥勒夫河畔有堅強的成效卓著的三個要塞，鄂斯特洛倫卡洛木紮和鄂索威次，頭兩個已經於八月初間喪失，現在，鄂索威次也於短期攻擊之後陷落。

九月四日，涅門軍正南方角柱格羅德諾陷落，於是那一切正在崩壞中的要塞的環合攏了，這個環在一月之中，犧牲了大公最良好的，最堅固的防禦武器，即他每次進攻必不可少的據點。這時候他各師團的退卻變成了逃竄。每天都留下萬把精疲力竭的俘虜，幾百尊大砲和乘具，無數的材料。最後所以不得不停止的，不是因為敗者的抵抗，卻是因為這種強行軍的過度辛苦，與追擊隊伍爲了彈藥和糧食一天比一天困難的原故。

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是第二幕劇的最後的一項。八月二十六日，它被第九路軍佔領。

俄國的中軍在四星期之內，被人從外悉塞爾河趕到布格河的要塞後面去了。距離有二百五十公里。新陣地從格羅德諾筆直朝南到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然後順着布格河的上流，一直伸入加里西亞，復在加里西亞之東與第一幕所達到的正面——沿着次羅塔·利帕河與聶斯德河直達羅馬尼亞境界——相接觸。

又做了一項巨大的工作。

本劇的第三幕在這時候已經開始了。

這一幕是由同盟國在東方最強最大最可怕的敵人的個人悲劇開的端。尼可來·尼可來·貢維次大公，按照他姪兒俄皇的命令，於九月八日卸下俄軍總司令之職，被任爲高加索的俄軍統帥。小俄國要求一個犧牲。這是真正的俄國和俄皇的思想，他恰恰找出這個因爲他的實力，幹練和不撓的精力，屢次保持俄軍不受最惡劣命運的人做犧牲。

尼古拉第二²⁶自己擔任他軍隊的總司令。小父俄皇親自出馬，一切都應該變好些了。但是這位惶惶無主，優柔寡斷，內心不願作戰，以其帝位的光輝和威嚴作最後手段的人，只是個人影子。發縱指使的是布魯息羅夫²⁷和伊凡諾夫兩位將軍。他們同聖彼得堡的政客們聯合起來，成了最有力的主戰派的首領。他們現在極有意地——正如他們在平時努力戰爭一樣——極冷酷而卑鄙地——正如他們從前騙俄皇下動員令一樣——極無情地的逼着他，要他本國人民從新流血，大事犧牲，去鞏固他那動搖的帝位。

他們過於重視他們的力量和皇帝親率軍隊的暗示效果。他們只知道大公是個不好的將軍，把他們的各師團在正面去攻擊敵人。他們有大公的殘忍和毒辣，但是他們沒有他在戰略方面的

²⁶ Nikolaus II. (1868—1918) 一八九九年發起海牙和平會議；一九〇五年加冕，頒佈憲法；一九一四年受主戰派影響，下世界大戰的動員令；一九一七年革命前退位；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與其家族在耶路政利倫堡 (Jokohinenburg) 地窖中被槍斃。

²⁷ Brusilov (1853—1926)

靈敏。

他們最強大的敵人，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在東線上始終一致地安靜地工作。因為福根海的反對，已經兩次奪去了他們要求完全決戰的可能。在加里西亞和波蘭的第一二幕主要作戰的指揮不會受他們的影響。他們看到打了大勝仗，但是他們很痛心，德軍不知不覺地逐漸深入俄境，沒有得到一個異常重要的，把俄國永遠排出敵人之列的勝利。

那時是九月初間。戰事已經延長了四月之久。還有一個半月——秋季將要禁止它的繼續。福根海在七月裏，拒絕了『無限制』地擴張戰事。難道用這種方法不正是陷入無限制的境地嗎？

佔據一個這樣巨大的掠得的地帶，需要巨大的隊伍數量。在華沙設了一個總督府，由柏塞勒主持。已毀鐵路的建造——俄國人用的軌道較寬——大路和橋樑的修復，兵站線的大大延長——一切都需要時間，材料和人力。恰巧這三項因素，都是我們應該節省的。

照着一八一二年的模範²⁸，俄國把這塊地方當作沙漠遺棄了。房屋和城市都燒了。牲畜被趕

²⁸ 是年夏季，拿破崙征俄，法軍的大部分從科甫科向東渡涅門河而去，俄人堅壁清野以待之。

到沼澤和森林裏去，讓它們餓死。居民被逐出他們的故鄉。這些不幸者組成一望無際的縱隊，停滯在作戰的兩造之間，只得由德國政府方面去給養。

當追擊俄軍中堅，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附近，慢慢攔淺時，奧登堡和魯登多夫又作第三次建議，在這最後的一小時內，使用大鉗子。在今天，這個計劃與第一、二次的面目完全不同。如果人在今天，要做這個全部工作，就應該在北方經過度那堡²⁹——維爾納向明斯克³⁰，在南方經過窩里尼因的三角要塞盧斯克——度普諾——洛甫諾伸張，以便雙方在羅基特諾³¹沼澤後面相會。這是一個範圍異常廣大的作戰。這還可以實行嗎？隊伍還能夠做得這多的事嗎？

出乎意外的事來了。福根海批准這個建議。孔刺德馬上贊成，並答應把奧國隊伍放在南方，作實行這個計劃之用。

29 Dünaburg 萊多尼亞東南的要塞，離波蘭不遠。

30 Minsk 蘇維埃共和國白俄羅斯的首府，與波蘭接壤。

31 Rokitno-Sumpfe 在波蘭與俄國交界的波勒斯耶 (Polesje) 地方，普利彼得河流域。

這個巨大的兩翼作戰，在五月裏作第一次是否可行，七月裏作第二次，以後在九月作第三次，是否還可以實行，是不用作無益的爭論的。事實是，在九月裏比七月裏難，七月裏比五月裏難。此外，事實上，九月裏在開始以前已經撤去了強有力的軍隊，因為馬肯森的集團軍解散了。馬肯森自己帶着第十一路軍到塞爾維亞的正面上去，以便實現福根海的計劃。這路軍帶了許多良好師團去。其他各師應該送到西方去，法國人和英國人正在阿爾托阿和香賓着手他們巨大的材料兩面戰爭。

自從大劇開始以來，興登堡和魯登多夫未嘗須臾疏忽最上部的北方。他們常是打算，要保並改良以後實行他們巨大的兩翼作戰的可能。抱着這種意見，他們已於四月底和五月初用勞恩斯泰因的支隊，佔據了半個庫爾蘭，直達汶道³²——紹倫³³——科甫諾線。以後又把該支隊擴大為涅門河軍，由柏羅將軍統率。

32 Windan 萊多尼亞西北港埠，汶道河入波羅的海之處。

33 Schanlen (Sranian) 立陶宛北部城名。

當本劇第二幕在波蘭中部扮演時，奧登堡在北方作了一個新的處置。除開最高統帥部所預備的外，他沒有另外要求一個兵，一尊砲，於八月初間用第十路軍去攻擊洛甫諾的外堡。

涅門河軍早已從他們在五月裏所達到的陣線上，去作新的突擊了。柏羅渡過杜必薩河³⁴，略取紹倫，同時朝北對里加，朝東對度那堡前進。當第十路軍於八月十八日克服科甫諾要塞時，涅門河軍把它的北翼作成半圓環繞里加，佔領米陶。它的右翼紮在從科甫諾到度那堡的半路上，在那裏與第十路軍取得聯絡。

從這個配備裏，開始本劇的第三幕即最後的一幕。

南北兩個突擊軍團，差不多同時運動。

所爾茲將軍的第八路軍和卡維爾次將軍的第十二路軍從格羅德諾區向東北突擊。愛喜和倫將軍的第十路軍與柏羅將軍的涅門河軍從科甫諾區與其北部開來。他們的突擊方向是朝東

和東南。這四路軍組成北方突擊軍團，最先包圍維爾納，然後向明斯克前進。

九月十九日維爾納在數度劇戰之後陷落。軍隊繼續前進，不可過抑，於九月底達到頗斯塔尉³⁵——斯摩爾良³⁶線。第十路繼續向北突出，達到度那堡前面。新正面沿度那河³⁷而下，經過雅各城³⁸和腓特烈城³⁹直達米陶，並在里加西邊與海相連。德國戰船控制着里加海灣。俄國人作防衛聖彼得堡的準備，他們以為一個德國陸戰隊可以使他們的首都受危險。

在南方，情勢的發展開始時也順利。孔刺德的冒險精神，不只要與軍參與打通窩里尼因三角要塞的攻擊。他要全部正面，從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南邊的科威爾起，經過勒謨山東的布格

35 Postawy 波蘭北部鎮名，在維爾納東北。

36 Smorzon 波蘭北部鎮名，在維爾納東南。

37 Dina 發源於俄國西部瓦爾戴連岡 (Waldaihöhen) 流過俄國及萊多尼亞，入於里加灣。

38 Jakobstadt 在萊多尼亞度那河左岸。

39 Friedrichstadt 同上。

河線，沿次羅塔·利帕河及聶斯德河直到折諾維次，一齊運動。從北到南的隊伍，爲奧國第四、二、二路軍，波特麥爾將軍統率的德國南方軍和奧國的第七路軍（普夫蘭折·巴爾丁）他們伸張一個二百五十公里寬的正面。

八月三十一日，浦哈諾⁴⁰取了窩里尼因三角向西突出的盧斯克要塞。九月八日又略取了南方的柱子度普諾，奧人繼續向洛甫諾突擊，慢慢地從連絡整個三角爲唯一防禦系統的強固的各野戰築壘中打過去。南方波特麥爾和普夫蘭折·巴爾丁的兩路軍，前進到塞勒特河畔。

正如戲劇在快完結之前，那些反對團圓的人物還抬一次頭，抱着要推翻直到現在一切情勢的意思，令人感受威脅一樣，這裏亦然。在這次作戰中，俄國部隊最後一次大反攻的時候來到了。至於它能夠採用一種如此危險的規模，足以明白表示奧軍雖有本年的大勝，但其衰弱進展到如何程度，殊足令人痛心。

一九一五年東方這部大戲的最後一幕，已經預告將來還有一部更大的戲，要在同一舞臺上

開始，極爲不祥。一九一五年九月妨礙這次全部作戰最後勝利的俄人對奧軍的攻勢，只是一九一六年布魯息羅夫攻勢的預兆，那攻勢與西方索姆河畔的攻勢有關係，引起了一個痛苦的，在今天也可以說是戰事的重要的轉變。

伊凡諾夫將軍從俄國國內搜集了可以抓得到的一切，新兵廠，輜重隊，兵備營，補充部隊和騎兵。他把這些武裝惡劣，沒有任何戰鬥情緒，在下意識中覺得不如人的各師團拿去對付奧國人。攻擊應同法國人和英國人在阿爾托阿和香賓的努力同時發動。協約國又以爲能夠給俄國戲劇一種別樣的轉變。瑪倫河畔奇蹟的回憶浮上他們的心頭。一九一五年的一切事變，夠使協約各國的痛心，應該用一次唯一的打擊去加以修改並且取消。

由奧登堡和魯登多夫領導的北方突擊部隊，按照秩序繫在維爾納和明斯克之間。在南方，奧國人的前進停頓了，伊凡諾夫的對抗行動已經宣佈了。

在這個時期中俄國中軍逐漸崩潰。巴燕雷奧波爾德集團軍的隊伍達到巴拉諾威池⁴¹。

41 Baranovitschi 波蘭西部鐵路交叉點，在白羅俄斯首府明斯克西南。

平斯克⁴²線。俄國人的背部緊靠着可怕的羅基特諾沼澤。布魯息羅夫把大公在八月裏在華沙弓形中所應用的藥方，如法泡製。無論如何都要退卻，不願損失，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包圍。

伊凡諾夫現在可以開始他的行動。

九月底新運來的俄國各師團達到塞勒特河畔的奧軍南翼。普夫蘭折·巴爾丁從塞勒特河向聶斯德河及次羅塔·利帕河退卻。他受着意外的重大損失，等於幾師的潰散。但是德國的南方軍仍保持着原有地位。波特麥爾撥出強大的兵力給他的右鄰，他們纔能阻止俄軍在次羅塔·利帕河與塞勒特河間的突擊。十月初間，德軍舉行反攻，迅速地又把正面移到塞勒特河畔。在那裏僵化爲陣地戰。

伊凡諾夫馬上又向北去對窩里尼因三角的柏木·厄爾莫里軍和浦哈諾軍作他的演習。他小心謹慎地總是搜索爲奧國佔領的正面地區。形勢與前相同。奧軍受着異常重大的損失，被虜人數甚多，於是退卻發生了一個深刻的凹入。

42 Prink 波蘭彼那河 (Prina) 畔的縣治，在巴拉諾威次南。

但是北鄰林心根將軍統率的德國布格河軍，卻同南方軍所作的完全一樣。他向南方旋回，撥了一些部隊給浦哈諾，又恢復了均勢。度普諾仍在俄國人手裏，盧斯克在德國人手裏。十月底，這塊的正面也僵化爲陣地戰。

伊凡諾夫整頓精神，又作一次最後的突擊。林心根馬上去對付他，奪去了他一切局部的獲得。於是伊凡諾夫的力量也完了。以後數度的攻擊只是臨死時的掙扎而已。

第三幕即最後的一幕也完了。

* * * * *

這次大戰的結果，對於俄國人是十二分厲害的。他們在半年中犧牲了三百萬人。兩百萬人死了，一百萬人做了俘虜。失去的大砲無數，大約總有好幾萬。這便是俄軍在一九一四年動員之後，有的那多人和那多砲。

庫爾蘭、立陶宛和波蘭都落到德國人手裏。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都解放了。十六座要塞——即俄國對德奧所有的一切要塞，唯度普諾與洛甫諾爲例外——都陷落了。這樣一個受了極度損

失的軍隊，以後怎樣還能夠舉行一個巨大的動作，是令人夢想不到的事。

因為福根海的催促，德國政府在聖彼得堡暗示，說德國願意同俄皇締結一個名譽的和約。最高統帥部知道，同俄國締結了和會，該有如何重大的關係。因為德國軍隊和德國人民的任務，雖然有這些光榮燦爛的勝利，仍開始擴大到無限制的地步。

俄皇沒有明白運命的這個最後的好意。他左右玩弄他的人，逼着他拚命，這般人知道，如果他們現在結束戰事，就令有個良好的和約，那他們的地位就要失掉了。

俄國政府拒絕。法英兩國高唱凱旋。德國和俄國失掉了運命之神供給它們的一個未曾預料的好機會。這個機會喪失的代價，是俄皇的地位與生命。對於德國的代價，不獨失去了這次大戰的結果，而且已經隱伏了——如果我們回頭想想——失敗的萌芽。這種失敗把當時在聖彼得堡妨礙締結和平的人們也扯到漩渦裏去，是天公地道的事。運命把他們掃除了，凡是沒有在他們本國人槍彈和斧頭之下做犧牲的人，都流亡到他那異國去了。

因此，一九一五年的大戲，只成了一本更大的戲的序幕。由軍隊的戲發展成功人民的戲。

第十二章 伊孫左河，達達尼爾海峽，塞爾維亞

一九一五年的戰事，有三項因素做特徵。第一個是西方開始防禦戰的時代，這時代已經指出這個觀念在以後兩年有很大的升騰。第二個是東方的大戰，這戰役雖然有不斷連串的勝利，而且得到了最大的占領地，但是仍不會徹底把俄國排出我們敵人隊伍之外。第三個是南方和東南方的各戰地的增加與擴大，蔓延到意大利，到塞爾維亞——希臘和土耳其全境。

這三件事在兩點上有一個共同特徵。第一，它們表示我們敵人要用盡一切力量繼續作戰，再把戰地盡量擴大的意志。第二，它們表示德國必須擔任一天比一天大的任務。我們的同盟國是一個可歡迎的和不可缺的助力，同時也是我們的一個重大負擔。因為顧念它們，不得不把我們的兵力繼續大大地分散，轉移那唯一的重要目標。那目標是擊破三個大敵人，東方的俄國人，西方的法國人和英國人。

從一九一五年起，到戰事結局為止，我們可以容易追求這二重原則的大賽跑——一面是協約各國的滅敵意志，一面逼着德國分裂。它的升騰最後變成一種惡運，人的勇敢和一切材料力量的緊張，都不能抵抗那惡運的鉄面無情。在一九一五年內，已經產生了三年後災禍從那塊開始的一些戰地，雖然我們做了若干前無古人的事業。

*

*

*

*

*

意大利參戰的前史對於它是永遠可恥的一章。達到它的政治目的並不因此而有變更。意大利從前曾與德、奧締結三國同盟，那同盟是防衛性質。對於有戰事時的軍事協定，原來規定德國在亞爾薩斯的正面，做幾個意大利軍團的陣地。

意大利政府利用純粹表面的事實——德、奧為最先正式宣戰的國度——馬上在柏林宣言，說同盟條約已不適用。在戰事爆發時，它的的確確說守中立。這是第一個步驟。於是法國放心大膽地把它繫在意大利邊境的各軍團，調到西方戰地來。英國在地中海方面的一切顧慮都解除了。

不久就來第二個步驟。意大利對於它的中立要報酬。戰事愈延長，中歐列強的形勢愈緊張，它

討的價錢也就愈大。德國派它的前任首相畢羅¹公爵到羅馬去，因為公爵在意大利負有偉大的聲望。他的任務是辦那項形勢逼迫我們不得不做的痛心交易。意大利的價錢又提高了。

第三步是暗中與英、法接洽。羅馬當局開始找他做商人的利益，因為他的貨物雙方都要。但西歐列強不止是要他中立，而且還要他參戰。因此，他們答應滿足他一切政治上的希望，並且暫時在書面上，把直到布楞納²的提羅爾³，伊斯特利阿⁴和達爾馬西亞⁵，在阿爾巴尼亞⁶的支配勢力和他所希望的掠得的土耳其的一部分，都交給他。他們樂得做順水人情，因為這些都是同他們交戰的各國的地方。如果協約國要意大利與從前的同盟國背約，並去作那種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1 Bernh. v. Bürow (1849—1928) 於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九為德國首相。

2 Brenner 提羅爾的山口，高一三七〇公尺，為一九一九年以來奧、意界限。

3 Tirol 奧國的酒地，與意之燕、南界意大利。南提羅爾現屬意。

4 Istrien 亞得利安海北邊的半島，戰前屬奧，戰後屬意。

5 Dalmatic 亞得利安海岸巨哥斯拉夫屬地。

6 Albanien 國名，亞得利安海，與巨哥斯拉夫、希臘接界。

第十二章 伊孫左河 達達尼爾海峽，塞爾維亞

的戰爭，那它們所出的價錢自然是很明白很巨大很誘人的。

只要同盟與國所能容許的事，畢羅都答應了。維也納政府在德國壓迫之下，聲明願意滿足意大利十分之九以上的希望。

這件事對於羅馬，只是得了一個再提高它的要求的機會。奧國人切齒痛恨。但是無濟於事，我們不得不想各種各樣的法子，避免戰事的繼續擴張。維也納也願意放棄的里雅斯德？

但是意大利想到，用這種方式達到它政治上的目的，如果中歐列強戰勝了，或許有不舒適的結果。它覺得要把它勢力的重心完全放到毀滅中歐列強的方面，要比較隱當些。當維也納和柏林的交涉，表面上還在繼續進行時，羅馬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同巴黎和倫敦，締結了一個祕密協定，意大利須於四星期之內參戰。

來了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變。五月二日，俄國在泰諾夫和哥爾力擇的正面被突破了。一種未之前聞的德奧聯軍的勝利事件正在開始。俄國人的損失數目極為可怕，不久就增加到人想從

意大利得到的全部人數。正如一塊脆布一樣，俄國正面繼續朝南朝北裂開。在西方，五月九日有拉巴塞和阿拉斯間的戰事。英、法各師團雖然費了很大的辛苦和犧牲，不會越過幾座被擊碎了的村庄。

羅馬開始嚇呆了。但是來不及了。協約國要求遵守那個協定。它們不要受人家的騙。爲攻達達尼爾海峽而用的一個英國艦隊和法國全部艦隊都在地中海。意大利的海岸伸展在它們面前，面積既甚廣遠，而且又沒有絲毫的保障。

所以意大利只得採取最後的步驟。它在祕約規定時期四星期的最後一天，向它的同盟國與地利宣戰。它暫時避免對德國做這同樣事件。因爲就令它十分願意作戰，也找不着絲毫藉口的理由。但是在新正面頭幾陣射擊落下之後，意大利人也遇着一個與奧國人比肩並立的德國師團。新正面的最大部分，都不適宜於意大利的攻擊行動。提羅爾的阿爾卑斯山是在北方的一個不可克服的天然防護壁壘。唯一的希望是伊孫左河岸邊閣爾茲^s的左右。

^s Gletsch 意大利北部省名及省會，濱伊孫左河。

卡多爾那⁹將軍帶着他的各師團，一步一步地向這個地區前進。他的躊躇，給了奧國人佈置的時間。孔刺德從前在開爾茲只留下了薄弱的警備部隊。他的意思想走到山脈附近，以便在那裏抵抗。在對俄戰役未了結以前，人只得取防禦步驟。

意軍沒有達到警備區，與人甚爲驚訝。現在孔刺德纔決定前進，大約在直到現在的警備線上從事抵抗。

伊孫左河各戰的次序開始。幾年中共有十二次。意大利人血流成河，只得了些不關重要的地方。

兩年之後，只有一路德國軍，協同奧國幾師人，就把意大利的隊伍從阿爾卑斯山坡上掃下去了。各師在極度紛亂之中，湧過威尼西亞¹⁰平原，逃到皮阿味河¹¹之後。

9 Cadorna

10 Venetien 意大利東北部的地方。

11 Piave 在意大利北部，流入亞得利亞海。

對德戰事在意大利從沒有得到普通人民的歡喜。直到德奧聯軍前進到皮阿味河畔，意國政府纔指出祖國的危急，在人民中創造一種對德作戰的情緒。

* * * * *

土耳其雖因兩次戰爭而衰弱，雖因內部行政怠忽而受損失，但是它知道它與德奧有共存共亡的關係。俄英兩國只是等着屠殺這個『博斯普魯斯海峽旁邊的病夫』。俄國要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在平時已經同協約國成立了協定。英國保有那最有企求價值的兩塊肥肉巴勒丁¹²和美索不達迷亞¹³。法國是敘利亞¹⁴的所有者。總而言之，我們只要把戰後的地圖一看，便可認得協約國對土耳其其作戰有什末目的了。

直到一九一五年十月，土耳其的作戰都是靠着它自己。我們沒有方法，給它以規模較大的援

12 Palestina 地名，在亞洲西部地中海東南岸，敘利亞之南。現由英代管。

13 Mesopotamien 在土耳其南，波斯西，現名伊拉克王國，實為英國之附庸。

14 Syria 在土耳其之南，地中海之東，伊拉克之西，現由法代管。

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以及當時尚守中立的保加利亞，阻着陸路，英法艦隊阻着海路。由桑德斯將軍指揮，平時業已紮在土耳其的德國軍事委員和戰事開始時逃到達達尼爾海峽的兩隻德國巡洋艦「哥本」號¹⁵與「布累斯勞」號，便是唯一無二的直接輔助方法。以後有潛水艇來，因為它們繞過直布羅陀的冒險航行成功了。

土耳其人在高加索¹⁶對俄人，在美索不達迷亞對英人，在蘇彝士運河對英人與英人的援兵，勇敢地作戰。他們的後方聯絡，全靠陸路，狀況甚為不良，使他們難於作事，故在高加索遭受了嚴重的失敗。

但是直到協約準備直接進攻君士坦丁堡時，土耳其的情勢纔變成極度嚴重。協約國的意思要用武力打開到俄國去的道路，德國的意思是無論如何要在陸路上幫助土耳其。當德國還未能着手這項事件以前，英國早已去開始工作了。一九一四——一五年的冬季，已經有一個強大的英法

15 Goeben

16 Kaukasus 山名，在歐亞交界，黑海與裏海之間。

遠征隊聚集在埃及。爲要從兩面進攻起見，俄國人準備了一路軍在敖得薩。

一個流血的序幕。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英法兩國派了一個強大的艦隊向達達尼爾海峽進攻，以使用力打開海峽。五十隻裝甲鐵艦來到在德國人指導下建造的土耳其海岸砲臺之前。三百架重的，約一千架中等的海軍砲，開始作極猛烈的射擊。海岸砲臺不得不極力節省它的彈藥。土耳其沒有可用的彈藥製造廠。德國潛水艇來參戰。敵方艦隊陷於水雷區域，受着重大的損失。晚間，它們開始退卻，有一打船已經被擊沉了。它們在希臘稜諾斯島和忒內多斯島¹⁷附近尋找安全的埋伏所。

然後扮演正戲。

協約從英國、印度、澳洲調了五師人，從法國和它的殖民地調了三師人，都由埃及輸送到忒內多斯島和稜諾斯島去。這兩座島是中立國希臘的地方，但是不要緊。爲這次戰役用的材料堆積如山，不計其數。

17 Lemnos und Tenedos 均在達達尼爾海峽之西。

一九一五年耶蘇復活節的那一天，四月二十、二十五日，英法艦隊離開它們的隱蔽所，配備在土耳其的海岸砲臺前，從薩羅斯灣¹⁸直到忒內多斯島。艦隊又開始射擊。許多小時之後，密集在戰艦上的大艇與小艇，都從戰艦上放下來，想在戰艦砲火掩護之下登陸。

他們預備登陸的地點有八個。有三個地方成了功。土耳其人分配得太單薄，又因砲火受着重大損失。重新整頓需要時間。不久查出來，法國人在亞細亞岸上庫姆·卡勒¹⁹附近，英國人在對過加里波利的南端赫勒斯灣²⁰和該地北面阿利·部爾努²¹都有了根據地。

當統率土耳其軍的桑得斯將軍認識了這些登陸地點以後，他就用他保留着的預備隊去作戰。土軍謹遵古代土耳其的遺風，向各種民族混合的陸戰隊襲擊。於是發生極為恐怖的狂戰。土耳

18 Golf von Saros 在達達尼爾海峽之北。

19 Kum Kale

20 Kap Helles

21 Ari Burnu

其人用刺刀和佩劍作戰的本領，比用槍砲作戰的本領大。

英國人運來新兵，土耳其人調援兵來。如果沒有敵人的海軍砲隊，如果土軍不受彈藥缺少的禍災，那掃清沿岸敵人，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攻擊者不能越過他砲火範圍的一步。

三天血戰之後，在亞細亞岸上的法國人都被趕回艦上，艦隊船在古代廢墟特羅亞²²之下，英國人被迫得緊背着水，幾乎不能動彈。

防禦的組織越過越好。攻擊者大傷元氣。他們原來用八師人，以後逐漸用到二十師人。七月間，英國人還繼續向北登陸一次。但是他們在那塊也不會脫離狹窄的桎梏。

德國潛艇逐漸增加。海軍上尉赫爾星統率的U二十一號，炸毀了兩隻英國裝甲戰船。

這項戰事對於英國，從第一天起就是一項有損失的事件。當德國經過塞爾維亞，以武力打通到君士坦丁堡的陸路後，變成了重大的不幸。

22 Troja 早期史上的城市，在小亞細亞西北，希臘英雄傳說中有特羅亞之戰（荷馬的伊利亞特）。其廢墟為史里曼（Schliemann）所發掘。

那不幸於耶穌復活節開始。聖誕節的前三天，英國人在夜霧之下，裝載他隊伍的最大部分上船。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續載其餘的部分。二十萬人逐漸繼續登陸。損失的有十五萬人。一打裝甲戰船蓋着海峽前面的海底。君士坦丁堡脫離了一切危險。英國在東方的聲望，受了一種劇烈的損失。

加里波利的企圖與塞爾維亞戰役同時告終，塞爾維亞戰役，是由德、奧和保加利亞聯軍，在一個半月之內，所謂把鏢拿在手裏舉行的。

在開戰的頭幾個月裏，奧國人在塞爾維亞的陣地上，喫了一次大敗仗，自是以來，沿薩夫河²³與多瑙河，都很平靜。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各羅因為兩次巴爾幹戰爭都衰弱了，只能牽制強大的奧軍。直到土耳其參戰時，但尤其是一九一五年春季君士坦丁堡從南北兩方受着恫嚇危險，才使歐列強明白，塞爾維亞是它們與同盟國土耳其直接聯絡的障礙。

東方的大戰役總是妨礙這種計劃的實行。但是福根海和孔刺德不會有一天忘記它。最後到了晚秋，似乎可以見諸實行。遂因保加利亞的願意參戰而決定。

一九一五年九月底，奧國第三路軍和德國第十一路軍，在匈牙利南部集合，對着柏爾格刺德。奧軍在柏爾格刺德的右邊，沿着薩夫河紮着，德軍在它左邊，沿多瑙河紮着。保加利亞的第一路軍，在所非亞²⁴的西北塞爾維亞的境界上。保軍第二路集合在所非亞的西南耶斯頓提爾²⁵區域內，以便直接幫助北方的同盟國，共同作戰。第三路奧軍，第十一路德軍和第一路保軍，概歸馬肯森大元帥指揮。

與他們對抗的有四十萬塞爾維亞人和門的內各羅人。他們都是有作戰經驗的人，而且休息了許久。他們在適於防禦的山地作戰，保衛他們的鄉土。薩夫和多瑙的寬廣河身，臥在他們的槍前做掩護。

24 Sofia 保加利亞的首都，在威士山 (Witsch) 北麓。

25 Kistendil 保加利亞西境城名。

十月六日砲火向河那邊轟射。夜裏下了雨。薄霧臥在水上。天方黎明時，有幾百鐵舟離開北岸，裝滿負着重擔的步兵。工兵把造橋材料放到岸邊。野戰砲隊駕着裝束齊備的馬。騎兵都扶着他的馬。在北岸的人屏聲息氣地等候南岸的發展。

最先什麼都不會聽見。最後塞爾維亞的砲噓噓地響，因為自己砲隊的喧囂幾乎聽不見。不久也有稀薄的機關鎗聲。

等到人知道詳細情形時，一小時過去了。佔據了南岸一帶窄狹地方，是件幸事。但是塞爾維亞人抵抗極為頑強。在許多地方發生了激烈的刺刀戰。

將近正午，形勢漸漸明瞭。插在奧國第三路軍中間的德國隊伍，在柏爾格刺德西南薩夫河中兩個齊戈內爾島²⁶上佔着了根據地。他們左邊有奧國頭幾個部隊紮在多瑙河南岸柏爾格刺德內城的緊下面。德國第十一路軍在塞門德利阿²⁷附近和沿多瑙而下的其他兩個地方，強行渡河。

26 Zigeuner 分大小二島，大者在南，小者在北。

27 Semendria 多瑙河畔巨哥斯拉夫的要塞，在柏爾格刺德東南。

在敵人岸上到處都有薄弱的步兵。他們有被塞爾維亞人趕到水中，且被消滅的危險。

人們一心等着夜的來到。以後一營一營地過河。

十月八日拂曉時，德國部隊到處突擊。塞軍只得離開防禦甚為堅固的河岸。晚間，德軍已經向前得了很多空地，可以開始運砲隊過河了。

十月九日柏爾格刺德陷落。德奧兩國的旗幟，一齊在內城上招展。

以後的一切戰鬪都異常激烈。同盟軍已經陷入重山裂谷之中，敵人是在那塊防禦的能手。幾年功夫準備的陣地，一道一道地臥着。

他們慢慢地達到了一條戰線，那戰線，在多瑙薩夫兩河南邊約十公里的山地上。塞軍又在那裏站着了。人們應該陸續克服七個造好了的陣地。

人們不得不作一個正式的突破，砲隊準備需要時間。十月中旬舉行攻擊。現在人們迅速而不停留地達到克拉古耶發茲的高地。

28 Kragujevac 巨哥斯拉夫的城市。

保加利亞的第一路軍也終於準備前進，幾乎遲了一整星期。保加利亞人抱着激烈的復仇心情，向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攻擊他們背部，驅去他們一切獲得的兄弟撲去。

當十一月二日，爲塞爾維亞所焚燒的克拉古耶發，茲落到同盟軍手中時，保加利亞人在寬廣的正面上達到尼斯²⁹左右的摩拉發河³⁰。戰役已經決定了。

在叩斯頓提爾附近的保加利亞第二路軍有兩重任務。它應該對着羽斯屈布³¹附近的瓦達河³²前進，使在北方被擊敗的塞爾維亞人把路線向南移。同時它應該防止那已於十月初間在薩洛尼亞³³登陸的英法聯軍，越過希臘國境來幫助塞爾維亞。這兩項任務都辦成功了。

北方各路軍隊追趕飛跑的塞爾維亞人，經過冰天雪地，深山窮谷，辛苦得說不出。敵人受着三

29 Nisch 巨哥斯拉夫東境城名，濱尼沙瓦河 (Nischawa)。

30 Morawa 巨哥斯拉夫境內多瑙河右岸支流。

31 Üsküb, Skoplja 巨哥斯拉夫南方的城市。

32 Vardar 自巨哥南部流經馬其頓入於薩洛尼亞灣。

33 Saloniki 希臘薩洛尼亞灣上的港口，世界大戰中爲協約國根據地。

面的壓迫，他們自己向路徑稀少的地方去，越集越密，沒有充分自由運動的地方了。馬肯森馬上決定，從正面抽出幾師團人來。他們先到匈牙利，於短期休息之後，被送到西方去。

塞爾維亞的軍隊開始完全崩潰。他們逃得很蠢，留下了很多的材料。

他們這樣達到普利斯提那³⁴附近的阿姆塞爾腓爾德³⁵。準備抵抗的最後試驗，在萌芽時期已經被斬絕了。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消滅了的軍隊的殘部，逃到亞爾巴尼亞的山中。大約有五萬人逐漸集聚到都拉索³⁶，以後由意大利的船運到可府島³⁷。

爲雪所遮蔽的阿姆塞爾腓爾德充滿了餓死和凍死的兵馬。各種輜重屯積所和砲兵陣地都荒涼地排着。塞爾維亞人被俘的有十五萬人，死傷的有十萬人。殘部同他們的老王在國外。全國都

34 Prishtina 巨哥斯拉夫的鎮市。

35 Anselfeld 地名，在普利斯提那南。

36 Durazzo 亞爾巴尼亞的著名輸出港口，濱亞得里亞海。

37 Korfu 在希臘西岸前，爲伊奧尼亞羣島 (Ionische Inseln) 中最北的島。

在勝利者的手中，沒有例外。這一切都是一個半月內的事。

塞拉熱窩的暗殺，得到了一個可怕的代價。

法國人和英國人怎樣來到中立國希臘的港口薩洛尼亞呢？

英國參戰是要懲罰德國破壞比利時的中立的，所以這是大戰中英國破壞中立史上的特殊的一章。希臘內閣總理威尼則洛斯³⁸，有意同他憲法上的元首國王君士坦丁³⁹作對，自由行動，與英、法兩國締結一道密約，允許兩國軍隊在薩洛尼亞登陸。這是外交史上的一項新事件。

還有第二項新事件——協約國把這個純粹私人，而且很特殊的協定，當做條約公佈，不顧希臘的抗議，令軍隊實行登陸。

威尼則洛斯被他的國王免職，希臘聲明它的中立。英、法暗示希臘，如果它採取抵抗壓迫它領

38 Venizelos (1864—) 一九一〇——一五，一九一七——二〇，一九二四，一九二八——三三，數度為內閣總理。

39 Konstantin (1868—1923) 在位時期為一九一三——一七。

土的手續，就把它當作敵人看待。國王君士坦丁在它們壓迫之下，只得解散勳員。協約國在薩洛尼亞的軍隊，由五萬人迅速地增加到二十萬人。

保加利亞的第二路軍，從叩斯頓提爾區域向羽斯屈布進攻，阻止了從薩洛尼亞越過希臘邊界，向塞爾維亞境內去的協約隊伍，不能按照計劃收編失敗的塞軍。因為保加利亞人不用在北方去肅清塞軍，於是向南旋回，十一月底在普利勒普⁴⁰——斯特盧米卡⁴¹線上遇着薩拉意⁴²將軍統率的英法聯軍。

薩拉意率軍應戰，被擊敗了，只得沿着瓦達河向希臘境界上撤退。這時同盟國的北方各路軍，已經在阿姆塞爾腓爾德，肅清了塞軍。馬肯森調了強大的部隊到新成立的馬其頓⁴³正面上來。一

40 Prilep 巨哥斯拉夫的城名，在南塞爾維亞。

41 Strumica 同上，在上地東，離希臘和羅馬尼亞不遠。

42 Sarraïl (1858-1920) 法國將軍，爲薩洛尼亞之英法聯軍司令，一九二四年在敘利亞砲轟大馬色。

43 Macedonia 巴爾幹半島上的地名，一部在巨哥斯拉夫境內，一部在羅馬尼亞境內，大部爲希臘北方地帶。

切準備，都是要驅逐上陸的兵團出境，並在薩洛尼亞附近把他們趕回艦上。

不料福根海來了命令，說雖然因為英、法的行動，我們仍應尊重希臘的中立，追擊至希臘境界上為止。

福根海以為這道命令，有良好的理由。他不要給協約國以絲毫口實，使它們逼着希臘參戰。他讓馬其頓戰線存在，使保加利亞持續牽制協約國的大軍。不然，保加利亞人在馬其頓完全達到了他政治上的目的，毫無遺憾，就覺得快樂不要參戰了。

可是命運與福根海的聰明的計算，完全不同。不久以後，希臘仍為協約強迫而參戰。德國兵力分散，福根海認為是一種難於預料的危險，並且加以防止，但是因為他這道命令，愈為分散。一九一八年秋，馬其頓正面成了中歐列強軍事崩潰的出發點。

凡此一切，在當時都不曾預料出來。一九一五年完了的時候，對於中歐諸國，有很好的而且範圍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

俄國的力量完了，在目前似乎不能成為重要的敵人了。西方和意大利的防禦正面，雖因敵方

激烈的奮鬥，依然不可動搖。在土耳其，目前已經排除了任何危險。塞爾維亞不算是敵人了。到東方去的道路已經打開了。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各國的興趣，已受了公開的根本打擊。

福根海的按步就班，一步一步的作戰法，似乎成效大著，到處都有這種現象。毛奇的不幸的疎忽和錯誤，還不會得到調整，但一切都似乎在最好的道路上進行。

一切陣地上的情形，都照顧得確實堅固。福根海可以想到他任務當中最難的一部分了。那便是西方的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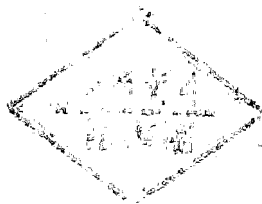


歐戰時之德國

中冊

28821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戰時之德國

中 冊

波 麥 堡 著
魏 以 新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第二卷 受了束縛

第十三章 進攻凡爾登

西線隊在雪下面，好像凝固了似的。

但這一切都只是個表面。雙方的參謀本部都十分知道，這種情形是不致於長久的，某日拂曉，在這個凝固陣線上的某某地方，一定要發生連續速射的怒吼。

前面塹壕裏的人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的智識是產自感覺，產自在前線一年半內所受的訓練，差不多是不致於錯誤的。德國的短鎗兵也同法國的戰線兵和英國的步兵，覺得一樣確實。

但是在什末地方開始呢？

到了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還不曾發生什末重要事件。每日刻版的陣地戰，逐漸產生了成千的規則，造成厚本的服務條例，控制一切。這種新戰爭，從最前對壕中的光彈步哨的行動起，直到師部參謀軍官的計算職務止，一切都有詳細的規定，十分嚴密，殊足令人驚訝。這個極度嚴密的組織

有一天能爲劇烈突擊所震撼，所破壞，幾乎是人想不到的事。

陣地戰似乎已經成了最後目的，成了幾百萬人的生活方式，同平時生存條件的主要分別，在死亡率較大。

有時候，這種單調生活，因爲限於局部行動的突然爆發而中斷。於是通信網的細線，和閃電一樣快地傳到敵方大本營。難道這就是大戰嗎？但是人盼望在別的地方有個大戰。或許敵人有別種花樣嗎？

命令縱橫交錯地急馳。爲嚴重情勢久已準備好了的預備，都在整裝待發。車站司令部已經爲甲種情形，乙種情形或丙種情形，準備了訓令。只須給以口號就完了。

但是當眼睛注射在這突然迅速復活的正面地段上時，耳朵又聽到恐怕要被突破的別的地方去了。這一定只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戰術——或者是實在作戰？我們應該等候詳細的報告。不要過早用預備隊。腦筋要鎮定，不要過於重視恰巧被擊的正面地帶上的求救聲。我們十分知道，目前快有的攻擊，比以前德人所舉行的一切攻擊都要利害。

快到一月底了。

一月二十八日，緊張的情形似乎終於要解脫了。在索姆谷中的弗里塞¹附近，從早晨起，就有德軍方面的連續速射，在寬廣的正面上，滴滴答答地響。法國的預備隊業已得了警報。中午，德方舉行步兵攻擊。這攻擊只限於三公里寬的一個窄正面上。到了晚上，法軍統帥部業已知道，這又是一個東擊西的把戲。

一月二十九和三十一日的兩夜裏，德國策泊林²飛艇已經達巴黎市的領區，擲下沉重的炸彈。巴黎的人知道這是一個信號。現在不能再延久了。

情勢愈過愈的確，德人有意撲擊法兵最強的地方。

那便是凡爾登。

*

*

*

*

*

1 - Prise

2 Zeppelin (1838—1917) 亦譯齊柏林，德國將軍，創製能旋轉的堅固的大飛船。

那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風景的地方。貧苦的農民村莊，長着低樹的丘嶺，礮薄的田野，生着樹的山坡造成峽谷，縱橫交錯，有些處所合爲盆地。從北邊愈是走近凡爾登，峽谷愈深，丘嶺和山脊愈是巨大，各種闊葉樹混合而成的樹林愈是單調。

只有一條像帶子的地方，從東南到西北，經過這個山地的中心，具有各色的曲折，是一個例外。那是馬斯河的低地。這低地寬廣肥饒，蜿蜒於丘嶺之間，有園圃，種得很好的田地，農人家室，令人舒適的村莊，尖的教堂塔，運河，草原和大路。

德軍陣線從馬斯河畔的公桑伏³起，向東上到沃蒙⁴林前面，又向下到高爾林⁵，在阿桑內斯⁶西南的卡卜·德·蓬·埃斯塔昂斯⁷達到這個高地戰線的東部的角點。

3 Consonvoys

4 Hamont

5 Caureswald

6 Aunages

7 Cap de Bon Espérance

德軍在格勒米里與鄂內斯⁸之間，走到緩流溪澗，草原，沼澤和深林的低地上。不久達到厄坦⁹，該地西緣緊接着正面。現在筆直朝南，從窩夫勒平原¹⁰直到可布勒斯¹¹高地，這高地又與可推斯¹²山脈相連接。

這是圍着大要塞的一個大的半圓形，要塞在中央，其半徑約爲十五公里。

凡爾登是法軍正面的角柱。法國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然』願意來幫助他們。世上再沒有形勢比這便利的要塞。在平時，凡爾登已經被看作東線上最強最大的支柱。現在，經過了一年半的陣地戰，德軍常是作半圓形圍着，法人把這個山地，造成了一個唯一無二的要塞迷宮。

8 Gremilly und Ornes

9 Etain

10 die Woëvre-Ebene

11 Combrés

12 Côtes Lorraines

馬斯河兩岸有比肩鄰立的山峯，上面建着強大的砲台環。部魯斯砲台和馬勒砲台¹³從西岸控制着馬斯低地。培爾維爾，聖米息爾，蘇維爾，塔發內斯和穆來維爾¹⁴各砲台，保護着可推斯山脈。還有半打砲台在東南和南方。向北突出的兩個大稜堡遮蔽着這些丘陵。那便是兩個姊妹砲台都窩孟與福克斯¹⁵。運命挑出它們，做這次惡戰的主要角色。它們的名字都恪入這一代人的心靈裏了。

一連串的小堡壘佈在這些砲台之間。無數用三和土造的房間，像棋盤一樣，充滿了那個區域。一個陣地連一個陣地，塹壕，障礙物，據點和掩蔽部，互相聯結，極爲混雜。每個空地，都可以被人從兩旁三和土的砲兵陣地中射擊。每個峽谷都被許多野戰築壘封鎖，門閉。大丘嶺有砲自不必說，就是小丘嶺也有極堅固的防禦工事。無論人從那一方面突入，到處都要撞進佈置極爲狡猾的要塞細

13 Fort de Bourrus und Fort de Narre

14 Belleville, Saint Michel, Souville, Tavennes und Montainville

15 Fort Donnant und Fort Yaux 均在凡爾登市東北

網裏。進攻者到處受人控制，側擊，認識，並且遭受集中的抵抗。

這個山地成了西線和全部戰事中最劇烈，最足消耗精神與身體的戰鬥的舞台。

*

*

*

*

*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以爲我們應該先把俄國完全打敗，然後在西線舉行決定勝負的攻擊。他們建議對俄軍南翼作一次大戰，以便同時使羅馬尼亞表示鮮明的態度，因爲它的態度一天比一天曖昧。孔刺德宣傳對意大利作戰。他要藉德國的幫助，從提羅爾去攻威尼斯¹⁶，因而使整個意軍正面崩潰。

福根海批駁這兩個建議。他以爲俄國已經充分衰弱了，只須用少數兵力去抵抗。在東方舉行新的大戰，又要給協約國在西方發展它們全部攻擊力的機會。英國終於決定施行徵兵制。他們在夏季出場時，將有比現在多一倍的兵力。我們應該先發制人。意大利是個次要戰地。那塊正面是否在伊孫左河畔，或者在威尼西亞平原，對於全局不關重要。我們不能一直進到羅馬。

16 Venetia

（上意大利的省會（及省名），在亞得里亞海的西端。）

福根海說，敵人是法國，現在應該去征服它。在其餘別的一切陣線上都應該緩和地作戰。假若我們能夠用作戰方略使法國相信它在軍事方面沒有什末希望，那戰事便算解決了，對於德國有利。英國要消滅德國的決心，在福根海的銳利眼光看來，是協約方面最強大的道德力量，但它係建築在法國要堅持到底的力量上面。如果我們打败了法國，就把英國的基礎撤去了。在這裏，存着了結戰事的唯一機會。我們應該抓着這個機會，因為一種這樣順利的機會，或許要一去不復返了。

福根海的單簡明瞭的邏輯，非常強硬，一切重要軍事領袖都只得服從他。他的戰略在去年也似乎有光榮的結果。他的意力，謹慎和聰明，把自瑪倫河畔遭遇不幸以後的德國隊伍，用按部就班的組織法，引到一個大有希望的攻擊陣地裏。只有孔刺德憤憤不平地站在旁邊，他現在已經決定走他自己的路。他那種敏捷的思想，不能向福根海的堅強意志屈服。運命爲此給了奧國人一個嚴厲而迅速的懲罰。

這個冷靜的計算家福根海，怎樣有了勇敢的幾乎發了瘋的進攻凡爾登的思想呢？他是個小心謹慎，不亂用戰略的人，爲什末恰恰要找敵人最強固的陣地去攻擊呢？攻擊敵方最弱的地點，因

而使他崩潰不是一條自古作戰的定律嗎？

他的邏輯，在這裏也作了決定，雖然幾乎與他從前的話相反。他算到，在寬廣正面上施行集團突破，是超過我們力量的事。我們應該用有限的兵力工作，以免浪費，如果我們爲局勢所逼迫，也可隨時去攻擊別的正面。我們應該妨礙敵人避免我們，以少數兵力牽制我們，同時去攻擊別的地方。所以我們只能攻擊敵人不得失掉尺地寸土，須用絕大的力量去防禦的地方。那地方便是凡爾登。我們應該施放一個不算過度強烈，但要持久的砲火，使法軍在那砲火光焰中逐漸燒完。我們應該施行射擊，使我們有力量長期維持，以便達到目的。我們應該備個吸笛，慢慢地，但是不住地把法國人的生命力量從張開的血管中吸出來。

福根海沒有覺得，他是受了一九一五年在西方業已開始支配敵人的材料戰的暗示。但那时的目的是在突破，材料戰只是手段，現在材料戰似乎成了目的。作戰的非常變化，幾乎成了戰略上的適當計劃，在這裏是第一次。

二月初間下雪。以後落雨。暴風呼地吹過大地。

德軍原定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二日，開始攻擊。但是不能嚴守這個時間。到處都是泥濘和水。不能裝置重砲。

我們沒有辦法，最先把攻擊延遲幾天，以後又延遲一整個星期。這是一項極糟糕的事。隊伍和乘具密擠在窄狹的區域上，沒有好好的停宿地方。法人方面有活潑的砲火，足見他們沒有忘記準備的事。讚美上帝，因為天氣惡劣，至少敵人的飛機沒有光臨。

二月二十日，德皇太子的第五路軍報告，一切準備就序。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德國砲隊在公桑伏與阿桑內斯之間，即馬斯河與窩夫勒平原之間，還不到十五公里寬的正面上，用各種大小口徑的砲約一百五十尊，開始射擊。

那砲火全方向布拉班特¹⁷，沃蒙¹⁸，和鄂內斯附近的法國陣地轟擊。它落在軍隊開進的

17 Brabant

18 Beannont

路上，當做擾亂射擊。它鎖着峽谷，當做阻止射擊。它落到丘嶺上，當作強烈的殲滅射擊。因為距離很遠，人還想不到攻擊砲台的實際效力，只得暫時以沉重的平射自足。

天氣可以過得去，但還是不住地下雨，而且很冷。突擊隊於前幾夜到前面塹壕裏。法國砲火不十分利害。他們好像是在那邊等着，看是否是一種聲東擊西之計。總之，凡爾登的司令，赫爾¹⁹將軍是這樣打算的。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德國部隊已經進到敵方壕溝裏，在許多處所築成陣地。

德國砲火在二十一夜裏，繼續射擊，毫不減少，次晨加強，中午稍為緩和，到了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又迅速極度地強烈起來。重砲和最重的砲，向法軍前線轟擊。

下午——一個極不平常的時間——砲火突然從法軍陣地上升起來，密得像帳幕一樣，砲彈落下爆發，用耳聽不出什末變動，那是對預備隊和開進道路上的阻止射擊。

德軍部隊到處進攻。

他們從公桑伏北面森林裏源源而來，瀾漫在沃蒙地方擊碎了的正在冒烟的森林中。他們作

St. Henri

成長鏈的形狀，從高爾林升起來，向菩蒙前進。他們作成強大的班，從卡卜·德·蓬·挨斯塔昂斯爬下，走過峽谷，也到了赫柏波阿²⁰。法軍塹壕裏。

各班到處建築工事，架起機關槍射擊。天已經在慢慢地黑。

法國的預備隊已經在反攻。他們只得打進德國砲火燭中。機關槍逼着他們到彈痕和塹壕裏面去。

這樣一直到完全黑暗為止。很長縱隊的俘虜向後走過第一道防線。紛亂的塹壕成了一片沙漠。到處都躺着傷兵，有朋友，也有敵人。

黑暗中也充滿了答答的機關槍聲和麥麥的手榴彈聲。砲隊的奇襲射擊，向下爆鳴。

在拂曉之前，戰事又早已達到了十分的強度。現在法國人知道，德軍的攻擊是很嚴肅的了。

天氣還是不好。隊伍在夜裏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到了給養。一切進軍大道都充滿了彈藥縱

隊盛有熱騰騰的食物的行軍灶都停在老後面科馬格涅²¹和阿桑內斯地方，不能前進。第二天早晨它們回去，附近的流氓過了一天好日子。

人剛剛看得見手時，全正面上的步兵戰，又沸騰爆發起來了。

這步兵戰是要奪每塊塹壕，奪每個極小的抵抗巢，每個擊碎了的林端，每個破壞了的砲兵陣地，每個一公尺長的鐵絲網。

他們要奪那些充滿了掩蔽部的盆地，峽谷和山坡。如果德國人在山脊上，法國人就在半坡的掩蔽部裏守着。如果德國人在半坡上，法國人就在山脚下防禦。如果德國人到了山脚下，法國人就在對面半坡上射擊。

在雙方都從下面爭奪一個山頭，忽然互相對擊時，戰事特別劇烈。奪取每一公尺的地方，都需要流血，無數的彈藥，手榴彈和砲隊射擊做代價。但他們還是前進。

²¹ Komagne

晚上佔了布拉班特，沃蒙和薩摩業²²。高爾林也落到德國人手裏。我們已經到弗塞斯林²³邊，那是佈滿鐵絲，踏成毛氈，爲塹壕和掩蔽部所充塞的廢墟地方。坎布勒斯特農場²⁴被掠得了。幾乎達到鄂內斯。部隊在這方面作來去去的激戰。

一大批法國砲兵陣地和大砲都被佔領了。法國人沒有時間把砲身置於安全的處所。到處都散着破壞了的機關槍，沒有人想到去收集。沒有一秒鐘沒有爆發的聲音。

我們捉住了俘虜，獲得了戰利品，佔領了塹壕。損失重大。在被掠的陣地之後，常是有新的陣地。本軍的砲隊應該朝前趕去，因爲它與步隊失掉了聯絡。我們現在走到各砲台附近去。敵方砲火在增加，是很明顯的事了。

這樣又到了夜裏。

22 Sarnognenar

23 Fossesvald

24 Chambrettesleferme

二月二十四日，在劇烈戰鬥之下，一步一步地前進，情形和以前一樣。攻擊者從薩摩業出來，達到三四四高地。高據於佈滿紛亂鐵絲的峽谷之上的盧味蒙²⁵村莊的邊緣被佔領了。沃蒙和鄂內斯也都陷落。弗塞斯完全受着逼迫。鄂內斯後面的高地亦陷落了。攻擊者得了布魯勒斯峽²⁶和那面的赫米塔格²⁷林。攻擊達到柏充鄂²⁸村。

*

*

*

*

*

二月二十四的深晚，凡爾登區法軍司令赫爾將軍報告總司令霞飛元帥，說他想把馬斯河的東岸全部連可推斯山脈以及所有的礮台都放棄。他的各師團都被打敗，再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如果人迅速充分地給以必須的預備隊，他盼望可以守着馬斯河的西岸。

25 Louvemont

26 Brûles

27 Hermitage

28 Bézonvaux

霞飛元帥的回答，是叫赫爾將軍馬上隸屬於第二路軍，設路軍的總指揮爲貝登²⁹將軍。貝登是法軍中的最好的軍官。有名的，屢著戰功的第二十軍團正在開進中。一天之前，已經有若干部隊可以參戰了。

霞飛說：『凡是在這個時期下退却命令的指揮官，都應受軍事裁判。』
一個可怕之夜過去了。

二月二十五日的早晨，在許多正面地方，開始作新的背擊。被擊敗的隊伍不能做什末事了。在布魯勒斯峽快在柏充鄂附近擴大爲平原的地方，哈蘇爾峽³⁰從那裏向南伸展。該峽長而窄，差不多成爲一條直線。在峽口開朗的天邊，顯出一個巨大的延展很寬的山脊，重礮打在上面，好像大黑旗一樣的飄揚。那便是都窩孟。

29 Pétain (1896—) 一九一七年任參謀總長。

30 Hasroules

擔任攻擊的勃蘭登堡、西發倫和黑森拿騷³¹人，都受着重大的損失。但是他們攻擊的精神並不因而消沈。

本日下午，戰事達到可定勝負的程度。

整營的人一點鐘一點鐘地消滅。正如巨大的雪溶一樣，沒有方法抵制。攻擊者覺得法軍的抵抗疲乏了。他們再不用十分不屈不撓的精神防禦塹壕了。敵人阻止射擊的工作，再不正確靈活了。沒有反攻的事了。我們可以看到退却的法軍縱隊。法軍的礮火給了一個無計劃的印象。第二十軍團的新隊伍還不會發生效果。

當全區步兵戰沸騰時，中軍發生了一項特殊行動，兩方都不會觀察到。步兵第二十四團的幾個勃蘭登堡的人，越過都窩孟北面的斜堤，達到礮台附近。都窩孟在德軍劇烈礮火之下，法軍礮火在老遠的北方怒轟。在反掌之間，勃蘭登堡人已經到了壘壕，攀升到主堡上去了。守備軍因為礮火

³¹ Brandenburg, Westfalen und Hessen-Nassau 勃蘭登堡爲普魯士邦的一省（又威名），在柏林南西發倫爲普魯士西北部一省，與荷蘭接界，黑森拿騷亦爲普魯士上的一省，在西發倫南。

的破壞作用，都逃到穹窿裏面去，不曉得敵人已到跟前來了。

機關槍的聲音，在稜堡周圍響着。它們從都窩孟村中射過來，尤其是從法國人佔據的教堂塔上射來。礮台守備兵完全嚇呆了。勃蘭登堡人穿過掩蔽着的小路，彷彿在一個分枝極多的狐狸洞中一樣。穿到這裏又穿到那裏。法國人躡在穹窿裏面，做了俘虜。

重礮在穹窿上面轟擊。過了好久，勃蘭登堡人纔知道礮台是我們的了。高級司令部直到夜裏纔知道這些變化。

在那邊——繼續向西——下午攻陷了盧味蒙村，隊伍向胡椒嶺³²進行。現在法國方面的礮火，十分明顯地緩和了。機關槍再不答答地的響了。

敵人是被打敗了嗎？

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

攻擊者走過塔盧峯³³，達到伐西羅維爾³⁴的邊緣。馬斯河那邊的山坡逐漸升起，上為馬勒礮台。礮台正在射擊。山坡上佈滿礮兵陣地。人臥在礮台前，沒有絲毫的掩護。

整個胡椒嶺都奪過來了。人紮在南坡上。對面有培爾維爾礮台和夫諾易特峯³⁵——一連串的礮隊佈置——恫嚇着。

都窩孟是守着了。但是它西邊還有同名的村莊。這是個唯一有關係的野戰陣地。三面都包圍了，法國人牢守在裏面，好像不要讓鬼趕他們出去似的。

提窩蒙嶺³⁶上的礮兵陣地，極好控制這個村莊。在液一樣密的阻止射擊保護之下，步兵浪一層一層地從夫洛立³⁷捲上來，增強該村的守備。從這裏給該壘以最大的威脅。沒有攻擊者能使敵

33 Côte de Talon

34 Vaehrenaville

35 Côte de Froide

36 Tinnnontricken

37 Pleury

人退讓。

薩皮特、卡耶特和福門³⁸的三個森林中，不斷地吐出阻止射擊的浪。這三個森林，都是具有極烈火力的礮兵巢。都窩孟和它緊東邊的哈都蒙³⁹嶺，不得不承受一切。好像沒有老鼠能在那塊生存似的。

聖米息爾、蘇維爾、塔發內斯各礮台與洛非⁴⁰射擊陣地，晝夜不息地把沉重的殲滅礮火向紮滿德國礮隊與全部德國後衛應該通過的都窩孟北方各峽谷中放射。這些峽谷的情形極爲不好。從二月二十四夜以來，法人已經在福克斯東邊從厄坦角裏經過窩夫勒平原向可推斯退去。他們紮在可推斯山麓早已準備好了的陣地裏。他們在山坡上的無數礮兵陣地的礮火掩護他們。他們從那裏可以觀察德軍的任何運動。他們背後有大森林可以遮掩他們自己預備隊的運動。

³⁸ Crapirrie, Callette- und Rinnwald

³⁹ Hardonnontücken

⁴⁰ Lawice

在這個不屈不撓的戰事，查不出懦弱的痕跡。反之，法國砲火却不斷地增加。

德國砲隊雖然準備着一種巨大的彈藥消費，但是這種浪費，仍使它陷於狼狽之境，不得不開始節省。我們誠然有的是彈藥，但是要把它運到砲兵陣地去，却遇着了種種困難。縱隊的人馬都受着極利害的損失。他們有許多都不能到砲兵陣地去。

法國調了兩軍團的生力軍來。攻擊者的德國隊伍，還是二月二十二日的那些隊伍。他們不會舉行一種十分迅速的交代。兵士的銷耗比想像的大得多。各連的戰鬥兵力都減去了一半。

法軍的反攻雖然只限於局部，已於二月二十六日，解脫了持續竟日的劇烈的步兵戰。德軍還是攻擊者。但是在許多地方，他們已經變成了防禦的腳色。他們忍受一切，不放棄尺土寸地。但是他們在這一天也沒有顯著的進步。

自從二月二十二日以來，二十六日是陣地沒有重要推移的第一天。

攻擊者一天沒有結果，防禦者就逐日佔優勢了。

戰事已經停頓，是沒有疑惑的。如果要繼續作戰，只得用別種方法。

* * * * *
馬斯河東岸的多數峽谷，是從山頂下降到山腳的。所以這些峽谷完全曝露在河西法軍側射之前。法軍很快地明白這種利益，於是盡量去利用它。

他們在烏鴉林邱米厄爾林⁴和「死人山」一帶地方的礮兵巢，一天一天地增加。他們可以射擊在東岸攻擊者的背部。從部魯斯林，從同名的礮台和馬勒礮台下來的側射，掃除了伐西羅維爾與都窩孟之間的一切峽谷。

這是一種完全不能維持的狀態。

德國礮兵連不能抵抗在正面與西側的二重敵人。後衛受着極大的損失。現在只有兩個辦法，或者盡力推進東岸的攻擊正面，使法軍不得不放棄西岸，或者去開始攻擊西岸。第一項因為法國人的抵抗，暫時沒有希望，現在只能注意第二項了。

幾天之後，戰事就發展到非作兩個攻擊正面不可。

在東岸上進攻與反攻，常是成爲新的浪潮，互相衝蕩糾纏的時候，西岸上也開始演二月二十二日的戲劇。

三月六日，福爾革斯林⁴²於怒戰之後陷落。該林在馬斯河畔公桑伏——二月二十二日德軍攻擊的右翼所在地——的緊對面。福爾革斯村與累格內維爾村⁴³不久繼陷。法軍正面被推出於馬斯河畔。東岸的攻擊線達到了香納維爾⁴⁴和伐西羅維爾。

現在在西岸進攻的比較困難的一部分來了。

步兵戰一天天地劇烈。德軍陣地慢慢地朝前推移。保持寸土尺地，都須抵抗連續不斷的反攻。兩星期之後，佔了累格內維爾南面的鵝嶺、烏鴉林、邱米厄爾林和與它同名的村莊都落到德國人手裏了。

42 Forgesvald

43 Regnéville

44 Champneville

『死人山』被佔了一半。德國人保住西北山頭，法國人保着西南山頭。狂暴的手榴彈戰在兩個山頭之間的山凹上來來去去地動盪。

當法、德兩國報紙作『死人山』屬於攻擊者或屬於防禦者的激烈辯論的時候，德軍又於三月二十晚，從他們彈痕中出來，克服了封鎖射擊在上面嗤嗤地響的山凹，奪一公尺地，又奪一公尺地，也攀上了西南的山頭。

同日，德軍還在馬蘭庫爾⁴⁵森林與柏廷庫爾⁴⁶村莊之間開始攻擊。深晚時，從三方面攻擊達到三〇四高地附近。奪取高地沒有成功。德軍從馬蘭庫爾追進與該地相連的阿福庫爾⁴⁷林，但不曾走過該林的南緣。

*

*

*

*

*

45 Malancourt

46 Béthincourt

47 Ayocourt

這個從馬蘭庫爾與柏廷庫爾兩個村莊的低處，對三〇四高地的塊狀山麓與其西部連接的忒爾密頓丘嶺⁴⁸的戰事，形式十分恐怖，以後成了凡爾登各戰役的典型。

步兵班跟着礮火的鞭子，從那個彈痕裏跳到那個彈痕裏，摔手榴彈，擊散敵人的小部隊。人不知道究竟是在自己的，抑在敵人的封鎖射擊中跑，幾乎看不到左右發生的事變，只能辯別最近的鄰人。一切都是單獨行動，時常有幾點鐘之久，不管部隊的全體。

許多時候，人臥在敵人面前二十公里的地方，兩小時之久不能動彈。直到在側面彈痕邊上架起了一隻機關槍，在他們當中射擊的時候，方才能動。

於是大步跳過彈痕，追着敵人，切斷他們的後路，把他們一齊趕走。有時候人看到他們的頭，聽到他們的槍聲。

忽然一隻機關槍，從敵方後面陣地裏答答地響起來。人蹲到彈痕裏，等到敵方裝槍發生障礙，等到榴彈給機關槍一個致命傷，等到機關槍沒有子彈時為止。

沒有人注意那到處摸索，奪去他準確目標的礮火。

人談不上什末攻擊與衝鋒了。這塊所有的事變，都在步兵攻擊的一切習慣規則之外。在這裏既不能查出一個明瞭可識的開端，也不能查出一個終結，更不能查出一個任何系統。人只是從這個彈痕走到那個彈痕；等到彼此毫無關係的各個行動的總合，在老遠後方司令部集聚起來，纔有個統一的戰鬥行爲的景象。

佔領了幾多平方公尺的土地，俘虜了幾多的敵人，奪得了幾多機關槍和大礮，自己方面有若干的損失，耗費了若干的彈藥，大都要到許多小時之後，有時甚至要到整夜之後纔能結算。

人在前方怎樣知道發生了什末事變呢？人只能在彈痕地帶中變動他的位置，捉了幾個俘虜，經過殘廢的礮兵陣地而來，受了重大的損失。

佔了幾多公尺的地方？什末時候佔呢？費了幾多時光佔呢？我們自己在早晨有幾多他們怎樣了？現在他們還有幾多？或許還有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一全班人繫在四十公尺之前？

這一切都是不能知道的事。步兵飛行機將用照相和繪圖規定達到的戰線。夜裏，人打算向左

右取得聯絡再與營部接洽。各連長努力組成一種有聯絡的前線。

以後連的上士要在後方行李附近造損失表，送給營部。在前方，只是準備繼續作直到現在所做的事。

現在，馬斯河西岸的阿福庫爾林與東岸福克斯砲台之間，成了唯一劇烈的戰鬥正面。法軍統帥部以最大的決心，調了它的戰略預備隊來。每天都有幾團新兵來到。德軍仍牢守着進攻的原則，毫不放鬆。

吸水機正在工作。它吸了許多法國的血液。法軍的損失已到了十萬。德軍損失在頭幾天還可以過得去，以後逐漸增大，正如抵抗逐漸加強一樣。

抵抗者的所有損失還是比攻擊者的多。但是人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損失相等的時間。吸水機開始向兩方面工作。

到了夏天。六月的炎日曬着胡椒嶺，『冷地』，都窩孟的南邊斜堤和卡耶特，薩皮特與福門等三個打平了的森林。

到了夏天。但是在這座山上還沒有一匹綠葉子。

沒有壕溝了，只有彈痕和掘翻了的地皮。森林只是一羣黑樹樁。大道都沒有了。村莊好像被一陣大暴風所掃除了的一樣。白色的石堆表示它們以前所在的地方。

彈痕，砲兵巢，破碎的鐵絲障礙物，打穿了的掩蔽部。中間有些穿着破爛惡濁的軍衣的人，帶着機關槍，手榴彈，迫擊砲，槍枝，棚布和飯盒。

白天裏看不見什末生物。夜裏舉行換防。光彈升上去，傳播發焰的亮光。以後所有的人都蹲在地上不動。急襲射擊使峽谷震動。封鎖射擊和巨浪一般地掃來掃去。重砲射出的彈子，帶着一道輕烟，在天空往來馳驅。

飛機從早到晚在彈痕地帶上繞圈子。它們輪流換班，以便每分鐘都加以視察。兩個傳令兵，幾個送飯的，運送一車傷兵的小小動作，他們都記錄起來。它們數張在潮濕地洞上的棚布。它們注意

夜間在彈痕中間走成的一條小路。如果前夜在這塊有了瓜代的事，那在今夜還是要做的。人應該在這塊加以若干的奇襲射擊。它們注意每個蓋在掩蔽部上面的新鮮土堆以及洩露一個正在射擊的砲兵連的每朵白烟。

他們供給詳細的底子，使在這區域上久已開始，不會停息一分鐘的砲火，作精細的分配。

這邊和那邊不斷地有新師團來到。他們在這砲火怒吼的荒地上蹲兩星期，消失若干人數，以後又被調到一個安靜的正面地段上恢復他們的戰鬥力。

三星期之後他們又來了。全部德國西線的隊伍和法國隊伍，都差不多漸漸地經過了這個戰地。

這是凡爾登變成一個確定觀念的時代。法國人叫它做磨機，德國人叫它做地獄。

都窩孟村終於只得滅亡。德國各營已經過了提窩蒙嶺。他們在那裏牢守着。
五月下旬有一項極驚人的事。

在一陣劇烈砲火準備之後——擊碎了都窩孟南方德國隊伍旁邊的一切，但是雖然如此，並不是一件異常的事變——法國人忽然到了都窩孟砲台上。他們佔據了西南全部和主要砲塔。砲台內部的德國守備隊與之抵抗。

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作了兩天之久的戰鬪，用盡一切方法，作謹嚴的準備，極精細的各個戰鬪，突然的襲擊。最後在外壕裏放了幾尊重迫擊砲，纔使砲塔不能爲害。法軍只得朝夫洛立——他們來的地方——下去。

又來了德國新師團。六月一日卡耶特森林陷落。六月二日福克斯陷落。這塊的情形與都窩孟完全相反。法國人在穹窿裏面，德國人在穹窿面上有幾天之久。誰有這座砲台，在兩國報紙上亦有爭論。勇敢的防禦者終於屈服。

全部提窩蒙嶺，薩皮特森林和福門森林都逐漸落到德國人手裏。六月底，夫洛立村廢墟也被掠奪過來。但是未能保持。法國人無論如何犧牲，都不肯放棄它。

雙方的損失都異常重大。在這塊互相撕殺的，是歐洲兩個最好軍隊中的精華。幾天之後，德軍

陣綫已經繫在夫洛立北方的鐵道堤上了。

米息爾砲台，蘇維爾砲台，塔發內斯砲台和洛非附近山坡上零星砲兵陣地，把它們的砲火集中到這個地區。從都窩孟砲台的南背，下到夫洛立鐵道堤的那條路，是這個地獄中異常怕人的處所的極點。

世人對於這幕戲久已司空見慣了。他們知道這塊是不至於有什麼新奇的事的。雙方的軍報對於凡爾登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報告了。『普通的砲火』成了日常的單簡名詞。

各師團總是不斷的瓜代。好多已經來過兩次，有的已經來過三次了。他們走過磨機之後，加以完全補充，以後再到磨機裏面去。

德國方面對於砲兵陣地用的彈藥，會屢加以限制。人算到，如果法國人能夠節省火藥，他們也很喜歡。他們一定要照樣辦。

但是法國人沒有想到這項事。他們要幾多榴彈，就有幾多榴彈。他們的榴彈還用不完。整個的美國都在給他們造榴彈。如果德國砲火稍為緩和，他們就乘機大事射擊。從事防禦的德國砲隊，在

一天之內，要用掉他們辛辛苦苦節省下來的一切。

不久法國人逐漸做了主動者。一切都表示反攻有大規模的準備。

德國各師團在彈痕地帶所應該忍耐的時期逐漸加長。彈藥消費的節制變成嚴重問題。隊伍都得嚴格訓令，只有完全認清敵人在攻擊的時候，纔能請求自己砲隊作阻止射擊。人們在距離附近，沒有障礙物掩蔽的彈痕地帶，互相對峙，使用這個訓令，差不多是過度的要求了。

法國砲隊達到一種地區，那裏竟沒有一個德國人，能夠施放請求作阻止射擊的光彈，這種事已經有了。法國人忽然到了營長的掩蔽部前面。如果要奪回這種地帶，需要許多血液和許多彈藥。這兩件都是不得不節省的。

直到六月底，人可以估計，雙方損失的人數共有五十萬。其中有二十五萬是死了的。四個月死了二十五萬人。一切都死在一條窄的地帶上，這地帶可以用以前的幾個村莊，粉碎的砲台，打壞的森林，峽谷和丘嶺的名字去表示。

二月裏開始攻擊的地方是阿桑內斯，該地到凡爾登，直徑爲十五公里。

當德軍佔了夫洛立時，克服了十一個公里，尙剩四個公里。在夫洛立和凡爾登之間只有一個高地了。

夫洛立是德軍進攻所達到的最南邊的一點。

第十四章 布魯息羅夫的攻擊

協約國用什末方法去解凡爾登之圍呢？

差不多有一個月工夫，好像福根海的計算，這一次也可以平滑地過去。攻勢的對抗，只限於西線別的地方的若干衰弱之反攻。這磨機在這種速度和範圍之內吞盡法軍的預備隊，是對的嗎？

在德國大本營裏，有些大規模的計算。人把法國各師團的數目與在凡爾登消耗的數目相比。人從俘虜的變化，推算逐漸因戰事而消失的師團數目。人觀察各個地方敵軍損失的強度，因而得到對於全部攻擊正面的結論。人計算材料的消費與補充狀況。

根據這些計算的結果，以為對於法軍在其餘各陣地要取守勢，應該得一個必然的說明。一切都對。吸水機做的工作，與人對於它的希望完全相符。一切都靠它持續進行。

德國方面的空氣還十分可靠。好多批評者說難有顯著的結果，福根海告訴他們，他的作戰第

一步要使敵人受損失，第二步纔求戰略上的結果。

三月間，協約終於在另一戰地上，從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方面，舉行第一次解圍的攻擊，在準備和實行方面的規模，都很宏大。

那攻擊來自俄國。

俄皇的軍隊還活着在！

俄國的各位將軍以鐵一般的恆心努力使用內部業已受到致命傷的帝俄的一切力量，作了一個冬季的工。那取之不盡的美國資源，也從日本那條路上，被俄國利用。俄國兵士都倦戰了。內心要分崩離析的毒素已經在工作。但他們還聽俄皇和他們軍官的命令。

俄國北方正面上佈滿着雪，冰和凍。這裏和那裏放幾砲。大多數地方的壕溝都離得很遠，每個敵人都可以想到，他是個零丁孤苦的人。是的，如果有一天俄國人帶着一切東西走了，人或許要過許久纔能知道。

有時在前夜巡邏的俄國斥候，被幾顆子彈趕走了。

德國隊伍——內有許多後備軍，沒有馬的騎兵團和國民軍部隊——紮在里加和明斯克之間，即波羅的海與羅基特諾沼澤之間，成功一條細鏈。那隊伍是與登堡和巴燕雷奧波爾德親王的兩個集團軍。奧軍正面從斯托科德河¹起，夾有德國隊伍。

俄軍突擊的最重要部分，是對着自維爾納向前進的愛喜和倫元帥的第十路德軍。戰場的中部臥着那洛次湖與尉次涅夫湖²，兩個爲雪所蓋的冰面，周圍都是凍結的沼澤。六師德軍和少數砲隊，總計六十六營人，抵抗近四百營的俄軍的攻擊。俄軍後部，配有大砲一千多尊，這就東戰場的情形說，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大數目。

俄國攻擊命令的文字，頗爲驕傲，它要『驅逐敵人到神聖俄國境界之外』，但是他的隊伍卻

1 Stochod 普利彼得河上流的右岸支流。

2 Narotsch- und Wischniewsee 在波蘭北部威里雅河 (Wilja) 流域。

餓得半死，武裝惡劣，極度倦戰。隊伍後面，配備本國砲隊，迫之使戰。以這種可憐的軍隊，執行那種豪壯的命令，天下滑稽之事，莫過於此！

當人向他們宣讀俄皇這篇忠君愛國的命令時，同日又向他們下了一道別的命令，道：『如果某某部隊見了敵人，嚇得不敢前進，或者只有投降的模樣，預備隊和砲隊就應該用砲火轉射他們。輕傷者仍須逼上戰線，自毀肢體者亦然。憲兵作成一道密集的哨兵線，跟着作戰的隊伍。凡是能夠作戰的兵士，都不得向後通過哨兵線。』

攻擊的前兩日，從極度冰凍的天氣，忽然變做一種異常的化雪天氣。雪化得十分厲害，沒有幾久，兩湖的冰蓋都融解了。沼澤變軟了。攻擊者的出發塹壕和防禦者的塹壕都充滿了水。掩蔽部亦成澤國。

俄軍的攻擊命令，是以湖地和沼澤區域可走為前提。照理應該收回成命，因為要指定去攻擊的大部隊，在正面窄狹的乾地上，去抵當敵軍集中的砲火，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人牢守着攻擊時間，實際上就是把各營兵士趕到沼澤裏，趕到死地裏去。

但是擔任攻擊集團軍的總司令，厄衛爾特，將軍，却一刻都不躊躇，仍照命令辦理。他知道，攻擊是已經失敗了的，但是應該迅速朝前繼續進攻。他也曉得，這種範圍廣大的準備，是難得作第二次的，因此，就令的確確要犧牲一萬多人，還是要進攻。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六點鐘，俄軍砲火開始射擊，完全照着西線的模範。在十點到十一點時，俄軍各營作成密集的縱隊出發，向兩湖中間和其北的德軍陣地滾滾而來。

德軍的防禦砲火向他們射擊，打倒這種整營的啞叭動物。敵軍後方又有新的縱隊壓來。攻擊者差不多不會在任何地方走到德軍塹壕之旁。中間地帶堆着尸山。

下午除開唉聲嘆氣的受着重傷的人以外，沒有一個活着的俄國人在陣地中間了。健全的人蹲在他們出發塹壕裏，默默無言，垂頭喪氣。他們等着夜間的攻擊命令。砲隊又在擔任工作。德軍對於將來的攻擊將有更好的準備，是明白的事。人可以逆料到進攻的完結。但是他們仍要進攻。

夜裏戲劇重演。流的血沒有白天那樣厲害，因為俄國步兵在朦朧的月光中，有機會停止或者

老老實實地裝死。雖然如此，第二天早晨尸堆還是長得很高。我們可以說，昨日來攻的人，只剩下一點可憐的殘部了。化雪的天氣，逼着他們，總是從那些窄狹的乾地上前進，遭受正面的防禦砲火。

新來的俄軍從事攻擊。他們還不認識這種恐怖。後方的人向他們說勝利業已成功，現在只是要追逐並殲滅正在逃走的德軍。

俄軍統帥部擴大攻擊區域。在度那堡地方的更北面，開始作第二個突擊。三月二十一日，更在米陶和雅各城之間，緊靠里加海灣，作第三個突擊。

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在愛喜和倫軍正面前，屍場已經靜悄悄的時候，俄國大隊還在度那堡和雅各城附近攻擊了幾次。以後這裏也完了。

一星期之後，整個北面陣地，與未曾攻擊以前的時候，幾乎沒有什末分別了。好像一陣紅色的雲一樣飛過去了。如果不是還有屍山，新鮮的彈痕和打穿了塹壕肩牆的話，人就簡直不知道有那一回事了。

這次企圖又費了俄皇十二萬人。無論在那一塊都沒有得到一點間接的成功。德軍統帥部不

曾從西線送一個兵來，參與東線的防禦。

*

*

*

*

*

爲要援助西線的法人起見，又有一個敵人來代他冒險。但是人對於他的試驗，業已司空見慣，可以從容去應付了。那便是意大利人。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三日，開始第五次伊孫左河之戰，它的情形只是前四次戰爭的重演，毫無變化。步兵從早到晚地攻擊，一共五天，奪了幾個塹壕地帶，損失了四萬人，惟軍事報告說得甚爲冠冕堂皇，要遮掩那徒然流血的事實。

卡多爾那不能阻止孔刺德·馮·霍真度夫這時在意大利正面所採取的各種準備，更不能藉新的攻擊去援助西線。

孔迺德的行動，違反福根海的嚴厲的警告。這兩位將軍的不和達到了極點。德國人不願扶助奧國人在巴爾幹半島和對意大利的計劃，奧國人沒有辦法。德國人不要把他極不充分的隊伍的可貴的材料，借給奧國人去追求他的目的，因爲這在德國人看來，對於全部結局不關重要。

第一攻擊凡爾登的事，仍按照計劃進行，第二、三月間的俄國進攻十分順利抵着了，第三、卡多爾那在伊孫左河畔的新攻擊，毫無成功而潰敗，這三件事實，使孔刺德繼續走他獨立自主的路。他得不到德國隊伍。於是他就用多瑙帝國屢著戰功的隊伍，提羅爾，斯泰爾馬克⁴，坎騰⁵，匈牙利和波斯尼亞的人去獨自作戰。他要叫德國人看一看，他自己也還有本領做事。多瑙帝國因為在俄國境內作了許多次不幸的戰爭，豪氣都消沉了，應該要——最末次——恢復起來。

各種準備都廣大，精細，而且具有幾乎成了模範的突破方法的規模。戰略的基本思想，頗為單簡明瞭，而且遠大。孔刺德要在北方厄直河⁶與布勒塔河⁷突破，經過亞西哥與亞西羅⁸掠取平

4. Steiermark 奧國的一邦，在恩斯河(Enns)與木爾河(Mur)之間。

5. Kärnten 奧國的一邦，為維也納到威尼斯的要地。

6. Etsch 在南提羅爾與上意大利。

7. Brenta 在上意大利，流入威尼斯灣。

8. Asiago und Arsiere

原，再迅速向費才查。與威尼斯突進，使直到亞得里亞海和伊孫左河口的全部意大利正面，歸於崩壞與消滅。

攻擊地區有四十五公里寬。最先要奪取極爲困難的山間障地，七區高原的意大利堡壘鏈和亞西羅——亞西哥的強固要塞線。如果打通了這條線，纔能想到在空曠地方上從事大戰。

德奧兩國參謀本部的關係，冷淡到這步田地，以致福根海連攻擊的時間都不知道。

指定攻擊的攸貞¹⁰大公集團軍，準備得異常周密，五月十四日的那一天，使意大利軍十分驚訝。一種沉重的砲火落到厄直河與布勒塔河之間的山間障地上。他們在戰爭中，第一次得到連續速射的觀念，知道在射擊中忍耐的味道。這塊將有一種規模宏大的攻擊，是沒有疑惑的了。

第二天就開始步兵戰。

奧軍向敵人山間障地衝鋒，其勇敢靈敏，殊堪驚訝。他們屢戰皆捷，戰旗得到了不朽的榮譽，好

8 Vienna 上意大利的一省及省會，在威尼斯西北。

10 Engen (1863—) 奧匈帝國的大元帥。

像哈布斯堡朝舊軍隊的精神還要復活一次似的。

攻擊運動對於隊伍的要求，極爲厲害。誰戰死了，誰受了重傷，就要落到心驚膽戰的深淵裏。在異常荒野的峽谷上交換砲火。兵士都在龜裂的冰河上和冰天雪地之中。大砲應該拆散了用騾馬去運。

三天之後意大利的三個陣地都被衝破了。

戰事從這個山頭向那個山頭進行。高原的裝甲工事都崩壞了。五月尾，奧軍突擊亞西哥與亞西羅。全部意大利的陣地砲隊，約有大砲三百尊，都落到他們手裏了。他們得到了三萬多的俘虜。

這同意大利在伊孫左河畔的攻擊比較起來，該是個怎樣的分別！

在亞西哥和亞西羅後面，還有最後的幾條山脈，現在必須從新集中正在攻擊的各軍團，設置砲隊陣地，籌備彈藥。一星期後，人可以作第二次到平原的突擊，有決定勝負的希望。

各軍都作了光輝燦爛的戰事。一陣豪誇和歡呼的浪捲過全國，要叫抵抗和勝利的精神復燃。卡多爾那已經準備迅速撤去他在伊孫左河的陣地。威尼亞亞平原已經看到奧人有這多次的勝

利，正在含笑招呼他們

當一切勇敢期待還在努力求其實現時，命運也選了這個時候，不獨使與人極度屈服，而且還要在幾星期之內，給戰事一個全新的面目。

或許在全部戰事中，勝利的重點和敗北的重點，就時間方面說，從沒有這樣迫在一塊的。轉變從來沒有這樣明顯。對於國民要求的程度，無論在道德方面和物質方面，從來沒有像一九一六年六月間這樣急促，這樣劇烈。

六月四日布魯息羅夫對奧的大攻擊開始。

六月二十四日，西線的索姆之戰開始。

接着，意大利在伊孫左河畔從新開始攻擊，羅馬尼亞參戰並侵入七堡，最後，協約聯軍從薩洛尼亞向馬其頓攻擊，都只是這兩項重大事變的結果與附帶現象。

這件事使東方正面大為震動。

當事變在六月四日公開顯出毫無疑惑的時候，德奧高級司令部都莫明其妙。一九一五年的整個戰略佈置，因為這一次劇烈的打擊，雖然沒有殲滅，也似乎發生了危險。正面分裂了！

人算了又算，俄人在北方的攻擊很順利地被抵制着了，何以在南邊能夠得到一個如此迅速的結果。人曾經準備，幾星期之內俄國布魯息羅夫的集團軍，對於華沙和勒謨山，將聲行一次巨大的攻擊，並且深信，這個動作將與西方戰地上的愈過愈為鮮明，行將發生的英、法會攻同時舉行。但是所有關於敵人的消息，都衆口一詞地說，俄人尚在準備之中。他們隊伍的大部份，還集中在北方，與奧登堡集團軍對峙。

這次戰爭在三天之內犧牲了一整路的奧軍，它的正面很順利地被突破並分裂了，作戰地區的全部砲隊幾乎都喪失了！

在那一天之內，同盟軍統帥部在西方和南方的一切沉重憂慮都突然落後，為東方突擊的號聲所勝過了。在這個悲慘的日子裏，那不幸失掉了的作戰的統一性，又恢復起來了，出於一般人的

意料之外。

這都是單簡明瞭的事實。

俄國統帥部因爲西方俄人和南方意大利人的催促，決定從窩里尼因三角的洛甫諾與度普諾區域中，作一次有力的攻擊試驗。領導攻擊的布魯息羅夫將軍對於這件事只用了一半的心思。他的準備不會完畢，要他去攻擊，他是絕對不願意的。原有的計劃是要在六月底與西方的法人共同行動。但是他不得不服從。他總是想到一種示威，不會想到一種有偉大戰略的攻擊。

六月四日，俄國步兵在普通砲火射擊之後向前攻擊。

現在發生了俄人自己原來不要相信的事變。奧軍第四路的正面，幾乎沒有抵抗就崩潰了。差不多沒有嚴厲的步兵戰鬥。一團一團的奧軍都做了倦於作戰，絕對不高興攻擊的俄軍的俘虜。其中大部分都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部隊。孔刺德還有的精銳軍團，在提羅爾正面上的亞西哥和亞西羅附近。

現在俄國人知道什末時候到了。他們差不多兵不血刃就奪去了奧軍的砲兵陣地。縱隊和輜重糧食庫和司令部。單薄的奧軍預備隊，自始就不曾打算作強頑的抵抗。談不上一種恐慌或一種潰走。戰鬥正面毫無變化都落到大爲驚異的敵人的手裏。

六月七日，俄國人到了盧斯克。他們迅速地把突入之處向左右擴大。一個半星期之後，他們前進的深度已達六十公里。科威爾和夫拉提米爾·窩林斯克¹¹都受着直接的威脅。但是這還不夠。布魯息羅夫認識了這種順利得令人詫異的情勢，於是盡力利用。在佔領盧斯克的第二天，他已經叫他紮在極南布柯維納邊境上的各師團，向第七路奧軍進攻。

他的計算異常正確。那在布柯維納作戰，屢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得到成功的普夫蘭折·巴爾丁的軍隊，很迅速地潰敗了，負着重大損失，經過布柯維納退却。在這裏損失的大砲和材料，也極其重大，被俘虜的人數，尤爲驚人。幾天之後，俄國人已經紮在科羅美阿老西邊的喀爾巴阡山口了。勒謨山從南邊感受着威脅。

11 Vladimir-Wolynsk

布魯息羅夫始終不懈地更進一步。他在北方的盧斯克和南方的科羅美阿，都在奧軍的正面，作了一個深刻的裂口。現在他要在中部對勒謨山集中。他的目的不是要包圍全部奧軍，不是松山之戰的戰略。他已經看到，只要一種比較簡單的，費時較少的正面攻擊，就足消滅紮在該處的奧軍。一星期之內，他就逼着柏木·厄爾莫里的軍隊，受着重大損失，從塞勒斯河畔退到布格河與次羅塔·利帕河的上流。

在兩星期前還很穩固而清楚的東方情勢，現在得到了一種幾乎不能忍受的緊張。沒有人能夠說，這種緊張是否還可以緩和下去，或者要發生極為不幸的大崩潰。

由本哈第¹²，馬尉慈和利次曼各部隊組成的德國林心根的集團軍，紮在那在盧斯克吃了大敗仗的奧軍的北邊。雖然俄國人不惜犧牲一切，要用正面的突擊去牽制他，但林心根仍採取了完

12 Bernhardi (1849—1930)

德國騎兵大將所著德國與最近戰爭（一九一三）有邁羅根的中文節譯本，名曰戰爭

全佔優勢的對抗步驟。他馬上看到，如果他要防範最不幸的事，他也應該用他的各師團爲奧軍正面負責任。福根海答應從西方調新師團來。它們已經在法國起程，不會顧到那塊也有的強烈的緊張形勢。在援兵還未來到的時候，林心根不得不要他的隊伍做那不可能的事。

他的右翼慢慢向斯托科德河收束，以便免得失掉與退却了的奧軍的聯絡。他從人數稀薄的正面上，在不發生危險範圍之內，把所有可以不用兵力都抽出來。他們以急行軍的方式，從科威爾到夫拉提米爾·窩林斯克去，分佈於奧軍之中，以便於本月中旬舉行反攻。

這裏發生了奇蹟。

俄國人只要見了德國的鋼盔，覺着了新鮮的攻擊精神——他們就退讓了。因爲隊伍的人數過少，不能舉行追擊。加之俄軍對於科威爾的壓迫又特別強烈。人只得限於彌補工作。但是正面現在又有一點硬勁了。

俄國的攻擊停頓了。人叫德國部隊插到奧國各部隊當中，藉以避免新的崩潰。七月初間，布魯息羅夫在盧斯克區域內，放棄了許多已經略得的土地，他所剩下的獲得，只限於盧斯克周圍的一

個半圓形的地方，半徑約四十公里。這項事只得算了。

布魯息羅夫還打算奪回那已失掉了的主動權。他還沒有想到，承認他的失敗。他在更北幾百公里的地方巴拉諾威池附近，對巴威雷奧波爾德集團軍的正面進攻。他的努力毫無結果，與三月間對愛喜和倫軍的攻擊完全一樣。俄軍在德國後備軍的面前沒有得到尺寸地寸土，損失卻很大。這時候，在南方勒謨山附近的另一枝德國軍隊，也解決了在科威爾向林心根提出的同樣任務。那枝軍隊是波特麥爾將軍的德國南方軍。在六月中旬危急的那幾天裏，德國方面只有一項心事——俄人從兩方對於敗北的奧軍兩翼所加的極度壓迫，德國南方軍是否能夠抵抗，或者還是屈服。因為加里西亞和勒謨山是否還應保守，或者應該繼續退到喀爾巴阡山，都要由這件事來決定。

但是波特麥爾軍屹立不動。

當左邊奧國第二路軍在柏木·厄爾莫里指揮之下，從泰諾波爾向普爾則密斯拉尼¹³退卻，

右邊奧國第七路軍在普夫蘭折·巴爾丁指揮之下從折諾維次向科羅美阿後面喀爾巴阡山邊退卻的時候，德國南方軍且戰且退，至奧折入的兩翼取得聯絡爲止。他們這樣來到勒謨山東南方的一個陣地裏。

他們在那塊塞住俄人到加里西亞首府的道路，無論怎樣槌擊都不讓開。他們更繼續向左右兩方送隊伍去援助奧軍正面被突入的各部分，該路軍還有充分的力量，以不斷的攻擊牽制俄人，而且把俄人的攻勢變成一種逐漸的緩和。六月底南方的局面也恢復了，與北方情勢的緩和大約同時。

*

*

*

*

*

但是該受了怎樣的犧牲，對於將來的展望更是如何的慘暗啊！

奧國失去了五十幾萬人。俄國人掠去了兩百多尊大砲。但是最爲痛苦的，是那約近三十萬俘虜的驚人的大數字。

對意大利的極有希望的攻擊，不得不馬上停頓起來。人在東方須用一切的兵士，以便至少把

那巨大損失彌補若干。提羅爾的正面應該撤退到亞西羅和亞西哥的老後面。那極爲光榮地掠得的山地的大部分又還給意大利人了。意大利歡呼。卡多爾那準備第六次伊孫左河戰爭，已經成了顯而易見的事了。

科威爾的東正面直到布柯維納都繫着德奧的混合隊伍。這裏應該創造出秩序來。我們應該明白，奧國隊伍還可以做什末工作，我們應該怎樣去幫助他們。

這些劇烈的事變，使人馬上認出奧匈軍隊所遭遇的極爲不幸的各種困難。這軍隊裏面有十三種不同的民族，說十三種的話。最好的軍官都死在戰事開始時。一些有光榮的戰場上了。各種民族的大部分，都嫌惡帝國，並且日甚一日，那聯絡他們的綑帶，一天比一天鬆弛，人們打仗不是爲愛祖國，只是由於強迫。德族奧籍的精良部隊，大半都繫在意大利陣綫上，在那塊抵抗全部意大利隊伍的突擊，屹立不動，所以在東方只能做彌補工作便算了。這個自身業已分裂了的軍隊，到了今天還能做這樣的工作，差不多要算一種奇蹟。但是現在應該要把局勢認清楚。

興登堡元帥擔任全部東方總司令，從里加附近的波羅的海直到喀爾巴阡山的腳下。剩下到

羅馬尼亞邊境的那一小段，歸奧匈皇儲卡爾¹⁴大公指揮。原爲馬肯森參謀長的塞克脫將軍現在做大公的參謀長。塞克脫帶了大批的德國軍官去。

在東方追求偉大目標，就同盟國情形說，眼前是不可能的了。現在唯一的任務是鞏固陣地和改組奧國軍隊。這是幾個星期之內同盟國被逼而得到的一種痛苦的認識。

但是不幸的事絕對沒有完結。失敗對於政治方面的影響開始顯現出來。羅馬尼亞因爲東方戰地上的各種事變關係，受了協約方面外交誘惑，是沒有疑惑的事了。因此敵人在東方陣地上增加了近一百萬的兵。匈牙利從兩方受着包圍。

在這個沉悶的，充滿不幸電壓的，已有閃火佈滿的大氣中間，落下了幾千尊大砲的雷聲，這幾千尊大砲，在西方索姆河畔引起此次大戰中流血最多，時間最久，寬度最大的材料戰。

運命業已準備作致命的打擊。

14 Karl (1887—1922) 一九一六——一八爲帝。

第十五章 索姆之戰

索姆是賦有畢加第¹地方一切美麗的小河，發源於聖昆丁的附近，向南成一大弓形，在哈謨²附近達到它的極點，以後向北在佩倫³附近紆曲，從這塊大致向西流到阿眠。還有一條較小的姊妹河，恩格河⁴，從巴坡謨流來，在亞爾伯特⁵南邊入索姆河。

這個地方沒有較大的高地。最高的不過一百五十公尺。平坦的丘嶺互相連接着。樹林充滿盆地。田地結實肥美，草原甚為濕潤，呈深綠色。人從任何丘嶺上，都可以瞥見若干村莊的教堂塔尖。四

1 Picardie 法國北部從前的省名。

2 Ham 在畢加第境內。

3 Péronne 法國城名，在索姆右岸。

4 Ancro 索姆河的支流，在法國北部。

5 Albert 法國城名，濱恩格河。

個規模不大的城市——亞爾伯特，巴坡謨，佩倫和在南邊的，在它們當中爲最小的索倫——規定這個地帶的界限。這都是極好的鄉間鎮市，它們已經有了著名的歷史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這一帶第一次發生戰事。那是德國克魯克元帥的第一路軍，在這裏對法國摩拿利新編第六路軍作戰。九月，戰事正要移到北海的時候，便在這裏立下了堅固的基礎。

自是以來便沒有什麼變動了。這塊的戰事得到一種可以算好的面目，反之，在北方的羅累托山旁和阿拉斯，在南方的香賓和索阿松，卻接連打了許多次的大仗。這裏常是有點田園景象——這條悠悠的小河在平時供獻它兩岸居民的景象。

雙方都築了陣地，極其精巧，塹壕極其舒服，差不多作了兩年的陣地戰了。障礙物，戰鬪壕，交通壕，居住壕，掩蔽部，砲兵陣地，司令掩蔽部，斜交壕，備戰棲息所和舍營——一切都極有秩序，好像是要永久設立的一樣。巴坡謨和佩倫都是舒適的地方，兩個最爲舒服的兵站城，足以安尉人的一切心靈。先在陣地裏，以後到備戰區域，最後到安靜地方，都有一定的秩序。

6 Chaulnes 亦譯紹爾溫，法國城名，在佩倫西南。

索倫的地方最爲糟糕。陣地就在城的緊西邊。這塊沒有快樂的兵站生活，這塊流行的是前線的各種規則。陣線從索爾內斯向北經過味蒙多微勒，婁伊庫爾和洞皮爾直到刻盧。⁷達於索姆河。以後在河那邊掠過馬利庫爾和馬麥次。⁸在拉·波阿塞爾。⁹橫過亞爾伯特到巴坡謨的大路，再到退普發爾。¹⁰苦蒙直達赫標騰的東境和封揆維爾。¹¹就大體言，陣線是由南向北的，但是在拉·波阿塞爾和婁伊庫爾之間，向東成一弓形，該弓形在刻盧經過索姆河的地方，是它對佩倫突出最遠點。

*

*

*

*

*

選舉加第的這一帶地方做西方決戰出發點的思想，在法人方面從計劃戰役時業已發生。兩

7. Vermandovilles, Soyeourt und Dompierre bis Curin

8. Maricourt und Nametz

9. La Boisselle

10. Thierval

11. Heputerne und Fonguevillers

國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開會討論一九一六年作戰計劃是在一九一五——一六年的冬季。這次作戰計劃的方式和範圍，經過了許多次的變更。但基本思想仍照舊而且照原有的形式實行。

最先人自己問，雖然在物質方面，佔如此巨大的優勢，爲什末直到現在的一切努力，沒有得到特別結果呢？難道材料戰爭的基本原則是錯了嗎？到底有沒有有一種別的方法，去突破敵軍的陣線？沒有，基本原則是不錯的，但是以前的實行方法，卻尚須加以考究。人應該繼續發展這個制度，使它自己到絕對安全的程度大大增加。

最先應該要有時間來聚集材料。英、法兩國都同意，說可以等一等，就令有德人佔先大舉進攻的危險，亦所不惜。在這裏並不是爲的與從前一樣的戰略，只是爲的還要聚積材料和師團。

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彈藥製造廠，從冬季起，已經在將來材料戰爭觀點之下工作。英國實行徵兵制，到了夏季將有兩倍的人數。殖民地和自治區的兵，都大批徵調，與以前完全不同。英國願意擔任攻擊戰線的三分之一。

攻擊的寬度大約有八十公里。人已經看出來，這塊所需要的程度，與以前各次的動作完全不

同。從前，人最多只攻擊二十公里或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德軍攻擊凡爾登的寬度，還不到十五公里。寬度較大，但不得使攻擊的強度受損失。所以每公里上應用的砲隊和全部材料的平均數目，比以前至少須加一倍。尤其是重砲和最重砲的數量，非加許多倍不可。

如果一切的數量都增大了，那準備射擊的持續性，也須給以相當的延長不可。如果連續射擊的強度和持久性都加了許多倍，那它伸入敵人陣地系統的深度，也非增加不可。不獨作戰的部隊應當增加，就是補充隊，鐵路，高級司令部的行營，普通營舍和兵站城都應包含在內。

仔細射擊最重要的目標，不可受砲火密集的擾亂。對於一個沒有敵人和無戰術價值的地方，作幾小時的連續速射，是一種浪費。反之，用雙倍的彈藥射擊一個砲兵連密集的区域，應該有絕對的把握，即在這種計算之下，完全消滅德軍。

仔細射擊的方法，是新式的大批應用空軍。他們有三項任務：一，指示重砲向認清的目標射擊，並以飛機攝影和目力觀察去持續監督射擊的效力，二，以大批飛機隊向敵人後方擲炸彈，三，對敵人空軍作戰。還有，作始甚小，在戰事中發展成功的第四個任務，以後也得到了重大的意義，那便是

從空中用機關槍直接征服敵方的步兵。

這次戰事的第二件新東西，是大批應用毒氣彈。德人開始在有限範圍之內，使用戰鬪氣體。這時候，英法也明白了工業上的製造方法。他們的物質能力容許他們大批地運用。那個地方因為有許多盆地，供給了很大的優點。人應該把敵方的各個地區，尤其是砲兵巢，一連幾天置在毒氣射擊之下，以便窒息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夜裏在全部後衛運動時亦然。在這塊打開了唯一無二的成功希望。

如果人以爲將來戰事的主要任務，完全在材料方面，那人們就應該準備去收穫材料效力的結果。攻擊部隊羣的增加，應與材料的增加相當。直到現在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只是在第一天衝鋒時要用全力。以後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都應該使用同等強度。只有持久和程度等高的壓迫，纔有成功可言。人應該使敵方陣地感受重量的壓迫，極度緊張，七零八落，最後歸於粉碎。初次襲擊就想突破，是不適當的戰略原則，那已經是歷史上的事了。

敵人打算在這次戰役頭個時期用的攻擊隊伍，約有八十師人。每師擔任一個公里，所以攻擊

的寬度爲八十公里。按照戰事的持續和經過，用在安靜陣線的師團，去替換攻擊的各師團。材料極爲充分。人數夠幾個月用。

再說凡爾登。

法國統帥部不得不把它指定爲決戰之用的各師團，陸續調來作抵抗之用。它們在一個異常的速度中消滅了。正如桶眼打開了的一只桶一樣。

但是這種情形也是法人預先料到了的。正如在這個優越的材料戰爭計劃上，一切都有冷靜的和實際的數字計算，常是努力要達到最高的數目一樣，在這裏亦然。德國在攻凡爾登的時候，消費了許多師團，以後在索姆河畔，也缺少防禦的隊伍。有一個簡單方法，可以抵消德人用力在凡爾登所企求的利益。法國人只須注意，要德國人的損失與他們自己的損失相等便夠了。

一種樂觀的計算，也可以爲協約國尋一種利益。因爲英國實行徵兵制，殖民地動員，再加以有大批製造彈藥的機會，可以增加戰鬥力的比例，雖然損失永遠相同，仍於英法兩國有利。在敵方看

來，在凡爾登多作一天戰，德國便多一天的損失，如果德國不用出奇制勝的韜略去求補償的話。但是要在這裏出奇制勝，是沒有希望的事。

因為德國繼續攻擊凡爾登引起了索姆河畔決戰計劃底子的變化，這變化還有一種特殊現象。英法兩國參戰的人數，原有一定的比例。當法國人在凡爾登受了損失，英國在索姆之戰開始時參戰人數的比例逐漸增加。英國人原來只擔任三分之一的責任，不久擔任一半，最後竟達三分之二，在主戰開始時即然。以後，當英國人的損失增大，法國人在凡爾登的戰事減輕的時候，法國參戰人數的比例又增高起來。

當德人看到在凡爾登得不着理想的成功時，就準備協約國夏季的大攻擊。六月初間，他們曉得已經很的確，這次攻擊應在索姆區域。他們準備用所有的兵力，盡力防禦。可以預料得到的，是德國方面的人——不像攻擊者方面的材料——應該擔任戰鬥的主要責任。這種人從來還沒有不盡的話。

因為德方牢守攻擊凡爾登的計劃，不屈不撓，所以雙方兵力比例的不平均，在索姆之戰開始

時，非常巨大。這可以用幾個單純的數字表示出來。協約國的初次計劃，攻擊正面爲八十公里，以後減到四十公里，六月三十日，協約來攻的隊伍爲三十七師，德國防禦的隊伍爲十一師。這十一師之中，還有三師是剛從凡爾登作戰之後調來的，差不多不能供用。協約在砲隊和各種材料方面，都佔有六倍的優勢。

當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戰事開幕的時候，在各國參謀本部的屏風後面和舞臺監督處便是這個樣子。當幕十分緩慢地上升時，序樂開始。

序樂令人呼吸感覺困難，已經確實地指示着，這裏是全新的東西，將在可怕升騰中，演出未之前聞的事件。

* * *
序樂是由一星期的連續速射造成的。

一個星期有七天。一天是由日與夜組合成的。日夜各爲十二小時。一小時有六十分鐘。那從幾千尊大砲口中，向這四十公里寬的區域上，發出的激烈顫動聲，不會有一分鐘的沉默。

大砲架在地面低下的處所，砲兵連挨着砲兵連。每個村莊邊都立着大砲，旁邊就是那每夜爲縱隊運來的榴彈堆。縱隊取自倉庫，倉庫取自彈藥列車，列車取自工廠和每天從海洋上來的船隻。儲蓄品取之不盡。

大砲架在每幢民房後面。計有野戰短管砲，野砲，平射砲，曲射砲。大砲架在每座樹林裏，砲兵陣地挨着砲兵陣地。他們身邊帶着有幾百數字的詳細單子，規定他們的工作，同一個工廠的工作秩序單一樣。

大砲沿馬路架着，作成梯形，免得互相密擠，每隔三十公尺遠一尊。頸短而粗，長管口徑的臼砲支在高的砲架上。

大砲鑲着坦穹形的丘嶺，一半埋在地下，上面用草蓆和樹枝遮着，免得被飛機看見。

大砲一直架到後方兵站的緣邊，架在山坡上和峽谷裏，離戰線那樣遠，以致人要問問自己，它們在這裏要做什麼事。那都是口徑二十八公分和更大的極重的臼砲。裝在火車上的三十二公分的重平射砲，口徑三十公分的海軍砲和口徑四十公分的怪物，曲射砲。

這一切都照着計算甚勤，編製極巧的詳細表格射擊。一切都發出一種規則的持久射擊。一切都按着表中的規定，在某時間內集中起來，作一種迅速的速度射擊。一切砲火都集中在塹壕上，進軍路上，砲兵陣地和備戰區域上。一切都按照陰險的計算，改變目標，時而向這塊射擊，時而向那塊射擊，不要叫一公分的地方避免，不要叫一個人逃脫。

飛機從太陽出到太陽落土，更一直到完全黑夜裏，都在空中飛翔。它們在德國陣地系統上轉圈，好像沒有聲音的麻木的鳥，因為人在大砲怒吼之下，聽不見摩托嗡嗡的聲音。它們指揮砲隊的射擊，它們指定，什末東西還應該用砲去打，什末東西已經打夠了。他們登記一切的情形，每天照三次像，拿到家裏放在棹子上，用擴大鏡把每種小變動加以研究。於是起草報告，馬上把報告送給砲兵司令官。他們就根據那報告改正他們的表格。

小而靈敏的戰鬪機羣，在天空翱翔，作快樂的飛躍。它們防止德方飛機到大砲怒吼的地帶去觀察。如果有一隻德國飛機去冒險一試，那它們就像一羣蜂子一樣，從各方面來撲它，把它趕走。夜裏，轟炸機一隊一隊地來。它們把爆炸的禮物摔到後方司令部和鐵路交叉點上。探照燈和

松油照明彈把天穹照得透明。

天邊，繫留氣球一個挨一個地站着。那是最重的大砲的眼睛。它們掛在空中懶揚揚地，毫不動彈，好像膨脹的香腸。早晨天亮的時候，它們已經在那裏。晚上天快黑的時候，它們還是在上面。它們把目光注視着它們應該觀察的窄狹地帶，並且詳記着任何動作。少數的德國氣球幾乎不能上去。一轉瞬間，敵人的驅逐機就來了，從雲中向下射擊，吐出曳煙彈來。一天工夫，九隻德國繫留氣球都被射落了。

幾千毒氣榴彈輕輕地炸開。盆地夜夜都充滿灰白色的霧。砲兵一成幾點鐘之久，不能到他們中了毒的大砲旁邊去。彈藥縱隊和行軍灶都不能來。雖然有良好的防毒面具，但因中毒而死傷的人還是很多。

法國人和英國人在過去學了許多乖。他們源源不絕的彈藥，來幫助他們實行連續速射的新方法。

從前，大砲的轟聲差不多單調得討厭。現在，人找着精細的圖樣了。忽然間，一切大砲都變更它

們的目標，或者對於某某地段，甚至沉寂幾分鐘。防禦者的殘部，從他們掩蔽部的廢墟出來，攙到機關槍旁邊。補充隊不等命令就集合。大家都覺得從不可忍耐的緊張中解放出來，想去作步兵戰。人以為可以聽到機關槍答答的聲音了。但是沒有。正在運動之中時，連續速射又以加倍的重量打了來。

人不但要打碎身體，陣地建築和大砲，而且也要擊毀精神。時間還久呢。究竟要轟射幾多時，完全不能預定。它可以射三天，四天，五天。如果再不夠的話，還可以加上幾天。人有許多時候，人有極多的榴彈。人只要一件事——不要發生危險。陣線要軟下來，研成粉，化成灰，翻十遍，壓爛之後再蹣碎。在這未辦成功之前，不開始步兵攻擊。

夜裏，斥候一直走到這個地獄帶的邊緣。掃除鐵絲障礙物，免得阻擋他們前進的路。在自己前面的塹壕上，架起厚板橋來，如果可能的時候，就把砲隊運過來。

在頭兩夜裏，這些斥候還遇着敵人。他們用機關槍射擊。他們的光彈輝輝扑扑地上升。他們馬上施行封鎖射擊，在中立地帶上噓噓作聲。

在第三夜和第四夜裏已經寂靜些了。一個光彈只是獨自上升。很慢才舉行的封鎖射擊，聲音微弱，彷彿疲乏了的樣子。

第五夜，斥候報告，敵方像墓地一般的安靜。他們不能斷定有什麼人。

現在又轟擊了一天一夜。

以後就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的早晨。

*

*

*

*

*

最先，彷彿這一天也和前幾天一樣，只是把那可怕的事情，重演一回罷了。平常最愛用的進攻時間，黎明的時候，過去了，沒有任何變動發生。全部正面都在黑色粉雲之下，混着那從擊碎了的地帶升起來的紅色霧氣。

太陽終於出來了。

這一天熱得燒人。本日，敵方飛機成羣結隊地來，比往日更爲稠密。一切繫留氣球都黃亮亮地掛在空中。

將到十點鐘，這種景象沒有變動。

砲火毫不間斷，異常稠密。最重的砲向一星期前還是第一道防線的地帶上轟擊。

這樣又過了半點鐘。

以後——人不會注意後方有什末事——鐵雹子飛過前面的陣地帶，落到整夜還受過沉重毒氣的第二道防線上，進軍路上和砲兵陣地裏。

發生了應該發生的事。

敵方步兵縱隊隨着他們的移動彈幕射擊，爬過新鮮的，正在發煙的彈痕。那時正是十點半鐘，他們在四十公里正面上的許多地方，於一刻到半點鐘以後的時光，來到德國各營部的線上，遇到初次的抵抗。

再前面的人，現在都沒有了。自從幾天以來，已經沒有聽到有活着的人的徵候。連續速射把一切都埋葬了。偶然苟全的人，還有幾個從這裏和那裏回來。他們不知道他們戰友的消息。究竟有許多被敵人生擒了去，他們說不上來，大概沒有幾多。昨天，各連已經只有少數的槍枝了。

機關槍已經在這裏和那裏答答地響起來。也有幾個發光葡萄串升起去。

砲兵因為緊急號兵的呼喚從他們掩蔽部裏爬出來。他們跑過在可怕射擊之下的空闊地方，走到他們跑旁邊，咬着牙齒開始阻止射擊。大聲吼過來的重砲彈，使一個一個的砲手都失去了戰鬥力。砲管爲完全命中彈擊碎，栽到地下去了。

沒有幾久，剩下的勤務員，忽然從砲煙藥氣和發散煙氣之中，看見敵人散兵線在自己砲座前浮出了。

於是他們對着最近的地方作直接射擊。爲砲兵陣地的戰鬥，已於不意中進行。

德方戰備人員集合反攻。

前面一帶這裏和那裏，還有些小部隊用機關槍抵抗。砲火照常轟擊，一點都不緩和。

因爲一切塹壕都填平了，一切掩蔽部都破壞了，一切鐵絲障礙物都裂斷了，一切斜交壕都一掃精光了，戰事只集中在村落廢墟的周圍。這裏還總是有幾個穹窿不會壞的地窖。

一營一營的攻擊者，湧到空曠的中立地帶上。各村莊周圍的人浪，左右激盪。每個村莊都變成

一座島。一向三面，有時向四面防禦。

許多砲兵陣地和大砲都失去了。

在太陽還未達到最高點以前，人們在正面的最大部分上，爭奪從前爲德軍第二道防線的處所。那處所現在不過只是一個地理學上的名詞。一切都是彈痕地帶。

爲砲火打矮了打小了的小樹林，亂七八糟的黑樹枝，鐵絲，屍體和彈痕，成了各村莊一樣的特色。抵抗集中在裏面。敵人的散兵線不得四次，五次，六次地前進。他們每次都被還活在裏面，焦頭爛額的人們送回家去了。

這是一個極度散漫分裂的戰場。

雙方的砲隊都作無目的的射擊。他們大約總要擊着什末東西。步兵一遇到有機關槍的地方就作戰。

預備隊勉強通過阻止射擊，散佈在彈痕上。光彈的升起，機關槍的亂放，敵方部隊間或的發現，都指示他們的道路，他們就朝那裏前進。

現在談不上有聯絡的戰線了。到處都互相推移，伸翼，包圍，封鎖。有時在完全顛倒的戰線上作戰，有時成功一個直角，或者法國人在前面，德國人在後面，以後又來一層法國人，一層德國人。

好些地方，敵人隊伍侵入三公里以上。他們帶着機關槍守着佔據的地方，無論如何反攻都趕不走。他們努力從背後找援兵。但是援兵不能通過還在這些部隊老後面的自己的砲火。這些隊伍還有些留在旁邊不遠的原有陣地裏。

要想總覽一切，要砲火的情形，與這邊和那邊的各種變動相適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在夜色的開始以前，不能恢復有秩序的聯絡。以後或許可以從前線各部隊的報告得到一種畫圖，根據它可以決定來日的戰鬪動作。

夜裏，纔查出下列情形：

英國人根本就沒有達到亞爾伯特——巴坡謨大路的北邊。他們侵入德軍前面的陣地帶，但是因為德軍反攻又退出了。他們在大路南邊拉·波阿塞爾和馬麥次附近，繫在德國從前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之間。他們在這裏，平均得到了一千公尺的彈痕地帶。

法國人的結果比較好。在從馬利庫爾到孔布爾斯¹²方面，一直侵入到哈德庫爾¹³村的西緣。刻磨村落到他們手裏。這塊的多數砲兵陣地也喪失了。在索姆南岸，他們佔據了弗里塞，培京庫爾¹⁴洞皮爾和淮¹⁵村的廢墟。再向南邊，在淮和索倫之間，即攻擊正面終了之處，他們也和在北翼的英國人一樣，所得甚少。

犧牲如此之大——成功如此之小！

*

*

*

*

*

但這只是開始的一天。人曉得還有什末事呢。

敵人的砲隊已經又在向整個地段上轟擊。盆地已經又充滿了毒氣。這與攻擊的頭幾天，沒有

12 Combles

13 Hardecourt

14 Béguincourt

15 Fay

絲毫的分別。

怎樣填補德國的重大損失呢？

人應該分配加入師的部隊，以便援助陣地師。陣地師大都只有一營的人數了。他們本應在夜裏換防。但是預備隊的情勢不准他們瓜代。等到集團軍和最高統帥部的預備隊來到的時候，已經過了幾天了。他們應該忍耐到那時候，儘可能地少喪失土地。

局勢沒有變化。這次戰爭的結果，在最近幾天之內，與各師防區中還有抵抗能力的少數部隊有關係。少數的預備隊在前進路上已經被燒夷震彈打光了。大砲損壞和砲隊人員的死傷，異常之多，談不上作阻止射擊的事了。

第二天的步兵戰，集中於各村莊周圍的情形，更爲明顯。如果一個村莊喪失了，往往整個中立地帶直到第二個村莊，都包括在喪失之內。

敵方砲隊已經明白了這些村莊在戰術上極關重要。落在這些碎石堆上的砲火是非常兇惡的。攻擊從早到晚的復習着。每次攻擊之後都有飛機來，在這受了新的殲滅射擊的碎石上，翱翔觀

察。

但是每當這個窮兇極惡的辦法被復習時——如果敵方步兵一出彈痕，就有幾隻機關槍射擊。這些人怎樣逃脫了殲滅，是很難明白的事。

但是有一次卻完了。

攻擊者的浪從各方面捲來。自己的預備隊不能擋來。敵人施行空中封鎖，不准擲彈藥筒和糧食的飛機飛到跟前來。在幾百尊大砲最後狂風暴雨地射擊了一次之後，攻擊者從彈痕中起來，闖到廢墟堆裏，不會看見步兵的抵抗。

他們只看到縱橫臥在機關槍上的死人。傷兵蹲在陰慘慘的壁孔裏，睜着呆眼睛。幾個活着的人做了俘虜。他們身體疲乏，神經紛亂，毫無情感，蹲在各種窖裏。因為所受的震動太大了。

第二天晚上，阿瑟維爾斯和赫伯庫爾¹⁶兩個村落都被法國人佔了。於是朝佩倫方面發生了。一個差不多有四公里深的危險的楔子。因為如果要明天在現在的前線上抵抗繼續的攻擊，沒

有希望，所以夜裏只得把戰線向俾阿士和拉·麥松內¹⁷高地縮回。

因為這種運動，只得把更南邊的戰線向巴類克¹⁸縮回。現在索姆河在緊背後，前面離攻擊者所熱望的目的地佩倫只有三公里。再向後撤回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人現在至少要緊在能夠防禦的陣地裏。敵人沒有辦法，只得改設他的大砲。時間是獲得了，這便是人在目前所能獲得的一切。

除開向佩倫前進以外，在全部戰鬪地區，保持了昨天的戰線。

從北方的封撥維爾一直到索倫全部四十公里上，又有大砲轟擊起來。戰事還沒有達到極點，還差得遠呢。

*

*

*

*

*

究竟有沒有一個極點呢？

回顧戰史可得下列精密的確定：

17 Bisches und La Maisonette

18 Barleux

戰事的第一個時期爲七月一日至五日。這是在全部攻擊正面上唯一的聯合總攻擊。這是第一個大突破試驗。它在拉·波阿塞爾（在亞爾伯特到巴坡謨的大路旁邊）——空塔麥松¹⁹——

蒙托蓬²⁰

哈德庫爾

摩那科²¹斐耶斯²²

俾阿士

巴類克

厄斯特累²³

線停止。因此，它把陣線上原來朝孔布爾斯和佩倫突出的弓形，向東平均又移動了四公里。

第二個時期比第一個時期長得多。它從七月六日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充滿着一串不斷的各個突擊。目的只在弄軟。獲得的地方是異常有限，只是俄維爾斯，坡齊耳，隆格發爾和摩勒帕²⁴等村而已。就大體言，向北繼續擴展的地方，約勒五公里寬，三公里深。此外，在摩有帕地方向中部擴展

19 Contalmaison

20 Montauban

21 Moncau

22 Feuilleres

23 Estrees

24 Oulliers, Pozieres, Longueval und Maurepas

了一條窄的地方。雖然如此，第二期弄軟效力，仍是非常嚴重，且具有持續性。

第三期是最危險的時期。它的目的是在整個正面的寬度上，用一串幾乎逐日的總攻擊，以求收獲第二個時期弄軟的結果。它的時間係從八月二十三到九月底。在這個時期中，約有十五個所謂大戰日，其餘盡為不斷的各個突擊。直到九月中旬，還沒有較大的局地變動。但在九月下半月，纔覺得防禦能力顯然衰弱。九月底，正面在退普發爾——庫爾塞勒特——革德庫爾——勒斯培夫斯——摩爾發爾——夫勒基庫爾——郎庫爾——部沙威內斯——克雷里²⁶——俾阿士——巴類克——柏蠟²⁶——耍伊庫爾的線上。彎曲的地方很擴大了，在北方從退普發爾起，向東直到離巴坡謨五里的地方，繞過佩倫，在耍伊庫爾接着舊陣地。正面有二十五公里寬，突出最遠的地點有十五公里深。

第四期和最末期，是由攻擊力弛緩而決定。它從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中旬為止。在防禦方面，沒

²⁶ Courcellette—Guendecourt—Lesboeufs—Norval—Pregicourt—Rancourt—Boulayvesnes—Chéry

²⁶ Balloy

有什末危機，只是還有些不關重要的局地變更。材料的使用還是異常之大。但是步兵攻擊的壓力卻破碎了。攻擊的次數減少了，愈過愈少，到了十一月，簡直完全消滅了。

這次戰爭完結時，協約損失了七十五萬人。精確地說，英國人四十一萬，法國人三十四萬一千。德國的損失約爲五十萬。總計起來，在四十公里寬的地面上，四個半月之內，死了一百二十五萬人。材料的浪費不能得到近似精確的數目。那數目異常之大，有好幾百萬榴彈，好幾千尊大砲，好幾百架飛機。

參與這次戰爭的人，前前後後在敵方共爲一百零五師，德方爲七十師。這些師團都用過兩次，三次，而且也有用過許多次的。他們在每次受調遣時，幾天之內就要損失他們戰鬥兵力的三分之一，這邊和那邊一樣。德國砲隊在這次戰爭中，平均換了六回大砲。三百五十尊大砲落到攻擊者的手裏。

這四個半月之中，沒有一天沒有連續速射，沒有一天沒有較大的戰鬥動作。在全部戰線上，可以稱爲大戰日的，總計起來約有二十五天。

這次惡戰的結果，既不在局地的變動，又不在人的喪失，更不在材料的消費。

誰是勝利者？誰是失敗者？

所能確定的，只是法、英兩國想突破索姆，與德人想突破凡爾登，結果是同樣的少。法國人防禦凡爾登的危機是在戰事之初。德國人在索姆河畔的危機，是在最後的三分之一。

如果有人要認識這次戰爭對於全部大戰最後的勝負有什末意義，正若要認識同這次一樣的一切戰爭一樣，差不多完全是在暗中摸索。因為沒有精確的標準。沒有顯而易見的勝負。雖然如此，大戰結果的根苗，確是埋伏在這次戰事中。曝露這種情形，多半是感覺方面的事，不是計算方面的事。

協約方面喪失的人數比德國大。但這不能決定勝負。就令以後美國不參戰，對方儲蓄的人數，還是較多。

關於有戰鬪訓練的士兵和軍官的損失，在這邊和那邊都同樣的重大。

材料的犧牲，協約比較重大，但是可以補充。對於德國目前還是可以補充的。如果戰事延長，就

是現在已難補充。製造補充品的速度還與消費的速度相等。而且根據經驗的指示，甚至還要增高。但是每一次的增高，就使我們與這種日子接近一些；即補充品的製造，跟不上那逐日加多的消費。在協約方面沒有這種危險。

但是用一種別的看法，那這種景象便完全不同了。

協約兵士與物質比例相適合，所遭受的砲火只及德國兵士應該忍受的六分之一。協約兵士忍受這減到六分之一的砲火，而且時間比德國人短得多。因為人數的優勝，可以使它們迅速換班。德國兵士不得不忍受六倍的負擔，時間比較長，次數比較多。他們大半要到本師燒得炭壳的時候，纔能換班。德國兵士的武裝，在那時已經比敵方兵士壞些。凡事都應該節省。最後，給養的質料也開始特別減低。

凡此一切因素，如果戰事愈延長，其結果就愈強大。目前的效果到了以後還要加重，因為協約兵士可以盼望他們的狀況減輕，但是德國兵士只得期待他們的狀況不斷變壞。

這裏埋着勝負的，不可見的部分，但這部分是最重要的。它是精神上的東西。

在這種地獄試驗之中可以分別誰能幹，誰不能幹。一小部分的虎口餘生者，發展成了防禦戰中的德國兵士的典型，不受任何事物的震撼。他們是這次戰事中的特殊英雄。他們的數量在以後各次戰爭中逐漸消滅。消費的殘酷定律，把他們吞食了。他們在凡爾登，在索姆河畔，在福郎登腐爛了。因此，德國軍隊逐漸無形地失去了它唯一可靠，不可彌補的柱石。

大部分的虎口餘生者，從材料戰爭的恐怖中走出來，意氣毫不消沈，身體也極健康。但在內心裏，已經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別樣的人了。他自己還一點都不知道。如果有了第二次連續速射，將要很快地使他的精力達於衰弱之點。第三次當更快。他的精神狀態比較容易接受材料戰的結果，他的抵抗力小些了。他缺乏良好的意志與對於祖國的愛慕。但是在他心靈裏已經生着衰弱的萌芽了。戰事愈延長，別種影響愈有力，那他的情形將愈壞。

從本國新送來的兵士的精神抵抗力如何，對於一切都很重要。如果這種抵抗力在增高，那它也還受得住更較危險的試驗。如果它在降低，那逐漸就要產生一種效果難於計數的不適合的情形來。如果作抵抗力的敵方物質的效果愈為增加，那這種情形將愈變得不可救藥。

凡此一切現象在它們開始進行時，都看不見，都未被發現，甚至在某人胸中演進，他自己也從不知道。少數人覺得這種情形，但是沒有一個人認識這種情形。

這種無形發展在索姆之戰的時候開始。

第十六章 興登堡

福根海不是臨事張皇，不知所措，心身都不健全的人物。

局勢大變——在幾星期內好像一陣極大的狂風暴雨從各方面向德國襲來——的時候，他仍做參謀總長，正如在他得意時代中一樣，他作最高統帥，差不多已快有兩年了。

他沒有時間，把毛奇退職時候的局勢，與現在發展的局勢，作個比較。

他當時做陸軍大臣，是在如何情形之下被任爲參謀總長，他還知道嗎？史里芬的偉大計劃，在它完成的前兩星期，在西方被破壞了……德國各路軍隊在勝利的決戰之中，彷彿遭了雷擊，作一種可怕的退卻，以後勉強站住……法國人和英國人爲它們本國的歡呼所推戴，正擬從北包圍動搖的德軍，給以致命的打擊……在東方雖然有松山和馬蘇爾湖的大勝，但是俄國的百萬大軍仍從波蘭的中部滾滾而來，奧國人敗績之後，紮在喀爾巴阡山上，失望地向德國求救……塞爾維亞

人準備侵入匈牙利平原。

這樣的回憶，這樣多的危險事件。

在西方來了包翼戰鬪，在伊彭達於頂點和終結。防禦協約怒攻的時候來了，有香賓的冬戰，阿爾托阿的春季諸戰，阿拉斯的夏秋兩季諸戰，以及香賓的再戰。在東方有興登堡的一連串的大勝利，俄國幾乎被擊破了。以後有對塞爾維亞的遠征，打開了到土耳其的道路，這是規劃和實行的一個模範成績。

爲了恢復在瑪倫河畔失去了的各種前提，福根海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在他不會深信，在戰場上沒有任何地方發生足以威脅他的打擊，因而危及他對主敵作戰的時候以前，他不下決戰的命令。

但是他後來下令，開始攻擊凡爾登。

福根海用了一年半的工夫，作成他精心結構的戰略，恰巧他以爲不可能的事，公然發生了。東方正面陷於動搖，尤其糟糕的是在破裂。東方的崩潰，撤去了西方決戰大計劃的第一個不可缺少

的底子。

當他決戰底子動搖時，那戰事的自身也開始動搖。現在查出來，雖然表面上似乎一切都還很對，但是它們那些不可見的定律，已經不服從參謀總長的計算了。但是恰巧這種與預算家的表面的一致，更足令他頑固地牢守着原有計劃，以致陷於不祥。

直到了那天早晨——這是福根海所受的第三個而且是最厲害的打擊——纔以迅雷似的不斷的轟聲，指出計算的錯誤。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早晨十點半的時候，敵軍三十七師人，開始索姆之戰。

十天之後，福根海只得下令，暫時停止對於凡爾登的攻擊。他自己看到沒有別的法子，只能採取這個消滅他最偉大的計劃——他兩年工作的最高作品——的步驟。

索姆之戰到了極度劇烈的時候。八月——戰事爆發後的兩年——中間，德國西線震動。一陣戰慄通過它的肢體。壓迫一天比一天嚴厲。零星的石頭從建築物中紛紛落下。裂口現了出來。不斷的鎚擊使機構弛懈。法國人在凡爾登的壓迫也同樣增加。人應該算着，他們要舉行大攻擊，以便恢

復春季的失地。

在東方，布魯息羅夫還是在不斷的進攻。有時也能夠實施防禦，但必須多混和些德國部隊到奧國陣線裏面去。這只有犧牲西方陣地纔能成功。但是東方的危機，似乎至少已經渡過了。

但是代替這，在東線的南部，不獨只是有一個危機，而且有個露骨的崩潰來威脅着。

人知道，羅馬尼亞定要利用中歐列強的異常困難，以使用一次短期的戰爭，為協約方面的利益，決定全部戰事的勝負，因而鞏固它在分贓時候的一種被優待的地位。整個的七堡公開地臥在這位新敵人的面前。從別處調兵來，只組織對付羅馬尼亞的一個小的邊境守備隊，都是不可能的事。雖然有凡爾登和索姆的戰事，福根海仍從西方送了三個德國師來，他們應該趕快轉向喀爾巴阡山的陣地，以便幫助與人。那塊的局面，用一句露骨的話來表示，便是令人絕望。

只有一個薄弱的希望，即羅馬尼亞的開戰，當在它國內穀物收穫之後。這個希望錯了。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向奧國宣戰。第二天，德國政府簽發羅馬尼亞公使出境的護照。

同日，還有一個別的敵人洋洋得意。意大利在八月初間，在第六次伊孫左戰役中，第一次對於

逐漸衰弱的奧人得到了局部勝利——閣爾茲橋頭堡和閣爾茲城都失掉了——乃於是日正式向德宣戰。它預料在短期中就可分贓，要自己證明它的身分。同時，卡多爾那又準備第七次的伊孫左河之戰。到處都有轉好的希望。

馬其頓戰線上也在沸騰。那得了五十萬援兵的薩拉意將軍的軍隊，正準備衝過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握手。他打算席捲全部巴爾幹，殲滅保加利亞，重新束縛苦戰的土耳其，奪回塞爾維亞，從背後，即匈牙利，布達佩斯，維也納，給中歐列強一個致命的打擊……滅亡的怪物變身站在多瑙河的後面，並且立起來。奧國人是沒有什末用的，我們不用希望。

當羅馬尼亞的五十萬人氾濫於七堡的各山口時，當布魯息羅夫再極度努力進攻時，當索姆大戰經過一次異常升騰時，當意大利開始第七次伊孫左河戰役和薩拉意在馬其頓攻擊時……福根海在這些存心破壞的直接鄰人之中，正從事那個光榮的優秀絕倫的戰役的準備，那戰役要在最短期間殲滅羅馬尼亞，嚇走巴爾幹半島上的怪物。

羅馬尼亞宣戰後的一天，德皇電召東方總司令奧登堡大元帥及其參謀長魯登多夫將軍，從東方總司令部到細勒西亞普勒斯¹的大本營去。

皇宮參軍處長林列爾²將軍奉皇帝面諭至參謀總長辦公處，告訴他明朝召那兩位先生來的事。他報告道，皇帝因為羅馬尼亞宣戰，局勢大變，不得不請大元帥及其參謀長來，籌商應付之法。

福根海正在工作中。他的思想淹留在羅馬尼亞。

當他覺得人耍他怎樣時，他就向參軍處長感謝他的通知。

下午，他寫了請免除參謀總長職務的呈文。

第二天早晨，奧登堡和魯登多夫到普勒斯。他們也同福根海一樣吃驚。奧登堡被任為參謀總長，魯登多夫做他的參謀次長。

1 Ploss 下細勒西亞的縣城，自一九一五年四月至一九一六年二月，又自一九一六年八月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為德國最高統帥部所在地。

2 Lyncker

前任參謀總長受現任的請求，擔任七堡地方德國第九路軍的總指揮，該路軍係擬對羅馬尼亞作戰之用的。

福根海接受這一路由尚未來到的三師兵組成的小軍，與業已在開進中的新敵人的五十萬大軍對峙。他接收這一路軍，他方纔還是世界史上最偉大最精良的軍隊的統帥。他不訴一字的苦，沒有別的心思，讓那位與他個性不同，戰略比較偉大且得全體國民敬愛的人代替他原有的位置，自己隸屬其下。

* * *
與登堡做了最高統帥部長！

那時雖然有一切的困難，但是仍有一陣歡呼的聲音通過人民。軍隊都安心。在索姆河畔，凡爾登，里加，羅基特諾沼澤，喀爾巴阡山上和馬其頓的德國兵士的頭，都抬高些了。一千五百萬人都望着這個人，他自從松山之戰以來，已經把國民的尊敬和信仰聚於一身，爲任何人所不及。

這些人民在他們歡呼之中，幾乎不明白，誰也不能一下改變事物的不祥的形式，把失敗變爲

勝利，把困苦變爲歡呼，把衰弱變爲強盛。但是他們的信心卻毫不動搖。知道適當人物在適當地位的感覺，勝過一切衰弱的發作，而且具有能力似乎無窮的犧牲意志。

與登堡被任爲全軍統帥的印象，比任何地方大勝的消息都要大些。

*

*

*

*

*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的心中，絲毫感覺不到全國以雙手捧着心靈獻給他們的那種歡呼情緒。或許這種歡呼還要使他們吃驚。

他們知道事情是怎樣。他們知道，除開以堅固的意志和明白的智能去從事工作，在最受威脅的地方去預防崩潰的危險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他們不用去找這個地方。這地方叫羅馬尼亞。但是一切情形，都在一種可怕的複雜關係之中。排除這位新敵人的前提，是在保持其他的正面。東方似乎是最穩固的。他們積兩年的經驗，知道那塊的情形。

所以他們兩人到西方去，爲得同那塊負有重責的人們談論，並且要看看隊伍，人曾經要求那

些隊伍，做過難以言語形容的抵抗，現在還應該要求他們做更多的事，以便改善局面。

他們在這塊所看見的事，都足以表示他們的任務極其困難。

他們看到各路總指揮和參謀長，在未聽取他們的陳述以前，從他們那毫無喜色，過度工作的面容上，已經把一切都說出來了。他們看到礮隊，礮隊要彈藥，以便可以防禦敵方材料的優勢。他們看到各位師長，師長懇求他們多預備些補充人員。他們看到飛機師，飛機師向他們說，他們對於敵人的優勢幾乎沒有防禦。

他們看到在材料戰與材料戰之間，在惡劣舍營中休息的兵士，死神的隱隱約約的恐怖在他們前後。他們看到蒼白的面容和空洞的眼睛。

那些眼睛說，多給我們一些大礮，多給我們一些榴彈，使我們可以壓制敵人。我們要做一切，一切——但是要求太多了。人逐漸打死我們，只有算着什末時候死到自己頭上。這一次還不會死。但是你聽着，現在不又是轟射起來了嗎？現在是別人在那裏——明朝又要臨到我們。一星期之後我們也沒有了。以後別的隊伍要從國內或別的正面上來。但是他們也要遭受同樣的命運。

多給我們一些大礮，這是最重要的事。但是也要注意，給我們好一點的食物。如果還要人餓着忍受一切，那便超乎人力以上了。難道國內當真不能拿什末東西來了嗎？我們聽到說，許多人在那裏還是過得很好。這是對的嗎？我們絕不是訴苦，但是我們以為，如果大家平均負擔一切，爲全體計，要比較好些。

他們從國內寫信來，說我們打仗只是爲皇帝，爲資本家和各位將軍，這話是對的嗎？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不是早已議和了嗎？不，我們知道這是無意思的話，並且我們願意爲祖國犧牲我們的生命。也不是有許多人這樣寫，只是間或有一二人罷了。但這是應該的嗎？

啊，你一定看到我們的困難。敵人在四面八方窺探。我們也應該有多得多的機關槍，這是我們能夠用以防禦的唯一武器。他看我們這穿壞了的軍衣，行軍灶分配的很少的湯，又麵包的分量也已經減少了。

你看到這一切，因爲你不是別人，是與登堡呀！而且我們知道，你定要馬上矯正這一切。只在幾天之後，就要變個樣子了。但這也是刻不容緩的時候了。我們相信你，相信勝利並且相信祖國——

因此，我們明天要再回到前方去作戰。

你聽，大砲在怎樣轟擊！後天我們都要不在了。

*

*

*

*

*

九月第一個星期裏，新的最高統帥部，下了決定停止攻擊凡爾登的命令。西線一切平靜的地方，都應該撥出比直到現在多得多的大砲，飛機和師團，以便減輕索姆的戰事。

就在這幾天，最高統帥部送了頭幾封公文給政府，那幾封公文是以後所謂興登堡綱領的底子。它的目的是緊嚴地組織補充品，搜盡國內一切人和物的助力，以為作戰之用。

命令權的分配，在一切正面上都化簡單了。

在西線，只有海岸區域的第四路軍直屬最高統帥部。第六、第一、第二（後兩路在索姆正面）和第七路軍從現在起，組成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集團軍。第三、第五路軍和丙、甲、乙各兵團，組成德皇太子集團軍。到了以後，又由上述最後三兵團組成符騰堡、阿卜勒喜特的集團軍。

西線的焦點在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集團軍範圍內者爲里爾³，阿拉斯及索姆河畔，在德皇太子集團軍範圍內的，爲索阿松區域，香賓和凡爾登。

東方從里加到喀爾巴阡山，直至現在屬於興登堡的命令權，由巴燕親王雷奧破爾德大元帥擔任。直到現在屬於雷奧破爾德親王的集團軍，由窩易爾士將軍指揮。又直到現在屬於奧國柏木·厄爾莫里的集團軍——由第二、三路奧軍和德國南方軍組織而成——命令權，現在也隸屬於德國東方總司令對俄的整個東線，現在都由德方指揮。

在形式上保持獨立的，只有與羅馬尼亞對峙的卡爾大公集團軍。這個集團軍的參謀長是德國的塞克脫將軍。該集團軍包有由福根海指揮的德國第九路軍和阿爾池⁴將軍指揮的奧國第一路軍。這兩路軍目前只是在紙上。與羅馬尼亞軍隊在七堡對峙的只是幾個國民軍部隊。

3 Lille 法國北部地名，於一九三一年建爲要塞。

4 Alz 一九一七年代孔刺德爲奧國參謀總長。

在羅馬尼亞南邊，保加利亞的多不魯札角裏，聚着由德保兩國部隊組織而成的馬肯森集團軍。有幾營德國兵夾在裏面，繫在馬其頓的保加利亞的部隊，歸從庫爾蘭調來的鄂圖·柏羅將軍指揮。土耳其的實際命令權，係由桑得斯將軍以德國軍事委員長的資格執行。唯有意大利陣線上，暫時不受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直接影響。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秋對意大利作戰時，這塊也有了一種變更。

這樣，四同盟國在軍事上作戰的統一，差不多都完全鞏固了。自然總領導是在德國手裏。至於局地各路軍的總指揮，也差不多都是德國將軍，尤足以實行戰略方面的命令，使工作易於進行。

不獨德國將軍，應該在一切戰線上跑去跑來。就是德國士兵——德國步兵，礮兵，工兵，騎兵和飛機師——也負有作戰的全責，從北海到亞得里亞海，從里加灣到黑海，從馬其頓到蘇彝士運河莫不如是。只有小小的部分，由其他同盟的隊伍擔任。

他的領導者現在叫做奧登堡。

5 Dobruzscha 羅馬尼亞東南地名，在多瑙下流與黑海之間。

第十七章 羅馬尼亞

德國以不充分的武力舉行遠征是少見的事。在戰略決定方面和兵力方面，統帥部從不曾如此之拮据。一切都於中歐列強不利。

這是九月初間。在三星期之內人絕不能從事攻擊。規定去攻擊的部隊，目前還在凡爾登，在庫爾蘭，在馬其頓，甚至在土耳其。人應該從一切陣地中抽出幾營兵來。這些營的兵士最先還要有山戰的武裝，再送到七堡去。只有一條鐵路從匈牙利平原上去供用。

這件事必須大致聚集幾師兵起來，方能成功——羅馬尼亞能夠為我們效勞，等着我們把兵聚齊嗎？羅馬軍不用作戰，便可長驅直入。少數的奧國國民軍，就令有極善的意志，也不能攔阻那正在前進的十六師戰時定額的大軍。

所以要假定羅馬尼亞給我們的時間——幾星期後，開始秋雨。除此以外，人應該先爬過那有

兩三千公尺高，有塊狀巖橫臥着的德蘭西爾伐尼亞的阿爾卑斯山¹——瓦拉赫²平原要變爲一個軟泥的沼澤。人要走很遠的地方。兵站線要延長，和橡皮繩一樣。補給要遇着極大的困難，因爲逃走的敵人，當然要把這個地方弄成荒野，留給我們。

假使這件事辦成了功，渡過了一切困難——俄國人將要怎樣辦呢？我們不能相信布魯息羅夫毫不動作。他要極度冒險，因爲他知道再不至於有這樣順利的局面。法國人呢？索姆之戰還常是像開始時一樣激烈。馬其頓的正面上又在騷動。第七次伊孫左河之戰已在進行。

雖然如此，仍須進攻嗎？

我們對這個新敵人的作戰，應該用攻擊的方法去執行，是自始就沒有疑惑的事。從巴爾幹方面來威脅的災禍，必須加以根本地排除。東方陣地應該由一條清楚的路線，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去

1 Transilvanische Alpen 在羅馬尼亞的南境，爲喀爾巴阡山的支脈。

2 Valachei 羅馬尼亞地名，在德蘭西爾伐尼亞與多瑙河之間。

固定着。如果能擊敗羅馬尼亞，那對於我們敵人以及或許還要與我們為敵的人們的道德印象是很強烈的。

但最重要的是，瓦拉赫有異常充足的穀類，牲畜，煤油，和鐵礦。德國要糧食。我們的潛艇和飛機要用汽油。砲隊要砲管和榴彈。世界的封鎖已經有了效果。一籮麥，一擔肉，一百公升煤油，一噸鐵，對於中歐列強都異常重要。

這是一個大冒險，並且希望有個大獲得。

這種計算唯一可靠的事件，是德國兵士的能幹。統帥部知道，他們愈是脫離那壓迫得令人麻木的材料戰，去作自由的運動戰，那他們的情形愈要好些。

羅馬尼亞人的眼光注射到渴念的七堡與匈牙利平原，作了第一個戰略上的錯誤。他們從他們軍隊的本隊，組成三路大軍，越過德蘭西爾伐尼亞的阿爾卑斯山向北突進。他們除開鞏固掠得地以外，沒有做什麼緊要的事。

他們在忙這件事的時候，疏忽了他們在多不魯札的南線。在土特刺坎，附近的多瑙和黑海之間，他們只配備了一路軍。他們盼望薩拉意將軍帶着協約聯軍突貫馬其頓，從南方來絞殺保加利亞的軍隊。

羅馬尼亞統帥部自然以為，不可把從多不魯札方面來的切身危險估量得太大。他們知道馬肯森集團軍是由三師保加利亞的軍隊組織而成，總共插入了一營德國步兵，一團國民軍和一團騎兵。德國的第二百一十七師，德國步兵第四十七團和土耳其的第六軍團纔在開始輸送。在三星期之內，他們還不能達到歐洲這個偏僻的角落。馬肯森要在這時企圖什麼，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他仍然做了。

在宣戰後剛一星期，一九一六年九月四日拂曉時，馬肯森的部隊沿多瑙河突入羅境。次日晚間，他們包圍羅馬尼亞多瑙要塞土特刺坎，第三天便佔領了。俘虜二萬八千人，大礮一百尊。羅馬尼亞第四路軍在集中的時候被襲擊了。它的右翼還未向敵軍走一步便被殲滅了。弱小

3 Tutrakan 羅境要塞。

的殘部，指揮的將軍也在內，於夜間逃過多瑙，把恐怖的消息送到不加勒斯多⁴。

在敵人還沒有從紛亂中休息過來的時候，馬肯森已經站在西里斯的黎亞⁵前面了。九月九日也佔領了這座要塞。羅馬尼亞人逃走式地放棄多不魯札的整個南部，在策那福達——孔斯坦⁶鐵路南邊，構造堅固的陣地裏，從事防禦。他們還不知道要遇到什麼事。

開戰後的第八天，俄國部隊就應該趕來，扶持這個新協約國的正面。馬肯森逐漸得到了以前預備的德國和土耳其的援兵。

羅馬尼亞認識了它第一個錯誤，馬上抽調七堡的大軍，橫穿國境，送到多不魯札，在那塊等候馬肯森的第二次打擊。

他們打算矯正第一個錯誤，不料在新形勢之下，又變成了第二個錯誤。

4 Bukarest 羅馬尼亞的首都。

5 Silistria 羅馬尼亞的城市和要塞，濱多瑙河。

6 Czernawoda-Constanza 前地濱多瑙，後地濱黑海，兩地以橫貫多不魯札之鐵路相連。

馬肯森的初次作戰，在最高統帥的意思，只是一個聲東擊西之計。同時，統帥部要鞏固多不魯札的側面，以便後來渡過多瑙河不加勒斯多前進。主要突擊是預備從北方，從匈牙利舉行的。所以不能與馬肯森的攻擊同時舉行的原故，是因為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在那塊施行突擊。

到了九月中旬，三路羅馬尼亞軍越過紅塔山口和冕城⁷，深入七堡。他們總是遲遲其行，令人驚訝。爲了節省進軍時間起見，德國第九路軍的集中區域與羅馬尼亞軍達到的各地點，十分相近，因爲人可以相信，羅人是冒昧無知的。

九月二十日，羅軍第一路紮在赫爾曼城⁸，第二路在福哥洛士⁹，第三路在阿魯塔河¹⁰的上

7 Roter Turnpass und Kronstadt 均在羅馬尼亞北部，冕城當時屬匈牙利。

8 Hermannstadt 當時屬匈，現屬羅。

9 Fogaras 鎮名，當時屬匈牙利。

10 Alf, Aluta 流經羅國西部，爲多瑙左支流。

流。他們爲得從幾營奧國國民軍手裏奪得六十公里的地方，竟用了二十天工夫。他們集中在這裏，爲得越過卡爾斯堡和克勞孫堡¹¹向平原前進。

他們十分安心。他們的計算似乎都對。他們的前進要使德人和奧人十分吃驚，而且十分麻木，不想到抵抗，是顯而易見的事。被『掠得』的地方很快地就佈滿了行政官署的網。關於『被解放者』的歡呼的報告業已送到全世界。但是那爲德國種族，說德國話的被解放者所想到的不是歡呼，卻是悲哀。

從多不魯札正面吹過來的不調和的聲音，有損於羅人在北方的勝利信仰，非同小可。但是他們只要得到七堡。他們不要在多不魯札訂和約，卻要在不加勒斯多和維也納去迫人訂和約。

九月十七日，福根海達到第九路軍的總指揮部。直到現在，他與新的最高統帥部不斷接洽，要求該部在可能範圍內，給他很多的隊伍。與登堡和魯登多夫也盡量滿足他的要求。在凡爾登的巴

¹¹ Karlsburg und Klausenburg 均匈牙利鎮名。

燕阿爾卑斯軍團——實際只有一師人——由克拉夫特·馮·得爾門星根¹²將軍統率而來。從庫爾蘭開拔的有第七十六預備師，從亞爾薩斯開來的有第一百八十七師。從巴燕和薩克森的騎兵團中，聚積了一個史美托¹³的騎兵軍團。奧國人撥出一個洪未德¹⁴師，幾團國民軍和許多山地旅。上述最後各軍，在以後戰爭中，成績甚為卓越。這是在卡爾斯堡預備成立的德國第九路軍。與他對峙為紮在赫爾曼城地方的第一路羅軍，這一路軍看到他的敵人在最近的地方集合，幾乎毫不關心。

在第九路軍東北列隊的，為阿爾池將軍統率的奧國第一路軍。它比那位德國的姊妹軍還要單薄。人只能要它對阿魯塔河上流的第三路羅軍作一種援助戰。此外，還應準備能夠撥幾營德國軍給奧人，以防第三路羅軍決心用力行動。

12 Kraft von Dellmensingen

13 Schmettow

14 Horved 奧國部隊名。

在中央福哥洛士附近的第二路羅軍，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最先只得放棄不管。因為沒有一營兵，沒有一個礮兵連了。在該路軍未曾動作以前，就應該把在赫爾曼城附近的第一路軍打敗。這同一九一四年在松山和馬蘇爾湖中間一樣嗎？人在這塊非用對付三索諾夫和勒嫩坎夫的同樣方法不可。它的成功與這次戰役的發展有關係。

* * *
一個值得紀念的，唯一無二的作戰，於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

擁有山地礮隊的阿爾卑斯軍團，繞過第一路羅軍薄弱的西翼，羅軍差不多不會覺得。各團在狹窄的山路上，爬過茂林的山峯，走過狹窄的深谷，又在陡斜的山坡上，無憂無慮的向南突進，佔領紅塔山口。他們到了第一路羅軍的背後，以後再向北轉等着快來的事件。在赫爾曼城敵軍主隊毫無不知道以前，山口，大道和鐵路都落到他們手裏了。

這些事在三天之內都實現了。

福根海還不曾使用他軍隊的主力。他還不知道第二路羅軍要做什末。假若第二路羅軍來攻

他沒有遮護的東側，那他就應該作別種決定。人應該用強壓的法子去查出該路羅軍的意思。

史美托的騎兵軍團，進到第一、二路羅軍當中空地裏。該團迅速地履行它的任務。二路羅軍向騎兵團撲來，該團一面作戰，一面向福根海的東側撤退。所以福根海得着了它需用的時間。

九月二十六日，他從正面攻擊赫爾曼城附近第一路羅軍的主隊。羅軍築了堡壘，頑強抵抗。他們不要讓人輕輕地奪去他因戰勝而掠得的地區。戰事在一個地方上舉行，後來纔慢慢向南動搖。當第二路羅軍對於史美托騎兵團和福根海東側的壓迫增強的時候，赫爾曼城附近羅軍的抵抗也緩和下來。羅人慢慢地開始旋轉，其中心在第一、二路羅軍之間。

但是現在紅塔山口的那個果子熟了。

握有第一路羅軍唯一退路的阿爾卑斯軍團，正在向北旋轉，只等命令，去擊從赫爾曼城南邊退讓的敵人。大道上充滿了羅軍縱隊，南方山口上的大礮和機關槍都向它們射擊。

恐怖佔領了這個區域。第九路軍的本隊，從赫爾曼城緊追敵人之踵，毫不離開，一點鐘都不放鬆。從紅塔山口來的羅軍被巴燕的各團迎頭痛擊。谷中大道上蓋滿了屍體，乘具，大礮和武裝。從

上面向下看，情景極爲可怕。

羅人在絕望之中又向北去。福根海把他們趕回來。他們又打算攻擊南方的山口。巴燕軍驅逐他們下去，打得他們頭破血流。

不久，在大路上就不能運動了。瓦解的彈藥縱列，幾百匹死馬，從四面八方來的，沒有命令的部隊攔着一切。好多營都各自爲戰。別的坐在大道旁邊，麻木地等候這個大混亂狀況的發展。從前在松山時，一切都在森林障後舉行。這裏卻像一個位置甚低的舞臺上一樣，動作都可以看見。

第九路的主隊已經到極近處，人用眼睛就可以看到它的尖兵上山。

以後是恐怖。以後是逃亡。羅軍南北受攻，爲鐵鉗所壓榨，向左右突圍有兩天之久。沒有秩序的殘部，放棄一切材料，不聽命令，向第一路軍的左翼和在福哥洛士附近的第二路軍逃難。總指揮下令解散部隊，叫人自爲戰地逃命，在山口南面再集合。

羅軍第二路總指揮比從前勒嫩坎夫明白得快些。他以很大的壓力，攻擊福根海的左側，企求成功。羅軍第一路的右翼已經在動搖。以前他們雖然十分明白七堡陣地的中部危險，但是他們沒

有方法去防禦，只得聽其自然，現在那種危險忽然變得大而且近了。

但是現在福根海卻自由了。他叫阿爾卑斯軍團把正面朝南，保護山口那條線。他自己帶着他的隊伍的大部分，向東對着福哥洛士前進。十月四日，赫爾曼城戰事終了後的第四天，他已經在攻擊羅軍第二路的左側，將他們趕回中部，自己到了冕城外郊。

敵人在那塊精神林¹⁵的周圍集中抵抗。沒有用處。德國礮隊擔任預備工事。步兵包圍突擊。抵抗破裂。羅人洶湧過城。

他們留了五十尊大礮在精神林裏。在冕城裏作旋轉的房屋戰。十月八日他們完全被肅清。次日奪取了該城南邊的普累得阿爾山口¹⁶。德蘭西爾伐尼亞阿爾卑斯山的同高線也在這塊達到，這便是羅馬利亞的國境。羅軍第二路被擊敗了，兵力減了一半，十分紊亂，朝國內逃，滾過南邊的山坡。

15 Geisterwald 在福哥洛士之東。

16 Predenpass 在冕城南。

同時，奧國人也活動起來。第三路羅軍看見自己忽然單獨地在七堡，於是極迅速地轉身，逃過喀爾巴阡山，向塞勒特河去。他們在那裏向俄人找掩護，十分疲憊——他們原來是要幫助俄軍南翼，向匈牙利去求勝利的決戰的。布魯克羅夫應該撥出幾師人來，去援助這位協約友人。

請看在二十天之內發生怎樣的變化！

*

*

*

*

*

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但是戰事還沒有了結。

不久就查出來，現有兵力不足完成這項事業。在他方面俄國人又總是送新的援兵來。他們幾乎擔任全部多不魯札正面，來援助與福根海對峙的羅人。在六師俄人之旁只有一師羅人留在那裏。

統率羅人的法國軍官，現在比較熟悉情形些了。他們看到，人在當初作了重大的錯誤，現在應該做長期方能達到目的的工作。因此，最先沿德蘭西伐尼亞各山口，作一個有秩序的正面。再開始作局地的反攻，分散德國人的兵力。同時極力注意從冕城方面來威脅的危險。羅軍統帥部的計

算，以爲福根海打算用力突過他們的正面，向加勒斯多前進，去與馬肯森聯合。這條路最近，就戰略方面說，也最足以誘惑人。

冬季於十月中旬報到，它來得很早，人們大不高興。各山口都臥在一公尺深的雪下面。凍得可憐。那些沒有準備在山地過冬的隊伍，甚是痛苦。

此外，更有不少的惡戰。羅軍曉得牢守山邊對於他們是如何重要。他們以很可佩服的毅力作戰。

有一次，十月下旬，巴燕人沒有作礮火準備，去突擊在第九路軍西翼的芙爾根山口。他們想利用這種成功，勉強踏進平原。但是羅人馬上調了強大的預備隊來。在困難而且損失重大的戰鬥之下，巴燕隊伍只得回退。山口以抵抗強烈的攻擊而得保持。羅人自誇成功，實爲正當。

以後冰雪化爲溫雨。秋霖開始。

馬肯森在多不魯札也不容易。他的雜色隊伍——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奧國人和德國人——

——受着從福那策達——孔斯坦察線來的俄軍劇烈攻擊。九月三十日，羅人做了一個既有勇敢復有戰略眼光的嘗試。他們在魯斯楚克¹⁸附近，馬肯森左側的頂後面，運了幾團軍隊過多瑙河，準備擊陷多不魯札正面。馬肯森立刻覺着了，把一切可以調動的隊伍都調了來，令奧國多瑙艦隊奪取羅馬尼亞的鐵舟，在短期戰鬥之後，把過了河的一切部隊都俘虜了。

差不多與突擊芙爾根——這突擊擴充爲一大作戰，失敗了——同時，馬肯森又攻擊多不魯札的俄、羅聯軍正面。

戰運在這裏比較順利些。夾有德國部隊的第三路保軍，差不多進了全部多不魯札，奪取了孔斯坦察——福那策達線，並且佔了這兩座城市。保加利亞人懇求繼續攻擊。但是德軍統帥部有較大的計劃。違反保人的懇求，還把多不魯札的正面，朝南退了一小段。在那裏人容易準備防禦。

一切可以不用了的隊伍，尤其是在這時候達到的德國第二百一十七師，都調出多不魯札的正面。

難道這次遠征就以這種狀況終了嗎？兩個新的正面，一在七堡，一在多不魯札，隨時都可以發生極爲不安的驚濤嚇浪。

德國統帥部不會想到這一層。新師團已在轉送。索姆河畔非常緊張的局面，終於緩和下來，可以作一個慷慨些的戰爭。

各種計劃業已完畢，命令業已頒佈。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個強大的德國攻擊部隊，擊破了美爾根和蘇爾塔克山口¹⁹地方的敵軍陣地，完全出乎那着魔似地注視冕城的羅人意料之外。

羅人用很大的速度，調援兵來。他們還常以爲這裏只是一個東擊西之計。他們預備隊的主要部分，還是留在朴洛斯體²⁰的北邊，與冕城對峙。

19 Sarduk 在羅馬尼亞北，爲當時羅、匈境界。

20 Ploesti 城名。在冕城之南，不加勒斯多之北。

這便是他們的惡運。

德國突擊隊肅清各山口，把山間陣地一個一個地都打破了，既不顧左邊的敵人，也不顧右邊的敵人，於三天之後，到了最後的一座山上。瓦拉赫平原展開在他們的眼前。

這是新從西戰場運來，由庫內²¹將軍領率的四師人。

接着他們的是新運到的騎兵第六師和第七師，由屢著功績善於指揮的史美托將軍統率。他們在裂痕的山地不能作戰。但是他們的任務是在下面的瓦拉赫平原。

大雨如注。山中化雪。山洪暴發，轟流入谷。

庫內統帥的玻美爾和西普魯士的隊伍，同山洪一路下來。他們一達平原就緊向左轉。騎兵軍團在他們的南翼，成扇形展開。

現在可以開始了。

阿爾卑斯軍團的巴燕人，抱着憤怒的心情，向紅塔山口南邊的羅軍陣地攻擊。他們應該緊緊

地咬着敵人，以便庫內從側面來擒他們。

現在羅軍統帥部知道這塊有什末事了。它調它的預備隊到塔加·宜烏²²，那裏準備了一個收容陣地。現在塔加·宜烏是羅軍全部北方正面的西邊的支柱。這地方無論如何都應該守着。

十一月十六日，那裏發生了如火如荼的血戰。持續不斷地有兩天之久。巴燕人從北方來過了山邊。玻美爾人和西普魯士人從西方來，過了漲水甚高的宜烏爾河²³。他們從兩方來突破羅軍陣地。在南方有史美托的騎兵，在敵人背部遠遠包圍而來。

這是抵抗的終了。羅軍開始逃過瓦拉赫平原。庫內將軍與史美托將軍沿宜烏爾河而下到克拉約發²⁴。他們做了大旋回的極遠的弓形。然後從宜烏爾河向阿魯塔河到卡拉卡爾²⁵方面去。西

22 Targa Jin 羅馬尼亞西北的鎮名。

23 Jini 多瑙左岸，流經羅國西境之支流。

24 Craiova 羅馬尼亞西南城名。

25 Caracal 鎮名，在克拉約發東南。

部瓦拉赫已經在他們手中了。

天邊都佈滿着火焰。五穀在倉屋裏燃燒。煤油燒着大批坦克車。動臂式起重機在燃燒，發出黑墨似的長煙柱。煤堆燃燒。農家燃燒。一切都在燃燒。羅人因為協約國的吩咐，殲滅他的國家。英、法兩國的工程師監視破壞工作。天上落下傾盆大雨，來減輕這種無意義的殲滅，但仍不能制止他們的癡狂。

在阿魯塔後面，站着新運來的各師羅軍。他們知道，現在應該防禦不加勒斯多了。俄國人也
在他們當中。

但是史美托的不倦的騎兵團，忽然在卡納卡爾的東面，到了阿魯塔河岸旁，在反掌之間，佔據了各渡口。他們再不交出了。

這時候，克拉夫特·馮·得爾門星根領着他的阿爾卑斯軍團已經到了彼特斯提²⁶的周圍。因此，阿魯塔河下流羅軍正面，已經從北方後部受着威脅。摩爾根將軍的軍團從冕城方面向朴洛

26 Pitesti 在不加勒斯多西北，阿該斯河 (Argesch) 畔。

斯體前進。

庫內，克拉夫特·馮·得爾門星根和摩爾根都向不加勒斯多集中。第一個從西南來第二個從西北來。第三個從北方來。

而且以後又有第四個人從南方來，那是馬肯森。

他在極度秘密之下，把他的配備完全變更了。他在多不魯札正面上，只留下了幾師保軍和兩師土軍。他本人用德國第二百一十七師，土耳其第六軍團的一師和兩師保軍，組成了一個新軍團。又用一團普魯士的，一團保加利亞的和一團土耳其的騎兵，組成一個騎兵師，由哥爾慈統率。這一切隊伍都繫在不加勒斯多南邊多瑙河那面的西斯陀佛²⁷附近，等候適當的那一刹那。

那一刹那現在來了。

十一月二十三夜裏，德、奧工兵開始用幾百隻鐵舟渡河。羅人全不知道。中午一切都過去了。鐵舟橋成立了，共有九百公尺長，是工兵技術的一個傑作，由奧國多瑙艦隊負責保護之責。

於是以後就向敵人首都進行。

第二天，哥爾慈的騎兵師已經與史美托的騎兵軍團握手。福根海隊伍和馬肯森集團軍當中的聯絡已經成立。羅人逃跑似地離開他們在阿魯塔河的陣地，向阿該斯河而去。現在每個人都被作保護首都之用。

法國將軍柏特羅²⁵顯出自己是個優秀的大將。他想到，從前與登堡是如何先用全力擊三索諾夫，消滅他之後，再去打勒嫩坎夫。於是他不顧一切，減少在彼特斯提和朴洛斯體附近的北方正面，把一切隊伍都調來攻擊南方的新敵人。他想迅速擊敗並消滅馬肯森，然後去收拾福根海。又有幾師俄兵跑來。

於是戰爭便在阿該斯河畔，在不加勒斯多的大門前發展。

馬肯森陷於惡劣的苦境，因為庫內軍團的步兵還沒有來。幾個騎兵團不能保持他的左側。二月二日，壓迫變得過強。在左翼的第二百一十七師，為保持他們的大礮而戰，感覺失望。他們幾乎

被切斷了。一師土耳其兵來當着難關。但是他們也不足補救這個局面。

這是可怕的一個半天，而且敵人逐漸加多。庫內軍團的玻美爾和西普魯士的人，以不顧一切的強行軍趕來。他們把行李和一切都丟下了，以便能夠快些運動。

當危險到萬分時，他們終於來了，於是向敵人撲去，攻破他們的正面，打了一個楔子到馬肯森的左翼旁邊，又打過阿該斯河。

這樣便決定了全部戰時。羅軍各師退讓。他們現在聖心的，只是要乘早逃出袋子，那袋子口從北方，西方和南方愈縮愈窄了。袋子中間臥着首都。

十二月五日，馬肯森派了幾個軍官到不加勒斯多城裏去，要求開城投降。不加勒斯多的指揮官答復道，他要馬上統率一切部隊離城，並且請求不要把該城當做要塞看待。同日下午，馬肯森還進了不加勒斯多。行政官署概由未去的文官移交，甚有秩序。

羅軍向東逃走，隊伍紊亂。戰事得到分曉了。

追擊開始。

在十三天之內從加勒斯多到塞勒特河畔。這一起有兩百多公里。他們把從冕城南面到喀爾巴阡山地方的七堡正面的一切羅軍殘部都攻破了。十二月中旬，他們又把多不魯札正面攻破了。

追擊在大雨如注之下舉行。其速度使追擊者幾乎不能喘氣。鞋子和軍衣都破了。彈藥完了。宿營都是舊的。麵包趕不及送來。總是要用騎兵。馬都疲憊了，瘦得像骨骸。

那要作協約勝利的天秤上的指針，於三月前出發的羅軍，現在解散了。幾千人脫營回家去，穿上便衣。俘虜的數目一天一天地增加。羅俄兩國的人共為一十七萬。掠得了三百多尊大礮。無數器具都落到勝利者的手中。

最後，差不多只有俄國人在戰線上，幾乎沒有羅國部隊了。不曾受損失的只有以前的第三路羅軍，他們在喀爾巴阡山上依托於俄人。

被打敗的敵人，打算藉俄國人的幫助，作最後的反抗。他們在拉姆尼庫爾·薩拉特²⁹的兩邊建築堡壘。這是聖誕節的那幾天。聖誕節的第二天，這件事也解決了。他們退到塞勒特河與特羅吐斯河³⁰的東岸。

正月上旬這塊安靜了。除開摩耳刀³¹的一部分和多不魯札一個極小的北部尖端外，全部羅馬尼亞都在同盟國手中。新的正面從喀爾巴阡山起，沿着特羅吐斯河畔與塞勒特河畔直到多瑙河口。德、奧、保、土四國的人並立作戰。各人都盡了他的義務。

但是隊伍的力量現在完了。他們需要休息，正如敵人殘部一樣。雪不住地從天上落下來。

陣地戰的各種規章也在這裏支配一切，大家都沉靜地做那些當然的事。

29 Rannieni Sarat 鎮名，在羅馬尼亞東北。

30 Trohins

31 Moldau 羅馬尼亞東北地方，在塞勒特河與普魯斯河之間。

第十八章 斯卡革拉克¹

當陸軍打了一仗又一仗，作了一件事又一件事的時候，世界上兩個大艦隊做什末事去了？那當戰事開始時，在北海，英吉利海岸，直布羅陀，達達尼爾和薩洛尼亞等處活動，博得全德國人的心，情以及舉世佩服的潛艇，做什末事去了？裝甲艦，快巡洋艦，水雷艇，和策伯林飛艇做什末事去了？

那因最新式的建造而逐漸加強的巨大英國艦隊，泊在斯卡拔夫洛和福耳司灣，一月復一月，毫不動彈。他們沒有想到，受德國裝甲艦的重砲和潛艇上的水雷的轟擊。他們不必想這。他們知道，只要他們停在那裏便足以封鎖北海。

德國艦隊遵守英國艦隊的商業法律。它們泊在德國海灣水雷封鎖之後。這是海上的陣地戰，不斷地只有輕戰鬪力作零零星星的勇敢的突擊，如潛艇的偵察，水雷驅逐艦和小巡洋艦的巡邏

1 Skagerrak

北海的海峽，亦譯司喀基爾拉克峽，在丹麥與挪威之間，寬一百五十公里。

而已。此外就止有佈置水雷的工作。英國人把他的水雷從荷蘭佈到丹麥海岸，德國把水雷佈置在英國港口區域。

雙方的水雷搜索船都在工作。這是一項苦硬的工作，需要許多犧牲。但這與人所想像的海戰完全不同。

有時也有較小的戰鬪。這裏和那裏，有隻戰船被炸壞了，飛到空中，把損失登記起來。這裏和那裏，一隻潛艇用水雷擊中敵船，於是在軍事報告上發表。這裏和那裏水雷艇隊於無意中互撞，或者一個輕巡洋艦，不知不覺地航到大口徑砲射線太近的地方，被擊碎沉沒。

上了腳鐐手拷的潛艇戰，辛辛苦苦地進行。有些潛艇失蹤了，永遠都不知道它們的下落。商船對海裏的潛艇作戰，具有營業上的殘酷性。它們以此自豪，而且全世界的人都向它們拍手喝彩。每擊沉一隻船，英國政府就給與獎金。美國的彈藥船一隻一隻地來，都掛着中立國的旗幟，潛艇因為那曖昧的命令，不能擊沉這些船。

這時候，封鎖有了效果。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看到這種對於老人和小孩的戰鬪，發生不平的態

度。各中立國讓人繼續限制它們的權利。它們對於英國海上作戰的各種要求，早已甘心忍受，無條件地屈服了。它們當中最大的本應作它們代言人的美國，這樣明顯地站在協約方面，叫它們怎樣辦呢？

德國還沒有明白，防禦封鎖，或者應用封鎖去對付那位創始者，已經發展成了全部戰事的基本問題。德國的運命完全由這件事決定。這個問題的意義，是逐漸出現的。人雖然在研究，與特異說者作殊死戰，訴諸社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左右民氣。但是那全部可怕的嚴酷還是不會明白。

德國政府在兩種危險之間，躊躇不決，以為應該忍受那種效果不大明顯，不大惹人注目的一種危險。那便是由封鎖而靜悄悄地絞殺德國生命力。無論如何，人要防止另一種危險。那便是美國的參戰。

海軍方面極力主張開始無限制的潛艇戰。最高統帥部贊同他們的意見。政府拒絕。皇帝對於這兩種主張，猶豫不決，但是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卻逐漸站到首相方面。議決而不實行。命令下了，不能實行。英國有了時間，繼續完成對於潛艇的技術防禦。各重要當局間的關係，愈過愈為緊張，幾難

忍受。人民對於意見的爭論十分關心。在外界敵人眼前，人民和政府分爲兩黨。沒有領導者。

海軍大將提爾皮次，是主張艦隊大事活動與無限制潛艇戰的有力代表，沒有辦法，只得退職。首相得了勝利。大將的繼任者在未就職之前應該明白宣誓，說他不要違背時勢，倒行逆施。這件事對於社會的影響與人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代替鎮靜發生了一個激烈得多的爭鬪。人民不相信政府能夠有力地引導戰事了。裂痕加深。

海軍方面說：『只有用商戰纔能打倒英國。我們可以在八個月之內，用潛艇結束戰事。』

政府說：『在有機會使美國不參戰的時候，我們不負使用這個方法的責任。』

最高統帥部說：『假若和直到現在一樣，我們敵人有經濟上的自由，假若我們還繼續像這樣被封鎖，那戰事終止將遙遠無期，德國定要疲憊。』

皇帝說：『商戰問題是一個海軍政策問題，是首相職務以內的事。』

海軍部說：『我們應該試試，使美國和其餘的中立國，明瞭我們的迫切情形——然後再去行動。』最高統帥部贊成這個意見。

皇帝說：『好，我們可以做這個嘗試！』

政府以爲：『這是無用的事，如果我們開始無限制的商戰，美國要公開地加入我們敵人方面，是極明白的事。』

雖然如此，首相仍贊成這個決議。這也有幾分是安慰各軍事機關的心情。

直到一九一六年四月一日，纔作這個試驗。幾天之前，英國客船『薩塞克斯』²在英吉利海峽飛入空中。它是否跑到一個水雷上去了或者是被炸了，查不出來。船上有美國人。

政府責備海軍。不久，那在期待中的美國抗議來了。它公然以戰事相威脅。威脅的結果是下了一道新的嚴厲的命令給海軍當局，說將來只應按照捕攔章程上的規定施行潛艇戕。在英國人久已不注意商戰的國際法方面規定之後，在德國爲了正當防衛也跟他走上了這條路之後的時候，現在德國因爲那在表面尚守中立的美國以參戰來相威脅之故，又回去遵守舊章。

『捕攔章程』——這對於潛艇是說，在沒有仔細檢查而且審視公文之前，不得擊沉任何敵

船。因為英國政府的命令，差不多所有的商船都違反國際法裝有大礮。潛艇要浮起來時，對於這種大礮，差不多都不能防禦。這是潛艇和乘員不能負責的一種危險。

現役艦隊參謀長電令所有在外海的潛艇回國。他通告政府，商戰業已停止。輿論方面的忿怒大為增高。人打算叫艦隊司令妥協。

他說：『不生就死，我不能因為政府的優越地位，而犧牲我的潛艇，假如在軍事方面的結果只等於零的話。給我一道我能實行的命令。裝假不是我的職務。』

於是永遠如此。沒有做別的事。

*

*

*

*

現役艦隊參謀長是誰呢？

自從直到現在的波耳將軍生病，退辭而且不久就逝世之後，換了一個新人。舍爾？將軍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起率領外海艦隊。他是個實行家。

3 Scheer (1863-1928) 逼出斯卡革拉克的海戰，使佔優勢的英國艦隊退却。

他同提爾皮次的意見相同，應使艦隊去作戰。人不得長久令英國規定我們的行動。雖然我們不能盼望消滅英國艦隊，但是我們可以給它一些打擊，減少英國的作戰意志。一方面爲無限制的商戰，又一方面盡量使用外海艦隊，是新任艦隊統帥的目的。

提爾皮次走了，皇帝遺棄了他。舍爾留職。這對於海軍和全部作戰是不幸中之大幸。他馬上開始幹起來。盡量刺激英國艦隊，直到它來作戰爲止。

一月三十一日，九隻海軍策泊林飛艇，向英國西岸，特別是利物浦⁴港口飛去。一切都達到了它們的目的。夜裏有一萬五千公斤的炸彈在地上爆發。有一隻飛艇回來時，只得落在北海上。英國的漁船『金·斯提文』⁵看到飛艇和船員沉下去，不動手去救他們。

空中攻擊迅速連接地再四舉行。五隻英國飛機飛過德國北岸，要炸毀德國飛機場。兩隻因爲不能飛了，只得落在德國地上，三隻回到母艦。沒有一顆炸彈達到它的目的。

4 Liverpool 英國第二大海港，濱萊爾西河（Mersey）。

5 King Stephen

二月十一日，三個德國水雷艇隊在多草班克遇着英國巡洋艦隊。互相射擊，放水雷，示威，重新攻擊。一隻英國的水雷艇沉於海底。一隻英國的小巡洋艦『阿利蘇薩』號⁶撞着一隻水雷，被它的乘員遺棄了。

德國的各小巡洋艦到英國各港口前去，沒有受傷回來。四月二十四日，有一隊大巡洋艦也去了。它們射擊『雅爾謨特』和『羅弗斯托夫特』號⁷。它們放了幾百礮，不會受傷回到本國港口裏。

德國潛艇出沒於英國軍港前的愈過愈多。在商戰停止之後，它們現在自由了。它們在敵人港口前站崗，輪流值班，巡邏，觀察在隱蔽場所的艦隊。往往有一次魚雷射擊，喚一位敵人到下面深處去。英國輿論大聲號呼地要報仇。

報紙，通俗演說家，陸軍，政客和普通的人，都叫道：『我們的大艦隊在哪裏？我們應該忍受這種』

6 Arehusa

7 Jarmouth und Lovestoft

情形嗎？」

倫敦政府忍痛決定。他們公開宣言道，我們要懲罰德人。大艦隊開始活動。最先只有零星的艦隊出發。

但是有一天……

*

*

*

*

*

那直到現在，差不多只見水雷搜索船的濃烟，小巡艦的白身體，潛艇的潛望鏡和魚雷艇的黑影的北海，現在也閱歷了一些新事。

那是裝甲艦的成隊進行。

每隻裝甲艦都是一座鋼鐵要塞。每隻船都是裝有大口徑礮的礮兵巢。每隻船都是一個兵工廠，一個異常巨大的力量集中所。每隻船都有一千多人作守備。

魚雷艇和巡洋艦在大戰艦周圍向各方面飛航。潛艇在這裏看不見。飛機和飛艇在上面翱翔。接着尖艦的是前衛，跟着前衛是本隊。在本隊後面走的是後衛。這像一個笨重的，裝了鐵甲的

軍隊一樣。黑烟表示它們從天邊到天邊的道路。它們成隊地來，每六隻一排。重砲從裝甲塔中張着大口。

它們沉默地前進。海在船首周圍和鐵壁旁邊，發出馳擦的聲音。暗輪旋轉。一切都是陰沉沉地，很殺風景，只是鐵堆。如果它一開始射擊，就可怕了。

它們在極熟悉的道路上，摸索着走過水雷封鎖。它們單調地繼續朝前運動，並不改變隊形。這邊四萬五千人，那邊六萬人——一個都看不見。口徑二十八公分以上的重砲，在這邊有二百二十尊，那邊有三百八十尊。

頭幾顆榴彈已經放在大砲門機部的後面。只須一按便夠了。砲兵司令官坐在裝甲的中央所。各種表格和通信器材都在他的周圍。一切作戰的人和物，都準備好了。水雷都敞開放在發射管裏，只等射擊。

到處都在打無線電，在船和船之間，尖艦和前衛之間，本隊和後衛之間，在飛艇和裝甲艦之間，在艦隊與旗艦之間，在旗艦與本國海軍司令部之間，莫不如是。在司令部裏，人接收大無線電，臺轉

給他們的敵人無線電報。那些電報都是密碼，查不出來。但是它們的速度，它們的頻繁，它們的長度，以及在某時間內的累積……一切都足以證明要發生特別事情。

在敵方，情形也完全一樣。

今天是否接觸？或者仍沒有什末事情？

氣船不得不轉方向，因為看不見什末。海平平地臥着像一面鏡子。前衛在本隊前一百公里的地方走。

船像這樣每小時走十四海里，雙方都是一樣。兩個怪物你找我，我找你。它們早已聽到了彼此的許多情形，但是它們從來還不會作凶惡的格鬪。它們用它們的觸毛向各方面摸索。但地球是圓的。人不能用最精細的儀器去看過海的穹窿。

他們接收他們不能認識的電報。他們已經覺得雙方都在海上，而且在互相尋找。他們的戰鬪慾升高。但是這些精細，清爽，連續的摩斯。電碼並不向他們洩露，說敵人是否在三十公里遠或一

百公里遠。或許他們互相走過了，沒有看見。或許他們互相尋找，毫無結果，以後各自回去的時候，忽然在路上碰着。或許他們都已走過了全部北海互相分開了。

一切都只是想像，沒有確定的事情。似乎可以確定的，只是在今天不至於有接觸而已。下午差不多已經過去了。人應該拿定主意，夜裏要怎樣辦。

當屬於前衛的兩隻德國魚雷艇，拘捕獨在海中航行的一隻丹麥貨船時，是下午三點鐘。原來這是一件多餘的工作，但是或許可以打聽點把重要的事情出來。

兩隻魚雷艇，挨在丹麥船旁邊。

小巡洋艦『挨爾平』號，也在前衛，發現在這一組的北面忽然有兩隻船的曳烟痕，似乎是在向丹麥船前進。於是它也朝丹麥船駛去。

在它未走到丹麥船邊以前，頭幾噸已經在海面上爆發了。曳烟痕從北方迅速地迫近，顯出是兩隻英國小巡洋艦，它們馬上向德國兩隻魚雷艇開火。

9 Kibing

發無線電報，這時候成排放的礮火已經劇烈些了。德國前衛迅速趕到附近。

上面朝北的天邊又有曳烟痕浮起。現在空氣清明，看得清楚，應該同一個強大的敵人艦隊周旋，是沒有疑問的了。

舍爾將軍在他前衛南一百二十公里，帶着他艦隊的本隊前進。快到四點鐘時，他收到尖艦的頭幾對無線電報的報告。情形還不清楚。將軍把每小時的速度從十四哩升到十五哩。

這時候，德國前衛在北方的烟雲，發展成功愈過愈大的寬度，至少已經有十隻大船。二三十隻水雷驅逐艦和輕巡洋艦在當中。

這面和那面的輕戰鬪部隊都捲入戰鬪漩渦。大戰艦的鋼身慢慢上來。四點四十八分時，德國雙層礮塔中放出頭一陣成排的砲彈。半分鐘後英國大口徑的重礮也回擊。前衛的戰鬪開始了。

不久，就有了一種毫不間斷的成排的礮聲。海被鞭打起來，變成了垂直的白色噴水，好像無數噴水的跳舞。水雷艇的黑身體左衝右突。

巨大的濃烟柱升起來，好像斜立着的樹木。礮彈怒號，成功不可見的弓形，從輕的戰鬪部隊羣

上過去，成排的砲聲響，每砲都是轟轟的一陣雷。

下午五點鐘過後不久，英國裝甲巡洋艦「無倦」號¹⁰被德國裝甲巡洋艦「馮德譚」號¹¹擊沉。一陣，黑色烟雲，已經籠罩在它最後所站的地方。砲彈在這種雲彩裏連接不斷的爆發。

以後到了蒸氣稀薄透明的時候，人看見一隻船的大船身，橫在海面上動盪。很快地變小了些。忽然無聲無臭地爲深處拉下去了。

這是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人在遮特蘭¹²半島海岸西邊一百五十公里，恰當斯卡革拉克峽的峽口，時爲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德國前衛由海軍中將希培爾¹³率領。他帶的裝甲巡洋艦有「呂左夫」號，「德夫令格」號，

10 Indefatigable

11 Von der Tann

12 Jutland 丹麥地名，在北海與塔德加特峽 (Kattegat) 之間。

13 Hipper (1868—1932)

第十八章 斯卡革拉克

『賽得里茲』號，『毛奇』號及『馮德譚』號¹⁴。這都是最好最堅固的德國船。還有五隻小巡洋艦和三十隻水雷艇組成輕戰鬪部隊。

對面是英國前衛，由俾提將軍統率。他有六隻大戰鬪艦，四隻戰鬪艦，十二隻小巡洋艦和二十九隻水雷艇。英國人也把他最好的船放在前面。四隻戰鬪艦都是『依利薩伯王后』號¹⁵。那一等的是最堅固的英國式樣。

兩個對峙者都不知道，敵方主隊是否在附近或者離得很遠。但是雙方的前衛司令，已經電告他自己的主隊。雙方主隊均開足汽力以求與它們的前衛取得連絡。

希培爾努力在當地牽制敵人，等候德國主隊的到來。俾提要將希培爾拉到英軍主隊跟前去，以便在那裏用巨大的優勢迅速地消滅他。

這些從事射擊的怪物，在距離十三公里的地方對峙着。捲入惡戰的小巡洋艦和水雷艇，亂七

14 Lützow, Derfflinger, Seydlitz, Moltke und von der Tann

15 Queen Elizabeth

八糟地堆滿了海面。在這個爲黑烟所籠罩，爲礮擊所震動的海面上，有兩隻德國水雷艇和四隻英國水雷艇沉了下去，都幾乎沒有人注意。還有兩隻別的水雷艇，傾在一邊，盪來盪去，不能動彈。幾個小巡洋艦受了重傷。

開戰半點鐘之後，有一幕劇烈的戲劇吸收了一切視線，並且把礮火的異常速度也平靜了一下。那幕戲在幾分鐘之內完成，好像一個可惡的惡夢。

在英國艦隊之中有『馬利王后』號開行，它是英國最堅固的大戰艦之一。它從一切礮塔中射擊。德國裝甲巡洋艦在它跟前，一齊射擊。它示了一次威，想逃脫這些可怕的敵人。

四顆重榴彈一齊射來。有一陣響亮的聲音。只有一道含沫的噴水從『馬利王后』號後面升起來。還有三顆榴彈在哪裏呢？

它們打中了裝甲的上甲板和船側。一陣極亮的火光閃起。碎鐵片到處飛嘯。個個人都以爲榴彈炸裂了，沒有打穿船甲。船從容自在地運動。各礮塔仍在射擊。並沒有變化的樣子。

只過了一分鐘，又有兩個礮彈咆哮而來。又是聲音響亮的打擊，全船爲之震動。從船邊兩個打

穿了的圓洞孔裏，放出稀薄的烟子。但只十秒鐘的工夫。以後就是崩壞。

那船好像忽然要從海面起來的樣子。在劇烈的轟聲之下，從中間，好像從噴火口中一樣，升起了一把紅火，向上射去，在上面變成了一陣非常黑的雲彩。船身前部又發生了一種轟炸。鐵塊，甲片，礮塔都轉到空中，好像兒童的玩具。

『馬利王后』號正在破裂。船尾和船首都站起來。它們抖立了一剎那，然後迅速地沉到深處，彷彿有一種非常的力量拉它下去的一樣。到處都是漩渦。船尾的大暗輪好像一個活怪物。它還在慢慢地喫力地旋轉。以後它靜立着，再過一會就不見了。

一株極大的黑色傘松立在海面上。它向各方面旋轉，然後垂下它的枝子。它蓋着全部英國艦隊。一切事都演變的這樣快，以致在『馬利王后』號後航行的『老虎』號，勉強纔能避開。正如在一座火山爆發後，噴出的紅熱的灰雨一樣，紛紛地落在它的前甲板上。

在這幾分鐘頓覺疲憊而麻木的大礮，現在又用全力咆哮起來。海臥在一種由蒸汽和濃烟組成的陰暗的籠蓋之下。射擊的礮口焰是這邊和那邊閃灼的火點。

俾提的目的是要把德國人引到英國主隊附近，但是沒有達到。希培爾不放鬆他。

三刻鐘之後，南方的天邊出現德國主隊的曳烟痕，還是離得很遠。那是舍爾將軍帶的外海艦隊。

現在俾提知道，他應該同誰周旋了。全部德國外海艦隊都來了。他和帶着英國主隊從西北來的哲利科¹⁶將軍互通無線電報。哲利科正在打他的算盤。如果他把前衛收攏來，那就是二十二隻德國戰鬪艦對二十八隻英國戰鬪艦，五隻德國戰鬪裝甲巡洋艦對十六隻英國戰鬪裝甲巡洋艦，十一隻德國小巡洋艦對二十三隻英國小巡洋艦，六十二隻德國水雷艇對八十一隻英國水雷艇作戰。

雖然暮色已開始，哲利科仍決定作戰。他給俾提的命令，叫他馬上退卻，向西北線回航。他自己要保持他現在的東南航線。如果俾提誘德國艦隊隨後追來的計策成功，那英國人在兩個艦隊聚會的那一剎那，就要組成一個向南大開的半圓形。他們要把德國艦隊拉到這個半圓形裏面來，

16 Jellicoe (1859—)

以使用集中射擊去消滅它。

哲利科有項好處，是他已經大約知道了他敵人的兵力。舍爾還不曉得，俾提究竟只是一個人，或者還有英國主隊在他後面。很奇怪的是俾提走的並不是到英國，即向西方的航路，卻是向西，最後甚至於向北去。希培爾在劇烈砲火交換之下，追那退讓的敵人。但是英國船比德國船走得快。

太陽在北方英國船的很清楚的影象之後沉下。一種輕的蒸氣籠罩在海上，作遮掩敵人的面紗。晚間近七點鐘時，前衛間的砲火疲滯。德國巡洋戰艦追不上敵人的船了。逐漸增加的霧氣有時把它們完全遮着，英國人方面的情形比較好些。他們看到德國船在西方和西北方的落日之前，成灰色的陰影。

砲塔還是不斷的射擊。從七點鐘起，風逐漸轉向西南西。現在向東北追逐退讓敵人的德軍前衛，陷於自己船隻的烟霧之中，暫時幾乎看不見敵人。雖然輕的德國戰鬪部隊，努力追尋英人的蹤跡，但是戰鬪接觸還是失落了片時。

舍爾將軍的主隊，自從五點鐘起，就用最大的速率航行——它應該趕快多走一百二十公里。他想中止作戰。他應該讓人在黑夜裏把他拉到危險地方去嗎？他應該讓人誘引，離開本國基本地這樣遠嗎？俾提已將他的航線轉向東北甚至向東的事實，愈足令人生疑。

當在德軍前衛尖端航行的巡洋艦和水雷艇忽然捲入新的戰事漩渦時，關於中止追逐的考慮，還沒有成爲決定。奇怪的是新敵人係從東北方面航行而來，反之，直到現在爲止，俾提又直捷向東駛行。魚雷艇報告，有一大批敵人戰鬪艦隊。但是不久又查出來，人只須與三隻戰鬪巡洋艦周旋。這三隻船是否屬於直到現在的敵人部隊，或者是個新敵人，還是不的確。

幾分鐘之內又進行一個新的惡戰，使德軍前衛感受一種十分嚴厲的性質。敵方戰鬪巡艦從老遠的地方射擊，德國裝甲巡艦還不會來到充分的近處，又受了看不清楚的影響。

小巡洋艦『威斯巴登』號¹⁷受了許多沉重的破彈，以致不能行動。『彼老』號¹⁸得了一個

17 Wiesbaden

18 Pillau

完全命中彈，受着致命傷，但仍可以參與一切運動。

大約戰了半小時之後，有個魚雷艇報告，說根據驅逐艦「諾馬得」號¹⁹的英國俘虜說，有六十隻英國大戰艦在附近。

假若這個報告是對的，那就不能有什末疑惑——大試驗的時刻到了。

發生了什末事呢？

舍爾將軍把德國艦隊的主隊，領到前衛的緊後面。十五分鐘之內就可叫它們去參戰了。他現在仍不十分清楚，在他面前的是不是英軍的主隊。

哲利科知道得比較清楚。自從他曉得德國全部外海戰艦來到附近時，他就完全爲有計劃的作戰。當俾提將軍按照他的命令帶着前衛向東北航線退讓時，他把他的主隊展開成個半圓形。德國前衛就筆直跑到這個半圓形裏面去。

英國主隊現在取了向東的航線。被德人追逐的俾提的戰鬪巡洋艦，在哲利科組成的戰弓的弦上運動。哲利科派了三隻戰鬪巡洋艦給俾提做援兵。它們應該與德國前衛作戰，以便俾提馬上向東航行，作英軍主隊的尖兵。

俾提如命辦理。不久他就做了英國艦隊的尖兵。他以尋常的速度向遮特蘭半島航行。主隊跟着，一隻船接一隻船，準備作戰。大戰在每分鐘內都可以爆發。

* * *
希培爾將軍看着新敵人射擊他，過了一分鐘又一分鐘。舍爾還沒有到很近的地方。

只用前衛的兵力與敵人對抗是不可能的事。直到現在從東北迫來的沉重礮火，迅速地向北方和西北方延長。不列顛艦隊的烟雲，使天邊都黑暗了。

希培爾下令向南回轉。他心裏十分難過，因為他不得不放棄那受了致命傷的「威斯巴登」號。但是他應該重視他全體的船隻。他無論如何，都必須逃出這足致命半圓形。

於是他向後轉。

當德軍主隊終於，終於來到的時候，他剛剛向後轉過來。它們緊緊地連着，船接着船，組成縱隊，用極大的速度趕來。希培爾將軍帶着他的裝甲巡洋艦做尖兵。

舍爾下令，按照敵人的運動，把航路向東。兩個艦隊差不多成平行線地路。英國人逐漸向東南和南方旋轉他們的航線。哲利科靠着他船的較大的速度，要上敵人的前，並且切斷敵人與其海岸根據地的連絡。所以不列顛艦隊的巨大弓形，原來是向南張開的，現在慢慢地向西南和西方張開。情勢好像在一個極大的回轉檣上移動。

世界史上最劇烈的海戰，開始咆哮。黑暗的天邊閃着發礮的光點，好像急動的珍珠紐一樣，並列排着，從這頭到那一頭。

戰事快地達到了極點。

黑色的裝甲艦在一千一百尺的地方對峙着。日光在西北的緊天邊上，隱藏在火藥蒸汽和黑烟當中，成一種黃色的混合體。這樣很難認識英國人，但是它把德國人指給英國人看，成功清清楚楚的黑影。

『威斯巴登』號還常是在射擊。幾隻英國的大戰艦，用重砲注射它。德國裝甲巡洋艦，掩護那奄奄待斃的小兄弟。英國戰艦『護衛』號²⁰被裝甲巡艦『呂左夫』號，『大選侯』號²¹，『邊疆伯爵』號²¹，『皇太子』號²¹和『皇帝』號²¹的凶惡的砲火所射擊，於幾分鐘之後，離開海面，沉於深處。馬上『戰士』號²²上也起了大火。它只得燃燒着離開戰場，於本夜在到福耳司灣的路上沉沒。戰艦巡艦『瓦斯批特』號²³受了一串沉重的中命彈，不能再作戰了。

在戰場的東邊，那隻在一年半前，在福克蘭羣島前面，決定了斯裴將軍艦隊運命的英國裝甲巡洋艦『無敵』號得到了它的報應。它被擊穿得像個篩子一樣，歪在一邊沉了，逼它的是『呂左

20 Defence

21 Grosser Kurfürst, Markgraf, Kronprinz und Kaiser

22 Warrior

23 Varspite

夫」號。

在「威斯巴登」號的周圍還常是有戰鬥。它的較大的兄弟們不要遺棄它。英國驅逐艦「茲魚」號²⁴被殲滅了，驅逐艦「阿科斯塔」號²⁴被擊成廢物。德國水雷艇V四八號沉沒。「威斯巴登」號雖然千辛萬苦只能勉強在水上維持，但仍不斷地射擊。直到夜裏快兩點鐘時，海底纜慈悲地收容它。

在英國重砲的雷轟之下，德國前衛司令的旗艦，勇敢的「呂左夫」號受了重傷。「德夫令格」號受了沉重打擊之後，變得像個披着鐵甲的怪物。它從各砲塔中射擊，同時有幾千噸水，從彈口中湧入它的身軀。它雖然受了致命傷，但以後仍得再見故鄉。

舍爾看到，繼續作這種凶惡的正對戰，可使英人完全使用他們巨大的優勢。在戰爭喧囂之中，德國艦隊作了一項驚人的運動。

德國各戰艦都在原有的地位上向西旋轉。全部艦隊都遠離敵人，以便逃脫包圍。

「呂左夫」號衰弱異常，幾乎不能旋轉。四隻水雷艇幫助它。它們打算用特殊的設備把它隱蔽到烟霧之中，以便它可以向西南逃走。英國人集中他沉重的礮火，對着這隻受了致命的船射擊。希培爾將軍在彈雨之中，改乘水雷艇 G 三九號。關於戰鬪巡洋艦的命令，由「德夫令格」號上的指揮官執行。晚上快十點鐘時，希培爾將軍達到「毛奇」號，再擔任指揮。

在此期間，「呂左夫」勉強抵禦敵人，以後隨着其餘的艦隊一起去。

哲利科並不向西追逐德人。他以為舍爾要在西邊和西南方作成遠大的弓形，獲得他回德國去的退卻線。這件事，他無論如何都要加以妨礙，於是他保持他向南的航線，以便次晨立於德國艦隊與其根據地之間。他要在那裏與德國艦隊作戰。在晚間或者在夜裏繼續作戰，他以為沒有什麼價值。數量上的優勢和速度較大的兩項長處，在夜裏是要失掉的。但是他要用這兩種長處，去克制較為優良的德國艦隊，較優良的德國船的裝甲和輕便戰鬪部隊的非常的攻擊興味。

在半點鐘之後，這種計算就顯然是錯了。舍爾不會想到，哲利科要封鎖到他根據地去的路的

事。當他確知他船隻的狀況並且作了一個別樣的隊形之後，他又下令作第二次的旋轉，這一次是向東，並且是重新攻擊敵人。

與「呂左夫」同等的四隻德國裝甲巡洋艦，組成楔形攻擊的尖端。緊跟着它們的是第三艦隊。在旁邊走的是多數德國魚雷艇。

英國人的砲火向這些勇敢的裝甲巡洋艦亂射。那它自己身軀裏面的水不斷增漲的「德夫令格」號又到當中去了。它受了一個命中彈又一個命中彈。它彈藥庫的一部分正在燃燒。它砲塔的一半都破碎了。有一顆榴彈打死了七十五名守備兵。但是這個怪物仍繼續作戰。

以後魚雷艇在裝甲巡洋艦和來到附近的戰鬪艦的砲火掩護之下，突出攻擊。

敵方戰鬪艦只得馬上停止攻擊德國的裝甲巡洋艦。他們使用策略，打算逃脫魚雷的攻擊。德國魚雷艇S三五號，爲集中的砲火所擊沉。新的艇隊又向敵人進攻。在攻擊完畢之後，它們把德人和英人中間的地方，完全放在烟幕。然後它們回到主隊去。

*

x

*

*

*

脫離敵人的事成功了。舍爾將軍曉得，現在是不要爲英國人所切斷。他叫全部德國艦隊，向東南南，以後轉向東南航線走去，以便達到荷恩斯沙洲。²⁵他的努力絕對不是要避免英國人，他是要作第三次的攻擊並且突破。他也不是怕夜戰而退。

海上還有一道弱光。幾隻英國戰艦，仍走西南航線向德人攻擊了一次。晚上九十點鐘時，作了一次戰，在作戰期間，被攻擊的德國船隻，朝西向它們的主隊退去。

十點鐘左右，終於黑了。哲利科繼續向南航行。他以為德國艦隊跟他走一條航線。他要在第二天早晨轉身，以便把他的大隊向北，迎接德人。

英國人每小時走十七哩，德國人走十六哩。舍爾以為敵軍主隊總在自己的東邊，並且等候夜間的突破戰，這個突破戰要解放他到荷恩斯沙洲的道路。哲利科向自己北面找他的敵人，正如上面所說的一樣。

所以從晚上十點鐘起，英國人差不多是走的向南航線，德國人是走的東南線。因爲英國船的

²⁵ Horns Reef. 在丹麥之西，北海之中。

速度比較德國船大，所以最初英國尖艦，以後英國的主隊也走過了德國的尖艦，同時，因為航路均成斜線，所以兩國艦隊又相會到一點。

剛過十一點鐘，天已完全黑暗，砲火又爆發起來。英國巡洋艦和魚雷艇，正在向它們自己的主隊找取聯絡，不料與作德國前衛先頭部隊的各巡洋艦相碰。德國小巡洋艦『婦女讚美』號²⁶在勇戰之後沉沒。許多英國人受了重傷。

但這只是一個序幕。短時間之後，雙方的裝甲巡艦開始作恐怖的夜戰。魚雷艇找着了豐富的工作。英國裝甲巡艦『黑太子』號²⁷只得沉沒。小艦隊的指揮船『的卑拉黎』號²⁸隨沒。三隻魚雷驅逐艦也接踵而去。許多別的魚雷艇都受了重大損失離開戰地。

夜戰差不多有三小時之久，兩個艦隊都不能夠畫一幅情勢圖。舍爾以為他正突破在同一航

26 Frauenlob

27 Blackprince

28 Tipperary

線上在他東面駛行的英國艦隊。哲利科的意見，以為他只是同次要的德國兵力周旋，德國主隊常是在北向南航行。

實際上是這樣：德國艦隊在十一點和兩點鐘的時候，在英國主隊之後，後衛之前，橫過英國艦隊的航線。

小巡洋艦『羅斯托克』號²⁹被一隻英國魚雷艇炸了。在黑夜中，戰鬪艦『波森』號碰了小巡洋艦『挨爾平』號，使它受了致命傷。『羅斯托克』號和『挨爾平』號可以跟着艦隊慢慢航行，但是因為深夜敵兵逼近的原故，不得不把它們沉沒。

夜裏兩點鐘之後，戰事緩和下來。在西方的天邊燃着像瀝青一樣的炬火，那是正在燃燒的英國船隻。海面上有零星的砲聲。

將近三點鐘的時候，在老遠的北方，演着一幕特殊的悲劇。自從晚上十點鐘以來，那負晚戰主要責任的『呂左夫』號就落在後面了。四隻魚雷艇在援助它。它還打算離開戰場回國。但是它不

行了。從兩點鐘起，這怪物每一刹那都有顛覆的恐懼。它只能夠勉強動彈。兵士都運到那幾隻魚雷艇上。一兩個水雷，幾把火，嗤，爆炸——以後轟轟地沉到深處。各魚雷艇迅速趕上艦隊。

排礮還響了一次。夜裏三點鐘後不久，一隊英國魚雷艇，向德國後衛突擊。戰艦『玻美爾』號沉沒。魚雷艇V四號跟它去了。英國人退卻。

平靜開始。德國艦隊保持它們到荷恩斯沙洲的航線。船接着船，嗤嗤地走過黑暗。東方，天上逐漸充滿曙光的蒼白色。灰色的披甲巨人從夜影中慢慢地走出來。

清早，氣艇在國內升起。它們在海上搜索敵人。早晨四點鐘起，舍爾已經帶着他的船隻，站在荷恩斯沙洲附近。

這一夜好像一場熱鬧的夢過去了。

哲利科的主隊沒有看見。以後查出來，該將軍在早晨還以為德國主隊還總是在他本人的北方。夜裏三點鐘左右，他叫他的全部艦隊向後轉，以便拂曉時對付德人，其實在這個時候，德國艦隊

已經在他東南向荷恩斯沙洲駛去。六月一日將近正午的時候，哲利科領着他的主隊，又停到——昨晚戰地的緊南邊。

以後他向西駛去，不會做再與舍爾爲敵的試驗。他已經戰夠了。

下午三點鐘左右，德國艦隊在盛名與創傷之下，駛進威廉哈文港拋錨。

一隻戰鬪巡洋艦「呂左夫」號，四隻小巡洋艦「威斯巴登」號，「婦女讚美」號，「羅斯托克」號和「挨爾平」號，一隻戰鬪艦「玻美爾」號和五隻魚雷艇都不在了。海底負着二千五百多海員。

英國人損失了三隻大戰艦，三隻裝甲巡洋艦，八隻魚雷艇和六千人。

大試驗是及格了。

這是大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試驗。

第十九章 軍隊與本國

又是一個作戰冬季，第三個作戰冬季。

一九一六年秋季威脅同盟國的最大難關，是渡過了羅馬尼亞之役佔其主要部分。實行羅馬尼亞之役的前提，是牢守別的正面。

布魯息羅夫的攻擊業已終止。現在俄國人的力量實在完了。東方天上的革命怪物，已經開始有了輪廓，可以看到。雖然如此，仍須留若干師人在那裏，以便保障各種不測的事。

在馬其頓正面上也安靜了。薩拉意將軍在略得摩那斯提¹以後，再不能得到什末。德、保聯軍的正面也隱固。在最近時期內，土耳其的一切情形似乎都安全。土軍陣線在高加索山和亞美尼亞

1 Monastir 城名，在巨哥斯拉夫的馬其頓。

2. 在美索不達迷亞，曾使英人在庫特爾阿馬刺³附近慘敗，退到巴格達⁴的遠南方。在來年春季以前，他們沒有大事活動的能力。土耳其對於蘇彝士運河的企圖沒有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神聖戰爭⁵的口號在阿刺伯人方面沒有發生效力。英國人的金錢和英國人的政策奏了較好的效果。

卡多爾那的第七次伊孫左河之戰，和第一次至第五次一樣完全失敗了。只有第六次因為略得了開爾茲橋頭堡為一例外。在這裏，奧國隊伍始終都以確立不動的勇氣抵抗他們的敵人。而且現在索姆之戰也終於終於平靜下去。

法國人和英國人的力量都用完了。德國隊伍所受的痛苦是如何的厲害，在西戰場另一個地

2 Armenion 裏海與黑海之間的肥美山地。

3 Kut el Amara 伊拉克阿拉俾 (Irak-Arabi) 的地名，滾底格里斯河 (Tigris) 左岸。

4 Bagdad 亦譯巴達，為伊拉克國首都。

5 意為回教民族聯合，反抗英法之統治。

方表現出來。在那自從二月發生戰事以來迄無寧日，風雲最多的凡爾登，有兩次重大的回擊。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國人奪回了都窩孟堡壘的廢墟。十二月十五、十六兩日，他們一直攻到鄂內斯附近。他們把春季失掉的地方又奪回了一大部分。道德上的印象甚大。黎在那塊的各師德國兵士，都會數度經過凡爾登和索姆之戰，再不能支持了。迅速調來的預備隊，只能維持新的陣地，再藉反攻去改善。損失重大，俘虜的犧牲，尤為重大。

以後終於安靜起來，在凡爾登前面亦然。一九一七年正月初，戰事變為陣地戰。在索姆河畔，已於十二月中旬，有了墓地般的寂靜。凡爾登戰役的壽命比它年輕的，更為貪食的妹妹索姆之戰的壽命還要長。現在兩處的戰事都在它們狂暴之中窒息了。

兩個對敵都極需要安靜。去年太辛苦了。對於物質方面和道德方面的要求都太多了。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對於來年應該從事準備，和平的日子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遼遠。誰有最長的氣息，如果又能夠在從事各種新的準備方面上別人的前，他就要先去進攻。

德國對於波姆之戰的損失還可以補償嗎？除此以外，德國的人力和物力，還能夠如是外騰，與敵方兵力的增加速度，並駕齊驅嗎？人還能保持同盟各國有作戰的能力嗎？

如果這三個問題，應該加以「否」答，那戰事就要失敗，應該迅速去了結它。如果有一個「是」的回答，假若不採用最嚴厲的處置去捉握一切現成的力量，那便是一件罪惡了。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自從就職的頭一天起，就有這種見地：這些力量是有的，只是應該去動員。他們得到任命兩天之後，就遞了一封短的公文給首相，陳說一種詳細綱領，請求實行，並說這是以勝利了結戰事的先決條件。他們把局勢看得很嚴重，是沒有疑惑的。

這時候，他們作關於改造軍隊自身的一部分的事。特別重要的是要求得數次大防禦戰的結果。一個工作十分緊張的冬季開始。各師步兵都受了比直到現在更嚴格的訓練，成功他們防區內作戰的自動負責者。他們應該是容易運動的，以便隨時可以到正面受恫嚇的地方去。他們應該在最短期間內，脫離一個戰鬪正面，插入別的戰鬪正面去。他們應該是一個自身極為堅固的物體，它

的各個部分都有共同動作的習慣。一師現在包有三團步兵，一團野戰砲兵和爲一個在戰術上獨立體所需要的補助兵，如工兵，迫擊砲，通信部隊和衛生部隊。輜重隊的大部分被分配與各路軍，並且指定住在一定的地方，免得他們妨礙各師的迅速轉運。

每師都有它負責的作戰區域。這區域長短按照情勢而定，兩公里至十公里，或者十公里以上。許多師合爲一軍團，許多軍團合爲一路軍。許多路軍隸屬於軍集團，各軍集團隸屬於最高統帥部。最高統帥部在東方諸戰了結之後，又遷到西方去。它紮在浴場克洛次那赫。

一切師並不同時都在戰線上。一部分作爲最高統帥部戰略預備隊。各『軍集團』和各路軍也有它們自己的預備隊。預備隊紮在兵站裏，完成他們對於大戰新方式的訓練，此種方式係由材料戰產生的。陣地師和預備師，時時互相瓜代。設立了許多課程，以便隊伍逐漸熟悉各種新的戰鬥教範。在國內補充營訓練的新兵，儘早調到戰線上來。他們在特別新兵補充署裏，從熟悉戰鬥的人員手裏，得到第二次，專爲戰鬥需要而規定的訓練。這次新戰事變成了學術。優秀分子的經驗被人

e Krauznach

萊茵普魯士的城市，在科不林士區，爲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四月德國大本營所在地。

審查，試驗，編成規章，傳授給一切士兵。

爲要能夠把防禦的重點，迅速而且有效地移到受威脅的各地點去，最高統帥創設了大批的特殊部隊，各隊直隸於最高統帥部，並分與大戰中的各路軍應用。最高統帥部有它自己的野戰砲兵團，尤其是有大批的重砲。它有特別機關槍隊，狙擊兵隊，總計八十三隊，每隊有三十六隻重機關槍。它用挑選出來的人員，組織特別衝鋒營，要用他們在苦戰的正面陣地上，去奪回失地。凡此一切特殊部隊，都容易移動，而且最大部分都已動員。他們可以用大的速度去變更他們的駐紮處所。

騎兵在西方已經成了過時的東西。材料戰的新形式用不着它了。加之砲兵縱隊的死傷很多，人要用馬匹去填補。多數的騎兵團都改編爲狙擊兵營。從前，人對於老的現役部隊，不要他們做這件事。以後他們也應該去做。戰事不認識顧忌。他們用馬鞍換了塹壕。

步兵逐漸領了三倍的機關槍。每營都有它自己機關槍連和重機關槍。每連步兵也有六隻新流行的輕機關槍。步兵的火力是大大地增加了。連續速射的搗軟威力，使他必須這樣。

野戰砲隊逐漸得了一種新的，比較重的，但是可以射得很遠的大砲。不過這種改換兵器的事，

只是很慢地施行。大砲的數目逐漸加到一倍。重砲自一九一四年來已經加到六倍了。

如果我們想想興登堡在他新綱領裏，要求每月製造新飛機一千架，便可得到飛機增加的概念了。一九一四年德國全部野戰軍，只有這一個月製造的飛機的一部分。一九一四年只有二十尊高射砲，一九一八年有二千多尊。

擴充軍隊綱領不能按照最高統帥部的意思，只能以慢得多的速度去實行。它只能一塊一塊地做，因為到處都開始缺乏各種前提。矯正了一個弊病，暴露了第二個。排除了第二個，又發生了第三個新的。與缺點作戰的激烈程度，並不比在前線作戰稍為緩和。

從前被人指為幻想的數字，現在都達到了。在工業和經濟方面，都完成了前無其比的成績。雖然如此，它們仍不能叫那自一九一六年以來已有的，在材料方面不及敵人的情形不再擴大。那前途極有希望的協約各國所佔的優越地位，逐漸變大。它們從無盡藏的地方吸取資料。

* * * * *
在歐洲中心的德國，自從一八七〇年以來發展成功一個巨大的工業廠所，為全世界的需要

而工作，在戰前每年要輸入大量的原料和糧食。一九一三年度的輸入價值，幾乎達到一百二十億金馬克。差不多在各種經濟方面，我們都要靠着輸入。就是煤和鐵也不够那幾百萬工廠用。好多年來，德國農產品不能滿足國內的需要。四分之一的糧食都是從外國輸入的。

雖然有了一個軍事動員計劃，但是還沒有一個經濟動員計劃。當大戰爆發的時候，既不會使各個經營和各種經營的全體，有充分的準備，更不會充分準備使國家成一個經濟單位。巨大的經濟生活，得到一個厲害的使它完全震動的打擊。

在外國有經濟價值的最大部分，如船隻、貨物、營業、行家和主顧，都一下沒落了。差不多沒有輸入了，沒有原料可供製造，沒有成品可供售賣。出產和貿易的那道活的潮流正在涸竭。那般直到現在從事計劃與實行的人物，現在都湧去當兵了。經濟方面的工廠幾天之內就空空如也。成貨沒有買主。訂新貨的人更少。現在是最需要信用借款的時候，但是它停滯起來。一隻鐵臂壓在這分枝達幾百萬倍而且互有關係的經濟生活上。勞工市場在一星期之內完全紊亂。

軍隊所帶去的和倉庫所貯藏的東西，足敷數星期作戰之用。當時處於領袖地位的也有些樂

觀家，只打了很短時期的算盤。人民深信，戰事至遲到一九一四年的耶穌聖誕節時可以了結。

因爲戰事繼續延長，改變經濟爲戰爭生產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發生。那問題一塊一塊地增加，最後成了一個範圍極大的雪崩。

最先應該對於現有原料得個概要。在平時沒有人想到作一種這樣的統計。現在只得在極困難的情形之下，用最大的速度，去補充這種怠忽。

叫普魯士陸軍部必須在這方面想救濟方法的第一個人是工業家發爾忒·拉特璣。陸軍部設了一個『戰時原料課』，最初即以拉特璣擔任課長職務。以後他自己說道：『嘗試業已成功，半個月後我們漸漸明白，三個月後，我們完全知道了。』

這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的原料最多只够持續到一年的一個戰爭之用。在當時，一種這樣的確定，似乎還絕對能令人喜歡，令人安心。沒有人想到，一種這樣延長的戰事能夠繼續至一年以上。

7 Walther Rathenau 生於一八六七年，一九二一年爲復興部長，一九二二年爲外交部長，被刺而死。著有未來的

事件 (Von kommenden Dingen)。

的。歐洲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這樣長久支持。在八九個之內，人就期待軍事的決定。誰想到，這次戰事根本就不由軍事去解決呢？這與一切現成的意見相反。

一步一步地前進。在短時期後已經查出來。人必須用沒收方法去保障現存的原料。以後把沒收的物件，由半官會社，分給現有的生產廠所。因此成立了些戰時組織會社。這種發展漸漸包括了許多的經濟部門。

存貨愈少，價格愈漲。在這方面，國家也應該馬上加以干涉，定個最高的價格。最先，規定最高價格的事，只限於那些對於戰時工業有直接需要的材料。以後逐漸干涉到其他工業必需品。最後也包到居民日用必需品，而且甚至於到糧食。

假若規定最高價格，只是限制私有販賣者的售價的一種政治辦法，不久就必須作更進一步的辦法。貯蓄品愈少，賣者在定價中找不着鼓勵，把現存品多多地保藏起來，於是到市場上去的貨物就愈加少。政府施行強制經濟制度，從私有販賣者的手中，奪去貨物處理權，把它交給國家。因為價值問題，發生數量問題，更發展成功愈過愈受威嚇的形態。在戰爭的最末期，除了屬於強制經濟

之下的物件，沒有什末東西可買了。

誰製造戰時材料呢？國立和軍事機關附設的工場，很快地都不能再製造了。現在應該輪到私立工場去作。於是開始改變工場的製造品。戰事愈延長，平民的需要因為便利軍事而愈受限制時，工場製造品的改變愈甚。最後，幾乎沒有一個工場，不是直接或間接為軍需品而工作，受國家委託而製造。只有一個具有超羣絕倫的組織和並世無雙的工業程度的機關，纔能控制這種改變，把普通工場變工軍用工場。在全部世界史上，沒有任何先例足與這項事件相比。

從一九一五年春天起，經濟上的作戰有了一種新的擴大。假若人要叫軍隊日日加增的需要，能夠維持到較長的時間，那國內的需要必須大為節制。大受難的時期正在開始。它不惹人注意，祕密地走近前來，起初差不多沒有人覺得。以後它發展成功與世界史極有關係的一種道德和物質的要求。沒有任何民族在一次戰爭中，忍受過比這更厲害的事。

最初收集那些有用，但是可以不用，的舊物，似乎還沒有什麼妨害。不久，就輪到銅鍋，門把，火車上的金屬裝璜品，商店的招牌。以後，人更盡其所有，取了各教堂的鐘去鑄榴彈。以後掠取橡皮。沒有

一部腳踏車和一部汽車的橡皮外胎被放過的。而且愈過愈甚。

以後就是對於必不可缺的應用物件加以補充的製造。沒有皮做的鞋跟了。它們是用馬糞紙造的。衣服經過了一種特殊變化。平民沒有棉花和羊毛了。尋麻、亞麻的外皮，蛇麻和染匠帚屬來代替它們。

紙變成了主要原料，以紙代鐵，以紙代皮，以紙代布。最後普通人身上都沒有什末可供前線兵士用的東西了。在這方面也有一種冷酷的組織，不獨令人去補充，而且還要加以精細的審查，看補充品是不是必須的。憑券購物的制度，細微得令人可笑，但與製造榴彈一樣重要。

這一切還是老不夠。救助者再來。那便是德國化學家。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勤敏強迫出了怎樣的變化，差不多是不可思議的事。假若不能從空氣裏面獲得淡氣，與外國硝石脫離關係，那我們從一九一五年起已經就沒有火藥了。我們學會了用化學方法製造橡皮。我們從細胞質工業的廢物裏面獲取酒精，從片岩中取油，從糖裏面取甘油，從石膏裏面取硫黃。化學家好像現代鍊金術者似地在他們實驗室裏工作。看，他們發現了渴望的奇蹟！

以後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又慢慢地要求，凡事都要比以前多兩倍、三倍。每月要造兩倍這樣多的榴彈，兩倍這樣多的彈藥筒，三倍這樣多的機關槍和大礮，一千架飛機。這一切到一九一七年夏季都要實行。

設了一個戰時補給局。局長爲格羅納。將軍。該局包有勞工問題規定課，衣服問題課，武器彈藥置辦課，原料監督分配課。現有輸出輸入規定課。該局隸屬普魯士陸軍部，但是差不多有獨裁的權力。

不久查出來，實行登堡綱領的主要困難，在供給煤炭問題，以及因爲各種要求都增加，一切工廠必須重新設計問題。雖然一切力量都異常緊張，但速度還是大爲遲緩。煤和鐵都由國家特任委員管理。一切都加以嘗試。雖然如此，這兩方面的生產數字，還是極有規則的下降。勞工不敷用和運輸困難的事，一個月比一個月增加。不可能的事還是不能達到。一九一三年德國掘了一萬九千

8 (Froener (1867—) 一九一四年任野戰鐵路局長，一九一八年爲登堡的參謀次長 (魯登多夫的繼任者))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任交通部長，一九二八—一九三二，任國防部長。

萬噸煤，一九一七年只有一萬六千七百萬，一九一三年我們造了一千九百萬噸生鐵，一九一七年只有一千一百萬。

雖然如此，各種軍需品的製造，因為與登堡綱領的關係，仍有一種極巨大的，幾乎成爲幻想的增加。一年內造的槍可供平時兵額的六十軍團之用，每軍團以四萬人計算。每月製造的機關槍數，達到九千架（一九一四年爲二百架，一九一六年爲二千三百架。）此外每個月還有二萬萬顆彈藥筒。從一九一七年六月至七月，前線所有機關槍的總數，從二萬九千架加到五萬六千架。

索姆之戰以後，野戰軍足有二千五百尊迫擊砲。一年之後加到一萬六千。一九一七年新造的迫擊砲就有三千尊。

每月造的野戰大砲達到兩千尊（一九一五年爲三百尊。）供最高統帥部使用的重砲有七千尊。

平時，軍用製造局每月約供給二百噸火藥。一九一五年這個數目升到四千，一九一六年升到六千，一九一七年甚至升到一萬四千噸。假若人把一九一七年從本國開到戰線去的一切彈藥列

車，順次排列起來，就有從漢堡經過柏林，維也納，所非亞直到君士坦丁堡的距離。⁹

* * * * *
與登堡的要求不限於戰時生產的物質方面的提高。最高統帥部也曾說明他們的意見，人應該怎樣運用人力，以便達到多量的出產。

普遍兵役義務是從十九歲起到四十五歲止。屬於這些年齡內的，健全可供作戰之用的人，除很少的例外以外，都在前線，在戰區，或者正在受訓練。死傷的數目異常之大，但是還可以補充。甚至到了一九一八年，軍隊竟增加這種程度：雖然有一切重大的喪失，但還有五百三十萬兵士在前線和佔領區域之內。二百七十萬兵士在國內作軍事服役。總計在戰事期間，連戰事開始時的現役兵士在內，共徵募了一千三百二十萬人。這就是說，不到五個德國人——老年人，婦人和小孩均在內——之中，就有一個人穿軍衣。

與登堡要延長兵役義務的年限，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為止。十六歲到十九歲和四十六歲到六

9 約當上海到雲南大理的距離。

十歲的人，都應該爲軍備綱領而工作這些年級中的大多數人都已經在工業方面作事。現在應該有個法律的根據，以便抓着其他沒有事的人。

戰事生產的軍隊化的計劃，不會擴大爲排除那種以令人恐怖的方法，來破壞愛國心的，最嚴重的一種弊害的試驗。軍備工人住在家裏，和女人小孩在一起，十分安全，而且得到一種比較很大的工資。前線兵士只得到幾個分尼，並且日夜都應該賭上他的性命。那些得到在外作戰的老工人職務的年青工人，在家裏成了大人。他袋裏裝滿了錢。他不會受到老工人的教育影響。職工會分佈任務給他，但是他缺乏理解並擔任那些重大任務的任何前提。紀律破壞了。後來有一天，他應該穿上灰色軍衣，遵守軍紀，爲一點少得可笑的錢，以生命去防禦他的祖國。不久，他就覺得這種極端的變化，絕對是當然的事。他覺得這是一種強迫，是一種不幸，是把他降低到與那被判決在戰場上的羣衆爲伍。他以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的區別，實在太大了。

政府馬上聲明，說興登堡所要求的延長兵役義務時間和兵器工業的軍隊化，不能實行。政府國會中的各政黨，職工會和國內軍事官署互相談判了三個月的工夫。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國

會批准新的『補助勤務條例』把強迫工作的事定爲法律。因爲有些限制的特殊規定，有一部分又廢止了。加以大工資的鼓勵，差不多一切有用的工作的人，都已經湧到工業方面去，強迫工作的事，弄得沒有結果。新得來的人，被查出來，差不多都沒有用。大規模地召來的女工，雖然滿足了人對於她們的希望，但是她們不能彌補現有的缺點。

爲了至少把奧登堡綱領實現一部分，最高統帥部只得採取一種危險的制度。軍需品製造方面需要某人，可以請求免除兵役，這件事有很大的流弊。更加上軍士薪金與工業報酬的區別極大，發展成功全部作戰期中最大的根深蒂固的弊病。在這方面，那不和、懦弱、背叛祖國的蠅蟲，正吃着德國的骨髓。迴避兵役者是令人羨慕的有福的人，前線兵士是最不幸的人。

直到一九一八年六七月間，那法定有服兵役義務，由軍隊中撥出作從事工業之用的人數，差不多增加到二百五十萬。內中有一百二十萬，可供前線作戰之用。他們不獨比他們留在外面的戰友，沒有生命的危險——他們在國內還得到與一切工業工人一樣的工資，並且不受比較嚴格的軍法。人不能同時並用這兩種工人；他們工作成績相等，但是一種得工業的工資，一種領兵士的餉。

人沒有打算，一面減低普通工業的工資，一面相當提高兵士的餉俸，以便求得一部合理的平等。

當工業方面自動作減低工資的嘗試時，工人罷工，其範圍與時俱增。德國正在下降的道德力量，因為這次罷工，突然大白於世。那些天真爛漫受了煽惑的人們，覺得當兵是降低他們的身分，是愚蠢的一種標識的那個悲哀時代開始了。愛國心在這方面最先死亡。

假若工人只是個人，那末企業家也並不是天使。那些因戰事得利的人們，在一個健全而且具有民族感覺的人民方面，要逐漸得到一種被輕視的地位。政府當局遵守盡量給私人企業家以自由的根本原則。他們以為只有這樣，纔能滿足對於軍需品方面的巨大要求。這個根本原則證明有效。工業界是聲明新的奧登堡綱領可以實行的第一個人。他們的組織，他們的敏捷以及他們的能力，都做了極度的事業。他們是為利息，為極高的股利和為各工廠總理的薪水而做這呢，或者是為了那個同一祖國——兵士為了它在外國一年一年地作戰，受苦受難以至死亡，同時在國內又荒廢了他終生工作的基礎——而做這呢？至於公然有了因戰事而得利的卑鄙齷齪的典型人物，實為祖國道德方面的一種重大罪惡。愛國心在這方面第二次死亡。自私的物質主義，開始奪取民族理

想的位置。

因爲本身的過失造了許多罪惡的時候，從外面又來了對於愛國的嚴厲的攻擊。人民開始受餓。

平時，一個德國人每天要吃三百二十公分的麵粉，一百四十公分的肉和五十六公分的脂肪。一九一八年，他拿着飯券，在店鋪前面站了幾點鐘之久以後，每天只能得到一百一十六公分的麵粉，十八公分的肉和七公分的脂肪。一個健全的人每天最少需要二千三百卡路里。一九一八年每個德國人逐日只能得到一千卡路里。

根據國家衛生局的計算，一九一六年因爲糧食封鎖的結果，死了十二萬一千人，一九一八年死了二十九萬七千人，在全部戰爭期間，死了七十五萬多人。一九一八年害肺病死的人數，有一九一三年的兩倍。因生產結果而死的母親比孩子多兩倍。貧血，羸瘦，腸胃病和皮膚病的擴大幅度，甚爲可怕。一整代人的發育都要大受影響，因爲絕糧的結果，尚遠及於戰事終了之後。在戰事結束以

後仍死於戰事的那幾十萬人，有誰去數呢？

一九一三年德國殺了一千八百萬條豬。一九一八年只殺了二百五十萬條。一九一八年每條豬的平均重量只有一九一三年一條豬的一半。反之，殺掉的馬數卻加了三倍，而且甚至於殺狗。一九一三年整整消費了四百萬斤肉，一九一七年只消費了一百萬斤。假若我們把一九一三年當做正常年度，那末一九一八年只收了百分之五十五的裸麥，百分之六十六的小麥和百分之五十六的陽芋。這是在輸入差不多完全廢止時候的事，輸人在一九一三年平均佔消費的四分之一。

所有一切我們在平時慣於消費，只在外國生長的物品，自然全都沒有了。沒有橙子，沒有巧克力糖，沒有茶葉，沒有咖啡，沒有用外國植物脂肪造的人工奶油。人將就用那極不可能的代替品。人喝用懸鈎子的葉做的茶，穿紙做的衣服，吃曬乾了的甘藍。牛馬食樹葉代乾草。窄小的麵包一半是用陽芋做的。凡屬可以做菓子醬的東西，都拿來作搭麵包之用。

因為防餓是天性，所以人們抵抗這種系統絕糧的辦法。外面有嚴密的封鎖，只能容許一個人犧牲別人去改善他自己的地位。祕密輸入，欺詐，蔑視定章幾乎成了必須的事。道德和不道德的觀

念，在這種嚴酷的限制之下沒有效力。保存自己的衝動逐漸勝過了一切畏懼。在只求得萬不可少的東西的地方，是容易明白而且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如果敢於祕密地或公然地奢侈淫逸，那結果必致卑鄙齷齪，煽動人心，敗壞風俗。沒有任何規章能夠克服這種錯誤。罪惡和自私常是找得着祕密的道路。如果普通道德都下沉，那這種情形將逐漸明白顯露，最後甚至以佔有必需品為一種正當權利，不以為恥。誰也不能責備那有節制的，為憂患所苦的戰時的『士撥鼠』¹⁰，但是那種從他同胞困難中獲得利益因而奢侈淫逸的人，卻是因戰事而得利的一類人物。愛國心在這裏第三次死亡。

* * * * *

滿足軍隊方面對於人和物的要求，為戰時生產去找作工的人以及養育人民，是國內備戰的三大問題。還有對外不大明顯，但最後仍與別的幾個同樣重要的第四個問題。

戰爭要錢。國家以公民聯合會的資格應該去作戰，它也應該付錢。但是所付的款項仍出在國

民身上籌款是國家銀行的事。軍事人員的餉俸應該付出，負養育之責的人去打仗去了，應付他家屬的補助費。製造軍需品須付錢，還有改爲戰時生產的費用。採辦原料和運輸都應付錢，還有國家需要他們工作的官吏和普通人員的薪水。爲了不使經濟生活破產，必須借債輸入應該付錢。私人經濟的一切開支，漸漸都轉到國家身上。它的正常支出，漲得沒有限量，突飛孟晉，奇形怪樣。正當地使用支出，和保持錢價一樣重要，錢價因爲金融市場上的異常轉移，已經危險得極可怕了。

從戰事爆發時起，德國國家銀行以國家金融工業的資格，得到了一個極關重要的地位。因爲法定手續給了它新任務的基礎。因爲徵收私人藏金，增加了它固定的現金額。設立借款金庫，以便渡過信用借款的困難。借款金庫券和銀行鈔票一樣流通，因而彌補了馬上發生的通貨缺乏的困難。但是這種方法抵不住國家與時俱增的金錢缺乏。爲要馬上獲得巨款，國家銀行藉法定權力，發行國庫券。這是有效期限爲三個月的匯票。到期應由國家收買回來。收回的方法有兩種。或者提高稅收，或者把國庫券變爲付息的長期公債券。

政府差不多只走了變爲定期公債的那條路，因爲恐怕稅加重了，使那與一切有關係的經濟

能力降低。這樣，人把戰時的負擔，在可能範圍以內，移到了戰事過後的時候。我們要敵人賠償戰費的思想，在這方面也有若干影響。

發行公債自然幾乎只能在國內舉行，反之，我們敵人卻據有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的金融市場。實際上，德國國家銀行籌戰費的方法，只是同樣方法的不斷的復習。經常費藉國庫券的形式，創造了湧入經濟界的一種新購買力。每半年接着發行一次的戰時公債，又奪去了經濟上這種多餘的，使價格感受威脅的購買力，以後又變為付息的長期公債。

以後陸續又有新的戰時公債。總計收入九百八十億馬克。頭幾次公債結果之大，出乎人意料之外。它不但把這時候到期的國庫券完全收回，而且還替國家造了一種自由運用的儲蓄。但是經常費像雪崩似地增大。應募公債的結果，不能同它齊驅並駕。一九一六年的秋季發生了劇變。那些不能變為定期公債的流通國庫券的數目大為增加，成了禍害。一九一八年底，國家短期借款（銀行用的低幣，借款金庫券和作自由貿易之用的國庫券），達到六百億馬克之多，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五十三億。這種通貨膨脹的先決條件，是那條免除國家銀行以現金收回它的鈔票義務的法律。

這條法律在戰事開始時就定了。金本位因是實在廢止了。但在這塊樹立了後來馬克價值消滅的開端，一九二三年濫發不兌現的紙幣遂達於恐慌的極點。

戰時金融的第二條路——增加新稅——只是被人逡巡地，十分小心的走着。就是對於專受國家委託而工作，因國家有無限需要，幾乎不負危險責任的工業界的巨大獲利，政府也只是慢慢地去徵收。政府抱着前面已經說過的意見，在戰事期中不得再增加人民的負擔。增加新戰稅只是克制內部毛病的一種方法，不是在戰爭期中就要盡量籌得大部分款項的堅決意志的表示。國稅收入在一九一四年爲二十二億，在一九一八年增加到六十億。其實在這時候的交易較大，通貨的發行較速，一九一八年馬克已在貶值，如果把這些情形都算在內，那在戰事期中的稅收的比較高度，還要大大減低。

國家在戰事期中爲了作戰目的而發行的通貨總數，計達一千四百七十億馬克。平均每月約爲二十八億。這些支出，自然只包括戰事實在費用的一部分。私人經濟的損失，因和約而有的損失，以及一切應視爲戰事結果，使國家預算在數十年內還要受累的國家開支，還沒有計算在內。除了

這幾項之外，還有我們因受逼迫而應繳的貢稅。戰事的實在費用，殊難作近似精確的斷定，大約總有好幾千億馬克。

第二十章 美國人的十字軍

因為國內十二分的努力，纔能使軍隊對於物和人的需要得到保障。國內應該送人出去。一種這樣的緊張將有可慮的結果，是沒有人疑惑的。

最高統帥部自己也明白。它不久就曉得德國內部有一般人在活動，足以威脅愛國心和嚴格作戰的精神。對於必須克服這種企圖的事，政府與最高統帥部的意見不同。

因此，逐漸造成了一個很痛心的局面。那掌握道德上，軍事上和政治上作戰的兩個機關，政府與最高統帥部，受着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人物的影響，彼此心中互相作對。這邊是魯登多夫，那邊是柏特曼。關於作戰的唯一基本問題，在這兩個人之中，幾乎無調和之可能。對於軍備綱領，社會問題和潛艇戰問題，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都不一致。

處理政治問題不是最高統帥部的事。但是當政治勢力直接損害到軍事的時候，與登堡和魯

登多夫也改變了他們那種深自檢束的態度。他們只藉他們可以辦的唯一方法去作，即在對皇上表示他們意見的時候。他們避免一切足以使他們去鬧意見的事。

但是領袖間的不和，是不能永遠瞞着社會的。人民開始分爲兩個壁壘。一個是最高統帥部的象徵，一個是政府的象徵。爭鬪變激烈了。國民作戰意志因爲兩種意見鬪爭而受的創傷，弄得不可救藥了。

在這種政見不和的混水裏，漁夫從事工作，他們的目的不與愛國心相干了。輿論的兄弟戰援助他們。有一般人的意見，以爲藉國家權力的衰弱與沒落，是可以促進他們自己的計劃的最好方法，於是開始作有系統的政治煽動。在表面下已有叛逆的萌芽，組織祕密團體，潛入工廠，達到補充部隊，走到那從斯卡革拉克光榮紀念日以來，又在港灣泊着無所事事的艦隊的船上，並且又在這裏和那裏，找着了到前線去的路。

對於這種致命的毒素有什末辦法呢？

一方面，首相打算藉容許政權的方法，把人民連接在現有勢力上。皇上照着首相的建議，允許在普魯士邦也實行平等的選舉權¹。宣佈社會改良。但各種狀況並不因而改善。政府和社會一大部分中間的互相不信的程度，逐漸變得深刻了。

在他方面，最高統帥部也觀察到內部不一致的結果。因為該部沒有直接影響到國內的可能，所以只能使軍隊遠離這種萎靡的精神，假若發現了這種情形即去加以阻止。辦了一些軍隊報紙。與國內交換思想的事，逐漸加以監督。儘量使新兵早早脫離國內的影響，送到戰區內比較勇敢的空氣裏去。最後，在每個部隊裏，都指定特別適當的軍官，叫他用教訓和演說，去感化士兵。對於敵人的宣傳，也同對於伏根在國內的祕密煽動一樣，加以克制。

這一切步驟都只是對付弊病的現象，不是對付弊病的自身。它們的實際效果，只是幫助造成國內與軍隊的對峙，煽動互相不信的精神而已。它們被判為無效，因為它們缺乏道德的基礎，這是

¹ 按普魯士邦的選舉法，與德國國會不同，係分選民為三級，其選舉權完全以財產資格與職業資格為標準，富民的選舉權，可千百倍於貧民，詳見張慶泰編歐洲政府頁六七三（上海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

只能在國內創造的。

國內關心時局的重要人物，也看到了這一切。他們着手從事政治運動，以與萎靡運動對抗。他們以為根本弊病應在這種事實中尋找，即德國國民不知道，他為何種戰爭目的而戰。他們以為，只是為防禦而戰的思想，不足保持堅持到底的空氣。人應該把具有明白要求的一種作戰目的綱領，指給人民看，而且這個綱領尚須較高。人應該叫人民明白，和平應有一種這樣的形式：要使我們敵人根本不敢有重新來擊的興趣。

因為這樣的動機，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了『愛國黨』²。但結果恰與他們所企圖的相反。現在除了為政治改良而戰，為作戰方法而戰以外，更加上作戰目的而戰，同樣激烈，動人，可恥。祕密的煽動家輕輕地說：『你們看，現在他們終於變老實了——他們十分清楚地告訴你們，為擴大他們勢力的而死，你們就有光榮。為了工業界藉獲得比法產鐵區域而求較高的股利，為了各將軍獲得波

² 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 發起人為提爾皮次與卡普 (Kaupp, 1858-1922)，目的在加強德國戰勝的意

蘭的軍隊，爲了各邦諸侯可以坐波蘭和庫爾蘭的王位——所以纔去作戰！

但是那些自始卽把這次戰爭當做一種純粹防禦戰的人們，極力反對改變他們的理論，以爲是一種不祥。

當敵人的殲滅意志圍着德國邊境的周圍，造成了鐵似的使人受餓和死亡的一道城牆時，國內兄弟卻大戰起來。不和的神抬起頭來，越過越危險，使德國悲痛，敵人快意。反對它的戰鬪愈過愈爲衰弱，疲乏。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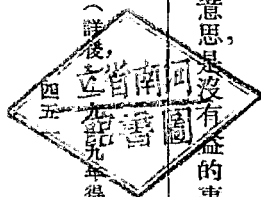
當羅馬尼亞一連合到我們敵人方面之後的時候，首相就囑咐駐華盛頓³的德國大使，同合衆國大總統接洽，向他暗示一種求和步驟的意思。

大使回答說，在目前打算叫威爾遜⁴總統相信德國政府的意思，是沒有益的事。總統現在完

3 Washington 美國首都。

4 Wilson (1856-1924) 一九二二——二〇爲美國大總統，提議十四條（詳後），一九一九年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第二十章 美國人的十字軍



全忙着新選舉。在他沒有知道他是否重新當選以前，他一定不要從事這種廣大的政策。

首相試用一種別的方法。羅馬尼亞的完全覆滅和別的陣線上均勢的恢復，他覺得是合式的一剷那。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把德國政府提議馬上進行和平談判的一種宣言，交給各中立國駐在柏林的一切正式代表。關於德國和平提議的詳情沒有說明。只是說，德國代表將攜訓令來談判，德國政府深信那項訓令可作一種永久和平的基礎。

協約各國的報紙，用一種大聲詈罵和高唱凱旋的論調來回答。他們以為德國這種提議只是衰弱的一種表示，是以詭計求那以武力未曾獲到的東西的一種嘗試。各國政治家都上到他們國會裏面的講壇上，發表同樣的意見。白里安⁵在法國，勞合·喬治⁶在英國，松尼諾⁷在意大利。甚

⁵ Briand (1862—1932) 數度爲法國部長，一九二五——三二任外交部長，一九二六年因洛加諾政策 (Locarno-politik) 與德國前外長史特萊斯曼 (Stresemann) 同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⁶ Lloyd George (1863—) 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一九一六——二二年爲內閣總理，大戰時任協約國最高軍事會議委員，凡爾賽和約負責者之一，但以後又著論反對。

⁷ Sonnino (1847—1922) 一九一四——一九爲意大利外交部長，一九一六對德與宣戰。

至俄國外相也同聲附和。他們大家都只是利用德國宣言，以便按照共同的約言，去鼓動他們國民的作戰精神。

這時候威爾遜重新當了選。德國政府進行講和步驟，沒有拉他進去，他不高興。但是因為他曾經以力主和平作他當選的宣傳，所以仍決定作個試驗。十二月十八日，他發了一封通牒給一切交戰列強和最重要的中立國，提議『我們要打聽打聽，要知道全人類一天渴望似一天的和平時期是如何的近。』

中歐列強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答覆總統。他們在牒文所取的态度是，在交戰各國中直接交換意見，他們以為是求了解的最好而且最短的路。他們重新聲明十二月十二日的提議，由交戰各國立刻派全權代表，在一個中立國的地方會晤。

協約各國過了許多時光，纔於十二月三十日，答覆德國十二月十二日所提出的講和步驟，對於事情毫末研究，只是加以簡單的拒絕。『在困難的完全認識但也在時間的強迫之中，協約各國政府緊密結合並與它們的人民完全一致，拒絕研究一種沒有誠意而且沒有價值的提議。』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他們交了一封致威爾遜的共同通牒與駐巴黎的美國大使裏面說：『協約各國有權要求賠償損失，交還失地並且保證再不受侵，但在今天企求一種這樣的和平，他們以為不可能。』他們指出下列各條為作戰目的：『第一要復興比利時，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各羅，收回從前同盟各國用武力並且違反居民意志而奪去的各省和區域，解除意大利人，捷克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斯洛伐克人所受的外國勢力。』

這只是要交出亞爾薩斯·洛林並破壞多瑙帝國的一種解釋。

最後，他們也利用這個宣言作抵制中歐列強內部抵抗意志的宣傳材料，他們說：『假若歐洲協約諸國要奪去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殘忍暴力，自然沒有消滅德國民族並驅逐他們脫離政治舞臺的意思。』他們要求，人不得任德國以平等的資格來參加談判，並且當時已經保留着和約命令的權利了。

從古至今，沒有一種準備求和的人，遭受比這更為殘忍更為侮辱的拒絕。

*

*

*

*

*

現在德國終於決定利用它作戰的最後武器了，爲了使用那種武器，政府、海軍部、最高統帥部、各黨各派和輿論，激烈地爭論了幾年之久。在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時使用它，要把美國弄成我們公開的敵人，幾乎是沒有疑惑的事。我們只得十分嚴肅的態度去期待着，沒有別的辦法了。

德國將信將疑地使用它停放了幾年的武器。敵人業已找着準備防禦的時間了。他們尤其有了時間，在世上造出一種憎惡和誹謗的空氣，當德國最後行動時，便突然爆發起來。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海軍部再向最高統帥部提出潛艇武器給我們的可能性的陳述。他們打算每月擊沉六十萬噸的船隻。這樣，英國的海上交通在五個月內，要比它現在的範圍減小百分之三十九。加以一九一六年世界的歉收以及軍用運輸噸數的漸增，海軍部以爲就令美國的救兵來了，也可以相信英國不能繼續作戰。前提是，新商戰至少須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開始，以便在完全使用美國援軍和新收穫之前，求得戰事的分曉。海軍部負全責，到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即五個月之後，破壞英國的作戰意志。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說：『我深信同美國作戰是一種十分嚴重的事件，必須用一切的方法去

避免。但是我們不得因為怕絕交，就嚇得不敢使用那種允許我們勝利的武器。」

最高統帥部考慮這個問題，看它是否能夠在最短期間內，用純粹軍事方法，在陸地上了結戰事。它只得以沉重的心情給自己一個否定的回答。在俄國還在戰場上的時候，就令內外一齊十分努力，兵力仍不夠作攻擊戰用。盼望俄國內部起變化，也覺得不能這樣快。反之，以現有兵力在西方作防禦戰，就令美國隊伍來援，目前亦足供用。無論如何防禦戰似乎可以維持到海軍部約定制服英國的時光，而且還要超過。

人知道這決定的十分困難。但是一經決定之後，就使用一切方法。

當協約各國拒絕德國求和提議之後，魯登多夫就馬上要求柏特曼，立即批准無限制的潛艇戰。他用一種很強烈的壓迫方法，他宣言道，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能負繼續作戰的責任。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在普勒斯德國大本營，舉行最後的討論。皇帝主席。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海軍部的代表和首相均出席。

但是這次討論的事，原來早已決定了。首相看見皇上現在完全站在軍事領袖方面，他想到辭

職。他以為美國加入我們敵人隊伍裏面，違反他的信心，他不能負這個巨大的責任。為要避免這一天，他曾經奮鬥了兩年半的時光。他有兩年工夫受着懦弱和動搖的責備，他的名字在廣大羣衆中是玷辱了。

但是他引不退。在現狀之下，凡是他以為對他祖國是應該的事，他都認真努力去做，仍居原職，他不要把潛艇戰成爲不能挽回的事實的那一刹那，因他的引退而曝露。他既不要指給德國民衆，又不要指給協約各國看，說德國最高官吏不相信潛艇的效力。他要以待過德國任何兵士的紀律待自己。所以他贊成他以為不祥的一種決議。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贊成換個首相。他們不相信一個心情和理智都忌避潛艇戰的人，適宜對外作潛艇戰的代表。他們希望在潛艇戰開始時，就換一位對內對外有較好道德印象，人民對他的力量和作戰意志都十分信任的新人物。

皇帝不肯換首相。

因爲軍事方面的各種理由，直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纔公佈無限制的潛艇戰。二月一

日開始。

二月四日合衆國政府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它並勸一切中立國都採取與它同樣的步驟。四月六日，威爾遜向德國宣戰。

第一是美國拘留自戰事開始以來，停泊在美國港灣的一切德國及其同盟國的船隻。第二是沒收德國私人的財產。

在英、美壓迫之下，差不多所有北美和南美的國家，都以合衆國爲模範。中立國只有墨西哥，哥倫比亞⁹，委內瑞辣¹⁰，阿根廷¹¹，智利¹²和巴拉圭¹³。葡萄牙早已宣戰，以後中國也接着宣戰。希

8 Mexiko 在北美合衆國之南。

9 Kolumbia 南美西北的共和國。

10 Venezuela 南美北部的聯邦共和國。

11 Argentinien 南美南部的共和國。

12 Ohilo 南美西岸共和國。

13 Paraguay 南美共和國，與阿根廷北部接界。

臘也受着協約方面許多軍事上的美敦書的壓迫，逼它對中歐列強作戰。

凡此一切國家，都按照那位大國的模範，強佔德國私人的財產。

威爾遜總統做着好名的夢，要想做世界的仲裁人。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因為參與協約戰事的逐漸擴大，對於他們投資安全，操起心來。美國人民受着這個舉世未之前聞的極狡猾的宣傳遠征的影響，竟與他們自己單純的想像相連合。與世界斷絕關係的德國，沒有對付這次遠征的力量了。

協約的宣傳——實行宣傳所需用的經費問題是不關重要的——把一切觀念都弄得完全相反。被人喚起仁心的普通美國人，不覺得以大價賣掉的幾百萬又幾百萬顆榴彈，是粉碎在西線德國的兵士的。但是那由野蠻專制君主統制的德國正在威脅整個文明世界——連美國在內——使之滅亡的觀念，使他們做了十字軍的參加者，他們腦筋裏充滿着自由戰爭和人道的浪漫理想。把德國從它本國壓迫者的手下解放出來，消滅軍國主義，是美國國民的作戰目的。他們在這個旗幟之下渡過大西洋。他們在這個旗幟之下走到戰壕裏，並且服從他們十分熱心要去克服的軍

國主義的最苛刻的要求。

飢餓封鎖和成千成萬的德國平民的死亡，以及肆意加於老人、婦人和孩子的窮乏的苦惱，在美國人胸中找不着反響。法國飛機擲的炸彈在卡爾斯魯厄¹⁴打死了八十個小孩，打傷的也差不多相等，都不能激動他們。但是所謂在比利時的凶行，策泊林對於英國各軍港的攻擊，裝載重兵器的商船的擊沉，佔領區域的工人的徵募——這一切事實，都受着一種大聲喧囂和極危險的牽強附會，被人指為野蠻殘忍，說德國人切斷小孩子的手，強姦並割裂婦女，戮尸，任意燒毀房屋，盡興劫掠，協約國這樣講給美國人聽，他們就深信不疑。再沒有荒唐無稽的話，可以影響大洋那邊天真爛漫的人們了。

威爾遜因為美國德僑的幫助當選。他正式地允許他們，說向兩方守絕對的中立政策。在表面上他也送了幾封公文給英國。但是當美國德僑打算在參議院提出質問，以求禁止美國軍火輸出時，威爾遜卻聲明，這件事違反商業和工業自由貿易的原則，工商業因為這種供給做了一筆好生

14 Karlsruhe

德國巴登邦的首府，在萊茵右岸。

意。他把任何干涉都當作不正當的事，加以拒絕。

在與合衆國斷絕關係及威爾遜宣戰的當中，政治事變的重點突然換了它的舞臺，從極其厲害的戰場的一端跳到另一端。俄國巨像的崩潰，似乎終於變成了事實。它被人等了一年多，常是爲統制者暴力和無盡藏的人力所阻礙，但是當它來到的那一剎那，仍令人十分驚訝。

從里加一直到黑海，都有戰壕線延伸着，毫無空隙。自正月初間南方角裏羅馬尼亞戰役的戲劇終了以來，完全凝固的安靜，佈滿了一切地方。在塹壕障礙物的後面，在中歐和東歐新造的界限後面，進行着那正在醞釀的分崩離析的重大事變，那是要俄國人民過度緊張的自然結果。

在東線早已發生了些異樣的情狀。俄國兵士好多次離開他們的戰壕，自己造成一種休戰。他們毫不拘束地談論他們戰線後面的情形，那無窮的，就令在它麻木中還是不可思議而且具有巨大力量的國度，便在戰線後面伸展着。小父俄皇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完了的人物，他沒有什末話可說了。他們也不要服從他們的將軍了。國內各大城市的情形都很可怕，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尤其厲

害。婦人和小孩餓死。沒有一天沒有暴動。雖然人不准隊伍與國內有任何聯絡，但是革命黨用特殊使者去辦理一切；那些特殊使者穿着軍衣到他們那裏來，當軍事補充隊，但在事實上只是國內革命黨的代表。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聖彼得堡有信來，他們就要逼退他們的軍官，選舉兵士蘇維埃。他們向德國人提議，同樣辦理，以便極快地了結戰事。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留在前線，因為在這塊至少還有得吃，在國內就非餓死不可。他們完全照着普通人的樣子作他們的勤務。他們隨便來去，他們總有機會去欺騙他們的軍官。他們的武器具有一種特殊意義，與固有的意義毫不相干了。他們暗地拿了步槍和機關槍去換食品和烟葉。假若他們礮隊想到要射擊幾打榴彈時，他們就從步兵線上派一個使者到後方去，請他們再不要擾亂這非正式的停戰。他們向德國人道歉，說這是軍官的罪過，現在還不是公然拒絕服從他們的時候。德國隊伍得到了十分嚴厲的訓令。根本原則是，對於俄國人任何軍事運動都給以相當的對抗行動，但是此外，對於他們內部的分崩離析的動作，卻不得去擾亂，應該任其完成。按照政府的勸告，停止一切重要的行動。

德國人避免一切在俄國還能喚醒民族本能和防禦意志的事情。他們甚至想用這種方法，把俄國新得勢的人物，作成感謝德國的朋友。因此德國像天使一般地寬容，作一種學術的觀察，一月復一月，讓事件自由發展，同時把它的各師團長久留在東方，殊不知這樣過一天，便等於打一個敗仗。

一九一七年初，俄國各大城市中的飢饉暴動，逐漸增加。政治作用和聯合組織都是明顯的事。像雨後春筍一般的演說家，對於政府的措施，舉行最嚴格的批評，反對毫無希望的繼續作戰，要求排除俄皇和他將軍們的反動統治。在這些要求之中，已經有零星的布爾塞維克的喇叭聲音。政府沒有勢力採取斷然處置了。溫和黨想找個妥協方法，出面作調停的零星嘗試，都失敗了。

爲了不要失掉改革運動，爲了預防過激派的威脅的統治，於是中等階級的國民和溫和社會黨，就作廣大革新運動的代言人。在他方面那反動黨的代表又不肯放鬆俄皇。他們待他和一個俘虜一樣，不准作任何讓步。他們覺得，假若他們對於民氣作了軟弱和退讓的初步，那他們的統治就完了。他們的罪惡賬單太大了。

弓張得太緊，就要折斷。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國會中有激烈的談判，但還請求俄皇，還表示願望，沒有恫嚇。對於負責的政治人物和軍事人物的話，因而越發激烈。他們責備政治家錯誤行動，貪賊，賣國，責備各將軍愚蠢無能。因為現在還沒有明顯的讓步，所以攻擊的目標更加擴大。他們攻擊整個的制度，對於公然負責的人再不能加以原諒。要俄皇退位的事在國會中公開討論，沒有發生反響。時候成熟了。

反動派作他們最後的步驟，與革命的公開信號對抗。他們逼着俄皇簽解散國會的命令。國會回答道，他們要用自己的權力永不解散。於是爭鬪起來。

在開始憲法衝突的那一剎那，革命的領導權已經有轉到過激派分子的趨勢。在聖彼得堡發生兵士和工人的暴動。爲奮勢力而有的戰爭已經到了大街上。過激的布爾塞維克有了一種良好而嚴格的組織勢力，明明白白，甚爲可怕。尼瓦河畔槍聲頻響。部隊自己解散，組成拾劫羣。紅旗升

到屋頂，在官署建築物上飄揚。從事暴動的戰艦，掛着紅旗，從克隆斯塔特¹⁶向聖彼得堡駛來，以礮擊相威脅。糧食庫及貨店都搶了。街道都塞住了。監牢都強迫開放。恐怖之神運動它的爪子，在街上爬。

革命跨過了帝俄和跨過一件已了結的事件一樣。兩個革命方向已經在互作激烈的鬭爭。門塞維克¹⁷同少年軍官團聯合與布爾塞維克對抗。三月十五號強迫俄皇退位的事，只是這幕戲劇裏面的一段穿插戲。

在全世界和布爾塞維克自己以為應得勝利的時候，忽然查出使一般人都驚訝的事，即俄國變成了一個色彩很溫和的民主共和國，領袖人物與英法公使攜手登場。當這個政府聚會的那一天，請求俄國人民和軍隊，對中歐列強的反動勢力作有力戰鬪，並且把西方的民主國英吉利和法國，當做在這次戰鬪中革命的俄國的忠實同盟者時，令人越發愕然。這個革命政府最激烈的分

16 Kronstadt 俄國港口，在科得林島 (Kotlin) 上，芬蘭灣的末端。

17 Menshevik

子，克倫斯基¹⁸先生，趕快穿上軍衣，開始大吹法螺，重新喚起俄國兵士的戰鬥精神。

英法兩國快得出奇，馬上就承認新得勢力的人物。他們毫無有感傷的情分，放棄了那衰弱而無力作同盟者的帝俄。

不可能的事出現了。俄國兵士，一種心田甚好而且富於忍耐的動物，又忘記了他那布爾塞維克的理想，相信那些新傳教的人，說兵士的使命，是作文化和人道的先驅。他們爲了小父俄皇有兩年半的工夫任人射殺，現在他們也願意爲了直到現在他們差不多還不知道的西方的那兩個民主國的好處，去作同樣的事情。

出乎意料之外的一種奇怪的顛倒事件，被人嘗試成功了。從里加到多瑙河口全部正面上，不久就聽到機關槍的響聲，礮隊的轟擊。他們猶豫地進行着，彷彿不相信自己的人似的。幾個星期之後緊張起來。俄國人又撤到他們戰壕裏面去。忘記了與德國兄弟的友誼。——人突然從完全不同的見地教給他們的友誼。戰事從癡痹中辛苦地醒過來。

¹⁸ Kerenski (1881—) 一九一七年爲俄羅斯共和國大總統，同年十一月七日，爲布爾塞維克黨推倒。

這只是崩潰以前的最後掙扎。血液流完了的俄國還緊張一回，在知覺半失的狀態裏，聽到通常的攻擊命令。再沒有比協約各國看得透澈的人了。英法兩國在冷靜計算之中，利用俄國新執政者的沒有眼光和輕於信人，把俄國趕到布爾塞維克的懷抱裏。他們的計劃清楚而單簡。在美國援兵還不能大規模地使用以前，他們還用得着俄國。以後就把它交給胡狼。

這個算法很對。德國在這個時期被它的敵人故意在西方攻擊，忙於應付，還沒有——而且永遠沒有了——空出手來，強迫俄國屈服。在他方面，德國還應該留下約近八十師的兵——即德國全部野戰軍的三分之一——在東方，以備萬一之用。

因此，德國既不能在東方，也不能在西方求一決戰，一切都靠着潛艇戰的結果。戰事變成了潛艇工作和美國軍事準備中間的一種賽跑。那直到現在一切決定所依以為基礎的巨大正面變成靜候狀態，同時又受着一種可怕的壓力。

第二十一章 各種準備

當德國和全歐報紙載滿聖彼得堡的聳人耳目的消息，使全世界都興奮的那一天，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人在報紙上不重要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看到一項新聞，西線的德國隊伍奇怪地放棄了若干地點。把地圖拿來一比較，知道那是索姆河畔老戰場的一部分。德國軍事報告還沉默着。

四天之後——正是俄皇被迫退位的日子——全歐洲的眼光都由東方轉到西方去了。協約報紙對於頭幾天的新事件幾乎一句話都不會說過，現在發出歡呼的吼聲。

法國和英國的軍事報告，說得了一次規模極大的勝利。沒有人想到這，因為人不會聽到說有什末戰事。德國西線隊伍在一百五十多公里寬的正面上退讓，是沒有疑惑的事了。這個運動在阿拉斯與索阿松之間——包括索姆全部戰場，瓦斯與愛勒特河地帶——進行着。

德國軍事報告只有單簡的事實報告，說這是有秩序，有計劃，早已從事準備的，向較好陣地的

一種退却，這次退得最遠的地方是聖昆丁，有四十公里的深度。

發生了什末事呢？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使用一種完全新式的防禦方法。那方法與直到現在因材料戰的結果而適用的基本原則——失掉一平方公尺的地方算失敗，得到一平方公尺的地算勝利——完全相反，他們可以放棄若干地方，因為都在敵人境內。他們藉此嚴格試驗民衆和軍隊的信心。這試驗及格了。在德國沒有一個人，在第一陣恐怖過去之後，爲敵方勝利呼聲所迷惑。至於業已退却的隊伍，只覺得減輕和感謝。

在索姆之戰一完結之後，最高統帥部就仔細審度新的局勢。那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一九一七年在西線，應該在一種純粹防禦的原則上作戰。凡爾登與索姆之戰的犧牲太大了。現在應該爲防禦盡量造成各種便利的前提。

最弱的地點是在索姆河畔。四個月的大戰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向巴坡和佩倫伸展的弓形。在這個弓形的南北，德國陣線又反過來向西突成兩個強大的拱形，在北方以阿拉斯——巴坡和

爲根據向亞爾伯特伸展，在南方以佩倫——索阿松爲根據向孔撒涅？仲展，比北方的大得多。協約軍事領袖要盡量迅速利用這戰略局勢的好處，是很容易明白的事。

攻擊者的好處，恰恰是防禦者的大壞處。這兩個突出地點，可使敵人從南北兩方作側面的攻擊。它們又足以羈絆大軍，使正面延長。反之，如果人退到一根直線上，從阿拉斯經過聖昆丁，直到郎城？南方的公主路，那局勢就一下變過來了。長處的總合踏到防禦者方面來了。

現在戰線約縮短了五十公里。德方省了許多預備隊，可供防禦運動之用。側面受擊的危險沒有了。隊伍來到一個新陣地裏，那陣地是在冬天的時光參照去年所有的一切經驗造成的。各師團曾經受過索姆戰場上的道德壓迫。這種壓迫將來應該完全變做敵人的負擔。

但是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完全奪取了敵人作戰的戰術基礎，退卻的時期與敵人企圖重新攻

1 Compiègne 法國城名，濱瓦斯河。一四三〇年奧里昂的女郎在此被捕。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與協約國在孔撒涅森林訂休戰條約。

2 Laon 法國恩河區的首府，一九三一年建爲要塞。

擊的時期愈近爲愈甚。一切都非重新準備不可。並且在某某地帶，因爲有計劃地排除掩蔽和遮護的可能，竟像剝光了一樣。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裏，人已經打算要利用這種長處。一切都靠着極嚴格的祕密。如果我們想一想，一面有六萬五千多工事兵和普通工人應該費四個月之久的工夫建築新的陣地，一面又有許多工兵營應該準備破壞放棄的地帶，那這業已成功的祕密行動，差不多是一個奇蹟。

鋪設了五百公里的鐵道，以便爲新陣地運輸材料。從德國開了一千二百五十次列車，每次有四十輛車子，送材料來。四百五十隻船，每隻滿載着五十萬磅水門汀和細沙，在法國北部運河上航着，以便作三和土的建築物。無窮盡的縱隊和許多兵站部隊，都忙着把一切可用的材料從放棄地帶搬到後面的新戰線上。那些正在休息的戰鬪部隊也應該去幫助。

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這個巨大運動的第一場開始。當戰鬪部隊還在舊陣地裏時，運輸和破壞的事務已在他們背後開始。

戰爭是殘酷的事。這個可憐的着了魔的地帶嘗到了戰爭的全部苦味。一切地方上的東西都

毀壞了，沒有村莊，沒有農家，沒有教堂，沒有房屋，沒有馬路，沒有橋梁，沒有鐵道，沒有森林，沒有果木。一切都應該毀滅。基本原則——盡量造些不便利的條件，使敵人不能住在這塊地帶——要求如此。

居民的最大部分，被送到兵站裏。其餘的被集中在特別處所，以便將那塊地方讓給敵人。德國說，每個吃飯，但對於作戰無用的人，都是一種負擔。罪過是在英國的絕糧封鎖。

一切可動的材料和不可動的材料，只要為軍事目的有用的東西都一齊帶走。家具，教堂的鐘，梁木，金屬器具——一切都由縱隊運到後方去。整個地帶上的東西都根據一種準備極為周密的計劃運動。留下的只是荒野，死的月宮景致。戰爭的無情不認識惻隱之心。

最後接着撤退的是部隊。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的六天之內，他們實行運動。敵人的飛機終於認識了大規模的準備，他們一定算到，德國人要在攻擊開始時纔撤退。實行撤退的事，他們完全沒有知道。等到他們明白時，已經去了許多天了。

當他們發現德國陣地是空了的時候，抱着不安的心情去探索，逡巡地追着。他們還以為是個

大陷穿。他們還同不關重要的德國後衛作戰。一切都按照計劃與預定的時間和距離進行。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意外事件。隊伍在一切安靜與極端精細之下，完成了一件光榮的事業。

在巴坡謨，佩倫和索倫的那邊，索姆之戰的恐怖，在西方天邊沉下去。好像從地獄裏走出來，從新生活的一樣。彈痕，斷片的壕溝，擊破了的坑道，空洞，墓穴——凡是從九個月以來像個夢魔壓在胸口上的東西，都落下去了。

還有人性氣息的一個地方在招誘。那裏有房屋，人在房屋裏安靜度日。那裏還有樹木，在春天它們要開始生長綠葉，裝飾自己。沒有好久就要到這個時候了。那裏有路，有大路，有還種着東西的田野，有園子，有草原，上面生着花的真正的綠色草原。

生命又復蘇了。在塹壕中受罪的人可以再回到地面上來。但願人把那種情形也忘掉！但是假若人不用總是凝視那些場所，一切可以忍受得住。

那後面是一個適當的陣地。它比洛林和服給層森林的陣地還要好，還要舒適，安全，在大戰和

大戰之間，人們半做夢似地在洛林等處陣地裏短住幾星期，纔能恢復戰鬪力。這些新陣地還要好得多，簡直是陣地建築的奇蹟。

在這塊，人不用每夜算着敵方斥候突破鐵絲障礙物，忽然到自己戰線上來。那種可怕的每分鐘都有的緊張都消逝了。人們昏昏沉沉地亂臥在潮濕的彈痕裏，勉強用棚布遮着雨，在飛機的毫無同情的偵察之下，整天麻木地躲着，不能運動，從日落到日出對於進軍路上的不斷的射擊——凡此一切都將要停一次。

以後人不至於總是從那業已很熟，但無人能埋葬的同樣的死人隊伍旁邊走過。荒涼村莊的黑色廢墟，要看不見一個兵士了。籠罩在亞爾伯特·巴坡謨、佩倫和索倫四姊妹城中間那段可呪地帶上的死氣，現在要退卻了。

這是可能的嗎？人應該先從這泥濘底的黑色彈痕中出來，人應該正當地行軍，人應該先看到有草的草原和有窗戶的房屋，然後纔能明白，實際上有這樣一個巨大的變動正在進行。

現在不用在那可憐的備戰棲息所，四個月大戰怒射之後剩留下的棲息所裏受凍，是當翼的

嗎？人應該再在敵人不能看見的，有兩公尺深，鋪着條板柵，兩邊釘有木板的塹壕裏跑嗎？人應該在十公尺深，用淺色木頭做的牆，牆上釘着從國內寄來的明信片的地道裏面坐嗎？角裏燃着一個令人舒服的小火爐，礮火的聲音從來打不進藏在下面的人的耳朵裏，辦得到嗎？快有規則的換班嗎？在下面坑道裏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吸煙嗎？

能夠享受這樣的一些快樂，是幸福極了的事。這是一種轉變，好像地獄與天堂之間的一種轉變一樣。

協約國對於他們臆造的勝利，慶祝了一個星期之久。但是他們的參謀本部已經在切齒痛恨了。德國人對他們做了一次惡作劇。

當英、法兩國社會，等候公佈裝飾一種這樣勝利的巨大俘虜數目和大礮數目，得不到結果的時候，協約在宣傳方面，作了一次大膽的改變。

勝利的空氣被利用了。現在有個更可獎勵的目的在招誘。一陣憎惡，誹謗，無判斷和激怒的浪

潮，洩注到全世界。破壞撤退區域，對於德國隊伍是不得不如是。作戰須要，變成了粗暴的野蠻行隊。政治家，議員，在職的大學教授，軍官同輿論界在一種規定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以便激起本國人民的新的作戰意志。無窮的電報打過大西洋，被美國報紙毫不保留地登載出來，因而使天真爛漫的美國人具有需要的戰爭狂熱。這種恐怖報告的連續速射，更鼓動了中立各國。德國利用它面前的少得可憐的方法，作長篇的統計說明和抗議書。這些東西差不多沒有人注意，在圍着中歐列強的城牆以內就消聲匿跡了。

敵方的憤怒呼聲，也是一種冷靜的計算，像一個參謀本部的作戰計劃一樣。輿論的製造，它那無形的引導以及它供給政府採用的口號等事，在協約那邊，早已集中在老成練達的人手裏。這是一種宣傳作戰，正如一種政治作戰和軍事作戰一樣。

現在應該麻木並轉移社會的視線，使他們不注意陷入的這個極不快的境遇。俄國的革命，因為頭兩月無限制潛艇戰超出一切期待的惡劣效果，以及美國援兵還常是沒有來到，使這種局面糟糕到極點。加之，德軍為戰略撤退，更使西線行將爆發的總攻擊化為烏有。

整個的攻擊計劃，就令還可實行，也必須加以改變。幾星期過去了。反對進攻的一切因素，現在更加擴大增強了。這個計劃的成立，爲要使協約各國一致，政府和軍事一致，不知費了怎樣的辛苦，作了怎樣的奮鬥！

在索姆之戰終了的時候，英國人和法國人還希望，他們在短時期之後，或許在兩個月之後，可以在同一地段繼續作戰。他們打算冬季休息兩個月，就可以補償最近四月來的巨大的材料浪費，可以使隊伍再去攻擊。這種希望最初使他們沒有認出他們決戰的無結果。法國人在凡爾登的成功，足以鞏固他們確信的見解。

但是以後羅馬尼亞中了瘋似地，不可阻止地像一串戰慄的閃光透明似地實行崩潰了。協約對於巴爾幹半島的一切希望，像空中樓閣一樣的坍塌了。薩拉意也不得不結束他在馬其頓的攻勢。俄國的南翼不知不覺地陷於一種嚴重的危險地步。希臘還常是不肯廢它的國王，跟着威尼則 洛斯投入協約懷抱裏，去對中歐列強作戰。

當人在這些變更之下，結算一九一六年的戰事時，就發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法國受了

很大的損失。他軍隊的精華都留在凡爾登前和索姆河畔了。雖然在材料方面，有美國的幫助可以補充，但兵士補充的狀況却屬絕望。全國爲一種徹底的戰爭疲倦所侵襲。宣傳和報章上的長篇大論都不能隱瞞這件事。國會的大多數已經覺得，法國爲了這項共同事業犧牲夠了，現在應該輪到別的人。

意氣銷沈到這般田地，以致政府不得不犧牲那頭兩個戰爭年度的大英雄瑪倫之戰受人崇拜的勝利者，祖國的解放者。霞飛元帥的名譽死於索姆河畔，正如福根海將軍的戰略消滅於凡爾登前一樣。

德國在它極困難的時候，相信松山的勝利者，東方的救星，現在法國緊靠着少年將軍倪維爾的發展極速的聲望，他是法國第二路軍總指揮員當的繼任者，曾在凡爾登前把德軍的怒攻化爲反面的人物。一種燦爛的威光圍着倪維爾的頭。人們看到他年富力強，具有熱情和神聖的靈感。或許沒有別的人能夠把這受傷死了一半，倦於作戰的法國，召集起來作一次規模更爲宏大的集

團突擊。貝當於凡爾登危險的頭幾天，擔任防禦，保全了那座城市，以後人叫他做法國中等集團軍的司令，現在抱怨地站在旁邊。他期望做總司令。

當倪維爾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接任時，政府內和軍隊中一大部的悲觀氣象，都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礎。他要求作一次新攻擊，一切重要人物都覺得是鞭子一樣的打擊。政府對於這種攻擊的可能性根本懷疑。他們的意見，以為人應該等候美國現役軍的參戰。在美國參戰以前，他們只要作純粹的防禦。

倪維爾指着潛艇戰，指着俄國的不日崩潰。他算給政府看，如果法國不作一次極度的努力，那法國就要失敗。政府服從他的比較堅固的意志。它照辦，但是不熱心，對於事業沒有信仰。

貝當將軍和索姆河畔的總指揮福煦將軍都表示疑惑。他們以為倪維爾要以一次「大打擊」來代替直到現在的持久戰和材料戰的理論是一種妄想。當政府聽到這般迭立戰功的專家的意見時，又從新憂慮起來。英軍總司令海格元帥，當時已經一心想到大攻西福郎登的德國潛艇。

4 Haig (1861—1928)

根據地，對於倪維爾在法軍正面中部的企圖根本就不贊成。他用一種客氣而堅韌的頑強態度去反對。雖然如此，他終於屈服，但是他只抱着半個心腸去幹。當他在阿爾托阿進攻時，他的心思已經在福郎登了。

然後來了西格弗軍的退卻⁵，撤去了倪維爾計劃的基礎。如果他還要堅持他的『大打擊』，只有在阿拉斯的北方和索阿松的南方正面，方有討論的餘地。一切都應該在最短期間改編。俄國的劇變更需要迅速地行動。使德人在俄國不能採取軍事行動。

倪維爾戰勝了一切反對。各界的人都說這是不幸，他毫不顧忌。他咬着牙齒，下令給那些與他爲消極抵抗的人們。他逼着海格參加，並與他本國政府作一種激烈的戰鬥。在他的『大打擊』開始的前幾天，他還很激烈地向他那動搖的政府發了一回皮氣。在孔撒涅最高軍事會議上——內閣趕快跑來，爲得在最後一分鐘，再把他們的疑慮表示一次——他驕傲地要求辭職。

⁵ Siegfried = Rückzug

德軍縮短戰線時在索姆陣地後面，從聖昆丁到那城建築的戰線，叫做西格弗里戰線，亦稱

與登堡戰線。這裏的『西格弗里的退却』即指退至西格弗里戰線而言。

他叫道：『我應該服從的人和應該服從我的人，都不對我的忙！』
政府沒有罷免他的勇氣。

因為把西方戰線縮短到阿拉斯和索阿松之間，德國在這區域內的第一路軍的總指揮一職，就空出來了。最高統帥部把這路總指揮插到德皇太子集團軍裏面，繫在香賓。法國人和英國人規模宏大的攻擊準備，業已查明出來，是在里爾，阿拉斯，索阿松，雷姆斯和阿爾良森林之間的整個正面上，幾乎毫無空隙，也需要推進若干部隊。從因西格弗里退卻而節省下來十師人，有幾師到香賓，其他仍留在原有地段，作預備隊用。

完全退到西格弗里陣地之後，西線分爲三個集團軍。巴燕太子魯卜勒悉特集團軍，從北海直到拉費爾。屬於他的有第四路軍（西克斯特·馮·阿明）第六路軍（法爾肯豪森）將

6 Sixt von Arnim

7 von Falkenhansen (1844—) 一九一七年任比利時總督。

軍) 第二路軍(馬尉慈將軍) 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從聖昆丁直到凡爾登。他包有第七路軍(柏恩⁸) 第一路軍(夫利慈·馮·柏羅⁹) 第三路軍(愛勒姆¹⁰) 和第五路軍(卡爾維次) 從凡爾登到瑞士邊境，繫着符騰堡公爵阿布勒喜特的集團軍，含有丙、甲、乙三個支軍。

敵人要在里爾與阿爾森林正面上的那一塊舉行主要攻擊，是很難說的。所能確定的，只是在阿拉斯和索阿松之間的區域，暫時不致於受攻擊。協約需要幾個星期，纔能在這個剃光了的地帶，作一種材料戰的進軍。但我們不得希望，他們要遲很久纔來進攻。因為他們是在很危急的當兒，非速戰不可。

最高統帥部算着敵方停止對中部的攻擊之後，將對兩側舉行攻擊，是不錯的。換句話即英人

8 von Boehn

9 Fritz von Below (1853—1818)

10 von Einem (1853—)

在阿拉斯前進攻，法人在索阿松和阿爾貝森林中間進攻。法國人因為他們要攻擊的地方大大擴張，不要在中間雷姆斯地方進攻，也被人料到了。

用新戰鬪法改練德國軍隊是否成功，這種方法自身是否可用，人對於國內工業界所要求的極大的努力，在緊急時候是否夠用，現在都應該表現出來。

部隊的最大部分，在冬季都得到了長時期的休息，所謂休息，只是他們練習了並學得了新的戰鬪方法。參謀將校和部隊將校都進過了特別訓練班。部隊要帶三倍的機關槍，迫擊砲，多帶大砲都實行了。衝鋒營都在備戰，訓練得極好，由堅決果敢的人們組織而成。大本營直轄砲隊，集中在受迫脅的地段後面，可以在最短期間供用。陣地師認識他們在防禦中的新任務。陣地的自身也依照新的原則完全改造。預備師紮在陣地師後面準備着，直到連以下都有反攻的義務。

空中戰鬪力的大為增強，第一次——至少在主要戰鬪地點上——鞏固德國在空中的優勢，給了盟軍一種安心和有希望的感覺。尤其超越的是訓練了驅逐機連。那戰死得太早的波爾

刻口上尉把他的精神和技術遺留給他們做遺產。在他學生中嶄露頭角的以曼夫累德·馮·李希霍芬¹²為第一。

敵隊不用節省榴彈了。試驗過許多次的封鎖射擊，百發百中，十分正確。當前線步兵看到，敵人也接受了與他自己相差不多的榴彈，心地該是怎樣地輕鬆。

但最重要的問題是——隊伍在感覺方面也明白了新的防禦戰術的意義嗎？人叫兵士做過去一切戰術原則的反面：『你不得在前線作戰，應在前線的周圍作戰。在敵人大舉進攻時，用靈敏的退讓方法離開前地，退到老後面的主要抵抗線上。你應該躲避前面射擊地帶上來消滅你的彈雨——這並不是為得放棄這些地帶，卻是為得在反攻時去奪回它。』這不是有很大的危險嗎？

11 Boelcke (19.5.1891—28.10.1916) 德國戰國飛機師，空中戰術的開山大師，曾擊落敵機四十架，墮機而死者有

戰地書簡。

12 Manfred von Richthofen (2.5.1892—21.4.1918) 李氏常乘『紅色戰國飛機』為各個戰國中的驅逐飛行

家，曾擊落敵機八十一架，又為戰國機連和戰國機營的領袖。(劍李希霍芬戰國機營後由現任導魯士國務總理兼航空部長

戈林 Göring, 1893— 率領。)一九三三年德人在什淮德尼茲 (Schweidnitz) 設李希霍芬博物院紀念他。

在這個使兵士以退卻爲義務，然後再令他重新衝入漩渦之中的基本原則中含有一種巨大的道德要求。

而且還不止此。因爲在深遠的地帶上，將防禦點分做棋盤的模樣，所以把從前的直線，化爲零星的小據點。人故意逢迎大戰中的危險傾向，把共同動作分爲各個動作。人把領導的抵抗力，分在許多的小點上，因爲按照經驗，這些小點在連續速射的時候都是孤立的。要各個兵士有從前連長和營長的指揮能力的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道德要求。

還有第三項。人叫準備作戰的兵士，預備隊和加入師中業已來到供用的各部分，都作『自動的反攻』。這就是說，他們不得等着候上司下了攻擊令方纔進攻。只要他們自己一看到，敵人佔據了前面的陣地帶，陣地部隊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把敵人驅逐出去時，他們就應該在預先規定的方向進攻。這除開道德要求之外，還具有同樣重大的戰術意義的要求。認識關係極爲重要的那一正當剎那，全靠下級指揮官的理解力，如果他的舉動錯誤，那就是把他隊伍和他自己的生命作孤注的一擲，而且要危及反攻的成功。

故意把戰爭化為各個意志與各個活動，與材料戰中的分散戰鬪的動作恰相適合。人逢迎這種動作的原因，特別在減少損失。去年那種極慘的犧牲，不得令它重演。有防禦經驗的士兵材料，已經弄得非常之少，非絕對節省不可。無論如何都得保持他們。一切都與他的質有關係，普通多量的積體，是不關重要的。他是作戰的最可寶貴的財產，民族抵抗意志的最後的表現。他是不可賄補的。全部戰時生產，國內的全部工作，各政治家，各官署，各參謀處，各鐵路，各兵站，各野戰病院的整個工作——總而言之，凡屬在進行的一切，最後都只是為這個目標服役；使這種防禦兵士在適當的時候，適當地使用他的機關槍。假若他不做這，或者他不能這樣做，那其餘的一切都要壞了。戰事就失敗了。

* * *
 一九一七年的兵士與一九一四年的兵士完全不同。

三年的戰事把兵士的裏裏外外都完全改變了。凡爾登和索姆把它們的圖章烙在他心靈中了。

他不成隊地的衝鋒了，他不照規定的運動跪下了。他沒有『密集靠攏』、『方向』、『前行兵』、『中間地』和『距離』的觀念了。他只是在兵站裏安靜休息的時候還用得着操典。假若長官和部下在那裏把食指和中指的第三節放在帽子旁邊練習行禮時，他們自己都覺得好笑。他們用善意的怠忽去作，因為從前有這種規定，間或心裏也有些憤怒。

從前德國的兵士，當戰事緊急衝鋒的時候，即在『躍起，前進，前進』與『臥下』口號之間，不顧性命，誓忠祖國，跑過草地和山坡，在揚起指揮刀的連長後面二十公尺的地方，努力作戰，現在卻疲倦得不能那樣了。人聽不到喇叭信號的聲音了，不吹集合號了。如果他有時還咆哮地喊一聲喇叭，那是沙沙可怕的，因為神經過度刺激，一切精力猝然團聚而流露的獵人叫聲，從彈痕到彈痕，在敵人面前表示一下罷了。

他是一個奇怪人物，一聲不響，一成幾天用冷淡的樣子抵當礮火。他的制服和他所繫住的地上的土，差不多沒有分別。它已用大針脚補過了十次，破爛了，褪色了。他得不到一套新的，他沒有好名的心去要了。一個人穿着靴子，一個人穿着紐靴，繫着裹腿。頭上戴着鋼盔，在它那灰色的鐘形

下，伏着長着鬍子苗的慘白的面孔，如同在一朵黑暗的陰影下一樣。

他制服的領口做着槍的光亮部分，有一塊帆布包着，用皮帶掛在肩上，像獵人一樣，和獵夫一樣。手裏拿着一根粗糙竹根棍，紐上掛着麵包袋和軍用水瓶。麵包袋裏一塊醃肉，一方麵包，一個白鐵盒子裝着人造蜂蜜或豬油鹽，最近從國內寄來的野戰郵片，彈藥筒和一枝鉛筆。軍用水瓶裏面輪流地裝着大麥茶或邊着軍用下等燒酒和懸鉤子葉做的茶。

麵包袋旁邊掛着有皮鞘的一把短刀。以後鞘子是用鋁做的，沒有皮了。他肩上有根帶子掛着一個奇怪的壺，像一個植物採集箱。又像一個罐頭盒。這是他從不放在屋裏的防毒面具。他知道它有什末用處。

他也有特殊嗜好。一個人刻東西，一個人打紙牌，又一個人收集藥箋。但是他最喜歡的東西是香烟。人在見面和離別的時都給根紙烟，更作鼓勵、感謝或同情之用。軍官把它給部下，如果軍官沒有紙烟時，部下也孝敬他一根。未婚妻把紙烟寄給未婚夫的朋友，母親寄給兒子的戰友，上尉夫人寄給上尉的隨從兵，工廠廠主寄給他在戰場的雇員。紙烟比握手好。菓子醬和肉屑血香腸可以放

棄，但紙烟卻不放棄。

嘴唇蒼白，面孔沒有血色，躺在壕溝裏面的傷兵，人自然把紙烟插到他的牙齒當中。如果他已經不能說話了，那紙烟的微火，足以表示他內部還有生氣。俘虜要使押解他的人高興，就趕快獻出他所有的紙烟。在攻擊的前一分鐘，拂曉的時候，如果人站在塹壕裏，覺得有些冷，而且沒有興味說話，就再吸一根紙烟。人把手拱在火上，免得被人看見。如果以後那輕輕動搖，十分慎重發展的，表示要開始的光彈上升時，人把香烟頭向槍上壓熄，插到胸口袋裏。沒有吸完的香烟不知有幾多。

兵士喜歡國內寄來的信。假若他看，大半只看頭幾行便夠了。總是一樣的叫苦。麵包額小了，拿着陽芋券等幾點鐘，什末都得不到，兩星期來家裏已經沒有一公分的糖了。小孩生病，因為沒有煤了，不足為怪。內兄在俄國失蹤了，他有六個小孩，一個身體虛弱的女人。鄰家年輕的小夥子，在彈藥廠賺着一筆好錢，吸頂貴的香烟，說些無廉恥的話，笑那些在外面任人粉身碎骨的笨貨。到底在什末時光議和呢？新近在一次集會中有個人說，因為德國人總是打勝仗，所以沒有講和。因此別的民族不得不再繼續作戰，雖然他們自己也願意講和。

和平——人怎樣知道，而且這於一個兵士有什末關係呢？連長不能講和，庖廚下士不能，上士也不能夠。還有人知道應該怎樣辦呢？常是這樣下去，最好是一概都不要細想。

三天在陣地裏，三天在備戰所，三天在預備隊裏——然後又在陣地中瓜代。作了一回斥候，被榴彈破片打死了三個，自己的手榴彈打死了一個。傷了六個，捉了一個俘虜。殲滅射擊。夜裏射了三個小時毒氣。早晨有兩次阻止射擊，爲什末，沒有人知道。很早的時候上面有飛機戰。一架飛機像一把燃着的瀝青火把直落下來。下午，有個完全命中彈落在鄰連的掩蔽部上。人們太吃虧了。他們好像一羣神經錯亂的人坐在塹壕裏，什末事都不管。晚上還有一次阻止射擊。夜裏送飯的來。作了兩小時的光彈哨，快到早晨的時候，當傳令兵到營部去。從連長手裏得到了兩根香烟，是很壞的草做的。

和平嗎？不要想，想到沒有意思。

* * * * *

有一天連續速射不斷地打來。

一切都按次破壞。塹壕，掩蔽部，障礙物。一切都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建造，幾小時之內就被搗碎。

了。今天輪到這個坑道，明天那個坑道，正如偶然要這樣一般。本夜打死送飯的，明夜破了隔壁的機關槍巢。第三夜打死連長同他的整個連部。今天本連地區上還有六十隻槍。天明只有四十隻。後天只有二十隻——以後呢？如果他們來攻，或許還有一根機關槍射擊，或許一根也沒有。或許還有幾個人可以到主要抵抗線上，傳遞消息——或許一個也沒有。

幾天之後，這地方就成了步兵戰要開始時應有的模樣：彈痕，彈痕，彈痕。

連續速射還瘋狂地發作了一次。還活着的人，靠從朦朧意識中醒覺的一種本能，就覺得今天敵人終於要進攻了。

這是按照固定秩序進行的。最先突起的是移動彈幕射擊。好像忽然有一隻無形的手把一切都掃光了，好像地一下移動了幾百公尺，在鐵似的狂旋風之下滑下去一樣。一剎那就發生了。

這一剎那便是信號。

敵人已經同信號一路來了。一種緊張佈滿原野。從紛亂彈雨中，這裏和那裏，突出幾個燒得漆黑，餓得半死，狼狽不堪的人來，組成一股勢力。大地從坍塌了的坑道裏，破壞了的塹壕裏，巨大的彈

痕裏把他們吐出來。奇怪的穴居人。他們抱着憤恨和歡欣，互相認識之後，走過彈痕去。

於是去工作。

機關槍已經放在彈痕邊上了。到處都在塔克塔克地響着，是一種稀薄，紛亂，破碎的斷續音調。細微的聲音，橫衝直撞。這裏發生一種野蠻，一種暴躁，一種狂熱，這種狂熱原來蓄積在前幾天的遲鈍感覺裏，是令人幾乎不相信的事。

當這裏和那裏戰事依照彈痕地帶的定律，團聚在零星的各點周圍時，備戰隊已經從後面衝出來。自動的反攻差不多在同一剎那內開始，正如攻擊一樣。小組都來了，攻到彈痕裏去。軍官帶着附近的幾個人，獨自去反攻。人看着他們跳過防線界，像一種傀儡戲中掙扎的人物。

白色的手榴彈烟燃着。響亮的炸彈跟着來。到處都在唧唧的叫，好像尖細的貓聲，天邊彈痕地帶上佈着一層看不見的網，單獨和成羣的子彈，從各方面來。那是機關槍和步槍的子彈。中間站着那鈍視的，在最近一剎那突然嘩喇着地的榴彈曳烟痕，好像黑色的鳥，大而喧嘩地跳到壕的斜面上。

他們慢慢地爬着走。他們分成小組。他們從這邊和那邊不可見的泉源中增加。他們作成長行。他們互相追逐。他們破聲地吶喊，在狂熱的過度緊張中站着自由射擊。在手榴彈還沒有擊發之前，他們怒視而笑。他們蹲在一個彈痕的廢墟中，點着一根香烟。一切都很活潑，一切都是高度緊張與紛亂。

那假在亂七八糟之中疾速而興奮跑進的死神，沒有人注意它。沒有子彈打中它。就令它撞着一個兵士的腿，兵士不得不跌倒到彈痕裏，他還是看不見它。它在朋友和敵人之間毫無區別地跑來跑去，它的運動是不可思議的，無聲無臭令人害怕。它在這裏打倒了蹲在一個彈痕裏的一整組。它跳到一個兵士的頸邊，抓着咽喉——他就倒下了。它因為吸了血，完全瘋了，簡直不知道應該先擊誰。

沒有人看見它，沒有人在這個紛亂中想着它——但他卻是主要人物，戰場上沒有生命，無聲無臭的主宰者。

在這塊大戰中的兵士，是經驗與本能的總和，最新式戰場的專家，他熟悉這塊的一切人和技術的現象，正如小學一年生熟悉小的九位表一樣。他過着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現在的生活與平時的生活的區別之大，好比從地上忽然到了月宮一樣大。

他認識一切。他的耳朵本能地試驗聲音。他懂得發射，隆隆而來與擊中。他從放機關槍時水與土昇騰的狀況中，偵察敵人。他雖然不能看見，但他覺得左右有什末事情。

他的鼻子能辨別戰場上的一切氣味，氮的氣味，加斯氣味，火藥氣味，尸體氣味，和其中的一切變化。他放一塊白布在彈痕裏與步兵飛機合作。他在戰爭喧囂之中，用發火信號，紅的，綠的，黃的，單筒的，分裂的，葡萄串形的，一次的和再四的，向敵隊說明一切。他要求他們獨立地作阻止射擊，殲滅射擊，側面射擊，火力向前移動，向後移動。許多礮兵連都注意他在前面所作的記號。因為他是戰場上的長官。他管理一切。

他懂得通信機關和戰事愈是單簡，則愈為困難的連絡。他認得軍用鴿，回光通信器材，地中無線電機，電話和傳令犬，並且知道最後一切都與他自己，與他本人的腿有關係。

他能夠用重的和輕的機關槍，追擊敵和擲彈筒射擊。至於手榴彈和那與他日常麵包相似的步伐更不用說了。他熟悉狙擊敵和飛機炸彈。他能夠辨別七公分半到四十二公分各種口徑的敵平射和曲射。他仔細把炸碎了的敵人榴彈帶一看，便馬上知道那敵是英國海軍敵，法國的短管敵或美國的長身敵。他精通那極度敏感的爆裂榴彈，這種榴彈極平地飛來，打開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彈痕，但是它的爆炸效力卻特別可怕。他知道敵人在什末時候放重敵彈搗毀坑道，這種敵彈先穿到地裏面去，然後在地下嚙嚙地炸裂。那從空中十分快樂地旋轉而來，炸裂時發生一種極惡的轟聲的重爆炸彈，他也一樣熟悉，正如爲兒童玩具預備的小爆炸彈一樣。

他有地中坑道戰的經驗，上上下下許多平行坑道層，橫交通坑道，起居坑道，戰鬥坑道。他知道什末時候是炸毀敵方坑道的時候，什末時候是應該離開免得自己被搗碎的時候。他明白工兵的竊話器具和測量儀器。他能夠安置一種專家做的坑道架，和礦夫一樣。

在二十公尺的地方上作對壕戰，與在肩牆和坑道入口周圍的戰爭完全不同。他認識衝鋒隊的事務，知道怎樣肅清並封鎖塹壕。他適宜於做手榴彈的遠擲者，近擲者，步兵射手，坑道肅清者和

後方的警戒者。

他已經知道怎樣可以攻擊坦克——大戰中最新式的恐怖怪物，戰場材料化的精華。他能夠分別強大和弱小的坦克，認識它們的死角，他們輪帶的弱點，裝甲的分配。他知道，人用鋼心彈藥和對付坦克的槍——這種槍的大小與中古時代傭兵所用的差不多，要兩個人去伺候它——一定可以攻它。但是假若手邊有一尊推進的野礮，對這種大型臭蟲直接射擊，燒着它的皮，那就最爲穩妥。

什末東西他不認識呢？沒有什末使他驚訝的事物了。死神都不能叫他張皇失措。他離它太近了，他同它有行止坐臥都不分開的關係，正如同他每個戰友和他們相互的關係一樣。他是否受了重傷非回國治療不可，集團葬，單獨葬，葬在兵站病院旁邊的名譽墓地上，或者在前線某某彈痕地帶腐爛了，掩埋三次再曝露三次——都同平時一樣。頂好是不想到這一層。

在這第三個作戰年度的兵士，這個沉靜的，壞於污穢之中的，忘記了任何歡欣的兵士，有時候成爲一半孩子氣，一半張皇失措的可笑的人——他如果請假回國，幾乎不知道怎樣辦纔好，直到

他再來前線與別的兵士在一起時，纔能安心——一切，一切，一切都靠着牠。

大試驗就在目前。凡是可以發現的事都發現了。在雪蔽的塹壕之後，毫無休息地做了一個冬季的工，春季到了，來了一陣空前的衝鋒，幾星期內撞過西線。

根據預測的計算，英國人和法國人一共有五路大軍來攻擊，即九十師休息過的兵。準備的礮有九千多尊。第一次有幾百坦克滾到戰線，爲得表示集團攻擊的重量。飛機有幾千架。

這一切都像一陣廣大的雷雲，聚積在阿拉斯與阿爾良森林之間。已經在打閃。熱鬧的緊張升騰到不可忍耐。好像一陣痙攣發作，在地上伸彈，蹬踏，帶着鏈子響，在這裏和那裏吐出火焰。

這個有清涼的月夜，銀色的錦雲，整日天朗氣清的春天，叫人無疑無慮地非常舒服。正如一隻鴉，落在礮身上，唱它的小歌。花似乎要早些時開放。

它們沒有得到機會。

在跳舞的前幾天，德國衝鋒隊在恩河附近巡邏，尋着了一道法國的軍令，說明全部攻擊的時

間，方式，範圍和目標。

這時候在阿拉斯附近英軍防區內已經開火了。

這是四月九日，耶穌復活節的星期一，有笑迷迷的日光。

第二十二章 二個春季戰爭

英國礮火密集在北方耶斯和南方部爾庫爾之間，阿拉斯的兩旁，正面寬度總計爲三十公里，有一星期之久。

一九一七年耶穌復活節的星期一，朝晨很早的幾小時，四千尊大礮當中的火風從礮管中衝出來怒號。夜裏向德國後方陣地和礮臺上施放沉重的加斯。

太陽還沒有到天上，但是一切都是天朗氣清的春日的表示。

戰線的北部在有名的羅累托山這面，中部經過屢次受苦的阿拉斯的附近，南部流入新的西格弗里德地裏，都在礮彈之下震動。灰色的霧氣籠罩在它的上面。已經來了幾百架飛機。它那敏捷的身軀在空中戰的亂跳之中發光。

F. Bulleourt

德軍的指揮是可靠的。人們信仰新的防禦戰術。

但新的防禦戰術是什末呢？

人從前面聽到的最後消息，是步兵攻擊似乎馬上就要開始。人已經查出來有了坦克。敵人的飛機一直飛下來緊挨着地上。這是早晨快到七點鐘的時光。

事實上也有幾個光彈升上去，要求作阻止射擊。然後是材料戰混亂中可怕的寂靜。

在驅逐機營掩護之下，向前深飛的步兵飛機師報告，說他們在前面戰鬪地帶看見了敵人的強大部隊。坦克慢慢地朝前爬。

各師部都很鎮定。德軍各連根據新的方法，都退到主要抵抗線上。他們現在將要舉行反攻。

連續速射仍隆隆地響，毫不減少。很不舒服的是，德國砲隊不知道在這一剎那中，前線在什末地方。他們不能一同反攻，只得在原有的中間地上作阻止射擊。

飛機師報告，敵方部隊在許多地方已經越過了主要抵抗線。據他們可以觀察得到的是，敵人不能決定應該再取什末態度。敵方自己的移動彈幕射擊離他們的兵士太遠了。但奇怪的是，他們

顯然沒有遇見步兵的抵抗。

反攻在什末地方舉行呢？

礮兵司令報告各個礮兵連的損失。英國人到了德國礮兵陣地裏。德國的步兵在哪裏呢？

步兵戰開始三小時之後，情形纔漸漸明白。

糟糕夠了。多數旅長報告，實際上他們手中什末都沒有了。備戰兵和預備隊，已於大清早一攻擊之後，就用着去反攻了。現在早已沒有反攻的事了。他們應該在敵人慢慢前進的移動彈幕射擊之中進展。彈幕射擊在他們上面過去，把一切都打碎了。自是以來，人就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但是人可以算出來，他們的下落如何——不然英國人怎樣來到德國礮兵陣地裏呢？

從半夜起加入各師已經得了警報。自攻擊開始以來，他們已經集合向戰場前進。在他們到步兵線上能夠組成頭，幾個梯隊時，還去了幾點鐘。這就是所謂在戰線上什末都沒有的時候。人在到團部司令所和旅部司令所，可以看到英國坦克衝直撞地在攻擊地上走。礮隊損失的報告逐漸增加。

英國人如此之頑固，該是怎樣的好處。假若他們捉住了機會，他們就可以毫無阻礙地，把槍放在肩上，走過那自己不吉地張着的洞。他們努力突破——但在他們突破的地方，他們任什末都不能做。

陣地師急急地搜索它最後的兵士，工兵連，迫擊礮手，大礮手，輜重廠和新兵補充署的人。團長帶着他的傳令兵，參謀官和隨從兵在前線上奮鬥。有些礮兵連打算把他的繫駕搬來，以便救出大礮。別的把礮身炸了，把門機部帶着。

坦克嗶喇嗶喇地來去。

中午的情形是這樣，是可怕，可怕的幾小時。直到總指揮部，集團軍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都急急地工作。沒有人能夠說，以後幾點鐘將發生什末事。人應該堅定地看實際的情形。

英國人還是慢慢地。他們究竟想着什末呢？他們不能改變場所。他們現在還應遵守他們早晨在完全不同的狀況之下所得到的命令。他們的下級指揮官不能自動，對於新形勢沒有了解。他們都到彈痕裏佈置，等着德國的加入師來到戰場。他們好像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是攻擊者。

終於到了下午！

加入師都來了。一切的人都放心了。如果以前人在沉悶的緊張中等着，現在就急於要知道那可見的結果。高級司令部不能充分回答這些再三再四的詢問；爲什末這件事還沒有發生，爲什末那一點還沒有達到，爲什末這塊的進行停頓，那塊進行得太慢。

前面的情形完全不同。隊伍已經進行得很遠了。他們從半夜就動身，現在是下午了。行軍灶留在後面。沒有時間與陣地部隊爲必須的聯絡。原有的師部砲隊不知道戰線上的損失。在這個時間內沒有人認得它。

因此，那走疲乏了的步兵，沒有專家的命令，沒有充分的砲兵準備，只得去對付那業已深入德軍陣地系統的敵人。英軍的阻止射擊作成一個鐘形幾乎毫無空隙。步兵只得被人克服。損失異常重大。以後人又遇到在這時期中已有堅固佈置的敵人，他們有有組織的命令聯絡，又與他們的砲合作，而且德軍的砲火地位錯了，幾乎不會與他們接觸。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人幾乎什末事都不能做。快到晚間，新來的部隊一個一個地報告，說他們

因爲損失太大，不得不停止繼續前進。他們也曾經作戰，許多地方也有結果。但是當天氣快要黑英國步兵從新作統一的集團攻擊時，人因爲能夠保持已達到的新戰線，就很高興。

各級司令部通夜都忙着組織抵抗的事。新的礮隊走入陣地，採取射擊姿勢。新的步兵也插入了。

使這一切都互相聯絡，使那在黑暗和礮火中完全弄得亂七八糟，不認識地方，與後方沒有聯絡的兵士，各歸本連，是一件徒勞而無功的工作。人找人。沒有人知道他在那段地區。軍官有各種部隊的兵士在周圍。許多人都這樣疲乏，他們毫無感覺，像活死人一樣，躺在各洞裏，對於什末事都不理會。更想不到一種有秩序的給養。誰去拿飯，給誰拿，向誰拿，在什末地方拿，什末時候拿呢？

人在可能範圍內，都自己想辦法。應該去拿飯來。如果一到拂曉時，就要開始新攻擊的礮火準備了。

這時候究竟是幾點鐘？損失怎樣？新營部在哪裏？是否有看護隊來救這些亂臥着的許多傷兵？傷兵想道，我們自己的礮隊是否曉得我們躺在這裏，在明朝人們要求作第一陣阻止射擊時，不向

我們射擊？是否有鋼心彈藥來，去對付我們等着的坦克？誰曉得在哪裏弄得到水裝到機關槍的冷卻廂裏？機關槍的保彈帶太少了——人在哪裏找得着新的呢？誰有光彈？誰有向飛機做記號的布？誰知道，最近的英國人大約紮在哪一方？

成百的問題。個個都同樣重要。明天朝晨的一切與各個問題都有關係。

一個悲哀的日子，實施新防禦方法的第一天。

英國人只突擊了一次，便衝過德軍的前地，衝過主要抵抗線，深入敵兵陣地。德軍在阿拉斯兩旁，二十公里寬的地面上，失掉了六公里深的地方。所可惜的是差不多裏面的東西都失掉了。攻擊者的損失一定嚴重。防禦者的損失更是大得可怕。

巨大的全部損失以後纔查出來。被敵人佔領區域的障地師，平均損失了戰鬥力的四分之三。個個都被消滅了。損失的俘虜有一萬，大礮有二百尊，多得可怕。

原因在什末地方呢？新的抵抗方法是錯了嗎？或者是用錯了很難分別。但是人應該馬上弄個

明白。法國在索阿松和阿爾良森林中間的陣地，已經在開始發抖。我們手中有法國軍隊的命令，知道還要過幾天纔來進攻。

人應該放棄這種新方法嗎？最高統帥部應該不顧損失，下一道普遍命令，恢復強頑抵抗的舊戰術嗎？這就是說，在最後一刹那把一種渺茫的不安給隊伍，奪去他們對於統帥和自己武器的信仰。但是無論如何，非預防前事的重演不可。德軍正面是經不起這樣的兩次損失的。

不久就查出原因是在什末地方了。至少大概，在什末地方。執行防禦的各師兵士，不曾努力充分應用新方法的各種原則。各地方的高級指揮還不曾完全脫離從前業已習慣了的防禦原則。產生了一個雜種，一個戰術的畸形物。前面一切都擠得太密，後面的距離太大。全部步兵抵抗力都密擠在前線和主要抵抗線之間。正如應該期待的一樣，他們被劇烈的砲火擊碎了。新戰術所要求的局部反攻不曾從射擊甚少的區域中向前進行，卻應該在礮擊最烈的地帶發展。野戰礮的大部分來得太近，同樣為移動彈幕射擊打碎了。加入各師又配備得太遠，直到敵軍在掠得的地方業已佈置完畢之後，纔能使用他們。

事情便是這樣弄出來的。幸而指揮者沒有失掉神經，不會下任何倉卒的命令。如果不然，或許還要得惡劣的報應。情勢如此緊張，已經夠了。

第二天就可以說，難關已經渡過了。

部隊都習慣了。初次的恐怖已經勝過了。昨天的痛苦經驗，是一種冷酷的訓練。英國人無論在什末地方都不能繼續前進。他們用各個攻擊去試試他們的運氣，都被擊退了。但戰事並未因此了結，也不會得勝。

德國指揮部在這一天，對於防禦器具又能夠緊緊地把握了，以致能夠把英國人從幾個特別令人不快的突入地方驅逐出去。這種攻擊在鎮靜方式中表示德軍部隊的打擊力。

敵人的退路被居高臨下的機關槍，迫擊砲和推進的野砲遮斷了。這時候步兵衝鋒隊朝前突進深入，向左右工作，互相追逐。英國人獲得了許多俘虜和機關槍。

第三天，四月十一日，英國人開始重新作集團攻擊。德國兵士再不害怕了。第一次實行對於坦

克的系統防禦。沉着的狙擊兵讓那些怪物爬到一百公尺以內，然後用他們的鋼心彈藥的連續轟擊去注射它們。

在攻擊地的南部一個師團的地區內，有七架坦克因爲直接礮擊而完結。在那塊從事攻擊的坦克有十二架，能夠逃脫的只有三架。

在阿拉斯附近的英人攻擊，在德國機關槍射擊之下變成了一種狂怒的退潮。退卻者和緊迫的攻潮組成一個密密的集團，爲德國集中的礮火所打入。損失異常重大。

中午，在阿拉斯到喀姆布來的大路上，有英國騎兵出現，使德國步兵驚訝得沒有止境。他們在那邊以爲突破業已成功——殊不知要早兩天纔可以。騎兵都高高地坐在馬上，展開作戰，向前進攻，以爲前面只有幾個德國落伍的兵。一刻鐘之後，一切都完結了。騎兵像潮一樣の後退。人馬紛亂。

在阿拉斯以北抵禦者的武力沒有幾多的幸運。維密³高地在變化甚多的戰鬪之後失去了。因為在四月九日重大損失之後，人不得不極力節省預備隊，放棄了大規模的反攻。維密高地的失去，使人非在左右後退不可。

爲了不要自己陷於危險的不定狀態，第六路軍於四月十二日的夜裏，佔領了一個陣地，那陣地在西邊圍着郎斯成個半圓形，然後經過阿爾洛，羅，和摩喜·勒·卜洛⁴到部爾庫爾。英國人把德軍陣地從阿拉斯擠退了約十公里，並且使它受了重大損失。但是他們在戰略上不能有什未獲得。

達格拉斯·海格爵士以爲他現在已經盡了他的職務。他根本就不高興在阿拉斯區域進攻。只是因爲倪維爾的壓迫，他纔決心去做。他自來都瞧着福郎登。英國海軍部和倫敦內閣痛恨潛艇戰的破壞結果。海格元帥是個堅忍沉着，不撓不屈的人物。

3 Viemy 村名，在阿拉斯北，郎斯南。

4 Arleux, Roeux und Monthy le Preux 各地均在阿拉斯之東，自北而南成一直線。

英國人從冬天以來就在準備攻擊德國潛艇根據地的事。當英軍在阿爾托阿攻擊的時候，達格拉斯爵士只想着福郎登。他在這塊下面不多用一個榴彈和一個兵士，免得以後他在上面打他的仗時感得缺乏。他於四月十四日簡單決定地宣言道：『夠了。我的部隊要休息。但願法國人去試試，看他們有什麼結果。』

當海格元帥已經慢慢開始向北推動他的攻擊器具時，倪維爾正擬從事輸入在索阿松和阿爾貝森林中間由他深思熟慮出來的大收穫。倪維爾這個人，他本國政府覺得他可怕，他手下的將官對於他大都疑惑嘲笑，兩星期之後他的兵士叫他做吸血的人。

法軍總司令部要用盡全力在三個地方作戰。當海格元帥要結束的時候，倪維爾又教他去做一項別樣的事。不列顛人又只得降服一次，以免危及協約作戰的一致。他沒有辦法只得答應，只要倪維爾——現在用與以前相反的方法——在法軍正面牽制德軍預備隊，他就第二次從阿拉斯向杜亞進攻。

法國人自己的進攻，分兩方面舉行。一面由恩河區出發向北攻郎，一面從香賓的中部攻累泰。

爾。假如德軍正面在這三個地方被擊碎了，協約軍達到了杜亞、郎和累泰爾，於是就可以開始倪維爾所努力的戰事的最後一幕，大運動戰了。

倪維爾集聚了五十三師人，五千三百尊大礮和八十乘坦克。備用的榴彈有一千萬。分發的手榴彈有五百萬，步槍子彈有一億七千萬。攻擊正面有七十公里寬，從索阿松地方的拉浮，直到賓中部的蘇哀恩，雷姆斯角不在內。

在阿拉斯開始步兵戰的那一天，這塊也作準備射擊。巨大機器的各個輪子，都用它們的鋼齒互相咬合，協力工作。

倪維爾叫人射擊了一星期。當海格元帥把他的部隊又放在阿拉斯附近的彈痕裏面時，倪維爾令法國步兵進攻。『時候到了。你們要自信，要勇敢。法國萬歲！』

這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大清早。

* * *
5 Laflaux 村名，在索阿松東北。

法國第六路和第五路軍，用他們密集着的步兵在淮宜⁶和布利蒙⁷之間，即雷姆斯的西北，向德國第七路軍進攻。在法軍後面還有他們的第十路軍準備着，以便達到突破目的後，便衝入空地作戰。

七點鐘時，阻止射擊的記號跳舞起來。

在作準備射擊時，法國人差不多每夜都用步兵突擊，打算在前面戰鬪帶舉行攻擊的那一剎那之前，把德國部隊牽制着。他們已經認識了德國的新的防禦戰術。但是德國步兵並不着慌。此外，因為俘虜的口供，更知道步兵戰要在今天開始。

法國人採用了第二個新發明：偷過德國的阻止射擊。他們的衝鋒步兵已經向前配備得這樣遠，在德軍未能舉行防禦射擊時，他們的頭一陣浪，已經到了德軍的前地。步兵浪差不多同他們自己的移動彈幕射擊同時運動。

6 Vailly 村名，在索阿松之東。

7 Brimont 村名，在雷姆斯北。

德國礮隊也不會無所事事。他們逐夜——尤其是最後一夜——在極爲不同的時候，用殲滅射擊的浪，加於法軍陣地帶。在意料的攻擊之前不久，殲滅射擊像雹子一般密地落在敵人衝鋒出發陣地上。感謝與登堡網領，人現在已經可以大膽地去拿現成品了。

鐵絲障礙物沒有了，都弄碎了。

攻擊者衝入前地，驅逐機營在他們上面盤旋。德國的福克機，已經在工作。

德軍的礮火作成的鐘籠蓋在法軍出發塹壕上面。法軍礮火作成的鐘慢慢地向前推進。短時間之後它們就籠罩着德軍主要抵抗線上。

法國人把他們的第二和第三攻擊梯隊，緊接着第一個攻擊梯隊，以便他們向前脫離德軍的密集礮火。因此，前面聚集着很大的人羣，地方太小，不能展開。

在頭半小時內只有很少的步兵射擊。現在卻不同了。當法軍達到德軍主抵抗線區域以內時，那地方已經從後面被德軍陣地部隊的備戰隊充滿了。備戰隊讓那按照表上的長短針前進的法

to Pokker (1880—) 荷國飛機設計者，大戰中建造單座戰鬥機。

軍礮火的鐘從自己上面過去，然後用跑步向前。因此法軍礮火的鐘與他們自己的衝鋒隊失了聯絡。它跑過德軍第二道防線，讓法國步隊毫無防禦地，作成密集縱隊，去攻擊那增強了的德軍主抵抗線。

以後是步槍射擊，機關槍挨着機關槍放。機關槍從熱槍身裏，向攻擊者亂打，造成重大損失。德軍用光彈記號，飛機通告和地上觀察者的報告，逐漸把自己礮火作成的鐘從法軍陣地移到最近的地方來。

所以法國人被夾在一把無情的火鉗兩鉤之中。

人已經在零星的彈痕集團周圍作戰。一切都散為極小區域上的各個行動。雖然攻擊者還沒有展開，但是人可以說，第一次進攻業已失敗。

在許多地方那後來的法國人浪還在繼續攻擊。他們在德軍抵抗巢之間向前掙扎，以後在那裏化為小隊伍。在敵人優勢過大過強的處所，德軍部隊應該退到有礮隊保護的地方去。

將近中午的時候，在發伊利附近的法軍直達到公主路上去，這條路是個窄嶺，從拉浮到克

郎，恰巧從西到東。在克郎附近的冬山，公主路的支脈，發生了第二個變曲。

這兩個被佔的地方都可惜，但還不可怖。絕對保持若干公里是不關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在防禦工具不受傷。據調查的結果，在加入部隊尚未活動之前，陣地部隊到處都控制着局勢。

加入各師的頭幾個梯隊，已經從厄勒忒低地向上進展，厄勒忒河在公主路的北面流着。在一小時之內，他們就要攻擊。夜裏，人要把陣地師從正面抽出來，以便明朝使用加入的各師。

這樣，一切都似乎極有秩序。到處都有希望。直到晚間人都算着，要把直到恩河畔的整個前地都奪回來。

* * *
這時候，倪維爾成了一種重大錯誤的犧牲。

當他聽到說，在發伊利和克郎得到了較大的成功時，他以為戰事已經到了決定勝負的時期。那種『大打擊』的學說，完全支配着他。他一面本能地反對那種學說，承認長久持續材料戰的原

則，一面不知不覺地做了他的反面。他已經看到一種決戰，實在並沒有那項事。

中午，他叫紮在第五、六路後面的第十路軍的部隊全體集中，以便走過公主路，走過在前面作戰的兩路大軍之中，去攻郎城。晚上他要到郎城。

這道命令決定了戰事，但是與倪維爾的意思完全不同。

這一路新軍的步兵，與那兩路舊軍的步兵，在德軍砲火之中，混成密密的集團。羣衆從後而不斷地增加。停止補送兵士的命令和請求，不能從前方到後方去。當他們在後面想到前方在得勝時，前面只是一種失望的凶殺。各司令的眼光都朝着勝利看，不斷派新的兵士上前。

在公主路的南坡上，血成河地流着。

法國指揮部還是沒有看透那種不幸。那正在運動的器具不能自停。新來的青灰色的攻擊浪，總是捲到防禦射擊中。他們只是向前，以便在他們前任的尸堆上被人射倒。這是很可怕的，比俄國的集團攻擊還要厲害。

在這個時期中，德國的加入師已經排列整齊，展開反攻，到了戰場。他們的前進使法軍集團更

爲擁擠。他們失望地抵抗着。因爲他們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就佔據各彈痕。凡是後方各司令部不能辦的事，死神在短時期中都辦成功了。不久那集團就稀薄得可以展開了。現在在那集團戰鬥方式中有了秩序和系統，自然還是在防禦中。

德國的加入各師，排除了新正面的最大間隙，得到了與舊主抵抗線大致適合的一條戰線。人在這裏放棄了繼續進攻的事。防禦應該重新組織，以便明朝作戰。

倪維爾的三路雄壯的攻擊的軍，在一天之內被打碎了。他**不惜孤注一擲**，都失掉了。他還不要承認。但是他夜裏從他各部隊所得的報告，說了一種十分清楚的話語。損失得可怕。

將軍還在希望着。這只是他的**大打擊的一半**。在**香賓中部的攻擊定於明朝舉行**。十二師法國人在那裏攻擊四師德國人。他在那裏也叫人作了八天的射擊。

正如人所確料的一樣，攻擊於大清早開始。在普羅恩¹⁰和俄柏利夫¹¹之間，有十五公里寬。春

10 Prosnas 在雷姆斯之東。

11 Anberive 在前地之東。

季嚇得逃走了。雨和雪一齊落下來。

法國人在初度進攻時，達到諾羅阿和摩洛維爾耶¹²。戰事在科尼耶山¹³的狹窄高原上對峙着，雙方都不退讓。法國在這塊的損失也與在公主路上相似。

四月十七日的晚上，倪維爾知道他沒有什末希望了。

他咬着牙齒，屈服他直到現在熱烈反對的材料戰的強迫。

在這次大戰的整個區域內，兩方時而進攻，時而反攻。時而這方有了成功，時而那方有了成功。只有有限的目標，沒有戰略計劃了。要想突破，只有敵方發生偶然不幸的事件，或者損失兵力，纔有希望。

練得極好的防禦，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穩妥。德軍部隊學習新戰術的工具，極爲熟巧。隊伍愈過愈有信心。

¹² Nauray und Moronvillers 在雷姆斯東，普羅恩之北。

¹³ Cornillet-Berg

四月二十三日海格元帥又來了。他不是來完成偉大作戰的突破，卻是要在南方援助倪維爾。阿拉斯之戰的第二部分開始。它沒有給英國人什末好處。

倪維爾在這時候，還是繼續做材料戰的摩洛哥的犧牲。它不能饒恕他。一切只是比原來壞。血河愈流愈寬。

到了五月。一致大舉進攻的戰事，還在寬廣的正面上密集了一次。五月七日，法軍在若干地方過了公主路下到厄勒忒河的低地。幾小時後德軍反攻，又把他們趕到山上去了。

戰事痙攣停止，但是它還不要入眠。現在輪到德國人了，他們在沒有奪到一個他們以為可以持久的陣地外，絕不讓步。連着冒險。公主路上差不多每天都有突然被攻的地方。法軍正面的好些部分都被擊碎了。

倪維爾還作了一次大反攻的嘗試。這次反攻不能改變戰事的結果。它的判決在頭天晚上便宣佈了。那是不能更改的。一切別的都只是無結果的繼續，只是由於他意氣用事，只是由於他的執

14 Moloch 舊約中巴比倫的神名，人用小孩祭祀它。

拗，因為倪維爾絕不承認法國一些明白人所已知道的事情。

法國大敗。這次大敗，只能與開戰頭幾星期內的大敗相比，那時候法國在瑪倫河畔的命運掛在一條絲線上。

* * *
阿拉斯之戰，達格拉斯·海格勳爵犧牲了十八萬人。

恩河及香賓的二重戰，倪維爾犧牲的法國人約為十三萬。

還在作戰期中時，五月十五日，倪維爾已被政府免除總司令之職。現在當吸血者失敗了的時，政府有勇氣採取這個步驟。受了刺激的國會做政府的後盾。巴黎的各個文官都引經據典，說他們早已說過了，一切罪過都推在倪維爾身上。

他一句話不說走了。他的繼任者是貝登。他達到了他的目的。

在倪維爾未去以前，禍害已經引來了其他的危機。許多法國師團嘩變。他們組織軍人蘇維埃，揚起紅旗，宣言要回巴黎去打倒政府，促進和平。

在短時期內，嘩變蔓延到許多軍團內。各個劫掠團體之間，顯然有了一種聯絡部隊都不肯到塹壕裏去，他們要回家。

國會組織了一些調查委員會。這並不是對付嘩變者，卻是對付各指揮官，照議員們的意見，各指揮應負遺誤軍機的責任。辯論甚為激昂，常有有意外的事發生，不能順利進行。陸軍總長被請出席說明，他承認，人對於軍隊的要求太多，並且簡捷了當地宣稱，法國的力量已經完了。貝登將軍只得聲明，在美國人未來到以前，他不要從事攻擊。

『悲哀的年度』落到法國身上。藏在最後數度攻擊非常緊張之下的虛脫症，打開了一條大路，而且迅速擴張。反動來了。『賣國』的話已經有了，祕密巡行，到處遇着好奇的耳朵。

協約不意地站在一種危機之中，這危機比九個月前，中歐列強幾乎因而崩潰的危機，還要厲害可怕。

德國的力量差不多已經達了這一點：在舉世未之前聞三年緊張之後，對於敵人仍保持着勝利。俄國臥在地上，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已從地圖上消逝。東方很大的地帶已被佔領。在高加索山

上，在美索不達迷亞平原中，在蘇彝士運河畔，在馬其頓境內，到處的敵人都爲強硬的手腕鎮壓着。意大利已經提心弔膽地等着應該加於它的打擊。西線完全無恙，而且在防禦中還使敵人陷於危險的境地。法國在昏迷狀態中，它的兵士嘩變，它的平民呼籲和平，它的政客仍互相私語，說賣國說革命。驕傲的英國，在本月內登峯造極的潛艇戰的重壓之下呻吟着。

壓在德國身上的列強的整個聯合中，有大國和小國，有民主國和君主國，有白種，黃種和黑種——從全世界跑來分贓的，有斯拉夫族，羅馬族，盎格羅薩克森族，摩洛哥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希臘人——這一切希望德國失敗的投機家，都着魔似地呆望着那個唯一的，還能夠給他們以助力的國度。北美合衆國被請來做決定者。

半個世界都不能攻下中歐的要塞。德國兵士支配着從福郎登到美索不達迷亞，從里加到伊孫左河畔的各戰場。德國潛艇從黑海巡邏到西印度，從北冰洋巡邏到赤道。

命運不顧一切繼續前進。這個超越一切的大戰的一批新事件，正在開始。



歐戰時之德國

下冊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戰時之德國

下 冊

波麥堡著
魏以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三卷 崩潰

第二十三章 議和的決定

東方戰線有一千五百公里長，還常是從里加海灣直到多瑙河口。在那裏被牽制着的德軍約有八十師人，奧地利人，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都不在內。三個強大的集團軍，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繫着的爲巴燕的雷奧波爾德，在布柯維納和七堡的是約瑟大公，在羅馬尼亞的是馬肯森大元帥，都沒有工作，等着現在應該發生的事。

有一回發生了一點事。林心根將軍軍團的德奧部隊，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在斯托科德河畔進攻俄軍戰線好像軟麻布一樣分裂了。毫不費力地捉了好幾千俘虜。

政府與最高統帥部交涉，說這種攻擊違反以前的約言，對於外交政策有危險。我們不准擾亂俄國人。林心根只得立刻停止進攻。

雖然我們早已知道，駐在聖彼得堡的協約各國大使，業已緊緊地把握着所謂革命政府，但我

們還是不能擾亂俄國人。這是一件完全不可解的事情。美國的援兵一天比一天多。德國軍隊在東方多留一天就是不可賠補的損失。政府和最高統帥部都曾經再四聲明，應該在美國人到達以前決戰，因為到了以後，能否決戰都是疑問。

東方總是沒有動作。不可能的事發生了。不但不把東方的八十師人調到西方去打勝仗，反而應該把西方的隊伍調到東方去，以便挽救那塊的局面。

六月間終於弄明白了。俄國人差不多在全部東方面面上，計劃一個總攻擊。這是聽見俘虜和逃兵說的。最先似乎是難於相信的事。但是以後人得到了不可疑感的證據。

六月中旬克倫斯基成了專政者，一個小拿破崙。他的軍事助手和原來的軍隊領袖是布魯息羅夫將軍。他自願為新政府效力，並且容許革命委員會監督他的計劃。克倫斯基穿着燦爛的奇異制服，掛着協約國贈給他的勳章，在見而驚訝的隊伍面前出現。他煽動為人道和民主的理想的事。

但是現在最高統帥部又採用軍事的壓迫。五師兵從西方開到東方來。他們的任務是要把情

勢弄個明白。

這幾師人來得湊巧，防止了奧國軍隊的完全崩潰，正合一年前一樣。這個在沒落中的神祕的俄國，這個內部業已分崩離析，異常倦於作戰的軍隊還有充分的力量，擊碎奧軍的戰線。

俄國人冒險做的事，與一種有秩序的軍事攻擊完全不同。克倫斯基的革命軍士，在劇烈砲火準備之後，結成大隊走來。只要有幾支機關槍射擊的地方，他們就散亂了，再不能作重新進攻的運動。

一切都重演一遍。被攻擊的奧軍各師的好多部分，完全和大約一年前一樣，毫無抵抗地逃到俄國人那邊去。七月一日，與奧軍第二路對峙的俄人，在塔諾坡耳¹的西邊得到較大的成功。七月三日，一師德國兵又去恢復了均勢。

1 Tarnopol

波蘭東加里西亞的城名，濱塞勒特河。

直到七月八日，發展纔變得悲慘。這一天，俄軍在哈利次²附近，的聶斯德河與韃靼山口³地方的高喀爾巴阿山中間，特別在司塔尼斯老兩邊舉行攻擊。這塊繫着忒斯提安斯基⁴元帥的三路奧軍。在兩天之內，倦於作戰的革命軍走了二十公里。德軍鋼盔終於在卡盧次⁵出現。俄軍的一切攻擊都完了。攻擊好像一把乾草火，人在百忙中倒了一桶水上去滅熄了。

奧國人的情形非常不好，他的隊伍因為種族龐雜而分裂。捷克和其他的斯拉夫族部隊，用公然厭惡的態度去作戰。他們的軍官要十分努力纔能保持團結。加以奧國內部行政方面亦有許多困難應該克服，較之德國尤有天淵之分。對於將來，只有絕望。奧國差不多達到他作戰能力的末端了。

2 Hallsz 波蘭城名，在加里西亞東南，濱聶斯德河。

3 Tarlarenpass

4 Terszkyansky

5 Kalusz

德國各師人都準備好了。他們知道，現在應該在俄國做個結論。從軍事上觀察，整個的克倫斯基攻擊，是一個流血的禁食節前夜的遊戲⁶。

但是雖然如此，在政治上還是有它的效用，一種有害的效用。

在這些事變的前不久，英國和法國的內閣總理相會於巴黎。老李博⁷——這時候老虎克雷斯⁸還沒有得權——向勞合·喬治率直地說明局勢。他說，現在法國完了。他不隱瞞軍隊中的嘩變，國內的普遍倦戰，以及同國會方面各種困難。

勞合·喬治談到目前美國來的援兵。頃幾個部隊已經在法國登岸了。他懇求法國人不要放

6 *Faschnachtszeng* 禁食為贖罪的懺悔行為，天主教於耶穌復活節前四十天舉行，希臘正教在聖誕節前舉行。該節

開始之前夜，常作種種無意思的遊戲。

7 *Ribot*

8 *Clémenceau* (1841—1929) 法國政治家，一九〇六—〇九年為內閣總理，一九一七—二七年復為內閣總理兼

陸軍總長，凡爾賽會議的主席。

棄這項共同的事業。

李博聳着肩膀，法國再不能等候了。到美國人能够斷然參戰的時候，還要幾個月的工夫。假若德國人打倒了俄國，侵入了意大利，這期間要發生什末事呢？如今德國人在西方鬆了一口氣之後，這兩件事在最短期間一定都要實現。假若他們不利用這個機會，那他們就是蠢人了。

勞合·喬治看到法國的情勢是如何嚴重。他曉得，現在是下最大決心的時候了。他同海格元帥和不列顛參謀總長羅德·羅伯孫，商量。他又詢問他在倫敦的內閣同僚。他用一個富於決斷的人物的冷靜意力去計算考慮。最後，他向法國人作了一個毫不吹毛求疵的供獻。

那供獻十分簡單明瞭，即大不列顛願意把西方戰地的主要負擔放在它自己肩膀上。在潛艇戰握着咽喉，協約失敗，軍事可慮的當兒，這位文人負起全部責任，把他國家的資本毫無限制地作孤注的一擲，以求勝利。

假若英國犧牲這一切，那有冷靜理智的勞合·喬治就要向法國人要求一種報酬。他們應該

a Lord Robertson (1860—1933)

後於一九一九—二〇年爲英國駐防萊茵的軍隊的司令。

用最嚴厲的方法，使他們的軍隊能够再戰，爲了勝利要使他們的政客受愛祖國的紀律。不管美國援兵來到與否，只要他們內部情形許可時，他們應該再來一同進攻。

李博對於承認這個原則的事，還在動搖。等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事變發生時，他纔照辦。

正合一年前布魯塞爾的攻擊和索姆之戰開始的時候完全一樣，命運叫一羣事變，差不多同時發生，作殘酷的重演。他們同心協力對付德國，但局勢在幾個星期之內又澈底一變。在這次劇烈戰事中，敵方命運作第二次的變化。

這些事變的第一項是克倫斯基的攻擊。它雖然只是一個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但仍足重新挑起協約的作戰意志，更是一個受各政客歡迎的工具，因爲可以眩惑民衆，不注意西方的危機。

第二項事變在目前還不大看見，但是因而比較厲害。奧匈的卡爾皇帝，老皇約瑟的繼任者，與他的同盟國疏遠。

第三項是福郎登戰事的開始。

第一項和第三項都是與德國軍隊有關係的。那身經百戰，功業卓著，仍願竭力致死的德國兵

士把這兩件事都戰勝了。

* * * * *

卡爾皇帝的不忠實，在不會顯現的半年前時已然。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老皇約瑟閉了他的倦眼。因為他的死亡，奧匈失掉了最後的君主，他那令人敬畏的人格，保持着帝國企圖分離析的各部分。德國失掉的東西也不少。它在極度困難的時期中，失去了它忠實的，從不改變定見的同盟者。

一九一六年夏季引起世界大戰的塞爾維亞的槍擊，打死了那唯一的，對於德國十分忠實的哈布斯堡族的人物。因為他死了，繼任一事就輪到老皇約瑟的大姪兒，年輕的卡爾大公。他自己是個懦弱的，容易受有力者的影響，努力表面成功的一個人物。他的夫人齊塔¹⁰是波旁¹¹族的人。她的思想和感覺都是法國的。

10 Zita (1892)) 出自帕馬·波旁族 (Parma-Bourbon)

11 Bourbon 舊法國王室的姓氏。

少皇不久就開始執政。孔刺德·馮·霍真度夫得到了提羅爾戰線的司令職務。新主覺得他太專擅了。阿爾池將軍被任爲參謀部長，策爾您¹²伯爵爲外交部長，他是一位圓滑的外交家，深信必須找一個妥協的和約，就令有重大犧牲，亦所不惜。

馬上就開始進行。齊塔皇后的母親，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卽老皇逝世那一個月，在新皇知道之下，叫她的兩個在比利時軍中服役的兒子到她那裏去，告訴他們說，她的女婿，幼皇，絕對要求和。

一九一七年三月繼續進行。卡爾和齊塔祕密地在維也納接見那兩個比利時的少尉，交了一封皇帝親自寫的信給他們，託他們在巴黎按照目的去用它。內容是可怕的。最先，皇帝說他佩服法國的成績，以後說他要竭其全力，叫他的同盟德國放棄亞爾薩斯·洛林兩州。這件事應由兩位親王，如信中所說，『祕密莫令人注意地』通知法國大總統樸蔭凱。

一星期之後，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樸蔭凱收到了奧皇的那封信。

奧國外交部長根本不知道這項策略。當他以後聽到這件事時，皇帝對他自己的部長一概否

12 Ozernin (1872—1932) 一九一六—一八爲奧國外交部長。

認，並且作了一種虛偽的發誓。

當卡爾的兩個舅子已經帶着信在到巴黎的路上時，奧皇叫他那位莫明其妙的外交部長同德國首相在柏林討論一個最低限度的議和綱領。那裏面規定以德國和奧匈帝國完全不受損失爲基本條件。奧皇的同盟忠實已經到了玩這兩套把戲的地步。

以後不久，卡爾皇帝和他的外交部長親自到渾堡浴場，在那裏與德皇威廉和首相晤會。這位哈布斯堡的人老着面皮，聲明他忠於同盟，並且根據絕對的、相互的忠實態度，要求德國，如果沒有別的方法求得和平時，就放棄亞爾薩斯·洛林兩州。德皇威廉和首相並不曉得這時候樸蔭凱已經知道奧皇的意思，都很生氣，拒絕了奧國人的無理要求。卡爾作了一個對於同盟忠實的反叛的接吻，回維也納去。

他們在維也納沒有休息幾久。他們一步一步地再走上那曾經踏過了的道路。四月中旬，德皇威廉收到奧皇卡爾的一封信，並附有策爾您伯爵的一封信。書中描寫奧國和中歐列強的局

勢，加了些極爲悲慘的色彩，故意誇大其辭。卡爾皇帝無論如何要叫德皇求和。策爾您在他的覺書裏肯定地說，奧國的力量已經完了，德國過了本年的晚夏，不能再希望奧國的幫助了。

首相作了一封回信寄到維也納，打算提起那正在沈沒的信心。他在對牛彈琴。

這還不够。策爾您叫人通知德國首相，說協約在正式求和。首相馬上到維也納去。策爾您十分祕密地談論協約打算與奧單獨媾和的事。有種具體條件從一位絕對可靠的中人——他曾經發誓不得說他的名字——手裏送到維也納。他說，但是奧國絕不丟掉他的同盟國單獨媾和。

策爾您伯爵誠心誠意地做。他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項『仲裁』的前史。他只知道最後的事實。與樸蔭凱賚談判的奧皇的舅子們報告道，假若意大利在提羅爾和亞得里亞海岸的要求都得到滿足，協約纔能仔細考慮與奧單獨媾和的事。卡爾皇帝不提他的信，讓策爾您伯爵以爲這是由協約方面發生的媾和提議。

柏特曼忠告策爾您，以後辦這件事，應該小心謹慎，不要輕舉妄動。關於亞爾薩斯·洛林的話沒有說了。

幾星期後，伯特曼問策爾您，事情發展得怎樣了，策爾說，沒有聽到對方說什末話。

這時候，協約在知道奧皇卡爾把給他舅子的信以後，也得到了策爾您的覺書。他們從一個負責的外交部長手寫的覺書裏，十分明白奧國完了，它至遲在秋天要被迫單獨媾和，並且德國也不能勝任一個新的冬季作戰了。

事有湊巧，當那封覺書達到巴黎的時候，正是李博和勞合·喬治談判的日子。他們討論樸蔭凱賚看過了的卡爾皇帝的信。李博提議照原議繼續地幹。他說勸勞合·喬治一同到羅馬去，以便使意大利人也願意媾和。這是必要的，因為協約在一九一五年四月所訂的祕約裏，曾保證滿足意大利的一切要求。

勞合·喬治猶豫不決。他應該選擇，究竟是繼續作戰，在美國人未來到以前，差不多全由英國負犧牲的責任，還是求一種目標有限制的，其可能性很有把握的和平呢？他在潛艇戰的印象之下變懦弱了。

旅行到羅馬的事已經在預備。經過卡爾皇帝的舅子們的手，卡爾也明白必須先滿足意大利的要求，纔能討論單獨媾和。這時候，協約纔第一次正式考慮媾和的事。

第二天一切都過去了。勞合·喬治手裏拿着策爾您的覺書，自誇勝利。他的全部精力又燃燒起來。到羅馬旅行的事馬上就取消了。與奧國接洽的事也終止了。戰至中歐滅亡又成了口號。只要能夠渡過美國人出場以前的難關，勝利是一定的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底，策爾您伯爵叫德國國會議員挨爾茲柏爾草¹⁴到他那裏去，向他講奧國努力求和的詳細情形。他把他的覺書給議員看，叫他抄個副本。他請他鼓吹德國人民代表作一種放棄權利的媾和。

挨爾茲柏爾革聽到這件事，甚爲愕然。他告訴他本黨的一些朋友和有交情的國會議員，並且

14 Erzberger (1875—1921) 中央黨的政客，一九一八年爲國會議員，任職全權代表；一九一九—二〇年爲財政部長，後爲人刺死。

把覺書給他們看。他們馬上就確定，他們受了自己政府和最高統帥部的欺騙。

誰把策爾您的覺書洩露到敵人手裏，這件事或許是永遠查不出來的。參與者定要使他們的祕密帶到墳墓裏去。所能確定的只是，這件事是在希望德國失敗的德國人的身上而已。除開從他們到敵人方面去以外，再沒有別的路了。

事情繼續前進，不可遏止。

國會對政府不滿意。內政方面的大批隱恨都累積起來了。爲潛艇戰，爲作戰目的，爲俄國和波蘭問題，爲軍事檢定，社會問題，稅收和國會問題的鬭爭，現在沒一天寧靜了。

四月裏，德皇頒了他的耶穌復活節的上諭。他允許普魯士的居民有直接的和祕密的選舉權，如選舉國會議員時一樣。現在準備法規，到戰事終了時施行。

普魯士的各黨派對這都不滿意。他們要看行動，不要看諾言。他們恐怕皇帝今天允許，明天又忘記了。他們說，最高統帥部站在反動方面，它反對在內政方面作任何讓步，以爲這是對外示弱。於是發生新的爭論，新的誹謗。與登堡和魯登多夫被牽入內爭的漩渦了。

最高統帥部和政府間的不和，逐漸深刻。最高統帥部把關於可憐的內政狀況，大部分的罪過，都推到政府身上。德皇努力調停，到處都是罅隙，勉強補苴起來，馬上又裂開了。

奧登堡和柏特曼曾經會晤討論了一次，但只是形式，沒有任何真實的接近。魯登多夫和柏特曼早已互相迴避了。在這兩個人物之間已無調和的餘地，他們好像敵人一般地對立，雖然如此，他們仍為命運指定在兩個極重要的位置上工作，有極密切的聯絡。

最後奧登堡寫信給皇帝：『目前最嚴重的憂慮是民氣的銷沈。我們的同盟國也需要一種幫助，不然就有脫離的危險。首相是否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這問題必須有適當的解決，不然我們就要失敗了——殊為疑問。』

這便是等於要首相下野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以昨天起國會又在集會，一種悶熱的緊張空氣罩在它上面，走廊上像一個蜂房——議員馬泰阿斯·挨爾茲柏爾草作了一次長篇演說，其內容不但使政府，並且

使他本黨朋友的大部分都完全驚訝。

他描寫德國局勢，以為毫無希望。在軍事方面，戰爭是不能得勝的了。潛艇戰已完全失了作用。經濟方面業已完結。最後，他要求國會立刻組織一個多數，努力一種諒解的，放棄一切侵略的和平。爲了這個目的，他提議作一種有秩序的議和的決定。

埃爾茲柏爾革和贊成他的辦法的那些議員，目的並不一定要首相下野。他們要國會組織一個新的多數黨，在可能範圍內要許多黨爲密切的結合，以便對外成功一條防禦戰線，對內要攻擊那一切以侵略爲出發點的思潮，特別像愛國黨所主張那種思想。更動首相問題直到最高統帥部出面時纔急迫起來。兩種意見，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方面和兩個完全不同的動機中，在與政府爭鬪之中，結爲一致。

在埃爾茲柏爾革演說之後，同日最高統帥部來到戰場。奧登堡和魯登多夫請求德皇，要第二天在柏林聽取他對於演說的態度。皇帝召兩位將軍到柏林去。

首相聽到他們被召，第二天在他們以前到皇帝那裏去。他懇求皇上，無論如何不得令最高統

帥部與這個問題發生關係。不然，國會的情形只有更加惡化。

以後，當奧登堡和魯登多夫來到的時候，他們得到一個冷酷的拒絕。皇帝不肯同他們討論因埃爾茲柏爾革演說而發生的局勢。兩位將軍仍於同日回到他們大本營去做事。

七月十二日，皇太子從沙勒微爾到柏林，爲得同他的父親會商。他預先接見國會中各黨派的領袖。他查出來沒有一個人代表首相說話。這是柏特曼的報酬。左派和中派的各黨以爲他是他們議和決定的障礙。右派各黨希望有個首相免除目前懦弱的議和步驟，把國會重置於努力作戰的地位。

下午皇太子在皇上那裏盤桓，並且把他從各黨領袖那裡聽到的話講給他聽。皇上猶豫不決。他不要捨掉柏特曼。

首相來做報告，皇太子避開。

皇上和首相討論議和決定的事。柏特曼已經在與各黨談判，一種就政府方面說也可接收的決議形式。他以爲一切都順利。他還以爲國會的大多數和皇上都信任他。

參軍處長走進會議室。他要做個報告。皇上和首相靜默地聽他報告。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的辭職呈文業已寫好，並且在克洛次那赫到柏林的路上了。

*

*

*

*

*

首相面容蒼白。他工作得太過度了。近幾天他所受的刺激都很厲害。他站起來輕聲說，皇上不得有一剎那功夫考慮這兩位勞苦功高，為人民一致信仰的負責的軍事領袖辭職的事。

以後他繼續作他的陳述，直到完了為止。以後他走了。

第二天早晨他的辭職呈文來了。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奉皇上的命令又從克洛次那赫到柏林來。皇上很冷淡地接見他們，並且訴說軍事紀律。在談話終了時他告訴他們，他方纔批准了首相辭職的呈文。

下午，與登堡、魯登多夫與各政黨的領袖舉行會議。與登堡用嚴肅的語調，警告作議和的決定，說這是向外示弱。他請人民代表幫忙，再增強德國努力同心，堅決信賴和犧牲意志的精神。他請求他們，為在新的嚴重戰鬥之前的軍隊，保持國內的道德基礎，不然軍人是不能履行他的任務的。

中派和左派的議員，向最高統帥部的代表，解釋他們要作議和決定的動機。他們指出國內各種狀況，廣泛民衆對於負責的政治領袖的不信任，他們要政治領袖聲明放棄任何侵略的意志。他們以爲只有連合人民中最大部分於妥協媾和的地位之上，纔能創造繼續維持的前提。他們又說，照他們的意見，如果政府和負責的軍事當局不與國會大多數的意思拘一致的態度，恐怕要發生可怕的危險。他們以爲，如果人不要民衆間的不和更加深刻，任何新首相都非遵照這個議決辦理不可。

沒有什末接近。命運是鐵面無情的。沒有人能够叫一切勢力爲一個共同的目的聯合。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於當天回到大本營。他們明白沒有什末成功。國會中關於議和的談判，在柏林繼續進行。

皇帝任命政府司長佐治·米加也利司¹⁵博士做柏特曼·何爾味悉的繼任者。人說他是個超羣絕倫的行政官。此外，他直到那時還不著名。他的升任既不能與國會的大多數解決衝突，更不

15 Georg Michaelis (1867—) 在職時期爲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能滿足最高統帥部企求一個強有力的戰時首相的要求。

七月十九日，國會以新的多數通過議和決定案。政府給與同意。最高統帥部沒有別的辦法，只得贊成。

議和案中說：

「德國國會努力企求一種各民族諒解並持續原有的媾和。強迫割地，施行政治的，經濟的和財政的壓迫，都是與這種的媾和不兩立的。國會也拒絕在媾和之後，爲經濟封鎖和民族敵對的一切計劃。海洋自由應有擔保。只有一種經濟的和平，能够替各民族友誼的共同生活預備地位。但是在敵國政府沒有理解這一層，德國和它的同盟國受着侵略和壓迫的恐嚇的時候，德國民族定要萬衆一心，堅持到底，努力奮鬥，直到它和它同盟國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得到安全時爲止。」

在國會通過這個議決案的那一天的拂曉，德軍部隊在短時連續速射和氣體射擊之後，衝破東加里西亞的俄軍正面。他們在初度進擊時，打散了克倫斯基的集團，向塔諾波耳方面進攻，破壞

一切人工建築物。

受着攻擊的俄國部隊都在解散。兵士自主地回家。軍人蘇維埃議決停止戰爭，避免流血。

東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在不斷的攻迫之中被佔領了。喀爾巴阡山的正面，也連着運動七月底，德人深入俄境。前進到摩耳刀的境界上。

在戰線上的別的地方已經有了準備，以便努力繼續這件事業，使有最後的分曉。克倫斯基攻擊的肥皂泡，爆炸飛散。俄國像一座空中樓閣正在坍塌。凡是德軍進攻的地方，軟弱的正面都破裂了。

以後從伊彭低地中，從飲血的戰地上，從自一九一四年十月以來，德國戰時義勇軍的尸體在裏面腐爛的墓地中，發生福郎登之戰。

材料戰的恐怖，在努力求最高峯。

第二十四章 福郎登

差不多在一切正面上，做母親的地球對於它的兒子們還有點惻隱之心。雖然它沒有時間收容一切死者，因為應埋的人太多了。但它仍給生者以援助。

陣地生活的四分之一三是在掩蔽部裏。這塊還常是有點人性，故鄉和快樂的氣味。在地面八公尺之下，一百二十公分寬，一百八十公分長用木頭做牆的坑道，用粗糙木板釘成的一張棹子，一個鐵絲編的東西當做牀架，入口的地方支一張棚布，如果很好的話，在陡的級段有兩條出口——其他什末都沒有了。

人在這裏打紙牌，一打幾小時或一整夜。人在這裏用很短的鉛筆在酒保賣的白紙上寫信。人在這裏談論家鄉。人在這裏唱歌，悲哀憂鬱，正是德國軍歌的特色。人並肩蹲着，不知道把腳放到那塊好。人說笑話，大半都很不客氣。

連長帶着他的連部住在這裏，這就是他的家庭，它的成分是傳令長隨從兵，徒步傳令兵，軍醫，軍用犬長，招呼通信鴿的人。這個家庭極五光十色之能事。一個是梅喀稜堡¹的人，一個是士瓦本族²的人，第三個是西發倫³的人。一個在家裏是烤麵包的，一個是掃烟囪的，第三個是大學生，第四個是清道夫。一個咒罵結婚，一個讚美結婚，第三個訂了婚，什末話都不說。有時候換一個人，正如戰爭要求的一樣。他們傷心不久，新來的很快就適應家庭的傳統精神。

他們會在恩河畔，在香賓，在可布勒斯高地，在都窩孟蹲過。他們認得高山，公主路，聖哥培恩⁴的森林，羅累托山和死人山。他們談論桑克特昆丁，賴姆斯和維爾杜恩⁵，如人所寫的一樣，他們比較這些地方，那裏最爲惡濁。他們有一種完全一定的說法，是由陣地戰產生的。如果他們說行軍灶，

1 Mecklenburg 德國北方的兩共和國，一名 M. Schwerin，一名 M. Strelitz。

2 Schwaben 本族現在德國東南之巴敦符騰堡兩邦及巴威之士瓦本縣。

3 Westfalen 普魯士西北的一省，與荷蘭接界。

4 St. Gobain 村名，在聖昆丁南。

5 卽聖昆丁，雷姆斯，凡爾登之另一說法。

就叫它做『胡椒肉的礮。』如果他們說隊伍的教士，就叫他做『騎馬的救濟魂靈的人。』強烈的射擊叫作『濃的氣。』沉重的着彈叫做『碎片。』不說走到陣地去，卻說『發顫』到陣地裏去。一部活字典已經編成了。

再向後去，大約在備戰陣地裏，繫着營部。那個家有這塊的兩個大。那裏還加上礮隊連絡軍官，副官和傳令官。正如人看見的一樣，這塊的組織已經比連部雅緻得多，木板棹上鋪着一個價值八十分尼的花枱布，表示相當的舒服。此外，空氣同別處一樣。正如應該的一樣，二十個人被攔在幾個立方公尺的空間上。

離這裏不遠是綑帶所的掩蔽部。在安靜的時候這是個休息和談天的處所。人們醫學家和藥物學家能夠用各種各樣成分造成一種甜燒酒。人不知道那是雪茄烟氣，是石炭酸氣或者是人氣。無論如何是令人難忘的一種氣味。這裏盛行斯卡特牌、雙頭牌和布利德治牌⁶，談話之中，不少涉

⁶ der Skat, der Doppelkopf und das Brüdenspiel 均德國骨牌或紙牌，第一種三十二張，三人打；第二種兩

人打，第三種五十二張。

及精神問題。

再向後去，是人可以在交通壕外面運動的地方，紮着團部。這裏實在開始有些文明氣象。談話的音調差不多客客氣氣地，戰線上的粗野形式開始免除。人已經注重正確，不只是注重親熱了。這裏有許多房間，至少團長先生的房間，牆上挂着切開了的沙袋布，更釘着木條，以壯觀瞻。團長自己坐在一把真正的椅子上，他的床上鋪着一個草墊。他有個睡袋，每天可以晒一晒。假若正面真正安靜的時候，床上鋪着白臥單，是不用驚異的事。

正面上有它非常一定的規則。那規則的確不變，正和字母一樣，根據它的運用去測量戰鬥的程度，比根據各司令部的統計還可靠些。

正面戰與紙張戰，恰立於相反的地位。正面愈是安靜，紙張在各司令部間的旅行愈多，形式爲報告，時間，表格，戰術的部署，訓令，請願書，訓誡。這可以達到紙張戰成爲最後目的，而正面戰成爲附屬現象的境地。在安靜的地段中，副官，連部書記，上士和營部書記成了大戰的負責者。當正面實在有大戰時，紙張都不見了。

在前線的人根本就不脫衣服睡覺。在營部的人已經脫褂子睡。在團部甚至於脫褲子睡。旅部的人通常都穿睡衣睡。師部的人都睡正式的床。

最前線根本沒有掩蔽部，人蹲在彈痕或對壕裏面。連長住的坑道有四公尺深。營長的有八公尺深。團長和旅長的有十公尺深。師部的掩蔽部是三合土做的。

前面根本就沒有洗面水。如果連長有一個伶俐的隨從兵，他可以每天洗一次手臉。團部的人在從鉛鐵盒裏用匙吃行軍灶送來的湯以前，甚至於洗洗手。旅部的人在正式進餐以前盥洗。師部的人每星期洗一式澡。

整個正面，只要不正在大戰打擊之下顛動時，還表示一點舒適和幽默的氣象。到處還有點家鄉的風味，雖然只是些許，但仍存在。

只有在福郎登不同。福郎登是個例外。

這塊的地皮與戰事的摩洛？同盟，它們互定了一個陰險的條約。地皮不肯對人類有惻隱之

心。它不把一公分的深地方給他們，它比任何有生命的物件都吝嗇都硬心，而且它有個極有力的用人替它服務。那便是水。

從前這塊都是繁榮的村莊，有尖的哥德式的教堂塔，紅色瓦屋頂，園子，周圍更有肥美的田地。在這裏的草原中曾經有些靜默無聲的小河，如斯坦俾克，哈內俾克，科爾忒俾克⁸，兩個大一點的姊妹河爲里斯與衣塞爾。伊彭運河，好像一條用米達尺劃的銀色帶，從德利·格拉悉騰⁹附近的衣塞爾河，經過柏心革¹⁰，在伊彭的舊母市旁邊流過，艱難困苦地爬過齊勒俾克與荷勒俾克¹¹中間的高地，然後筆直流過低地，直達科明¹²附近的里斯河。

8 der Steenebeek, der Haanebeek, der Kortbeek

9 Drie Graachten 在衣塞爾河右岸。

10 Boesinghe 在伊彭運河之西，伊彭西北。

11 Zillebeke und Hollebeke 均在伊彭東南。

12 Comines 城名，在里斯河左岸。

胡吐爾斯特森林¹³，從前是個真正的森林，有各種的鳥，兔子和狐狸。清涼的林道在靜寂的林
中宮邸旁邊通過，伐木者的斧聲震動林木。林中有空地，兔子在那塊舉行結婚禮，或者聳着耳朵，從
遠處聽斯塔登與蘭格馬克¹⁴兩地之間的小火車叫。

從前這裏有些肩膀寬廣，性情沉靜，頭髮金黃的農夫和穿得五光十色的農婦，她們的財富，可
以下裙的數目表示出來，都是體格強壯，勤勉不倦的快樂人。他們不耽誤伊彭的民衆節期，一切遊
玩的事都有他們在場，他們挨次到聖馬丁教堂望彌撒，誠心祈禱。那時候，在布店前面的哥德式的
走廊上還散着清涼的蔭影。

從前這塊的水是人們的朋友，兄弟，保護者，替他們負重擔，給他們的田野施肥，是他們眼睛
的愉樂。

現在，各村莊成了石堆，布店和聖馬丁教堂只剩下了焦黑的破瓦頽垣。胡吐爾斯特森林正在

13 Houthouster Wald 在伊彭北。

14 Staden und Langemarck 前在胡吐爾斯特林東，後在其南。

對自然嘲笑，不是天然的森林了，只是亂枝堆，鐵絲和掘翻了的地。沒有狐狸，沒有兔子，沒有鳥類。靜的溪流，運河的銀帶在哪裏？人在哪裏？草原在哪裏？

從地克斯木順¹⁵起經過蘭格馬克，荷勒俾克，維特沙忒和麥新¹⁶一直下來到里斯河畔，一切都是一種水漿，灰色，灰色，還是灰色。各小河及運河都被榴彈掘翻了，填塞了。水氾濫到田地上。因為納波爾水閘的開放，地下水鏡升了起來。這裏是一定不得乾了的。挖三鋤頭——已經流出水來。着一個榴彈——三分鐘後就裝滿了水。十公尺長的塹壕——兩天後就是一條運河。可走的地方都是軟的，有彈性的，好像人在正腐爛的肉上跑一樣。造個任何可以支持的掩護地方，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是人應該想什麼法子呢？人怎樣抵抗榴彈和槍子呢？

在福郎登建築陣地，是與延長好幾年的潮濕，作一種劇烈，頑固，幾乎無益的戰鬥。搬了幾十萬



立省南河
圖書館

Dammunden 在胡吐爾斯特森林西北。
Kryscheke und Messines 依次在伊彭南。

裝滿的沙袋來建造。水把它們濕透了，扯下來變作漿糊。幾百公里長的跑道，都鋪着條板格子。整部的列車，運送這樣的格子來。泥濘用堅忍不拔的精神把它吃掉。每個很小的人工土堆，每段鐵道堤，每個從前有過風磨的小丘，都被拿來做佈置一種可憐的掩蔽部之用。人對於極輕的榴彈也得不到保護。因為敵方礮隊很快地認識了這些地方，這些地方就變成了人的陷穽。在頭上找個屋頂做掩護，本是一切人類的需要，但是這種需要在這裏盡成了災禍。

人應該找一個比水更強的東西。那便是三合土。有好多裝滿列車的三合土，逐漸在福郎登平原作建築之用。因為地下是濕的，只好把三合土造成的庫放在地上面。它們都是骰子形的，後面有一個出路，裏面有幾立方公尺的小地方，用周圍翻起來的土蓋着，躲避飛機的偵察。

一切人都集中在這些棋盤似的，散在平原上的荒涼的住宅裏。這是陣地部隊，司令部和礮兵守備隊的住所。它們當中的交通於夜間舉行。它們在單調的地區上——這一平方公里與那一平方公里同樣貧瘠，朴質，稀飯樣的單調的地區上，作指示方向之用。

但是飛機師很快就完成了他的技術。他們學着，怎樣從夜間交通的腳跡，去確定三合土島的

位置。他們觀察每個徒步傳令兵和衛生人員，注意他們在哪裏忽然消逝。假若他們惴度尋找了一個這樣的堆子，那他們就從老遠的後面用沉重的平射來掃射這個區域。當飛機在上面不住地盤旋時，射擊毫不停止，常達幾小時之久。

有一次，一礮曝露了一塊白色的三合土。以後一切都完了。曲射向被發現的東西上打來，榴霰彈向周圍散射，不使任何人倖免。在緊急時，飛機師自己用他的機關槍來射擊。毫無辦法。直到這個巨物轟然爆炸坍塌，或者一顆榴彈把它打翻，使它的入口向下覆着。以後又是射擊，再輪流到第二個。有些飛行師練成了超羣絕倫的專家。他們最重要的工夫是忍耐。

礮隊的困難最可怕，他們的礮不能架在地面上。彈藥必須從老遠的地方用籃子裝來。車輛縱隊不能穿過泥濘。不知妄費了幾多榴彈！大礮露放在地上，免強用鐵絲編織物、木板、舊門和一切可用的物件蓋着。三合土庫裏面的勤務員，住在某某鄰近的地方。敵方飛機師認識礮兵陣地十分清楚。假若步兵要求作阻止射擊，他們只用加以觀察就行了。礮隊必須到了完全知道，要為敵人所犧牲時，纔能射擊。兩小時之後報仇的來了。大礮旁邊沒有掩護可用。敵人不住地射擊，直到一顆為害

的命中彈把大礮和人員都擊散時爲止。

在敵方兵力和物質造成的一切混亂之中，沒有一樣東西供給保護和幫助。這裏一切都合乎殲滅之用，沒有與此相反的原則。材料戰的條件絕對不是理想。它在這裏可以發展到非常繁榮的程度。槍彈看榴彈片忘記了的人，水就要吞他。水沒有湮死的人，那被打穿了的三合土的庫就要吃他。三合土庫棄卻了的人，飛機師就要打死他。誰逃脫了飛機，水又在等着他。當他用最後的精力與水作對時，槍彈和碎片又終於達到了他的身上。

日去夜來，夜去日來。光明把人交給潛伏的敵人，黑暗把人交給遍地都是的水。地勢的相等，使人入於迷途。但是假若他有個一定的方向，那他又要吸收敵人的礮火。如果他臥下去，潮濕趕他站起來。他站起來，榴彈又逼他臥下去。假若他非向前作戰不可時，那正面上的發光信號又歡迎地照着，並且人用彈雨招他。如果他在幾天之後逃脫了地獄，到後方某地去休息，這一切都是昏暗的，一切都是漆黑的，一切都是令人入迷的，於是他常曝露於敵人兵力活動之前，時間十分長久。

福郎登便是這樣的。而且到處一律，無論在德利·格拉悉騰的水閘附近，在柏心革的橋畔，在

蘭格馬克的車站旁邊在聖·朱利安¹⁷的磨坊旁邊，在荷格¹⁸邸園裏面，或在桑特佛得教堂旁邊，都沒有分別。水閘、橋、火車站、磨坊、邸園和教堂，都不過是些名詞，司令部和陣地圖，可以用它們設法表示彈痕地帶的某處所罷了。腦筋需要根據人類的想像力沒有一個記號是不行的。或許人還有某某要求，但是在這種沒有幻想的，單調的環境中是沒有辦法的。

這便是福郎登，那位冷靜的計算家，他的戰略也和這個地方一樣的不幻想，很單調的達格拉·海格爵士，就單獨選了這塊地方做他的戰場。

海格元帥用極沉靜，詳細和堅忍不拔——這只有不列顛人的性格纔辦得到——的精神，去開始工作。他的各種準備，從冬天就在做。現在——在阿拉斯，恩河畔和香賓慘敗之後——協約在西線的形勢弄得非常緊張的時候，人強迫他馬上動手。

他想不到這一層。他按照他的秩序做，不早一天。在最後一尊砲未到陣地裏，最後一顆榴彈未

17 Sankt Julien

18 Hooge 在伊彭東。

到彈藥庫裏，最後一部坦克未到出發陣地，最後一架飛機未能離地上飛以前，他不早一天發動。

他不注重祕密的保守。他不要用出人意外的襲擊得勝。他要設一個工廠，用不斷灼熱的火，以工作幾個月的鎚子，用儲蓄的煤鐵和鐵工，以便得到堅固基礎的經濟，作一種資本雄厚的企業。但願德國人觀察這一切。他們以前浪費榴彈，後來就要缺乏了。但願他們把一切不用的部隊都調來。這便是這個企圖的目的。人要把敵方兵力在一個紅爐中鎔解。前來抵抗的敵人愈多，那這次作戰的基本思想就表示得愈為明白。

這裏沒有戰略的精細，沒有戰術的巧妙。這裏只有代替其他一切，人非總是使用它不可，卓有成效的唯一方法。轟壞一個地帶，以後去佔領——然後又轟壞最近的地帶，再去佔領。其他仿此。

沒有使用騎兵，沒有下大規模的作戰命令。沒有規定日間目標，雖然就這次戰事的特性說，就令空中只有十公里的距離，但是比到月宮去還要遠。要日間目標有什末用呢？轟擊，佔領——再轟擊，再佔領。這裏沒有幻想，這裏只有機械方法。這是打一種不守祕密，完全公開的紙牌。那位英國人說，這塊都是我的方法，現在我在使用了——你拿出你的方法來對付吧，我們要看看，結果怎樣。

但是爲了把他的好意指給法國人看，達格拉斯·海格爵士早兩個月已經在運動，把它當做福郎登之戰的開端。雖然因此失掉了主戰的一種戰略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因爲這個不列顛人絕不在乎戰略，只在乎材料，所以與他不相干。

當這次作戰的各種準備一點一滴都完成了時，他可以用更安靜的良心去辦了。

*

*

*

*

*

伊彭的南邊，齊勒俾克附近的運河與里斯河畔發內同¹⁹西邊的杜味低地²⁰之間，伸着一個中等的高地，它最高的地方，在聖厄洛阿²¹與維特沙忒的附近，約有八十公尺。自從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德國部隊在屢次狂戰後奪取了維特沙忒與麥新村莊以來，德軍戰線在這塊組成了一個向西突出的弓形，包有這個高地。英國人紮在下面平原裏。

19 Wardenon

20 Douve-Grund

21 Sankt Eloi

一九一五年戰事又在這裏開了一次新花。與伊彭周圍相反，沒有地下水的地方，被雙方掘了坑道。最初都是猶豫的嘗試。逐漸發展成一種系統。最後達到了某種完善的程度。

地下有四公里長，六十公尺深的坑道。全部坑道築有許多階段，互相連絡。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採礦廠，人不是在地下挖寶貝，卻是在找敵人。他掘坑道的聲音人聽得清清楚楚地，他的坑道系統，人也學着用極巧的測量器，逐漸清楚地確定出來。

有時候兩個坑道在地下的深處相遇，以致在夜間和黑暗中發生一種地下的苦戰。人們互相用精製的消滅武器對抗。人祕密地把氣體放到敵人坑道裏。人發明了特別的戰鬪方法，以便把地面上的戰鬪與地下面的戰鬪聯合起來。這裏有最大的困難，因為地下面的人不知道地上面有什麼事，地上面的人不能看到地下面的現象。或許他們間或覺得地下有火藥在爆炸，感受到沉悶的壓迫。在別的正面上，戰事只在地平線上舉行。在這裏卻不夠。雙方的陣地系統作垂直的發展，成功完全新的可能性。

人逐漸開始從深處去克制地上面的陣地。最初挖一個坑道，再挖許多支道，使之安全，並計算

地上陣地的局勢。然後安置地雷。幾百人拖最猛烈的炸藥來，動輒費幾天的工夫。然後用成千沙袋堵塞起來，免得爆炸作用，回擊到狹窄的坑道系統裏。有一天轟炸了，那時候上面的人因為噹噹的封鎖射擊，不能動彈。

坑道戰持續得愈久，裝的炸藥就愈多，爆炸的目標也就愈為廣大。人已經採用了那在許多地點同時連合的轟炸法。竊聽制度愈過愈為精細，進攻逐漸困難，騙敵人的方法逐漸狡猾。這是在火藥上的永久的生活方式，同時，上面的戰爭，卻逐漸變為堅固的陣地戰。戰鬥的重點降到了下面去了。最後，人終於撞着了地層水。地不要人再向深處前進。這種鼯鼠的遊戲它已經受够了。但是它對待雙方的態度，並不公道。因為從山上掘坑道下來的德國人，對水毫無辦法。從山腳向山上掘坑道的英國人，還能夠排除他坑道的水。地准許英國人還向下去一層。

德國方面認識這種危險情形，打算用各種各樣的抽水方法消除這種不利的事。於是又牽制着許多應該節省的新人力。人用一種安定人心的方法，不作重新爆炸，並且逐漸停止坑道工作。以後只是竊聽，以便觀察英國人的行動，以便保障不受意外的驚駭。

英國人也似乎不大喜歡坑道戰了。在一九一六——一七年間的冬季裏，逐漸安靜起來。最後地下似乎完全和平了。

德國方面有遠見的人們說，假若人要絕對終止坑道戰，只有放棄維特沙忒弓形的全部正面。假若人還是留在山上面，絕對不能免掉受意外的驚惶。英國人在從事大規模的準備是可能的事，人只是不能詳細確定吧了。坑道戰的性質容許他們等到他們所謂的那一剎那的來到，這是可以延長到幾個月，令人什末都不覺得的。

敵人在整個福郎登正面上，維特沙忒弓形亦在內，地上面的準備，愈是被認得清楚時，這種疑慮就更加強烈。魯卜勒悉特太子集團軍司令部，以為及早放棄是最安全的方法。其他司令部的人卻不大害怕。奇怪的是恰巧該地各司令人員反對放棄，因為他們覺得現在的陣地，很適宜作防禦之用。考慮不會特別迅速進行，往返費了幾個月的工夫。

當五月末了的那幾天——那時阿拉斯之戰，恩河畔和香賓之戰還正在消逝中——英軍砲火在這塊上面顯然增加時，那些考慮還正在進行。因為新的弓形陣地還沒有十分完成，人以為現

在在弓形陣地抵禦進攻，較爲合宜。到了沒有辦法時，人還是可以退到弓形陣地上去。

幾天之後，那系統升騰的敵軍礮火有了準備攻擊的特徵。弓形陣地裏面的五師德國兵，都紮在良好的掩蔽部裏。人希望在連續速射過去了的時候，還可以維持上去。

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到六日的大火風的強度，就是預示要大戰。每天都應期待步兵的來攻。六月六日快到晚上時，礮火沒有彰明較著的理由，弛緩下去，使防禦者大爲詫異。有了一個差不多安靜的夜。軍隊到前面去，爲得代替那被擊破的各部隊。又努力修補被擊壞了的各部分塹壕。

六月七日，早晨三四點鐘纔有點微明的時候，一架英國飛機丟下一個綠色發光彈。當連續速射已經一下怒號起來時，天還沒有亮。一陣鐵雹子落下來，蓋在德軍陣地上。

在一種極兇惡的喧囂之中，人幾乎不覺得廣遠的地皮都在顫慄動搖，好像有人用力突撞它似的。這種突擊迅速接二連三地重演着。好像深處有浪捲起一樣。

一切人都注意地上的戰鬪。地腹中的悲劇在看不見的地方扮演。它只是在許多地方作隱約的爆裂一直來到地面上，造成些噴火口，可以容納好些整連的兵。

烟霧剛纔消逝了一點，上面又在舉行那爲秘密發生的噴火口的戰爭了。下面萬事皆休，永遠沉默，埋沒消滅。沒有人的眼睛再向上瞥一下。

在十公里寬的正面，英國人炸了十九個地雷坑。所埋的地雷差不多都在六十公尺深的德國的橫坑道系統下面。以後聽到說，那是共計用四十輛貨車裝的最猛烈的炸藥。

在進攻的英國兵有十二師。大批坦克嘩啦啦地爬到高處。驅逐機用機關槍向下射擊。阻止射擊怒號着，緊張得像輾子滾的一樣，並且向前進展。

受着重大損失的德國部隊，只作輕微的反抗。維特沙忒和麥新兩個村莊馬上就失掉了。英軍的攻擊浪捲過了等高線，並且向下滾到運河邊。

各個抵抗都依附在東邊的山坡上。許多礮兵陣地都落到敵人手裏去了。它們大半都緊緊繫在向後方的山邊上。

快到正午時，加入的各師來參戰。他們在運河那邊散開。現在佔據高地線的英國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地，在他們面前作阻止擊射。過運河要犧牲許多人。

向喪失了的高地去攻擊，是一件流血的辛苦事，差不多毫無效果可言。愈是繼續攻擊，損失愈是重大。晚上，指揮部想到原有的計劃，放棄弓形陣地。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得在十分厲害的狀況之下，實行撤退。夜個佔據了新陣地。它還沒有作成一半，其不便只可想像。它在運河低地的荷勒俾克與發內同附近的里斯河之間。高地終於失掉了。

六十七尊大礮落在英國人手裏，還加上七千俘虜。死亡的損失，尤其是因為爆炸的破壞作用而有的死亡損失，比這還要大得多。英國人的攻擊目標原來是有限制的，現在竟毫無遺憾地達到了。

戰事還掙扎了一星期，以後停頓起來。

等到海格元帥把福郎登戰役的主要地帶德利·格拉悉騰與荷勒俾克中間的準備完成了時，還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在他的北翼上繫着法國的第一路軍和一些比利時的部隊。他們的任務只是在幫忙。人對法國人還不能有多多的要求。原有的攻擊，應由在第一道防線的十一師英國兵

和在第二道防線的九師英國兵去執行。與他們對峙的德軍，爲西克斯特·馮·阿明將軍所指揮的第四路軍，有四師在陣地中，七師在備戰中。戰場有二十五公里寬。

英國聚積的礮兵和彈藥之多，實在到了幻想的程度。德國人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以便十分堅強地去作戰。防禦中所用的彈藥，不久就達到了這種程度；在作戰區域內一天射擊的榴彈，比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全部戰事所用的還要多。

雙方都調來了所有一切現成的補助武器。空中密集着飛機。在這裏發生了那幾次大的空中戰，同時有八十多架飛機。

重礮的數量更是預料不到。差不多可以說，雖然它們是作深的梯隊配備，但是再有多多的礮，就沒有地方可放了。在敵人礮火之下和泥濘之中，要運動大礮和彈藥，真需要一種非常的組織。

幾百架坦克都預備着。這塊差不多是用坦克的理想地方。直到後來，它們也陷到泥濘中去了。材料的效果和範圍，在這次戰爭中，到了這種厲害的地步；雖然戰事的目的只是在消滅人，但人已被擠到第二步。他只是當一種客體，一種補充品。實際上是材料對材料作戰。移動彈幕射擊，坦

克、飛機、三合土庫、射表、統計和通信方法都是主要角色。人在它們當中被磨碎。

作戰原則的內部變化，在部隊礮火減少，礮隊礮火因時間、深度和密度而異常的升騰中，表現得最爲清楚。好些整個的大戰日，差不多全由礮隊作戰，他們看不見他們的敵人，只是照着表格和地圖工作。脫離礮火地帶的飛機，擔任材料戰的監督和修正。從地上做不了什末事。各種情形不容許在那塊作統一的戰鬪指揮與射擊指揮。

材料效果和人類效果的不平均，在這次戰爭中達於極點，差不多是百與一之比。人類效果的可能，只限於材料的操縱。在這邊和那邊移動彈幕射擊之間，雙方步兵相見的那一剎那，纔可表示步兵的道德。

在大戰日子裏，人只能作半小時的事，假若武器肯寬容他的話。除此以外，便是神智麻木。臥在泥濘彈痕裏，有時避到沒有大打壞的地方，被打死了。總而言之，一切力量的目的，都在消滅人的價值。假若有一方，在全天儲蓄了大多數的人，更儲蓄了這些人當中的大多數戰鬥力，那它就要得勝。實際上，這是人類應盡的唯一責任。它純粹是被動的，需要一種巨大的努力。

偶然這樣決定各個地區的戰鬪，因爲人只能用偶然來表示材料的效力。由此處彼處的許多偶然中，產生一種像全景的東西，使人能够測量。全景藉此表明出來，過些時候，人可以說：『敵人佔了L村。』或者說：『某師反攻奪了四百公尺的地方，直到斯坦俾克。』

實際上這一切都是不對的，只是一種幫助觀念的方法。既沒有L村，也沒有斯坦俾克。在戰術經驗的意義上，也沒有反攻。昨天被用在這一帶的各組人，中間以某師的人佔多數，在封鎖射擊的後方，從他們原有彈痕裏爬到他們前面的彈痕裏。根據飛機攝影，人差不多前進了四百公尺。許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要舉行攻擊。他們一同運動。兵士只要前進，以便逃脫材料戰的地帶。

沒有戰線。飛機攝影也只能確定若干零星的部隊。凡是在前面遇着，使戰鬪有表面上的地方變化的人，只是團結而有紀律的集團運動的最後的，幾乎不能運動的一些殘部。那集團是在遠遠的後方加入的，走過了材料戰的效力地帶，和走過一個鋼製的篩子一樣。大多數都留在篩子當中了。原有的集中都完全解散了，運動的兵力都麻痺了，粉碎了，毀壞了。

以後，當戰事達到極點時，有時發展成這種狀態：從後面來的運動，根本就擠不到前面去。材料

使一切都窒息，活的力量都留在篩子裏。前面是荒野，死的區域，無人地帶。混亂在雙方休息着，盲目的忿怒，沒有意義，沒有形狀而且不可抑止。

材料戰在這種情形之下變得沒有意義，自相矛盾。只有材料獨自在那裏。一種可怕的、瘋狂的、蓄有能力的而且僅由爆發纔能成立的勢力——但仍是死的，無靈魂的，不能作任何獨立的行動，好像九千年來就臥在同一地方的石頭。好比兩個背對着背要互相鬪的盲目巨人，各個人都以為敵人在面前，用石頭朝前擲。

*

*

*

*

*

人怎樣敘述這次戰事呢？它雖然是成千有生命的力量和潛勢的合作事業，各種實際現象的總合，但就它的全體說，差不多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事物。

這戰事所引起的局地變動，都是十分微小的，好像毫不重要。各個戰鬪現象與別的毫無分別。那只是同一現象的一種單簡而無窮的重演。礮火不斷反復地發現，算是唯一可以看得見的代表。看得見嗎？但是它的組織也非常濃密，非常灰色，非常單調，成功一種霧氣的面紗，籠罩在彈痕地帶

上，表示材料戰的區域。無論在比克斯勾特，在蘭格馬克，在巴生得勒在該盧未爾特——無論是在發生的地方，或經過的現象，都沒有變更。顏色音調和效力，一切都是非人力的，十分中性的，幾乎不能想到它有一種變化。

這一天和那一天一樣。假若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十日中間的戰史上，說有十六個特別大戰日，那也只是有條件的對而已，假若人想把命令，局地變更，消耗的材料數量，以及從後面重新送到材料地帶去的人數，都拿來加以比較，纔算不錯。但這都只是在後方纔算得着的大小。支配前面的是材料，泥濘昏迷紛亂。在這些大戰日期中，也只有彈痕地帶、礮火、坦克、飛機、礮火，以後還是礮火。或許在這邊材料地帶與那邊材料地帶彼此交界的一帶地方，間或有稀薄的步槍射擊聲。但是這種界限也時常消滅。因為努力奪取敵人的最前部分，所以雙方地帶互相交織。誰穿過了篩子，那他就要陷到前面的齒輪中。

這次戰役不認識以前戰爭和戰役中所謂的攻擊。西方的三年戰事把從前所稱道的戰略變

得沒有意義，這次戰役尤甚。

因此發生的福郎登戰役，具有特殊性質。它說：『假若你們這邊和那邊的軍事領袖，不從這種無意識之中找着退路，假若你們繼續只是崇拜材料，放棄你們固有的智能，那你們就是多餘的了，人可以用計算機來代替你們。』

從七月二十一日起，英國的礮火異常增加，可以說是戰鬪已經開始了。

德方礮隊直到一定的，依感覺可以把握的那一刹那，還是深自檢束，爲得不要過早耗費彈藥。以後，大約從七月二十三日起，他們開始作有系統的抵抗。那時用了許多的氣體彈射擊。每夜敵人的礮兵陣地都受着氣體射擊。人不用過細作目標的計算——到處都是礮兵陣地，人應該擊中它們。到步兵攻擊開始之前，英國死於氣體的人，有一萬四千名。

雙方礮火逐漸——並不過急——升騰。整個機關都行動起來。防禦的速度與攻擊的速度相適合。照着惰性的經驗定律演奏。現在到處都在計算。如射擊的符號，彈藥的補給，大礮的補充，火力

的深度和目標的變更。到處都有飛機和氣球監視着。好像有幾千部分的一個大公事房一樣。一切經過差不多都是科學的，好像在一個統計局裏面似的。

使英國統計家關心的，第一是彈藥的消耗。德國統計家最忙的是記錄人的損失。這兩件事只是同樣結果——損失——的兩方面。兩種損失互爲因果。雙方在兩個統計曲線中相交。在海格元帥方面，是要在兩根曲線互相接觸的那一刹那去進攻。德國方面是要避免兩根曲線的連合，時間以愈久爲愈妙，這就是說要叫自己損失的曲線，常在敵方彈藥消費的曲線之下。

實際上，雙方統計家所說的敵方曲線，差不多都完全是在暗中摸索。它們在武器效力的淫威下運動着，人看不見，要直到攻擊的那一天，纔能認識它們的功效。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開始攻擊。這一天是這次全部戰事中唯一可以確定的時間，因爲這次戰事的開始沒有用礮火作準備，在十一月中完結時也沒有一個確實的日子。但是在這次戰事經過中，什末時候發生地區變更，正如人所說的一樣，對於決算不關重要。

移動彈幕射擊，進展得十分緩慢，以致人在這方面也不能規定一個確實的時間，何況戰地上

既沒有顯示一個障地，又沒有一個步兵線。

地圖上寫着蘭格馬克和比克斯勾特名字的那些彈痕地帶的集團，被法國人和英國人達到了。材料帶在這裏交叉，雙方礮隊都佔領地區。從前斯坦俾克低地所在的處所，下午有連絡鬆懈的德國小部隊，從英國人加於德國障地區域的材料地帶中走出來。那都是薄弱的隊伍。兩小時前，他們在材料地帶外面的時候，還是加入的各生力師中的有秩序的部隊。

材料地帶的界限，又慢慢朝英國人方面轉過去。根據軍事報告，在苦戰之後，於晚間奪回了比克斯勾特和蘭格馬克。但比克斯勾特仍於是時第二次而且永遠失掉了。

在別的戰線上關於地點方面，還是同從前一樣，毫無變化。根據報告的說法，防禦者在這裏頗為勝利。

這一通夜，第二天和第三天，都以同樣頑固的緩鈍形式和毫無意義的彈藥消耗中繼續前進。雙方都有新的隊伍到材料區域裏面去。在中間這裏和那裏發生稀薄的戰鬥。地方沒有什末變化。一切都在彈痕地帶中原有的位置上。

直到八月三日所得到的全景是——敵人第一次在福郎登的大進攻，於損失若干不重要的陣地部分後被擊退了。但是這句話也只是勉強的說法。因為人既不能談到突擊，也不能談到陣地。以後就是完成泥濘狀態的一個雨季。砲隊戰還是繼續進行，毫不緩和。步兵運動絕對不可能。八月十日的報告說，防禦寬廣正面的新進攻，頗佔勝利。

八月十六號是新的大戰日子。情形同七月三十一日完全一樣。從前蘭格馬克所在的地方，又落到材料地帶中間，這就是說：蘭格馬克被英國人佔去了。以後材料又向後退去，這就是說，德國人又佔了蘭格馬克。

下午的現象一樣。蘭格馬克又失掉了。英國人直進到波爾卡培勒²³的緊前面。根據各種報告，這塊的戰事很危險，因為英國人差不多穿過了整個的德國材料地帶。實際上，這是以後追想出來的，這塊和別處一樣，根本就沒有努力做突破的事。

晚間，砲火又向後轉。雙方材料地帶在蘭格馬克相會。它們脫離它們固定的機構。白天來來去

去的次數太多，把它們熔化了。夜裏，它們應該再緊張固定起來。

一直這樣下去。軍事報告要替這種不可想像的單調，造出新鮮的話來，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除了連續速射和泥濘以外，任什末都沒有，人在那裏過一種幾乎難於相信的生活。雙方的損失都異常重大。注意輸入生力部隊與材料的曲線相適應，是各司令部作戰課的計算家的事。

遍地都是彈痕，材料地帶對着胡吐爾斯特森林（早已沒有樹林了！）進展，對着巴生得勒（一個由彈痕構成的混合物，因為屋瓦的粉末染了一點紅色）進展，對着在從伊彭到麥新去的大路（這條大路，只是在地圖上假想的一條直線）旁邊的該盧未爾特進展。

彈痕地帶的若干處所，曾紮過隊伍和司令部，都有紀念一個比較安靜時代的名稱，實在是很奇怪的事。譬如一個營部住在『少年堡²⁴』，一連紮在『斯泰格爾大廈²⁴』旁邊，一個備戰隊紮在『礮隊農院²⁴』。人們不能放棄他習慣了的觀念，在這裏亦然。假若人製定一種像在單調的海洋上常用以航行的經緯度系統，還比較適合這次戰爭的面目。人還在不斷地談波爾卡培勒的教

堂，巴生得勒的十字路，哈內俾克，格羅忒摩楞²⁵的風磨，赫楞塔革²⁶公園和諾內波斯辰²⁷。好像因此可以把一個裝滿了水的彈痕變作一根樹，一道城牆和一塊草地似的！

到了九月和十月。有幾多部隊已經作過戰軍司令部記的有賬。現在每天大約有十長列車的彈藥從本國運來，在這個窄狹地段上用。人總是畫新的陣地圖，在那上面看得見所謂前線，礮隊配備，火力分佈，備戰形勢，各司令部與戰鬪界限。這一切都是精確忠實的工作。前面是亂七八糟。又來了一個雨季。因病失去的兵異常之多。因為不斷的潮濕而發生的腸炎，逐漸增加。與水奮鬪既屬悲慘而且無效。泥濘繼續上升。材料毫不減少。人從有三合土庫的地帶中出來，現在沒有絲毫的保護了。

下面是所謂新的大戰日子：九月二十、二十六、十月初四、初九、十二、二十二、二十六、三十日。常是

25 Grootenrolen

28 Herentage

27 Nonnebosschen

同樣的景象，這邊和那邊的材料地帶，中間有稀薄的步兵格鬪，一種前無其比的殉難，一種不能描寫的失望。

十一月十二日，巴生得勒地方落到英國人手裏。以後地方的變動也完了。材料不顧這一層，它還是有若干時期無意識地繼續進行，直到最後知道戰事終了時，方纔停止。

地方的結果——四個月工夫，奪得了二十公里寬，八公里深的一塊地方。一個可作月宮景致的無生物的泥濘地帶。碎鐵有幾百萬噸。中間有二十萬人的尸體。

攻擊者的消費——幾百列車的榴彈，幾萬尊大礮。十萬人死了，三十萬人受了傷。減少的人共計有五十萬。

防禦者的消費——損失的材料較少，損失的人一樣多。

戰略的結算——沒有價值。

海格元帥宣言道，這是自一九一四年瑪倫河戰役以來，協約國所獲得的最大勝利。觀念混亂到這步田地，他竟這樣誤用勝利這個名詞！福郎登之戰是一個能力破產的主將的最遲鈍的表示。

他把一切動作都推到材料身上，一切困難都推到隊伍身上。

*

*

*

*

*

誰能讚美德國兵士在福郎登戰役中的功勞呢？

不是那弄得很困難，不知道從哪裏找表示讚美和敬意的新話語的軍事報告。

不是人慷慨地賜予那未戰死者的徽章。

不是人在國內爲死者建立的紀念碑。

那是心中一項完全靜靜的，完全不做聲的事件。一個鞠躬，一個傷心的哀悼，一種戰慄，一種切

齒忍痛和一個祈禱。

第二十五章 從伊孫左河到皮阿味河

福郎登的血浴和泥濘浴，幫忙協約國在軍事方面也能渡過一九一七年夏季的難關。法國人忠實地並且完全遵守勞合·喬治在巴黎同他們約定的話。

貝登元帥在軍隊中創造了鐵的紀律。五月嘩變的頭目都判罪槍斃了。政府壓迫國內一切衰弱的表現。組織了一種和報紙有電影的嚴格的宣傳戰爭。倦戰的人民總是靠着美國人的快來的援助。美國隊伍逐漸來到，在巴黎和法國各大城市中出現。他們穿着燦爛的軍裝，具有自信必勝的態度，留下了一個使人鼓舞奮發的印象。

但是假若英國人不用福郎登戰役去一肩承當西方夏季戰役的全部負擔的話，那這一切都不夠。他們不顧他們的損失，不管一切可見的結果的缺乏，全盤使用帝國的武力去作戰。他們明明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在獲得一次勝利，是應該牽制德國人，使法國人重新進軍，美國人到場作戰。

這時候有一種特殊情形幫助他們。德軍統帥部毫不知道法國軍隊中的一些危險情形。不然，就令在東方常是受着強大的牽制，而且眼看着目前福郎登的戰事，或許他們也要決定用力抓住法國人了。

因此，這個在世界大戰中最無意識最無思想的戰事，對於戰事的全部結算，也得到了它極重要的意義。它妨礙德國在西方作任何企圖。它防止我們利用那或許在戰事中最為順利時光——那時候俄國完全破落，潛艇戰達到最高峯，法國動搖，美國還不能參戰——去作勝利的決戰。

法國人遂巡摸索地，在八月間再第一次去試試他的戰運。他們還不能從事大的戰事。但是貝登元帥所作的兩次短期的打擊，馬上就表示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們獲得了意外的好結果。

凡爾登北邊曾經飲過血的地皮，現在又看見了大戰的礮彈雹子和步兵線成浪的前進。在幾天之久的準備礮火以後，八月二十日，在馬斯河的兩岸，阿福庫爾森林與一向極有名的都窩孟森林之間，舉行攻擊。德國部隊受了沉重的打擊。只得把三〇四號的高地和死人山放棄。烏鴉林和邱米厄爾森林連同累格內維爾村莊又落到法國方面去了。法國人在馬斯河的右岸，一直闖過薩摩

業，佔領塔盧峯和弗塞斯森林，並且達到苦蒙村。

這許多名字，這許多對於一九一六年二月裏德軍大戰的痛苦回憶，那時候，福根海叫人對馬斯河要塞大舉進攻。現在差不多一切又落到敵人手裏去了。

加入各師在新戰線上抵抗敵人。他們只應該作局部的反攻。因為西方預備隊的狀況甚爲緊張，不能施行一種普遍的反攻。福郎登戰役以其全力在那兒逞凶肆虐。人只得用極少的兵力去維持。戰事在這塊留下的餘波，一直延長到九月以後。後來它衰弱下去，變爲正常的陣地戰。

不只是陣地戰而已。法國人又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再作第二次攻擊。這一次貝登選了那所謂拉浮角做目標。德國人在二月裏新築的西格弗里德陣地與四月內法國人在公主路上達到的陣地在那塊接界。德軍正面組成一個直角，朝索阿松方面，大致突出到拉浮。在德國方面，人屢次把放棄弓形地帶的事考慮過，但是又作爲罷論，因爲如此，那在公主路上高地的整個陣地都不能保持了。人總是算着法國人來攻擊，不會受意外的吃驚。

因此結果就越發悲哀。法國人轟擊了九天的工夫，厄勒貳低地完全罩在氣體下面。一九一七

年十月二十三日，舉行攻擊，打入了那個角。再不能前進了。爲了新的戰線，作了幾天工夫的苦戰。十一月一日，最高統帥部下令次第放棄整個的公主路，把正面撤退到厄勒忒低地那邊的北面山坡上。撤退時沒有受敵方干涉，而且救出了一切材料。

戰事慢慢地死下去。法國人又成了精力旺盛的敵人，是的確的事了。

五月中間，當阿拉斯之戰，恩河的二重戰和香濱之戰，最後一次燃着它們全部烈火時，在遠遠的下面意大利戰地上，開始第十次的伊孫左河之戰。奧國人抵抗着。在延長到三星期多的激戰之後，局勢平定下來。意大利人在閣爾慈的北邊得到了一塊突出的地方。奧國人的損失還可忍受，意大利人的損失卻異常之大。在他們方面也顯出了與法國人相似的關於道德方面的影響。

差不多有三個月的工夫，沒有較大的戰鬪。兩個敵人的血都流完了。長期的休息，容許卡多爾那依照法國的樣子去改組他的軍隊，並且以極度徹底的辦法，去準備他的第十一次伊孫左河之戰。他完全依照西戰場的模範辦理，是海格元帥的忠實學生。他在窄狹區域上配備了五千尊大礮

和五十師人，以後用這個十分笨重的集團，在連續速射之後，於八月十八日，向閣爾慈與亞得里亞海間的伊孫左河陣地突擊。

那個不大懦弱的人，勉強抵抗那個雖然在物質上佔優勢，實際還要懦弱一些的人。意大利人沒有攻擊的熱情。這對於奧國人是一項絕大的福氣，因為他們內心的力量，在材料影響之下，日見衰弱。整個部隊離開被礮打得厲害的塹壕的事，已經在發生。逃兵的數目很大。

別的部隊作戰頗為卓越。當意大利人在閣爾慈南邊作了一個大凸的時候，奧國部隊反攻，又奪回了失地。但是現在當卡多爾那再向北延展他的攻擊時，他的各師人在閣爾慈北邊躊躇不決地前進。奧國人還是用他們的全副精力，至少要抵住意大利人。一種最後的民族精神，吹過這個已經趨於滅亡，只是由人工支持着的軍隊。命運在它的結局中還停頓了一次。意大利人被攔着了。卡多爾那因此被判決了，應盡其所有去作材料戰。礮火在伊孫左河畔轟了幾個星期之久。差不多每天都有步兵浪從塹壕裏升起來。但是奧國人抵抗着。

九月初間，第十一次伊孫左河之戰，可以說是完結了。它的結果是很明白的。這一次還是很好。

但是假若過些時再來第十二次，應該怎樣呢？第十二次就是最後的一次嗎？用奧國人去對付這樣的新攻擊，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卡爾皇帝在他軍隊這種嚴重狀態中，知道一個單簡的計策。他向他的同盟宣稱，假若要意大利正面不破裂，必須德國幫忙。他於德國隊伍在福郎登遭受恐怖的時候提出這項要求。法軍在馬斯河兩岸的攻擊，方纔完結。沒有隊伍可以去收復失地。人還應該算到，法國人和英國人要在西線別的地方重新進攻。在東方，人於異常緊張情形之下，還抽調了幾師人出來，以便對俄國實行最後的決戰。

每個德國兵都被用到了。四面八方都缺少他們。國內的補充狀況甚爲可慮。若干美國部隊已押到西線安靜的地方，在學習戰鬥了。

難道現在還應該負責，把隊伍送到意大利戰線上去嗎？人應該把這個問題倒過來——難道應該負責不做嗎？這是一個痛苦的，但是難於避免的必須，沒有別的法。雖然德國還不知道卡爾皇帝的不忠實，但是柏林的人已經覺得，維也納的政策靠不住了。但是假若意大利正面破裂了，奧

國人單獨締結和約，那德國既不能利用它在西方的防禦結果，又不能利用俄國的克服。歐洲的戰事舞臺，是堅固的整個。如果有一部分坍塌了，全體都要坍塌的。

從東西兩戰場抽出了七師人來。這是最後能拿出來的隊伍了。自然他們仍由德國方面指揮。他們隸屬於第十四路軍，得到那位在東方和馬其頓戰必勝，攻必取的鄂圖·馮·柏羅將軍做司令官。

他們不到意大利去增強奧國人的防禦正面。他們的任務是攻擊，因為他們應該很快地把手空出來，再到西方去作戰。本來應該照着孔刺德·馮·霍真度夫的原有計畫去辦，即在亞西羅和亞西羅之間舉行攻擊，沿厄直河而下，藉一次巨大的衝突，去包圍在威尼亞西亞平原的卡多爾那的軍隊。現在不得不把這個有誘惑性的計劃擱起。因為現有的兵力絕對不够從事這種大規模的作戰。

最迫切的戰略上的要求似乎是結束伊孫左河正面的戰事。爲了在最短和最經濟的路上達到這個目的，依照奧國大本營的推薦，在屢次圍戰的正面的緊北邊，伊孫左河的上游，夫利池與托

爾實因¹區域中舉行突擊。假若這個突擊從西南方面越過契維達勒²到平原，那在短時期內就可達到它的目的。

雖然在西方有一切的困難和一切的壓迫，在東方有一切的努力，那在南方無與倫比的德國軍隊，仍同時與奧人合作，去開始第十二次的伊孫左河之戰。幾天之後，它便發展成功在全部伊孫左河戰役中最偉大，最光榮和最值得佩服的戰役了。

這彷彿是從西方可怕的單調與東方無盡窮的草原中醒覺一樣，是一種被解放了的戰鬥精神的叫聲，這種精神就是福郎登地方由血液作成的沼澤，也不會把它抹殺。

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隊伍開始進行，他們在人煙稀少的山地中所遭受的各種困難，說起來差不多近於荒唐無稽。只把規定去攻擊的隊伍置於正面附近的安全處所，都是不可能的事。沒有

1 Eltsch und Tolmein 均濱伊孫左河左岸，前地在北，後地在南。

2 Cividale 地名，在托爾實因之西。

最可憐的宿營工具。所以德國部隊都集中在卡拉汪青山脈³北邊的克拉根孚爾特、維拉克和南邊的克賴恩堡⁴區域內。他們在那裏得到他們的山地武裝，並且藉在山地中的練習去熟悉他們的新任務。

步行一個星期到正面上，這是在狹窄山口路上的高山旅行，這條路上只有少數地方車輛可以互讓。整個的縱隊交通，都應該在夜間舉行，以便躲避意大利的飛機。爲了減輕在道路上的負擔，步隊根本不得帶輜重隊。每人拖八十磅重的行李在山上上坡下坡。

礮隊做了幾星期的安礮工作。安置一尊礮在障地裏，在這塊常是一種高地旅行的藝術工作。用繩索，牲口和人的肩頭搬運那折散了的礮到山頂上去，一辦就要幾天的工夫。整個的彈藥都應該從深谷裏照樣拖到山上去。

3 Karawanken-Kette 卡爾恩阿爾卑斯山的奧國部分，爲奧國與巨哥斯拉夫之界限。

4 Klagenfurt, Villach und Krainburg 一爲奧國坎騰邦首府；二爲該邦蘇威，濱多瑙河；三爲蘇威，在首府南五十公里。

礮兵連十二分小心地向敵人陣地射擊。他們不得因為大事活動，預先洩露了攻擊的意思。這時候步兵來到。他們本來只應在夜晚走。但是因為兩條進軍路的窄狹和兵士過度的負擔，完全不能實行。部隊不斷地走了四天四夜。所謂休息，只是蹲在路邊和背囊上而已。

秋雨如注地落下來。兵士全身透濕。包裹衣服吸滿了水，因而加倍的重。準備的宿營大半都因為疲倦了不能達到。沒有火可以烘乾衣服。人不能休息，因為應該利用每一剎那去前進。隊伍時常作成一行，從密集的車輛中擠過去。

峽谷都是冰窖。山澗的水漲成了巨大的瀑布。一個一個的礮車縱隊勉強擠過窄地。往往一切都停頓幾小時之久，沒有人知道障礙在什麼地方。

在黑暗得可怕的十月夜裏，車輛連人帶馬衝到深處去。疲乏的步兵在水中湮死，他的戰友都不能救他。凡是載重汽車，大礮和礮的前車不能前進的地方，它們都應該被丟到深淵裏去。在岩石與深谷之間不能向後轉，不能推到旁邊，而且，假若一切都要及早達到目的地，又不能中止前進。

這種艱難困苦，他們至多只是在塞爾維亞戰役中忍受過。但那時候是有全副精力，給養良好

和慣於勝利的隊伍。今天，是自從兩年以來，只能得到根據科學計算，僅足維持最低限度生活的食物的人。這些隊伍忍受一切，毫不做聲。奧國人看見這種英勇精神，弄得口張眼開。

在這塊通過山道的隊伍，曾經作了三年的戰，三次厲害的材料戰，幾打運動戰和三個冬季的陣地戰。他們認得飢餓、恐怖和常與爲鄰的死亡。他們曾經到過法國、俄國、塞爾維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馬其頓，以後又到法國。他們是那逐漸死完，不知恐怖，忠於職務而且與死神極爲親密的軍隊——全世界都對他們脫帽致敬的軍隊的一部分。一種新典型的兵士，沒有鼓舞與喜悅的兵士，忠於義務，具有戰友情義，不多說話的大丈夫式的兵士。

三年內人要他們做的事務，他們從不會沒有實行過。這一次他們自然——這兩個字在三年中已經成了他們性質的一部分——也要辦。

德國隊伍於凍得半死，全身透濕，餓得要命，並且因爲多日劇烈行軍，幾乎弄得疲憊不堪，終於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攻擊區域。叫隊伍在這種情形之下，去攻擊，許多軍官都很疑惑。但是鄂圖·馮·柏羅將軍於二十三日晚間下令，要在次日開始攻擊。

* * * * *

奧國克勞斯⁵的奧國軍團紮在夫利池地方，十四路軍的北翼上面。德國斯泰因和柏累爾⁶的集團軍集中在中部，托爾賈因的兩邊。對面是高山連着高山，深谷連着深谷地威嚇着。兩年半造了三個堅固的意大利的障地，夾在岩石之間。二十五公里高的山脈——後面有契維達勒帶着威尼亞平原的支脈在招手。奧國斯科提⁷的集團軍，組成攻擊軍的南翼。

進軍的事不會瞞着意大利人。卡多爾那把他軍隊的重點從伊孫左河下流和閣爾慈向北移動。卡倍羅⁸將軍所統率的第二路意大利軍，包有可靠的意大利的隊伍。就數目講，差不多超過攻擊者的三分之一。奧國的降兵洩露了原定於十月二十二日舉行攻擊的時間。不料到了這天並未

5 Krauss

6 Berrer

7 Skotki

8 Capello

進攻，弄得卡多爾那莫名其妙。他不會想到德國人這樣迅速地完成他們的準備，以為有較長的延期。他抱着大言不慚，自稱勝利的心情——這種情形足以表示他兩年來的作戰——在大戰的前一天向全世界宣告道：『敵人集中了大軍，預備進攻。他們也看到我們一切都有準備，不用害怕。』

十月二十三夜裏兩點鐘左右，規定的礮兵戰爆發，在崖壁上發出可怕回聲。德國礮隊從幾千大礮管中，向敵人礮兵陣地放射氣體。這一夜甚是黑暗。山峯上落雪。谷裏下霧雨。以後霧從坡上升去。但是從這個山峯到那個山峯，有逐漸變清楚的赤色晨光。意大利礮隊的回答，逐漸疲弱。

從六點半鐘起開始榴彈射擊。岩石爆炸。鐵片和石片的轟聲，充滿深谷。沒有人一類的東西在這種混亂之中動彈。

正八點鐘時，當德國迫擊礮還向敵人第一道防線轟擊了一次之後，步兵從壕溝裏出來向敵人衝去。最後一個礮彈落下去時，他們差不多就拿着手榴彈站在嚇呆了的意大利人的面前了。

一刻鐘的事業。掩蔽部塞滿了舉手求降的意大利人。要趕他們去抵抗的軍官，簡直被拉走了。整個的部隊都用跑步跑到德國陣地那邊去，以便逃出礮火的地獄。他們走得非常之快，以至於人

不能給他們一個嚮導。

敵人的阻止射擊，差不多沒有發生效力。前線報告還沒有到備戰隊那裏以前，德國人便到了那塊了。手榴彈咆哮。防禦者投降。

走過斗坡，再朝意大利的第二道陣地去，那道陣地比第一道高八百米達，是最重要的陣地。預備隊在裏面，頭並頭站着。但是戰神對攻擊者很仁慈。那為霧氣和火藥氣充滿了峽谷，使敵人看不見攻擊者上去。意大利礮隊射擊的地方，都遠在德軍出發陣地之後。當敵人指揮部終於醒覺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可怕的鋼盔已經在塹壕前面浮起來。手榴彈砰砰地響。

下午這件事辦成了功。

克勞斯北集團的奧軍，在克爾恩塊狀山彙的北坡只有平常的結果，在南坡進行較好。反之，斯泰因集團軍最北的一師，普魯士的第十二師步兵，以雷霆萬鈞之力，撞過整個的意大利陣地系

統，並且在攻擊的頭一天，就有幾部分達到伊孫左河谷中的卡爾夫賴特¹⁰——這是伊孫左河全部戰役的唯一成績。他們深入敵地有二十八公里之遠。因此，在克爾恩南部的敵人強大部隊，被壓潰了。因為兩面都在射擊，他們不能退過伊孫左河。夜裏，他們成千地繳械。

在中部，斯泰因集團軍與柏累爾集團軍南翼上的阿爾卑斯軍團，上了伊孫左河那邊的高山。這塊的敵人第二道陣地，在短時的嚴厲打擊之下也破裂了。奧國斯科提南集團軍也差不多進到同樣的深度。

在卡爾夫賴特那邊，是意軍第三道即最後一道陣地，橫在馬塔儒爾¹¹塊狀山彙和斯托爾¹²山脊之上。如果它在第二天陷落了，就要作從山上下來到平原去的戰事了。

10 Karfreit 在前地西南，濱伊孫左河左岸。

11 Matajur 在卡爾夫賴特東十公里。

12 Stol

德、奧的損失極小。一切都有極好的成功。在這種攻擊方法上極爲重要的礮兵和步兵的聯絡，沒有在任何地方中斷過。

軍隊的氣象在夜裏因爲行軍的過度辛苦，甚爲鎔洗，現在自信必勝，又很發揚了。頭一天已經表現他們在攻擊中佔有巨大優勢。這對於西方可怕的材料戰與東方草原的無窮的單調，該是如何的不同。又分配給第十四路軍的奧國部隊，也忠勇地打了仗。

頭一天已經俘虜了三萬意大利人。德國人背後的大路都被他們充滿了。他們幾乎不能明白，他們怎樣做了俘虜。他們不做聲，睜着大眼，面色驚異地走到奧國兵站裏去。

初次突擊差不多達到了三十公里的深度。如果有人想一想地勢的異常困難，那這是一種近於幻想的結果了。

卡多爾那將軍在他軍隊最大不幸的日子的晚間報告道：「敵人來時我們很有準備。正面的許多地點上，有激烈的礮兵戰。期待的攻擊不會舉行。將近正午時，敵人礮火因爲天氣惡劣而弛懈。以後我方礮隊的報復射擊也慢慢地緩和。」

這時候，他已經在作從烏第涅¹³大本營逃走的各種準備了。

*

*

*

*

*

十月二十五日，太陽從蔚藍的天上照下來。

冒險的部分，突擊發展成功大規模的作戰。

小的德國突擊班，俘虜敵方整營的人。若干部隊正式向山間陣地作戰。幾百個步兵，用掠得的牲口載着半打機關槍和迫擊礮，有時也帶一尊礮——他們就這樣獨立地作了幾天工夫的戰事。有時候，他們只是從山峯和坡那邊看見他們的姊妹部隊。沒有人受別人停頓的影響。這好像一種賽跑，看誰能夠先望見平原。

符騰堡邦山地營的一個中尉，帶着一個小小的部隊，在三天之內，作了一連串的獨立行動，虜了七千個意大利的兵和一百四十名軍官，又奪了九十尊大礮，自己的損失只是死了七個人，傷了二十九個人。他的俘虜裏面有團長和旅長。帶着一羣人攻取馬塔儒爾山頭的也是他。

13 Udine 上意大利烏第涅省的都會。

還有一個小得多的部隊，也同樣獨立地衝過整個的山脈，第三天帶着他的三十隻槍，忽然看見契維達勒上面山脈旁邊的意大利第二路軍的指揮部。這些不害怕的人馬上決定佔據從山中出來的唯一的退路，埋伏着，陸續捕獲了一個敵方載重汽車縱隊，一位正要到他山中隊伍那塊去，乘着汽車帶着副官的師長，以後又捉了五十名俘虜。他們小心謹慎地把這貴重的戰利品拿回來。

由有精力的軍官做指揮，由逐漸變好的部隊做的成百的各個行動，故全軍不可遏抑地朝平原前進。

十月二十七日，浦爾革西摩峯¹⁴，契維達勒和平原前面的最末的愧狀山墜陷落。同日晚間掠取契維達勒。爲意大利第二路軍預備的無數的儲蓄品和糧食，都被獲取了。現在奪得了到平原去的一切入口。有些敵軍部隊在作戰，與他們山中的指揮部還沒有聯絡。他們陸續解體，做了俘虜。現在再沒有障礙了。

十月二十八日夜裏，德國隊伍向烏第涅前進。卡多爾同他的大本營住在那裏。人打算去襲他。

與意大利各部隊的短兵戰在黑暗中發生，他們從夢中驚起，覺得德國人是怪物。來的敵方預備隊還是得着在山中下車的命令，當他們坐着載重汽車到達的時候，被拘留着，毫末停頓，就用原車送到後方去做俘虜。他們不用下車，並且對於如此迅速終止他們作戰的事，沒有表示絲毫的悲哀。

意大利人的通信聯絡，弄得異常紛亂。沒有一個軍官知道他的比隣隊伍在那裏。好多隊伍同他們的整個司令部都做了俘虜，同時他們又在找他們自己的連部。德國人的出現，到處都喚起了恐懼和無助的混亂。

柏累爾將軍，即以他的名字為名字的中部攻擊團的指揮，跟着他部隊迅速前進，不知不覺地上了他部隊的前，忽然到了一個敵人部隊的中間。等他認識這個錯誤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他正拿着手槍抵抗，已經中了一顆致命的子彈。他輕輕叫了一聲，血流滿面在汽車中倒下了。攻擊團的

指揮由荷發刻爾¹⁵將軍擔任。

十月二十八日，佔了烏第涅。一部意大利的軍用列車，裝滿了兩千兵士，剛到車站預備下車，便被拘留起來。卡多爾那在前幾點鐘纔離開這裏。國王在下午也到這城裏來過。當該城官吏依照市長的命令張貼佈告時，看見德國人來了，嚇得一跳。佈告中說，山地中的意大利正面，毫未動搖，本城居民絲毫不用恐慌。

在不斷前進的這一天，閣爾慈和亞得里亞海間的整個伊孫左河正面也陷落了。意大利的第三路軍不停地退卻，免得被迫回艦。這次作戰的目的原來很有限，現在卻繼續不斷地擴大。

恐慌已經到了意大利人的身上。被擊者的最後根據失掉了。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抵制德國人部隊中的紀律懈怠。整羣的人昏頭昏腦地跑到兵站裏聚集着。

攻擊開始後的第六天，十月三十一日，德國軍隊達到整個的塔臘門托河¹⁶。在該河與山當中

¹⁵ Hofacker

¹⁶ Tagliamento

的平原上，即暴風吹來的處所，密集着兩路意軍的殘部。德國隊伍比以前任何時都高興作戰。奧國人也打得好。

但是塔臘門托河漲了水，意大利人不顧他還繫在河東邊的隊伍，把一切渡口都炸毀了。

兩天之後，這塊的事也辦好了。由北邊克勞斯集團軍開始。那都是波斯里亞的步兵，他們最先渡過了該河及該河六條漲着水的支流。夜裏，他們守着橋頭，抵抗敵軍的一切反攻。

十一月三日的早晨，整個塔臘門托河正面很快地都破裂了。這個強大的天然欄柵都不能做被擊者的根據。

十一月九日，先頭追擊部隊達到皮阿味河。那又是那位符騰堡的中尉和他的一羣人，他們在冒險的戰鬥中得到了尖端的地位。部隊的武裝都損失了。礮隊只有極小部分能夠跟着。他們用小車推行行李或者叫牲口去拖。他們不用行軍灶。那地方有的是串燒肉。他們又可以盡量飽吃一頓了。這是一件實在的慰樂。他們的攻擊精神，是一種狂勇的果敢。他們咬牙切齒，看着那道寬河。準備過河的一切手續。

當指揮部還在從事準備工作時，隊伍的一部分因為自己的衝動，已經過河去了。這一次又是那些有性質剛毅，富於決斷的領袖的勇敢的符騰堡人與奧國的步兵跟着他們。在隆加羅內¹⁷附近，他們打了一個深的楔子到意大利軍的部隊裏，停了從攻擊正面北段湧退下來的幾千意大利人和他們的輜重。

這時候，另一個繼續向南藉突擊過河的試驗，沒有成功。北方克勞斯攻擊兵團，想從北側擊破壞皮阿味河西邊的敵人陣地。但是十一月十三日，該團在格拉巴¹⁸塊狀山麓上與敵人衝突，已經未能克服。雖然繼續去攻，但是這次戰爭不久就得了一種流血甚多毫無結果的性質。

沿着皮阿味河紮住的一切隊伍，都深信要繼續進攻。但是最高統帥部看得比較遠些。它知道，有六師法國兵和五師英國兵在那邊開進集中，是意大利人在困難中懇求來的。他們由法約勒¹⁹

17 Longarone

18 Grappa

19 Fayolle

將軍統率。福煦將軍趕來，與卡多爾那討論以後作戰的事。卡多爾那表示可以勝過加於他軍隊的不幸。福煦勸他繼續退卻，他不肯聽。他想藉英、法援軍的幫助，無論如何要保持皮阿味河的正面。

現在要去對付這個得了援軍而且從他失敗中逐漸覺醒的敵人，超過了德國隊伍的力量。困難迫着人要節制。實際是痛苦的。人不得在意大利從事那不能達到的目標，因為在別處更迫切地需用兵力。

奧國人在孔刺德·馮·霍真度夫影響之下，從北方亞西哥和亞西羅的角上出來，打起精神，還舉行了一次攻擊。孔刺德·馮·霍真度夫又得到了一次不幸。他攻擊了許多次，但是沒有進步。戰事還有些餘波。上面在提羅爾，下面沿着皮阿味河，尚有局部戰鬥。德國隊伍陸續從正面抽調出來。他們應該到西方去。

卡多爾那被意大利政府犧牲了。他走了，受着一種非常的，差不多唯一無二的敗北的咒罵。他的軍隊在七個星期之內除流血的損失外，犧牲了三十萬俘虜。三千二百尊大礮，三千架機關槍和三十多萬枝步槍，都落到攻擊者的手裏。再加上兩路意大利軍的武裝。

此外，什末時候再在伊孫左河畔企圖進攻的計劃也沉沒了。

一種如何的轉變，三年硬戰後的一種如何的勝利！對於幾年之久受材料影響的恐怖的兵士，該有一種如何的道德上的凱旋。差不多一切德國種族的子孫，萊茵流域，易北流域，多瑙流域和厄直流域的人都共同作了戰，並且完成了偉大事業。

意大利人在這次失敗之後，再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直到大戰終了時，英國人和法國人都非幫助他們不可。意大利軍隊的力量，只够作牽制奧國人之用。

但是奧國軍隊因為內部分化作用，也不能維持了。就戰略意義上講，意大利正面在長時期內脫離了世界大戰的範圍。

第二十六章 東方的議和

最高統帥部在西方一切都緊張與準備進攻意大利的期間，不會一天忘記它的目標：絕對要在東方盡量迅速地議和。自從俄國三月革命以來，已經失掉了許多寶貴的時光。現在應該彌補就誤了的事，以便最後把一切兵力調到西方作決戰之用。

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已經可以算到，他們在本年內不能在西方作決定勝負的戰事了。有一項痛苦的運命貫穿着全部戰事，即德國最先非在別的戰場上，去找可以決戰的基礎不可。因此，所以在一九一五年有在俄國的大遠征，所以遠征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所以遠征意大利，並於一九一七年夏季和秋季，對革命的俄國作最後的遠征。別個戰場上的大勝利，驅去了極關重要的唯一勝利，在西方的勝利。

七月底，藉德國幾師人的衝力，在加里西亞和布柯維納，肅清了克倫斯基的攻勢以後，最高統

帥部就整頓結束戰鬪的計劃。它想把戰鬪分兩部分進行，一在極北，從庫爾蘭出發向聖彼得堡，一在極南，從塞勒特河出發入摩耳刀，以便令羅馬尼亞也投降。兵力不敷分佈，只得按照時間陸續舉行這兩場戰事。人把北方的戰事看得最爲重要，因爲可以直接威脅聖彼得堡，所以最先舉行。第二場對於摩耳刀的戰事，以後不會實行。遠征意大利需要爲摩耳刀預定的隊伍。但是幸而查出來，只要在北方作戰，就足以達到所努力的結果了。

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幾師德國兵過了里加和度那堡中間度那河，逐散了俄國人，捉了幾千俘虜，然後向北迅速前進，從里加東邊走過，達到里加海灣。

就軍事上說這個企圖不十分困難。俄國士氣都十分沮喪，只作微弱的抵抗。九月三日，已經佔了那座老的騎士城。城內人民，大半都是德籍居民，歡迎入城的隊伍，當作解放他們的人。他們在沒有記律並且十分布爾塞維克化的俄國暴兵活動之下，受了許多痛苦。那只是還要來到的可怕的屠殺的序幕。

德國隊伍本來都願意繼續前進，如果必要時，直到聖彼得堡。但是一種這樣的計劃雖然十分

誘人——最高統帥部只能以有節制的打擊去工作。不得多用一個人。遠征聖彼得堡，從戰略觀點上看是對的而且可以實行，但在現狀之下，只得看作軍事的幻想。

在里加海灣進口的地方，掩護芬蘭海灣與聖彼得堡的，有三座波羅的海的島：俄塞耳、摩恩和達哥¹。最高統帥部要藉陸海軍的聯合作戰去佔領它們。他們以為，俄國人要把這看做遠征聖彼得堡的先兆。或許因為這樣，使他們稍微熱心一點，努力和。

十月十一日，一個德國輸送艦隊，在一個外海艦隊保護之下，離開庫爾蘭海岸的里堡港。船上載着第四十二師德國兵和分配的特種武器。強大的水雷搜索隊，把海灣進口處的封鎖水雷都掃除了。

十月十二日，艦隊上的重海軍砲在俄塞耳島北邊轟射。兩小時之後，俄國的海岸砲台停止它的射擊。先頭部隊登陸。他們只遇着了微小的步兵抵抗。短時間後，他們佔了敵人的砲台。這時候別

1 Osel, Moon und Dagö 一廣一六一八平方公里；二在俄塞耳島與愛沙尼亞海岸之間，廣二〇七平方公里；三廣九六五平方公里。現均屬愛沙尼亞。

的部隊登陸。

德軍在這島上前進，好像一道閃光一樣。腳踏車隊代替騎兵組成尖兵。步兵以強行軍跟着。俄國人向東部擠在一塊。他們的意思，要逃到小的姊妹島摩恩島上面，再從那裏去奪取愛沙尼亞海岸和陸地。但是他們沒有算到德國的魚雷艇。到摩恩島的渡口已經封鎖了。

發生了若干戰鬪。俄國人被攔到島上頂東北角裏面，差不多不能動彈。十月十五日，他們一齊投降。三天之後，摩恩島和達哥島也被佔領了。俄國人失了一百多尊大礮和兩萬俘虜。幾乎沒有一個人逃上陸地。

在對里加和上述諸島的兩次戰事中，已經完全明白表示，俄國軍隊沒有戰鬪價值了。當克倫斯塞在聖彼得堡還自滿地做民主社會共和國的首領時，軍隊中的布爾塞維克化差不多已經完成了。人們奪去了他們軍官的一切命令權，只是因為所謂形式問題，還准他們留在隊伍裏。固有的指揮權，移到軍人蘇維埃手裏，各人都照自己的意思行動。他們只有一點相同，就是要避免作戰。他們已經在燒虜姦殺。凡是隊伍與城市居民接觸的時候，這裏和那裏已經顯出恐怖的傾向。爲人暗

中挑撥，藉殘暴有勢的人預備好了的社會憎惡，燃着火焰爆發了。

長久期待的事，終於在十一月十六日發生。克倫斯基被共產黨打倒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從看不見的地位走出來，公然奪取了政權。在聖彼得堡流行着赤色恐怖，而且迅速地蔓延全國。資產階級被虐殺了。壓迫者宣佈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藉血流成河，與虐殺他們敵人的方法，去鞏固他們的統治，威脅反動的一切抵抗力。一切都弄得顛顛倒倒。俄國的分崩離析，忽然變成了一個瘋狂的集團。

從混亂的火堆裏，發生了兩個過激派——一種極度改變人性的兩個使徒——的赤色統治。赤色俄皇的列寧²與獨裁者的托洛茨基³，成了俄國的主人。他們的精神，他們那有魔術的意志力——從俄國心靈中極神祕的，難於測度的，在我們西歐人絕對不能明白的深處發出的意志力，把有忍耐性的小母俄國，變成了一個殘虐的復仇女神。他們從俄皇的默默作了犧牲的軍隊裏，從

² Lenin (10. 4. 1870—22. 1. 1924)

³ Trotski (25. 10. 1877—)

克倫斯基的墮落了的革命兵士中，創造了紀律良好，精神奮發而且極端信仰他們領袖的紅軍。

西方的外交在這塊毫無辦法。協約國的公使也知道這一層，都逃出聖彼得堡。這裏流行着沒有人能鎮壓的原始的本能。這裏有全新的東西從深處抬起它的醜陋的面孔，直到現在的一切都在紅火中滅亡了。新勢力的第一個凱旋的呼聲，同時也是要世界革命的呼聲，對從前一切有勢力的人作戰，在人類生活的任何區域上作戰，沒有原宥。

幾天之後，列寧用無線電發表『致一切人』的第一篇共產黨宣言。他向各政府和人民請願。他要求各國政府在他們人民面前在世界面前宣言議和。一切民族應該聯合起來，以便恢復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訂立一個『在諒解與合作基礎上的普遍公開的和約。』

這是一種如何狡猾的通告！世界革命與混亂的預言家，無產階級殘忍專政的宣傳者，利用議和的喇叭。他們懂得那互戰了三年之久，勝負還沒有分曉的各民族的深刻的倦戰與劇烈的疲弱。他們認得在歐洲到處流行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們覺得他們下的種子在這地上快要成熟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初，在拉浮角喪失之後，放棄南面的公主路，同時在塔臘門托河與皮阿味河間的意大利遠征，也達到最高點。兩天之後，在聖彼得堡的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得到勝利。十一月十日，是福郎登的最後大戰日，喪失了巴生得勒。這些事變突然迸在一塊。最高統帥部在一種異常緊張之中。魯登多夫說：『我的精神在東方和意大利，我的心思在西線。意志應該使精神和心思合爲一致。我早已沒有愉快了。』

人以爲至少在西方可以喘一口氣。不料本年對於德軍還有一次最末的打擊。

海格元帥用那剛在福郎登沼地以其士兵的精華，埋葬了德國到塞布盧該⁴即潛艇根據地的希望。英國人來施行這個打擊。海格元帥崇拜材料戰的偶像有四個月之久，徒勞無功，現在明白過來了。

福郎登的慶殺，使他那遲緩工作的腦筋，得到了一項別的計劃。他漸漸明白了。他開始想道，作

4. Zebrügge 比利時的要塞港口，歐戰時爲德國艦隊及潛艇根據地。

幾星期之久的愚鈍的轟射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無盡藏的材料，一下賜了他兩種補充品。那便是坦克與飛機，直到現在，人還沒有充分利用它們的效力的可能性。人應該把材料從死板不動的方式中拉出來，人應該叫它們運動，不要減少它們的搗毀力量。這裏有了新成功的機會——異常的力量集中並且同時有最大的運動性。移動彈幕射擊，坦克和飛機為緊密的戰術合作，中間還有步兵做默默不語的服役者。

三百六十部坦克，一千架飛機，一千尊大礮，十二師兵和十公里的戰鬪區域——這樣算來，應該够用。

十一月二十日的清早，英軍的連續速射在喀姆布來前面怒吼，密度極大，毫無空隙。同時天空又充滿了飛得極低的驅逐機。馬上向前射擊。在射擊幕後，從阿夫稜庫爾林中爬出那一望無涯的嘩喇嘩喇的坦克羣，上有飛機保護，後有小的步兵羣跟着，走過中間地帶。它們穿過彈痕，攀過大路的斜面，它們左右旋轉，並且兜圓圈子。它們唧唧喳喳地輾平鉄絲障礙物，毫不停頓地橫過塹壕。

它們是這戰場上的實際主人，凡屬一切生物，都站在它們具有令人癡痹的威脅之下。

它們進行得異常之快。在德軍預備企圖做什末事以前，坦克已經碾平了十公里寬的一個洞，到西格弗里德陣地裏面去了。第二路德軍勉強抵抗着從後面擠來的敵人。晚上，英國人到了向喀姆，布來突進差不多有十公里深的弓形裏。爲要奪取這座城市，又用騎兵。但是當坦克恐怖停止的時候，又遇着了防禦者。騎兵旅在喀姆布來西南四公里的康泰恩⁶與該城南面五公里的盧密里⁷附近都被擊破了。

形勢嚴重到極點。最高統帥部把附近可以搜集的預備隊都調去供用。當他們到達的時候，部隊已經在酣戰中了。

英國人缺乏對於這些新局勢的知識，又不曾盡量利用這已經很可佩服的突破。當海格元帥

6 Cantang

7 Runilly

的隊伍以後幾天再來進攻時，防禦又堅固了。雖然如此，德國人的形勢還是十分惡劣。部爾隆林⁸被英國人奪去了。德國部隊在失望的抵抗之下，放棄了若干地帶。

目前戰事弛緩下去。十一月二十七日，普魯士的禁衛團和玻美爾人都來了。他們鞏固防禦正面。作了奪部爾隆林的惡戰。英國又密集起來作寬廣的攻擊，毫未得到益處。

十一月三十日，第二路軍完成了他們反攻的各種準備。對於突進的敵人的報復好像一陣暴風雨。他們在南方側面，朝喀姆布來到佩倫大路方面，克累夫刻和非得會呂⁹中間的突入地與整個阿夫稜庫爾林——即十一月二十日坦克恐怖所突破的地方——作巨大的突擊。

第二個突擊是對着突入地北面，在部爾隆林與摩夫累斯¹⁰村。同時德國中軍又在克累夫刻與部爾隆林間進攻。

⁸ Bourlon 在喀姆布來之西。

⁹ Crèvecoeur and Vendhuile

¹⁰ Maunves 在部爾隆林之西。

德國部隊用力握着敵人。礮隊緊緊地跟着，以便隨時抵禦坦克。在整個的突入正面上，啞啞地放着封鎖射擊。

英國人固守着從前德國陣地的塹壕。但是德國衝鋒隊有奪取塹壕的極好經驗。這是久已沒有看見的步兵的鏖戰。一部一部的坦克都不動了，或者在礮火之中被燒着。德國的驅逐機營向他們敵人的飛機撲去，找着了豐富戰利品。

他們慢慢地而且不斷地向前進。在唯一深刻的運動中，作長驅直入，進攻的事是不用想的。地勢的困難與敵人大戰的經驗不准人這樣辦。反攻達四天之久，常是再從新開始，常是從敵人正面上奪得一塊新地方來，常是重新地整頓隊伍。時而在這裏打一鎚，又在那裏打一鎚。

這樣，到了十二月三日的晚上，英國人差不多退出了所掠得的一切陣地。在南方，甚至攻到了西格弗里戰線以外。

十二月四日，英國人還收合他那因戰死而稀疎了的部隊，作了一次反攻。他們在德軍防禦線前被擊得四分五裂。

喀姆布來的坦克戰，正如它發生的時候一樣，忽然於十二月五日消滅了。它表示了兩種情形。以前在便利的地形上，集團地使用坦克，其危險實足令人恐怖。但是以後，還有可以自慰的事，即德國步兵尙有不屈不撓的攻擊力。一個凶兆同時也是一個吉兆。

第二路軍受了重大的損失。但就總結果講，敵人的損失更大。英國人留下了九千俘虜，七百架機關槍，和一百五十尊大礮在戰場上。但尤其重要的是損失了一百多架坦克，都被擊碎在地上。

喀姆布來的時間短促，然而嚴重的難關是渡過了。別種事變又踏到巨大舞臺的前面。

* * * * *

十一月二十六日，喀姆布來之戰極嚴重的時候，德國無線電臺收到了一封從聖彼得堡來的無線電報。那是在德軍正面旁邊的俄軍司令打給最高統帥部的，它問德國方面，是不是願意開始討論決定休戰的事。俄軍司令叫做克利楞科¹¹，是從前帝俄軍隊的一個候補軍官生，他那時因為自己厭惡軍役辭職，做了共產黨。

最高統帥部叫俄國代表到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行營裏。八天之後委員達到那裏。十二月七日協議停戰十天。俄國人到聖彼得堡去同人民委員會商議。五天之後，他們回來。十二月十五日簽字休戰。他們約道，在聖誕節以前還要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開始作正式的議和談判。

十二月九日，德國也同羅馬尼亞政府締結休戰條約。

兵車不斷地從東方經過德國轉到西方。

十二月，頭幾批密集的美國隊伍也在西方正面出現。新來的已經在波爾多登陸。潛艇戰的效力，不能阻止合衆國的全部隊伍在西線的出臺，是確定不移的事了。

兩方都朝在喀姆布來坦克戰後有了幾分寧靜的法國湧進。

戰事的重點又從海邊移回到內地。它從一切正面向西方集中。

這次國際戰的最後，最大，確定勝負的輪廓，開始顯現。

運命要休息一下。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東方和會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舉行。俄國代表馬上發表宣言，他們只願意簽一種不強迫割地不賠款的和約。民族自決權應該看做這次議和的基本原則。他們的第二個要求是，人應該給協約各國參加這次議和談判的機會，把東方的單獨議和在前述基本原則上，擴大成爲一種普遍的議和。從會議的第一小時起，他們的態度就像是戰勝者，不是戰敗者。他們十分知道，德國和奧國無論如何要避免從新向俄國作一次冒險的遠征。他們也知道，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締結的和約的最後運命，要到締結普遍和約時，纔能決定。他們靠着在中歐各國道德衰弱了的民族中，他們主義的祕密宣傳力量。

當中歐諸國竭其全力，以最大的速度，使和議安全進行的時候，俄國人卻努力用一種狡猾的方法，總是提出新的難題來拖延談判，不要使自己受損失。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對於他們最重要的，是有一種演講臺的意義，他們可以從臺上向全世界宣布他們的主義。他們在這裏也沒有失去世界革命的目標。他們所用的方法，是在自決權的假面具之下，不斷地挑唆各國人民去反對他們的政府。

這個俄國代表團團結得甚爲堅固，篤守他們的目標，不因任何計策方法而畏縮，反之，那勝利者的中歐列強的代表，卻在可恥的不一致的中間。在他們的態度中，反映着在戰事期中在政治方面發生的一切不祥的衝突，德國與奧國間的，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間的，最高統帥部與政府間的，一種諒解和議派與一種戰勝和議派間的，軍事要求與政治要求間的衝突。最後，各個代表的態度，簡直紛歧到極點，竟有了四分五裂，毫無目標的悲慘景象。俄國人看到這一切矣，而且總是找新的絆腳的石頭。

耶穌聖誕節後，有一封莊嚴的聲請書給各交戰國，請他們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到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以便談判一種不賠款不割地的普遍和議。協約國沒有回答。這只是爲俄國所發起，中歐列強迫於不得已而共同扮演的一種遷延政策的喜劇。

當人們把新的議和原則，應用到東方情勢時，馬上就發生了最嚴重的衝突。俄國人要求中歐列強放棄他們佔領的從前的俄國區域，以便在該處舉行人民投票，決定這些區域的政治改造。真意自然是要用布爾塞維克的主義，去影響人民投票。

當人慢慢作學理上的說明，去討論民族自決權及其應用時，中歐列強的政治代表努力嘗試，至少要互相一致。他們決定，如果波蘭表示，願意擁戴哈布斯堡皇室爲共主，立陶宛和庫爾蘭願意擁戴普魯士王室爲共主，並不能算做合併。這三個地方應該在德國駐防機關監視之下，用投票表示它們的願望。第二，人應互相保證，『不合併』原則，必須要一月四日，協約代表實在來參加談判，而且這個原則得到了一切交戰國的普遍應用，方纔有效。

最後，軍事代表還加以補充，說將波蘭邊境地帶割與德國，是純粹軍事上的預防處置，也不能作合併的意思講。這一切協定，最先都是避着俄人祕密商就的。但是幾天之後人以為最好是通知他們。

於是發生了激烈的討論，俄國人說他們自己是受了騙的呆子，向全世界痛罵中歐列強的隱意與虛僞。他們不聽人勸，不留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起程到聖彼得堡去，說一月四日再回來。這時候，中歐列強方面各派有力者繼續作他們的無恥的爭論。奧國策爾瑟伯爵得到他皇上的祕密訓令，無論如何要同俄國人媾和，到了不得已時，不要德國人也可以。但是在柏林對於要從

波蘭割來的邊境地帶的寬度，卻發生了一種激烈的不同的意見！德國軍事代表賀弗曼上校，以為只要一條比最先所擬的較窄的地帶便够了。皇帝贊成他的見解。政府根本反對這種戰略上的警備。魯登多夫對於皇帝的變心甚是生氣，以為這是侮辱人格的表示，別人努力勸他，他纔沒有辭職。興登堡打算調停。這都是些舊的，還沒有消除的一些衝突，在這塊因為瑣細事件又爆發了。

這樣，於一月四日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開始正式的議和談判。俄國代表團的主席，這一次是托洛茨基自己。俄國人曉得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的舞台供給了如何便利的機會，所以派他們的頭等人物來。

正如應該預期的一樣，協約國毫不操心，對於請帖置之不復。

雙方的局面都變得十分複雜了。烏克蘭在這時候應用俄國人的民族自決原則，宣佈自己是獨立的國家。但是俄國人斷然拒絕對於自身應用他們的原則，並且罵烏克蘭人是賣國賊，是叛徒。中歐列強幫助烏克蘭的運動，因為他們看到這種運動是制服俄國人的一種方法。

托洛茨基慢慢地幹。他每天作關於民族諒解和自決權的長篇宣傳演說，在休戰正面的德國

隊伍，在他的統一計劃之下，都受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傳染。但是紅軍禁衛隊已經秘密地向烏克蘭集中了。

爲了要完全做這幕悲喜劇，那爲中歐列強所扶持的烏克蘭人，要求把奧國領土的幾部分，合併到他們的新國家裏。戰勝者幾乎完全被擠到戰敗者的地位去了。

在這樣不快的情形之下，兩星期過去了。托洛茨基不顧一切，還是講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各種理想是世界的新恩人。對於中歐列強的具體要求，他根本不表示意見。人一步都不能前進。這幕戲使全世界的人都得到一種悲哀的現象。

中歐列強終於忍不住了。俄國人的無恥太過分了。賀弗曼將軍受同盟各國代表團之託，要求托洛茨基對於中歐列強的各問題，作一個明白的答復，並以會議終了，重採戰事行動的話威脅他。第二天托洛茨基不見了。俄國代表團留在那塊的團員宣言道，他們的領袖因爲內政關係，不得不到聖彼得堡去，六天之後再來，但是他們自己沒有權力，在他離開的時候繼續進行談判。

托洛茨基慢慢地做。他六天之後沒有回來，直到十二天之後，纔從聖彼得堡回來，他道歉，表示

要繼續辦理直到現在的玩意兒。

這時候歐列強已經同烏克蘭人繼續作了他們的談判。他們故意不理那回來的托洛茨基。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同烏克蘭人訂的和約簽了字。這是所謂『麵包和議』。它擔保歐列強有佔據烏克蘭並利用他們貯藏穀物的權利。在政治方面，這個和平條約的締結，如果俄國人一天不承認這個新國家，是沒有幾大的意義的。

以後，人纔再去同托洛茨基談判。但是這位狡猾的俄國人，在這時候想到了一條新計策。他正式宣言，俄國不能忍受一種這樣的暴行。但是因為俄國不能繼續作戰，故俄國以為戰事業已終了，不用締結一種和約。

以後他率領他的代表團回去，以便繼續致力於國內的恐怖事業，並對烏克蘭和其餘的邊境國家作赤色的報復戰爭的準備。

局勢複雜透了。奧國人對於新形勢表示滿足的傾向。但是德國統帥部以為在西方快要決戰

之前，在東方留着一個這樣不定的狀態，實在不能負責。政府贊成這種見解。

於是在二月十八日，從新開始敵對行爲。德國隊伍在對帝俄軍隊遠征和對克倫斯基鑄造的革命軍作戰之後，現在又去進攻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紅軍。他們沒有遇見軍事的抵抗。被佔領的地方，人心都安定起來。赤色恐怖已經在那些地方猖獗着。落到殺了很多人的紅軍禁衛隊手中的若干德國兵士，都受了殘酷的待遇。

在北方，愛沙尼亞的大部分都被佔領了。這是對於聖彼得堡的一個新威脅。在南方，德奧隊伍進了烏克蘭。三月初間，基輔和敖得薩兩座城市被置在德國保護之下。

實行新的前進之後，馬上就來了一封從聖彼得堡發出的無線電報，俄國政府宣言願意簽訂和約。三月三日，沒有別的討論，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簽訂了和約。

俄國承認波蘭、庫爾蘭、立陶宛、愛沙尼亞、芬蘭和土耳其其所要求的高加索的若干區域的喪失。白俄由中歐列強佔領，作爲撤退俄軍及履行和約的擔保。波蘭和芬蘭變成獨立的國家，由俄國承認。同樣，烏克蘭也被承認了。中歐列強保有整理庫爾蘭、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的政治狀況之權。

三月五日，羅馬尼亞與中歐列強締結預備條約。關於最後和約的談判，在加勒斯多繼續舉行。中歐列強的主要要求，是在食物和石油的供給。奧國已經在忍飢受餓。附有強烈政治意味的嚴重的飢饉騷動，在正月裏震動了維也納和別的城市。

東方的議和——從波羅的海直到黑海。

德國吐一口氣。雖然如此，這仍是一件大事業，一種充滿光榮勝利的三年半遠征的明顯的成
功——自國際戰爭開始以來的第一個和約締結。現在德國空出手來可以去決戰了。新信賴和
期待的浪潮，彌漫全國。

但這不是一種確實的和平。沒有人能夠喜歡它。

不久就查出來，這個和約並不會使東方得到安寧。德國直到世界大戰終了而且在以後好久，
都不會了結它的罪愆。還有許多德國兵士，不得不在東方捨棄他們的生命。

中歐列強的經濟甚是困難，只得於一九一八年的夏季，常是作擴大的佔領。卡爾科夫¹²與多尼茲河¹³的煤區，被監視着。北方的佔領區域一直延伸到那爾瓦和多爾巴得¹⁴。到處都應該與布爾塞維克黨對抗，他們簡直不管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約所簽訂的條件。德國軍隊一直達到高加索山。

這些佔領在經濟方面的結果，遠不及預期的大，不够預防飢饉的危險。奧國內部的崩潰只遲延了很短的片時。道德頹弱了的德國隊伍，不一定在到處都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誘惑作抵抗。當他們以後到了西線時，他們對於那塊作戰的隊伍，有一種惡劣的影響。東方還是一個張着的創口。三月底，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宣佈為獨立國的芬蘭，向德國求救。蘇維埃的隊伍不會想

12 Charlow 自一九三一年來為烏克蘭首都。

13 Denez 流經烏克蘭的東部，為洞河（Don）右岸支流。

14 Narwa und Dorpat 前為愛沙尼亞東北港口，濱那爾瓦河；後為愛沙尼亞東部城名，濱安拔去河（Embach-Fluss）。

到按照條約從芬蘭境內撤退。恐怖在殘忍的形式中猖獗着。哥爾慈將軍統率一師德國兵在芬蘭的西南登陸。在與曼納埃姆¹⁵將軍的芬蘭隊伍合作之下，紅軍於四月二十日被包圍，並且被迫投降。

因為羅馬尼亞的關係，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陷於嚴重的衝突之中。保加利亞要求全部多不魯札歸爲己有。土耳其要收回它在一九一五年，爲了使保加利亞站在中歐列強方面而讓給它的馬利乍河¹⁶畔的一帶區域，作爲武力援助的賠償。德國和奧國只得使用它們整個的權威，就令不能調停這個爭執，也要使它遷延。它們暫時把北部多不魯札置於自己統治之下。

德國和奧國間，關於波蘭國家形式的討論，現在也還沒有沉默。

此外，德國還有些人死心塌地地，總想在威爾遜的原則上，締結一種普遍的諒解和約，極力反對在東方締結的和約，以爲那是暴力的表示。人們用了許多嚴厲的話語，作了長時間的辯論之後，

¹⁵ Mannerheim (1867—)

¹⁶ Mariza 巴爾幹的最大河流，入愛琴海。

和約纔能由國會批准。社會民主黨離席，放棄投票。激烈的左派投票反對。東方和約直到大戰終了時都是輿論爭鬪的對象。一種新的爭論加入了直到現在的一切爭論一起，內部形勢差不多緊張得受不了了。

但是最高統帥部——它的全部心思現在都在軍隊和西方大決戰上面——雖然在東方有了終於達到了的和約，還應該留下四十師兵在那塊。從始祖傳來的四分五裂的禍殃，還是繼續存在。

第二十七章 快要解決了

一九一七的這個舊年，不在大戰舞臺的最遼遠的角裏也送一個嚴重的失望來，它還不完呢。土耳其的力量顯得衰弱，爲德國作戰造下了嚴重的顧慮。

土耳其在庫特爾阿馬刺戰勝了英國人之後，英國集合一個強大的隊伍在波斯海灣，以便於一九一七年春季，對美索不達迷亞和巴格達作第二次準備較好的攻擊。土耳其在庫特爾阿馬刺南邊的防禦在二月裏已經破碎了。英國人迫進到巴格達前面，在短期戰鬪後，略取了這座哈利發的城市。土耳其直到很遠的北方，纔組成一道新的防禦線。

在高加索山旁，戰運從一個困難的局勢中幫助土耳其人。當尼可來·尼可來直維次大公在準備大規模地進攻美索不達迷亞的時候，俄國革命爆發。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大公雖然宣言，也願

1 Kadi: 穆罕默德後嗣之稱。

在新局面之下繼續作戰，仍不得不辭去總司令職務。他是一個羅曼諾夫²族的人，所以他應該消滅。

巴勒士丁的情形比較壞些。英國人在企圖進攻巴格達時，同時也打算從蘇彝士運河出來向耶路撒冷³突進。他們一直達到巴勒士丁的南方的境界。在那塊沙漠中，發展成功一種完全依照西方模範的陣地戰。土耳其人用他們本國過去的十分勇敢的精神，抵抗外族，保衛聖地的領土。他們和在加里波利半島上一樣作戰。

英國人不放棄他們的計劃。阿剌伯人因為對於土耳其人的舊恨，同他們一致行動，是於他們很有利益的。一九一六年麥加的阿剌伯人已經到英國人那邊去了。土耳其皇帝宣言的神聖戰爭，沒有在穆罕默德的世界中得到回響。沒有人去理會它。

到了晚秋，英國又從新進攻耶路撒冷。在數度激戰之後，土耳其人被逐出他們的沙漠陣地。他

² Romanow

大戰前俄國皇室的姓氏。

³ Jerusalem

巴勒士丁的首都。

們在耶路撒冷南邊雅法⁴山上，還紮了一次。沒有幾久，英國人包圍了土耳其陣地，於十二月九日，奪了產生基督教的都會。他們得勝的道德印象，對於整個東方都很深刻。土耳其軍的正面在耶路撒冷北面停止起來。

這次失敗的第一個戰略結果，是那原為收復巴格達之用的新編亞細亞軍團，現在不得不送到巴勒斯丁正面上去防備更不幸的事。英國人仍佔着巴格達和耶路撒冷，毫不動搖。他們把手伸在土耳其國的兩個新鮮的傷口中。以後土耳其軍事崩潰的前提已經造成了。

土耳其不是唯一使德國有深愛的同盟者。保加利亞所以還在專心作戰，只是要戰利品而已。保加利亞的人民，自從一九一一年以來，除短期的間斷外，都在作戰之中，疲於戰鬪的程度異常之大。合衆國在狡猾的計算中，不向保加利亞宣戰。所以美國公使無阻無礙地駐在所非亞，作成危險的反德宣傳的中心點。

保加利亞軍隊的道德大大低落。隊伍紮在延長的希臘馬其頓的正面上，沒有事做，討論政治，

4 Jaffa 巴勒斯丁的港口。

不高興地，無精打彩地作軍事勤務，並且以爲一切不幸都是德國人惹出來的。假若不是國王，參謀總長和內閣總理主張四國同盟的事，早就有可慮的事變發生了。在巴爾幹正面上的德國隊伍，合計不過一師人，不足保護廣遠的正面。可怕的是協約國東方軍一用力攻擊，就要造出一個很嚴重的局面。這裏也是一個由協約國故意要它開着的傷口。

但最大的卻是德國對於奧國的憂慮。政治上和物質上的異常困難，已經升騰到這步田地，以致重要人物都提議通告德國，說不能繼續作戰，要單獨媾和。這種情緒還沒有貫徹，但是假若對方供給奧國一個幾分可以接受的條件，它隨時都可以放棄德國，單獨媾和，却是很明白的事。

在這種局面中有一項幸運，即意大利的敗北以及東方的議和，至少在軍事方面把奧國的任務大大減輕了，可以用沒有十足價值的軍隊去應付。雖然維也納允許，在西方作全部決戰時，也可以使用奧國隊伍，但是卡爾皇帝馬上又撤回了這個諾言。他和他左右的眼光，總是注射在單獨媾和的機會上，不要奧國人在西方作戰，惹得協約國不高興。維也納的人早已不相信可以得勝。它所以還沒有公開脫離同盟，只是因爲沒有機會。它始終只送了若干奧國重砲隊到西線，那些砲隊作

戰的成績尙屬良好。

最高統帥部不是不知道各同盟國的可悲的狀況。它絕不妄想。它知道將來的決戰要完全由德國軍隊負責。但是它也知道，如果這個決戰得到了勝利，同時一切都救出了。在他方面，對於全體勝利的很有理的希望，還常是給了各同盟國營盤中那般不害怕的，主張共同動作的人們的優勢。抱有脫離同盟思想的人還不敢從隱藏中出來。假使他出面，就要遇着輕視。

德國國內的情形怎樣呢？

爲和平的爭論，不曾有一刻停息過。一九一七年夏季，社會民主國際召集它的黨員到斯德哥爾摩。討論議和的事。德國政府准許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去參加。協約各國和美國政府不發他們黨員的出國護照。所以在斯德哥爾摩也只發表了理想的宣言。

八月，羅馬教皇也勸告各交戰國議和。德國接受這個提議，並且照着進行。但是協約各國提出

5 Stockholm 瑞典首都，濱波羅的海岸，跨馬拉爾湖 (Mälarsjön) 口十三小島上。

許多條件，故意爲難，以致這個運動歸於失敗。

威爾遜又踏進了和平使徒的露天劇場。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他在給美國參議院的一封信中，發表他有名的『十四點』。他說那是一種公正持久的和約的唯一可能的基礎。他宣言民族自決權和海洋自由，與俄國人的理想差不多完全相同。他的和平提議的幾個具體條件爲：復奧比利時、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把亞爾薩斯·洛林交給法國，依照居民種族的界限，重訂意大利對於奧國的疆界，建立一個有通海權的自由的波蘭國，歸還爲德、奧軍隊所佔領的東方一切領土，並且叫奧匈聯邦內的各種民族改爲獨立的國家。

德國的情勢因爲東方的劇變，在軍事上的關係根本變了，於是由首相赫德林⁶伯爵的口頭，對於割讓德意志帝國領土的要求，加以斷然的拒絕。首相正大光明地宣言，假若協約各國要作一種諒解和公正的和議，那他們可以到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去談判。因爲他們都會被邀請過。接着，奧國人也由策爾遜伯爵拒絕這些恰巧叫奧國四分五裂的議和原則。

⁶ Hertling (1843—1919)

其任首相時期爲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協約國不做聲。他們讓威爾遜先生做他的世界諒解的夢，因為他們不好得罪他。如果他們用美國的幫助對於德國得到了軍事上的優勢，他們纔可爲所欲爲。

德國人民在國內受着飢餓封鎖的痛苦，不能用言語形容。生活上各方面的困難在一九一七至一八年間的冬季達到了極點。勝利的信仰在寬廣民衆中受着震撼而且被埋葬了。許多人寧願想到恐怖的終止，不願想到無終止的恐怖。直到俄國退出敵人行列以外，纔造出新希望，使人民中的最大部分，忍耐地期待那爲統帥部所努力經營的在西方的最後勝利。

一九一六至一七年間的冬季，勞動團體大罷工，已經使德國軍事工業的一大部分，有了若干時的停頓。表面上是爲工資問題，實際上都是政治運動。

夏季在海軍方面，發生了些還要令人悲痛的事件。軍事暴動第一次現出它那莽的頭。有幾隻戰艦上的船員不肯做勤務。當人調查真象時，纔知道有一種普遍的軍事陰謀。幾千水手都屬於那個祕密同盟。人已經騙過他們，說協約艦隊只要一得到了德國方面的信號，就在他們那方面進行革命。

各軍事首犯都受了軍法會審的判決而且槍斃了。精神上的領袖卻安然無恙。表面上，艦隊是安靜了。但是裏面還是有蛆繼續地動。最不幸的是艦隊被弄得沒有事做，更足以促進他們的煽動工作。以後那些事變——人們原來以為在德國土地上不致於發生的事變——便是從這塊出發的。

這個冬季，工業方面也有大罷工的事。這些裂痕勉強纔彌縫着。餘燼在深處繼續燃燒。共產黨傳的工作差不多毫無阻礙，離開有理性的工人領袖據為己有。自從同俄國締結和約以來，共產黨在柏林蘇維埃公使館裏面，藉着堂堂正正的治外法權的保護，有了他們宣傳的中央機關。

國內的情形便是這樣。雖然如此，全體國民又振作精神希望着。懷着好意的人，都用一種信徒的熱忱，努力求大決戰。懷疑者被擠到後面或者自己變得不安了。那般的父親兒子和兄弟在外面而且正要走最困難和最後的道路的沉默犧牲家，不啻咕一句話，卻繼續地受餓。如果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的時候，就相視微笑，互相鼓舞。對於祖國的愛和對於軍隊——他們自己的肉和血的信任，始終一致地充滿着國內人民的心田。從來在相似嚴重期間內，對於整個民族，不會提

出過更大的要求。就大概說，國內的人在盡他們的義務而且向軍隊表示敬意。

但是假若衆心向望的大決戰不能成功，應該怎樣呢？假若決戰不利於德國呢？人不准想到這內心力量的最後纖維現在都應該用在勝利上。

*

*

*

*

*

在討論各同盟國狀況和震撼國內的困苦艱難以及國人信心復蘇之後，我們再去看德國兵士，他們是最後決戰的工具和負責者。

他那忠實、盡責和大無畏的精神表現，該是如何的動人！他已經過了第三個作戰冬季。國內的困難於他並不遼遠，並不生疎。他覺得困難藏在他本身的每根纖維中，他從每封信中讀到，他每請一天假，本身就在困難之中。沒有給他幫忙的人，因為他的周圍早已沉靜荒涼了。

從前和平時代的事，不知如何遼遠，如何渺茫了。第一次向法國長驅直入，連戰皆捷；在瑪倫河；睥忍痛回師；在東方的勝利和前進；在巴爾幹的突擊；材料戰的恐怖；遠征意大利；在喀姆布來、拉浮、角和馬斯河畔過了些痛苦日子——這一切又不知如何遼遠，如何渺茫了。他心靈中藏着凡爾登、

索姆和福郎登的負擔，一種憂鬱的，向深處牽拉的重量。除開每日站在他的身邊，幾整年都做他最忠實的伴侶的死神以外，沒有人能給他解除這種負擔。

那時候的戰友在哪裏呢？一切都死了——在各處墳墓裏，在喀爾巴阡山中，在伊孫左河畔，在馬其頓的山中，在度那河畔，在烏克蘭，在幼發拉的河及底格里斯河畔，在耶路撒冷的沙漠裏，在芬蘭，在福郎登，在羅累托山上，在香賓，在恩河畔，在都窩孟前，在哈特曼外勒科普夫。到處都插着蒼白色的木頭十字架。如果戰事的永遠變化引他到這裏到那裏，他也要去看那些十字架上的名字。回想當時是怎樣，他有一種怎樣的面容，他最後說了什末話。但是他看到許多十字架都被戰事狂怒的彈雨打碎了。

他變得孤獨寂靜了。來的許多新兵，他都覺得是另一世界的人。他們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感覺。凡是他以為神聖的東西，他們都加以嘲笑。他們叫他那種犧牲的自然性做白癡和愚蠢。他們演述新的理想，想叫他明白，使他的戰友們陣亡的一切理想都是錯誤，是欺騙。新分子的聲勢逐漸擴

大，奪取了領導權。他們最心愛的讀物和最豐富的談話資料是祕密拾起的敵方飛機散下來叫他們去投降的傳單。

老兵沉思着不做聲。過去的事在他們心目中好像一道黑暗的面紗，他們不能看穿。他們同新兵隔着一個怎樣的世界。

從前的連長，那些大無畏的，強健的，在死亡與地獄中都與他的人們寸步不離的戰場上的巖石塔，在那裏呢？一切都死了。這裏那裏或許還有一個。他差不多不說話。他的面色蒼老，他的口唇閉着，好像要說什末，但是又把話壓住了。他的破褂上掛着好多徽章。但這與他還有什末關係。這些小十字徽章和星狀徽章，都失，去了它們的價值了。這徽章是怎樣掙來的，誰也看不出來，因為得到它的人太多了。這也沉淪到內心的寂靜和孤獨裏面去了。

只有兩個這樣的人其次互相遇着，從面容，姿態，共同的觀察或回憶中某句銜口而出的話上互相認識了的時候，然後那共同的命運纔在這般新人物的生疎中復活，在一種沉默，笨重而且難為情的態度中表示着。彷彿互相抱歉的樣子，意思說他還在，沒有同別人一路到地下。以後他們

說：『你還知道嗎？你還記得嗎？這個埋在哪裏，那個埋在哪裏。每逢着到法國人射擊便笑的矮子——他一走進陣地便祈禱的長子呢？』

以後他們又分別了，因為戰事喚這個到這裏，喚那個到哪裏。他們絲毫不躊躇，不知道任何感傷。雖然他們知道還見一次的希望幾乎等於零，但是握個手便算了，好像是去做一種平時工作，去開一個會，只分開幾點鐘似的。但在私下每個人都聽到這個問題——現在是輪到誰死呢？這個人是否還聽得着那個人的消息，或者這個人的消息來了的時候，那個人是否還在，都是疑問。

這個兵有時也看報，看了搖頭。以後他到別個掩蔽部裏鄰人那裏去，問他的意見。但是鄰人對於那件事也和他一樣不知道。報紙上有從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來的共產宣傳演說，德國國會的長篇演說，美國的動人的和議演說，市民大會對於軍隊的愛國呼聲，常是這樣說：『我們無敵的，光榮的常勝軍——和知道感恩的本國。』

以後兩個人都搖頭。以後他們很低聲地談塹壕勤務，談用手伸彈道引信的新榴彈，談最近抵禦坦克的新規則，大意是說，征服坦克原來只需要鎮定的精神。以後他們交換各人關於大攻擊的

意見。這個人深信新的礮隊射擊法，那個人說不造坦克是一種罪過。

他們只談攻擊的方法。敵人進攻的事實，和每天落在陣地上的礮火襲擊一樣，他們覺得是千真萬確的事。一切都是自然的。關於成功的希望，他們一句話都不談。

現在外面開始急襲射擊。來訪問的人拿着他的報爬出去監視塹壕步哨。別人用長篇的文字作營部的晚間報告。他從不冒險，忘記作這種報告。假若他戰死了，升了天堂，那他對彼得的第一句問話，便是報告書在哪裏，他所屬的營部在哪裏。

以後他寫道：『甲二區沒有特別事。中午一點鐘來了敵人的偵察機。三點三十分急襲射擊，大約有六十顆子彈落在甲一至乙三的交通壕上。輕傷一人。最後一夜少送了三份口糧來。請行軍灶補給。』

當傳令兵帶着報告去了之後，他一個人在那裏，忽然脫離了現在，抱着不定的，差不多朦朧的感覺，想到凡爾登，想到索姆，想到福郎登。然後不知不覺地臉上發生一種笑容。或許他想到故鄉。他想什末呢？想到女人和孩子嗎？一位老先生的面容，一位母親的憂愁的面容皺紋嗎？樹下的一座屋

或大城市中的一座樓嗎？

但是或許他根本就沒有看見什末一定的東西。或許只是那種知覺的第一個風聲，那種知覺告訴他，在過去與家鄉的陰影中，只有最後的大決戰。

外面沒有急襲射擊了。塹壕步哨換崗。人聽到幾個腳聲，聽到幾句半大聲音的話，聽到行敬禮，聽到有人過去——以後靜悄悄的。

*

*

*

*

*

最高統帥部從三項事實中深信可以勝利地解決戰事。第一項是德國兵士在世界大戰期間，關於攻擊方面較任何敵人爲優。第二項是來補充的美國兵，還沒有發生功效。實際上，一九一八年三月裏，只有六師美國兵在協約陣地盤桓。

但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是在全部戰爭期中，現在纔第一次差不多聚集了全部德國野戰軍在西方，因而與敵人的數量優勢相等。

德國軍隊共計二百三十一師，一九一八年三月裏，有一百九十三師在西方戰地上，內中有四

十二師來自東方和意大利。還有三十六師在東方，一師在馬其頓，一師在土耳其。西線軍隊的總數爲三百七十五萬人。他們有足足的一萬四千尊大礮。

正如一九一六——一七年冬季建築在防禦思想上隊伍改配一樣，一九一七——一八年冬季也有力地系統地實行了建築在攻擊思想上的隊伍的徹底的改配。一切部隊都有較長時期的休息。他們在這裏又學習運動戰的各種形式，這在西方戰鬪癱瘓的時候，已經被移到極度遼遠的境界了。

有若干師人得到了特別易於運動的武裝，別的部隊應該把他們的武裝交些出來。因此產生一個特別攻擊班，專作在第一條戰線上和將來戰鬪焦點上攻擊補充隊用。可以預料還是很安靜的正面各地段，應該把一切不絕對需要的隊伍都交出來。

爲了保證從國內得到補充隊，採取了最嚴厲的處置。從事戰時經濟需要人，補充前線不斷的缺額也需要人，這兩種永遠的爭議，造成了一種異常緊張的情形，必須加以克服。各陣地的戰事每月平均要消耗一萬六千人。當中有六萬人在傷癒之後仍回到前線來。所以每月常有十萬名的缺

額，在戰鬪動作增加時缺額還要大大加多。在有限的時間內，這缺額還可以補充。從兵站和國內部隊中還可以來二十萬人。一九〇〇年級的最年輕的新兵有二十五萬人可以供用。但這都不是從前所謂的兵士。在數量上雖有補充，但軍隊內心的價值逐月大為減低，是沒有疑惑的事。

即以數量方面的補充而論，也只能擔保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為止。從那時起，就令每月的缺額還是那樣多，補充數不得不逐日減少。國內不能再送補充隊來，因為沒有了。一切可能的方法都用盡了。到一九一八年秋季，預計要缺五十萬兵士。

這個由最高統帥經理部作的計算，只是指出要作最後的決戰。這決戰以愈速為愈妙。形勢逐日變得於德國不利。如果這次進攻不成功，那就再不能繼續從新攻擊了。

德國從五月起兵力逐漸減少，協約國的兵力卻迅速增加。只有法國人在他本國內要與補充隊伍的困難奮鬥。但是他的殖民地可以給他補充。根據以後的計算，法國各殖民地供給了五十萬兵士到戰線上來。有十萬戰死了。在有色的戰線兵士之外，還有約為二十萬的有色的工作兵士。

英國人的情形卻便利得多。他自治領土的人力還很充分。一九一八年三月，西線上的不列顛

帝國的人有一百八十五萬弱。他們佔有北海和拉費爾地方中間的全部區域，差不多佔有整個陣地的一半。加拿大有二十二萬八千人，澳大利亞有四十四萬人，南非有二十萬人，印度甚至有一百一十六萬人。直到戰事的最後一天，補充隊都比缺額多。

但是如果再把美國人算進去，那這種本來就於協約國有利的形勢，就要一下變得於德國極為不利了。一九一八年三月，纔有三十萬人美國人在西方正面上。五月裏，每月來到的數目增加到二十萬，七月裏，增加到三十萬人。一九一八年十月，總計有一百七十萬美國兵在法國地皮上，而且還在源源不絕地來，沒有終止。他們都有極好的武裝，但尤其重要的，是有一種新鮮的作戰精神。

爲了完成這個說明，把在戰事結束時一切關係國家在西線的隊伍，在這裏作個比較。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那在一九一八年春季決戰未成功時，被最高統帥部視爲切身危險的全部事實。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在西線有三百四十萬兵士（國內隊伍不在內）。法國有五百二十萬（西線及國內隊伍），英國有一百七十萬，美國有一百八十萬。換句話說，在休戰的那一天，在法國和比利時，有九百萬協約國兵士與三百四十萬德國兵士對峙。他們有三倍的飛機，兩倍的大砲，

尤其重要的是有三千五百部坦克，德國差不多一部都沒有。坦克的重要沒有被德國人看出來。

假若把一切交戰國在戰事期中所招募的兵士總數做基礎，就有一項同樣令人驚心的現象，即德國兵士數量比較很少。與足足一千三百二十萬德人，九百萬奧人，九十萬保加利亞人和一百六十萬土耳其人對峙的，在敵方有一千五百萬俄國人，八百二十萬法國人，八百三十萬英國人，四百三十萬美國人，五百六十萬意大利人，一百八十萬羅馬尼亞人，一百萬塞爾維亞人和門的內各羅人和十萬葡萄牙人。統計為二千四百七十萬同盟國兵士與四千四百一十萬協約國兵士對峙。爲要得一個觀念，看聚集在一切戰地的人羣，成了死神戰利品是如何的多，在這塊列舉一個直到現在業已確定了的總數。

德國軍隊在戰事期中共計死了一、八二二、五五五人。此外還有足足四、二七八、〇〇〇受傷的人，故總損失爲六百餘萬人。

法國除殖民地的人以外，死了一百二十五萬人，英國連它自治領地死了一百六十萬人。俄國戰死的人，連一個近似的數目都查不出。假若人說它死了三百萬人，並不算過多。

這邊和那邊一切戰地上，陸地和海上，估計共死了一千一百萬兵士，作戰的有六千九百萬。換句話說，死了六分之一的兵士。但是假若只把在前線的兵士數目做基礎，估計每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死於敵方的礮火之下。

一九一四年德國有兩百萬兵士去出征，沒有回國的也差不多有這多。損失的總數超過戰事開始時所有全部兵士的三倍。我們可以估計，那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負着祖國的光榮與將來出去的兵士，在戰事終了時，沒有受傷，活着而且奮鬪的，或許還有十分之一。

*

*

*

*

*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最高統帥部準備大決戰。

它明白，西線隊伍不能在唯一有力突擊之中，推翻並且消滅敵人。三年作戰的經驗可以供用，並且阻止任何幻想的期待。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不採用持久的材料戰的原則。這種原則既與他們的戰略不合，而且與德國兵士的性質也不合。最後，材料的缺乏也使這個原則行不通。

材料的有限也禁止太大規模地準備第一次攻擊。人只得用現有的礮隊去工作。在一個地方

作極強的攻擊，同時在別處做準備，以便第一次攻擊的力量不充分時，能够用同等武器再作一次新的打擊。

幾星期之久的準備射擊，不是可能範圍以內的事。代替它的應該是襲擊敵人和在極窄狹區域的集中的數小時之久的礮擊。這種礮火的數學預算是礮隊長官的一個模範成績。敵人陣地沒有一點得逃脫他的注意的。因為目標不斷地更動，因為礮火時而圍聚在這一點，時而圍聚在那一點，所以敵人要着手喘息的時候，常是恰恰被握住。向敵人礮隊和後方的準備的氣體射擊，範圍極其廣大。

礮兵材料和步隊從兵站深處的進行，都有極詳細的規定。一切運動都移在夜裏。計算是這樣實行的：在進攻的前幾夜，纔把全部的人力和材料送到準備好了的攻擊區域裏去。這需要一種異常的預備工作，一切命令須由隊伍極嚴格地執行。一營人都不得遲半小時集合，免得失掉了它在進行縱隊中的一定地位。

在詳細考慮之後，人決定對英國陣地作初度的最大的打擊。被選出的陣地在北方的阿拉斯

與南方的拉費爾之間，即聖昆丁的兩邊，攻擊應在一九一七年春季被放棄被毀壞的西格弗里地區和索姆兩岸的舊戰場上舉行。人要牢守着這個地段，因為它供給一種使英國人離開法國人而且向北滾去的希望。

攻擊區的寬度達七十五公里。供用的有六十二個攻擊師，再加上全部大本營直轄礮隊和一切特種兵器。三路大軍的配備如下：第十七路軍在攻擊區域的北邊，第二路軍在中間，第三路軍在南邊。頭兩路隸屬於魯卜勒、悉特太子集團軍，最後一路隸屬於德國皇太子集團軍。最高統帥部親手掌握全軍的調遣，並帶着作戰課前進到阿文，以便在進攻的各路大軍緊後面。原來的大本營從克洛次那，赫遷到比利時的斯帕。

一切準備都順利地進行，而且很少被敵人擾亂。材料在七夜之內被運到前方，計有幾千尊大礮，幾百萬榴彈。正面地區都被充滿了。大礮挨着大礮，彈藥堆挨着彈藥堆，縱隊接着縱隊。白天裏一

8 Avesnes 法國東部的一座小城。

9 Spa 在比利時的列日省內。

切都不見了。大礮和彈藥堆都遮掩得十分好，敵人飛機認不出來。

有時候，成了神經病的英國礮隊的礮彈，偶然打着彈藥堆，彈藥堆燃着，發生五彩顏色。他們沒有平常射擊得安靜，但是他們不做什麼嚴重的事。英國人幾乎完全被襲了。

*

*

*

*

*

德國步兵在最後兩夜走進攻擊地段。以前，他們每夜從兵站裏開出來，有一部分從比利時國境後面出來。一種祕密的民族遷移在進行着。這次集中是世界大戰中最好軍隊的有組織的光榮成績，是德國要戰勝的意志的最後，最堅固，最高度的表示。

那些時夜裏又冷又下霧。部隊都紮在露天之下。一切都無聲無臭地扮演着。一種沒氣息的期望佈在上面。白天裏，人羣都躲在村莊裏和樹林裏看不見，到了夜裏再出來。以後在任何大道上就沒有了一公尺的空地方了。

一切都用同等的速度進行，毫不做聲。不准點燈。不准吸紙烟。在上面黑暗的空上，人聽着敵方飛機嗡嗡的飛。以後一切都停着，不作聲，不動彈。

好多時候兩三個縱隊並排前進。許多都在空田上走，以便快些朝前去。這些部隊在戰爭中第一次互相看見，頗為驚異。一種異常勢力發展的感覺，安慰地分配在各個人的身上。意志、決心和信賴都很堅定。

他們在歐洲和歐洲以外的各戰地，作了三年半的戰鬪。他們部隊的號碼說明他們百戰百勝。他們是從馬其頓，從羅馬尼亞，從庫爾蘭，從意大利來的。現在他們同西方的老部隊在一齊了。

他們在全世界受了三年工夫的痛苦，用他們的血洒了一切戰場，好像都只是要準備這個唯一重大要緊的日子。一個半餓，但仍有信心的民族的精神和希望，作成無聲無臭，無窮盡的縱隊在夜裏行走。

幾個月來，關於大攻擊的成千道的命令，都談着X（某）日。這個未知數的X日是指的攻擊日。關於X日的命令，十分祕密，只有軍官知道。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傍晚，最高統帥部下了一道短短的訓令說：X日|||X日|||X日|||X日|||X日|||。以後便是X日了。

最高統帥部不用再下的命令。現在一切都自動地運行起來。

運命利用一個極小的數學符號。三年半的世界大戰和歐洲的形勢都與這個有未知數的方程式的解法大有關係。

三月二十一日的晚上，人或許已經知道， X 有什末意義了。

第二十八章 大戰

夜裏又冷，而且又無窮盡的長。

各個行軍縱隊還在前進，佔取它們的地位。頭一批到達的各師人，頭挨着頭臥在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的塹壕裏。第二批到達的各師人，紮在礮兵配備後面的露營裏。遍地都是隊伍。

月亮照着。半夜裏起了第一陣霧。最先充滿着窪地。夜裏兩點鐘一切都被乳白色的霧氣籠罩着了。任什末都看不見。到處都是一種單調的蕭颯的聲音。那是大道上的縱隊。

這裏那裏落幾顆英國大礮的子彈。德國人也射擊一些。一切一切都和陣地戰的平靜日子一樣。某處礮彈着地爆烈，發出嗤嗤的聲音。

正四點四十分時，一陣光亮的顫動通過霧中。幾秒鐘後接着一陣音響的顫動。一分鐘內有幾千尊大礮在工作。他們像鬼火一樣在霧中動搖。好像狗吠、雷鳴、獅吼、蟲叫。以後一切都混合起來，成

功一種隱隱約約的轟聲。

德國的連續速射開始了。

這一切礮身射擊了兩小時之久，盡是射的氣體彈藥。英國礮兵陣地都被置在氣雲之下。結果：在半小時之後敵人的礮火已經沉默了。他們簡直不能好好的恢復知覺。

早晨六點鐘左右，德國礮兵換了彈藥。用的還只是爆裂榴彈。礮火分佈在敵人的礮兵陣地和步兵陣地上。重迫擊礮和中迫擊礮的聲音忽然合唱起來，使它們巨大的礮彈不斷地落在敵人前面的塹壕上爆發。這是一種地獄的音樂。

霧越過越濃厚。人只能看到三十公尺遠的地方。一道朦朧的亮光慢慢開始出現。那是三月二十一日的早晨。敵人的礮隊不做聲。氣體盡了它的責任。

這樣過了三小時之久，不曾有一秒鐘的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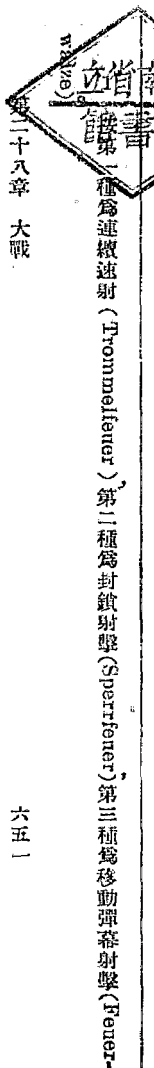
這時候步兵隊佔取了進攻的地位。因為有霧，可以在塹壕後面配成縱隊。分配作衝鋒的礮隊，配備在步兵緊後面，準備前進。馱馬上了繮轡鞍子，馬夫披了外套。工兵運用預備的材料在德國塹

壞上造橋，以便礮隊可以過去。自拂曉以來，德國障礙物的中間，已經開開了寬廣的大路，以便進軍了。

第二批達到的各師人，收拾他們的露營，捲起棚布和外套。行軍灶分熱咖啡，以便在夜間冷硬了的肢體可以動彈。

這時候，礮隊換了第三種，即最後一種的射擊，耳朵聽不出來。移動彈幕射擊正在組織。礮隊的一小部分，尤其是十分重的白礮，始終壓制着敵人的礮兵陣地。整批的大礮和迫擊礮都向敵人最前線的陣地上集中射擊。

各個大礮的射擊的速度達到最高點。礮兵提着水桶跑來跑去，把水注到火熱的礮管裏。軍官，下士和兵士輪流的放大礮。瞄準手幾乎不能動他的膀子。所有的人都從彈藥堆上拖彈藥來。礮兵連長爾曼拿着錶。



第二批達到的各師人正在配備。他們分成營縱隊慢慢地走近前線。營長都騎着馬。各營都帶着它的戰鬪旗。戰鬪行李都準備好了，只等着前進。每乘車上並排着三根機關槍。駕駛者騎在鞍上。每乘車帶着幾把柴，以便填英國陣地的塹壕和彈痕。

雖然照着錶現在已經到了大白天裏，霧還是沒有變化。空中像很大的蜂羣在那裏嗡嗡。那是連續速射要努力達到它最高點的情形。

在頭道塹壕裏面的衝鋒步兵連長，手裏也拿着錶。他們看着他們的人。沒有任何地方有一種特別興奮的情形。沒有人講話。許多人吸他們的紙煙。他們靜靜地深吸，小心地擲煙灰。每人負着六個手榴彈和一百五十顆彈藥筒。槍都裝了子彈，上了保險機。『上刺刀』的命令口傳口地通過行列。

前面霧裏重迫擊礮彈的爆炸的聲音，好像雷一樣響。到處都是隱隱約約的轟聲。大氣中充滿了榴彈飛過的千百種咆哮的聲音。人聽不見一句話。但也沒有什末話可說。如果連長把錶放到袋裏，舉起手來時，就開始動作。

英國人方面沒有什末可以注意。錶指着九點三十分。還有十分鐘。

這裏和那裏，一隻飛得極低的飛機大身子，從霧中出現，像影子一樣，約有三秒鐘的工夫。人在翅膀下面認得大鐵十字。它們從後方送來最後的敬禮，並且表示一切都準備好了。

礮火不能再劇烈了。礮手盡了他們最後的力量。霧中冒火，發出錯亂的軋軋聲。以後一切忽然動作起來。

師部、旅部、團部、營部、衝鋒礮隊和準備礮隊的頭批梯隊，彈藥縱隊，戰鬪行李隊和救護隊，騎兵連，架橋輜重，迫擊礮，第二批梯隊的部隊，一齊出發，營挨着營，連挨着連，礮兵連挨着礮兵連。軍官騎着馬橫過田地，電話隊，繫留氣球，無線電信機，情報蒐集人員，烤麵包的縱隊，音響標定班和大行李，一切都起程了。

在這一切後面走的是第三批的各師人，集團軍或最高統帥部的大部分預備隊。步兵縱隊、礮隊、工兵、彈藥縱隊、司令部的人員和騎兵。

衝鋒步隊在鐘打九點四十分時，早已從最前面的塹壕中出來，在七十五公里的寬的正面

了。

前面是衝鋒隊。以後是輕機關槍。工兵已經把隨伴衝鋒礮兵連的礮拿過塹壕了。然後人浪追人浪。以後是步兵縱隊。中間總夾着重機關槍，兩個人擡一隻。在過壕的地方集着密密的人羣。工兵軍官指揮交通。人和開着的水閘一樣，總是向前流去。霧吞盡一切。

英國礮隊在這裏和那裏放一礮。到處都聽着機關槍塔塔塔地響。手榴彈爆炸的聲音隱隱約約的。

移動彈幕射擊在運動。它一步一步地打進敵人的陣地帶，一切都被踏平了，一陣大點子的鐵雨。

一切都踏平了嗎？自然還有活着的人。戴着蝶形鋼盔的俘虜隊已經向後走過戰線了。他們通身都是惡濁，面容甚為驚惶。他們是直接從地獄裏面出來的。

以後第一批傷兵跛着走來。他們累得喘氣。救護隊給他們纏上臨時綑帶。許多用自己帶的小綑帶把流血的手和額角捆好的人，馬上跛着向後面去了。一切人的面色都蒼白，不說話。也沒有人

問他們前面是什麼樣子。他們的灰色褂子，都染成了深紅色。

霧裏面機關槍塔塔的聲音，現在更密些了。一刻鐘後人就可以知道，它們已經離得遠一些了。

現在有些人在擔架上被擡來了。他們面色蒼白，兩唇緊閉，毫無血色。他們臥着不動。只是眼睛逛來逛去。好多人僅僅蓋着一張棚布。這都是最可憐的人。沒有地方聽到痛苦的聲音。

走過前線的野戰礮隊，逐漸增加。第二批的頭幾個步兵梯隊走過去，一切合爲一個縱隊。那像無窮盡的線在地上蔓延着。營部戰鬪司令所，挨次把他們的地位移到塹壕那邊。有時如果一乘車子翻了，就停頓起來。大家都來幫忙。

從英國方面只來了幾個散布射擊。它們在某某地方霧中炸開了。機關槍的子彈在很高的空中悉悉率率地響。

移動彈幕射擊的轟聲，也愈離愈遠。礮隊作成梯形，改變陣地，逐漸向前。

十一點鐘左右霧開始消散。空中看得見一些了。在敞開一個蔚藍的洞的地方，人看見上面笑

迷迷的太陽。飛機在周圍飛舞好像發光的昆蟲羣。這裏那裏有一隻飛機燃燒，發生一道亮光，然後成一根長的黑柱，它的腳忽然落下去。同時它的頭慢慢展開成功一陣黑雲，好像一株巨大的傘松站在空中。這是射擊飛機與飛機的滅亡。

以後，繫留氣球的黃色導火連纜也看得見了。人覺得它們似乎也在向前運動。人可以一直數到十二個。這表示正面有三四十公里的寬度。實際上，它在向前運動。人從它們互相移動中看出來。這是一種好現象。

現在騎兵已經在慢慢地過前面的塹壕。戰事的喧囂聲音愈隔愈遠。俘虜作成長的行軍縱隊前來。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用擔架擡着受了重傷的德國兵士。他們的面色慘淡。

第二批達到的各師人，差不多完全過了塹壕。下午第三批各師人接着來。當中還是夾着礮隊和縱隊。這裏現在已經是完全平時的景象了。戰事已經離得很遠了。人從遠處微微聽到它的喧囂聲音。

晚上，重白礮報告上它們要過塹壕去，因為它的射程達不到了。這是一件最難的工作。工兵在

這時候應該繼續向前去幫忙。工事兵和兵站部隊擔任他們的工作。人整夜搬大礮。

鐵道兵已經來到，開始做鋪設軌道的工作。

快到早晨的時候，成隊的重氣球車來了，是裝有摩托的大車。他們也要過去，因為他們在這塊後面看不見什末東西了。

天快亮時，烤麵包的縱隊也來了。昨天早晨，戰事中最厲害的連續速射轟了四點鐘的地方和世界大戰中最大的攻擊隊伍集中的地方，在還沒有過二十四小時之後的今天，已經變成兵站了。在很遠的地方人可以聽到戰事的喧囂。

三月二十一日的晚上，已經可以認識戰爭景象的輪廓了。

鄂圖·馮·柏羅將軍的第十七路軍，集中在攻擊正面的北方，斯卡柏河畔的摩喜，與喀姆布來之間，一舉佔了英軍的第一道防線。但是敵人在第一道防線與第二道防線中間地方的抵抗，

2 Monchy an der Scarpe 河在阿拉斯北，摩喜在阿拉斯東。

逐漸增強。該路軍受着重大損失，不能順利前進。有些地方還突進了第二道防線。就大體言，攻擊在第二道防線前停頓了。

這個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英國人下了很大的決心，在這塊應用了從德國人學來的防禦方法。他們最前線的守軍很薄弱。預備隊從深處出來反攻，因而牽制德國步兵的前進，使他們不能同他們那向前速進的移動彈幕射擊為密切的連絡。

馬尉慈將軍的第二路軍，是在喀姆布來與聖昆丁北面的培利庫爾³中間進攻，應該用他的右翼在喀姆布來南邊施行主要突擊，以便與第十七路軍的左翼合作，包圍整個喀姆布來的弓形部隊的戰運與離心力使形勢變得完全相反。右翼衝不過去，和整個第十七路軍一樣，在英軍第二道防線前面停頓起來。但左翼在下午也衝過了第二道防線，創造了第二天繼續前進的前提。

整個攻擊正面的情形，正和中間第二路軍範圍內的情形一樣。當最高統帥部努力並且期

3. Bellicourt

在喀姆布來之南，聖昆丁之北。

望北方有主要成功的時候，南方的事變卻得到了大成功。許體耶⁴將軍的第十八路軍沒有在英軍第一道與第二道防線中間停頓，突破與他對峙的英國第五路軍，到了晚上已經有幾部分達到了第三道即最末道防線，他們既高興攻擊且又勇敢決心。這路軍捉了幾千俘虜，並且差不多掠得了英軍全區的大礮。他的右翼包圍聖昆丁西邊的荷爾隆⁵。森林，中軍在索姆兩岸衝到哈謨，左翼從拉費爾出來緊迫到克洛薩運河⁶旁邊。

事情在三月二十二日如何繼續發展，與這一切都有關係。

戰略發展的基本性質沒有變更。第一天所表示的各種傾向，有了一種更爲明顯的特性。十八路軍還在進行。敵人整個的第三道防線都落到他們手裏去了。晚間，他們站在空地上，可以想到新

4 Hunter (1857—) 一九一七年略取里加與俄塞耳島，一九一八年爲十八路軍總指揮，一九一九年爲德國軍官同盟會會長。

5 Holnon

6 Crozat-Kanal 在拉費爾之西。

計劃了。他們第一批的各師人還常在戰鬥中。第二批的許多師，毫無損失地跟着他們。在第二批後面的，是作第三批的最高統帥部預備隊。該路軍在作戰的第二天已經報告捉了一萬俘虜，奪了一百五十尊大礮。

第二路軍的左翼與十八路軍仍在前進。右翼與第一天完全一樣，被北方第十七路軍的事變經過規定了。十七路軍正在苦戰，爭英軍的第二道防線。他已經非使用他第二批兵和第三批兵的幾部分不可了。包圍喀姆布來弓形的事沒有成功。

三月二十三日的情形，發展得還要明白。第十八路軍抱着不能遏止的雄心，達到鄂阿塞河與索姆河間的整個克洛薩運河旁邊及哈謨與佩倫間的索姆河流域。他的右翼已經克服了整個西格弗里地帶，站在一九一六年索姆戰場的邊緣了。該路軍的突破工作，可以說是完成了。他們戰利品的數目大大增加。第二批各師人還是沒有被用。如果迅速地克服了索姆河與運河，就可以斷然前進了。戰鬥已有了在空地上運動戰的追逐性質。隊伍作戰的成績甚為優越。

三月二十三日，北方嚴重的緊張，終於弛鬆。第十七路軍用第三批的各師人，衝破敵人的抵抗，

走過克洛阿西和摩夫累斯，向巴坡謨迫近。第二路軍的右翼與他們聯合運動。喀姆布來的弓形破裂了。雖然沒有截斷弓形裏面的英國人，但是他們在退卻時，因為集中的德軍砲火仍受了重大的損失。

第二天，第十七路軍興奮起來，衝過第三道英軍防線。這塊的事情，似乎可以照最高統帥部的意思，向前發展。但有一件可疑的事實，即第十七路軍與第二路軍的右翼，已經在前面使用他們的最後的預備隊。第一批已經作過戰，在從新作戰以前需要休息。在北半進攻的衝力總是受着限制，南半的情形卻順利得多。

最高統帥部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已經站在一個極嚴重的，在幾小時之內就應該回答的問題前面了。

光榮的結果都得到了。三路大軍在兩天之內捉了五萬俘虜，獲了五百多尊大砲。德國步兵的

攻擊力與敵隊的精密工作合作，把敵人從他們佔據了幾年的陣地中驅逐出去，逼到空曠的地面上。在初次突擊中便得到了成功，英國人和法國人爲了這，雖有絕大的物質優勢，作了幾個月之久的，半打的材料戰，仍是徒勞而無功。

問題不在是否要繼續攻擊，卻在怎樣繼續攻擊。原來的計劃是要第十七路軍與第二路軍的北翼施行主要攻擊，以求突破敵人陣線，使英軍正面向北捲去。第十八路軍只是對付法人，作保護側面之用。

事變恰巧在相反的方面。第十八路軍的勝利使統帥部看到南方突破的事實，應該按照它去變更原有的戰略。北方進攻的停頓加強了這種傾向。如果有人堅持原有計劃，那第十八路軍就不得不放棄他更大的成功，應把他所有空着的兵力交給第十七路軍。照着所要求的速度，移動這些大量的部隊橫過正面，似乎是一項極大的冒險。

第十八路軍不應該緊抓着那有成功的地方嗎？人不應該適應事變的過程嗎？

最高統帥部馬上發佈命令。這命令不是一切軍官都同意的，但是現在應該要實行。

部署如下：第十八路軍應該渡過克洛薩運河與索姆河的各處向蒙底耶⁸ || 訥永前進。這是朝巴黎去的方向。第十七和第二路軍應該逐漸向西北旋回進攻，以便達到阿拉斯 || 阿眠線。戰略上的基本思想，是要扯開英國和法國的軍隊，把英國人朝阿柏維爾⁹ 附近海岸趕，把法國人朝巴黎趕，再分別加以斷然的打擊。

這是第一次攻擊目標的擴大，大到兩倍以上。最高統帥部用全力去追求。

* * * * *

三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有幾連人過了索姆河，達到培同庫爾¹⁰ 與哈謨之間。夜送來冷的月光。空中有幾打英國戰機，不斷地衝下來，向德國步兵丟炸彈，嘩喇嘩喇地響。

這時候德國野戰砲隊在索姆河及運河這邊開進。普遍的渡河定於明朝八點鐘舉行。砲隊應

8 Montdidier 在阿眠東南，索姆左岸支流洞河之右岸。

9 Abbeville 在索姆右岸，離英吉利海峽甚近。

10 Bethencourt

該準備半小時的工夫。

工兵隊被招來了。他們準備速成橋的材料。來了幾個架橋輜重。大批步兵藏在河畔旁邊趕快挖成的地洞裏。各人挖自己的洞。夜裏把棚布蓋在上面。

礮火不安靜地來來去去。英人在那邊蹲在索姆陣地的塹壕裏。

快到早晨的時候，霧又蓋着一切。過河部隊走到岸邊。敵人礮隊向這帶地方亂射。

早晨剛過七點鐘，德國礮隊開始射擊。射得不十分強烈，不能同三月二十一日的準備射擊比較。礮兵連沒有充分的彈藥，他們也不大認識在敵方的目標。

正八點鐘開始渡河。霧差不多同時消散。直到現在露是個保護者，現在它變成叛徒了。

戰鬥馬上得到了激烈的形式。那進入陣地沒有掩護的英國礮隊，射擊工兵肩負的鐵舟，打成了篩子。工兵受了重大的損失。英國飛機向速成橋上撲，用他們的炸彈和機關槍子注射它。正在渡河的步兵受着重大的損失。

前一天過去那幾連人，也捲入了苦戰之中。他們期望援兵，甚是迫切。

索姆河中的幾個小島被佔領了。大批的德國步兵狂暴地密擠在那些島上。英軍的機關槍擊死了許多德國人。

戰事集中在奪取那毀壞了的舊橋，異常激烈。步兵不顧彈雨，爬過廢墟，在那邊展開。

兩小時之後，那邊的各橋頭到處都擴展得很寬，可以前進作密集的攻击。第二批各師的部隊，以活潑的精力壓制英人。這些隊伍只有一件顧慮——保持着順利的進攻。他們最怕的是一種新的陣地戰。

快到中午，敵人的抵抗到處都破裂了。德軍過了索姆河及克洛薩運河的各處。在北方佩倫與南方收尼¹¹之間繼續進軍。方向是朝洛阿和歧斯卡爾¹²。

英國人一段一段地，不屈不撓地堅持着，尤其是在北方，索姆戰役的紛亂的塹壕，給他們效了

11 Chauny 在拉費爾西南，鄂阿塞河右岸。

12 Guisearl 在拉費爾正西，收尼西北。

很大的勞。直到最後的一剎那，他們的留埃斯槍¹³還射入攻擊者的隊伍裏。直到喊殺的聲音嘶了，刺刀明晃晃地截來的時候，纔使他們停止。這是一種野蠻和強頭的戰鬥，人在三年戰爭之後以爲不可能的戰鬥。但是德國部隊明白，現在若不勝利，就要失敗。

第十七和第二路軍也在進行。整個戰鬥正面上的人，在與敵人激戰之下，努力去求命令所指的目標。那是訥永——蒙底底耶——阿眠——阿拉斯的弓形。

三月二十五日的正午，第十八路軍在索倫、內斯勒¹⁴和洛阿地方，幾乎沒有敵人在面前了。前進加快。那渴望的目標似乎可以達到了。北部英人與南部法人間的連絡似乎被切斷了。法國軍隊和英國軍隊離開了。

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證明了這個假設。第十七路軍過了巴坡謨，向赫標騰旋回，以便朝阿拉斯運動。第二路軍已經過了孔布爾斯和索姆戰場，向亞爾伯特前進，正面轉向阿眠。第十八路

13 Lewisgewehr

14 Neale 在索倫東南，洛阿東北。

軍獲取洛阿地方，把他的南翼直伸到訥永附近。他們只遇到了薄弱的英軍後衛，他們不屈不撓地，但是無希望地抵抗着。

在從蒙底耶來的各大路上，有好多部載重汽車運着法國步兵來。他們一到便做了俘虜，接着運到後方去了。那是連夜從巴黎趕來，鞏固英國第五路軍破裂陣線的兩個法國後備師的幾部分。他們也被捲到漩渦裏面去了。

到三月二十七日爲止，在攻擊正面上，捉了六萬六千俘虜，獲了一千一百尊大礮。到處的戰鬪都有無防備的，運動戰的性質。中部已經是在追一個被擊敗，幾乎被消滅了的敵人了。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北翼達到恩格河，在亞爾伯特的兩邊許多地方過去。索姆南邊赫爾蓬耶爾與鄂西耶爾¹⁵被掠取了。在科爾比¹⁶森林後面臥着阿眠。佔了阿眠，便是最後隔開了英國人和法國人。沿索姆而下到阿柏維爾附近的海岸，他們得不到任何戰略上的連絡了。

¹⁵ Harbouières und Rosières

¹⁶ Corbie

勇敢的第十八路軍長驅直入，進到正在燃燒的蒙底底耶城中，並且準備去略取城那邊的高地。他們的南翼達到鄂阿塞河。該路軍的方向直朝巴黎。

突破裂開了六十公里深的口，一個底面有七十五公里寬的大楔子。奪了二百五十部坦克，一千五百尊大礮和九萬俘虜。攻擊部隊自從六天以來就在不斷戰鬥中，受着重大的損失。但他們在一種失望的勝利情緒中。

無數的糧食和武裝都落到他們手裏。他們因為幾年來食物不足，都在半餓中度日，現在去拿來食，儘肚子裝。在許多地方掠得大葡萄酒窖。若干部隊因而停留了太多的時光。長期的缺乏造成了貧食病和貪飲病。這一切無主的豐盛東西更挑撥人的要求。

大戰見了分曉嗎？打算對那被破壞了英人和對那被壓潰了法軍北翼的自由作戰，已經在進行嗎？人要——這是勉強纔能明白的事——第二次再到那在地圖上還離着整整三天行程之遠的巴黎郊外去嗎？

大戰，最後的決戰是見了分曉嗎？如果可能的話，那運命終於，終於要使德國勝利了。三年困苦，

戰鬪和死亡的報酬在招手嗎？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巨大的國際戰爭站在刀鋒上，不知道應該傾向那一面。

在三月二十一日，抵抗德國第十八路軍攻擊的第五路英軍，三天之後變成一個廢物堆。他們被擊碎了的各部分向阿眠退卻。因為他們向西北旋回，在他們與法國人當中發生了一個寬洞，裏面差不多一切預備隊都沒有。法國人把他大批的戰略預備隊，集中在索阿松與雷姆斯之間，貝登將軍直到最後一剎那還在那裏期待德軍的主要攻擊。英國人的預備隊大多數準備在老遠的北方，因為無論如何要鞏固着北方正面，並且保障向英國去的退路。中間聖昆丁一帶地方被兩個協約國都忽略了。

德軍突擊的範圍和初步結果在可怕的程度中被認出時，英國人海格元帥與法國人員登將軍馬上便開始爭論，誰負有填塞那發生的洞口的義務。沒有人肯先犧牲他的預備隊。最後，當海格十分坦白地表示，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照顧法軍的北翼，要叫他的英國人向阿柏維爾和海上

撤退時，貝登方纔讓步。法國人担任填塞無防禦的正面，直到蒙底底耶爲止。他們的頭幾師人，仍捲入英國人的退潮運動中。那個洞還是敞着。

從索阿松和雷姆斯區域中，法國軍隊一師一師地跑來，掩護拉費爾與訥永之間被裂開了的法軍北側。德國第十八路軍繼續向蒙底底耶進一天，那敞着的地方就寬廣一天。貝登的隊伍來得還很湊巧，可以作個急需的據點。

但是自從英國第五路軍在西北向阿眠開始退却以來，蒙底底耶北邊的地方也沒有屏障了。於是這裏發生了一個寬洞，要想把它填起來，目下沒有一營供用的人。

於是戰事達到了極危點。如果德國人認識了這種情形，又如果協約國在最近二十四點鐘內不作改變這種局面的任何行動，那戰事可算是德國勝利了，其結果有幾大，目前一點都看不出。

在這個協約國自從一九一四年九月瑪倫河戰役以來所受的千鈞一髮的時候，各人只想到他自己的利益。貝登將軍把訓令給他的軍隊，無論如何要保障法國軍隊的團結，第二步纔能想到與英國人的聯絡。他已經下了決心，退到巴黎，掩護首都，與德人相抗。但是海格元帥決定，無論如何

不放棄阿柏維爾附近的英軍根據地。法國曼金¹⁷將軍描寫三月二十六日的情形說：『英國軍隊將退到海上，法國軍隊將退到巴黎。致命傷的分離快要完成，到巴黎的路敵在德國人面前。大禍業已臨頭，因為沒有一個共同的領袖。』

一天之後，英國第五路軍報告海格元帥，在他們與法國人中間，蒙底底耶附近，裂開了十五公里寬的一個空隙，當中沒有一個兵。如果德國騎兵突進到這裏，那該路軍就沒有救了。

巴黎異常騷動。情形和一九一四年九月，克魯克將軍第一路德軍的大砲，在瑪倫河低地摩胡附近轟擊的那幾天完全一樣。當德國的重榴彈忽然落到該城區域內時，紛亂還在升騰。這些榴彈是從架在拉費爾後面聖哥培恩的新式德國大砲中射出來的，距離直達一百多公里遠。政府又準備遷到波爾多去。

但是國家有權力的袖領人物，仍保持着冷靜的頭腦，給了人民一個良好的模範。那時老虎克雷孟梭做國務總理，他以後說了這一段堅決的話：『我在巴黎城前作戰，我在巴黎城中作戰，而且

將來要在巴黎城後作戰。如果必須時，就令退到庇里尼山脈¹⁸，我還是要作戰。』

當海格元帥業已令人準備，在萬分危急時，把英國軍隊從阿柏維爾運回英國去的時候，當貝登將軍已經準備退回巴黎去的時候，三月二十六日，協約國最高軍事委員會在杜倫¹⁹開會。

從恩格河來的大礮聲和維耶·布勒吞內²⁰戰爭喧囂聲，一直闖到會議室裏面。每小時都有從前線來的凶報。一種強烈的神經衰弱在出席的人當中流行着。從英軍正面來出席的有海格元帥和參謀長章爾遜²¹。從倫敦趕來的有陸軍總長米爾納²²、伯爵和羅伯孫²³將軍。法國軍事方面由貝登元帥和參謀長福煦將軍代表。從巴黎來的有大總統樸蔭、凱賚和國務總理克雷孟梭。

18 Pyrenien 在法蘭西與西班牙之間。

19 Doullens

20 Villers Bretonneux

21 Wilson

22 Lord Milner

23 Robertson (1860—1933) 大戰中爲參謀總長，一九一九—二〇任英軍駐防萊茵司令。

海格元帥把那些不幸事變的責任推在法國人身上，因為他們在去年秋季強迫英人擔任一個超過他們力量的正面地區，同時，法國人的預備隊又配備在老遠的南方。貝登聲明說英國人是自作孽，因為他們自己的預備隊紮在極遠的北方，第一要保護英吉利海岸。在這個危險局面中，大家互相責備，都說別人自私自利，對於共同事業缺少熱誠。

在這個非常痛苦的討論的時期，從前線來了消息，說德人佔了蒙底耶，並且準備在北面渡阿夫爾河²⁴繼續向阿眠去。

決定運命的鐘點到了。沈鬱達到最低點。已經沒有人能夠完全說明他的思想了。但是當他們還在討論一致行動的時候，各人都下了決心，做於他自己軍隊有利的事。

法國野戰軍參謀長福煦將軍，在一九一四年瑪倫河戰事中和以後在索姆河畔，已經是因為他那不可動搖的鎮靜而大顯聲名的人物，現在利用這個束手無策的片刻工夫，在一個詳細的陳述中說，人不得用過度悲觀的態度來觀察這個局勢。他指出現有協約國預備軍的數目，德軍在

直到如今前進中的人力損失和英法戰線後面的運輸情形，以為在幾天之內，很可以在直到現在的戰線得到戰略上的賠償。

但是有兩個先決條件應該履行。第一，英國人向阿柏維爾退卻和法國人朝巴黎退卻的思想，應該完全放棄。第二，應該馬上設一個有自由調遣一切英法預備隊的權力的中央辦事處。在共同作戰的基本原則有完全沒落的恐慌的一剎那中，只有鼓起勇氣，完全恢復那個原則，纔能夠支配這個局面。如果人馬上決定這樣辦，照他看來現在危險已經渡過了。

福煦的冷靜的看法，在這些企圖分離的興奮的羣衆的意見中，造成了奇蹟。海格元帥首先贊成。別人都都附和。軍事會議的結果是，福煦將軍得到『保證兩軍合作』的任務。雖然還沒有說明聯軍統帥的事實，但是人把給福煦的全權，也與那差不多相同了。

兩軍新總司令的頭幾道命令是，停止退卻運動，把一切可得到的法軍預備隊都調到受恫嚇的阿眠去。

退到阿柏維爾和巴黎去的意見，從現在起再沒有人談及了。

蒙底底耶在明亮火焰中燃燒着。戰事膠在該城西面的山坡上。德國隊伍慢慢地，不屈不撓地向上工作。

這是一幅戰事畫圖，它那種巨大的概觀，令人想到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事畫圖。人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敵着配備的礮兵連，看到他們射擊、瞄準，並且看到敵人的榴彈如何落到他們當中。敵榴彈的曳烟好像一羣小白羊，在草原上和山坡旁邊的園裏吃草。散兵線向前進，以後又臥在地上射擊。

在樹林和房屋後面，站着分爲許多小組的預備隊。人看到，傳令兵怎樣送攻擊命令給他們，他們怎樣展開。人也可以看到，敵人在有些地方實行反攻。手榴彈的白色棉花小球在爆發燃燒。

這裏和那裏有幾打飛機互相戰鬥，向上驅逐直到雲邊，以後差不多垂直地撲下來，離地面沒有幾遠。他們機關槍彈的白烟彌滿天空，像蜘蛛網一樣。他們總是向戰場上的各組步兵丟他們的炸彈和霰彈。

一切都做着排在眼前。步兵司令官拿着戰旗，騎着馬，站在丘嶺上面和村莊旁邊。蒙底耶正在焚燒，烟子從低處筆直上升。

那邊的敵人——這是可注意的特徵——現在不是以前的土褐色的英國兵，卻是青灰色的法國兵了。現在應該做的事也不是一種追擊，卻是在遠離塹壕與障礙物，在敵開的地方上，對於一個新敵人作攻擊戰。

太陽在一切東西上面慢慢落下，認不出一種變化。軍官們還是在他中午所佔據的地方。

晚上德國部隊又進攻。他們還常常想道，那只是一種暫時的抵抗，至遲明天早晨可以克服。砲隊應該先系統地配備起來。

晚間的進攻被擊退了。在許多地方，攻擊沒有好生實行。隊伍太疲倦了，而且白天裏受了重大損失。

在山坡上面，一個樹林與別個樹林交界的地方，有稀疏的步兵射擊聲。背後蒙底耶城的火光，越過越紅。有時候落下一個砲彈，發出一種有力的低聲。過了片刻，人從遠處聽到砲彈擊中的隱

約的爆烈聲。

哨兵身上穿着外套，手裏拿着槍，頭上戴着鋼盔，腮旁掛着防毒面具。月亮疲弱地照着。輕霧在森林空隙中升出來。步兵用鋤頭挖洞過夜，人可以聽到鋤頭的細微的聲音。

半夜，靜得幾乎毫無聲音。

快到早晨的時候，新的步兵連從後方來。這是三月二十八日。礮兵配備好了。天漸漸大亮的時候，他們開始工作。從樹林裏，從山坡上發出爆炸的聲音。黑色曳烟痕在森林空隙飄搖。

步兵在這時候把他們的雜貨捆在一起。八點鐘應該再走。礮兵射擊得不好。在好多地方打着了自己的前哨線。當礮火前進的時候，步驟又太大了。步兵不能在這種速度中，經過森林趕上。

在若干地方，人朝前去。樹林換了主人。但是到處都有法軍的機關槍。人不能走出林中空地。礮兵失掉了視察力。隊伍都很疲倦。許多留在他們林中的洞裏等着。

這不是一星期前攻擊，是沒有疑惑的了。這些兵士經過了一種變化。現在查出來，頭幾天進攻的那種雷霆萬鈞之力，大半是由於覺得那是最後的攻擊的原故。新的抵抗，惹起了初步的疑問。高

興之後來了頽唐。這種在蒙底耶那邊沸騰着的戰爭，已經又同那雙方疲乏的兵士互相格鬪的情形完全相似，正如人從屢次材料戰中認識的一樣。

高級指揮官還沒有看到這。營長和團長已經知道了。或許頭腦簡單的兵士沒有覺得。但是雖然如此，這種情形已經有了——大家陷於灰心失望，麻木不仁之中。

攻擊應在下午重演一次，但是不曾實現。如果誰不知道下了攻擊令，那他根本就查不出有什麼變更。礮兵射擊。這裏和那裏也有步槍聲音。但只是射擊而已，沒有進攻。

因為沒有生力的預備軍了，七天的大戰，從聖昆丁直到蒙底耶，都打了大勝仗，過了蒙底耶，戰事告終，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這種確證似乎還只是一種局部的。每個下級軍官在他的地區中都有它。但是因為他不認識別地方的情形，所以他總以為別處比較好些。

但是到第二天，各師部和軍團司令部也知道了。凡是今天各連長在前面所感覺到的事，到明天各路軍總指揮都知道了。

大戰已經過去了。

第十七路軍最先疲憊。三月二十八日，它還打算從西南去包圍並奪取阿拉斯。進攻在開始時便停頓起來。最高統帥部謹守它的基本原則，不要作一種長期持久的材料戰，於晚間下令停止攻擊正面上整個北段的進攻。它在這時候還盼望第十八路軍繼續前進，因而使這塊北方的事情將來再順利進行。

中間的第二路軍也疲憊了。

三月三十日，痛苦的實際表現出來，第十八路軍也疲憊了。他們在阿夫爾河那邊還掠取了若干地方。全局再沒有什末變化了。

最高統帥部以為這只是一種暫時的疲困現象，如果讓隊伍休息幾天，再多配備些礮隊，便可以無事了。四月四日下了一個新攻擊令，說至少還要把阿眠拿到德國人手裏來。進攻被擊退了，損失重大。

現在最高統帥部也曉得，大戰是完了。

在阿拉斯和拉費爾中間進攻的十五天之後，在新正面上又掘了塹壕，佈了障礙物。現在是陣地戰。運動戰過去了。

慶祝了八天工夫的本國沉默了。令人不安的寂靜開始發生。

現在應該怎樣呢？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到瑪倫河畔

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日，第二路軍對阿眠舉行最後的攻擊，四月六日，第七路軍在郎的西面地方進攻，並且逼進到庫西·勒·沙頭¹，附近的鄂阿塞²、恩³、運河——四月九日，德國砲隊在阿爾忙體耶耳²兩旁三十公里寬的正面上舉行連續速射，開始對英國人作第二次打擊。

最高統帥部算着，人不能在一次攻擊中，擊敗協約軍隊。雖然它在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間，懷着可把這次大戰擴大為整個遠征的決戰的希望，可是它對於這種意見的失敗，也並不是沒有準備。

當大戰像戲劇一樣扮演的時候，繼續不斷地進行第二步作戰的準備。一列一列的火車把在

1 Concy le Chateau

2 Armentieres 在里爾西北，里斯河右岸。

阿拉斯與拉費爾間多餘的重砲隊，向里爾輸送。彈藥已經堆積好了。攻擊部隊的一部分，業已紮在適當地點。運輸尚未到來的部隊的手續，雖至一人一車之微，都已準備就緒。

進攻計劃是由第六路軍總指揮夸斯特，將軍和第四路軍總指揮西克斯特·馮·阿明將軍早就擬好了的。新進攻的草案業已完全作成。只等着能够去實行的生力軍。

新作戰的基本原則是完全打倒那因為第一次作戰業已大為衰弱的英國人。如果人偏着他們，將抵抗力集中於南方，那末現在就要在北方去捉他們。

在拉巴塞、阿爾、體耶耳、發內同附近的里斯河直到福郎登戰役的沼澤地帶間，都伸展着攻擊地區。如果沿着里斯河與杜味河而上，直達哈塞布陸克和加塞爾⁴，尤其重要的是要奪得刻麥爾塊狀山麓，那末在海邊與福郎登母市中間的整個英軍北面陣地都不能保持了。從這裏可以控

3 Quast

4 Cassel

制加來⁵和敦基成。

第六路軍有十七個特種攻擊師，第四路軍有八個特種攻擊師。最近幾天還有在南方沒有事的別的師趕來，所以參加戰事的總計有三十五師人。整個大本營的直轄隊又差不多都被使用了。準備和初次攻擊的基本原則，和三月二十一日所用的極有效的基本原則一樣。

第六路軍最先與移動彈幕射擊同時進攻。

激烈的戰鬪逐漸在南翼上發展，英國人放棄了第一道陣綫後，在那塊吉芬奚，腓斯圖培爾和利什堡⁶各村莊周圍，構築了最堅固的野戰要塞碉堡網。他們不退讓，不動搖，使進攻者流了許多血。

截至下午爲止，這塊的戰事似乎毫無希望了。英國人用強大的預備隊來作戰，有時把德國人逼到了防禦者的地步。

⁵ Calais 法國北部港口與要塞，在英吉利海峽極窄處。

⁶ Festubert und Richebourg 均在拉巴塞西。

這時候，中部的戰運顯得順利些。在這塊里斯河的右岸厄斯忒爾⁷和阿爾忙體耶耳之間，聚着兩師葡萄牙的兵，他們自來就不高興留在西線。德軍的進攻好像雷打他們一樣。在他們恢復之前，他們的陣地已經被擊破了。葡萄牙部隊毫不停止地逃出移動彈幕射擊區域以外，在過里斯河的時候，因為渡口在德國重砲的遠距離射擊之下，他們受了極大的損失。他們的殘部帶着恐慌，一直跑到英國兵站裏，使英國司令部迅速而不適當地使用預備隊。

下午，第六路軍達到里斯河。他們打了一個十公里深的楔子到敵人戰線裏，現在已經獲得了六千俘虜和一百多尊大砲。德方損失還在可忍受的限度內。隊伍作戰優秀絕倫。在一個窄地方，甚至於過了那道小河。

現在，在全部戰爭史中沒有比它更不好的那一夜開始了。更番地落霧下雨。連續速射把里斯河的低地變成了泥濘，使人想到福郎登的沼澤地帶。英國砲隊把向前遠突的德國戰線弓形置於集中的射擊之下。他們長管砲的砲彈，落到沼澤裏，噴出巨大的泥濘柱來。毒氣和霧氣混合。封鎖射

擊不斷地喧囂。

在這種鐵片與泥濘的混亂中，德軍沒有防衛，臥在低地上面，勉強作壕都不能夠。野戰礮隊在他們後面努力向前運他們的礮。工兵築路，造板道，向前拖他們速成橋的材料。

要過里斯河去陪伴攻擊的幾部德國坦克，沉在沼澤之中，毫無希望，只得留在那裏。大礮都應該留下，因為人馬的力量不能把它們從泥濘中拖出來。整個的地方，還堆滿了前幾天受了傷的兵。許多縱隊的生力步兵，作成一個長縱隊穿過泥濘，黑暗和礮火向前去。沒有給養，因為行軍灶也陷到泥濘裏面去了。

雨、霧、黑暗和藥烟，使人幾乎不能辨別方向。敵人的礮火更不斷地在一切東西上面發焰。這樣，夜慢慢地過渡到四月十日的早晨。

拂曉的時候，德國礮隊的集團射擊在第四路軍地區內砰磅地響起來，該路軍在頭一天深自檢束地等候着，現在照着計劃開始作援助攻擊。戰事在夫累林希因和桑特佛得之間，即因福郎

登之戰得到極大聲名的地方起來。

那可怕的地雷轟炸，使在發內同、麥新、威特沙忒和聖厄洛阿中間的威特沙忒弓形忽然坍塌的事，到現在已經有一年了。今天，從伊彭運河的那一邊，用移動彈幕射擊來報復。它那令人戰慄的喧囂，從霧中嗤嗤地響出來。

一小時之後，爭奪位置很高的麥新和威特沙忒村莊廢墟的戰爭，又怒號起來。在這塊用刺刀和手榴彈工作，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一九一四年的十月，伊彭之戰在這塊終了的時候。第二次是一九一七年六月，維特沙忒喪失的時候。今天，一九一八年四月十日，第四路軍在戰線上開始進攻，算來是第三次了。這還不够，將來還要來第四次和最末一次呢。

在戰場南方四月十日繼續舉行的突擊，得了一個更為重大的結果。第六路軍整天努力奪里斯河線。夜間只運了一部分礮隊來。原來想大規模的一次渡河，却分着完全的各個動作。

那些在夜間進行已經受了重大損失的部隊，在沼澤上開路前進。由步兵用轆革拖來的迫擊礮，應該代替大礮。現在的敵人是英國人，他們從紛亂的房屋、工廠、圍牆和籬笆當中射擊。因為容易

觀察，故英軍飛機能够于與戰事，壓迫德國軍隊。

阿爾忙體耶耳現在到了戰線的中央，被雙方爭奪。平民早已放棄了的這座城，是一堆工廠和工人房屋。地窖裏蹲着英軍備戰隊。外面邊上架着大礮。自從幾天以來，德國重白礮的礮彈不斷地打在房屋裏和街上爆裂。第四路軍從北方來施行的壓迫，把該城拿到一個鐵鉗當中。當四月十一日，南方第六路軍也過了里斯河時，英國人只得抱頭鼠竄而逃。他們丟下了三千俘虜和五十尊大礮在廢墟裏。

直到四月十日的晚上，第六路軍終於作成寬廣的正面過了里斯河，於苦戰之後，繫在厄斯忒爾和斯坦威克之間。頑強的敵人抵抗，還常是在南方利什堡、腓斯圖培爾和吉芬奚附近持續着。在伊彭和拉巴塞間的整個戰線上，夜間有沉重的礮火沸騰着。

四月十一日，在繼續戰鬥之下，努力向前進攻，惟進行遲緩，流血很多。現在利什堡也終於陷落。四月十二、十三和十四日也大事鏖戰。各部隊的力量差不多快完了。礮隊追擊所遇到的困難逐漸

加大，離出發點愈遠愈甚。四月十五日，在戰場的南部達到了麥爾維爾和麥忒恩。¹⁰

四月十日在第四路軍正面上開始的慶戰，繼續過了一整個星期。

德國隊伍在杜味河左右從發內同來向西逼進。四月中戰事已經過了從前的威特沙忒陣地，在那邊下到伸展在威特沙忒與麥新高地和刻麥爾塊狀山麓間的平原。截至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德國兵士的腳踏到這個平原。

對於刻麥爾的強烈壓迫，使英國人在四月十五夜，在北方緊向伊彭繼續撤退他的戰線。那些充滿了鏽鐵塊和人骨，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波爾卡培勒、巴生得勒、左內俾克¹¹和該盧未爾特各村莊所在地的不幸區域，次第落到德國人手裏。新戰線一直推進到緊接蘭格馬克和斯坦俾克低地。人從西南來到距伊彭三公里的地方。那個大廢墟臥在德國哨兵面前，甚為顯明。英國人無聲無臭地放棄他們在去年花了四個月的工夫，犧牲了五十萬人，奪來的整個低地。

10 Meteren 在麥爾維爾北。

11 Zonnebake 在巴生得勒西南。

按照人在大戰中所得到的經驗，阿爾忙體耶耳的戰事，應該算完結了。它在開始時有很好的結果，沒有幾久便停頓起來，沒有達到它的目的。敵人受重大損失的事實，不算最重要的事。因為德軍的補充狀況愈過愈為困難，所以損失一個德國兵，比損失三個敵方的兵還要重要。何況死神專挑選最優秀的分子，尤為戰事的一個不易定律。這些優秀分子早已無從補充。協約國常是被逼得沒有辦法，只有迅速地把他們的預備隊，送到阿爾忙體耶耳戰場上來。

那業已正在消滅的戰鬪烈火，還向上射出了一陣劇烈的火焰。四月二十五日，德國的幾師兵士，——內有由巴燕和普魯士部隊組織而成，百戰百勝的阿爾俾斯軍團，——在一個強大的礮隊精細準備與開進之後，突擊巴頁¹²和伊彭之間的刻麥爾塊狀山彙。

兩師法國兵佔着這塊高地。他們的機關槍好像架在許多重重疊疊的走廊上一樣。

德軍的移動彈幕射擊從東方和東南方向山坡上升。巴燕和普魯士的步兵在彈幕射擊的後面。

12 Battle 在刻麥爾西南。

這是世界大戰中一種規模宏大得多的一八七〇年的斯皮赫棱山¹³的攻陷。根據德國軍隊紀律和輕生死的良好的老規則，又攻擊了一次。在狙擊礮、飛機、手榴彈、迫擊礮、機關槍、榴彈和榴霰彈的混亂之中，刺刀還互相交叉了一次。在機關槍的射彈之中，還配備了一次礮隊，而且直接射到敵人的步兵線內。

攻擊者的損失十分嚴重。山坡統統被死者 and 傷者蓋着了。活着的人從他們身上走過上去。這是奪刻麥爾山峯的賽跑。

正午，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得不從那邊下去。他們礮隊憤怒地向這座恐怖和地獄的山上作集中報復的射擊。

夜裏，防禦者擊退從平原上來的一系列反攻，進攻者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現在德國人的力量也完了。

從刻麥爾山上下來，可以自由向北方，東方和南方眺望。只是向西邊有福郎登山的最後支脈

排在眼前在支脈後面是一直達到海邊的平原。那塊臥着敦基成和加來。如果攻擊能够再深入十公里，那定可使整個英軍北方陣地崩潰。

德國隊伍的深刻疲困，不容許人想到在這個地區中作一次新攻擊。這兩次直到現在的戰爭——大戰與阿爾忙體耶耳之戰——，消耗了極大的力量，只有襲擊敵人，新打擊纔有成功的希望。那最後的，熱烈追求而且爲悲痛中必須的目的——對敵軍自由行動——在阿爾忙體耶耳戰爭中比在大戰中所達到的還要少。俘虜的英國人、法國人和葡萄牙人共計三萬名，奪得大礮四百五十尊，這是可喜的事，但是不能決定勝負。

現在要有勝利的信心，仍需要許多勇氣，信仰和意力。

最高統帥部無論願意或不願意，都應該說明德國軍隊需要一個較長的休息，然後纔能去作一次新的大戰。一切在冬季準備的各師人，至少都用過了一次，但大部分還用過了兩次。他們的損失甚爲重大。在損失無從補充的時候，損失的結果更要加倍嚴重。

新戰線需要強大的兵力持續緊張，以便隨時防備襲擊。從北海直下到郎南公主路的，幾乎筆直，建築得極好的陣線，變成了一個很多彎曲的陣線，還應該去構築。到處都缺乏隊伍寄宿的可能。因為自己背後便是戰事地帶的荒涼區域。後方接濟和組織兵站的困難要費許多心血。

敵人並不限於無所事事，專候德軍的繼續攻擊。他雖然不能從事大的攻擊，但他仍努力用活潑的局部戰鬥行為，在近乎全部正面地帶上，牽制德國作戰隊伍。因此，要從正面抽出新的攻擊部隊去休息，須經過長久時間，殊為困難。

協約國方面也有他們巨大的憂慮。他們損失了五十萬人，兩千尊大砲和幾部坦克，此外，他們戰線上兩個受恫嚇的突出的地方，北方向哈塞布陸克，中部向阿眠，仍然存在，也不無影響。更厲害的是他們明明料到德國是要重新攻擊，但不知道在什末地方。

巴黎和倫敦一心望着美國的救兵。福煦很明白，在救兵未到以前，除開盡力防禦德軍的攻擊外，什末事都不能做。所以德國人有時間，給他隊伍以絕對必須的休息，並且好好準備新的攻擊。

但當時雖有一切勝利，德國形勢仍十分緊張的原因，實由於潛艇的失望的努力，不能阻止美

國隊伍的洶湧而來。五月裏，海那邊運輸的數目，已經達到了二十萬人，沒有一隻兵船被擊沉。

從一九一八年四月起，每月擊沉的船隻數，無限制地下降，同時敵人新造的船隻數卻不斷增加。因敵人干涉而受的潛艇損失，差不多增加到兩倍。新艇的建造因為材料缺乏，不能與那不斷的損失相等。

敵人的抵抗三年中逐漸改良。用優越的聽器，聽到摩托的聲音，老遠就可以知道潛艇的近來。大批飛機在各重要海岸站口做監視工作。他們看到暗輪激起的泡沫漩渦，知道潛艇的航道，潛艇一浮起來，他們就出其不意，擲下沉重的水中炸彈。

幾百隻敵方的所謂潛艇驅逐艦，巡邏輪船的航線，對這種海洋的工兵（潛艇）作一種殊死的小戰。護送制度——運輸船隻成組航行，帶着強大護衛兵——發展到這種地步，潛艇追一種這樣的護送隊可達幾天之久，根本不能放一個水雷。

海洋中最重要的水道，都有巨大的網阻塞着，潛艇一落下來便不可救助，再也不能見天日。一九一八年春季，英、法間的英吉利海峽有幾十層的水雷封鎖，潛艇不能通過，只能從英國北部周航。

因爲出發和進行的異常延長，情勢轉變得於潛艇更不利。它們也逐漸失去在海中的耐航力。五月裏已經成了這種狀態；全部潛艇往往有三分之一在修理，三分之一在出發進行，只有最後的三分之一，在敵人附近。

沒有人不明白，海軍對於潛艇戰預期的效果是失望了。雖然擊沉的噸數比預計的多得多，但是協約國方面在海上運輸所有的危機，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季可以說是已經沒有了，原來海軍當局以爲在一九一七年秋季，就要使英國求和的。潛艇戰沒有意義了。

大戰過後幾年，勞合·喬治宣言道：『如果德國人稍爲提早一點使用他們的潛艇——誰也不曉得大不列顛今天還存在不存在。』邱吉爾說：『我們今天纔敢說，我們是勉強逃出難關的。潛艇戰的效果只須稍微增加一點，就要使我們受餓投降了。』這些話在今天對於我們沒有益處了。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刻麥爾塊狀山壘被攻下來，於是阿爾忙體耶耳的戰事便告結束。最高統帥部把它在三月二十一日以前的各種準備都消耗完了。

還要繼續攻擊，是很早就決定了的。勝利的信心還沒有失掉，人還保有從前的戰略目標，消滅英人，也是確定不易的事。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比較困難，是在如何達到這個目的。

從哈塞布陸克與阿眠附近兩個突出的地方出來繼續進攻，似乎是最短的途徑。有兩種原因不能這樣辦。第一、荒涼的戰地很難集中攻擊器材，就令不是不可能，也有問題。第二、人知道新總司令福煦把他預備隊的主要部都分配備在這塊，因為他也在這個地方期待德軍的新攻擊。

爲要保持消滅英人的目的，最高統帥部決定，最先向法人進攻，以爲聲東擊西之計。如果協約國的預備隊運到了新場所，便對英人作主要突擊。

柏恩將軍第七路軍面前的一帶地方，被指作聲東擊西的戰鬪區域。該軍所佔地區爲索阿松與雷姆斯之間的恩河流域與維勒河¹⁴流域。

遠遠的南方臥着瑪倫河。但是攻擊的目標還沒有伸展到這樣遠。它只能到維勒河谷中爲止。第十八路軍得到了命令，叫它的左翼在訥永與收尼之間，準備一個輔助的攻擊，以便達到恩

14 V. 221. 鄂阿塞河的左支流。

河與鄂阿塞河在孔撒涅會流的地方。第七路軍左隣的第一路軍，也作援助的準備。

在極端祕密之下舉行一切準備。逐漸從各新戰線中抽出了三十師兵，加以人和物的補充。他們都全副武裝，於五月底開到攻擊區域。

配置的大礮有四千五百尊。

*

*

*

*

*

這是一個五月的夜，美得令人不能想像。在攻擊正面中央的公主路，差不多和死一般靜地臥着。那條路的背上繫着戰倦了的英、法師團，他們在一個安靜的，以為沒有危險的陣線上休息。

半夜，德國礮火突然爆發，使敵人異常驚訝。敵人的礮兵陣地又被置在氣體之下。因為他們都繫在恩河低地，足以幫助氣體射擊的效果。這一夜沒有一點風，而且稍微有點暖和。短時之後，就使敵方礮隊差不多完全沉默了。

五月二十七日剛黎明時，上午四點四十分，在厄勒忒河低地的移動彈幕射擊開始向公主路的北坡運動。步兵緊隨在彈幕射擊的後面。

在反掌間，衝鋒隊已經佔領了厄勒忒運河的各渡口。機關槍從等高線上答答地向下射。但是當移動彈幕射擊向上蔓延時，它那斷斷續續和羊叫的一樣的聲音又沉默了。工兵在附近奉命在運河上搭橋，以便礮隊過去。在固定彈幕射擊——它現在達到山背，礮彈着地，激起許多灰土，好像是一頂顫動的帽子在上面似的——保護之下，第一批礮兵連渡過運河。

這時候步兵已經在爬山，把那在山上天然大石灰洞中找保護的全部礮兵連都捕獲了。移動彈幕射擊在那面山邊嗤嗤地響，這是預先計算和精確的一種傑作。在這面山邊有手榴彈爆發。狙擊礮擴展它的煙氣。

帶來的迫擊礮在北邊山坡上，走到射擊陣地裏。用三倍的馬力把頭一批大礮，拖上斜坡。那都是陪着衝鋒的礮兵連，應直接同步兵一路朝前去的。工兵被分給他們，以便爲他們從障礙物和塹壕中間開路，並且在敵人突然來攻的時候防衛他們。

在攻擊開始後的兩小時，頭批大礮站在公主路旁邊，直接向退卻的敵人射擊。

五月的太陽在上面出來，光輝燦爛。南方展延着恩河的谷。到處可以看見敵人礮隊撤卸。他們

打算把他們的大礮送到小河那邊去。但是德國礮隊正在部署，向岸邊作阻止射擊。在恩河南岸人可看到敵人的預備隊，朝那忽然陷於紛亂的陣地去。那是一堆近於恐慌的羣衆。

現在德軍已經從公主路的南坡下來，到了恩河谷裏。進攻的壓力在增加。德國各營兵士好像一股急流從山上流下來，得着那到河流低地去的各深谷。

在恩河這邊淮宜與蓬塔維爾¹⁵附近，敵人還密集地作了一次抵抗。但在恩河中流德軍有幾連人已經用速成橋過了河，握着側面的兩個村莊。敵人礮隊沒有時間逃過那道小河。許多礮兵陣地，礮車的前車，兵士，馬匹和彈藥車都落到攻擊者的手中。

突入的地方愈是深刻，對於德國步兵愈好。陪着衝鋒的礮兵連，隨時都在警戒，不離開他姊妹兵的脚步。當大批野戰礮隊到了公主路上，想從那塊下去參與恩河畔的戰爭時，步兵已經在恩河那邊，衝上了恩河與維勒河間的山坡。

進攻的人穿過茂盛的禾苗，穿過開花的園圃，走過村莊——突然受驚的平民都躲在那些村

莊的地窖裏——繼續追擊，從維勒河來的敵方預備隊，還未正式展開，已被捲入漩渦。礮隊剛在公路上走入射擊陣地，又應該再朝前進。他們渡過恩河，現在達到可以通車，毫未與戰事接觸的大路，他們可以用跑步去追步兵。

極多的儲蓄品落到隊伍手裏。敵人不會找着時間去消滅它們。

傍晚，太陽落的時候，德國部隊從北方來，一面作戰，一面下到維勒河谷。右方下面臥着那有許多教堂塔的可尊敬的索阿松。他們在中間直下到布賴斯內與菲斯美¹⁶附近。左邊從北方來了一個窄鉗子夾着雷姆斯的周圍。這還不夠，晚間還有幾營德國兵過了布賴斯內與菲斯美間的維勒河，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立刻向前突進。

一天工夫的進攻，就達到了原來定為整個作戰的目的地。捉了兩萬俘虜，獲了三百尊大礮。各種儲蓄品尤其無數。糧餉貯藏所和彈藥貯藏所都堆積在恩河與維勒河中間的谷裏。這樣攻擊的結果，是世界大戰中少有的，它表示誰的隊伍還常是能在曠野作戰。

16 Braisne und Fismes 維勒河畔的村莊，前在北，後在東南。

被擊散了的英法軍各師團，把他們的殘部救過維勒河。福煦將軍把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預備隊都配備在北方，實在大錯而特錯。貝登急切地求救。

福煦還以為這塊只是德軍的一種聲東擊西的示威。他瞪着眼睛望着英國人的北方陣地線，並且每天早晨等候德軍的主要攻擊。他猶豫不決地把一師一師的人交給貝登。

直到五月二十八日，德國人以不屈不撓的力量繼續前進時，福煦纔覺得局面的十分嚴重。那一夜裏，最高統帥部決定，要超過原定的目標去繼續作戰，如果可能時，更擴大為一重大打擊。

德國各師團作成寬廣正面渡過維勒河，掠取布賴斯內和菲斯美，分向西南和東南前進，包圍索阿松，從背後威脅雷姆斯。

他們毫不停止地朝前進。

下午攻下索阿松。可惜因為局部作戰司令的誤會，把那座城市放棄了。五月二十九日，該城在從新攻擊之後，仍落到攻擊者的手裏。

第七路軍用力向維耶·科忒勒¹⁷森林壓迫。

五月二十九日晚，中間各部隊達到費爾·恩·塔德諾阿¹⁸，即烏爾克河的上流。戰事波動的
地方，便是差不多四年前，因為克魯克將軍的第一路軍與畢羅將軍第二路軍的退卻，在那塊闖下
滔天大禍的地方。

在東邊的攻擊，還是停滯在雷姆斯要塞附近。雖然十分努力，第一路軍還是沒有取得那座廢
墟的城市，把敵人擊到該城南面的森林地帶中。

西翼和中軍在以後幾天仍朝前進。但是現在戰事一點鐘比一點鐘頑強，前進的速度遲緩下
來。福煦終於決定，把較強的預備隊給貝登。

第七路軍在苦戰中，於五月三十一日，推進到維耶·科忒勒森林緊附近。抵抗力增強了，攻擊
力麻痺了。

17 Villers Cotterêts

18 Fere en Tardenois

但在中央的攻擊者，於五月三十日勝利之後，向下走了四十公里深，過了四個山脈，三條橫行的河流，到了那條已經有一次與德軍運命有關係的河流的谷裏。在沙頭·鐵里與多爾曼之間達到了瑪倫河。自從一九一四年九月，德國人在一次比現在更大的勝利之後，負着他們的軍旗，向北渡過這條小河撤退以來，現在又第一次看到它。

到了往巴黎去的半路上，一個巨大錯子的兩鉤從蒙底耶和沙頭·鐵里向敵人首都嚙合。這個鉤可以合攏嗎？

攻擊在瑪倫河畔停頓下來。兵力的分配對於德國人原來很順利，這種情形現在已經轉變了。福煦逐漸送了三十師生力軍來，防止對於法國陣線和首都的恐嚇。但是德國方面作衝鋒的各師兵士的精力已盡，他們必須休息。

得到了一個出乎意外的大結果。協約軍犧牲了六萬五千俘虜，八百七十八尊大礮和二千五百隻機關槍。如果現在能够用大軍從沙頭·鐵里和蒙底耶來包圍——那人便在大勝的前一天了。但是這塊藏着德國統帥部的悲劇——它造下了得勝的一些前提，以後那應該擷取勝利之

寇的軍隊的力量疲竭了。

新達到的戰線，在協約軍隊還有充分力量可作團結一致的抵抗行動的一刹那，有一項重大的危險，是沒有疑惑的。那戰線在索阿松與瑪倫河之間以及瑪倫河與雷姆斯之間，有兩個各長四十公里的側面，受着維爾·科忒勒、森林與雷姆斯的恫嚇。此外，該線只有一條唯一的鐵路，從郎城經過索阿松到菲斯美與費爾·恩·塔德諾阿，而且在索阿松附近，甚至還在敵方礮隊的遠射擊之下。

爲了至少減去些西方側面的危險，最高統帥部於六月九日叫十八路軍的左翼，對孔撒涅作準備攻擊。開始有好結果，以後衝擊捲入鄂阿塞河南邊森林裏。它的右側在美利和庫爾塞爾¹⁹附近，因有強大的法軍坦克攻擊，受着恫嚇。

血戰一直延長到六月十四日，沒有得到較大的地方。從維爾·科忒勒、森林來威脅的危險，還是存在。

當德人從新來到瑪倫河畔的消息達到巴黎的時候，該城陷於異常興奮狀況之中。幾個月工夫，人都向居民談到美國人快來援助的事。現在崩潰的危險，明明白白地到了附近，但美國人還沒有來。該城要塞已在準備防禦，新隊伍從法國南方開來。

但是老虎克雷孟梭，走到興奮的國會中，拒絕關於政府從新逃避的任何思想，說：『我公開承認，我們退讓。但是我們絕不屈伏。如果我們決定堅持到底，那我們就可得勝。美國人正在來，而且德國人進攻一次，精力就要疲憊一些。我們奮鬥到最後一小時——因為最後一小時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以後他趕到索阿松和雷姆斯中間正在動搖的陣線上，用他演說的煽動力量，鞭策那業已精疲力竭的隊伍去從新抵抗。

這時候最高統帥部靠着它那要得勝利的堅決信仰，去從事新攻擊的準備。

第三十章 劇變

奧軍在這次大戰史中，在他自己的歷史中，最後一次準備幫助他的同盟德國。這個不幸的軍隊，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威尼西亞平原和提羅爾的皮阿味河戰役以來，疲憊得要死，後來因為德國的勝利，纔又振作起來。

卡爾皇帝叫他那為飢餓所困疲，為迅速進展的政治崩潰所麻木，沒有正當的武裝，沒有充分彈藥的各師團配備起來。他自己做統帥。參謀本部準備了從提羅爾和皮阿味戰線交界的角裏出來的突擊。攻擊應該在布勒塔河與皮阿味河之間開始，迅速對威尼斯突進。

德國最高統帥部以同盟各國全部作戰指揮者的資格，贊成他們的計劃。與登堡和魯登多夫盼望實行這個計劃，至少可以牽制協約國的大軍，減輕將來德軍在西陣作戰的負擔。他們知道奧國人的狀況是不好的。但是內部疲憊到了十分不幸的程度，他們卻不會認識出來。

凡在奧國說德語以及現在還與德國事件有關係的人都還抱着希望。這是對於崩潰力量的最後怒罵，一種暗地害怕的叫聲，因為奧國有了數百年的光榮歷史，如果想到分崩離析的事，他們的心情和理智都要加以反對。政府還說了一回各民族應該精誠團結豪言壯語。

自己沒有確實判斷的幼皇，被這種虛偽的勝利希望迷住了。他沒有看到他隊伍的情形怎樣。孔刺德·馮·霍真度夫，一個不幸軍隊的不幸將軍，又走到了前面。他向皇帝建議，從提羅爾側面作第二次突擊，去補充那理想的從布勒塔河角出來的第一次突擊。那以前從亞西哥與亞西羅地區出來，業已失敗了兩次的進攻，現在又第三次浮在將軍眼前。皇帝贊成。

但是現在在皮阿味河正面做司令的各將軍，怕孔刺德·馮·霍真度夫奪去了他們的功業。他們向皇帝請求，准許他們的各軍團參與這次期待着的勝利戰役。皇帝和他的參謀長也贊成。

於是那原來只想在三十公里寬的地方上的作戰計劃，便毫無思慮地擴張為一百五十公里，好像並不費力去追一枝薄弱的軍隊似的。當各師團還沒有自動能力時，各將軍互相忌妬，都要分取那預約的勝利之冠。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緊接着德國向瑪倫河的作戰，奧匈軍隊最末次的自動戰爭行爲開始。從幾星期來有幾百名投降的兵士，把一切詳細情形都告訴了敵人。

孔刺德·馮·霍真度夫的隊伍從他們塹壕中出來。但是他們進攻的時候，被未受損失的敵人砲隊的封鎖射擊所包圍，在重大損失之下被擊退了。有些地方，他們達到了敵人有計劃地放棄的前線。但爲反攻所擊退。到了晚間，這塊的事可以說一切都完結了。隊伍沒有能力作第二次試驗。砲隊的彈藥都用完了。

布勒塔河與皮阿味河之間的主要戰線上的結果，也是同樣的可憐。在許多地段中的意大利人都退卻。但是他們用他們的砲火表示他們的意思，要候奧國人放棄了一切獲得之後，再來收回失地的晚間，他們隊伍在重大損失之後，毫無希望地回到他們出發的塹壕裏面去。

皮阿味河陣線大部分的情形也不見得好。只有在皮阿味河的上流，即該河從阿爾卑斯山出來，繞過蒙特羅 1 巨大塊狀山嶺的東邊的地方，有一次最後的，光榮的，雖然經過仍爲不幸的武

1 Montello 上意大利平原的丘嶺，高三六八公尺。

功。普羅維克²集團軍的北翼用了十二師人渡河，在頑戰之後奪取了全部山地。意大利人退卻解散。一個密集的彈幕落在勇敢的奧匈隊伍的頭上。但是他們不退讓，並且在以後幾天擊退了一切的進攻。

這時候，有一個新的敵人來陪敵人作戰。天公忽然打開它的水閘。山洪暴發，把皮阿味河變成一條急流。河水怒奔，冲破奧國工兵所架的浮橋，把鐵舟和木頭都漂到谷裏去了。

沒有麵包，沒有彈藥筒，沒有榴彈，沒有大砲，沒有援兵，可以被送給在河那邊忍耐着的人們。凡是敵人沒有辦成功的事，物質在短時間內便作成了。那些勇敢的各師團的殘部，不會被敵人擊敗，在夜裏狂風暴雨和水聲怒吼之下，退過皮阿味河。

奧軍的最後攻擊便是這樣終了。意大利人突然歡呼。鐘聲響着。人們做感謝禮拜。冠冕堂皇的告示向隊伍表示民族的感謝。協約國傳播一種大勝的消息，佈滿了全世界。

在奧國，一切對德表示同情者的心腸，都痛苦地痙攣着。國內作滅亡推進機的人們，都起來做

公開的寡廉鮮恥的行爲。在匈牙利國會與奧地利國會之間發生關於失敗的一種可恥的，十分公開的辯論，匈牙利人歸咎奧地利人，奧地利人歸咎匈牙利人。沒有人維持秩序與紀律了。沒有人指出，敵人站在門前，任何內爭都是賣國的行爲了。

從羅馬尼亞運出來的糧食，原是作德軍的給養的，在多瑙河上被正式沒收，分給奧國人民了。到處都在瓦解，到處都是不和，到處都在向內部分崩離析的路上賽跑。

前線上的逃去降敵的兵，現在每天都有幾百。只有德族與奧籍的隊伍，提羅爾人，坎騰人和斯泰爾馬克人始終堅持，沒有動搖。敵方用一種極狡猾的方法宣傳。在意大利塹壕裏，留聲機唱捷克和斯拉夫的鄉歌。在別處敵人用投降過去的隊伍，時而在這裏唱歌，時而在那裏唱歌。新烤熟的白麵包被插在刺刀尖上，把給那餓得半死的奧國人看。夜裏有斥候來，祕密地接他們——第二天早晨奧國塹壕便空了。情形一天不如一天，不能阻止。

失敗之後不久，奧皇便免除孔刺德·馮·霍真度夫的司令之職，令他退休。皇黨要一個代他們受罪的人，在輿論前把不幸的罪過放在他的背上。

當奧皇致樸蔭凱賚的信，被法國內閣總理克雷孟梭公開發表之後，策爾您伯爵也退職。正如孔刺德負軍事上的罪過一樣，策爾您也負政治上罪過。他的後任是布利安。伯爵，皇室的一個絕對信徒。他那難於出口的任務，是在盡量保持哈布斯堡族的利益，不顧德國，去了結奧國參戰的事。德國最高統帥部忠告奧皇，叫奧軍將來不要作任何獨立的戰爭行動，把所有一切奧國師團，都送到西戰場上去。

奧皇在良久躊躇之後，方纔贊同。七月間有兩師人到西方去。他們都只有戰鬥兵力的一半，差不多毫無軍紀，幾乎沒有礮兵，而且差不多全無彈藥。一部分赤着腳，要先向德國方面找鞋子穿。他們的樣子，尤為可憐。他們在一個安靜的正面區域上都沒有用，都留在兵站裏。

這時候，協約免除了對於意大利戰線上的一切憂慮，把那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來淹留在意大利的英法師團的大多數，都輸回到西線。若干意大利師團也陸續跟他們去。

奧國軍隊在意大利的失敗，是崩潰的第一個不可否認的清楚的朕兆。

從現在起便一下一下地進行，沒有呼吸，以迅速增加的力量去走，直到痛苦的終了爲止。

在三次嚴重的攻擊戰之後，在新達幾乎毫無防護的戰線上不斷戰鬪之後，在一切兵士三個多星期繼續緊張之後，德國軍隊走過了一九一八年頭半年的界限。他們走到七月裏。

最高統帥部不爲各方面加於他的壓迫所屈服。那兩位人物差不多每天都在他們職務上，作許多極負責任的決定。他們對於勝利的信仰還不會動搖。德國隊伍在索阿松和雷姆斯中間所作的最後試驗，更加強他們的信心。阻止敵人的事，應該可以成功。誰認識當時在這兩位人物胸中已有的隱憂呢？意力和信心戰勝了那些憂慮。

六月底，頭一批百萬美國兵到了法國。他們在凡爾登東南聖米息爾弓形內，組成一路獨立軍，由潘興將軍統率。他們的師團也到了瑪倫河畔。他們作戰沒有經驗，且不靈敏。但是他們那種不腐敗的作戰精神和豐富的材料，補償了他們欠缺的作戰經驗。不久他們也將要利用經驗。七月間

至少還有三十萬人陸續加進來。他們和雪崩一樣地增加。

議和的事談不上了。武器在說話。它現在從北海一直響到凡爾登。運動的戰線再不擴大了。情勢一天比一天緊張。現在只有勝或敗了。

德國的戰鬪師團都變小了。就數量講也找不着補充了。軍隊的質尤爲減低。以致在前線的老連長和營長見了都害怕起來。

協約國用了無窮盡的方法，來作對付兵士精神抵抗力的宣傳。這種宣傳現在不是沒有效果的。擲下的傳單總計有好幾百萬。他們長久不變的音調是：德國人被他們自己的領袖騙了——他們只要革命，就可得到不賠款不割地的和議。最高統帥部懸賞，令人交出傳單。無濟於事。毒質繼續蔓延，都不高興作戰了。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每個戰鬪營平均還有八百人。七月還有六百人，八月只有四百人。有若干師團不得不陸續解散，以便補充別個師團的人數。

尤可怕的是有戰爭經驗的軍官的缺乏。他們差不多都臥在各戰場上了。在國內回避兵役和

逃兵的祕密團體，開始逐漸公開。脫營不算是可羞的事，都是聰明的證據了。

戰事的負擔落在那少數不言不語，履行義務不變節的人彎曲的肩上。戰線上的人烟越過越少。但是這般少數人，總是在前線命運叫他們去的地方互相遇着。

雖然他們沒有談到失敗，但他們早已知道戰事是要失敗的了。他們以為不能得勝了。但是他們相信，還可以打出一個可以忍受的和議出來。他們相信他們的長官，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知道現在只有一項事要緊，其餘別的都失掉了他的價值。那唯一的一件事，叫做忍耐。

假若敵人的坦克嗒刺嗒刺地經過麥田爬來，假若自己的步隊已經在左右拖着長的聲音叫：「坦克——坦克——」，穿過礮兵線後退的時候，要在礮旁邊忍耐。

假若戰場上的坦克已在衝鋒隊老後面卸下了敵方的步兵，再回去運新兵來的時候，就要在機關槍旁邊忍耐。

假若驅逐機羣在空中翱翔，子彈亂飛，常是衝下來擊地上的幾個人，就要忍耐。

假若敵方長礮的全命中彈爆烈了，把一個一個的迫擊礮都打完了，就應該在迫擊礮旁邊忍

耐。

假若機關槍的子彈，像蜜蜂朝王時一樣噴，就應該忍耐。

假若封鎖射擊的彈幕打着水，步兵在河那邊山坡上失望地抵抗着優勢的敵兵，就應該在鐵舟上忍耐。

假若流血的人擁擠着，不斷增加，因為用解剖刀把臂都弄麻木了，就應該在綑帶所的掩蔽部中忍耐。

假若今天這個老戰友，明天那個老戰友，把臂向上一伸，不做聲地倒下去，就應該忍耐。直到最後的老戰友都死了，直到榴彈飛入了自己胸口以前，還應該忍耐。

沒有信仰，而且沒有希望地忍耐着——只是因為義務觀念，這便是最後的，也是最大的要求。

*

*

*

*

*

最高統帥部的各種準備仍繼續進行，不稍停止。它們最大的憂慮是不要讓敵人做自動者，自己牢守着攻擊的基本思想。在瑪倫河畔對法人作了聲東擊西的攻勢以後，現在應該在伊彭和阿

拉斯之間對英人作決定勝負的突擊，以便完成四月中阿爾芒德耶耳戰役所未能辦到的事業。那總是爲敵人弄得疲於奔命的第四路和第六路軍，正從事他們的準備。

但是最高統帥部又第二次爲痛苦的必須所說服，隊伍應該休息。索阿松和雷姆斯中間的戰事，在一切新成立的陣線上的戰鬪，重大的損失，各衝鋒師團的消耗以及材料補充的困難，都要求至少應該作四個星期的休息。

此外，軍隊又傳染了一種厲害的流行性感冒，弄得許多師人都不能戰鬪。凡不舉行攻擊的日子，都足增加對於德國陣線的壓迫。每個這樣的日子都是協約國的利益，德國的損失。

這時候福煦將軍又把他在瑪倫河畔空出來的各師團集中在恩河與瑪倫河之間。他現在可以從安靜的正面區域中，漸漸抽出許多師團來。美國人擔任從前的正面區域。協約國的補充隊繼續擴大。

這種事實使最高統帥部加倍痛苦。那想從索阿松與雷姆斯攻擊去牽制敵人預備軍的計劃，漸漸變得沒有根據了。爲了對法國人作一種牽制攻擊的便利，不得不把對英國人決定勝負的攻

擊再停頓下來。在牽制攻擊之後，應該馬上作主要攻擊。

第二次聲東擊西的攻擊，應在雷姆斯兩邊舉行，而且應朝厄拍爾內與沙龍方面去。因此，最高統帥部同時要把第七路軍從索阿松與雷姆斯之間瑪倫弓形的危險地位中解救出來。在雷姆斯與塔府勒之間的第一路與第二路軍，將組成攻擊的左翼。它們的方向係朝沙龍。右翼由第七路軍擔任。它應在多爾曼的兩邊渡過瑪倫河，向厄拍爾內作戰。它應該在這裏與第一路軍相會。人要這樣包圍雷姆斯，把它攻下。

根據直到現在的方法，定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下午攻擊令。

七月那一夜漆黑，而且悶熱。一陣煖的南方暴風吹過瑪倫河北方的森林。遠處扯閃。

半夜後的一小時，有一種別的電光，混合到那正來到附近的雷雨的轟聲中。一種發光的散布射擊，跑過多爾曼兩邊的德國陣線。三千尊大礮中發出連續速射的怒號。那速射作成弧形，具有各種咆哮聲音，從瑪倫河谷上飛過，落在那邊山坡上，噴起一束一束的電火。法國礮隊疲弱的回答着。

在礮隊準備開始時，同時有許多工兵連從德國戰線後面的村莊和森林中出來，帶着速成橋和鐵舟。他們的任務是在夜色保護與射擊之中，作過河的準備，以便在實行移動彈幕射擊時，便可開始渡河。這是一個大膽的要求。

當工兵穿過戰慄的黑暗，還在努力搬那難動的鐵舟時，那邊已經在用全力開礮了。法國人一定是覺得了什末。以後查出來，德國的氣體射擊沒有好的功效。南風把氣體煙吹散了。

三分之二的鐵舟，在沒有達到河上以前，已經變成篩子了。工兵在前行時受了重大損失。軍官應盡其所有的精力，以便在極度喧囂，榴彈碎片和黑暗之中，維持秩序。他們就這樣着手工作，同時法國礮兵的射擊，一刻鐘比一刻鐘厲害。

全部材料都在怒號。人嗅着彈藥烟氣和甜的氣體味道。以後來了衝鋒的步兵。

天還是漆黑。頭一批鐵舟已經放好在岸邊。步兵上去，帶着機關槍和輕的迫擊礮。法國人放射光彈。鐵舟沒有地方躲藏。它們沒有防護，被置於敵人礮火之下。鐵舟一個一個地沉下去。

要達到敵人岸旁，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快到早晨的時候，有一種隱隱約約地打響，似乎到處都在同時響。好像一種巨大不可見的面紗的嗤嗤聲音，吹過瑪倫河去。幾秒鐘之後，河那邊火焰照耀，如同白日，多爾曼的房屋都有一刹那的工夫可以看得見。然後有一陣異常的爆發聲，震撼整個的夜。

大約有近千的重迫擊砲彈，同時發出，落在敵人岸上。

這便是一切還能夠運動的鐵舟，橫過河上的一刹那，這幾分鐘使敵人麻木的震撼，已足使我軍在河那邊立腳了。

衝鋒隊已經在向多爾曼撲去，機關槍已經在黑暗中達達地響。手榴彈的鈍音工作已經在進行。

一刻鐘後，小城內發出巷戰的喧囂聲。一營德國禁衛軍已經進城了。

初度的晨光從南邊山上過來，甚是微弱。

若干步兵也在左右過了河。河那邊微明中的戰鬥，頑強而緩慢地擠上山坡。步兵散開。

多爾曼已經攻下，預備隊過河，以後是頭一批迫擊，再是重機關槍。

架橋輜重從北方山坡上嘩刺嘩刺地跑來。它們在敵人封鎖射擊之下走到岸邊。按照操練的方式被卸下。工兵已經分配好了。輜重隊搖鐵舟。板橋隊拖橋板。橋桁隊把一根一根的桁拿到橋旁。一個一個的鐵舟都走入橋線。被擊破了的鐵舟有了代替品。榴彈打到橋板堆和橋桁堆上。木頭炸成碎片，飛得和屋一樣高。受重傷的被運過來。中彈要死的人都落到水裏。

這時候，天漸漸亮起來。

一個新敵人加入。法國的驅逐機用像噴水式的機關槍向造橋的人射擊。炸彈從很高的地方落下。水豎起來，成功巨大的噴泉。

第七路軍工兵大將，親自跑到橋邊，被一顆榴彈打倒。他的副官和工兵營長都與他一路陣亡了。

一隻法國飛機，十分大膽，向橋飛下，中了礮彈，搖搖擺擺地落到河裏，嗤嗤地響，被燒着了。不管封鎖射擊，頭一批大礮已經被人運到，渡過那搭成的橋了。

河那邊的攻擊一步一步地進展。人也遇着急忙被插到法國人當中的美國人。

敵人愈認識鐵舟橋的意義，加於它們的困難愈是厲害。作德軍準備射擊殘餘的氣體烟，又流回到谷裏。礮隊只是一點一滴地過去。敵方飛機一分鐘都不離開架橋的地方。

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整天。晚間，德國隊伍在多爾曼兩邊二十公里寬的地方，過了瑪倫河。攻擊達到五公里的深度。但是該受了怎樣的損失啊！好多連都只有幾隻槍了。

攻擊停頓起來。第二天要繼續攻擊，完全是不可能的了。過河去了的隊伍，生命都懸在細絲似幾道橋上，這幾道橋又常是被敵方大礮和飛機炸斷了。

如果敵人一要繼續作戰時，戰事是沒有希望的了。人在大膽戰鬥之後，達到一條難守的線上。

*

*

*

*

*

自從七月十五的半夜以來，第一路和第三路軍，在香賓雷姆斯之東，也作一種沒有希望的掙扎。

最初似乎一切都很順利。

因爲德軍連續速射的開始，喚起了法軍的阻止射擊。但在半小時之後，德方礮隊似乎獲得一種顯明的優勢。氣體施展它的效力。

高山、波爾山、樑子山和科尼耶山。的石灰平面，在夜色蒼茫中，還隱隱約約地看得見。不久一切都沉在蒸氣之中，好像地上起了一層濃霧。大礮戰怒轟着，聲音渾濁可怕，直到早晨開始。

這裏也因爲那不便利的南風，把氣體的一部分吹回到德軍陣地裏。攻擊者戴着防毒面具，作成密集的隊伍，蹲在出發塹壕裏，讓那地獄音樂在自己上面怒號。

他們一秒不差地走出塹壕。

移動彈幕射擊同錶上的針一道走。從敵人第一道防線中，差不多沒有一顆子彈落下，那在西方認識戰爭事業的軍官和兵士，都覺得有些害怕。一切生命都爲礮隊準備所消滅的假設，與實際情形相反。

人看到第一條和第二條塹壕都爲礮火完全掘翻，但是找不着守備的一切證據時，越發憂慮

起來。沒有死者，沒有傷兵，沒有俘虜，沒有步槍，沒有背囊，沒有麵包袋，並且沒有軍用水瓶。塹壕都按照計劃放棄了。如果不是很早就撤退了的話，在德國射擊開始時業已撤退，是很明顯的。

這種憂慮在急於前進與發熱似的興奮——每次攻擊時，雖然有經驗兵士也不免的興奮——之中沉下了。一切都十分努力，不要與移動彈幕射擊失了聯絡。只要人在敵人背後不能掃射的死角裏跑，仍有攻擊他們的希望。

人浪向前進展。地方因為藥烟和天然的霧，弄得完全看不見，衝鋒隊挨着衝鋒隊前進。機關槍挨着機關槍。老後面跟着迫擊礮和第二陣的攻擊浪。移動彈幕射擊，好像一種由烟霧和灰塵造成的雲彩，朝前進行。

這樣衝上了圓形山頂。這上面的空氣比較清潔。防毒面具被取下來。移動彈幕射擊慢慢地落到谷裏。步兵跟着。

人離敵方的第二道防線不能有幾遠了。有作戰經驗的指揮官，叫他們的隊伍作成離得遠些的梯隊。這時候，田野上佈滿一種幾乎不能忍受的，莫名其妙的緊張，急於要得個分曉。

十分鐘後便有了分曉，怕得够人。

若干法國機關槍巢開始射擊。德國衝鋒隊仍做他們習慣了的工作。一巢一巢地都完結了。

忽然間，好像移動彈幕射擊不聽射者的指揮，回轉過來，襲擊自己的人。一顆爆發彈落在攻擊者的身上。反掌間，他們便在封鎖射擊之中了。

他們陷落到緊在法國第二道防線前面的敵人礮火之中。結果是被破壞。當許多衝鋒隊爲完全命中彈置於戰鬥之外，別的緊伏在地上的時候，有些大無畏的分子下着決心，突過火雲，向前去攻擊。他們這樣直接達到紮滿兵士的法國塹壕，接受從塹壕中射出的機關槍的不斷鞭撻似的聲音。

一切都伏在地上。這時候人準備攻擊，移動彈幕射擊，仍照原有秩序在敵人陣地那邊進行。現在敵人差不多不受礮火的影響了。

夜保護攻擊者。現在查出來，損失沒有人預期的大。但攻擊是完結了。

快到早晨的時候，德方礮隊又作了一回試驗，想克服那業已認出的敵人配備。各營都遵守命

令，又作了一次攻擊。它們的運命是預先就註定了的。

同日，依照最高統帥部的命令，在雷姆斯兩邊的攻擊都停止了。

*

*

*

*

*

戰事是失敗了。自從三月開始作戰以來，陸續舉行了四次大突擊，馬上就要舉行第五次，但第四次是擱淺了。沒有人能夠否認敗北的事。隊伍受了重大的損失。達到的戰線不能保持。每天都藏着極大的危險。

最高統帥部在這時候還不知道，敵人大約十天以來，已經完全曉得了攻擊的時間，地點和範圍。人只能預料到有賣國行爲。以後查出了極可怕的事。確實的報告從德國國內達到敵方間諜部。從前線逃過去的兵士更證明那些消息。所以福煦將軍能夠很早佈置他的預備隊。局地的法國隊伍指揮官，都可以極好地準備他們的抵抗，以致在事變發生的時候，一切都按照鐘點進行。德國各師團急趨滅亡，是他們極有把握的事。

現在怎樣呢？

在阿眠區的第二路軍和在蒙底底耶與訥永附近的第十八路軍都來報告，它們在最近時間內，應該準備敵方強大的集團攻擊。戰鬥活動到處都在升騰。

從刻麥爾戰線直下到阿拉斯，情形都相同：逐漸增加的礮隊活動，被認識出來的敵方備戰陣地，局部規模的試探攻擊。

一種神經衰弱的，劇烈顫動的緊張，在整個戰線上戰慄着。

但是在這最糟的局勢中，第七路軍和新近插在它右邊的第九路軍，都在瑪倫河袋裏。第九路軍從維耶科忒勒森林集團所受的恫嚇，一天比一天厲害。法國的遠距離射擊，對着索阿松，危及那條應該給養瑪倫弓形內一切師團的唯一鐵路。如果這條路被截斷了，那兩路大軍的礮隊就差不多沒有彈藥，步隊就沒有糧食和彈藥筒了。

沒有充分的載重汽車縱隊，去擔任給養的事。因為沒有汽油，沒有橡皮了。

人從法國俘虜得到消息，說法軍要在法國國慶紀念日，七月十四日，從森林中出來，大舉進攻。瑞士特務機關的報告，證實了這種消息。第九路軍大為憂慮，向最高統帥部求救。最高統帥部已經

訂於七月十五日叫德軍在雷姆斯兩邊進攻。難道它應該等候敵人進攻，把自己的進攻延期嗎？

魯登多夫將軍到第九路軍那裏去，調查對於維耶科忒勒森林的防禦處置。他覺得都充分期待的。七月十四日的緊張過去了，敵人沒有舉行攻擊。至於貝登方面，只是因為深信要等候德軍的攻擊，所以把法國的攻擊展期，這一層自然最高統帥部不知道。以後德國在雷姆斯兩邊進攻失敗。除第七路軍右側的持續緊張外，現在它的左側，即在多爾曼附近渡瑪倫河的地方，又來了不可守的局勢。

這裏應該馬上決定辦法。

在這種悶熱的雷雨欲來的緊張——在七月中旬佈滿北海與凡爾登間整個西線的緊張情形之下，最高統帥部沒有失掉它的神經。魯登多夫將軍馬上下令，叫第七路軍的左翼在最近幾天再退過瑪倫河。他以爲在瑪倫河畔的情形這樣一來就安全了。

他的思想和他的精力又轉到新目標上面去。他要在這種變動情形之下，冒險對英人決戰。第一路和第三路軍得到命令，抽調在香賓所有的一切師團，輸送到里爾去。重砲隊已經在開走。最高

統帥部想於最短期間，在北方備戰。

七月十七日晚，魯登多夫將軍從阿文大本營到魯卜勒悉特集團軍司令部去。這一天便是停止攻擊雷姆斯後的日子。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在該集團軍司令部開始討論那目標在敦基成和加來附立海岸，向哈塞布陸克和加塞爾方面的新作戰。一切討論都注重這個觀點：攻擊的時間以愈早爲愈妙，因爲這次攻擊不只是對英國人作重要打擊，也應該援助在瑪倫河畔的德國陣線上的中軍。最重要的是在協約備戰之前把作戰的事準備好。誰最先準備就緒，誰就可以得勝。

在開會的時候，魯登多夫被叫去聽電話。打電話的是阿文的作戰課。談了五分鐘的話。當將軍回來的時候，在他面孔上看不出有什末變動。

本已成舟，沒有辦法了。

人向他報告，今天早晨在索阿松與沙頭·鐵里之間，四十公里寬的正面上，有好幾路法國大軍，帶着幾百尊坦克進攻，把德國的陣地師都擊倒了。沒有預備隊。這時候敵人已突進了六公里。德

軍野戰破隊被掠去了。被俘虜的人數很多。戰事還沒有停頓。

維耶科忒勒森林變成了禍殃。

不久以後，德皇太子集團軍又用電話報告。它證實了以前的一切，並且說，它已經下了命令，把預備輸送到北方去的，已經從雷姆斯陣線抽出來的各師團，火速調到敵人突入的地方供用。

魯登多夫將軍親自下令，叫剛在聖昆丁方面休息的一師人也到戰線上去。

以後他回到阿文。

中午兩點鐘，興登堡在那塊車站接他。他們不用多談話。他們知道，這時候是如何嚴重。

兩個人馬上去工作。抵住敵人突擊的事還沒有成功，是一件事實。德軍陣線上有一個寬的敵着的傷口在流血。預備隊還離得很遠。第九路軍和第七路軍在滅亡的邊際上彷徨。

在各種事變異常突進之中，沒有時間說明，在瑪倫河畔的這第二次不幸，對於全局有什末意義。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九一八年的遠征是失敗了。現在應該做的事，只是爲一個可忍受的

結局而戰。

第七路軍的右翼和第九路軍的左翼，自從七月十八日的大清早以來，仍在爲它們抵抗力的最後殘餘而掙扎，頗爲失望。災禍以雷霆萬鈞之方向他們撲來。

曼金、得古忒和柏特羅⁶的三路法軍，在索阿松與雷姆斯之間，但最重要的是在索阿松與沙頭·鐵里之間，在恩沙與瑪倫河之間進攻。它們陣綫的後面，臥着維耶·科忒勒森林。在森林掩護之下，法國人聚積了三百二十架坦克。

德國各師團在七月十四日等候敵人來攻，但是敵人沒有來，所以十八日敵人突行攻擊時，差不多都嚇壞了。

這一次法國人放棄了任何準備射擊。他們終於脫離了那種在三年內於他們沒有什末益處，犧牲了他們隊伍精華的遲鈍的戰略。他們的整個行動都建築在突然、迅速和衝力上面。

⁶ Mangin, Degoutte und Berthelot

在他們礮隊像一陣鐵與火的暴風，突起射擊的那一剎那，坦克隊在人工霧掩護之下，開始動作。飛機在他們上面，步兵作成許多的浪跟着。

人高的谷田立在戰場上。走得快的輕坦克部隊穿過谷田，人看不見，在德軍陣地營的背後出現。

跟着他們的是巨大的坦克，德國的機關槍不能抵制它的裝甲。它們不管任何種的抵抗武器，爬到德國陣地系統的深處，卸下帶着輕機關槍的步兵，使他們馬上向後對付德國的防禦者，坦克再回去運新的隊伍來。

在未能作有秩序的防禦以前，輕坦克已經走到了德國礮兵陣地當中。人可以說，它們在大礮管口前出現時，纔看得見。它們到處使人驚愕，在許多地方甚至使人恐慌。

不久，它們到了各司令部裏。它們走來走去，使那正在田中割麥的工作隊和遠在射程之外，起卸彈藥和陣地材料的縱隊吃驚紛亂甚大。

直到中午，前面陣地營的若干部分還在抵抗。但是他們被截斷，而且陸續被消滅了。整個的陣

地帶都解散了，弄得亂七八糟。野戰礮隊的大礮都落到敵人手中，差不多沒有例外。

各師團打算從陣地圍的殘部，從恰巧可以得到的正在休息的各營，從加入各師——它們是在前幾天戰疲了，由正面調回去的——中的迅速應召而來的尖兵，從行李兵和傳令兵，組成一條新的戰線。

電報打到軍總指揮部。集團軍報告有新師團來，並且命令，無論如何要避免繼續退卻，因為如果不然，禍患就容易陷於不可預期的程度。

目前簡直沒有可以稱述的礮隊。

快到中午有了第一次抵抗。下午來了幾營人，是集團軍部用載重汽車送來的。他們趕快去作戰。

幾個礮兵陣地修得可以供用了。用高射礮去抵抗坦克。個令人恐怖的怪物有幾打都完結了。這給了防禦者以新的安全感覺。坦克恐怖在這一天是勝過了。

同樣，當敵人一沒有坦克保護時，他步兵的攻擊力就麻木了。法國人不能盡量利用他們的大

成功。

雖然如此，一種異常的緊張，還是存在。沒有人能夠說，現在用雜色兵組成的稀薄戰線，明天怎樣抵抗新的突擊。最好是那由集團軍和最高統帥部送來的各新師團，可於明日下午來到聽候調遣。自從經過索阿松的那條鐵路遭受砲火以來，新來到的隊伍都應該在老遠的北方厄勒忒河谷中下車，從那裏步行到戰線上。

在魯登多夫還沒有到魯卜勒悉特太子集團軍去討論新的側面攻擊以前，他已經下了命令——前面已說過了——叫第七路軍把它在多爾曼兩邊過了瑪倫河的隊伍，再撤到河這邊來。放棄南岸是爲二十夜裏預備的命令。正在準備中間，發生了七月十八日的事變。

因爲法人在恩河與瑪倫河間的深刻的突入，現在在瑪倫河南岸的第七路軍，陷於一種絕望的局面之中。假若七月十九日，法國人在第九路軍面前，繼續向東突進，那第七路軍的勇敢的部隊就要被人從背後攻擊，完全沒落了。

爲了不要發生恐慌和鹵莽，最高統帥部仍照原定計劃，於七月二十一日下退卻令。它深信在恩河與瑪倫河間的正面可以再穩固起來，而且至少要維持到瑪倫南岸的隊伍退到北岸時爲止。那塊的部隊還應該忍耐三天工夫，雖然他們的陣地是一個沒落了陣地。

凡是預料的事都實現了。福煦將軍因爲在恩河與瑪倫河間的勝利有了勇氣，於七月十九日，用強大的壓力，從南方和東南方攻擊第七路德軍。七月十八日，柏特羅軍在沙頭·鐵里與雷姆斯之間，從新突擊，同時曼金和得古忒的兩路軍也在德國第九路面前繼續努力。法國人的目的是明白的。他們要從三面來壓破瑪倫弓形。

這幾天對於第九路軍和第七路軍有一種未之前聞的要求。但是自從渡過了七月十八日的恐怖以來，隊伍又覺着他們自己的力量和他們武器的效力。德軍陣線在強硬的敵人壓迫之下，逐步向索阿松和費爾·恩·塔德諾阿退卻。沒有喪失一尊大砲。

七月十九和二十日，瑪倫弓形的戰事，不斷地喧騷。

二十夜裏，第七路軍遵令退過瑪倫河。該河在最劇烈的射擊之下，但是各師團都守着無可疵

議的秩序。沒有丟下一尊大礮，一尊迫擊礮和一隻機關槍。

工兵抱着英勇的獻身精神，去做他們架橋的工作。最先渡到河北的礮兵，走入射擊陣地，掩護步兵渡河。當最後的後衛過去之後，工兵把橋毀掉。

拂曉時，沒有一個德國兵在瑪倫河的南岸了。

德軍攻擊的鐵旋風從北向南吹過瑪倫河以來，已有五天了——這五天有怎樣的一個變局。大清早，一陣狂躁的連續速射臥在瑪倫河那邊德軍放棄了的陣地上。當法國人和美國人以後作步兵攻擊時，他們看到德軍陣線都撤退了。快近正午的時候，他們的第一批斥候來到河岸。

福煦將軍還不放棄他在瑪倫弓形內使德軍歸於消滅的敗北的意思。他配備在半圓形內的三路大軍，不斷地作集中攻擊。

新來了大批的坦克隊。德軍飛機遠不及敵方的多，幾乎毫無力量。步兵還總是靠着他們的機關槍，輕迫擊礮和野戰礮隊的直接幫助。

德軍正面在重大損失之下，勉強抵禦着敵軍的突進。間或有一師人退讓。別師人不得不適應

那種後退運動，以免被人截斷。

最高統帥部在這時候，深信瑪倫弓形不能再守了。戰事的自動性移到敵人方面去了。不斷的放棄奪去了德方的指揮權。七月二十二日，人已經應該犧牲福郎登的攻擊。以後更只得根本放棄攻擊的思想。現在輪到從全部瑪倫弓形撤退回去，是第一次彰明較著的放棄。因此，在索阿松與雷姆斯之間那次勝利攻擊戰的全部獲得都失掉了。每天都有痛苦的實際來。

在持續抵抗敵軍激烈攻擊之下，德國正面逐步退到維勒河。八月二日運動終止。

瑪倫河又臥在老遠的山後了。德軍部隊受了重大損失，毫無勝利希望，又第二次從這條不幸的河退回了。對於一九一四年九月的回憶是極大的人。現在紮住的陣地，差不多就是當日退卻終了時的陣地。

那時候人退回來是為得整理部隊，為得從新去抓那勝利的榮冠。今天，每個軍官和每個兵士都知道，他們是最後一次在瑪倫河畔了。

運命在雲上主宰着。德國軍隊在四年之後，又第二次失去了瑪倫河的戰事，因為右翼太弱了。

這一次，運命再不容許作恢復的企圖了。它的判決是最後的決定了。

這時候，別個陣線上的戰爭也起了煙囪，成爲劇烈的局部風雲。敵人已經在試驗，想把攻勢擴大爲對於整個戰線的總攻擊。壞事已在預告了。

在福郎登，第六路軍因爲受着強烈的敵方壓迫，不得不把刻麥爾南方的幾個地方直到麥爾維爾都放棄。他們以爲在舊戰線上，不能抵抗敵人的大攻擊。局勢緩和了幾天。不久一切都照舊一樣。忙碌的戰鬪活動，足以表示敵人有較大戰鬪行爲的意思。

正面上另外兩個突出的危險地方也削平了。在人的確知道將來只有防禦工作以後，那在亞爾伯特前面過恩格河及在蒙底耶北面過阿夫爾河的，易受危險，難於保守的橋頭堡，都失去了。它們在戰略上的價值，爲預防敵人突擊起見，於八月初間放棄這兩帶地方。

爲了統一在亞爾伯特與維勒河間特別受威脅的正面地帶的防禦起見，由第二、第十八和第九路軍組成一個新的柏恩集團軍，插在魯卜勒、悉特、太子和德皇太子集團軍之間。一切集團軍都

得到改取純粹防禦行爲的命令。

在劇烈不安的陣線——在這些陣線上，差不多到處都有敵人大舉進攻的報告——中，最高統帥部還有個痛苦的任務，就是要明白一九一八年遠征失敗的結果。它放棄繼續的攻擊，是由於敵人的強迫。人相信在防禦中還可以同敵人對峙長久的時光。雖然如此，仍有極多的疑慮。

用材料給養軍隊的事，不能充分實行。補充死傷的人數，完全不可能。各個戰鬥師的繼續解散，成了不可保持的狀態。給軍隊休息的時間，愈過愈短。要他們運動的要求增加，反之，在他方面，運輸工具的能力又降低。

道德方面抵抗力的減少，現在也是不應誤認的事。良好的各師團，現在都不和從前一樣打仗。坦克恐怖成了傳染病。德國方面不會充分留心這種新式武器，報應可算厲害了。

這種發展的原因是很明白的。從前的兵士差不多都死完了。補充的兵越過越壞。戰時敵人的宣傳再也不能遏抑了。餓極了的兵士屢次向掠得的糧食庫撲去，因而疏忽了敵人。

這軍隊作了四次攻擊戰，一次比一次嚴厲。四次戰的大部分都不得不用同一的各師人去作。

每一次戰爭要消耗參加作戰的各師團戰鬪力的三分之一。這是一個殘忍無情，不能變更的計算。在這些攻擊戰後的第一次防禦戰，已足表示隊伍精疲力竭到了什末程度了。

人還是深深地站在敵方弓形內。在現狀下，萬一沒有辦法，只有想着退到那在三月中建築良好的出發的陣地去。協約的兵力也在進攻中消耗着。似乎沒有什末偏着去作輕率的決定。雖然如此，一個知道負責的領導機關，不得因為頑固執拗，把自己將來陷於一種沒有退步的局面中。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在慎重商議之後，都以為最先應該把一切兵力，作從新安定正面之用。以後他們要告訴首相根據新的事實作政治上的決定。爲了顧及將來的嘗試——作一個可忍受的和議——，最高統帥部也放棄那立刻退入西格弗里德陣地，毫不作戰，把四次攻擊戰所獲得的地方完全讓給敵人的計劃。他們不相信，局勢已經要求作這樣廣大的決定。

* * *
福煦將軍在索阿松與沙頭·鐵里間大勝之後，在整個協約國歡呼之下，被法國升爲元帥。在未之前聞的緊張之後，在異常危急與損失之後，在四年忍耐掙扎之後，瑪倫河畔的第二次

勝利，把那屢次敗北的沉悶壓迫，爲首都的憂慮，把戰倦、飢餓、失望和絕望，忽然變成了勝利意志的火焰。大收穫似乎已到跟前來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新元帥召集所有英、法、美軍的領袖到他大本營裏。他指示他們，在四個月之前，三月二十七日，協約最高軍事委員會於阿眠德國大礮雷轟之下，在杜倫開會的時候，是個什末局面。他可以自豪地告訴他們，現在應該在一切戰線上，壓迫那爲他突擊而疲憊了的敵人，並且把他們搗成粉碎。

直到那一天開始，那一天已經明明報告說它快來了——總攻擊那一天的目的，是在消滅敵人，解放法國和比利時的領土，並且在凱旋巡行之中把協約旗幟負到萊茵河畔。

第三十一章 巴爾幹半島上的崩潰

最高統帥部以爲瑪倫弓形的放棄和刻麥爾以南及蒙底耶以北最危險的陣地的撤退，可算渡過了第一道難關。各種事變的經過，似乎可以證明這個假設。八月四日，一切集團軍都報告說，敵方戰鬥活動弛緩了。

只有第二路軍防區對面的阿眠、亞爾伯特與摩累伊¹之間，始終有一種強烈的緊張。那爲敵人僥倖沒有喘氣時間的戰疲了的隊伍，都以爲屢次聽到進行的坦克響。軍總指揮部叫人去審查那種報告。調查員以爲那只是一種正常的，因爲敵方每次換班，當較強烈縱隊交通而起的喧嘩騷擾。本夜替換那大多數戰疲了的師團的事，早已部署好了。

在這次換班運動中，第二路軍又於八月八日，遭受協約的新打擊。這次新打擊和七月十八日

¹ Moreuil 在亞爾伯特的西南。

的第一次打擊是用同樣方法實行的，它的效果還要厲害。

在維耶·布勒吞內兩邊三十公里寬的正面上，於幾分鐘的劇烈礮火射擊之後，幾百架的英國坦克，衝到德軍陣地裏。人工霧狀窒息氣體遮着它們。它們知道自己的優勢，不會受傷，不顧德國的步兵，走過迅速挖好了的塹壕，輾平障礙物，包圍村莊，據着十字路射擊，半小時後在德國礮兵陣地中出現。

礮隊在霧中根本不能射擊。他們聽到摩托機的聲音，自然知道那黑色怪物來了，但是直到那怪物黑影在礮車線緊前面出現時，他們纔看得見它。

留在前面的德國步兵，被那休息好了的坎拿大、澳大利亞和法國各師團襲擊，大部分都做了俘虜。不久在第一條陣地帶中便沒有人了。

沒有秩序的德國兵士堆，從礮隊線退回兵士因為怕坦克，厭惡戰爭，不服從軍官的號令。若干散兵，無望地抵抗着優勢。有些礮兵連在五十公尺距離的地方，用直接射擊去解決戰場上的灰色坦克，再去攻槍騎兵，以便攻擊敵人的步兵。團長和旅長佔着他們司令部旁邊的塹壕，

阻止敵人。

走得很快的小車從重坦克隊中出來。騎兵在它們後面走。驅逐機給他們開路，從上面攻擊每個敵人。輕坦克在前面跑，向周圍劇烈射擊。

戰場上便是這樣騷動着，任何抵抗都是浪費。一種失神的分崩離析正在蔓延。

攻擊開始後的兩小時，坦克隊和英國騎兵，侵入德國陣線後面十四公里深的地方，到了各師的司令部裏。照情勢看來，好像德國方面的防禦一點都沒有了。這便是結束嗎？

不，這不是結束，時間還早呢！

還常是有機關槍手，他們輕蔑地咬着嘴唇，看到左右那一羣一羣地懦夫，丟下槍隻，舉臂求降。雖然如此，他們仍繼續射擊。

還常是有繼續他們工作的礮手，雖然英國步兵已經在他們左右衝進了幾百公尺深，到了礮兵陣地的背後。

還常是有些步兵拖彈藥筒來，平伏在地上爬，讓敵方飛機噴出的槍彈射擊。

還常是有手榴彈爆炸，也還有按照從前良好秩序去反攻的衝鋒隊，而且敵人見了他們都害怕退讓。

從前的軍隊還活着在！

他們站在這裏和那裏退卻的羣衆當中，分佈在戰場上，好像戰爭喧囂和混亂從集團墳墓中喚出來的靈魂一樣。

這種德國兵還活着在！在崩潰的懦夫前面，還有戰鬥的野蠻，赤心抵抗的忿怒，輕死捨生的精神在他脈管中跳躍。自從幾個月以來，他就孤苦零丁地不做聲，現在從他胸口中發出最後戰鬥的燥急的吶喊聲。

這裏是個人反抗全體崩潰的傲氣。這裏是自從幾個月以來，因為一種一種痛苦的認識，深刻到心靈中的沉默失望的爆發。這裏是有了許多成績，盡了過多精力，眼看着要崩潰，自己投到死神懷抱中去的解脫。

在完全土崩瓦解了的戰場上，這裏和那裏，還有一種這樣人在努力。凡是他所站着的地方，敵

人就沒有成功的希望。到了晚上，人可以說他們都死了。但是因爲有他們的忍耐，已足令人有充分時間，用迅速趕來的預備隊，用騎兵，用傳令兵，用換過班的各團中休息好了的各營人，組成一條新戰線。

戰鬪中止。第二天纔明白，正面又救出了。這個八月八日，犧牲了二萬五千俘虜，近於四百尊的大礮，破壞了六師兵力，喪失了二十公里寬和十二公里深的地方。

更壞的，是這一天給予人的認識。部隊第一次完全公開地不盡他們的本分。團體的反抗力都沒有了。個人的少量儲蓄將消耗得如何地快。

在將來統帥部不能把一師人當作一師人。從現在起，關於戰術上的一切計算，都應該把精神萎靡的不可見的因素加進去，故價值均須減低。

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一個悲傷的日子。

*

*

*

*

*

因爲敵軍在維耶·布勒吞內兩邊向索倫和佩倫方面深深地突入，故蒙底耶附近第十八

路軍右翼的局面變得守不住了。八月九日，在蒙底底耶北面對峙着的得柏奈²的法軍，已在劇烈攻擊同日，胡姆柏³的法軍也在蒙底底耶與鄂阿塞河區域內向訥永方面開始進攻。

福煦努力進行他從前就要在瑪倫袋中實現的同樣的思想。他叫他的各路大軍從三面向德軍陣線弓形突進，那弓形在阿拉斯與拉費爾之間，是三月間那次大戰的結果。在這裏同在瑪倫弓形內完全一樣，德軍指揮部於右側崩陷之後，一面作戰，一面放棄全部弓形，以便退到一條直線上。在不斷戰鬪之下，但是沒有陷於八月八日那樣厲害的情景，退卻運動作成梯形的實行了。十天之後，第二和第十八路軍紮在亞爾伯特——索倫——洛阿——訥永線上。

人盼望在新陣地中歇一口氣。至於不能長久休息，是已預料到的事。舊西格弗里陣地是心目中最近再退卻的兵站。

五個月前，三月二十一日，人離開了這條戰線，用世界上最好的軍隊去作空前的進攻，現在至

a Debeney

c Humbert

少還能够保持它嗎？

至少還能保持到有希望向敵人要求一個可忍受的議和的時候嗎？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的各種現象使最高統帥部深信，現在應該在廣大放棄的原則上，準備恢復和平，時候再不可失掉了。奧登堡和魯登多夫便就事變經過決定他們應作的處置。

德皇依照他們的提議，訂於八月十四日，召集柏林的負責政治家，到比利時斯帕大本營來。奧皇同他的外交總長與參謀總長，也通知於同日來訪。

八月十四日的御前會議，德皇太子也參加。最高統帥部由奧登堡和魯登多夫代表。政府派了首相赫德林伯爵與外交部長海軍大將辛慈兩人來。此外還有皇宮參軍處長、文官處長及皇帝侍從武官長普雷森將軍。

4 Hinzke (1884)) 曾任德國駐華公使。

6 Plasson

局面的十分嚴重都表現出來。魯登多夫以清明的理智，毫不欺瞞地敘述正面的狀況。隊伍作沉重和無望的掙扎，與一個持續增強的敵人對峙。他總括他的意見，說現在還可以維持戰略上的防禦。但是多的卻辦不到了。專靠作戰去求和是不可能的了。戰事應由外交方法去結束。

魯登多夫陳述之後，外交部長描寫政治狀況。政治狀況與軍事狀況同樣悲慘。協約各國的戰勝意志升得與天一樣高。中立國大部分都公開地站在我們敵人方面，向他們表同情。同盟各國都只是不願意地作戰。奧國快要崩潰，抱着致命的憂慮，等着意大利正面的敵人進攻，這攻擊也要引起軍事的崩潰。

以後德皇太子遵從德皇的敦促發言。他一點一點地都附和魯登多夫和辛慈所陳述的看法。他說了之後，德皇自己發言。他談論的結果是令政府在適當的時間，由一個中立國政府的介紹，最好是由荷蘭女皇介紹，向敵人請求議和。

首相以政府名義接受這個命令。人心目中所想像的『良好時機』是還要有一次軍事上的勝利，就令只是在防禦上的勝利。

以後商量了許多關於提高國內業已消沉了的道德方面抵抗的步驟。

與登堡做結論。大元帥在這樣局面中，仍保持他對軍隊強烈的依賴和自己沉靜的信心，在那結論中表示出來。

在御前會議之後，德皇威廉第二在他各負責的顧問之前，接見奧皇和他的隨員。奧國外交部長布利安伯爵以他皇上的名義，要求四個同盟國應在最近期間直接向敵人接洽，以便得到一個放棄權利的和約。這便是投降。德皇威廉第二和首相都申明，採取這種辦法的時候還早，而且在軍事狀況中也找不着理由出來。他們誠懇地請求奧國人，在未與德國接洽之前，不要單獨行動。

卡爾皇帝和他的外交部長都贊成這個請求，雖然他們固執着他們直接求和的建議。當奧國人辭別之後，德國皇帝和首相都有他們將要踐言的感覺。

他們又騙了自己了。

最高統帥部最近的憂慮，是在後方找新陣地當作有計劃的戰略防禦基礎。直到現在的防禦

戰，證明這隊伍不能保持目前的陣地。

現在應該討論的，是以西格弗里戰線爲第一主要退卻陣地的事。人不能作持續保守它的希望。可供繼續作梯形退卻的戰線之用的，爲里爾和杜亞西旁邊的窩坦陣地⁸和圖爾內——伐新倫——勒卡托——求伊斯⁷間的赫爾曼陣地。在南方與它們連接的爲累泰爾——伏齊爾——格隆普累⁸——凡爾登之北的洪丁——布隆希爾德——陣地⁹。

現在已經應該在敵人領土上偵察並準備一個新的即最後的陣地，即所謂安特衛普——馬斯——陣地，在安特衛普——布魯塞爾——查理羅¹⁰——馬斯河岸直到凡爾登北的一條線上。沒有人力建築它。這條戰線實際只是在紙上。

6 Wotanstellung

7 Journal-Valenciennes-Le Cateau-Guise

8 Rehel-Yonziers-Grandpre

9 Hunding = Brunnhild = Skollung

10 Charleroi 鎮名，在布魯塞爾南。

第三十一章 巴爾幹半島上的崩潰

北方的第四、第六和第十七路軍，在洛阿與阿爾良森林之間的中部的第十八、第九、第七、第一和第三路軍，似乎都紮得很穩固。只有八月八日爲英國坦克所襲擊，受了重傷的第二路軍，雖然退到了索倫高地，形勢仍沒有和緩。該軍雖然在索姆陣地的殘餘中找着了根據地，但陣線仍繼續慢慢地破碎。

當八月十六日，六路英法大軍在阿拉斯與索阿松整個陣線上陸續進攻——進攻本是預料到的事，但它的寬度和力量卻令人大爲吃驚——的時候，最高統帥部正忙着在這塊找補救辦法。這些地方的攻擊，在八月二十日最爲劇烈。

又是一個悲慘的日子，第三個悲慘日子。

在鄂阿塞河與恩河中間，在訥永與索阿松之間，在大攻擊的左翼上，移動彈幕射擊，坦克隊和驅逐機，都向第九路德軍陣地上攻擊。該軍在重大損失之下，退到收尼和庫西·勒·沙頭，於八月二十二日紮到鄂阿塞河—恩河—運河及厄勒忒河之後，呈極度精疲力竭的現象。它的左翼緊守着索阿松東邊的山旁。

八月二十和二十一日，在攻擊中心的第二和第十八路軍的作戰，比較好些。在訥永、洛阿、索倫和布累山周圍，索姆戰區中間的地方，都有過殊死戰。敵方坦克在掘翻了的戰場上，沒有完全的功効。英、法步兵一到沒有坦克掩護與德人相遇的時候，現在還是完全和去年一切防禦戰中一樣，都被擊退了。突入的敵人爲反攻所驅逐。礮隊做了異常的工作。

但是沒有益處。第九路軍向收尼的退去，使第十八路軍的左側瀕於危險。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在阿拉斯與亞爾伯特之間第十七路軍開始動搖，一面作戰，一面退到巴坡謨的時候，第二路軍的北翼也懸在空中。第二、第十八路軍兩方受着恫嚇，只得放棄他們勇敢保持着的在布累——索倫——洛阿——訥永間的障地，一步一步地向佩倫、內斯勒和哈謨退卻。

敵人到處緊追着，努力把德人緩慢而有秩序的退讓，變成一個消滅的退卻戰。

最高統帥部知道這種危險。爲了抵制起見，凡受恫嚇的各路大軍，都得到命令，盡量地遠離敵軍，再得到行動的自由。第七路軍從新退卻運動的目標是窩坦障地，第二和第十八路軍是西

在亞爾伯特之南，索倫之北。

立省南河，
館書

第三十一章 巴爾幹半島上的崩潰

格弗里陣地，第九路軍是西格弗里陣地與公主路。

這些運動於九月九日實行，極有秩序。疲倦了的部隊回到他們一年前進攻時所離開的陣地，感覺到一種安慰。敵人跟着，並沒有攻擊的熱情。他們也精疲力竭了。

新局面第一個痛苦的結果是撤退里斯弓形和刻麥爾塊狀山梁的陣地。勇敢的第六路軍，於夜間黑暗之中，未受敵人的囉嗦和擊敗，把阿爾忙體耶耳攻擊戰的浸了血的地方讓給英國人。九月四日，該軍紮在聖尼洛阿——阿爾忙體耶爾——拉巴塞線上。

因此在九月初旬，德軍把四次光榮戰中所獲得的一切，又讓到敵人手中去了。各路軍從北海到凡爾登，都紮在他們三月間出發的陣地中。僅僅半年之內該有如何的變化！從勝利的確信到敗北的確信——從力量發展的極峯到永遠不變的昏迷。

九月十二日，美國人爲了試驗他們作戰的能力，在凡爾登南邊向德軍正面在聖米息爾突出角上進攻。戰事的火花突然跳到一個直至現在沒有接觸的正面地段上。從弓形撤退的事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因爲運退材料弄得很遲緩，以致正在準備時，美國就來攻擊。德國陣地還滿紮着人。

因此，美國各師團得到一個容易的成功，這成功特別提高了他們的自覺心。他們促了一萬五千德國人，掠得了一百尊大礮。九月十六日，德國各師團紮在可布勒斯和蓬塔穆松¹²之間準備好了的陣地中，使美國攻擊迅速終了。

最高統帥部又以爲可以休息一下了。

運命不要這樣。

它不容許延期，不容許歇氣。它筆直朝着它的目的，從不幸走到不幸。

它常是發現新的變化。它像鬼一般似的高興，改變它活動的舞臺，從德國還給了它一個阻塞的西方正面，跳到大戰鬧戲院對面的末端巴爾幹。

西線上的最近一次大損失還沒有被勝過，德國各師團還在美國兵的前面退出聖米息爾弓形的時候——在馬其頓的協約東方軍向保加利亞前進。這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¹² Pont a Mousson 在可布勒斯東南，麥夫之南。

保加利亞人根本就不抵抗總計五十萬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和洪水一樣侵入幾年之久，被人勇敢保持着的正面。還有幾團德國兵，組成了一些抵抗島，支持了幾天之久。它們被優勢所沖洗，被漂走了。保加利亞人丟下他們的武器，回到家到妻子兒女一起去。他們崩潰得迅速、厲害，並且沒有阻攔。

兩星期後，保加利亞政府同協約訂了一個休戰條約，意思就是該國完全投降。國王斐迪南 13 退位。協約東方軍向北湧過塞爾維亞，更向東對歐洲土耳其邊境進發。匈牙利和土耳其因為民族複雜關係，都敵在來到附近的協約聯軍的面前，沒有防禦。

在這種最末也是最厲害的困難中，最高統帥部還應該從西方抽出幾師人來，送到匈牙利去，以便把德國肉體擲去，作最後保護正在崩潰的同盟國之用。

十月，協約軍在柏爾格刺德附近的多瑙岸旁，過河到匈牙利。自從德國第十一路軍在馬肯森指揮之下，向南渡過這道河，在大礮雷轟之下，連戰皆捷，長驅直入地穿過塞爾維亞以來，已經有三

年了。

巴爾幹是喪失了。那下面的危險的恫嚇力異常之大。

保加利亞失敗的第四天，九月十九日，一陣強大的英軍攻擊，突破耶路撒冷北面的土耳其脆弱的陣地。從前非常勇敢的土耳其人的抵抗，無聲無臭地破裂了。總計所有的三千德國兵士，不能防止這不幸的洪水。

桑得斯將軍在大馬色區域，集合他的德國亞細亞軍團，從事新的反抗，但是徒勞無功。衆寡太懸殊了。土耳其部隊或者土崩瓦解，或者作成沒有規則的人堆，向北逃亡。德國軍隊在與敵人不斷戰鬪之下，慢慢地，秩序井然地跟着他們。

十月底，英國人在阿勒頗¹⁴附近達到巴格達鐵路。於是土耳其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陣地也告崩潰，唯一的生命線被奪去了。十月三十日，締結了土耳其戰地上一切正面的停戰條約。

14 Aleppo 法屬敘利亞的首都。

一個英法艦隊，現在不戰而得博斯普魯斯峽，它們爲了奪取該峽，曾經花了四年工夫，但徒勞而無功。忠於同盟的土耳其政府下野。新政府控告從前的軍政部長恩佛。¹⁵

休戰條約奪去了土耳其的一切獨立權，由此可以看出協約要加於戰敗者的暴力議和的特徵來。

* * * * *

德國的各同盟國的情形便是這樣發展，福煦將軍結束了阿拉斯與索阿松間最後大攻擊的兩星期之後，於九月二十八日，不顧他自己隊伍的強烈的疲倦，令在北海與凡爾登之間的協約隊伍，對受了致命傷的德國人集中，舉行巨大的總攻擊。

同日，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完全認出這種決定的嚴重，於是請求德皇，直接向我們的敵人求和

15 Enver Bey (1881—1922) 土耳其的政治家和將軍，少年土耳其黨的領袖，一九一一年率土軍與意大利戰於

黎波里 (Tripolis) 大戰期中爲土耳其軍統帥，與德國極爲親近。

第三十二章 投降

九月初間，德國外交部長維也納去。卡爾皇帝政府自從最後一次在德國大本營會談以來，常是敦促着說，四同盟國應該立即進行議和步驟。當外交部長來到奧國首都時，他看到那塊的一切都在分崩離析狀況之中。匈牙利人正在從事脫離奧國。捷克人表示他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各民族都獨斷獨行的談政治。

奧皇看到哈布斯堡帝位的基礎在動搖，只還認得一個思想——如果他親自爲他那正努力四分五裂的人民去議和，他盼望可以保持他的帝位。當他對戰友德國正式約定，說要等着，不作單獨行動的時候，他和他的顧問們早已決定去做他諾言的反面了。

外交部長辛慈抱着沉重的憂慮離開維也納，馬上到斯帕德國大本營去。他深信，雖然奧國人有取消前議的諾言，他相信他們仍要採取那種有害的步驟。爲要避免這種極端的事，於是議決，再

不要耽誤時間，從速走由中立國介紹議和的路。這時候已經去了一整個月。那時候盼望的前線局面的改善沒有實現。反之，人不得不承認局勢的更壞。但最重要的是各盟國要脫離的形勢，愈過愈爲明顯。

當人還在同奧國人來往談判，以免無論如何保持行動的一致時候，不可解的事發生了。九月十四日，奧國政府違反德國的意志，在一封通牒中，要求協約直接作停戰及議和的談判。

全德國看到這件在全世界敵人面前，表云四年戰友情誼已告消滅的事實，都嚇呆了。敵人那邊答應了一陣狂了似的歡呼。在歡呼的喧囂之中，在北海與馬斯河間武器鳴響之中。協約國給與正在土崩瓦解之中的多瑙帝國的無價值的回答，聲音卻逐漸消滅。卡爾皇帝和他的顧問們纔不得不吃驚，知道因爲犧牲德國拯救哈布斯堡帝位的試驗，把國內的憎惡和國外要來消滅的浪潮，煽成了新的力量。沒有憐憫，就令出了脫離同盟的代價，還是沒有憐憫。

在不吉利的維也納通牒送給協約政府的第二天，馬其頓正面便告崩潰。四天之後，土耳其在巴勒士丁的抵抗歸於破裂。現在情勢便急轉直下了。

八月十四日御前會議之後，會議的結果是決定找一個中立國介紹議和，副首相派厄¹向國會各黨派領袖說明局勢異常嚴重，並且請他們停止內爭，用全副精力去應付當前的嚴重局面，並且注意使軍隊能夠始終貫徹他們痛苦的任務。

國會議員在沉悶的震憾之中，聽取副首相的說明。他們現在纔第一次盡情地曉得軍事方面的恐怖局面，知道德國民族已到了深淵的旁邊。於是大家都嚴厲地責備最高統帥部，因為它遲之又久，纔把這些情形告訴國會。大家忽然明白，現在只是要停止那已經失敗了的戰爭。

九月二十日多數社會民主黨，宣佈他們的政治要求。他們要求取消戒嚴令，言論集會自由，憲法改良，政府改組，由社會民主黨參與。

以後幾天便完全討論左派要求的事件。直到現在的國會裏面的多數，都努力把社會民主黨拉進政府，以便防止由多數社會主義者及中立的人物組成一個革命政府。人以爲只有同社會民主黨聯合，纔能免除最不幸的事件。

1 Bayer (1847—1931) 政治家，自一八九〇年起爲國會議員，一九一七—一八年，代理首相。

從國會裏面的演說台上，落下了反對最高統帥部的嚴厲激烈的言論，人把國內民氣突然轉變的原因歸咎於它。原來只有少數人知道的事，不久大家都曉得了。人人都知道最高統帥部要讓和。一種深刻震盪的浪潮通過全體人民。

於是那位原來是有聲望的國會議員，繼米加也利司做了短時首相的白髮老人赫德林伯爵，邁着與當時柏特曼·何爾味相似的情形。人們向他暗示，不把他當做向左擴大的新聯合內閣的適當領袖。各黨也不要與現任外交部長發生關係。誰來繼任問題還是完全不明白。

* * * * *

這樣到了九月底。

福煦從北海到馬斯河畔，向流着血的，自三星期以來在失望的緊張中，保持着西格弗里陣地的西方正面開始總攻擊。

照情勢看來，這個疲於奔命的軍隊似乎快完結了。三路大軍，一路比利時軍，一路英軍和一路法軍，都向福郎登正面衝去。更有四路協約軍對着阿拉斯與拉費爾間的西格弗里陣地，即三月間

那次大戰的出發線集中。有一個法、美軍集團對着拉浮角和公主路進攻。兩路法軍和一路美軍開始在雷姆斯和阿爾良森林之間衝擊。

大鉗子佈置好了。福煦的命令驅使那自從七月十八日以來，因流血緊張而精疲力竭的協約大軍，作最末次的力量發展。

勝利在他們面前。德國獅子從無數傷口中流血。奧國正在破碎。巴爾幹方面的運命將終，難於避免。意大利準備向那疲軟了的，麻木不仁地呆望着末日的奧匈軍隊進攻。

大礮怒吼，坦克成百地走，驅逐機成羣地充滿空中。

一路軍挨着一路軍，大礮挨着大礮，材料異常豐富，可以任意使用——於是向前去作世界大戲的最後一幕。

打倒可惡的波士！²

到萊茵河去！

² Boche 法國人罵德國人用的綽號，大約等於中國話的「渾賬王八蛋」。

英國人的重砲隊還在福郎登戰事的泥濘場上喧囂了一次。戰鬥還在那荒廢了的村莊上，在三次戰役的塹壕上，在毀滅了的胡吐爾斯特林上狂躁了一次。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大批少年志願軍殉身處所，地克斯本頓周圍，比克斯勺特周圍和蘭格馬克周圍，還作了一次戰。

九月二十八日，坦克在連續速射之後，在人工霧牆掩蔽之後，對第四路軍的整個正面進攻，遇着那人數減少了的各師團在陣地上。機關槍口從彈痕中伸出來恫嚇着。封鎖射擊鏗鏘地響着。加入的各師人都去作戰。

這些隊伍的樣子是如何啊！衣服破爛，滿面傷痕，疲乏，消瘦，每團還有兩營代替三營。每營以三連代替四連。每連以四十支槍代替兩百支槍。人可以以一全師的作戰部隊，放在一部列車上，綽有裕餘。

鞋子都破了，制服襤褸了。幾星期來經理部就不能供給新的衣服了。

自從幾個月以來，隊伍沒有休息過，沒有脫過衣服。胃不能容納那沒有洋芋，沒有肉的壞食物。

頭腦空洞昏沉，全身四肢都像受了寒。腳因為從這個正面到那個正面的永久行軍都腫起來。蹶隊差不多沒有充分的馬匹，從地上運動他們的大礮。那可憐的動物，從幾個月來都只吃一把燕麥和乾葉，形狀極為可憐。它們都十分疲乏，不能工作。如果一顆榴彈把它們打死了，它們還應該以尸體的資格去治人的饑勝病。人人都用刀子割下他需要的一部分來。剩下的只是骨骼和內臟。

這些每連只有三四十枝槍的兵士，大都面色蒼白，惡濁，身上滿是蚤虱，長着獅毛鬍子，蹬在後方一個倉屋裏面，或者在一塊田上。如果前面開了火，他們就無聲無臭地準備好，把槍拿到手裏，以一堆敢死隊的資格，隨着他們的長官去作戰。

沒有人笑，沒有人說話。各人只想到自己。在每人心中都有一種荒涼沉默的失望，對外表示一切都與他毫不相干的態度。

他們以幾年練習成功的自然性去反攻，把傷兵抬回來，夜間蹲在地窖裏，在拂曉時，戰事又把他們喚出去。

這樣發生了奇蹟。協約北翼的三路大軍，在比利時國王指揮之下，在福郎登第四路軍面前作

了三天激戰中，被打得頭破血流。只有胡吐爾斯特森林的一部分在敵人手裏。爲了節省可貴的抵抗的兵力起見，第四路軍放棄收復失地的任何嘗試。雙方都精疲力竭地對峙着。敵人對潛艇根據地的突擊又失敗了一回。

自從九月二十七日以來，在喀姆布來和聖昆丁之間，就在爭奪西格弗里陣地。英法兩軍的礮火，不能毀壞防禦者。

坦克在深塹壕裏面遇着了強烈的障礙物。德國人發明了防禦它的新方法，成效大著。他們把一串小的，不明顯的，但是很有效力的地雷，放到陣地前面。

德國部隊失望地抵抗着敵人的大軍。協約軍在這塊攻擊了三天，也被擊退了。陣地大致都保持着。只有在喀姆布來的南邊，敵人的突入成了功。藉反攻去取消那個突入，沒有兵力。第十七和第二路軍，只得以封鎖那突入的兩邊自足。

拉浮角還常是向西方正北面部分的要點索阿松突出着。一切都重演一遍。正如一年前一樣，法國人——這次有美國人陪着——插了一個深深的楔子進來，使該角陷落。正如當時一樣，今天

也應該把整個公主路都放棄。

第九路軍在極好秩序之中，退過厄勒忒低地。這個浸了血的等高線，在四年中，於劇戰之後更換主人，這是第六次了。第六次也就是最末了一次。

同時，在雷姆斯與凡爾登之間，也有狂戰。法國人打算在阿爾良林西邊向美最耳突擊，沒有益處。他們在重大損失之下，被德國第一路和第三路軍的各師圍送回家去了。

潘興將軍把他的美國人配備在阿爾良林東邊。他們受了在聖米息爾弓形中成功的鼓舞，用密集的隊伍勇猛進攻，可是他們在德軍機關槍前沒有經驗，受着異常的損失。但是他們作戰的熱情，沒有這樣快地便麻木。他們渡過了頭一陣恐怖之後，在苦戰之後奪去卡爾維次集團軍的若干村莊的廢墟。

多的他們都辦不到。他們抱着勝利自豪的心情，向德軍正面最敏感的地方，沙勒微爾，施行突擊沒有成功。在血戰六天之後，潘興將軍只得停止戰事。

3 Charleville 看第三章註12。

那受着致命傷，一切希望都沒有的德國軍隊，用他們最後的力量擊退了協約軍的集團進攻。一種麻木疲憊的異常緊張，在北海與馬斯河之間退讓。攻擊者又應該前進。

使用最後的力量！這次凶戰的結局也如此之光榮——要想把它重演，照人事的推測，恐怕要
有不同的結果。這只是一個休息的時間。

最高統帥部令人十分努力建築後方陣地。命令下來，叫把四年中聚積在佔領區域內西方正面後邊的一切多餘的器具，都向後方輸送。快到結束的時候了。

*

*

*

*

*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武器在北海與馬斯河畔之間相遇的那一天，魯登多夫將軍到奧登堡辦公室裏去。他在沒有睡覺的夜裏，還讓一切事件在面前經過了一趟——軍隊的無望的掙扎，國內政治的紛亂，同盟國的崩潰。他的主意是堅定的。

他從容不迫的向大元帥陳述他的意見。與奧登堡聽着他的話，極為感動。以後他說，他在昨夜也得到同一的論證，他也有意向魯登多夫講。魯氏現在向他陳述的話，人應該解除軍隊的極苦的任

務。多做一點事都超過了他們的力量。

魯登多夫寫道：『大元帥和我緊緊握手分別，正如那些擔心愛的人去安葬的人們一樣，他們不但在生平良好的時期內，就是在生平最嚴重的時期也要團結一致。我們的名字曾經與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勝利聯在一起，現在我們的看法也相同：把我們的名字拿去求和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爲要避免求和曾做了一切應做的事，但是都無結果。』

以後兩人同剛纔到大本營來的外交部長辛慈談話。第二天三個人都去見德皇。德皇從容沉着地聽他們談話。他也不吃驚。

辛慈部長帶來政府解決目前危機的一些建議。政府懇請德皇，馬上在純粹議會制度的基礎上，組織新內閣。新內閣的任務應爲對內實行憲法改良，對外請求議和。

以後與登堡和魯登多夫提議他們深刻認識的以爲必須的步驟。那便是由德國政府直接向威爾遜總統直接請求，在他那十四點的基礎上休戰議和。

這個步驟對外的意義，大家都知道。這便是投降。至於它在國內將有如何的結果，在這時候還

完全看不出來。

德皇在深刻震動之中，給與贊同。

九月三十日，首相也晉謁皇帝。他遞辭職呈文，以便可以在議會制度基礎上組織新政府。皇上照准。

以後皇上，大元帥和外交部長到柏林去，準備組織內閣和決定議和的事。魯登多夫不能分身。爲西方正面的異常憂慮都在他肩膀上。

柏林的多數黨派，在這個中間時期也並非無所事事。副首相派厄和各黨已經開了一個臨時內閣名單。

副首相仍爲派厄。外交部長爲索爾夫⁴ 博士，軍政部長爲索厄息⁵ 將軍。爲純粹政治關係的

日大使。

⁴ Hof (1882 -) 一九〇〇年任薩摩亞 (Samoa) 總督，一九一一年任殖民大臣，一九二一—二八年任德國駐

⁵ Sohénich (1864 -) 一九一七年曾任戰時補給局局長。

閣員及各黨代表人的是中央黨的議員埃爾茲柏爾革、格勒柏和特利謨善恩，進步國民黨的豪斯曼？多數社會民主黨的包厄和賽德曼。首相尙付缺如。

現在又開始找一個其人格足以對付這種困難局面的強有力的人物。皇帝和國會都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物。可寶貴的時間失去了。最後由巴登大公的近親巴登親王馬克斯當選。他與皇室接近，與各黨的關係也好。

人都準備好了。政府的綱領尙須確定。又失掉了一些時光。一切國法關係上的可恥的紛亂，妨礙那絕對在幾點鐘就需要的一致。沒有作好了的事，一切都應該去辦。人們討論戒嚴、檢查、選舉權

9 Groeber und Trimborn

7 Hansmann

8 Bauer (1871—) 一九一九—二〇〇〇年任國務總理，凡爾賽和約卽於是時被簽訂。

Scheidemann (1865—) 一九一九年曾任國務總理，一九二〇—二五任加塞爾市長，一九三三年因違反現

政府，被剝奪國籍。

9 Max (1867—1920) 德帝國最後的首相，任職期爲一九一八年十月三日至十一月九日。

改良，八小時的工作，社會保險，租稅改良和統一的國家等問題；其實在這個時候只有一項要緊的事：促進國內和平，以便抵禦外侮。德國的異常局面定要有個政府，走到人民面前，告訴它說，戰事失敗的痛苦時間來了，現在祖國不得不要它國內外的公民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抱着決大的犧牲精神。

魯登多夫在斯帕等候議會糾紛的解決，甚為悲痛。軍事狀況一天壞一天。每天都能僱着統帥部作不吉的決定。我們從敵人方面所期待的條件，一天比一天厲害。但是在政府未組織以前，不能有什末辦法。協約軍從塞爾維亞向匈牙利前進。奧國人已經脫離了他的同盟國。疲憊待死的西線隊伍，還抵禦了一次協約的總攻擊。喀姆布來附近的西格弗里陣地已在破碎。

十月一日，魯登多夫打了一個電報給首相，誠懇請求立刻送出求和通牒。他說今天隊伍還可以維持，明天有什末事，不能預料。

快到晚間，他又重述他的要求，更為迫切。他以為柏林的政客們把他們自己對內政綱的交涉，看得比促進議和為迫切，他不懂得。

首相覆電，說內閣還沒有組織完畢。問他是否可以等到完成的時候。魯登多夫答道，如果政府的組成沒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他不得不堅決主張馬上送出求和通牒。

在柏林，人以爲魯登多夫在事變的異常印象之下，把神經失掉了。人們安慰他，說明天內閣可以組織成功，明天夜裏就可以發出通牒。

內閣在十月二日沒有組成。

於是魯登多夫從斯帕打電報來，說軍隊再不能等候四十八小時了。二號夜裏，至遲三號早晨，通牒應該在路上。同時他又叫他在柏林的一位代表，向各黨領袖講局勢極端嚴重。他叫他說：「因此再不准耽誤時候，每二十四小時都可以使局勢變壞，給敵人明白認識我們目前衰弱的機會。」最後他請求，在這個最後的時候，應該認真在國內組織一個國民統一戰線。要使敵人知道，如果他要向我們提出一個屈辱的和約，就要逼着德國不屈不撓的意志，繼續作戰。

這個極端祕密的宣言，洩露到社會上去了。恐慌異常。各界的人，甚至報紙上都說，魯登多夫宣言作戰的破產，軍隊在崩潰中。國外的敵人歡呼，國內的敵人更仔細注視他們的目標。普通人民弄

得莫明其妙，不知道怎樣辦纔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人民第一個純粹議會政府，於十月三日組織成功。

新首相還在反對，不要把聲明戰敗，請求休戰議和的事，當做新政府在職務上的第一件行爲。他要求八天的時光。他以為，如果軍隊至少還堅持一星期，如果有人去試試，不要休戰，直接要求一個預備和約，定可以找出一個可以忍受的和約來。

他向奧登堡交涉，問他是否想到，在現狀之下求和，意思爲放棄亞爾薩斯·洛林和奧國領土的若干部分，並且要喪失殖民地。大元帥回答首相，說最高統帥部不得不堅持立刻發出求和通牒的事。

於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四日的大清早，由瑞士政府的介紹，把下列德國政府的通牒，送給北美合衆國的總統。

「德國政府請求北美合衆國總統，負恢復和平之責，且將此意通知各交戰國，請其派遣全權代表從事談判。德國接受北美合衆國總統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議會演說及其

以後之宣言，尤其是九月二十七日演說中所提出之綱領，作爲和平談判之基礎。爲免繼續流血起見，德國政府擬請即刻締結全般休戰協定，停止陸海空之一切戰鬥行爲。」

福煦將軍在短時休息，把材料從新配備之後，叫他的各路大軍再向德國西方面進攻。雖然因爲協約軍隊過度疲乏，這次沒有作像九月底第一次總攻擊那樣同等的劇烈打擊，但在正面的若干地方，仍發生了些危險的分裂。尤其是在喀姆布來的南邊，九月底英法軍已經突入西格弗里戰線的處所，更在繼續破裂。十月上旬，英國人已經達到勒卡忒勒¹⁰，但還被擊退了一次。

這塊的第二路軍應該先退到赫爾曼陣地裏去。那陣地沒有建築完全。人不能長久保持它。因爲受着不斷的危險，使那異常緊張的正面在某某地方有破裂的恐懼，最高統帥部令各軍一面作戰，一面退到赫爾曼陣地。

在繼續不斷的戰鬥之下，抵抗敵人的一切試驗，實行退卻，秩序良好。我們已經看到敵人非在

¹⁰ Le Catollet 在喀姆布來之南。

後方接濟極爲困難的情形之下作戰不可了。

敵方步兵沒有進攻的熱情了。他們沒有坦克和飛機援助的時候，任何事都辦不到。

德國隊伍還保持着他們的紀律。士氣沮喪的現象只限於若干部隊，沒有染及羣衆。每個人都覺得，現在他自己的運命與全體的運命是不可分開的了。如果秩序一懈弛，那一切都完了。

在第二路軍南邊的第十八路軍，在退卻運動中最先放棄聖昆丁。該軍一步一步地退讓，於十月十六日離開拉費爾。第七路軍——第九路軍因爲正面的收縮又解散了，柏恩集團軍司令部亦然——第一路軍和第三路軍一面作戰，一面爲光榮的退卻，離開郎城和厄勒忒河低地，雷姆斯區和香賓浸了血的地方。它們於十月十七日，紮到洪丁。布隆希爾德陣地，即索阿松——累泰爾——伏齊爾——格隆普累線上。第五路軍的右翼與第三路軍連着向馬斯河畔的敦 11 旋回。左翼仍在凡爾登東北的舊地方。從凡爾登直到瑞士邊境，沒有發生什末變化。

在北海與喀姆布來之間的第四、第六和第十七路軍，在總退卻運動中，受着強大的敵軍壓迫，

11 Dün 村名，在凡爾登之北。

慢慢地退過俄羅斯頓德塞布盧該里爾和郎斯。潛艇根據地預先由海軍作有計劃的撤退，潛艇都回到國內了。十月底這塊的軍隊也紮在荷蘭邊境附近，接科代恩次，圖爾內與伐倫新之間。他們在這裏向第二路軍取得聯絡。

協約又費了極大的氣力，想把德軍的退卻運動，變做一陣無秩序的退潮。當外交家已經在從事中止那無益的掙扎的工作時，福煦無論如何還要得着重要的軍事成功，以便奪去德國人從新作戰的可能性。

他的隊伍因為長途行軍，不斷戰鬪以及德國人的頑強抵抗，都弄得精疲力竭了，現在離開那些有鐵路的地方，差不多有一百公里。橋樑和大道都毀壞了。幾年之久的陣地戰的地帶，一打大材料戰的區域臥在他們後面。

載重汽車縱隊都過度勞苦。有好幾路軍隊得不到充分的糧食，更不論彈藥了。坦克趕不上。驅逐機營吃了離出發點太遠的虧。

12 Teloo, Deize

離荷蘭不遠，前地在北，後地在南。

協約步兵也同德國步兵一樣地疲於戰事。他們不明白，在德國已經請求休戰之後，爲什末還要繼續作戰。德軍撤退區域中的平民，應由法軍給養，數目逐漸加多，亦足擾亂行軍。戰事現在在人烟稠密的地方進行，殘忍到十二分。

隨時中止戰事，節省他們自己人民的異常困難，節省他們軍隊的死亡，大權完全操在協約國手裏。如果威爾遜關於公正議和的話還有效力，那末繼續作實力不相等的戰鬪實在是沒有意義的事。它只能有一種殘忍的意思，即協約國不管美國大總統的理論強迫德國求和，關於議和和約的原則，它們早已商量好了。

因此必須繼續作戰。

十月下旬，德國人又鞏固起來。福煦不得不第三次去找新方法。協約國咬牙切齒地看着這部德國軍隊離擊退和擊敗的地步還常是遼遠。

這時候，卡爾皇帝在維也納打算拯救他那還應該拯救的統治權。九月十四日單獨通牒所聲

明的失敗的公開承認毀壞了那還能團結帝國各種民族的一點權威感覺。議會的談判只是一種集合在一處的人民代表的紛亂現象。協約國早已承認捷克是獨立的，並且是對奧匈帝國作戰的國家了。

維也納的當局，以為如果儘量迎合那正在企圖四分五裂的團體的意旨，還可以避免完全的分崩離析。十月一日，國務總理胡薩勒克¹³男爵宣言，皇帝決定在帝國範圍以內，給奧國各種民族以完全的自治權。帝國應變為一個聯邦國。

各團體的回答差不多都是嘲笑的拒絕。捷克人覺得自己已經同帝國分開了。波蘭要從國家聯合中出來，組織新波蘭國。斯拉夫人和哥羅西亞¹⁴人要與塞爾維亞合併，匈牙利的羅馬尼亞人要組成大羅馬尼亞，烏克蘭人要合併到烏克蘭共和國一起。但是為帝國最堅固支柱的匈牙利，不要它自己境內的各民族獨立，因為如此，它必須放棄重要的領土。

13 Hussarek

14 Kroatien 為南斯拉夫西北區，因所住民族克羅阿騰 (Kroatien) 得名。

發展攔不住了。爲了抵抗匈牙利的抗議，皇帝於十月十四日發了一個布告，正式保障「他親愛的奧國各種民族」的自治，但是他清清楚楚地聲明，匈牙利不得自治。

於是匈牙利國會實行斷然處置。匈牙利國務總理以國會名義宣言，匈牙利雖然還承認哈布斯堡族的王權，但其他都與奧國脫離關係，要以獨立國的資格，馬上開始與協約各國單獨議和。它不願與匈兩國間從前締結的一切盟約的義務了。

它並不是只發宣言便算了，這宣言以很大的速度見諸實行。命令達到匈牙利部隊，叫他們中止戰鬥，不管奧國人起程回家。部隊毫不躊躇，遵命辦理。他們在確知意大利要來進攻的前幾天，從戰鬥中走出來，離開塹壕，一面唱歌，一面起程回家去。

帝國的崩潰業已完成。維持了幾百年之久的東西，在事變混亂中沒落下去，毫不抵抗，好像只是一件小事一樣。

意大利人在英、美軍隊幫助之下，於十月二十、二十四日在全部正面上進攻。這時離德、奧聯軍在皮阿味河勝利之役開始後，恰巧一年。在布勒塔河與皮阿味河間的山中有德、奧聯軍隊伍，他們

不顧他們國內的崩潰，用最後的力量抵抗敵人，作了七天的血戰。這部隊的勇敢令人驚心動魄。但是在皮阿味河畔發生了不祥事件。英美人沒有遇着抵抗過了河，一下突破奧軍正面，事情完了。

十月三十日，卡爾皇帝打電給德皇威廉第二，說他沒有辦法，只有中止戰事，並請意大利人立即休戰。他附言道：『但是假若意大利人提出條件，要打開提羅爾和坎騰的道路，以便敵方隊伍通過，向你國境進發時，我定要統率我的德籍與軍，以武力去阻止。這一層你可以放心。』

這是一句皇帝的豪語嗎？不，這是一句最後的，大膽的，而且意思不莊重的應酬話。十一月三日，奧國政府接受敵人的條件，把全部提羅爾讓給意大利人，於是巴燕南境就敵在敵軍之前。

保加利亞、土耳其與奧匈帝國都先後崩潰——現在只有德國了。

在發出致北美合衆國總統請求議和及休戰的公文以後，新首相巴登親王馬克斯到在集會的國會之前，介紹新政府，並且說：『無論我們求和的結果怎樣，我知道德國定要堅決一致，作一種公正的議和，或者作一個生死存亡的決戰，如果迫於不得已，我們民族是願意作這種戰事的。我想

到作生死存亡之戰的時候，沒有畏怯侵襲我，因為我認識現在尚存於我們民族中巨大力量的精神，而且我知道，人人為我們生存而奮鬥的那種難解的信心，將使這種力量加倍的大。」

十月九日，威爾遜的回答來了。總統要求在採取任何談判之前，須先退出亞爾薩斯·洛林及侵佔區域。這便是解除武裝，取消以後實現首相豪語的作戰的一切可能性。德國應該交出它的兵器，以便接受敵人的命令。

在美國政府公文當中，有一句奇怪的話：「總統以為也應該問一聲，首相是否代表向來指揮戰事的該國權威者發言。」

這句話裏面，藏着一個初步的暗示，即威爾遜有意干與德國的內部事件。他的問題的目的，只能當做德國帝位解釋。但是柏林的人，還裝做不懂得的樣子。

十月十二日德國回答威爾遜。德國政府聲明願意退出侵佔區域及亞爾薩斯·洛林。對於總統的第二個問題，它答道：「現在的政府負進行和平之責，係由議院中多數議員之談判與同意組織而成。其一切行動均基於多數人的意志，首相係代表德國政府及德國人民發言。」

人沉悶地期待着威爾遜的第二封公文於十月十四日達到柏林。公文中提及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的總統演說，要求消滅德國那些依照自己意思的決定，有權去擾亂世界和平的各種軍事人物。

以後說：「直到現在決定德國人民運命那種人物，是總統在這次演說中所指的那些人物之一種。德國人民有變更它的自由。如果德國人民要求求和，那末總統在上面說的話，自然是議和以前應該履行的條件。」

威爾遜的要求只是說，如果德國人民要議和，必須推翻皇帝和帝制。

魯登多夫馬上到柏林。他開始認識向威爾遜求和的事糟到了什末田地。十月十七日他參加一個國務會議。首相問他，根據軍事狀況，是否可以送一個強硬的回答到華盛頓，或者應該屈服。魯登多夫答道，應該強硬回答。軍政部長說，就大體言，或許還可以從國內找出六七萬人的補充隊來。其餘的閣員也覺得要以強硬的措詞去拒絕威爾遜的要求。副首相以為應該向人民說明，我們雖然在嚴重局面之中，但並沒有完全失敗。

魯登多夫馬上回到斯帕。十月二十日發出致威爾遜的第二次回答。公文中還把德國內政改良的事詳細說明了一次，說現在一切權利都在由國會組成的政府手中。以後又說，德國政府深信，總統絕不允許那種與德國人民榮譽以及實行公正議和相衝突的行為。

十月二十三日，威爾遜的第三次回牒已經來了。總統終於明白露骨地說起來。他講：『德國人民沒有方法在人民意志之下，強迫該國軍事當局屈服，普魯士國王對於國政的支配勢力沒有削弱，最重要的主動力，還常是在一向爲德國主人翁的那般人的手中，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如果要合衆國現在同德國的軍事支配者和專制君主交涉，那它只有不作和平談判，它要德國投降。如果不把基本原則說出來，是沒有益處的。』

這就是說——如果你們推翻皇帝就議和。如果你們要他就屈服。

與登堡和魯登多夫又到柏林去。他們去見皇帝，向他說明，在這種情形之下，軍隊願意繼續作戰。皇帝聽到他們講，深爲感動，沒有下一種決定。

同日，首相要求皇帝免除魯登多夫的職務。若果不然，他自己只得下野。

第二天，興登堡和魯登多夫奉命謁皇。魯登多夫已經預料是爲什末事了。大元帥會勸他把那辭職的堅決計劃再取消一次，他也答應了。

皇帝與昨天默默無言，係自檢束的態度，完全相反，嚴責魯登多夫，說他不該違背政府的指令，下令給軍隊，講要繼續作戰的話。其實這道命令，根本就沒有下給軍隊。只是一種必須的藉口。

魯登道夫答道，他失掉了陛下的信任，覺得有痛苦的印象。他請求辭職。

皇帝照准。

第三十三章 十一月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魯登多夫免職，格羅納將軍受命做他的繼任者的後一天，德國發出最後給美國大總統的回文。那封公文很短，在寥寥五句之中，包括着直到現在全部往來公文的內容。最後說道：『德國政府現在期待停戰的各種建議，此停戰爲正義和平的開端，如總統在他歷次宣言中所指示的和平一樣。』

政府對於威爾遜要求皇帝退位的事，又裝了一次聲。但在這個期間，德國內部的發展逼得自己來討論這個問題了。

幾個駐在中立各國的德國外交代表，用急電強迫德國政府，說躲避威爾遜的要求，沒有意思。只是犧牲魯登多夫還不够。威爾遜是指的皇帝，不是別人。總統對於協約消滅德軍意志的態度，因爲德國軍事狀況的惡化業已十分軟弱，以致退位問題成了威爾遜先生的主要問題。如果德國在

這方面不迎合他的意旨，如果他得不到成功，那他就不能貫徹他的正義和平，協約得自由行動。首相把這些報告給皇帝看，自己不表示意見。威廉皇帝離開柏林，回到斯帕大本營。

十月二十六日，社會民主黨的開員和議員賽德曼，以該黨名義，公開地第一次要求皇帝退位。左派各黨報紙率直地討論這個問題，簡直要推翻帝制。中派各黨暗示，他們至少不作任何舉動去保持皇位。

那些依照俄國辦法，企圖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組織，早已互相聯合起來。十月七日，斯巴達古司團¹在哥塔²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直接準備對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決戰的局勢，似乎已經成熟。他們決定，在野戰軍中作共產煽動，比前還要加緊，準備組織工人及兵士蘇維埃，以便到了戰鬪的時候有備戰的組織。一切準備都有柏林蘇俄公使幫忙策劃，爲極密切的合作。

那在多數社會黨與斯巴達古司團之間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在這時候準備工業勞動者總罷

1 Spartakus-Gruppe 德國極端社會黨的稱號，依公元前百年羅馬奴隸領袖斯巴達古司命名。

2 Gotha 德國薩克森侯國的縣城。

工多數社會民主黨變得一天比一天激烈。那與多數社會民主黨在政府中聯合的資產階級中間黨總是服從他們的左派聯盟同志——多數社會民主黨——的意見。他們恐怕如果多數社會民主黨一旦與革命的左派聯合，那資產階級和現有勢力都要滅亡，不可救藥。

一連串不幸的事都來了。十月二十八日，皇帝批准國會議決的憲法改革。皇帝放棄了組織政府和宣戰媾和之權以後，現在更無抵抗地交出最後最高的權柄——最高大本營交給一個國會的軍事委員會去了。皇帝只是在名義上還是最高大元帥。隊伍直到一切現有制度都完全崩潰的時候，纔知道那從幾百年來，在普魯士一切遠征中卓有成效的制度已經埋葬了。

幾天以來聚集在威廉哈文的艦隊現在公開叛變。潛艇戰因為政府應威爾遜總統之要求奉命停止。海戰統帥部決定用集團的外海艦隊去對付英國海軍，以援助在西方作最後戰事的流血的軍隊。十月二十八日，停在威廉哈文港的幾部分艦隊，奉到命令，在裝煤完畢之後，於二十九日下午，集中在喜利·累得附近。

太晏了。過激派做了極好的下層破壞工作。他們採用一種極狡猾的方法。他們向水兵講他們的軍官明知道一定失敗，故決定犧牲船隻。水兵只是被殺的牲口，蒙着眼睛，在一種錯誤的名譽觀念之中，被人引到死路上。

在裝完煤以後，艦隊於十月二十九日開往喜利·累得。晚間，當艦隊停泊在那塊的時候，第三艦隊的許多船隻上，發生了違背紀律的事，但稍微費力，即歸平定；只有在戰鬪艦『邊疆伯爵』號上經過了較長的時間，方纔恢復秩序。十月三十日，在『邊疆伯爵』號上值班的火夫，一部分得着允許，一部分沒有得着允許都離開了。雖然如此，命令準備機器的事，因為下士升火仍辦到了。過了一些時光，火夫仍回來履行他們的職務。下午，各艦隊司令問各艦長是否有把握叫他們的船出發，他們都答應可以。

海軍總司令是當日斯卡革拉克戰役德國前衛司令希培爾將軍，他以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實行已計劃好了的企圖，決定於十月三十一日把它放棄。爲了極迅速地制止叛亂，他把艦隊分

開；第三艦隊從波羅的海北海運河⁴回到它原來停泊的基爾港⁴去。

幾天之後，那裏開始革命。

充滿異常緊張的日子接二連三地來。

奧國軍隊正在土崩瓦解。十一月三日，在巴丟阿⁵與意大利締結無條件的休戰協定。意大利的隊伍走過布楞納山口，向北走近巴燕的南界。德國從明興⁶派了若干巴燕部隊去對付他們。但是明興的內部事變已經要求馬上撤回那些隊伍。

這幾天之內，西方的協約軍隊又從新向赫爾曼陣地和洪丁||布隆希爾德陣地施行總攻擊。

⁴ Nordostseekanal 亦名威廉皇帝運河 (Kaiser-Wilhelm-Kanal) 爲貫通北海與波羅的海之運河，中國統

稱爲基爾(Kiel)運河。基爾爲普魯士邦列斯威·好斯敦省省會及軍港，濱波羅的海。

⁵ Padua 意大利城名，在威尼斯之西。

⁶ München 德國巴燕邦的首府。

在伐倫新附近發生苦戰，德國隊伍慢慢退卻。在阿爾昆森林與馬斯河之間，美國人突然向北壓迫。在這種無希望的掙扎的終了時，凡爾登北面的德國中軍有被突破的危險，直到海邊的整個北翼有被包圍的危險。

最高統帥部決定，下普遍的退到安特衛普·馬斯河陣地的命令。他們要這樣排除被包圍的危險。此外，它以為直到現在的陣地，不能作大規模的防禦戰。實際上，這也沒有意思。自從人不為勝利而戰以來，戰略冒險的時代業已過去。每天都可休戰，但是德國人無權過問。

軍隊一面作戰，一面退卻。敵人逡巡地追着。白天裏在迅速挖成的地洞裏作退卻戰，夜裏向最近的收容陣地退卻。現在對於隊伍還有巨大的要求，也被履行了。雖然各師團失了效力的愈過愈多，雖然被虜的數目在增加——正面的堅固基礎仍然被保守着。

在這次大規模的最後戰鬥行為中，敵人也沒有奪得勝利。他只能在那受了致命傷的人為他規定的時間以內去追。那正在後退的流着血的獅子，每天早晨露出牙齒，回身防禦以便在白天裏再接受新的創傷。它留着血跡，夜裏再繼續朝後退。

從各方面向政府突進，並且要求政府作皇帝退位主動力的宣言，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普魯士的內政部長到斯帕大本營向皇帝建議，請皇帝自動宣言放棄帝位。威廉皇帝答道，他要盡他的義務。他沒有想到離開軍隊——軍隊在這個時候需要他們的最高大元帥——並且沒有想到離開他的本國——人不得奪去本國的政治首領。內政部長回柏林去。威廉哈文港爆發的叛變，再鎮壓不住了。在第三艦隊於十一月一日達到的基爾港，於十一月三日也發生嚴重的騷擾，水手和工人的示威運動被槍火擊散，頗有死傷。基爾港的守備部隊與叛變者共同行動。祕密的線索早已到了工廠裏面的工人。爲了盡量及早分散這些騷擾團體的聯絡，第三艦隊長於十一月四日決定趕快再離開基爾港，四隻準備好了的裝甲鐵艦——「國王」號入塢修理——於下午開出到律培克灣。不過以前還有許多人沒有得到許可便離開了，開船的事發生了一些困難。

十一月四日的下午和晚間，基爾的權威到了工人和兵士蘇維埃手裏。第二天早晨港灣的船隻豎起紅旗。『國王』號在若干阻止叛亂的軍官死亡或受重傷以後，也升起狹長的紅旗。衛戍部隊完全嘩變，成羣結隊打着紅旗在城裏遊行。兵士工人蘇維埃像雨後春筍一樣到處發生。軍官被迫離職，被囚禁，被虐待。

舊日的秩序無聲無臭地崩潰了。幾個去抵抗的人都被擊斃。他們的身軀臥在放機關礮的大路上。牆上貼着革命宣言。公共機關在幾點鐘內都到了亂黨手裏。到處都有紅旗飄揚。工會開始總罷工，一切都擁擠到街上。無產階級專政打倒資產階級槍斃延長戰事的人進攻柏林！

社會民主黨議員諾斯刻。受政府之命趕到基爾，以便着手調停，恢復秩序。也有人考慮用武力去平亂的事，但是沒有實行。

當崩潰的烈火毫無阻礙地在德國海岸上蔓延時，諾斯刻還沒有達到，像一把枯乾的草一樣。

8 Noske (1868—) 一九〇六—二〇〇年任國會議員，一九一九年二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任國防部長，迄一九三三年任漢諾威總督。

嗚呼剝剝地，把一切現存的制度都燒掉了。沒有人下令抵抗，沒有人在這種死亡似的麻木之中說一句拯救的話。

十一月五日赤潮汎濫到漢堡和律培克。基爾的戲劇又在重演。

* * * * *

在這種崩潰之中，威爾遜的第四封公文來了。總統宣言，他現在得到了協約各國政府對於他的建議的回牒。他們願意根據他的十四點締結和約。他們只是「關於海洋自由的定義有若干保留。」此外，他們的意思要「德國賠償因為它在陸、海、空的攻擊，使協約各國人民及其財產所受的一切損失。」

最後說：「福煦元帥已受命接見德國政府正式任命的代表，並向他們通知停戰條件。」至於談判二字卻說不上。

十一月七日，德國休戰委員在閣員埃爾茲柏爾革主席之下，通過德國戰線和敵人戰線，到孔撤涅福煦元帥的大本營。

同日，革命黨在明奧掛起他們的紅旗。巴燕邦的國王路易⁹離開該城。德國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切工業城，差不多都落到工人兵士蘇維埃手裏去了。

政府裏面的社會民主黨開員，把了一封哀的美敦書給他們同事的各部長。他們要求皇帝和皇太子退位，限第二天中午十二點鐘答復。

十一月八日的早晨，革命的巴燕內閣，藉獨立社會民主黨議員及著作家庫爾特·愛斯內爾的口，宣告廢除維泰爾斯巴赫¹¹朝，組織共和國。不倫瑞克¹²的公爵埃恩斯特·奧古斯德¹³，薩克森、威瑪、愛塞那赫¹⁴的大公都放棄了他們的爵位。

9 Ludwig

10 Kurt Eisner (1867—1919) 激烈社會主義者，領導明奧革命，為阿科·發奈 (Arco-Valley) 伯爵槍斃。

11 Wittelsbach 巴燕王室的姓氏。

12 Braunschweig 德國的一邦，散在普魯士境內。

13 Ernst August

14 Sachsen-Weimar-Eisenach 至一九一八年為德國聯邦之一，後為自由市，自一九二〇年起併於屬麟根邦。

王朝破裂的輪舞，已經開始了。

十一月八日，大元帥和參謀次長深信在國內和兵站繼續革命化之下，向柏林進軍平亂的計劃是不能實行的了。這個極度緊張的軍隊，不能同時向內外兩方繼續作戰，因為缺乏一切前提。

十一月九日上午十點鐘，與登堡和格羅納謁皇陳述。此外，又邀了一些高級軍官來。大元帥站起來，請皇上免他的職。他說他有一種極其為難的思想，不得不請求他的皇上放棄統率軍隊鎮壓國內革命運動的計劃。

格羅納敘述正在作戰的軍隊的無希望的情形以及國內革命的蔓延。軍隊和國內的連絡已在萊茵線上落到革命黨手中去了。在兵站裏也有紅旗飄揚。野戰軍中這裏和那裏也發生暴動。繼續再作幾天戰，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們沒有給養，沒有彈藥了。用野戰軍去鎮壓革命，也同樣不可能。軍隊的道德不能實行這種任務了。

皇帝的待從武官普雷森元帥和德皇太子集團軍參謀長伯爵舒楞堡將軍反對格羅納將軍的話。他們說，軍隊快要休戰，而且有幾天的休息，以後他們是可靠的工具，在他們領袖手中，可以平定國內的亂事。

大元帥和格羅納將軍對於這兩位先生的意見，都能够完全了解，但是他們不能附和他兩人的提議。他們把不能實行這個計劃的原因，又詳細地講了一遍。

皇帝最先傾向普雷森元帥和伯爵舒楞堡將軍的看法。不過在奧登堡和格羅納從新說明之後，他決定放棄以野戰軍奪回本國的思想。但是他仍堅持，在休戰條約締結之後，他要親自和平地領率軍隊回國。

格羅納將軍又說了幾句話。

『軍隊將在他們領袖和各軍長統率之下，團結而有秩序地回國——但是不要陛下統率，因為他們已經不為陛下作戰了！』

十一月九日在柏林。

首都在暴動之中。工場總罷工。一切人都在街上。從基爾和漢堡來了革命的海軍部隊。槍聲在街上響。他們突破監獄和公共機關。到處都升着紅旗。

羣衆在菩提樹下¹⁶轉。在城前廣場上頭擠着頭。唱着工人馬賽歌¹⁷。演說家煽動人民。市民害怕，關着門戶，面色蒼白地坐在他們房裏，在沉悶麻木中想着崩潰——崩潰——崩潰。

幾天之前從瑙姆堡¹⁸調來了由戰場上運下的第四獵兵營，以便鎮壓危險的叛亂。該營有幾連人今天都加入革命。幾點鐘之後，差不多所有駐在柏林的各團補助營，都跟他們一道去了。下午，幾乎沒有部隊舉槍防禦那正在崩壞的政府了。

16 Unter den Linden 柏林著名的大街。

17 Die Arbeitermarschalls 即國際革命歌。

18 Naumburg 在薩雷(Saale)河畔，普魯士麥塞堡(Mersburg)區縣城。

上午九點鐘，社會民主黨的閣員宣佈退出政府。十點鐘他們與革命獨立黨共同開會討論勞工政府的組織。中午一點鐘，直到現在的政府宣佈下野，把職務交到議員，社會民主黨主席腓特烈·埃柏特 19 手道。

以後下午三點鐘時，社會民主黨的議員腓力·賽德曼 走到國會前面的大階臺上，大聲宣布德意志爲共和國。

在斯帕。

夜裏，人用汽車從正面各部分接了若干高級前線軍官，如旅長和師長等人來。他們制服上污着泥土，被人從極緊張的戰事中拉出來，頭中還充滿了大礮的轟聲，滿懷戰場殘酷現象的幻想，徹夜沒有睡覺，莫明其妙地集會在一起。

19 Friedrich Ebert (1871—1925)

德意志共和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在職期間爲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

大清朝的時候，大元帥還同這些先生們中的一部分倉卒地見了一次面。海厄²⁰上校問他們對於隊伍狀況的意見。

當與登堡和格羅納還在皇帝那裏作陳述時，柏林政府打電話來，說革命黨正要佔領首都。補充部隊都投了革命黨。政府手中沒有力量鎮壓這種運動。它以為避免流血內戰的最後方法，是皇帝退位。為得要有成效，應該毫不猶豫地立刻實行。幾分鐘內就該照辦，因為柏林已在流血了。

皇帝同在他跟前的幾位先生到他別墅庭園裏去。在那裏三五人一塊，繼續談論。一種異常的緊張佈在一切參與的人的身上。那時候是中午一點鐘。兵站區域的情形已經危險到這種地步，以致皇帝移居中立國的問題都已經討論過了。

當皇上同從沙勒微爾來到的皇太子談話時，格羅納將軍和海厄上校走近來。上校報告他向前線軍官問得的情形。那些先生們大多數的意見都以爲，如果在這時候發生一種內戰，不能靠隊伍去做什末事。隊伍是否可靠不能擔保。軍隊只要求在停戰之後回本國去。

²⁰ Heye (1869—)

後於一九二六—三〇年任國防部長。

柏林又來了電話。政府還在工作。如果皇帝要救出帝制，在這一分鐘內應該退位。皇帝宣言願意作一種限制的放棄。他要退德國皇位，仍做普魯士國王。於是作一種適當的詔諭。

從前的外交部長辛慈受命把宣言的內容用電話通知柏林。內閣接電話。他要什麼？他是不是退位？怎樣——只願意退皇位來不及了。爲什麼來不及了？您聽現在打給您的電話。這是政府剛纔交給國立窩爾夫電報局發出的的一個通告。

辛慈將軍記下那通告。

這不可以！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他要首相親自來聽電話。最後巴登親王馬克斯來接電話。辛慈先生抗議，說這是一種政變。首相說他對於政府情報局的宣言負完全責任。

辛慈將軍到皇帝和他左右人物那裏去。當他宣讀政府發表的宣言文字時，人聽不到呼吸的

聲音那宣言道：『皇帝和國王已經決定退位。首相仍執行職務，直到把與皇帝退位，德國和普魯士皇太子放棄帝位以及任命攝政有關係的各問題處理就緒時為止。首相的意思要，向皇帝建議，任命議員埃柏特爲首相。』

在前線。

十一月的天氣，夜裏已經大雨如注。明天裏間或有太陽照一次。如果敵方隊伍來巡視德軍在夜間新佔領的陣地時，每天從早晨起就開始戰鬥。從敵方來的有騎兵、輕坦克、野戰砲隊和飛機、飛機、飛機。

快到中午時敵人的步兵也來了。他們作成一陣一陣的浪猶豫的前進。德軍機關砲火握着他們。砲兵連緊緊繫在部隊後面的花園裏，樹林邊，房屋之後。還有的些許彈藥應該節省地用。現在差不多只作直接射擊了。

這裏和那裏有戰線退讓。在別的地方戰線又被收復，以便避免各部分被截斷。敵人現在捉不

到幾多俘虜。各人都知道，明後天就要結束了。沒有人願意把自己做俘虜，不然或許還要在法國鐵絲網後面蹲幾個月工夫，同時別人已經回家在母親跟前了。

敵人礮隊用劇烈礮火射擊被認得了的陣地時，步兵就退讓。放棄一平方公尺的地方，都要敵人用血來做代價，現在是不關重要的事了。一個沉靜的麻木的伴侶在每個人旁邊走着。那便是在結束前一兩天還要戰死的恐怖。

夜裏德軍繼續退卻。在十字路和橋旁，站着披着外套的工兵。等到最後的大礮和最後的機關槍一過去之後，他們就把橋炸毀，於是發生一種深紅火焰，一種低鈍的聲音和一種黑色的煙雲。步兵的後衛隨着步兵縱隊。

到了朝晨人再臥到地洞裏，等候敵人。再開始作頭天一樣的事。

人幾乎聽不到國內的消息。這是一件好事。難解的謠言周遊散佈。沒有人相信。我們不是在俄國德國軍隊裏那能有這種事！

十一月十日晚，那沒有被擊敗，還常是圍結作戰的德國軍隊，走近安特衛普——布魯塞爾

查勒羅——計赤——美最耳——斯忒奈²²——敦線從那裏起向南，四年作戰的舊陣線差不多沒有變動。

因為國內事變引起了兵站區域的暴動。兵士搶劫起來。那般自幾年以來，靠着前線兵士的身軀去保障他們平安和幸福的人們，現在搶了前線兵士回退時要持以爲生活的糧餉庫。軍官都被廢除。兵士蘇維埃成立，大言不慚。這裏也有紅旗。

萊茵線同杜塞爾多夫²³、哥倫²⁴、科不林士、馬因斯和路易港²⁵都落到革命黨手中。他們在那裏，除開切斷正在作戰的隊伍的生命線以外，沒有什麼急於要做的事。

這一切情形只是作成難於相信的謠言，闖到那密擠着幾公里長，秩序極佳，常在一面作戰，一

22 Steuay 村名，在師丹之南，敦之北。

23 Disseldorf 萊茵右岸的城市和港口。

24 Köln 普魯士萊茵省的省城，濱萊茵左岸。

25 Ludwigshafen 萊茵河畔普法爾茨城內的巴燕城市。

面退卻的各師團裏。

許多人還中了槍彈和榴彈片。許多人將兩臂向上一揚，倒在那四年前德軍連戰皆捷，長驅直入的地上。槍隻還安安靜靜地在步兵手中。機關槍手還在瞄準。砲兵連還在遵照秩序射擊。

這軍隊有的是榮譽和傷痕，尊重勇敢和他偉大的歷史，堅持到命令停戰的最後一分鐘。

下午在斯帕。

皇帝堅持着，仍要做普魯士王。無論如何，他不承認政府的專斷宣言。他也要留在軍隊裏。

從新開會。結果是決定沒有軍隊供在國內作任何企圖之用。如果到了皇帝必須到外國去的時候，大家覺得以荷蘭爲宜。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作確實的決定。

當大元帥在五點鐘左右離開皇帝的時候，他深信第二天早晨還可以再見皇帝領受他的命令。

晚上七八點鐘時，普雷森元帥到他那裏來報告，說皇帝決定馬上起程到荷蘭去。

興登堡在深刻感動之中，要再趕到那帶着極少侍從，住在宮廷列車內的皇帝那塊去，普雷森先生勸他不去。短時間後又來了放棄那種決定的消息。

十一月十日的早晨，大元帥聽見說，皇帝在夜裏五點鐘左右離開大本營，坐汽車過了荷蘭國境。

皇太子向革命政府宣言，願意統率他的集團軍回國。政府拒絕。十一月十二日，他也到荷蘭去了。

現存秩序的最後柱石，軍隊中最後最堅的砥柱，大元帥興登堡仍執行他的職務——在大時代中由人民愛慕和信仰而給他的職務。他願受新政府的指揮，以便有秩序地領率軍隊回國。

十一月十日的早晨。

孔撒涅休戰委員會有電報來。還有與敵人休戰的事嗎？因為國內異常的事變，因為內部革命，把加在德國人民頸上的殘忍拳頭都幾乎被忘卻了。

一種恐怖通過那在埃伯特主席之下組織成的，舊閣員尙隸屬其中的臨時政府，那便是完全的崩潰，大混亂。如果要德國政府要人民承認這些條件，任何政府都不能維持下去。假如休戰是公正的和平的開端——那這種和約的自身怎樣，已經可以看出來了。使敗者受禍的殺氣，從孔檄涅森林裏上升，殘暴無情，要消滅一切。

羣衆好像過節的日子一樣，在街上歡呼。慶祝革命勝利，異常喧囂。德國境內的最後的王室都倒了。社會民主黨和獨立黨商議人民委員會的組織，以便實行革命綱領。

福煦將軍要求德軍在十五天之內退出法國北部，比利時和亞爾薩斯·洛林。再過十天，德軍應該紮在萊茵河後面。協約軍隊佔據河那邊哥倫、科不林士和馬因斯的橋頭堡。同樣，在佔領地帶東邊三十公里寬的地帶上，德軍亦應撤退。整個的東方都應該放棄，德國隊伍都應該退到一九一四年的國境之內。同俄國和羅馬尼亞訂的和約都被宣告無效了。

此外，福煦將軍要求德國交出完好的五千尊大礮，二萬五千支機關槍，三千尊迫擊礮，一千七百架飛機。他要五千火車頭，十五萬鐵路車輛，五千載貨汽車。

他要求德國馬上交出所有的潛艇，六隻新式裝甲巡洋艦，十隻戰鬪艦，八隻小巡洋艦和五十隻最新式的水雷艇。

但是那最厲害的事——對於德國的封鎖，依然存在，飢餓戰仍繼續舉行，以免德國在絕望之中，想到抵抗者受禍的事情。

中午，社會民主黨和獨立黨歸於一致。他們組織人民委員會，委員有四個社會民主黨員和四個獨立黨員，以挨柏特和哈塞斯²⁸兩人為主席。革命的勝利已實現了。新統治者的命令是宣布實行八小時工作，集會出版完全自由，二十歲以上的一切男女有自由選舉權。

這時候，無產階級專政論者已經在奪取政權為已有了。從一切革命團體中組成「工人兵士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他們發表反對人民委員會的布告，高呼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激烈分子都聚集在執行委員會那方面。反對全革命的半革命戰鬪表示得很殘忍。

與登堡打電話給在孔撒涅的休戰委員會，說應該要求減輕些。撤退期間太短，簡直是叫軍隊

崩壞。這是人辦不到的事。但是如果達不到減輕的目的，也應該不簽字。

由關員組成的內閣，還常是在柏林與人民委員會和工人兵士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並立地執行職務，它打電報到孔撒涅，叫人在簽字的時候，作一個正式的抗議宣言在記錄上，說這些條件要叫德國陷於飢饉和無政府的狀態。

勝利者的福煦將軍，拒絕任何附言，任何聲明以及其他任何談判。

劍放在棹子上。

敗者受禍！

於是十一月十一日早晨六點鐘，他們在孔撒涅森林中福煦元帥的花車裏簽字。

十一月十一日。

命令於上午幾小時內達到各部隊，說從中午十二點鐘起全線停止敵對行動。

這裏和那裏還有機關槍聲。榴彈呼呼地飛去飛來，炸成灰色的烟球。房屋燃燒，重彈着地，從庭

園和花園裏升起筆直的噴泉。飛機在空中。他們曳煙彈藥的細白的線交織着。

快到正午的時候，砲火顯然停止起來。

它慢慢地疲弱些了。間或有幾秒鐘完全停止。那行將結束的戰爭再不能繼續下去了。

以後又有稀薄的達達達的聲音。或許是一隻機關槍向空放它最後的子彈。

以後還有一顆榴彈。

兩隻飛機連接飛來。那隻小的斯巴德²⁷單座飛機作成抖的曲線逃到那邊去。福克機²⁸向上，差不多垂直地升上去，然後豎着身子掉轉回來。

忽然墓地似的寂靜。

步兵慢慢地從他們地洞中起來。

那邊隔着一百公尺的地方，站着敵方的步哨，拿着上刺刀的槍。英國人的平鋼盔和法國人的

27 der Spad 法國單座機名。

28 der Fokker 德國單座戰鬥機名。

圓鋼盔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認識出來。自從四年以來，人們互相看着的時候不互相射擊，這纔是第一次。

寂靜持續着。

五分鐘，十分鐘，半點鐘。

各連聚合起來，只有一把人，向指定的舍營出發。

只有步哨留在壕裏。

這是實在的事——不是做夢——不是發熱時候的妄想——一切都過去了。戰事完了。

沒有人射擊了。沒有槍彈，沒有榴彈片了。死傷名冊已經結束了。

人快要再見故鄉了。

在胸口深處，有在歡呼與悲憤之間的一種沉悶的震撼，一種突如其來的動搖！

哦，故鄉——哦，祖國！

第十四章 敗者受禍

向萊茵河退卻。

勝利者的命令不許德國軍隊有一個休息的日子。這個異常巨大的集團運動，在興登堡大元帥的命令之下，於十一月十二日開始。

因為兵站地區的叛變，各師人幾乎都只能靠着步行。給養的困難被戰勝了。少數供用的大路都充滿了縱隊。往往有十師人都只能走一條路。

但是這項事也辦成功了，因為有鐵似的必須在後面強迫着，因為隊伍現在還守着他們的紀律。

在比利時平原，在阿爾丁山脈上，在馬斯河的谷中，在盧森堡的丘陵地帶，在摩賽耳河畔，在服給 增 森 林 裏——到處都是行軍縱隊。每一步都經過那些從前德國打過勝仗的戰場。在戰敗的可

怕的知覺之上，展開着到家鄉與妻室兒女和父母再見的渴望。

一切還像一個苦夢。對於過去和將來都沒有明白的理解。人在一種奇怪的朦朧意識中動搖。但是有一天明白些了。縱隊走過國境。是德國的土地、德國的城市、德國的村莊。

國內的人做他們應做的事。旗幟飄揚。街上佈滿花圈。樹林交出它最後的綠葉，供人繫彩。在歡迎的高興面容中立着眼淚。一種怎樣的再見！

本國歡迎它回來的子孫，把他們當做勝利者。

他們繼續朝前走，經過哀弗爾¹，沿着摩賽耳河的中流，經過普法爾次。這是最後回來的隊伍。手帕搖揮，旗幟飄揚，敬禮——再會！

還有幾個騎腳踏車的，幾個騎兵斥候。大道接待他們，樹林捲着他們。不見了。

旗幟被顫動的手捲起來，花圈燒掉。麻木的寂靜有一天工夫。荒涼的苦味在喉中勒着。

在退卻的隊伍過了一天之後，敵人的步兵縱隊接着來了。人聽見勇壯刺人的喇叭，短快步伐

¹ Bifel 萊茵石版山脈 (Schiefergebirge) 的一部分。在摩賽耳河北。

的進行曲。人看見法屬阿爾及耳² 土民騎兵，穿着白外套，騎在阿刺伯的馬上；大睜圓眼的黑人；穿着破爛制服的青灰色的縱隊，沒有窮盡；土灰色的部隊，高大的漢子，好奇的眼光。他們自己不相信得勝的勝利者。

精力飽滿，面容健康的部隊。高抬着頭，知道戰事已有了分曉，完成了神聖的事業。各人都穿着一個有錢的世界旅行者的華美武裝。

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比利時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坎拿大人，印度人，澳大利亞人，紐絲綸島人，摩洛哥人，塞內加爾⁴ 人。閱兵，外國語的告示，演說。大礮，大礮。騎兵，坦克，縱隊。以後總是步兵，步兵，步兵。縱隊接着縱隊，好像一條無盡藏的河流。

勝利者在失敗者的國內。

2. Algier 非洲北方國名，其土民騎兵的名稱爲斯巴希(Spahis)。

3. Nousseland 在南太平洋。

4. Senegal 非洲西部法屬殖民地。

有一天，德國隊伍過萊茵河。

一團一團的人過橋，極有秩序。河那邊現在開始奏軍樂。奏的都是舊的進行曲：荷恩夫利特柏爾革進行曲⁵，托爾高進行曲⁶，拉得斯基進行曲⁷，腓特烈大王進行曲⁸，以後是「德國，德國，高出一切。」⁹

這種樂聲響過河去，好像是由痛苦、忠實和宣誓混合成的濤聲。它遇着教堂的牆，岸石，船身和房屋正面時，發生反響，被擊回來有千百次，餘音又集在河上。近萬的人脫帽。鋼盔下的面容堅如鐵石。旗幟挨着旗幟。

5 der Hohenfriedberger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 (Friedrich der Grosse, 1712—1786) 作。

6 der Torgauer 十九世紀初年索爾慈 (Scholz) 作。

7 der Radezkymarsch 斯特勞斯 (Johann Strauss, 1825—1899) 作。

8 Friedrichs Rex

9 戰前德國國歌，中國有王光祈的譯文，見王君著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頁一八八—一八九（中華書局出版）。

各團長騎在馬上，讓各營在自己身邊成縱隊進行。這是最後一次。路上轟轟地響。槍隻整整齊齊地靠在肩上，無可非議。一連接着一連，連長在前面機關槍，迫擊砲，戰鬪行李。

各團長把右手放在鋼盔旁邊。面容堅定。手不顫動。但是人可以看到一個團長，他在他隊伍面前取下鋼盔。一副黧黑的面孔，一頭雪白的頭髮。他這樣不動地騎在馬上，直到他最後的短槍兵過去為止。以後他倒下了。

以後是野戰砲隊。大砲接着大砲。砲兵連挨着砲兵連。車夫戴着鋼盔，砲身上搭着松樹的綠葉。砲車長在前面的轆馬旁邊，砲兵連長在縱隊裏面。砲車發出鈍鈍的聲音，日夜都不要完結。教堂的鐘聲響。大街是一個五光十色和旗幟飄揚的海。

以後是騎兵連，工兵連，輜重隊。

以後又是步兵。一團接着一團。

你們看見他們嗎？那戰死在外國的人的靈魂，在他們上面徘徊，人看不見，那是在看得見的第一個軍隊上面的第二個軍隊。差不多在每個活人上面有兩個死人。

騎着馬的團長看見他們；那個看不見的軍隊。營長也認識他們。連長同他們談話。站在路旁的人知道他們存在，心裏覺得悲痛。

每個短槍兵，每個輕步兵，每個擲彈兵，礮手和工兵都覺得一個人在右邊，一個人在左邊，一個人在前面，一個人在後面，他雖然死了，但他仍在縱隊裏一路進行。

『戰友，一路平安，不要忘記我！』

『戰友，不要走了，同我們一路回家去！』

『戰友，我不能夠，不能同你一道去！』

大鼓瑟瑟，喇叭悠揚，小鼓急響，手帕揮搖。

面容表示痛苦與憤怒的樣子。

馬蹄聲，靴子聲——礮車隱隱約約的聲音。清楚的號令，發光的眼睛。塔上的鐘浪在一切東西上面震動，在屋頂上面，在空場上面，在人上面，在河上面。

在某某地方，那個看不見的軍隊在致敬禮，看得見的軍隊向上回答他們，這是一個告別和一

個寂靜的再見——某處又唱道：「我雖無暇給汝手，彼此交誼卻不朽，親愛的好伴友，——親愛的

——好——伴友——10」

敗者受禍！

在柏林，耶穌聖誕節那幾天，充滿了狂野的巷戰。照情形看，好像防禦者業已精疲力竭，好像那最有害的事，依照俄國模範由無產階級殘暴專政，也要來威脅這個可憐的戰敗了的國家。

但是那在分崩離析時還剩下來的舊軍的最後殘部，都來作應做的事，防止國內的大混亂。於是產生義勇團，由勇敢決心的軍官去組織。他們幫助新政府，對恐怖勢力作戰。戰鬪甚為殘忍野蠻。國外的敵人又來逼迫，要動武器。新成立的波蘭共和國，不等候議和，利用德國的無力，向德國境內進攻。好像德國那幾省不值一個大錢似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波森城裏的最後的德國軍隊，

10 這是德國詩人烏蘭 (Uhland, 1787-1862) 所作好伴友歌第三章的最後四句。此詞所用文詞，為王光祈所譯，見王著 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頁 一七九—一八一。

被波蘭義勇軍打敗了。於是全省無聲無臭地落到外國人手中去了。

但是以後那從前的軍隊又來工作了！義勇團擔任作戰。他們把身體作成隄，去保護上細勒西亞。機關槍還塔塔塔地響了一次。礮兵連還射擊了一次。衝鋒隊還照着從前的勇敢行動去工作了一次。

大元帥與登堡到東方去。最高統帥部遷到科爾堡 11。政府決定，在它方面也採取戰事處置。以後，德國就不把尺寸寸地讓給強盜了。

戰勝者的殘酷的手，壓在這個可憐的艱難困苦的德國身上，使他還得不到安寧。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在特里爾延長休戰條約。協約國要這個正在從事內戰，沒有防禦力量的國家，交出全部商船做延期的代價。

正月十九日，德國人民選舉國民大會，該會應給德意志共和國一個憲法並對外媾和。首都還

11 Kolberg 普魯士波美爾的縣城，在柏桑忒河 (Peasantia) 流入波羅的海的地方。

常是受着過激派的威脅，故國民大會只得在威瑪¹²舉行。該會選舉腓特烈·埃伯特為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並且組織一個內閣，由社會民主黨議員賽德曼擔任總理。

與斯巴達古司團的戰鬥，一直延長到夏季。四月裏，在明興按照俄國模範成立一個蘇維埃政府。赤色恐怖以極可怕的方法逞凶肆虐。巴燕、符騰堡¹³和普魯士的隊伍，只得於血戰之後掠取該城，恢復秩序。五月，薩克森¹⁴內亂猖獗。在鏖戰之後這塊的過激黨也被擊破了。

這裏那裏，常有亂事起來。柏林也還經過了一些艱難困苦的日子。但是新勢力逐漸完成了。

敗者受禍

協約各國政府靠德國去戰勝共產主義的血浪，因為這種血浪最後也要威脅到他們。於是他

12 Weimar 居麟根邦的首府，濱伊爾姆河（Ilm）。

13 Württemberg 德國聯邦之一，在巴威邦之西，巴登邦之東。

14 Sachsen 德國聯邦之一，東南與捷克斯洛伐克連界。

們抽出時間，互相籌畫他們議和的殘忍規則。

從正月十八日起，他們在凡爾賽¹⁵舉行和平會議——沒有德國人。威爾遜從美國來，爲他的理想而奮鬥。他遇着了列強團結着的密集方陣，他們對於戰敗者提出的要求不肯減去絲毫。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勝與德國內部的崩潰給了他們一種優勢，使他們儘量利用勝利，無微不至。

雖然威爾遜知道受了大騙，自己做了犧牲。雖然他看到人們濫用美國兵士是爲了什末目的——那目的不是在兵士出發時威爾遜給與他們的人道主義。但是他妄想做世界仲裁者，一種新政治理想的宣傳者，所以他在凡爾賽任人信着他參訂一種和約，那和約的條款，一條一條，一句一句，都是對於他所宣佈的各原則的嘲笑。

威爾遜擔保德國人有一種公正的和民族諒解的和約，與協約各國有什末關係呢？德國在怎樣條件之下放下武器，又與他們有什末關係呢？失敗者不應提出條件，他只能接受條件。這裏便是條件可憐的失敗者。

15 Versailles

法國塞納及鄂阿塞 (Seine-et-Oise) 區首府，在巴黎西南，有法王路易十四所述之離宮。

五月初，一個德國代表團奉命到凡爾賽，接受條件。代表團的領袖為賽德曼政府的外交總長布羅克多夫·蘭超¹⁶伯爵。老克雷孟梭作了一篇潑辣的，充滿凌辱與無禮的演說，把條件遞給伯爵。威爾遜坐在那裏不做聲。

一種叫聲通過全部德國。人民忽然看到是在一個沒有底的深淵裏。一種忿怒和失神的叫聲；一種憤恨的咒罵。

政府藉國務總理的口宣言，說這個和約的意思，是打算把歐洲中心的六千萬人的民族變成奴隸，無論如何，政府絕不簽訂這種和約。

在這樣條件的面前，國民的團結力又更生了一次。

亞爾薩斯·洛林割給法國；歐本和馬耳美第¹⁷兩縣割給比利時；波森，西普魯士，東普魯士的

16 Brockdorf-Jantzen (1869—1928) 後於一九二二年任德國駐俄大使。

17 Unken und Malmedy 在萊茵省西坡，亞亨之南。

幾部分，上細勒西亞和玻美爾等省割給波蘭。默麥爾，但澤¹⁸，北部什列斯威¹⁹和薩爾區域²⁰均與德國分離。默麥爾和但澤置於國際聯盟保管之下。北部什列斯威割給丹麥，薩爾區域應屬何國，在十五年後由居民投票表決²¹。在此時間內由國際聯盟委員會管理。但是法國得到煤礦權——德國應該去買回——並且藉關稅合併的幫助更使該區域受商業政策的剝削。全部德國殖民地都被掠奪了，為得隱蔽掠奪的名義，把它們作為代管區域分給協約各國。

德國的平時軍隊由八十萬人減為十萬人。取消徵兵制。這軍隊不能使用坦克、飛機、重砲和氣體武器，別種武器也受極端限制。凡自戰事以來，現存的，超過規定數量的一切武裝材料都應該交出。整個軍需工業都應取消，西方的一切礮臺都應該毀掉，東方要塞的多數大礮都應該除去。禁

18 Danzig 亦譯丹濟，現為自由市，在東普魯士與西普魯士之間，濱波羅的海。

19 Nordschleswig 在德國北部，與丹麥連界。

20 Saargebiet 在萊茵省與洛林之間。

21 按薩爾區域已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由居民投票歸於德國。

止軍事同盟。協約軍事委員會的網佈滿德國，以便監督這些規則的實行，無微不至。

海軍只能有戰鬪艦六艘，噸數都有限制，小巡洋艦六艘，魚雷艇二十四艘，海軍全體人員減為一萬五千人。一切別的戰船都應交出。它們應由德國水手送到一個英國港灣裏去。潛艇的建造和使用都在禁止之列。

萊茵省和普法爾次由協約軍隊佔據十五年，作為履行和約的保障。德國付守備費。軍事委員會的蜘蛛網實施對於德國行政的監督。自和約施行之日計起，五年後協約軍退出哥倫，十年後退出科不林士，十五年後退出馬因斯。

德國俘虜仍在敵人手裏，直到德國批准和約時為止。為人權而戰的人們，不注意被虜兵士的起碼權利；在戰事終了時送他們回國。協約國的冷酷政策，使幾萬受餓的家庭焦慮。

德國對於協約各國因戰爭所受之一切損失，負完全賠償的責任。這種損失的數目不是由公正的仲裁者規定的，也沒有聽取德國的意見，完全是由協約各國自己規定的。德國應該馬上繳四百億馬克，至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止，再繳二百億，至一九二六年止再付四百億。最後進貢的數目

以後再規定。

一切正在建造的商船都交出了。在戰事期中旅外德僑被沒收的財產仍在敵人手中。私人無權佔有財產的原則，由戰時運用到平時了。德國應在它的造船廠裏，每年爲協約各國造二十萬噸的船隻，一起造五年工夫。

德國應該交出七百匹牡馬，四萬匹牝馬，四千匹公牛，十四萬九千匹乳牛，四萬匹小牛，一千二百匹公羊，十二萬匹母羊，一萬匹山羊和十五萬條豬。

德國在五年內，每年應該供給四千五百萬噸最好的煤，以後五年每年供給三千五百萬噸。再交出五千火車頭，十五萬鐵路車輛和五千部裝貨汽車。

協約各國在與德國的商業關係上，享有最惠國的權利，幾乎可以說是這樣：它們可以任意輸入要輸入的貨物，不納關稅。協約國的飛機可以在德國疆土上飛，彷彿是它們自己的疆土。德國的航空在禁止之列。德國的河流，如萊茵、摩賽耳、易北²²、俄得及默麥爾，均定爲國際公河。

²² Elbe 德國主要河流之一，自東南流向西北，入於北海，長一千一百六十公里。

德皇威廉第二被協約國公開控告，因為他『極端違犯國際道德和條約神聖』實際上，協約國也再四要求荷蘭政府引渡德皇，以便實行這種侮辱的喜劇，但是被荷蘭政府拒絕了。

協約國開了一張德國『戰事罪犯』名單要求引渡他們，使他們受軍事裁判。這雖然也是一種謔妄，但意思卻十分認真。名單被交過來，包着聲望極好極爲神聖的八百五十九個人名。與登堡、魯登多夫和提爾皮次均在其中，沒有死的各潛艇司令亦然。這些人已經沒有幾多了。

協約國第一次應用威爾遜所宣傳的民族自決權利，是規定德種奧國——業已土崩瓦解的多瑙帝國的最後說德國話而且自覺爲德國人的殘部——不得與德國合併。

爲了給這項卑鄙的、褻狹自利的事業一件道德辯護以外套，以蔽世人耳目起見，協約國用一種確定法律，證實判決的新方法，手裏拿着武器，要求德國無條件地在下列認罪書下面簽字：『協約國與參戰國政府聲明，並經德國承認，協約國與參戰國政府和人民，因德意志與其同盟國的侵略，被迫作戰所受的一切損害，應由德意志與其同盟國以發動人的資格負責。』

*

*

*

*

*

敗者受禍，沒有奇蹟來救德國了。

布羅克多夫·蘭超伯爵在凡爾賽莊嚴地對於那決心要消滅德國的密集方陣，作了一次背城借一的戰鬥。他手裏除了道德武器以外，沒有任何武器。但是道德上的武器在這個團體中沒有效力。他受盡一切侮辱與無禮。絲毫沒有成功。

六月十六日，最後的條件交過來了。克雷孟梭拒絕一切其他談判，要求在五天之內承認。萊茵河畔的協約軍隊，已經得到了準備深入德境的命令。威爾遜先生又離開了巴黎和歐洲，免得看他世界仲裁事業的這種結局。以後又把簽字期延長兩天。

當德國代表團從凡爾賽起程到威瑪去時，各代表被法國人民臭罵，用石頭打。

政府辭職。新內閣由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組成，沒有民主黨。總理為社會民主黨議員包厄。外交總長為赫爾曼·米勒。²³『簽字或者冒險不簽字』的問題，激動了整個民族。

23 Hermann Müller (1876—1931) 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一九一九—二〇任外長，簽定凡爾賽和約，一九二〇及

二一—三〇年任國務總理。

六月二十一日，發生了一幕穿插戲。在敵人命令與英國戰船監視之下，應該把德國船隻送到斯卡拔·夫洛港²⁴去的德國水手，把他們的艦隊，自行沉沒了。六隻裝甲巡洋艦，十隻戰鬪艦，八隻小巡洋艦，五十隻魚雷艇和一百隻潛艇，都去拜訪海底，幾乎沒有一個例外，以免逃避自革命以來臥在它們身上的恥辱。做這件事的都是從前在斯卡革拉克²⁵打勝仗的人。

六月二十二日國民會議以二百五十七票通過簽字案。反對者有一百三十八票。有五票不知道應該說是，或者說否。

民族的榮譽還抵抗了一次侮辱。政府拒絕那強迫認罪的承認。

克雷孟梭冷酷地宣言道，沒有別的話，只有無條件的簽字。或者——繼續作戰。放在棹子上的劍已經被拿起了。

德國政府在重新詢問國民會議之後，聲明它服從強權。

24 看本書第九章註46。

25 看本書第十八章。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賽——四十八年前德意志帝國建立的地方——的玻璃
廳裏，簽訂了那依照發起人的意志，要把德國排出世界列強之林的和約。

在一切人類上面有運命主宰着。它照着難於探究的定律分配它的籤。它讓民族發生，把力量
和意志給他們，把巨大的任務交給他們。它把他們過去的光榮和他們將來的信心贈給他們。它警
戒他們不宜妄自尊大，也不宜妄自菲薄。

但是假若時候到了，它就強迫他們作一個非常的試驗，使他們可以認識他們所做的事，什末
是真，什末是假，什末是對，什末是錯。

誰有眼睛看，有耳朵聽，他就可以忍受它的判詞，就令他不懂得，也應該去服從。那並不是一成
不變，永遠有效的判決。因為在民族生活中沒有一成不變和永遠如此的事。那只是對於將來的警
告。

爲了這個將來已經費了巨大的犧牲。種子已經播下了，生者應在這些偉大的死者之前抱着

哀悼他們的心情與決心爲祖國的理智，鞠躬致敬。

種子爲祖國的利益發芽，從死者的骸骨中長成一代人物，和死者一樣忠實、勇敢、剛強——這
使是我們的祈禱。

*

*

*

*

*

